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越風半月刊

黃萍蓀編

第十六期—第二十四期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越風

半月刊

第十六期

本期目錄

宋狂生的四書五論.....	張天曙
獨松關在兩宋之史蹟.....	章文甸
浙中祠墓史蹟.....	高越天
關於章太炎.....	徐一士
浙中結社考(上).....	陳慶堃
李鏡意中緣中之兩女畫師(下).....	張人權
杭世駿與全謝山.....	周勗
跋「德安守城錄」.....	王沉
再談蘇小小墓.....	戚墨綠
湖上文苑.....	余十眉 黃炎培 馬小培
施叔範.....	湖外小山
接橋與背橋.....	陳子展
記「梅村初集」.....	何麟
二陵戲書.....	二陵

宋狂生的五論四書

張天驥

綱讀『養病漫筆』和『四朝聞見錄』，覺得南宋孝宗時代的陳同甫，確是一位狂得可以的人物！論到他的生平，在私生活方面，不但行動狂放，數奇不遇，屢罹大獄，有些像晚明時的徐文長，可是遇到他和別人一談到國事時，則意見之遠大，痛詆當時和議之失算，君臣之苟安，如五論中興策，四十孝宗書，直言諍諫，每以天下之憂爲己憂。雖然孝宗皇帝滿足于小朝廷的安樂，無意收復失地，置君父大仇于腦後，但是這位狂生的五論四書，在那時實足以震動朝野。『宋史紀事本末』裏的作者張洵把他比之爲痛哭流涕的賈長沙，似乎也未爲過。在這裏，我們且將這位狂生的生平事蹟，來一個簡略的介紹。

他是浙江婺州（卽今金華）永康人，姓陳，名亮，字同甫，又號龍川。照『宋史本傳』裏說：『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掛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元年，金屹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事付廷議，朝臣中如陳康伯等皆欲和，其理由是連年兵戰，使軍民得以休息。雖然工部侍郎張開力言和議之六害，孝宗亦頗以爲是，奈尙書右僕射湯思退甘心賣國，擅命遣使盧仲賢許之，于是和議成，天下忻然，以爲從此可以蘇息矣。同甫聽

到這消息，獨持不可，便痛陳利害，上中興五論，思挽回所謂『已成的事實』，無如奏入不報，便只好把一腔愛國熱忱，發洩於求知，退修于家者十年，學者多歸之。

淳熙五年，他改名同，又去詣闕上書，請孝宗移都建康，且建行宮于武昌，用以控荆襄，制中原。並希望孝宗培養民力，振作士氣，莫忘二聖北狩之恥，招致天下豪傑，勵志復讐，以建非常之功。書上，帝欲官之，同甫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豈爲博一官來，亟渡江歸。』

光宗紹熙四年，他纔廷試中選，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未至官而卒。可是從上孝宗四書以後到中進士這一個過程中，他曾因冤案而三入大理獄，第一次是醉酒妄言，戲呼同飲之某爲帝，目姦爲妃，而自居丞相，事爲仇家告發。第二次是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辱同甫父，死者之家疑爲同甫主使，訴于官，遂因同甫父子于獄。第三次是會鄉人譏客，置胡椒末于肉羹中，蓋村俚敬律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誣同甫毒人，入大理，嚴刑鞠審，幾至坐實。這三次冤獄，若非孝宗廉知其情，宰相王淮准帥辛稼軒大理少卿鄭汝諧等憐其才而營救之，則早已身首異處了！

大概同甫的數奇不遇，和屢罹大獄，都由於他的生活太狂放所致，如『養病漫筆』載：『同甫始聞辛稼軒名，訪之，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

及門，遂訂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訪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并北者如此，北之可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同甫夜思稼軒沈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紓困，稼軒如數與之。」他的生活狂放雖得不近人情，可是在他上孝宗的五論四書裏面，有些地方，識見遠大，震聾發聵，言人之所不敢言，確乎能夠切中當時的弊害，如五論中所云：

「竊謂海內塗炭四十餘年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之患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巖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殞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境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于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知自爲逆。過此以往，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頑質產于八，子孫不能繼服，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于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求！」按自徽欽二帝北虜，高宗南渡建都，一直列孝宗卽位的隆興元年，這四十餘年的中間，金兵深入腹地，荼毒閭閻，侵略疆土，玷辱國體的事件多得不可勝計，甚至於強使高宗奉表稱臣於金，更把這位孝宗皇帝，輕如子侄。雖然那時武將如宗澤韓世忠岳飛張浚吳玠及其弟璘等的屢挫金兵，文臣如李綱胡銓曾開等以及太學錄陳

東布衣歐陽澈等的力疏正義，言建都之非地，和金之不可，但是卒因高宗無撥亂之才，感于奸臣黃潛善汪伯彥秦檜輩之邪說，戮害能將，通和金國，使岳飛等十年的苦戰功績，廢于一旦，降于孝宗時，士氣已餒，河北諸郡之民，失地日久，安于夷習，爲金國所軟化，不知有宋，而南宋君臣，尤一味效高宗故事，以和敵爲唯一之安全大計，故同甫于中興五論中，首論其事，希冀孝宗之有所發悟，進規中原，以滌國恥。然而奏上不報，這位負有經國濟世之才的狂生，也只能以徒呼荷荷而已。至於他上孝宗的四封書奏，議論尤沉痛：

「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說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心，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膻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

高宗二宗與金國通和，原因並非在于武將之不肯効命，怯弱畏敵，而是爲了權奸在內，大將不能立功于外，誠如同甫在他的書裏所說的：「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安庸兩售之地。」其實那時的一班權臣，既不忠于宋，亦不忠於金，他們的立場，只是爲自身利益打算而已。

綜觀宋狂生陳同甫的五論四書，警語甚多，且引證了不少過去歷史上的興亡事蹟來勸諫孝宗，希望他建都建康或武昌以收拾人心，招致天下豪傑，督師北伐，捍衛國土，那知孝宗爲和約所愚，「以談兵爲諱，論兵革爲非」，聽信湯思退之言，割地輸幣以求和，于是同甫之五論四書，語雖沉痛，終不見報，坐失時機，諍言不納，可慨已！

獨松關在南宋之史迹

章文旬

緣關在浙西安吉縣南之獨松嶺下，離城四十里，距杭垣僅百二十里，建於南宋建炎初年，蓋禦金虜也。與幽嶺（在獨松西九里）百丈（在獨松南十里）兩關成倚角之勢，合稱爲獨松三關。其中以獨松形勢最優：西倚高山，東臨深澗，後負獨松峻嶺，崗巒起伏，路徑狹側，厥勢最險。關高祇二十尺，長僅四丈，然臨山均自然之勢，蔚成天險；而幽嶺關又衝其左，百丈關據其後，守備相助，遂爲策應，得兵事上重要之形勢矣。浙江通志載：

山自天目而北，重崗結澗，迴環數百里。獨松嶺峙其中，路險狹，東南直走臨安，西北則通安吉縉嶺，爲江浙二境步騎爭逐之處。

嶺長約三里餘，爲安吉入杭必經之途，路面皆亂石壘成，步步上高，途遇曲折，頗爲難行。狹處僅容單騎，且多傍溪臨澗，人行其上，殊覺惴惴。若一旦兵起，則當據爲險地。故自古爲江浙兩省要隘，兵家必爭之地也。通志云：唐武德四年，李神通據餘杭，杜伏威將王雄誕擊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杜遣別將將千人，乘高據險逼之，多設疑兵，子通遁。

宋室南渡，建都臨安，浙江偏省，頓爲京畿實地，險要之處，多設關戍。而浙西一帶，山脈連綿，要口尤多，關防至密。獨松嶺逼近京畿，厥勢尤重。建炎初年，疊石爲關，名獨松關。時值金兀朮提兵南下，又犯江左，設之

資防禦耳。惜重關虛空，放棄不守，使金虜長驅直入，南都覆沒，良勝浩嘆。餘杭雜記載云：

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兵犯臨安，饒塔令朱即，請郡守康允之戍千秋獨松兩關，以抗其咽。守不聽，兵果自獨松入，臨安陷。

又名勝志云：

宋建炎三年。金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嘆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羈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飛度哉？

時韓世忠爲浙西制置，自鎮江退守江陰。臨安之陷，通鑑綱目論爲世忠之失，多所褒貶。謂：

世忠既爲浙西制置，夫河而東鎮江，退守江陰，遂縱金虜長驅深入。兩浙覆沒，乘輿播越，是見誰之罪哉？使江中之戰不勝，世忠亦不免悞國之誅矣。

史載獨松既失，臨安乃陷，是則臨安之陷，乃獨松之失也。按當時形勢，夫獨松關者，實爲臨安之咽喉，屏藩京都，爲勢甚重。若獨松一失，則一路平原，無險可守，而臨安受逼矣。餘杭宋志載其交通之形勢云：

出關抵安吉界，道高淳縣（在江蘇）廣德州（今廣德縣在安徽）達江寧，路徑直，五日可至。故自江寧走杭州府治者，如由句容丹陽而南，雖水陸可並進，路反遠至九百餘里，蓋驛道也。此路雖由陸，不通舟航，

近且半之。規利乘便者疾趨焉。由獨松關經縣（指餘杭）北透而南，遂抵錢塘。故知獨松關路，誠武林之咽喉矣。

據此，兀朮之由建康（江甯）道廣德抵獨松而攻臨安者，取捷徑也。若獨松重兵守之，則金虜雖強，亦不易過。觀夫兀朮之語，事可知矣。夫朱雖識見，頗見及此，然惜人微言輕，未能致用。而世忠既為浙西制置，責職所在，如此重關，奈何不成一兵一卒，任使金虜直行無阻，長驅犯關？則吾人不得不謂世忠之失也。夫允之庸人，固無復論。世忠英雄，何亦失此？「南朝無人」，貽笑夷狄。涉筆至此，吾不禁為世忠惜，為南宋嘆！

宋末，元虜代金而起，舉兵渡江，東下僂略。於是宋室搖動，江南震驚。風聲鶴唳，而獨松關又為用兵之地矣。當時元虜勢盛，一路進展，所向皆靡。江左諸郡，先後失陷。宋廷始遣將派兵戍守之焉。宋史載其事云：

癸酉（德祐元年）都統徐旺柔迎大元兵入建康府。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於建康。命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張滯戍獨松關。

甲戌，大元兵至無錫。乙亥，發兵戍獨松關。

元虜既佔建康，元世祖乃發晉詔降。使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下書。至獨松，不意嚴為張滯所殺，廉則傳赴臨安，亦劊死。事見宋史。

又通鑑云：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

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自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滯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劊死。滯，俊之曾孫也。朝廷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

又餘杭雜記云：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左丞相伯顏，總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乃命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將張滯，以為北兵叩關，率兵掩擊之，希賢遇害。世祖大怒，趣進攻之。

此段史實，非僅關於獨松關之史跡，亦南宋之外交史料也。夫輸幣通好，罷兵求和，當時豈怯懦弱之外交情形，如見其狀。而朝廷無策，譴罪邊將，卒至難求諒解，亡國以終。張滯固晚節不終，然就此案言，未免為冤。南宋若無此阻，吾恐不待梟亭之降矣。嗚呼！國家不幸，當此危局，猶欲委曲求全，冀得倖免者，其事固難。撫今感昔，何堪觸目將來！後元又遣張羽隨使詣宋，羽至平江，（今江蘇吳縣）又被宋將所殺。於是世祖大怒，命趨攻之。伯顏即分兵三道，會搗臨安。其右路阿剌罕軍則又出獨松關焉。宋史載：

壬戌，大元兵發建康，參政阿剌罕、四萬戶總管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趣獨松關。參政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丞相伯顏，將中軍入常州。

又元史高興傳云：

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巴延（伯顏）伐宋，高興（功

起) 承制授千戶，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

又通鑑云：

伯顏分兵三道：阿剌罕、奧魯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澈浦亭；(在今海鹽縣南為南宋海軍要口)以范文虎為先鋒。伯顏及阿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先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觀通鑑所載，元軍左中兩路，均有先鋒，而右路獨付缺如。按元史，則右路之先鋒，殆高興也。非特可補宋史之缺，且並知獨松之亡，固非亡於外人之手，仍亡於國人之手也！外人侵吾，往往利用國人為先驅。觀夫元軍三路先鋒，皆為華人，可知「以華制華」，元人早已知之，固非自今日暴隣為之始也。悲夫！元軍既大舉進攻，臨安震蕩，各郡搖動。右軍阿剌罕軍得高興之先導，進展尤速，先陷廣德軍四安鎮，直趨安吉，進攻獨松關。迨伯顏攻陷常州，而阿剌罕軍先隊亦已進抵獨松。時德祐元年十一月也。宋史云：

丁亥，獨松關告急，越文天祥入衛。己丑，獨松關破，馮麟死之，張濡遁，鄰邑風聲皆遁。

餘杭雜記云：

張濡守獨松關告急，命馮麟佐之。後濡敗遁，麟守關，與弟麟，力戰死。

馮氏兄弟死難，慷慨壯烈。惜史不列其傳，紀又約略其事，無從知其生平履歷，及殉難詳細事跡。滄海遺珠，未免為憾！設無餘杭雜記所載，則後世將不知馮麟之為力戰死難，壯烈殉國。而麟則更湮沒無聞，不知有其人矣！英雄

埋沒，吾不禁為馮氏昆仲長太息也！史家執筆，其不慎乎？如張濡者，畏怯敗遁，後卒又為希賢之子所殺，死無價值，以視馮氏，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敗潰。阿剌罕率軍直入，進逼京都矣，初獨松告急，朝廷大驚，乃急詔文天祥入衛。迨天祥食皇奔至，獨松已被陷。桑海遺錄載其事云：

文丞相，宋瑞宗時，(疑誤。瑞宗立，臨安已失，獨松早破，據宋史詔天祥入衛，在德祐元年。其時當為恭帝時)丞相屯守時，獨松關告急。朝廷四詔，政府下書，越奔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

又據餘杭雜記：信國文公駐守其地時，嘗有戍獨松關築杜詩云：「我來屬危時，朝野色枯槁；倚君金華省，不在相逢早！」抑鬱憤涼，惘然有憂國危時之慨。所謂「倚君金華省，不在相逢早」者，蓋指倉皇入衛，獨松已失，赴援不及，悵然有遺恨也。明年，(德祐二年)元軍會師皋亭山，(在杭縣東北)宋廷奉璽以降，俘太后及少帝以去。而南宋乃亡。後人有詩詠云：(見安吉縣志)

衝曉盤興度遠岑，寒雲覆嶺俯平林；天隨紫羅橫秋色，樹柳蒼蒼結畫陰。南國襟喉悲往事，北山猿鶴慰幽尋。清時檄守縉纒棄，醉撫孤松意獨深！

後元安豐賊起，輩擄霄提兵征討，亦道出獨松。明初亦由此襲張士誠。片鱗一爪，按之史冊，歷歷可考。獨松關者，固吾見重於昔者也。今則時代變遷，境地已非。頽垣敗壁，盡成廢址，無復當日形勢矣。遺址陳跡，徒供關心史跡者俯仰徘徊，唏噓憑弔而已。

一月特號

目錄

本刊一月	封面(明倪元璐墨蹟)	柳亞子
五月	成立以前的南社(我和南社之關係的	周作人
兩特大	第一章)	謝興堯
號原售	越中文獻雜錄	重振藻
每本一	南宋時之忠義軍與水滸傳	黃華
角五分	中法戰役中之丁槐	胡懷琛
現值暑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	陸丹林
期減價	月泉吟社及其他	郁達夫
概售一	侯承祖父子金山衛抗清記	張天麟
角(外	浙江的今古	徐一士
埠加郵	明末的燈市	談徐世昌
費一分	湖上散記	章太炎 柳亞子 梁鴻志 楊雲史 曹燾衡
無多欲	春池館詩話	俞階青 曹燾陶 袁翼初 徐贈岑 葉恭綽
購從速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蕉 黃秋岳 唐玉虬 胡翠長
	讀南社補記後	關于杭州
	月明華屋聯語(胡長風)文壇慧	記明末鄭五君子之禍
		西湖梅品
		湖上散記
		春池館詩話
		四山一研齋隨筆
		讀南社補記後
		月明華屋聯語(胡長風)文壇慧

五月特號(再版)

目錄

不入目錄篇	黃萍蓀
史事檢討	白蕉
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	謝興堯
五月史話	味辛
恭讀密論記	凌霄樓閣
明代覆亡時上海的變動	徐蔚南
「不肯剃頭」之下的犧牲者	張慧劍
讀歐陽文忠公集感悲壯凄涼之作	章文甸
金兵渡江屠明州	王和之
四明萬民之民族精神	陳訓慈
朱舜水之海外因緣	胡行之
清初文字獄與沈近思	徐一士
記明末殉節之王思任	黃華
王鼎翁生祭文文山	陸丹林
南宋時高斯得的氣節及其作品	張天麟
歸玄恭先生越游詩	張真利
張蒼水抗清始末	私一法師
惜福習勞持戒自勵	周作人
關于蓮一樹	郁達夫
記富陽周云皋先生	忍廬
崇禎之子與宏光之妻	葉聖陶
記遊洞庭西山	

浙中之祠墓與史蹟

高越天

吾浙表彰特行之風，夙稱極盛，舉凡忠臣烈士，名宦鄉賢，以及才人麗姝，其能予社會以良好形象者，莫不爲之修葺建祠，牛眠擇地，營瓦排雲，以供後人之徘徊瞻眺，歌詠仰慕，其影響思想，實非淺鮮。吾人茲就其有歷史上偉大意義者言之，則在湖上，岳武穆于忠肅二公之祠墓，最爲一般人所習知，所謂「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者也。岳王祠近百年來，迭經當道及地方閥人，發起修葺，美輪美奐，備極闐闐，于公祠則因地點關係，年久失修，不無荒涼之感。然三台山下，憑吊忠魂者，並不乏人，蓋于公艱難困苦支撐危局，卒安社稷之忠忱，固與岳王之精忠報國，無二致也。張蒼水先生以明末遺臣，再仆再起，力抗異族，成仁後葬於南冷，後建祠宇，佔地雖不如岳于二祠之廣，而翠柏森茂，碧山倚伏，祠在其中，整潔完密，別具有一種清峻氣象，確肖公之爲人，堪與岳于鼎足而三。不佞謁張祠，曾有句云：「鳳凰山色青如故，白水盟心此盡湖；公若有靈應大笑；曼羅殉節一臣無。」民族英雄，如三公者，尚可當之而無愧色，祠墓之爲後人崇拜，夫豈偶然！又不佞宰蛟川時，巡行鄉間，見各區之社廟，皆極壯麗，初意以爲鄉人多經商敬神，所祀者必係財神玄壇之流，乃一經問詢，則所祀者，非文天祥，卽陸秀夫，張世傑，因宋末三忠，崎嶇嶺海，志復宋室，殉國後鄉人祭之於社，固自元初迄今，歷七八百年而不改也。忠義感人之深，於斯可見。至於有功德於民而爲之立祠者，則如永康方岩之胡公祠，紹興三江之湯公祠，杭州之白蘇二

公祠，錢王祠等，皆具有深刻敬愛之熱忱，非率爾阿諛者可比。惟李鄴侯在杭與王荊公在鄞，皆興治水利，開井鑿堰，化斥鹵之地爲膏腴之區，大有功德於吾民，何以不見崇祠，豈名臣亦有幸有不幸耶！又一般遊錢塘者，多喜以錢王蘇小並稱，英雄美人，各有千秋。實則錢王墓在臨安縣，蘇小之真墓在嘉興，所有西泠青塚，係託名聊供遊人憑吊之所，而湧金門外之錢王祠，亦係表忠觀之舊址，初非錢王史蹟之所在地也。友人姚寅生大令有詩云：「東浙怒潮降鐵弩。西泠油壁感珠塵。曠何容易傳千古，不是英雄便美人。」不佞在臨安謁錢王墓亦有詩云：「十錦荒涼城郭非。劫餘風翠尚霏微。花開陌上人何在，草長原頭燕自飛。賸有怒潮降鐵弩。更無大樹看羅衣。我來不盡滄桑感。武肅墳前弔落暉。」感念錢王築錢塘之功，二人之意殊相類也。其有年代久遠，功德不爲人所知，而藉祠墓以傳者，則就不佞所見，莫奇於武康之防風氏祠。古有「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尊卑」之傳說，又有「禹娶於塗山」之經文，塗山云卽昔之會稽，今之紹興，故紹興有禹廟禹陵，是則禹戮防風，實在紹興，而武康防風氏祠中之碑記則云：「防風氏爲君一實一部落之酋長。身長多力，平時愛民甚至，奉禹召欲往，因澤中有大蛇，毒害人民無數，防風氏憤，挺身與蛇鬥，歷三日夜不息，卒殺大蛇，急往塗山，已後期，被禹所殺，人民哀之，爲之立祠，迄今已歷數千年矣。」就此碑文言之，則防風氏實爲一愛民而不顧一己之好會長，夏禹却爲一個專制之暴君，

固無怪唐虞俱是傳賢，而夏禹却娶傅子了。但此碑記是否可信，殺蛇的事實，見於何種典籍？則惟有質諸碑文之作，非本文範圍所能及矣。

再就關於文人雅士之祠墓言之，則最享大名清福者，莫過於林和靖，他墓前的坊上有「□□□□□□□□□□」之一聯。不佞擬代補爲「幾度滄田，鶴子已空湖上宅。一隅山麓，梅妻長憶夢中人。」以博讀者諸君一燦。次之則爲嚴子陵，其祠得范文正公一記而愈著。林和靖嚴子陵以外，做「抱朴子」的葛洪，也有良好祠宇，祇惜神仙意味太重，已軼出文人立場之外，轉不如暫借西溪交巖庵作祠宇之屬焉，倒與月姬上人同樣不着一點滓渣也！此外各縣著名文人之墓不少，如加興王店之朱竹垞墓，吳興之趙之昂，蕭山之毛西河墓等，不勝枚舉，然建祠者甚少，則又轉不如老學究之呂晚村，近已聞有建祠修墓之舉矣！

復次，關於祠墓廢興者，當民國八九年時，浙中軍閥專政，視革命烈士如鴛狗，湖上之徐烈士山蓀墓等，均一任其蕪圮不治，不佞時在杭求學，屢謁徐墓，憶曾有詩云「大好男兒埋骨地，荒墳斷碣白楊叢；我來憑弔青衫濕，半哭河山半哭公。」逮革命軍入浙，不佢荷戈前驅，東南底定後，即以修治先烈各祠墓之意，時言於黨政當局，屢蒙首肯。後此拆毀夷奴哈同別墅之一部，以顯露徐氏墓道，及分別修治秋墓等，雖皆出於當局崇報先烈之心，而運會輿廢之間，以今例昔，實深欣慰矣。最可笑者，楊善德以北洋之腐惡軍閥，竊據浙政，身死以後，其舊日鷹犬，亦居然以平日聚斂所得之金錢，爲之建祠，浙人莫不齒冷。

革命軍抵杭後，卽首先移駐指揮部於該祠，嗣邵寬如師出長杭市，卽以該祠爲市府，迄今條歷十年，楊公祠之名稱，早已消滅於無形。不佢每過市府左右，望茲巍巍峨峨之建築，濟濟芸芸之人才，慨念往事，亦不無流光如駛，人而多非之感矣。

綜觀吾浙名人祠墓之衆，實冠於各省，而士氣之激發，人才之輩出，對此亦不無相當影響。茲藉所記，僅舉數十百分之一，緬懷往昔之高風，竊冀吾人之共勉。至祠墓之詳記雖史蹟之考訂，以及分項整理，俾成一有系統之記載，則不佢雖有斯願，惟須俟諸異日矣。

陳英士的筆名

姚良辰

先烈陳英士先生，大多數人知曉他在愛國女校當教員，在民立報發行部內當職員，其實他也是個革命老作家，不過他文機滯澀，而且懶筆頭，所以他的作品，外間流傳的很少。在滿清末葉，和民報同在東洋出版的一種「黃帝魂」雜誌，內中有個台柱作家筆名「無爲」者就是陳先烈。民三中國革命黨在日本組織之初，有一篇宣言書非常動人，當時或說是楊譜笙，或說是黃潛白的手筆，其實也是陳本作自造。文中非但痛罵袁政府的一般走狗，就是對於不健全同志的乖謬設施，亦抨擊得很厲害。後來他在中華新報上公布出來的東西，已經是谷鍾秀，非弗慕等修改之作。比較初作溫和了不少。因爲陳做了一任滬軍都督，可以傳世的事情很多，所以文壇上的「陳無爲」，反被陳其美所掩殺咧（據傳中華新報時有王姓記者見了那篇宣言署名無爲，他就此用這兩字。在民國五六年間人家祇知福建王無爲不知浙西陳無爲矣）。

關於章太炎

餘杭章太炎（炳麟），高文碩學，節概卓然，蔚為近代鴻儒。比歲講學蘇州，不與政事，海內推為靈光燦然之國學大師，茲聞選作古人，莫不悼惜不置，蓋實至名歸，非倖致也。綜其生平，立言多可不朽。雖以個性之特強，有時不免流於偏執，甚且見譏為章瘋子，然小疵難掩大醇，今日蓋棺論定，此老自足度越恆流，彪炳史冊；即其「瘋」，亦有未可及者。（前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東渡日本，在留學界及民黨歡迎會席上演說有云：「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堅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是神經病，某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章瘋子之自重其瘋如此，亦僥語也。）

其性孤硬，故於時流少所許可，尤好譏訶顯者，而對於黎元洪，獨投分甚深，稱道弗衰，其歷來文電，比比可徵也。所為「大總統黎公碑」，尤詳著其善，而深情其志不獲伸。文有云：「公豐尚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純德，不由勳中，愛國懇至，不誅於強大，度越並時數公遠甚。始在海軍，已習水戰；及統陸隊十餘歲，日講方略，於行軍用兵尤精。山川阨塞，言之若成誦。絕甘分

少，與士均勞逸，士無不樂為用者。會倡義諸師旅長，皆自排長兵曹起，或雜山澤耆帥，駢馳志滿，教令不行，漢陽敗後，公始綜百務。未期月，燕吳交梓，日相樞杵，終掩於袁氏。再陟極位，衛士無一人為其素練者。故於民國為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學，使公得位乘權十年，邊患必不作，陸海亦日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資望，或乃利以紓禍，不為財用發舒地；雖就大名，抱利器，無所措，與委裘奚異？悲夫！」蓋贊揚與嗔恚兼致，筆健而情執焉。又云：「炳麟數嘗侍公，識言行，其言或隱，即獨詢故參佐，故以實錄刻石，不敢誣。」只看此處之一「侍」字，章氏豈肯施諸其他會居高位者乎！又銘詞有云：「公之在位，視以資游；公之下世，薊遼為丘。」感慨之意深矣。文中又有「……然持承平法過嚴，絀於撥亂，亦公所短也」等語，略申責備賢者之愆。且所以示「實錄」，固不能看作尋常貶詞也。

當民國初年章氏被袁世凱羈留於北京時，憔悴抑鬱中，曾作「終制」一文，以劉基自況，謂：「功狀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劉文成公。既密近在五百年，又鄉里前文人，非有奇卓難知之事，如有所立，風烈過之矣。遭值昏明異路，謀議隨之，則同異復有數端。……夫以巨細一端相校，猶有竊比老彭擬及晏子者，况其同者乃在性行身狀之間，其異者直遭世污隆云爾？故曰見賢思齊焉。死者如可作也，猶將與徵隣德，聽其雅訓，以督仕人無狀之咎。」

今日暮絕氣，而宅兆未有所定，其唯求文成舊第地，足以容一棺者，託焉安處。」又託杜志遠代謀葬地，書謂：「劉公伯溫，爲中國元勳，平生久慕，欲速營葬地，與劉公家墓相連，以申九原之慕，亦猶張蒼水從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長其鄉，願爲我求一地，不論風水，但願地稍高敞，近於劉氏之兆而已。」嚮往之忱，自負之意，均可概見。其輓黎元洪聯，有「繼大明太祖而興」之句，是黎固其心目中明太祖也。以劉伯溫遇明太祖，宜有一仲王佐之志事，而黎氏兩居總統之位，章既未爲副員以襄大政，亦未任總統府要職以參密勿，蓋氣誼雖相投，形跡則非甚親耳。

黎爲臨時副總統時，章調諸武昌，說以與袁作正式大總統之競選。黎自揣苟如此，必大遭袁忌而速禍，非明哲保身之道，亟飭以他語，與作閒談，因問及家事，謂：「君中儼久虛，非久之計，宜早擇佳偶，以爲內助。」章初猶以國事關心不遑及此辭，黎更力勸，章意乃決，於是經友人之介紹，與湯國黎女士（時有才女之名）訂婚，未幾即結婚於上海矣。聞二十餘年來，章湯伉儷頗篤；嘗有言其不睦者，傳聞之誤也。

澧縣孫思昉君（至誠），好學能文章，於民國二十年受業章氏之門，甚蒙器賞。頃見其所撰「徐杭先生傷辭」云：

「至誠幼侍角山井北二先生論文有曰：『清季文士善反古，湘潭一反而至漢魏，餘杭一反而至周秦。』自是爲文，往往擬湘潭餘杭以爲式，署所居曰『拜炎掛秋之適』，竊私淑諸人已夙矣。後遇讀先生所爲叢書，益嘆其小學精邃，跨越近代，俞思洞深，直躋諸子，然猶意先生憫憫之士，

不可以繩尺求也。迨辛未始獲受業爲弟子，乃訝其和易平實，與宋儒爲近，開明清樸，在魏晉之間。孟子云：「五百年必有名世者」。蓋自明清以來，考道論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初馬通伯先生季子文季求先生爲書教之當道，時至誠方佐張督綏靖江蘇，未卽上謁，先生曰：「稍須至誠且來，定有以爲謀」。文季疑其尙未相見，何以知其任此。曰：「於其文知之」。是先生知至誠，如九方臯相馬於騮黃牝牡外已。先生所以詔至誠者，於教則並重儒道，則切人事，於政則兼用老韓，以佐百姓，於學則勤求經訓，務期有用，於文則先究義法，次辨氣體。自魏晉下，竟無以副斯。去秋謁先生姑蘇，先生娓娓致千百言，難以談諧，神固甚王也。嘗曰：「奇表怪迂之譚，至今日而極。以今文疑羣經，以賈器饒正史，以甲骨斷郵書，以臆說誣諸子，甚至斥神禹爲蟲魚，以堯舜爲虛造，此其既固烈於秦皇焚書矣。方嘗以渠瓊承學之士；塗附教誨，我無是也。」然則精學故訓，獨探妙詣，發千古之絕學，樹海內之正宗，徵先生我將安仰！奄忽之間，山頽桑壞，內隳外王之業，至此斬其統緒。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乎！辭曰：

「清樸學，數段王。逮孫俞，猶較張。後居上，惟餘杭。窮春秋，道大光。存物賴以復，區夏賴以匡。生不逢堯與舜讓，乃踐跡於素王。哲人亡，摧棟梁。古人來者不可望，余焉忍終古之茫茫！烏岸哀哉！尙饗。」

沈著而淵雅，弗愧師傳，於章氏之學術志行，尤探寫翔跋，允爲可傳之作。

兩浙結社考

陳豪楚

吾國自宋以降，士子結社之風，代有盛況。雖以有清之暴，文字之獄迭起，歐卮之禁甚嚴，亦不過暫斂於一時，曾幾何時，而此風復盛。蓋亦民族精英所寄，非強力所可抑制者也。本刊於前朝結社，既廣有闡述，願率限局部，僅見一斑。頃讀陳豪楚先生兩浙結社考一文於文瀾學報，簡敘詳考，甚佩曠博，特為轉載。留心本國學術政治源流者不可不從頭細讀一遍。亟為介紹於讀者。

——編者

昔錢唐方九叙序西湖八社詩帖，稱「士必有所聚，窮則聚于學，達則聚於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託其幽閒之跡，而忘乎閒寂之懷，是蓋士之無事而樂焉者也。」然竊考宋元明以來，士子結社之盛，遍于大江南北，或處易代之後，寄故國黍離之思于吟詠，或因詩以通聲氣，分朋黨而立門戶，所謂無事而樂，未足以概一般社集之宗旨者也。至若明之季年，吾甬社集大興，各以氣節學問相砥礪，清兵南下，孤臣志士，結寨抗命，至死不屈者，又莫非詩社中人，則向之結社者，豈非所以借吟詠而友志士，安可以無事而樂焉之哉？

浙江社集之興，在宋已甚繁盛，可考見者，其在甬上，則起自元祐紹聖之間，至于宋亡而不絕。

全謝山句餘士音序（鮑琦亭集外編卷二十五）：吾鄉詩社，其可考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榘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廷冕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思溫薛衢州明龜王宗正珩

相與為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日出，轆道淳熙之間，丞相魏文節公祀史文惠公浩並歸田，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公則王季蘇葛天民之徒預焉。綠野平原篇什極盛。慶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社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為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于苦吟者也。史樞密宅之兄弟階郎塔趙侍郎汝棣輩，在湖上又為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餘人，一月為一集，願其作少傳者。……

宋之亡也，遺老自相酬唱，時則深寧王公（應麟）主盟甬上，陳西麓尤工詩，寓公則舒圓風劉正仲之徒咸預焉。（全謝山句餘士音序）雖偏僻之區，其有不甘事兩姓者，亦往往歸隱田園，結社賦詩。

光緒處州府志卷二十一：王鑑字介翁，遂昌人，由選

舉授金溪尉。帝昞播遷，卽棄官歸隱，與尹綠坡葉栢山諸人結社賦詩。扁所居曰月洞。

而浦江之月泉吟社，尤能創一代之風氣，傳佳話于千秋；吟社爲吳潛翁洎所作，洎故宋時嘗爲義烏令，元初退食于吳溪，延致鄉賢老方韶父（夙）與閩謝舉羽（翺）括吳子孟（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以春日田園雜興命題，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三子乃爲之品評賞賚。

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註卷七：月泉吟社潛齋吳潛清翁集。謂以故宋義烏令，入元不仕，退居吳溪，延致方韶父謝舉羽吳子孟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以春日田園雜興命題，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三子爲其評校，選中二百八十名，甲乙其名次，出一榜各有賞給。今列其詩者僅六十名，題名多隱號，間有重名，因詩爲次。第一羅公福；杭清吟社三山連文鳳也。第二司馬澄翁，義烏馬澄也；第十八唐楚友孤山社白珽也。第十九識字耕夫，武林社秦州周陳也；第六青山白雲人，杭人也。已上詩皆全，後又列摘句……其間或有名或無名，大抵皆宋末遺老也。按第十八名唐楚友，爲孤山白珽，珽字湛淵，其先本奉化舒文靖公後人，少孤，隨母養于杭之白氏，著有湛淵集，在宋咸淳中已與仇遠同以詩名，其後亦仕元，官毗陵教授。又第六十名青山白雲人，實爲陳發直，亦奉化人。並見戴氏剡源集。

結綺亭集外編卷三十四跋月泉吟社後：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窗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榮撫木而觀海

泉者，大率皆義黨人相爾汝，可謂壯矣。……其間有可疑者，第三名高字爲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爲分水魏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名子直亦分水魏石川。第七名粟里爲金華楊龍溪，名本然，字舜舉，而三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爲分水何敷，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名陳絲孫亦分水何敷名鳳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二名鄧草勁爲三山劉汝鈞，名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爲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同名。……豈當日隱語庾詞，務畏人知，不極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誤，近世雖本，未及是正耶？李翺戒庵漫筆：月泉社吳清翁淵盟詩，預于丙戌（元世祖二十三年，西歷一八六六年）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第五貼，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一縑四丈，筆三貼墨三笏。……第三十一名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卷以上。所選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實齋齋記號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所傳之詩，清新灑脫，說者謂能上承南宋人幽傷之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孟學齋日記：十三日丁亥陰下午晴，閱林霽山集。南宋人詩，自江湖小集別開幽傷一派，至四靈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爲後勁，露山其領袖也。所作高淡深秀，前躋石湖，後繼梧溪……王士禛池北偶談：宋末浦江吳潛偕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翺第其高下，詩傳六十八人，清新尖刻，別自一家。

李漁意中緣中之兩女畫師(下)

張人權

汪然明與兩女畫師

聽雪軒集所載三人的跋，除董其昌後一跋是在雲友死後題的以外，其餘三跋都是崇正二年（一六二九）題的，大致都說及雲友身世，尚在「繞樹三匝時」，而以「金湯」之任，屬之然明，更無一語說及董與雲友的關係，這便可證明「傳奇」的虛幻所在。更考後人記述，朱青湖於嘉慶初年所著西湖遺事詩載：

楊慧林字雲友，杭人，與林雲齊名，前明湖上校書也。二人皆通文翰，解音律，尤長於畫，為薰香光陳眉公所稱賞，汪然明極愛重之。雲友曾在然明隨喜庵舟中寫斷橋秋柳圖，一時名流，爭題詠焉。惜年不永，歿於湖上寓居。

又陳雲伯在道光初所著西湖園詠載。

雲友名慧林，錢塘人，工詩畫，與林天素齊名，汪然明供養之。有隨喜庵寫斷橋小景詩。墓在智果寺西。然明於寺中設靈龕祀之。道光甲申，余得其梅花小像，山水畫扇，為修墓且樹碣焉。

道爾和記載，僅前者說及董其昌，也只說稱賞她的繪事而已，而於然明，則既曰「汪然明極愛重之」，又曰「汪然明供養之」，可見雲友只與然明有特殊的關係。而雲友病時，去探視她病的是然明（有秋深看雲友病一詩，見聽雪軒集）；雲友死後，為之營葬，為之「搆一椽，梅花繞屋

，以貯香魂」的是然明；甚至為了雲友葬在智果寺旁，然明還推鳥屋之情，曾發願要倡復頹廢的智果寺（見參寥集序）；然明悼雲友詩，不下一二十首，中有「無淚祇緣情底極，遺言多見恨尤徧；少君縱有招魂術，心事何由到九泉」等語，其一往情深，不能自己，決不是泛泛如董其昌輩可比。

雲友在前似乎曾被人要去作妾，或者竟與傳奇中的情節相仿：是被人騙娶了去的，後來總是為了不容於室，被逐出來。你看前面許經的跋語，有「顧然明諸君子始終扶持之，毋更落窠籠閉閣之手」。又陳鉅昌懷楊詩十首之一云：「曾讀香箋勝友家，猿聲聞淚共交加；聽心枉有毗瑤裂，俠骨終當待押衙」；然明的和作中也有「非關為雨復為雲，一念憐才總為君。莫道當年獅子吼，於今摧挫不堪聞」。字裏行間，都可窺得。

前而引的西湖遺事詩中還有關於林天素的記載：

林雲字天素，閩人，亦湖上校書，與楊雲友俱以善畫名。後雲友早逝，天素寂處無侶，悵然有歸思，汪然明送之歸閩。余於然明後人處見「揮箏圖」，係謝彬寫像，藍瑛補圖。雲友與天素俱宮妝，一吹竹，一彈絲，坐梧樹下；對坐石上面傾聽者為然明。設色古雅，居然周昉筆意。

又西冷閑詠也有關於天素的記載：

天素閩人，久居湖上，善畫，嫻音律。後歸閩，汪然

明饒之春星堂，天素奏琵琶爲別。余有題天素畫蔗履詩。

但這兩則記載，都有錯誤：第一，天素寓居湖上，當在天啓元年（一六二二），或天啓以前，因爲然明「綺味」集成於天啓元年，已有「冬日湖上送林天素周善長夜聽琵琶」的詩，而天啓二年春初然明作的「幽窗綺夢」詩，就是他與天素別後懷念之作。第二，雲友的名字在以前汪氏的詩集中沒有發現過，直到崇正四年（一六三二）成的「續綺味」集中才有「得楊雲友畫扇」一詩，足見天素去時非但雲友未死，而且還沒有「出山」。而雲友死時，天素離杭却已十餘年了。再看董其昌題跋，說到湖上園秀之能爲畫史者，「初有林天素，繼有楊雲友」，又許經的題跋也有「隱居既幽深烟，素君復隱園嶠，天留慧林一枝燈照映湖山」等語，就很顯然了。所謂「後雲友早逝，天素寂處無侶，恨然有歸思，汪然明送之歸園」，那有這等事呢？

又董其昌爲汪然明的「夢草」作序有云：「王愔徵（亦當時一校書，能詩）自楚歸，作萬里遊如在離落間，天素何以一詣武林，便還三山？——有園閣態，余正呵之，而然明爲之解嘲。眉公求仲令則諸君子又爲然明點綴，如蔡少儀牛奇章添入稗史，皆東南韻事」，可見天素僅僅一詣武林。這「一詣」雖不一定一到就走，然而決不如閨中所謂「久居湖上」。這也是錯誤。

依據以上的引證，我們可以綜結起來：然明戀天素是在雲友以前。到天素去後，然明才與雲友往來。天素返閩時，然明正在四十四五的壯年，意興方豪，所以饒行這一幕，各種記載，皆特筆提及。張遂辰湖上編也有「冬夜送

女畫師林天素遊園時汪然明置酒林彈琵琶爲別」一詩。

又陳眉公爲「夢草」作序有云：「天素歸閩矣，然明念之不已，遂形於夢中」。然明的夢，在壬戌（天啓二年）春初，有「幽窗綺夢」叙其詳。大旨說夢到名都甲第，遇一女子，旁立侍兒。女子鬢身簾泊，半映花枝，半遮團扇，畫扇做宋元花卉，侍兒告他是出於天素之筆，然明愛之不忍釋手。後以天素歸時畫的柳枝贈別圖示侍兒。女郎背而笑曰「天素別君，何輕於一擲！如不妨塗鴉，當爲君題之」。故陳序又謂「侍兒非異人，卽天素也。五丁攝之來試君耳。」

天素返閩後，然明始於天啓三年費四個月月的經感，造起一艘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的畫舫，名「不繫園」；又五年（崇禎元年），又另造一艘畫舫，名隨喜庵，樓閣窈窕，尤勝於不繫園。一時「騷人韻士，高僧名姝，嘯咏駢集」。然明之戀雲友，當在不繫園成以後，隨喜庵成以前（一六三三——一六二六）這個時期。

天素既生離於前，雲友又死別於後，死者已矣，對於生者天素，然明更懷思不能自己。於是他於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作遊閩之舉。那時他已六十多歲，與天素分別已二十年了。他到了福州，那知天素早已他遷，早已移居到建寧去了。他那時的情景，料想是非常難堪的。有「福州訪林天素知己移居建寧賦懷十首」云：

不接風塵已廿年，芳堤花下每相憐；自從南浦銷魂後，何至三山復黯然！飄泊遊來蕭寺居，恰逢新月入窗虛，乍看不禁娥眉掃，猶憶當年女校書。索寫思君獨愴神，風流猶憶卷中人，生來不事鉛華飾，一箇蒲團是寫真。一枝遺蹟在湖濱，只見敗苔不見人，

若向遠山疑淺黛，還看疏影是傅神。憶昔魚書復羽翰，伊人病骨遞珊珊。可憐不禁人琴感，空使多情投淚彈。（友人病篤日望不至而終。）柳花光懶弄姿，尙憶堤畔踏青時。一從畫閣封蛛網，每過依然結所思。憑將屐履輕千里，半爲名山半爲君。却訝相尋無定迹，不知何處覓行雲。離却閩都向建安，祇緣碧水與丹山，尋君總似詩中畫，夢裏時時一解顏。莫愁蓬梗在天涯，猶喜當年識大家，欲訪仙源遠咫尺，頻將一葉寄浮槎。一到鍾山即便留，何如君昔寄湖頭，相逢若見青衫濕，應把杭州當福州。

又見天素虛雁扇拈二絕，其一云：

江皋凝滯向誰親？此去應逢解佩人，更有多情芳信早，半爲憐舊半懷新。

他就決意尋到建寧去了。他到了建寧，果然找到了天素。這一對久別二十年的舊好，乍見之下的情景，想起來夠多麼動人，該是多麼好的詩料，但是他的閩遊詩紀裏不曾留下這時節做的詩。雖然，這只給人想想已夠動人了；何必詩一定要用文字寫出來呢？

他到建寧三個月，旅費告竭，幸得有地主告緩急，相憐同病，典衣應之。事見閩遊詩紀。但沒有明言這地主是誰。依我想來，當是天素，想那時天素的景况也不見佳。他遊閩的第二年端午，天素邀他去「過節」，那天他感賦的詩有兩句道：「莫感天涯知己少，多情仗得老徐娘。」

然則在垂暮之年，不遠千里去訪二十年前的舊好，時逢亂世，潦倒他鄉，天素也已是「老去」徐娘，所謂「相憐同病」，這時才是人情之真的了。到崇禎十五年五月，然

明勵身去遊武夷，天素防他要「潮流而歸」，遂「遣使致贖，多珍奇品，佐以宜和紙做倪迂筆；又剪吳綾摹米顛春江歸棹圖，並以畫篋多種爲客裝助」（見武夷遊記）。相關之切，有如此者。

然明與天素臨別，該又是一幕慘極的悲劇，有「別林天素」詩四首：

廿年夢斷忽相逢，乍見猶如殘夢中。竹裏盤盤皆素手，殷勤較昔更情濃。留滯符山三月餘，頻頻林下對琴書；天涯頓使忘羈旅，因得親情慰索居。離亭寂寂春將去，人尙依依花竹間。不禁銷魂窗影靜，淒涼從此見應難。一觴一詠一嗚咽，腸斷春深泣杜鵑。若得重逢如此日，恐應多出再生緣。

可見汪與林的關係，遠在眉公之上。

明末時代的下層社會

然者李漁的傳奇，僅僅是亂點「鴛鴦」，胡鬧一場而已？則又有不盡然者。

叔季之世，政治的污濁，士大夫階級的腐蝕無度，在明末特別顯著；浪漫的習氣，彌佈在整個的上流社會，於是好名的逞風雅，好利的逞搜括，而巧黠些的更名利兼顧，大家置國事於度外，自然有東北強鄰要入關來越俎代牒了。這種社會上層的表面現象，我們在史籍的記載與私家詩文中極容易觀察得到。即如明末在湖上的一般士大夫階級，如汪然明董香光陳眉公黃汝亨高貞父輩所謂騷人韻士，浮家泛宅，在不繫園隨喜庵一類畫舫中觴詠無虛日，他們的豪情勝概，即在春星一集中已可窺得一斑。然而促

成明亡的最大因素是流寇，流寇是從社會的下層產生出來的，我們若要考究流寇產生的原因，不得不撥開浮面的上層更進一層去觀察，那這些史籍的記載與私家的詩文就都嫌不濟事了。倒還是在李漁的傳奇中可以找出一些當時下層社會的狀況。

那時的社會經濟是非常的混亂，高利貸盛行，意中緣楊象夏被債主逼的一段，很可以看出當時高利貸的情形；如在象夏口中說的：「當初借我五十兩，三年本利不還，如今總結了一百兩欠票，每月三兩利銀，寫過逐月來支的」。同時一般流氓光棍，非常猖獗，巧取豪奪的行爲，如在無政府狀態之下。意中緣中的是空和尚便是北京一個光棍出身，他的騙妻楊雲友，脅迫黃天監，種種方面，都可爲當時的流氓光棍寫照。那時的下層民衆是什麼都沒有保障的，完全成爲一個餓肉弱食的社會。到了那種時代，天下的幸福與痛苦，像已給老天分得清清楚楚，各不相混，交給兩種人去担当：一種是士大夫之流，他們儘量去享受幸福；一種是庶民階級，他們儘量承受痛苦。流寇的種子，便在這天生來承受痛苦的庶民階級裏潛滋暗長，這時仕大夫們正在樂，沒工夫理會得，且也理會不到。從另一方面去看，社會下層的庶民階級爲了要爭生存，祇得用種種方法去奉承士大夫們；甚至訓練了許多有才藝的女子出來應仕大夫階級的需要，爲妓作妾，都是一種頗爲高明的出路。那時湖上與仕大夫們相與周旋的校書，即就春星一集裏見到的名字，已有王玉煙王修微沙宛在梁喻徵段副若楊織織及吳軒軒姊妹等，連天素雲友，已有一二十個，大都是有才藝的，其他等而下之，求仕大夫們之賞識而不

可得的，不知還有多少。

此輩中人，大都無自由可言，無非日在痛苦中討生活。即以府中姣妓如楊雲友者而言，我們在然明詩中可以看出她隱痛的地方已不一見，例如「冬日同楊慧林登隨喜庵」一首：「此日何如鳥出籠，况同輕艇欲凌空；相看莫道傷心事，且把湖山入畫中」。

馮小青（一五九五——一六二二）是大家所知道的，如其施愚由嬖齋詩話所採的可靠，那麼小青的丈夫是馮雲將，雲將便是與汪然明同時的人；而且然明死時，還是雲將送終的；所以她是那一時相近的人物，雖與楊雲友輩有妓妾之不同，然而爲庶民階級貢獻給仕大夫作「菟狗」則原無二致，我們看小青，她的痛苦也夠受了。

雖然，雲友還是幸運的；在她死後，有汪然明爲她營葬，爲她設祀，這且不說，而且隔了二百年，得陳雲伯爲她修墓樹碣（道光甲申陳氏重修菟狗香小倩雲友三女史墓畢見蘭因集）；隔了二百七十年，又得陸稻君爲她的墳墓園石豎碑；又十年，復得顧聯承爲之重建雲菴。

其實她的幸運，還是靠一點人類在天性中帶來的一種低徊於異性的意識。譬如時人邵元沖「曼殊遺載」所記「余小石川逆旅旁多叢塚，一石碣題妙香大姊數字，四周有冬青數本蔭護，昏與曼殊徘徊憑弔之」，其實也就是這種意識在作怪。這一種低徊於異性的意識，原不僥人類而然，即小至無脊椎的動物，亦無不然也；甚至在植物中都有類似的現象。所以雲友死後的幸運，原無足怪。不過我們看來，祇可把她與無名英雄墓中的代表一樣看待；她是代表庶民層中無數爲時代犧牲的可憐女子葬在這裏。

談杭世駿與全謝山

周劭

清代三百年中，杭州文人獨多，約略一算，已有十多個了：梁同書、丁敬身、奚鐵生、厲太鴻、再有袁子才，也是杭州人。提起厲太鴻，令我想起西湖三潭影月中的三賢祠，三賢祠的神主一個是厲樊榭，乾嘉人筆記中所爲清「詩癡」，當中一個是黃宗羲（？）還有一個是杭世駿。樊榭和世駿都是杭州人，梨洲却是餘姚，雖然也可算鄉賢，不過我忽忽一看，無從斷定，只得在這裏存個疑問號了。

關於杭世駿，胸中有許多可談，至於他會成了鄉賢，這却莫名其妙，因爲他根本是個狂人，才學或許有之，而「賢」字則未必有也。世駿字大宗，號荊浦，錢塘人，亦作仁和，這且不要管他。我說他是狂，實在不錯，他就是狂得好，而狂却把他功名前程犧牲了，清人筆記有云：

「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大宗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懸直。末又言滿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甚得，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奉旨放歸云。」

因狂丟了官，只得回去做做山長。他有錢辦，館俸所入，却去買銅錢，累累積於床下。還喜賭賭博，他的賭博不能和賭定厂相比，只是和市井少年小賭博而已，清人筆記有記其賭博一事，頗見風趣，實亦可見其疏狂也：

「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嶺仙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后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詣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與，揖曰：「前還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拚，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謂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后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大宗之狂，不獨此也，他連碰着皇帝也要幽默一下，清人筆記中有極有趣的君臣一番對話：

「高宗：汝何以爲活？」

大宗：臣世駿開舊貨攤。

高宗：何爲開舊貨攤？」

大宗：買破銅爛鐵，陳于地上賣之。」

于是皇帝大笑，寫「買賣破銅爛鐵」六字給他。后一次高宗的南巡，他們愈加妙了，一見面高宗就問：「杭世駿尙未死麼？」但是大宗真的在那天晚上死了。不過這是否信史，是一個疑問。不然，則皇帝是聖口，或者大宗已遵旨去自殺，這似乎有些慘劇的可能了。

關於大宗的神活，傳說很多，據說他是什麼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奇靈童子」，因窺燒香女美，偶動凡心，便爾

謫落人間云云。這種神話亦頗尋常，落人家舊套，似乎用不着仔細的引證也。

大宗的詩文，雖有些天才，但究不能成一家言，他的詩不及厲樊榭，文不及全祖望，然而有些地方却清麗可誦，如「迎風蕙葉濃於染，過雨山痕淡入詩」一聯。他的著作並未十分傳世，榕城詩話和桂香詩話好像收入什麼叢書內，道古堂詩文集似乎掃葉山房印過，但究竟大家不大熟悉了。

關於大宗的事，大致已說盡，現在且說他和吾鄉全祖望（榭山）的一樁公案，這件事是蘇勤乾嘉的文壇。烟嶼樓文集記大宗與謝山之事頗詳，要比鮚埼亭集的序跋上看來顯明得多：

「始二人（大宗與謝山也。）以才學相投契，最為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辯論，相服相稱，數十年無間言也。」

「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主端溪書院，董浦同時為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物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細載潮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兩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買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為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

「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楞庵，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以報章，屢索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遺古學文集雖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鮚埼亭集序，忤然檢讀，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細釋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遍觀其他文，則實謝山文為已作者六七篇，於是知董浦實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楞庵，始恍然大悟云。」

照這裏看來，大宗的狂，也有些不高明了。他和謝山的交情，實是親切，據謝山年譜所載，謝山二十歲始交大宗，三十年交情如此，真令后人為之太息。謝山的門人除上述蔣楞庵外，其餘諸子對於大宗也都有憤懣的意思，史夢蛟跋鮚埼亭集云：

「謝山先生鮚埼亭集，嘉慶八月夢蛟在杭州紫陽書院從沈松門大令得之。松門得之杭董浦編修，云是謝山手定本間經評點，乃董浦筆也。」

又董小鈍跋鮚埼亭外編，亦可以證明烟嶼樓文集所記不虛，文云：

「而鈍所訂董浦之志竟不報，并所遺馬氏文集十冊亦歸董浦，索之再三不應，是則可為長慟者矣。」

「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假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據論辨之作，頗與鮚埼亭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无行至此，亦可以唏矣。」

再有一段，似乎說謝山不該和他交朋友，更是罵得大宗體无完膚了：

「董浦之行，本與謝山異趨，愛其才而仍與之比，則仍謝山之過也。」

道大概是指董浦與里中市井年少賭博而云，究竟有些方巾意味，似乎不足為大宗病吧。

大宗雖是個狂人，或者可以說他無无行，但我們看來覺得他風趣極佳，把他放在三潭印月的二賢祠內，是不會辜負月白風清美景的，何況還有一般疏狂的厲樊榭伴，一定不嫌寂寞，只是黃梨洲太道學氣些。照不佞看來最好把梨洲的木主移到兩廡去，再添上一位本地的才人如袁子才，則三賢祠索性改為「三狂祠」，豈不為湖山添一重佳話。

寫完這篇文章，平添起對於西子湖的回戀，大概這篇小文登出以前，我已在西湖作第三次遊覽了。

跋「德安守城錄」

王 沉

「德安守城錄」是我五世祖允初公於宋開禧二年在德安州防禦金人守城一百零八日的實錄，當時只是一種散碎的手記，允初公卒後十年，由六世祖致遠公根據允初公的手蹟，並據公之侍從在圍城中身歷目睹者所敘說，重行編整，寫成此書。

考我王氏族譜：「允初公，字元父，生於宋紹興甲戌十二月一日，二十二歲游太學，越三年，中南宮選，初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司戶參軍，丞相謝深甫深為賞識，薦調荆湖北路撫幹，因平定七姓獠蠻有功，改知吳江縣，後知餘杭縣，於開禧元年十二月調任德安州通判，明年（即開禧二年）十一月，金人大眾進犯，陷襄陽，荆湖一帶，危在旦夕，公聞變，屯糧預為之備，且收拾襄陽潰軍及土豪，市兵，茶商等萬餘人，共謀守禦，十一月十七日，金人迫城下，郡守李師尹，惶恐莫知所為，公奮起登陴守禦，城被圍者凡百有八日。方虜始至，公寢食皆廢，深憂熱慮，三日而鬚眉盡白，鼓勵士卒，鳴以前朝忠義事，莫不歛歔感動，慷慨登城，揮白刃長戈與虜之火砲相肉搏者十五晝夜，公昏肝巡城，親臨守禦，裹甲以行，組織假寐，運籌熟算，不辭勞瘁，然虜勢頗熾，城漸於危者再，公設計攻破虜之戰具，死力捍退之。迄丁卯（即開禧三年）三月四日，金人潛敗，圍解，具摺奏捷，朝廷大加讚許，除依前京西南路常平提舉，兼荆湖北路提刑轉運判官，兼營田

，屯田，綱馬，驛路公事，御賜紫金魚袋外，再兼京西南路安撫。嘉定甲戌五月一日，公卒，享年六十有一。」致遠公傳略亦見族譜：「致遠公，字任道，為允初公之長子，生於宋紹熙癸丑六月二十日，卒於寶祐丁巳四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五，曾任浙西提刑，侍左郎官等職，嘉熙元年知慈谿縣，並編彙其父允初公之手記，集為德安守城錄一書，而藏於家，以傳子孫。」

關於德安守城錄，本係我王氏家藏之本，外人少有知者，迄清咸同間，我曾祖仲關公重行抄錄，在南京出刊單行本，由鄉先哲孫衣言編入永嘉叢書，於是此書得稍稍流傳於坊間，才有人知道宋代金人入寇，還有這一段維護民族，奮勇抗敵的英雄史蹟在。

這本書的記載，盡係允初公守城時隨手所錄，完全根據事實，但證之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即十二月二日）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及畢秋帆之續資治通鑑：「十二月戊申金完顏匡圍德安，別以兵徇下安陸，德安，雲夢，孝感，漢川，京山等縣。」就發生兩點疑問，第一是時日不符：德安守城錄的記載，是「十七日甲午虜騎百餘至城下，視地為營。」又「十八日乙未，虜衆十餘萬，自棗陽長驅而至，分布城之東西南高三高崗之上，旌旗蔽空，騎卒遍野，見者皆失魂魄。」則金人的先鋒軍是十一月十七日到達德安城下，十八日虜全體部隊才

長驅而至，開始圍城，依照時日推算，與宋史的記載，相差達半個月，但閱守城錄，有「七日甲申（十一月），虜犯神馬坡，事益迫，求救宣司不報。」則在十一月七日，就已有德安告急公事。又「自虜犯襄陽及圍閉，其申請於朝廷，哀求於宣司，不知其幾」。綜計守城錄上所載，告急乞師，共有十五次，而援兵終不至，故「公與太宋僚議曰，孫鐸既擁兵不進，宣司無急病振夷之心，若待外援，適懈衆志，唯自爲固守策」。可見當時的宣司也並不能敵愾同仇，於邊境危急，請求援兵的時候，還優閑自在，而各處軍隊亦都按兵不動。守城錄也有：「十二月二日戊申，再分遣人于樞密院宣撫司乞師」。從再字的語氣上看去，可知乞師當已不止一次了，樞密院因爲事勢實在緊迫，才隨便以十二月二日的告急書轉奏上去，所以國史的記載，根據樞密院的申報而寫作十二月戊申。

至於第二點，守德安州城的一切調度，及策畫，皆由允初公一人担任；宋史所載「守將李師尹拒之」，則因當時上報公事，皆由郡守具名，允初公實係治理獄務的通判，雖事實上一切守城工程軍務，悉係允初公所主持，而國史書者僅知德安州郡守之名，却忽略了勞苦卓絕的通判，證之守城錄：「太守李公，遇事倉卒，震懾已甚，故凡軍政，一委之於公，公亦藉此得以盡其心力」。可見郡守李師尹實係一懦弱無能之輩，如無允初公從中策劃堅持，則德安早已淪於敵手矣，有守城錄爲證：「或謂太守密選義勇駿馬數十匹，屏藏之，謀與其任諠以家遁，公詭言詆之，陰爲羈縻，使不得去，弓會士人誦其姓名者，疏守賈降狀，請殺之，公曰，守怯降不任事，背叛則決無之，今虜勢方

張，當一乃心，以攘大難，奸人離間，何所不有？遂焚其書」。由於這段，足見李師尹非但無抗敵之勇，而且有降賊之心。同時，所謂名義上的援兵，也都遠道觀望，遷延時日，如「孫統綱（鐸）將二千五百人，逗留陽臺」。董世雄提兵萬餘，竟怯懦不進」。致令孤城苦守百餘日，還不能不歸罪於宣司以及名義上的援兵軍將。考宋代抗金史蹟，如湯璘所編建炎德安守御錄，記陳規守德安六十五日事，趙萬年所編開禧襄陽守城錄，記趙淳守襄陽九十日事，而允初公之守德安，以一孤城而禦強寇，達一百零八日之久，迨金人敗退後，援兵始至。金人攻城的戰具，有鴉車、皮洞、天橋、流馬、雲梯、對樓、草塔、硬寨、土山、穴地、填壕、大砲等，而允初公計劃製造的守城戰具，則有火箭、火牛、木格、天燈、地網、飛鉤、鐵狸、虎爪、狗脚、獸面、麻餅、弩箭、旋風火砲、帶牌、土囊、網燈、聽響、投毒河潭以毒馬等，頗爲精巧，使虜不得逞。

當金兵未達德安，「十二日乙丑，虜師至隨，隨守雷世忠，單騎過城下，公叱曰，逃城賊，射之，疾馳以免」。又城被圍後，「雲夢士人池逸至城下，呼王四排軍議事，公曰，此逆賊也，命射之，虜挾而走」。又：「有白齊安門射書一紙，公取視之，乃應城縣舉子傅應麟同池逸脫降，且言應麟已降，就知本縣，池逸亦爲尉矣，公命急射之，乃去」。則當時邊城守將及士民，爲保持身家性命，以城池拱手讓人，甘心爲漢奸者，亦大有人在，公對於這類人物，深爲痛恨，故在城上直呼之爲逃賊，并欲射殺之。城圍中，以十二月除夕爲最危，城幾陷，城內已作巷戰備，然卒爲擊退。書中有：「持雙刀長槍弓矢相去無二

丈，地面皆設義藜地網，城中已備巷戰，其前一夫呼曰：今日不濟矣。然內外交際，鼓鑼相撼，聲震天地。公使支使，監稅，親卒守禦，將佐士卒，以死禦之」。結果，虜不支，退去。

允初公既以守禦城池有功，但也並不以此自矜，守城錄曰：

「論德安之守，士民之力居多，而行賞則守貳獨厚，軍將次之，於三郡士民不預，未幾，公領郡事，屢以士民勞績復於上，時議以戰多爲將士力，而重於頒例之外，恩誥下，公遜謝不敢當」。又「公待僚屬將佐，推以腹心，遇事卽詢於衆，擇其善者從之，未嘗持一己之見」。

於此可見德安之守，純粹是宋代中國民族的自衛戰，不是別種自相殘殺的內戰所可比擬的，所以：「及團解，家繪公像而祠之曰，徵王公，吾其魚肉於異類矣」。因爲侵城者是異類，故城中居民俱願誓死効命，這是中國歷史上民族抗爭的一點靈光。允初公既非其職守，以一通判而奮起禦寇，又不邀功求賞，推其用意，確係純然爲維護中國民族的生存自立着想，自不待言。

神州國光社刊行的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由李季，王獨清先生主編，於第五冊中編入此書，我們深信日下的中國民族，侮患緊迫，危機四伏，宰割魚肉，國亡無日，而能夠站在民族戰線上，作英勇偉烈之抗鬥者，殊不多觀，閱讀此書，能以孤城禦敵至首有八日之久，與不崇朝而失三省者相比擬，我們還有甚麼可以說的？此爲跋。

一九三六，六，十五，於瑞安。

于右任勇於辦報

姚民哀

三民記者老談

相與終始其事

現任的監察院院長于驥心，當初是個辦報好手，自從鄒威丹章太炎倆的蘇報被封之後，鼓吹革命文字，竟沒有一家報館敢刊，祇有于主持的神州日報敢大膽披露。

其時揚州王无生，爲神州總主筆，暗中和驥心計議道：神州爲股份關係，萬難暢所欲言，君如欲爲民黨發展，非另立一個新局面不可。

於是于聽了王的說話，把神州事情，交代于錢芥塵接手，他便跳出去另組民呼報，出版不久，被清廷封掉。於是，再組民呼報，出世了不多時，又遭火燬（當時有一部份人傳遞民呼報的被焚，那是上海道蔡乃煌買通了一個茶房放的火，此書未知確否）。于百折不回，再接再厲，又有民立報出版，好容易民立報立牢腳跟，復遭回轍，直至辛亥八月十九之後，總算民立報出了兩風頭。主筆房內，祇有一個談老談，和呼呼立始終，可稱爲「三民記者」啊！

再談蘇小小墓

戚墨緣

答陸費鑒先生

頃讀越風十二期，見有陸費先生的蘇小小墓一文，對九期拙作蘇小小一文，多所辨正，旁證博引，似言之成理。陸費君這種指教的盛意，淺薄的我，自然是十分感謝。不過，對於陸費君的意見，竊以為還很有商榷的地方。茲分述於下：

(一)蘇小小墓在錢塘之證

陸費君說，在宋時又一個蘇小小墓在錢塘突然出現。這個論斷，真有點突然！陸費君論斷的根據是：「唐以後，宋以前，有許多詩人關於杭州的吟咏，只提及蘇小小的人，蘇小小的家，而不及其墓。」這據我所知，唐李賀就有蘇小小墓歌，歌詞中有「……西陵下，風雨吹」之句。明陳文述的西泠懷古集裏，西林懷李昌谷詩中，有「西林橋畔蘇娘墓，唐代詩人幾輩題。」之句，這更可證明唐代詩人中，歌咏西泠蘇小墓的，並不止李賀一人。自唐以後，歌咏者尤多，如：

宋劉克莊詩：

吳兒解配其娘墓，杭俗尤存蘇小坟。

明張岱西湖夢尋：

蘇小小，齊南錢塘名娼也，……以年少早卒，葬於西泠之塢。

明沈原理蘇小小墓歌：「西陵墓下錢塘潮。」

明小青焚餘詩：

「西陵芳草騎驎驎，內信傳來喚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明華玉仙西湖三女士墓詩：

「絕勝錢塘蘇小小，一坏冷落畫橋秋。」

據此，可知自唐以來，錢塘西泠橋畔的蘇小小墓，一向是有的，並不是宋時突然出現，更不是偽造。

(二)西陵是否即西泠

考西陵最早見於樂府歌辭中蘇小小歌：「西陵松柏下」。武林舊事云：「西陵橋又名西林橋，又名西泠橋。」林、陵、泠三字音似，南方竟讀成一音，大概是諧音的歧寫。張岱的西湖夢尋亦云：「西泠橋一名西陵。或曰即蘇小小結同心處也。他且以爲泠作陵，是蘇小小的誤寫。按西湖亦名西泠，如西泠懷古，西泠記遊等書名可證。西泠橋當從泠」。我在蘇小小文中，說蘇小小是傳說中的人物，大約樂府中的蘇小小歌亦是民間所唱的謠歌，文人依聲摹寫，將泠作陵，亦未可知。例如「三潭印月」，往往將「印」作「影」，雷（同回）峯塔，寫作雷峯塔，寶石塔訛成寶叔塔，「保假」、「寶所」等都是一樣。宋吳曾的能改齋漫錄說：「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今以地位按之，亦合。那末，陸費君所懷疑的「西陵是否即西泠」，不確瞭然了。

(三)錢塘在何處

據浙江通志，宋以前的錢塘古城有四：

1. 在靈隱山麓（一統志說靈隱無錢塘之跡。）

2. 在錢塘門外，一漢縣治。

3. 在錢塘門內，舉效場地。一唐縣治。

4. 在紀家橋龍嚴寺故址。一宋縣治。

按效場在今西大街無線電台處，距西泠橋不遠。若以

漢縣治言，在錢塘門外（錢塘門在今西湖邊市政府相近），

距西泠橋更近，兩般秋雨復亦說：「錢塘縣廡舍在錢塘門

邊，去西泠橋不遠」，那末，陸費君對於我前文所引的春

渚紀開所云，蘇小墓在錢塘縣廡舍後的話的懷疑，也可有

相當的解答了吧。

(五)白樂天與蘇小小

陸費先生說，「久居西湖築有白堤的白樂天未嘗說起

蘇小小墓在杭州，可作當時西湖無墓的一種旁證。「白堤原名白沙堤，（白氏錢塘湖春望詩：「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深裏白沙堤」可證。）並非樂天所築，那是另一問題，姑闕而不論。白氏雖未說及蘇小小墓在杭州，但也未說過不在西泠。他的詩中一則曰：「柳色深藏家」，再則曰：「綠楊深處是蘇家」，我以為正可作樂府所謂「西陵」便是西湖上的「西泠」之證。

由上面的證據看來，我們決不能斷定嘉興的蘇小小墓是真，西湖的蘇小小墓是偽。更不能斷定「遊於斯」未必不「葬於斯」。

我始終認為蘇小小是傳說中的人物，所有的記載都由傳說中得來，武林紀事中所記的事實既是小說家所編造，拍案驚奇中的故事也是小說家所穿演。惟其為傳說中的人物，所以有時代的不同，有墳墓的歧異。

湖上故掌

宋高宗養鴿，有人作詩嘲之曰：

「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宋時西湖游幸之次第，先南而後北，午則盡入西泠橋，弁陽老人詞所謂「看畫船盡入西泠，問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遊船至花影暗，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盈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

「怡怡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鳳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最能狀此景矣。宋時上下神態最象，若不知國亡之無日也。

元大德初，燕人梁實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學，皆有可觀，嘗作西湖送春詞一闕，詞水闌花慢云：

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慕天席地，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屏拂樹影，吟懷排一醉；留春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雁斜日，怪衙春燕子飛來，一枕香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

觀此詞，孰謂元人詩不如宋哉。然其音靡靡，不脫亡國臣民氣息（詞見西湖雜詠引）。

湖上文苑

湖上四哀

余十周

慈鳩暴狂傳作傲。英雄失路例逃禪。周興唐替溷開事。獨有文章李杜先。(駱賓王義島人七歲能詩徐敬業舉義署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及敬業敗與公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公乃落髮遁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

匡山風雨遺民淚。一動人間氣不春。我是疊山親弟子。也應爲位哭斯人。(謝翺字舉羽長溪人徙浦城文天祥開府延平署節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公乃挾酒登子陵台設天祥主跪拜號慟取如意擊石作楚些歌招魂之歌關竹石俱碎至元甲午移家湖上前代遺老咸詫見公晚也)

義旗東南隻手扶。草橋門下血模糊。忠骸委地誰收拾。除却僧人未可圖。(吳易字日生號惕庵吳江人舉進士夙諳船路臂力絕倫爲復社鉅子時值殘明公與孫兆奎沈自炳自烟及吾邑錢糧等起義旅爲東南砥柱一時聲勢頗盛魯覽圖在越深資保障而隆武帝在閩亦加倚畀累以戰功總督江南諸軍遣兵部尙書封忠義伯長興伯等爵號一月之間恩命數至清兵聞之莫不氣奪會沈錢等先後殉難查江之師又復失敗公進退多阻不得已急走吾邑與吾倪撫合軍將謀再舉忽爲人所賣遂潛俘獲於丙戌八月某日死草橋門下時清饑方張忠骸委地莫之敢收祇一僧名敬然者葬之菜園後遂不可考按草橋門即今鎮江門)

天末惡夷驕鐵騎。地塔埋骨哭銅駝。浮江入海成何濟。終古英雄存恨多。(張煌言字玄著鄞縣人明末南京之敗公與同郡錢肅樂等倡義奉魯王監國以僉都御史監張名振軍屢抗清兵舟山破魯王入閩依鄭成功勳成功取南京自崇明入江所向克捷公先移師上游直取九江成功自鎮江敗退事遂不脫後魯王卒公散兵隱居旋爲清兵所獲殉難於獨教坊後得梨洲謝山之表附卜葬南屏光復後由浙省議會議決入專祠)

江行十首下

黃炎培

金甲春農事可嘉。東山忠國柱巖沙。急須飛將惡毛羽。忍對諸生惜齒牙。入座南冠豈有禮。隨陽北雁已無家。長沙終見登宣室。吾愛清才柳劍殺。(宜昌觀飛機場登游昭忠祠九十八師士兵方築路旋公開演講主席金君在鎗落陽籍也長沙柳君克遠以學者從軍現任軍事委員長行轅第二處處長)

(其六)

夷陵西去萬山雲。六六巫峯一水分。隨地花鹽堪入味。成岡拳石亦能軍。靈風屈子祠前拜。夢雨高唐賦裏聞。白帝孤城誰許臥。亭邊百戰舊時裙。(吳佩孚將軍既敗留住白帝城外託孤亭有年)

(其七)

空冷灘接洩青灘。入蜀如今行路難。到處雄奇大斧劈。幻成慈孝合家歡。兵戈想像留青劍。牛馬忠勤見肺肝。吹氣蒲關碑下過。幾人天職似君完。(空冷灘洩灘齊灘皆

川江絕險處西陵峽第二段從南沱回望幻成夫婦一兒一狗隨
行狀第三段有牛肝馬肺峽第四段有兵背寶劍峽新灘北岸白
色碑紀念濟未有功航行最早之英人蒲爾田 (其八)

不夜園林禁客眠。紅梅萬本拂吟鞭。獨奴密樹惟窺影。
。豈子遙山不見天。何物雨雲幻神女。祇今浩萬少春前。
滿灘一枕江聲裏。歸夢吳淞曉泊船。(夜遊萬縣西山公園
川江舟人呼霧為雲子) (其九)

雙府西來滄萬東。巖城藏在白雲中。平沙金磧憑君取。
。小縣樓臺亦自雄。峽裏人家生有養。峯頭稠壁盜無蹤。
長纓一騎桃花血。晴向蓬山去挂弓。(北岸忠縣石堡寨明
女將秦良玉故鄉) (其十)

秋日山居得詩十截

馬小進

紫蟹黃鷄饅面春。亂雲歸處鎖松筠。青山舊業安常稅。
。卻把黔婁作富人。肯將游俠誤躬耕。櫻筍琴書足性
情。一榻茶香專供佛。願消金甲罷長征。相逢道舊故
交稀。往事傷心尚鐵衣。手植松枝當鹿尾。軒開畫壁祀探
微。鹿門猶有賣文錢。別業堂成綠野邊。回首十年成
敗事。驚人名字付殘篇。翠溼層嵐萬樹青。少卿書斷
雁難憑。杜陵豈少安危志。問向山僧學聽經。一老狂
歌天下秋。亂峯深處著高樓。雍容賓佐資談笑。故國傷心
共淚流。符與衡雨過高林。只恐青山尚未深。晚向鹿
門思種藥。江湖蕭瑟鬢毛侵。中原極日更誰衣。惆悵
書生萬事非。却憶故人天際遠。秋風禾黍淚沾衣。大
隱先生賦索居。五湖何必計然齊。一瓢零落殘詩在。刻樹
成篇錦不如。散髮江湖任醉眠。居然生活勝焦先。歸
來耕石堂前夢。不許旁人喚謫仙。

不寐

叔鑑

征人移步有滄桑。纔到中年我馬黃。不寐深鏡裁白髮。縱
無片夢亦荒唐。豈為看山浪出門。長時風露食天恩。
年來祇覺江湖小。不着啼痕即酒痕。微生何術策成虧
。化盡枯桑不解悲。莫怪紅蠟心力薄。入春四面是艱危。

少年游與方南諸軍過稀葉樓飲題壁

甘大昕

清涼山色冷悠悠。相對發瀾愁。把酒論兵。請櫻殺賊。飲
馬海東頭。時掀劫浪憂無已。淚眼恐登樓。落葉風多
。打城潮急。殘照秣陵秋。

點絳脣

蘇州試院夜初晴用夢龍韻

篇卷樓臺。月華初上星街洗。管絃聲起。歌暖春寒地。
依舊歡游。空憶年前事。愁如水背縈溫被。人在相思裏。

可然亭八絕句

湖外小山

蘇州西街有食肆曰可然亭肆主韓美安嘗招茶莊坐上客常滿也余游湖時
賦詩石筋招飲肆中肴饌特精蘇滬所罕客有遺之者因而見其人則半老倫
類矣自後遂集必於其處迨返棹之日猶欲飲留久而不能忘也故作詩以
報之

曾泛蠶江一葉萍。行廚猶記可然亭。祇緣司馬當盧婦。堪
附鄒平法食經。真州鹽說蕭娘餅。湖上爭傳宋嫂魚。
那似贏姑調膳好。閩中海錯譽無虛。麻姑孽肺蔡經家。
。幾見桑田似海涯。獨有廿年驚坐客。銜杯日日醉流霞。
。碧絲杜牧訪春遲。風韻徐娘半老時。剩想當年誇禁櫺
。游聽無數繫楊枝。狂嗜紅雲捲白波。老饕自笑比東
坡。若為乞食歌姬院。鈍漢禪機喚奈何。翠眉詩筆擅
香簾。南浦秋波鍊一籤。我目無花惟指動。人生食色不須
兼。水晶宮貯陳金鳳。一斛珠噉江采蘋。卻為肉臺盤
作傳。西施唐突得毋噴。南食昌黎饜餒頻。水天閑話
鏡前塵。貧郎自有鮭三九。不復豬肝累故人。

搖櫓與背絛

陳子展

我的故鄉是有名的米市靖港。湖南的靖港，安徽的蕪湖，都因米市著名。靖港是離長沙城六十里的一個小市鎮，靠着湘江，朝東和銅官營港兩個小市鎮對立。但靖港因為是米市集中的關係，比較繁盛，在五六十多年前最盛時代，有小漢口之稱。米船雲集，帆桅如林。春夏之交，船隻更多。來船大的，可以裝載千石左右，和鹽船差不多。總之，在輪船沒有通行以前，湘江裏最大的船除了鹽船以外，就算走漢口九江南京上海的米船，其次纔是由衡陽裝煤順流而下的小白船，烏紅就算是最小的了。

順流行船，又遇着順風晴日，那是船夫們最快樂的事，因為他們只須照顧帆篷和船舵，不必十分勞力。如果逆流而上，風又打頭，不是背絛，就是搖櫓，不然，船就要拋錨擱住。只因背絛搖櫓，既要費力，又頗有危險，不是船主要趕埠，趕期，趕生意，船夫們是不敢——也不願負責主張的。三十年前，我的伯父是靖港市內一個頂有名的米商，自己常有兩三條

大號米船，有時還加租別人的船。他在鄉間收買兩三千石米下漢口，快則一月，遲則兩月左右，就可回家。一年往返靖港漢口之間四五次，運米到漢口，總在萬石以上。自然一年裏頭，他還得有幾次運米到長沙城，假如長沙城米價看好的話。總之，在那個時候，從長沙到漢口一帶的船幫裏，提起他的姓名陳德清三字沒有不知道的，他是當時船幫的一個領袖。至今在這一帶的殘破的米行，衰老的船主，還有談說他的遺聞逸事，不勝今昔之感。

如今我們故鄉的情形大不如前了。從前租千石的地主，現在想要維持一個富農的面子都不可得。從前有田兩三百畝的富農，現在都降為小農貧農。從前靖港是很熱鬧的米市，現在也常常鬧着水旱荒年，禁止穀米出口，市面已經殘破不堪了。

回想我的伯父做米商，做船主的時代，如同隔世，雖說時間不過經過三十多年。我的伯父是死于光緒末年，漢口虎疫最猖獗的那年，他染虎疫而死，如今我們一家也逃不了農村經濟

殘破的共同的命運。但我在幼小時候所見米船背絛搖櫓的情形，却還歷歷在目。這就是我寫了背絛歌之後來寫搖櫓歌的所以了。這兩首歌正由沙梅先生在作曲。背絛歌是這樣的：

(一)
過了一灘又一灘，
湘江何止卅六灘？

撈着水，

撈着山，

大家一條帆纜線；

兩岸風光當早賽！

(二)

過了一灘又一灘，

下灘容易上灘難。

撈着腳，

撈着肩，

大家一條柁扎線；

對岸熱鬧有一天！

(三)

過了一灘又一灘，

隨風好似鬼門關。

風又急，

水又濶，

大家一條生命線；

死裏求生算什麼！

背絛歌是在我的女人病榻旁寫的，那時她實在病得太苦了，所以歌聲不免悽楚。現在，她的病稍有轉機，又寫了搖櫓歌一首：

記「晦村初集」

何 麟

船似欲昇天。湖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輿船。(其五)這一欸乃曲，不過作者借船夫欸乃之聲，寫自己感觸的話。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是也。那時作者元結正做道州刺史。柳宗元的漁翁詩，就作在他做永州司馬的時候，詩中欸乃兩字或者是承襲元結欸乃曲而來的。

欸乃一作欸乃，非是。劉蛻湖中歌作鷓鴣，劉言史瀟湘詩作鷓鴣，黃山谷以鷓鴣字異音同，但就船夫搖櫓所發的歌聲考察，實作「噢……噢」，因此昔人有說欸乃音噴噓的，我以為不錯，所以我作搖櫓歌就直用「噢……噢」了。又櫓即古語櫓，一作櫓。櫓和槳不同。小船只有槳，大船有槳有櫓。槳即古語楫，槳楫一聲之轉，古今言語有變。一人可以撈兩片槳或一片槳，一枝櫓却須兩人以上，多到十人左右，纔可以撈得動。魏晉樂府瑟調有櫓歌行。櫓歌也可以稱榜歌，孟浩然有「榜歌空裏失，船火鏡中疑」的詩句。總而言之，欸乃曲，櫓歌、榜歌、譯成俗話，就是船夫曲。倘若有人把我的青絲和搖櫓合稱為船夫曲，那也是不錯的，我也不會更正的了。

何 麟 記「晦村外集」

石臚，字天外，一字晦村，安徽太湖人。本史不詳，遍查各書，皆無所錄。即太湖縣志也只有這麼一條簡短的記載：「石臚，字晦村。嘗著春賦雪賦，皆迴文。一時驚為異才。所著天外談四卷，晦村初集二集行世。」

石氏著作甚夥，除縣志所舉三種外，尚有因緣夢後西廂等六種填詞，惜皆不傳。天外談及晦村二集，素膾炙人口，而前者並已收入四庫全書，吾皆未見。至晦村初集則於數月前在友人處讀到矣。該書係太湖吳氏振國堂抄本，前有其友胡任與余大楚序，並有參訂者姜西溟張心齋余澹心等六十餘人姓名也。余氏在序裏，關於石氏生平事蹟，雖略有記載，但太簡而又近神話。如云：

「尊人育齋公，……一夕夢二龍繞於堂，生晦村先生，異香滿室，四鄰皆聞車馬侍從聲。問之，則寂無人也。」

書中文字，共分四卷：即是(一)賦，(二)書牘，(三)序跋，(附晦村性理一卷)(四)詩詞。賦共十二篇，而迴文雪賦，更為自古所無之格。其詞甚華，想像亦豐富，即置之六朝文中，亦無遜色。蓋四庫書目提要所云「聰明過於學問」者也。而半錢賦尤為幽默，讀之未嘗不覺「破涕為笑」或「拍案叫絕」矣。如云：

「且古今之天下，已莫不以錢重矣。吾安敢以半之故，而遽輕其用乎？吾直欲尊之奉之敬之頌之拱之。猶待守之以金父，養之以銀母，交之以鉛男，配之以錫婦。必如是而後有同于流俗，可以遊錢神之來撫。」

冷酸熱打，誠才人也。

書讀我最愛讀，有罵人語，有講學語，有談窮語。板橋好罵秀才，他亦好罵孔氏徒。與釋傑宗書云：

「若夫章句之流，則猶佛氏之有經僧也。此而與佛氏衡，誠不乏人

。然僧以誦經爲營利之具，亦其所以巧於謀生也。若士之所以學爲文章者，非以文章爲叩門之甄楔乎？其視文章也，亦猶穿窬之有鐵鍊，盜俠之有刀斧，直以爲拾奪之具也。嗚呼！其心尙可問哉！俄而得之，則負價担囊而走，是其人已爲小人之尤也。」

針針見血，真罵盡無聊文人也。他對於學術，也很有新的見解。他反對章句之學，贊成懷疑等科學態度。如云：

「總之學問之道，漸積以深，與年俱進。余前之所謂是者，今則以爲非。又烏知今之所謂是者，後不以爲非乎？此中之甘苦，必身歷者而後知，門外人必不能別是非於其間也。」

這是何等有自惜力的人！

序跋多應酬之作，殊不足觀。至晦村性理，深類中郎暑談。體格同，而內容亦同，大抵談佛多講學少也。現在專來談他的詩詞：

天外幼年便聞「窮病」，他的父親只是以堪輿爲生的。試看余大壘在序裏所記的另一神話：

「先生幼多奇病，四歲尙不解語。俄而釜絕薪，母有憂色。先生忽大

語曰釜無薪，胡不毀屋爨耶？母驚以爲此兒必有光大門閥日也。」其詩大都寫窮的，而以七哀詩寫得尤慘：

「饑寒嚼我遊，饑寒復驅師。歸家無所見，坐閱妻兒啼。一宿糧已絕，再宿無晨炊。老父奔他鄉，老母無餘衣。二弟守仔書，寸木不能攤。三弟走衣食，弱骨甘相催。兩妹不解事，嘈唧號寒饑。吾不忍視此，痛哭還驅馳。一身不自保，何能戀妻兒！負罪良已重，傲性忤時宜。」再看述懷詩的第八首：

「半畝家無胡能耕，出門入門空經營。兩三歲女向廚哭，八九個星穿戶明。土窟灰寒蟋蟀叫，燈缸年久蒼苔生。男兒至此亦須樂，自會造化有虛盈。」

家裏沒有半畝田，土窟裏都有蟋蟀叫，燈缸裏生了蒼苔，不能不說是窮鬼的生活了。但「男兒至此亦須樂」，可見他並不因此而抱悲觀。這種觀念，在他的詩裏表現得很多，如：

「頑石苦生青笑我，梅花雪映老機余。至今貧賤飄零甚，那有浮名得到渠？」——浩嘆蒼髮已白

「傲骨直憑當世來，塵緣還怕故

山知。月明一派青松影，寫作陶潛沒字詩。」——歸

他雖然開窮，對於名利，却不垂青。如笑予的最後兩句說：

「名利不如拋棄好，蕭然無夢何陶陶！」

因此之故，其詩寫窮者雖多，但無一點貧士氣，悲感，抑鬱，……諸成分，在他的詩裏是絕對沒有。這當然是他的個性異於衆人之處，同時也就是他的詩的特點。關於詩餘之作，本書所收甚少。但在此少量的作品中，多飽語綺思，亦可見天外少而風流也。他對於詩亦頗有特別的見解，在卷二的六則詩評中，文雖片斷，而意却新穎可慕也。如第一則云：

「認詩如認銀色一般：有七色，八色，有真紋九色。杜工部詩，是火中鍛煉真紋。李謫仙詩，是本色真紋。韓昌黎詩，却是九色銀充作真紋。李長吉詩，則又是一種金子，貧兒却用不著。其餘則七色八色，銅錫雜類而已，近世詩只如銅錢一般，又有一種渣鉛銀，外面雖是真紋，中間却是銅錫，此如近人詩作欺世語也。」

此種見識，何讓鍾嶸嚴羽也。

二 陵 談 薈

二 陵

光緒三十三年冬，榮慶由刑部尙書入直軍機。一日由軍機處退值，卽至刑部，因有要公請秋審處提坐商酌。時刑部最大之烏佈爲刑例館提調秋審處坐辦，無一至者。刑部慣例：四月一日爲早衙門，早八鐘到署，十二鐘出署；八月初一日後下午一時到署，六時出署。榮慶由軍機散直時，尙未至十一時，候至一時，可員始有至者。榮慶見秋審處提坐，時繞昌麟吉同鈞爲秋審處坐辦，兼刑例館提調，大爲不滿，並云堂官已到，何以司官不到？大有元帥伺機先行，先行伺候元帥之意。昌繞首應之曰，司官到署，係辦公，並非伺候堂官；且現在係晚衙門，司官到署並未過一鐘。榮慶語塞，云諸君如此固執，我這差事亦不能當矣。昌麟等復應之曰，大人如不能當，儘可奏請開缺，何須對司官等言。榮慶辭窮，不歡而散。未幾，榮慶兩戶部，繼爲尙書者溥興。是年本京南城外李馬氏虐斃養女一案，歸入秋審，時秋審分情實緩決二項，擊打人至死，無金刃鐵器傷，三傷入實，四傷入實，麟傷雖無金刃鐵器傷亦入實；非麟傷而傷逾四處者，入實後得夾簽聲請。李馬氏者係業養人，卽抱母，毆斃之女，傷在六處，在入實入緩之間。秋審處以之入實，而來簽聲請，本無不合，時滿司員某，因爭一等不得，不滿意於溥興高寶芳漢尙書。兼恨秋審處之把持，遂夜至榮慶宅，將是案始末盡爲榮慶言之。榮慶本不愜於刑部秋審處諸人，得此機會，實積怨之好題目，秋審入奏，指摘此案爲失出，各堂官均罰俸，承

辦此案之司員：昌麟降一級留任，同鈞降一級試用，降大理寺司丞。迨刑部改法部，戴鴻慈爲法部尙書，採衆望，奏調同鈞回法部，補審錄主事。兩相比較，一時輿論頗左戴右榮云。

薛允升爲刑部左侍郎時，太監崔三在南城外因賭博毆人致傷，由五城送刑部，刑部援太監出京四十里斬立決之例，毆人致死，加重斬立決定議。蓋其時定例謀殺絞決，鬪殺絞候也。奏上，奉旨該部核議具奏，奏仍如前議。奏上，奉旨仍核議具奏，三次仍如前議；並云皇上雖云宥之三，臣部萬不敢不曰殺之三；並六堂具一假摺，以若不獲請，六堂同時請假，以去就爭，主此事者爲元升。旋奉旨依議。一時論者，頗有執法如山之概云。

光緒癸卯，軍機領班大臣大學士榮祿卒於位，亦助繼爲軍機大臣。亦助性貪鄙無遠略，三十年後凡彈劾亦助者雖因之獲咎去位，罔不自爲清流，如梁鼎芬趙啓霖江春霖獲咎略有異同，而爲衆望所屬則一也。癸卯因在匯豐銀行存款百萬兩，首先具疏彈劾者，爲御史蔣式理，派孫家駒查辦，以查無實據覆奏。式理因而獲咎，回原衙門行走。論彈劾亦助最先，獲咎最早者，當推式理，然而式理不爲衆望所屬，不得預三霖公司之列者何哉？（清季趙啓霖、趙炳麟、江春霖爲台諫中敢言者，有三霖公司之稱）蓋其中有隱情焉。緣是時匯豐銀行買辦孫某，曾在侍郎張翼處

服役，素識清貴之長事習氣。時大僚在外國銀行存款者尚不其多，見奔馳存此巨款，以為若有人奏參，必派人查辦；查辦必以查無實據了之，不費手脚，即可札沒此項巨款矣。遂由馮某展轉託式理出名彈劾，果不出所料，一時人言噴噴，謂式理馮某與孫某朋分此款。未幾式理馮某史某創辦電燈公司，當時論者謂式理史某向係小康，獨馮某本一措大，何來此項鉅款？精神過敏者遂謂即用此款開辦；雖未必的確；然人言噴噴，豈盡無因，甚矣名之不可竊也有以夫。

清季都察院督御史張英麟，自同治乙丑通籍後，循資平進，遷朔坊局，九遷至侍郎，初無兢兢懃懃之節；然通籍初，與王慶祺翁弘德殿，恥與慶祺為伍，因母病而乞假。晚年掌西台，勅罷三御史李灼華、常銘、俾壽，一時頗見風骨。灼華常銘者不問，惟俾壽頗涉及山左某殿撰，英麟以某殿撰為其發卯會試門生，置而不問，論者惜之。然某殿撰逾年，且簡某省提學使，時凡簡提學使者，分補授署理兩項，開坊翰林及四五卿為補授，編檢署理，某殿撰以修撰而邀補授之異數，識者譏清政不綱矣。

長白仲恭先生文佛，以滿州舊族為戶部司員，受知於傅邑閻文介公，外簡河南歸德府知府，以禮去官後內用戶部員外郎。清制旗員道府丁憂有日孝滿引見，分別內外用，道員用郎中，知府用員外郎旋改御史。在諫院僅六月，封章七上，首劾雲貴總督岑春煊。因劾康有為獲咎，回原衙門走。慈禧訓政後，奉旨以知府用。旋簡河南開封道缺知府，補河南府知府。下走應童子試，蒙先生拔置第一。在

任四年，政聲卓著。癸卯春，擢貴州貴西道。時下走以公車在汴，謁先生於行館。先生極言雲貴隱患之堪虞，並云某某大使之不足有為，難以共事，此行恐負聖恩而遠民望云云。下走年少氣盛。率應之曰：晚近以來，舉世士大夫不講進退之節，知其不可為而勉強為之，至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庸庸不足責。老師滿洲舊族，中朝人望，似不必慮與委蛇，何如即請開缺，較為相宜，想安師必能成人之美。安師者張人駿也；號安齋，時為河南巡撫。先生首肯者再。云「子言誠是。他日子出仕，可詳慎於進退之間。惟我輩世僕；知難而退，非所語於我輩也。」嗚乎，小子狂簡，先生之和風霽月有如此者。至今思之，不覺汗流浹背，感愧交集也。

光緒庚子，榮慶在山東學政任內丁母憂去位，繼之者為編修尹銘綬。是年應舉優貢。鄉試因拳匪之亂展至下年。優貢試亦展至下年舉行。時徐部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為銘綬朝殿閱卷大臣師。山東高唐鉅富郝祖修託徐部函託銘綬，意在得一優貢。徐部致銘綬通候一函，附胤修寫白摺一開，於文內優字加密圈數箇。銘綬未給祖修優貢，而是科所取之優貢，有一未經歲考者。禮部駁而未準。銘綬以為徐部挾未允請託嫌，遂具摺劾徐部，併原函白摺呈閱。奉旨徐部雖無請託實事，寄閱字樣，究屬不合，尹銘綬事後奏參，迹近挾嫌，一併交部議處。部議徐部降三級調用，尹銘綬降二級調用，旋加恩均改為留任。逾二年，徐部京察休致，銘綬因劾康師為人所不直，改道員分江蘇。說者謂此案在庚子後，紀綱廢弛，故如此結果。假令在同光之際，未必不為成豐科場案之類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費 萍

發行者 越 風 社

社 址 杭州仁和路一號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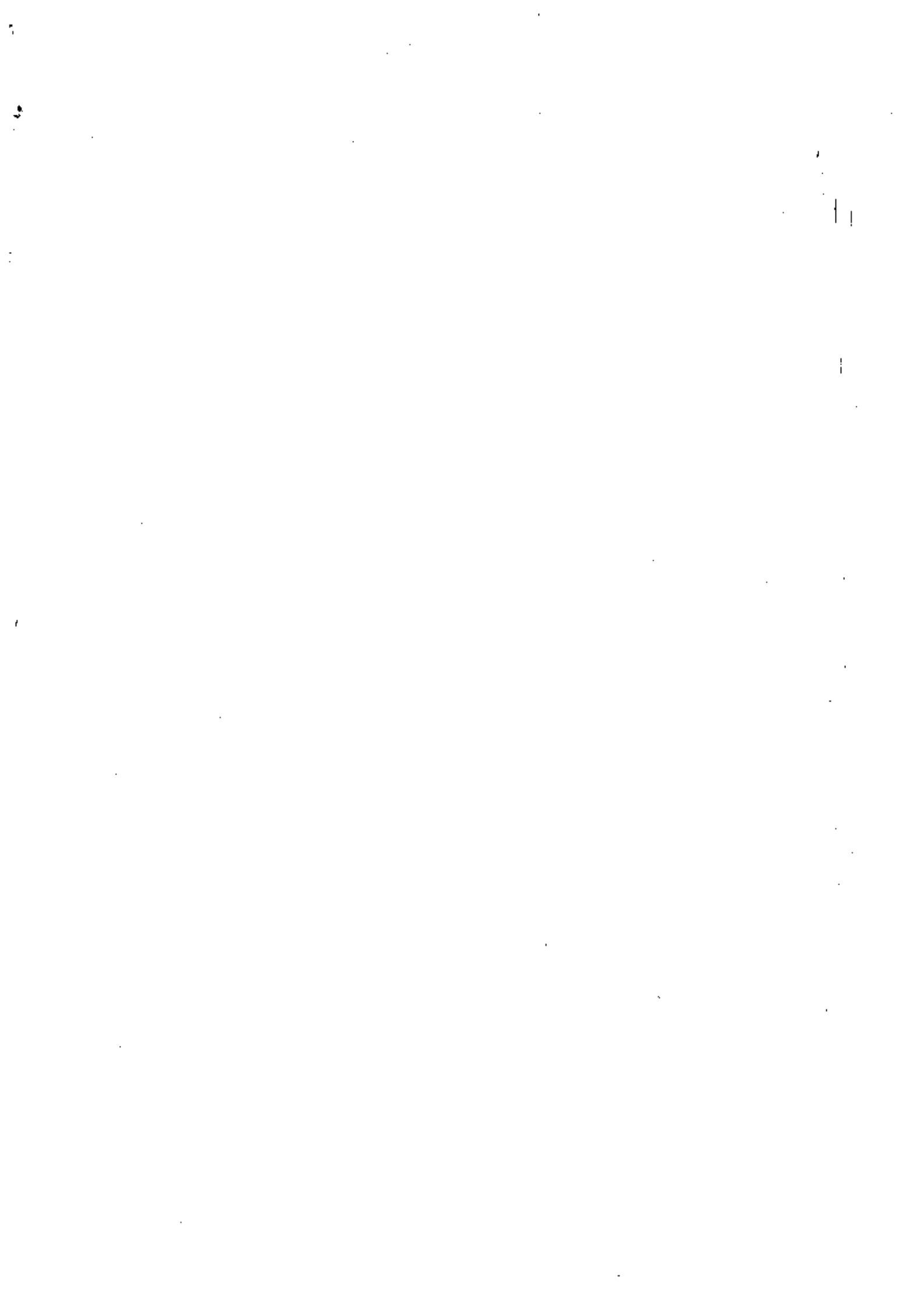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鐵

風

半月刊

第十七期



本期目錄

武臣摸奸的歷史與惡果.....	高越天
留學生與租界閩士.....	馬小進
徐樹鉉與俞樾(二).....	一士
明末諸王與替妃略.....	黃華
浙中結社考.....	陳巖楚
談左文襄.....	曾士義
瓊林兩軼事.....	鄭際雲
訪陳武帝故宅下楚寺記.....	李鼎芳
網上文苑	易大庵 黃秋岳 陳小學 曹煥衡 馮乃駿 袁翼初
繼朱舜水乞師海外之張非文.....	王梁
論目錄.....	弘一法師
紀奇才李儼.....	金石齋
二陵談香.....	二陵

貳臣漢奸的醜史與惡果

高越天

山木蕭蕭風正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

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崖讀舊碑。

——屈翁山登崖山詩

在「海濤汨沒，山林窮冥」的崖山山上，立有一塊紀功

碑，上面刻着「張弘範滅宋處」數字，後人想到那個「可憐滅宋張弘範，不是胡人是漢人」，就替他碑上加刻了一個「宋」字，變成「宋張弘範滅宋處」。這麼一來，可就使張弘範遺臭萬年了。越風自從出版以來，登載了不少民族英雄和忠臣志士的史實，種種壯烈的言行，確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觀感。可是在反面的一方，對於貳臣漢奸，却較少揭載，我認爲「勸善」和「懲惡」，理無二致，因此發表這一篇東西，譬如吃慣了芳香珍羞，反過來吃點豆腐青菜，醒醒胃，燥燥脾，也許是夏令衛生的一法吧！

記得顧炎武說過：「宋明以前，中國祇有亡國，沒有亡天下……」所以在他老先生心目中，覺得宋明末葉人民所負的責任，比從前來得嚴重，其實這是在南方漢人的立場上來講話，若還就北方漢族歷史而論，則五胡十六國之割據，拓跋氏及沙陀契丹宗顏之僭據，何嘗不是亡天下呢！不過所奇怪的，就是，東晉雖弱，還能偏安自守，六朝五代雖亂，宋齊吳越等還能據守抗敵，何以南宋明末，竟連寸地尺土，都不能保全呢？這個原因，我認定是由於民族自尊觀念，日趨墮落，漢奸與貳臣層見迭出，恬不知

恥的緣故。

本來漢人對於夷狄，向來抱有一種「非我族類」的卑視觀念，可是經五胡亂後，漢人飽受蹂躪，就有不少有才能的人物，視顧事虜，張賓爲石勒的謀主，王猛做符堅的宰相，並不自知慚愧，雖然出了冉閔一個英雄，樹起反正的旗幟，屠滅羯人，攻略鮮卑，替漢人出了一口惡氣，但是結果却是失敗。到了南北朝時，北方民族觀念漸形薄弱，就有「漢人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的現象。五代大亂，俗尚寡廉鮮恥，文臣武將如馮道杜威楊光遠等，簡直視降敵賣國爲家常便飯，影響所及，宋初就有彰明較著的漢奸張元吳去投降西夏，引敵入寇了。北宋之亡，大臣死難的祇有李若水張叔夜二人，降敵求榮的却有劉豫張邦昌等多人，氣節的衰頹，真是可歎！南宋亡時，幸得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忠，替漢人保全了一點面子，但是在數量上實感太少，何況理學如許衡，文蔚如趙子昂，武略如張弘範呂文煥，都屈膝虜廷呢！明朝頗崇氣節，所以亡國之際，忠臣義烈，殉節不屈的多不勝計，實爲我漢族生色。但是同時漢奸貳臣，却也不少，最大漢奸吳三桂，貳臣洪承疇，這兩顆沒廉恥的東西，我們今日聞名，還須

掩鼻。其實他們在當時昧了良心努力討好清廷，結果還是「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漢奸的下場尚且如此，許多次等漢奸，結果自更屬可慘，現在摘錄幾個死有餘臭的奴才如下。

阮大鍼與劉良佐

阮大鍼的醜行，劉良佐的驕橫，凡是有過姚花扇和明末稗史的，都能知道，在當時的南都，假使沒有阮大鍼羅織黨獄，鴻君為惡，何致激起左軍的兵變？寧降北軍之馬，不污南賊之刃，移防淮為防江，弘光朝就從此斷送了。到了清兵入南京，弘光逃到黃得功軍中，此時假使劉良佐等能同心拒敵，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可是他首先投降，反射殺了黃得功，拿了弘光去獻功，東南偏安之局就此完全瓦解。他們兩個，一文一武，先後投降清兵，滿望保全他們的富貴，可是阮大鍼終於在仙霞嶺上莫明其妙的死了，（或言保清帥遣力士拉殺。）劉良佐也被清廷認為「反覆叵測」，把他殺了，真是該死！

吳孔尚耿四藩

吳三桂孔有德尚之信耿繼茂四個，可以說是清初四只大走狗，吳三桂最刁最強，殺明永曆帝，雄踞雲南，且同清廷結了兒女姻親，總道可以長保富貴，但是清廷還是放他不過去，要撤他的藩，到頭不免決裂用兵，結果子孫絕滅。尚耿二藩，也遭了同一的運命。其中孔有德算是最笨，替清廷出死力，可是被明朝最後的忠臣李定國所敗，困於桂林，全家二百多口都死，就是最小的兒子，他老婆想託老

嫗帶走，長大度為沙彌，也不得活。豈非都是自作其孽。

鄭芝龍與陳邦傅

南都亡後，唐王繼立在福建，英明有為，本來極有希望，想不到大將鄭芝龍，第一個就是漢奸，不但擁兵不戰，而且通款清貝勒，把守護要隘的兵都撤去了，一任清兵長驅直入，睡手得了福建。他上不顧賢王的勸告，下不理好兒子（鄭成功）的泣諫，當時他何嘗不自以為是個識時務的俊傑，疑心想仍守閩疆，不料清貝勒比他更刁，半夜拔營，把他挾走，芝龍悔恨之極，捶胸自罵為「狗」。到了鄭成功起兵，他就被禁錮北京，結果不免一刀。將殺的時候，看到許多子弟，一個個殺頭，不禁嘆道：「幸虧還有成功，不然鄭氏都是叛臣了！」此時真是噬臍莫及。還有陳邦傅，他是更可惡了，身為桂王親信的大臣，位至慶國公，當時清兵逼近，大將祇有一個焦璉，是武勇絕倫的好男子，專任拒敵，或者還能支撐殘局，陳邦傅同他還是兒女親家，竟把他誘執，脅他投降，焦璉是始終不屈，銖銖歸地死了，邦傅却與高彩烈的投降，滿意以為富貴迫人，却不到幾時，即被李定國恢復桂林，把他拿住了，送到雲南，孫可望就把他剝皮處死，家族盡滅，可謂大快人心。我想當時的陳邦傅，必定也是悔之晚矣。

李覺斯和盧桂生

清兵入粵以後，張家玉以民兵起圖恢復，雖然遭到失敗次數很多，可是勇氣不衰，使得清兵非常恐怖，李覺斯却先投降，為虎作張，家玉恨極了，就把他的家產籍

沒，李應新就在家玉結死怨，甚至逼清兵殺家玉祖墓以洩憤。後家玉兵敗，被清兵所執，慷慨不屈，臨刑時應斯約降敵諸神聚觀，正在洋洋得意，不料清帥突然向他們道：「殺你們的頭怕不怕」，應斯等都嚇得索索地抖，跪在地下答道：「敢不怕」，清兵都大笑。家玉死後，應斯却一無所得，只落得窮愁憔悴而死，真是無恥！還有一個盧桂生，他本是明大理寺卿，吳三桂追桂生到滇邊，晉王李定國在磨盤山設了三伏以待，設清兵盡入伏中，不難盡滅，這一次可以說是明清最後一場的搏戰，也可以說是明朝的存亡關頭，不料清兵方入二伏，盧桂生就去降清，告知了一切，因此李定國是失敗了。盧桂生降清以後，不見下文，大約這個漢奸也決不會得到什麼好果，就是他的惡名，也足夠供後人的唾罵了！

做武臣漢奸的，不但生前沒有好結果，就是死後想吃人家一碗殘羹冷飯都不容易。你說我曾經替你們出過死力，把自己的祖宗賣掉了來替你們打成鐵桶的江山，可憐也是無用。如「雪菴絮髮」載：

清制對於功臣，不論種族及職位大小，皆列入祠，或配享太廟。然功勳之重莫重於開創，蓋開創無功臣之出力，則建國之業即不能成，國即不能立，而後之功臣亦無由稱出也。故清代對於開創功臣之死後祭典，更特別隆重。然清之入關漢族功最重者，武臣當推耿、尚、吳三藩王，文臣則以洪經略承疇為第一。按報功酬庸之旨，上述四人應列廟享，或入祠祭。而吾詳攷之結果，則太廟東西兩廡，以及賢良、功臣，昭忠等祠，皆無此四公大名。或謂三藩因耿仲、叛清，故取

消其與祭之資格。然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固曾叛清，而可喜則未叛，且可喜曾躬詣清廷，自勸取消王號，情願改換秩僅四品之世管佐領，並不承認之信為其子，是忠於清廷，無貳之心，自可表明。嚴格論之，尚氏之不入祠祭，猶可謂為受子之累；而洪大經略則為專誠竭忠，純粹無二，棄皇明而投大清者。在關外運籌輸餉，建設新猷。入關後督師南征，混一海宇，對待清廷，可謂功勳奇偉。而身死之後，不獨未入廟享，即連上資莊田，御賜別墅，亦先後沒收。不獨此已，宜付國史館列入功臣傳之事蹟，經康熙兩朝之久，驟然被高宗特旨提出榮陞為武臣傳中第一名云云。似這樣丟臉的事情，我想不獨含怨泉下的洪經略要大吃一驚，凡一班吃屎爬外，槍口向內的狼鼠之輩，讀此亦當愾然而悟矣。

此外明末的武臣漢奸，實屬不少，一一列舉，實屬太佔篇幅，同時就武臣方面說，罪惡也有極極的不同，譬如洪承疇吳三桂等，自然是大奸極惡，至若錢謙益龔鼎孳等，難屬失節，尚未助紂為虐，似可稍從末減，不過錢謙二人看做戲，看到伶人扮他們降清後避兵，躲在岳王墓前銜錢王氏的胯下，出來時污血滿頭的種種醜態，不禁放聲大哭，謂一生名節，掃地已盡，那時的况味，也可想而知了！

綜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假使政府人民能同心一德愛國維他的話，敵國雖強，又豈可奈何於我，反之，有畏葸苟安的政府，有媚外虐民的及吏，有賣國求榮的武臣，有引狼入室的漢奸，再加驕兵悍將，流寇土匪，那末，這禍國家，就夠倒楣啦！現在外患嚴重之至，武臣漢奸已發現不少，在他們何嘗不自以為聰明，其實等於自殺，我想若黃帝有靈，應該救救這一羣蠢人吧！

留學生之鼻祖容閔博士

馬小進

我國留美學生之前輩，提倡革命之先覺，當推容閔博士爲首。然而今之人能知其事者，蓋亦鮮矣。予未敘述容閔博士生平之前，特選錄民國元年二月九日孫中山先生自南京致博士之一函，以資佐證。函云：

容閔老先生偉鑒：丁此革命垂成，戰事將終，及僕生平所抱之目的將達之際，遂聞太平洋對岸有老同志大發歡悅之聲，斯誠令人聞之起舞。然僕先生其所以編留至此之原因，想亦因謀覆滿清之專制而建偉大之事業，以還吾人平等自由之幸福，致有此逃亡異域同儕，非僅爲先生已也；即僕等亦嘗飽受此苦。乃今遼幸天心眷懷，胡運將終，漢族之錦繡山河，得重見于光天化日之下，僕何幸爲之！雖然，吾人雖伏于專制政體之下，迄茲已二百六十餘年，而教育之頹敗，人民之賤蔽，恐一旦聞此自由平等之說，得無驚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當此破壤後，民國建設，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學識，遠邁過人，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回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請，則他日吾人得享自由平等之福，悉自先生所賜矣。先生久離鄉井，祖國縈懷，最亦不至掉頭而我棄也。臨風滯穎，不勝企企之至。謹此並致道安。（下略）

其時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欲敦請博士返國主持外交，故有此一函也。博士得函後，亦動歸思，正擬束裝就道，遽歸道山，噩耗傳來，吾人咸泣然墮淚，俯悼弗置。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爲天下哭斯人也。

博士晚年曾著一書，紀述其生平言行。書爲英文，已鐫板行世，名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我在中美兩國之生活。）蓋自傳也。是書雖備載彼一生所閱歷，然華岸星期報於民國元年時曾刊有容閔博士軼事數則（英文），爲此書所未詳者，叙其言如下：

一八七四年冬（案即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容君由美洲返國，道經日本，曾至東京，謁其師布爾氏。氏乃昔日廣州某英文學校之校長也。當時風氣未啓，士大夫之子弟以習洋文爲鄙事，故從其治英文者僅有唐景星、唐茂之、黃勝、黃豐及容閔等數人而已。布爾氏以愛容君特甚，嘗語人曰：「容閔吾之愛子也」。厥後容君不忘師恩，資送布爾氏之子入美國紐遮時大學肄業，一切費用，皆由容君供給。可見容君以德報德之深心也。

布爾自述彼在廣州馬禮遜書院爲堂院時，某夕出遊山麓，見一農婦採薪，背負小孩，體質孱弱，鋏齒側隱之心，乃謂此婦曰：「汝能允吾攜此孩至吾校讀書，或可撫育成材，以免貧苦耶？」婦從其請。後此孩稍長，聰穎異常

每一披卷，大有一閱十行過目成誦之態。久之，其母見兒已成童，欲使彼出爲傭，可獲微資，以供糊口，乃潛至書院，誘之逃歸。去後，布爾氏因此兒失踪，極爲焦慮，遂四出訪查，嗣偵悉彼乃在美西人所設之商店作侍役，蓋店主以此兒略諳英語，故樂用之也。布爾氏乃往見店主，且告之故，後得挈此兒返校，並贈銀與其母爲贖養費。而其母得此，亦頗覺滿足，始無他念。噫，此兒爲誰，即吾人所共推爲留學生之元祖及提倡革命之先聲容君博士也。

後布爾氏乞假返美，選得四生同往，以期培植成材，而容君即其中之一人也。迨抵美後，布爾氏將此四人寄居舅氏之家。舅家在哈佛，乃命伊等先入預科肄業，以備考入大學。惟厥後三人往蘇格蘭，一爲黃豐，入聖安魯大學習醫，畢業後回國，懸壺濟世，頗著令名；一爲黃勝，習律，畢業後至香港經商，被選爲香港定例局議員任華人代表，一則不知生死如何，想必病歿海外矣。惟容君先生則決意留美；以爲在此求學，較勝他國，乃考入耶路大學。布爾氏雖身爲教師，但四生皆無學習傳道之業者。兩生肄業時，困窮已極，但彼等若肯出爲教會兼任職務，則紐英倫人士，或有樂爲資助，以救其窮。會記有某基督教徒對容君云：「如汝願回中國傳道，一切經費，余樂爲供給之。」容君謂凡人能崇信聖理，而以忠厚待人，則雖不傳道，而亦與傳道無異，又何必傳道爲業耶？

當其入大學也，窮苦之狀，更甚于昔，雖汗衣一襲，所值甚微，亦無資以購。若其外衣，則更襤褸不堪寓目。至於飲食用具，益可想見其菲陋之甚矣。噫，寒酸若此，恆人所難禁，而容君非特不以爲羞，反以爲樂。每至用膳

時，代同學割肉，同學個其勤苦，更佩其爲人之正直，故未敢稍侮之者。（原注：按外國大學習慣，遇貧寒子弟無力繳足學費者，則須在校內作傭以償所負。容君之爲同學割肉，即斯故也。）惟每考試，容君輒列前茅，同學中人咸愛其才德。而容君名譽，亦以此大著于學界焉。

容君潛心苦學，終獲博士榮銜。及再欲入法科，惟以其時香港法規，凡華人雖具美國大律師之資格者，亦不許榜門理訟（小進案：現在港例亦然：非在英國考取律師資格者，仍不得在港出庭理訟。）乃棄學回國，受職于海上稅關。自思此處英雄既無用武之地。且所用又非其所學，心滋弗悅。適洪楊與師革命。天下響應，其時清兵主帥爲曾國藩氏，容君思說其歸漢，乃親詣營門，投刺求見，距料曾氏一見之後，極器重之，留與商定大計。彼言勦滅洪楊之策，并獻建立新國之謀。以茲事重大，容君於未受聘之前，已爲之不寐者數夕。然容君以驅除殘虐恢復中華爲己任，雖轉思難，胸有成竹，惟未知洪楊軍事及內容如何，故未敢輕舉妄動。於是佯對曾言：目前余須往南京一行，以探敵軍奚若，方有破敵之法。蓋其時洪楊已得東南諸省，且已建都于金陵也。迨抵南京，備悉洪楊內訌，植黨營私，且軍士既無紀律，人民又不歸心，乃知其徒有破壞之手段，絕無建設之才能，乃知虜運未終，天不祚漢，遂歸贖款不已。後決意助曾，以免徒苦吾民，當返美京，定購大宗軍械，及製造軍履之機器，運華以供軍用。各軍既御軍履，戰時更爲敏捷，其最奇者：洪楊見地上履跡，誤以爲西人助清滅已也，未免心爲之寒。自是每戰輒敗，終歸滅亡。

查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實有二因：一為各王紛爭，民心背叛；二為滿清得人。荷彼此戰爭，使會而無容君之策畫，一則會雖有大才，亦未易勦滅洪楊，若是之速也。世人弗察，咸以為會之功績，而不知容實有以助成之也。

洪楊既平，容君力倡在各省設立兵工廠；上海江南兵工廠之設，即容君所發起也。後復擬設航運以利交通，開煤礦以挽利權，若開平唐山煤礦，均為容君所創立（有謂招商局乃唐景星所發起，惟唐容二君，本同學，今人祇知唐而不知容，因當時容君名位不甚顯著也。其實招商局之創立，容君亦與有力焉。）不徒此也，即當時留學歐美諸生，亦由容君所請派。會國藩死後，李鴻章繼起主持中樞，容君復在李之幕府，十有餘年。歷時既久，頗有積蓄。如台灣某礦，招商局，開平煤礦，上海某大公司，及美國克索之青寧炮廠，容君皆有股份；且復於紐約購置產業，儼然一殷富矣。

當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慕容君之才，曾派員赴美，聘其歸國，以資贊助。其時中日之役方終，容已白髮盈頭，皓然一老翁矣。中日議和後，日本嘗請南北各省督撫派人至東京留學，且願代給經費。清政府亦知非培育人才，不足以圖強，乃允其請。惟經費一事，皆由中國自付，不受日助。豈知留學諸生，既至日本，耳目為之一新。智識亦因而大啓。觀日本政治之良善，人民之自由，不禁為之欽羨不已。及返滬滯廷官場之黑暗，法令之專制，相較有若天淵，乃密謀創立革命機關，以圖推翻滿清政府。距意風聲遠播，事為各省督撫所聞，學生遂有被召回國者。查張之洞因革命事，曾在武昌殺斃學生三人，中有一人為容

君姪，並另有一姪，於被圍時捕從二樓躍窗得脫，乘輪潛逃，後不知其所終。斯時容君適在北京，張以為留學生之有革命思想也，實由容君啓導之，因思若不去容君，則革命根苗，必日益滋蔓。乃派員北上，密往拘之，囚於一古廟中。幸事為容君之美國友人某某二君所知，乃在深夜持械往救，脫險後，護送往天津登輪，潛逃至美。不料此去，即與祖國永別矣。

容君返國之初，曾遍遊各省。遇星期日，則閉門以誦聖經，旅滬時亦常至禮拜堂。某星期日，容在禮拜堂中嘗為鄰座某西人所侮辱，將其長衫釘于椅上，嗣為所覺，即轉向侮辱之西人撻以一掌，且云：「汝不敢以施諸其他西人，當亦不應以此欺侮於我。今我告汝，毋得再如此作惡劇，致毀後辱。」時傍座各西人觀此，咸謂彼僑應得此報。其不畏強暴有如此者，誠不屈之大丈夫也。

容君無家族思想，嘗對人言，留學外國之學生，及曾受其教誨者，即其子也。故行年五十，始娶其師布蘭氏之舅氏某女為妻，此即容君初抵英國寄居之家也。嗣後生有二子。但容夫人生次子後，未幾即逝世。現一子在紐約為律師，一子任廣東石井兵工廠總辦（名親）。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不一月而南方各省一致響應，相繼興起。及臨時政府成立于南京，孫中山先生曾函請容君回國，主持外交，蓋容君長于外交，而外人亦慕其盛名也。豈料于首途國時竟遽歸道山，不亦惜乎！

徐樹銘與俞樾 (二)

徐一士

宜黃歐陽昱「見聞瑣記」多載舊聞，有神掌故之學，足供史料之選，其後集卷二有云：「俞蔭甫繼，放河南學政時，河南翰林曹登庸，交二十二名條與之，請皆錄入學。俞公收後，投火中。歲試畢，無一獲雋者，曹恨甚。俞公好出截搭題，曹遂上奏，謂其割裂聖賢語氣，并撰十搭題，全無影響者，列入奏中以經之，如「君夫人，陽貨欲」之類是也。皇上大怒，擬革官職。俞公不與之辨，歸家著書，主講貼經精舍，以造就人才爲事，著有第一樓叢書。論者謂：「無曹參劾，不過朝中一官，安得有此著作，傳名後世，是禍之適所以福之也。開曹年死無後，而俞公之孫十六歲已領鄉解，有美才，然則降善降殃之說，確乎其有徵矣。」所叙亦可資考鏡。曹登庸爲總翰林前輩，以御史劾之也。謂總不與之辨，未甚諱。至謂「禍之適所以福之」，良然。使總不脫離宦海，專任師儒之事，未必能「拚命著書」，享茲大名也。其以「無後」與「孫領鄉解」爲「降善降殃」之證據，確實在勸世，一片苦心，而義則非顛撲不破；伊古以來，善人無後與不善人之昌其後者，豈遂無其例歟！

所謂「俞公之孫，十六歲已領鄉解」，指俞陸雲舉而言。其後陸雲更獲鼎甲之榮，則此書所未及載矣。光緒二十一年戊戌，（即丁酉樹銘與樾在浙唱和之翌年）。陸雲以殿

試一甲第三名（探花）授職編修，樾喜而成一聯云：「念老夫累世辛勤，藏書數萬卷，讀書數千卷，著書數百卷。」「喜小孫連番徵幸，院試第一人，鄉試第二人，廷試第三人。」想見得意之態。

樾以好出截搭題獲咎，其奏辨亦自承「考試題目，間有截搭」，惟言「並未割裂太甚」耳。蓋學政按試，往往有出截搭題者，或因好奇，而大抵爲杜勸襲成文之弊，便於閱卷也。割裂之甚，易成笑柄。如錢塘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有云：

鮑覺生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遂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願鴻）世間何物最爲兒，第一個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裹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般般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般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

何處去，將將一字獨孤。 (七十里子) 秋成到處盈
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
本身來。(發與魚) 紙上登龍亦可求，龍經再紀草春
秋。一生最怪為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 其
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
要他跌落海中央。(下戲水) 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
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
(寶珠) 但憑本景自推舉，果是真剛骨怕磨？任你費
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此為前乎樹之一格出戲搭題而「割裂太甚」之故事，亦河南
督學也。嘲詩諷而虐，足令人大發一噱。若樹之在豫出戲
搭題，蓋非如鮑桂星作若此過甚之割裂耳。余少年時，曾
聞人言，樹在豫學政任所出戲搭題，極為怪誕，有「君夫
人陽貨欲」「王迷出令，反」等，後乃知樹固未至怪誕如
斯也。

當樹銘奏薦之前，樹翰林同年友曾璧光(時官貴州巡
撫)與書以再起為言，樹答書有云：「頻年主講紫陽，虛
擁臬比，了無裨益；明歲移席浙江之話經精舍，從吾所好
，古訓是式，湖山壇坫，其鄙人坐老之鄉乎。來書乃有東
山引起之言，固非所克當，亦雅非鄙意也。」又書云：「樹
今歲仍主講話經精舍，借湖山之勝地，養樛櫟之散材，風
雨小樓，大有終焉之志。來書乃以馴園再展為言，竊謂相
愛雖深，相知或猶未悉也。士之處世，豈不自揆？如樹者
，文不足以陳俎豆，武不足以執干戈，徒以遭逢盛世，悉
竊科名，昔年曾充先皇帝蠲錢之儀臣，今茲猶稱太史牛馬
之下走，封疆大吏，許作賓氓，後生小儒，謬抽祭酒，私

自謂省，為幸多矣。象之窮愁著述，已及百卷，雖不足以
博後，而頗足以自娛。設再入長安而索米，則阿婆老矣，
其能與三五少年爭東塗西抹哉，若乃改絃更張，易內而外
，則無論素乏更才，且鄙人之脫略形迹，笑傲公卿，為日
久矣，一旦脚轉手版而來，曲躬雅拜，自稱下官，有不驚
而且笑者乎？窮達命也，固不足言，吾生有涯，姑從所
好。閣下得漢風骨，鄙人江湖胸臆，雖升沈異路，尚無傷
乎昔日接翼同飛之舊；若必與鷓鴣爭食階除，則鳳鸞其必
差之矣。因承熱愛，率布所懷，惟鑒察不宣。」蓋自示不
願再入仕途之志頗堅也。未幾樹銘以愛才之雅，上薦賢之
章，乃大千朝怒，躬獲嚴譴，當亦其所料不到者；其後自
更無以起用樹為請者矣。樹銘此奏，不因樹所營求，故樹
不妨淡焉置之。翌年樹與彭玉麟書有云：「樹話經主講，
仍借湖山登拙，無足言者。去歲貴同鄉徐壽衡侍郎，畫蛇
添足，殊屬多事；然在樹亦無損益耳。本無出門西笑之心
，何有留滯周南之感？但得體澗粗給，伏臘有資，豈獨前
塵昔步，慨付飄風，并山長頭銜，亦謝勿受矣。樹今歲行
年五十有一，精力頹唐，意興消耗，蒲柳早衰，天所賦也
。湘鄉師言本朝經生多享大年者，然樹則學問既不逮昔賢
，精神又不如遠甚，殆無能為役矣。湘鄉師重隸江南，嬰
鏃更甚於前，龍馬精神，固自不同乎。」於樹銘薦舉一事
，認為多此一舉，並自明恬淡之懷焉。書中以「精力頹唐
言，蓋慮不能如先輩經生之享大年，後竟得八十六之高齡
，亦書卷怡情學業養生之效也。至所謂「龍馬精神」之會國
藩，不久即卒，壽六十二耳。

明末諸王興替紀略(上)

黃華

嗟乎！吾紀明末諸王之興替，蓋不勝感慨長太息焉。當思宗殉國，社稷丘墟，破碎金甌，帝統乖絕，然而遺臣故老，禾黍興嗟，舊主之思，猶未忍散，是以天潢貴胄，繼統嗣立，義臣輔翼，夥隨其人。爾時流寇未靖，吳三桂引清兵南犯，失地但爲華北；至於黃河以南，以及滇黔粵桂等省，猶爲完土。各路勤王之師，振臂一呼，不期而集者尙有數十萬人，少庶中興之業，白水東溟之統，好自爲之，何嘗不可復觀；就令退步言之，偏安半壁，以小朝廷自處，亦尙非絕對無望。乃以福王之昏庸，魯王唐王之分立，永明王之仁柔，分道揚鑣，同牀異夢，光復故業，莫莫其難。益以文酣武嬉，處幸燕雀，漢奸賣國，爲虎作倀，內憂外患，一誤再誤，鼎祚之革，豈非天哉！嗟乎，吾不敢謂日之局勢，有類明末，而亦匪肆篋，猶未盡銷，外寇頻乘，機已四伏，粵桂軍閥，破壞統一，猶令人切齒。吾儕即不暇爲明末諸王哀，盡盡心竭慮，稍加揣度，應如何設身處地，善自爲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觸目驚心，究不容國人漠視者也。

福王山陰，神宗之孫，光宗之姪，思宗之兄，父常而，於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破河南時遇害。由崧諭城免。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懷慶兵變，同母鄭氏走出東門，乘母兵間，狼狽走衛輝府，依潞王。三月十九日思宗殉

國，耗傳南都，兵部尙書史可法右都御史張慎言等，集戶部尙書高宏圖寓，議所尊奉，詹事府詹事奏曰：「感推福王，可法曰：『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以主天下。』鳳陽關總督馬士英利福王之昏庸，移書力爭，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爲三軍主，請奉爲帝。』適可法治兵浦口，四月三十日，宏圖曰：『廣等謁王於燕子磯舟次，五月初一日迎入南京，初三日監國，十五日遂即帝位於武英殿，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無錫費國璋潯測新皇止有八個月天下。明年正月，豫王多鐸率師南下；五月，福王出奔。天命所歸，實止八月，則國璫不幸而言中矣。』

福王之昏，百口莫辨，事詳稗史，毋俟贅述。細察其人，殆爲色厲內荏，工於作偽者流。嗣位之初，對羣臣進見，失聲慟哭，素心角帶，坐寢榻上，羣臣行禮，皆以手扶；待茶款語，極其溫厚。言及迎立，即力辭曰：『封疆大計，惟仗衆先生主持。』答兵部書謂：『國母尙無消息，宮眷未盡一人，初意欲避難浙東僻地，迎立決不敢當。』五月初二日，諸臣謁王於行宮，凡所奏請，匪不俞允。而是日王公大臣面奏勸進，王辭讓愈堅，謂『人生以忠孝爲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遭慘死，母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位之理。』言訖涕泣。又謂『東宮及永定二王見在賊中，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

，聽諸先生擇賢連立。」御史郝彭佳以人心天意爲言，王聽謝如前。百官兩次上殿勸進，俱允暫領監國。十一日第三次勸進，王令旨「這所啓子虛論甚明，何又連章勸進，先生等倦倦思愛，無非從宗社起見，予不忍固違，勉從所請，候擇吉舉行；該部知道。」十五日始即帝位。此種假惺惺作態，心勞日拙，令人齒冷。欲擒姑縱，欲取姑與，掩耳盜鈴，究不足蔽天下人耳目，衡情酌理，當流離飄泊於淮上時，馬士英必已授意，盜名欺世，作偽多端，姑徐徐云爾。此非予之苛論也。試舉福王即位以後所作事證之，士英陰謀擁立，史可法答書，極刺王藩邸諸不道事，意在潯陽。士英得書，意奉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嗚呼定策。泊五月初三日監國，廷臣尙紛論不一。推福王者，不過李沾等三四人，後皆以不次貴。既而登極，用可法及姜曰廣高弘圖爲閣臣，勉泛物望，再用士英及禮部尙書王鐸。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故遂五相登庸，而苑枯有別，則其用意可知。其後御史黃澗論士英十大罪，王不能庇，但令士英退避。士英以金幣分餽諸藩閩川或張執中兩人，向王泣曰：「皇上非士英不得立，若逐士英，天下皆議皇上背恩矣。」王默然。復傳諭慰留。夫福王非嘗謂「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無利天下之心」乎？誠如所言，則士英之擁戴，何足邀功，有何背義？

福王繼統，寵信庸用張三乘律太監，不以國事爲憂，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召伶官演戲爲樂，修興甯宮，建慈壽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節，國用匱乏。甲申除夕，王色不怡，內監韓贊周問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

。韓贊周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後世史家謂宏光此想，酷似東昏後主一輩，非苛論也。翌年正月十二日，召內殿進宮演戲。王醉後淫死童女二人，嗣後屢有此事。是時荷兵渡淮，江北岌岌，王猶選淑女于元都殿，採辦中宮珠冠，耗費鉅萬，餽精無出，轉不置意。端陽令節，百官進賀，以串戲無暇，拒不視朝。荒淫如此，安得不亡。而舉措之乖謬，尤足令人扼腕者。當即位之初，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師」，韓贊周言之衆曰：「馬士英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可法安靜守一，堪任居守。」士英不聽出鎮，力辭，舉可法自代。越數日，遂出可法視師淮揚。士英引用阮大鍼自重，專權納賄，紀綱蕩然，遂召左良玉清君側之禍，盡撤江北之師以防左，卒致清師長驅直下，如入無人之境，豈非福王自取之咎哉！可法初奉命督師時，蘇州吳縣糜膳生盧渭舉大學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爲名言，惜福王之不能從也。

清兵屠揚州渡江，援師悉潰。五月初十晚二鼓，福王從通濟門出奔，如黃得功營，劉良佐引兵追之，得功陣亡。良玉挾王至南京，拘于江寧縣。是年九月北去，遂絕音耗。魯王監國浙東，諡爲毅皇帝。閩中唐王立，遣上尊號爲聖安皇帝。永明立，諡爲安宗簡皇帝。顧名思義，自以魯王所諡爲當。設以其人之行能而論，則每下愈况，猶未許與周赧王等量齊觀耳。

兩浙結社考(中)

陳豪楚

田汝耕月泉吟社詩序(退補齋刻本)：其詩多律而七言四韻近體，其詞婉微，其氣平澹，其香清幽，雖不逮唐制，若曰元初夫自爲一代有唐之遺風。石湖曰，夫言是也。西涯昔著詩話，亦稍取之。予切愛清翁謝吳三子同一時四方才士，凡所賦歌，祇引田園景，不及他物事，其雅趣哉。

其流風餘韻，沾溉彌遠。羅元煥等尊慕徵雅錄，稱粵中詩社，悉倣吳清翁月泉吟社故事，其著例也。

當元之季，浙西歲有詩社，文酒唱酬，傳爲勝事，而以濮市濮仲溫集一時名彥爲聚桂文會，以卷赴者五百人爲稱盛。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當元之季，浙西歲有詩社，

而濮市濮仲溫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卷赴者五百人，請楊廉夫評其優劣，于是紀風土者目爲樂郊。及楊完者亂，州無完郭，然釋回知恩恭德讓，猶招郡彥集南湖，與會分韻者一十四人。越二年，曹敷授容新復集諸公于景德寺，亦一十有四人。是時聞人麟彥照葉廣居居仲金縷子尙潘著澤民劉漢子與，咸有詩名，吳鎮仲圭居魏塘，貝瓊廷居居千金圩，鮑怡仲孛居郡城之西溪，郁遵子路居商陳村，四方避地者，溫州陳秀民孟子居竹隱巷，閩人卓成大器之居甞

川，江陰孫作大雅居南湖，崑山顧德輝仲瑛居合溪，天台徐一夔大章居白苧里，會稽章漢朝宗居濮院，桐廬姚桐壽樂年居海鹽之嶼溪，而河南高遜志士敏，東平牛諒士良，江都邱民克莊，錢塘陳世昌彥博，建德張翊翔南皆來僑居，四明周崇以陸宜公書院山長留居梨林，日以文酒酬唱，詩成輒鏤板錢壁，聞者傳爲勝事。海昌藝文志卷十七周勳茂序管庭芬海隅遺珠錄：余家自元初占居洛塘，北卽路仲里，均在邑之東北隅。一時人才輩出，詩文社會無虛日。然風氣淳樸，每以讀書數品相勗，以營求干進爲恥，往往多隱君子居其中。

同時秀水顧瑛開玉山草堂，延致四方之士，哀唱和之作爲草堂雅集，雖未嘗以社名集，而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草堂雅集十三卷，元顧瑛編。瑛早工文章，又愛通賓客，四方名士無不延致于玉山草堂者。因仿段成式漢上題襟集例，編唱和之作爲此集。自陳基至釋自恢凡七十人。又仿元好問中州集例爲小傳，亦有僅載字號里居不及文章行誼者，蓋各據其實，不虛標榜，猶前登第實之遺也……元季詩家此數十人括其大凡，數十人之詩，此十餘卷具其梗概，

一代精華，略備于是。視月泉吟社，惟賦田園雜興一題，惟限五七言律一體者，賡備多矣。

惟當時兩上諸社，尙無甚足觀耳。

全謝山句餘士音序：（上段見前）清容學士之家居也，鹿眠山人真川兄弟相應和，而蔣遠濬輩皆爲故家之良，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焉。

明代元興，承平既久，士大夫以風雅相尚，結社唱酬之事遂日以起。烏墩有九老會。

明詩綜卷十六：漏瑜字叔瑜，一字大美，別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河南道監察御史，有石軒集。又張園真云，大美寓居烏墩，烏青九老其一也。靜志居詩話：侍御浪跡江湖，緜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九老之會。

海鹽有小瀛洲十老社。

靜志居詩話卷十：徐咸字子正，海鹽人，正德辛未進士，除知沔陽州，入爲兵部主事，歷官襄陽知府，有東瀛集。東瀛爲豐厓同母弟，昆友皆嫻風雅，歸田後築園城闕，名曰餘春。中壘石爲小東山，與饒東畬太守朱西村山人張結小瀛洲十老社。其後倭人入寇所在，禁儲積，遂舍園基以爲倉焉。按小瀛洲詩社之名未見海鹽縣志。光緒海鹽縣志卷十九文苑傳僅載稱：朱朴字元素，號西村，清介絕俗，少而好詩，未嘗一日廢，聲律兼善，許相卿鍾梁徐泰兄弟均與結社和云云。又近人宋佩章撰明文學史稱朱朴嘗與文徵明孫一元等相唱和，結小瀛洲詩社，一時林下諸賢，並邀入社云云。是文徵明孫一元許相卿鍾梁徐泰兄弟似皆爲社中人。惟宋著未詳出處，不知何所據耳。

湖州有茗溪社、樂天鄉社。

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四：成化間，湖有茗溪社，諸公則教授汪翁善、侍講陳秉中、封主事吳昂、知縣汪善、巡檢沈觀、詩人邱吉、唐廣、吳玲、沈祥、陳鑾、密官李昂、醫士王傑、畫工畢文、布衣沈濬、吳璣、史琦，每歲一月一會，皆賦詩一章。後有樂天鄉社，乃致政諸公如主事沈政、知縣陸震、知縣俞敏、縣丞史紀、教諭王鑾、復同義官尹政、范淵、俞傲、王珙、游剛、宣甫、游觀、布衣張海范濬、洗祥、馬海、包敏、吳玲、陳敬中、張康縣戴范生輩，不數年諸公代謝，惟存張馬范孫諸人爲耆英，今皆暮年矣。主事素善文墨，時和家豐，從容晏集，以樂其生。邱吉史珙，卽家貧草澤，亦以斯文結好，然不介意。蓋先民風俗淳厚，絕無世俗之態如此。

禾中有稽李耆英之會。

靜志居詩話卷七：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副使，改山東遼陝西按察使，陞右副都御史，進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改兵部，卒贈太子保，謚襄毅，有藏史居集。襄毅以功業顯，詩文罕傳，其里居日，結稽李耆英之會，月一集于僧房道院中。同舍者雲南布政司參議金禮敬之、四川按察司僉事梅江文淵、福建按察司僉事戴祐元吉、漳州知府姜諒用真、武岡知州伍方公矩、碭山知縣包敏、汝和通判湯彥和、教授陳蒙福，主之者公也。會始于宏治戊午春，所賦詩文文淵，彙爲一集，府學教授新淦蕭子鵬序之，比于香山社云。

杭州則正統時有耆德會、會文社，天順時有恩榮會、朋壽會、宏治時有歸田樂會。酒社詩壇，稱爲太平盛事。

光緒杭州府志卷一百七十三：碩德重望，鄉邦典型，酒社詩壇，太平盛事。杭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數爲羣，選勝爲樂，詠景賦詩，優游自如。在正統時有耆德會，有會文社，天順時有恩榮會，有朋壽會，宏治時有歸田樂會，人物皆一時之選，鄉里至今爲美談。

而嘉靖間之西湖八社，爲閩人祝時泰遊于杭州與其友人所結集，規定社地，訂立社約，尤爲杭人士所誦。

西湖八社詩帖（武林掌故本）一社友。戶曹員外祝時泰字汝亨號九山閩人、光州太守高應冕字文中號穎湖仁和人、庠士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庠士劉子伯字安元號望陽仁和人、承天太守方九叙字禹績號十洲錢塘人、江西憲副童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塘人、隱君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一社地。紫陽社、湖心社、玉岑社、飛來社、月嚴社、南屏社、紫雲、洞霄社、（各社地點從略）一社約。一往南山俱湧金門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或買舟或肩輿各隨便，只一僕相隨，遲到者有罰。一每會輪一人主之。肉食之豆三，蔬食之豆三，果餌隨設無定，品酒數行，能飲者聽之。一會間清談，除山水道藝外，如有語及塵俗事者，浮一大白。一凡詩命題，止卽景物，不取遠括，各集衆思，要在古雅爲貴。

萬歷乙酉，太宰仁和張瀚致仕，歸隱武林，約里中諸大夫高年者爲怡老會。樽鼎既行，間以詠歌，紀太平，宣情性，亦千古未可多得者。

張瀚武林怡老會序（武林掌故本編怡老會集）……余歸休數年，始與同鄉諸精神修怡老會，會幾二十人，一時稱盛，集余嘉樹里第。已而訂爲四會，選勝湖山，迭爲主賓。……

怡老會約：一會期以四季仲月，若有事不妨或前或後。一會日會處任主者定，先期三日總一束傳達，書知爲期不復邀，已刻成集。一飲食各充其量，容不固辭，主不强勸，與從各自給，仍戒勿搶攘，一意與所到，率意成詩，或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一坐間談山川景物之勝，農圃樹藝之宜，食飲起居之節，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瑣，自不觸及。一畫像不全具，緣會日偶遇徐生，遂次第起描，不終日而十餘人皆具，後補寫傳來，不能一一，遂僅謂如左。

怡老會姓氏列下：章泉潘壘汝昭，原泉諸相朝陽，桂峯沈蕃价甫，新庵林鳳文瑞，介亭顧栢良濟，玉泉王體坤惟厚，初陽孫本立甫，元湖張瀚子文，敬忘陳善思敬，上湖鄭鑑汝明，春城朱幾儒珍，麟洲張洵子明，蒙山饒瑞卿應之，南泉沈友儒子真，青陽吳泉憲甫，少菴許嶽子峻。

然能于詩酒之外，更能仿古鄉約之制，以書規勸之道者，則莫如嘉靖間岷山逸老會。先是工部尚書劉麟，好爲山水之游，流寓長興之南坦，與龍覓吳琬盡結湖南崇雅社，號菴溪五隱。

湖州府志卷九十四：湖南崇雅社，劉南坦麟安仁人、按察使致仕，龍西溪覓南京人僉事致仕，孫太白一元陝西人，陸玉崖覓歸安人御史致仕，吳甘泉琬長興人

處士。(胡志勝集岷山志云，正德中寓公劉麟爲廉訪，時謝政家居，與龍西溪輩結社居山，號吳興五隱。)
(靜志居詩話卷九：尙書(劉麟)由二千石登二九之列，數，寒官以去，好爲山水之遊，流寓長興之南坦，自號坦上翁，與孫山人一元龍會事，及若中名士吳琬施侃等結詩酒社，號若溪五隱。年八十餘，被褐坐小舟赴岷山會，人不知爲鉅公也。

其後刑部主事唐樞作岷山逸老會，遂亦與焉。入會者如工部尙書蔣璠粹卿，右副都御史顧應祥惟賢，大抵皆名公鉅卿也。

劉麟逸老堂碑記：第一會癸卯(嘉靖二十二年)秋社，唐一庵初作會于岷山，期而入者蔣石庵吳我齋施南都陳棟塘章南若吳石岐凡六人。甲辰春社會于郡城西會氏園亭，主者陳棟塘，繼入者王怡山劉南坦顧若溪李半溪朱雲峯；不期而會者孫南凡十有二人。最歲秋社會于郡城西包氏園亭，主者朱雲峯章南若，不期而會者張臨溪凡十有三人。乙巳春社顧若溪會于岷山，自是以爲常，主者若溪與麟。……丁未春社，則今會也，主者蔡夷軒唐一庵，繼入者張石川吳若溪，不期而會者董澤陽以在告侍其師一庵至，蔡白石侍其翁夷軒至，凡十有三人。是日實逸老堂爲會之始。嘉靖二十六年三月。顧應祥岷山十五老圖記：岷山十五老圖，圖社會之十五人也。初唐一庵倡議，以吾湖士大夫休官林下者，擬春秋二社于郡城近地一會，仿古鄉約之制，以書規勸之道，歲以爲常，而社人增減不一。……

胡志勝集：圖記十五人，今依岷山志據吳石岐所列雅社集增王怡山朱雲峯兩公共十七人，其諸公博里姓氏則仍用圖記書法標列于後。太子少保工部尙書石庵蔣璠字粹卿歸安人年八十，山東即墨縣知縣我齋吳廉字介夫歸安人年七十七，山東平度州知州南都施佑字翼之歸安人年七十六，福建龍巖縣知縣怡山王椿字鶴夫烏程人年七十六，工部尙書南坦劉麟字元瑞南京人年七十五，福建延平府同知夷軒蔡玘字瑞卿德清人年六十八，前國子監丞李翥字丙字正南長興人年六十八，(按丙爲徐中行之父當姓徐)刑部主事雲峯朱雲鳳字瑞卿烏程人年六十七，貴州布政司參政棟塘陳良諫字忠夫安吉人年六十七，都察院右都御史若溪顧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年六十六，江西按察司僉事郭南縣公濟字兩道歸安人年六十五，山東按察司副使若源吳麟字允祥孝豐人年六十四，通政司右參議石川張震字永清崑山人年六十三，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南若章公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年五十九，貴州思南府知府雙橋朱懷幹字守正歸安人年五十八，福建布政司參政石岐吳龍字元濟孝豐人年五十二，刑部主事一庵唐樞字子縉歸安人年五十二。(以上皆見湖州府志)

岷山會始于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改建堂曰逸老。又有逸老續社者，萬曆三十年兵部侍郎許學遠所作，集會者四十餘人，茅鹿門坤等與焉。嗣置社田，在社而宣者，出有贖，入有勞，喪葬賻，遺老孀孤之不能存者有助，是則衍而爲古鄉社之制焉。

陳幼學逸老堂社田記：逸老堂創于嘉靖丁未，劉司空

爲監主，司空沒而社時舉時廢。萬歷壬寅許司馬半遠集七邑冠蓋四十餘人，明年司馬捐館，社尋廢。太守問故，曰，社無田，苦于合釀而莫適爲主也。乃設負郭田若干畝，立籍于寶生禪院，歲徵租供春秋兩社會，積出納，士大夫以齒而狎主之。會之日，太守率僚佐一臨焉。風俗淳澆，鄉先生實司之，太守期于社會劑而廣之。在社而宦者出有顯，入有勞，喪葬有賻，遺老孱孤之不能存者有助，吉所殺，凶從贖，與時斟酌，歲以二社所餘息而拓之，將不給是歲，願郡邑之宦而尊顯者分俸，良子弟之豐無慕義者分貲，繼積捆楮，以廣厥額，太守不德，特嗜矢耳。萬歷己酉七月。逸老社諸公姓名，見湖州府志卷九十四，茲不錄。此外浙西詩文社，復有海昌余懋學之結陶社，

海昌藝文志卷四：余懋學字士雅，號敏公，由廩生副榜官當塗縣丞。歸構不畝園，吟詠其中，與郭濬萬徵奇等結社，號陶社。

平湖陸光宙之結文酒之社，

靜志居詩話卷十四：陸文宙字與賢，平湖人，隱居郊園，與宗旭初鳴瓊之璞君瓊輩一十八人結文酒之社。

嘉善李懷玉之結者文會，皆在萬歷以前。

浙江通志卷二百七十九引萬歷嘉善縣志：邑民李懷玉等始爲真率飲，尊尚德也。適孫詢致政還，改爲者英文會，約里中班白知禮讓者十二人，按一年月朔之數，併閱爲十三，則餘闕也。月朔謀小酌，自初至末，周而復始。其日不宰牲，不用樂，不戲言，不談世教。殺以魚肉，果以時品，命子弟講禮讀法，歌詩撫瑟

。習者惡儉者弗與焉。嗣後此會不復再舉，至萬歷丙申，邑侯章士雅加意敬老，延邑士大夫之耆選者爲耆英勝會。時與會者：盛唐八十八、曹德修八十五、呂洙八十一、姜圻八十一、孫鳳八十八、張可大八十三、凡六人。市廛皆結綵列綺筵張新樂，社師率童子歌南山之章，邑中修爲曠典焉。

至在浙東，則甬上詩社（下數語見鮑琦亭集外編卷二十五句餘土音序），一舉于洪兵部。

李杲堂（鄞縣）甬上耆舊詩卷五序：自洪建以來，鄭李諸先生始作，斯文復歸雅馴，循至成弘之際，海內久治平，氣淳俗厚，人風益高，于時名薦紳，若兵部洪公常、給事盧公瑞、太僕金公澐六七人俱解組歸田，因得從高士宋弘之、張景心、先樸軒諱端諸先生相結爲高年詩會。每值風日佳時，輒剪蔬供蔬，曠其爲樂，逍遊散帶，里人望之若仙。

再舉于屠尙書，

李杲堂甬上耆舊詩卷六序：吾鄉自兵部洪公金太僕先生宋倪諸高士首爲耆舊之集，倡雅此邦，其後訓導魏先生儒，太保屠襄惠公肅、太子少保楊康簡公守隨繼起，亦嘗與金倪諸先輩，詩律往還。及老成漸亡，惟魏先生獨稱耆宿，二公因推爲祭酒，與副使張公昂、按察副使黃公隆、參政鄒公洪諸賢，重相燕集，甲酬歷二十年，邦人重之。又楊康簡公守隨傳：璫伏誅，復公原官，發省交章論薦，公竟不復出。惟與里中諸高年結爲耆會，幅巾襟履，日徜徉山水間，身敦禮義，爲士族法。

三舉于張東

兵部尙

卷八張

西臯曰

四舉于楊河

李杲堂

澹于淮

者會

五舉于萬縣

鮑琦吉

詹公

觀察苦

國也

又參以

爲國石

督，然

詳。

按李

人，即

周文

嗣、

萬公

知松

養皆以名

遂稱極盛

耳，餘未

談 左 文 襄 (上)

曾士莪

湘陰左季高先生。爲有清一代名臣，其遺聞軼事，散見於各家紀載，然多敘述其一言一行，語焉未詳。僕嘗採同光間各家著述，凡及於湘陰行誼者彙爲一篇，雖拉雜無關宏旨，然公之一生事蹟，大略可觀，且足爲清史本傳之助，殆亦澗香湘陰者所願聞乎。

與屠戶同甲子

文襄一生，崇榮可謂極至，常人篤信星命學者，僉歸諸公之福命，然考湘陰與屠夫吳偉才同甲子，武昌王孝鳳太常筆記云：「湘陰吳偉才，左恪靖伯三姑母次子也，與恪靖伯，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八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玉石橋。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恪靖同。至道光壬辰，恪靖伯與兄景橋中書君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恪靖伯督浙閩時，偉才嘗一至閩。恪靖伯勸續爛然，所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何也？然而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釣，何獨余也。」嗟乎，時命之不濟，其可知耶？」可見同一祿命，得志則爲左文襄，不得志則爲吳偉才，英雄造時勢，祿命豈足恃乎？

浙江之抵定

文襄之特授浙撫也，係以四品京堂，超拜是命。先是辛酉十一月廿八日杭城失守，巡撫王有齡等死之。是年正月，洪楊軍侍王由休甯竄婺源，時文襄以京卿督兵，敗之於湧山，洪軍遂由樂平犯景德，陳大富之軍殲焉，左軍移樂平以要侍軍，又敗之。三月中旬，侍王竄入浙衢，防兵潰，江常遂失，迄王壯感家節，文襄以不次用，遂駐兵江常，規復全浙。旋由江常移潯石莊，復移龍游城外之圭塘山，是壬戌九月事也。文襄有龍游大營重九之詠。此詩已載入公之對盾餘瀋中。云：

萬山秋氣赴重陽。破屋頽垣開戰場。沉劫難消三戶恨。高歌聊發少年狂。五更畫角聲催曉。一夜西風捲欲霜。笑語黃花吾負爾。荒畦數朵爲誰忙。

時善化許瑤光入公幕，有疊韻紀述四章，所詠多有關左公行誼。茲錄其三：

元戎春啓定山陽。俯仰封圻瓦礫場。勁旅暫爲江皖障。雄心誓射海湖狂。艱難受命肩如鉅。慘澹籌邊臂有霜。不爲九重深倚賴。馳驅那敢賦龍忙。（自註：京師謂中丞爲小豬葛。）

十年浙事付頹陽。忍乘西湖作戰場。壁壘新從光弼換。樓船不放呂嘉狂。威收怯懦青萍水。氣肅羣僚白簡霜。更治軍容齊痛洗。破鋒吐哺讓公忙。（自註：浙

事之壞，由於收集潰將，中丞痛爲裁遣，請付法者數人。文吏亦痛斥其深染惡習者，而吏治軍容爲之一新。平生淡泊慕南陽。自種桑麻傍滄場。陸相新茶甘菲蕪。鄴侯銀芋足清狂。冰心舊映湘江月。鐵面嚴生浙海霜。惟有儂賢兼養士。材官相望馬歸忙。（自註：中丞取與極嚴，嘗戲言他日我當盡忠介，實不輕也。）諸詩頗能寫出文襄爲人。

是時洪軍內亂金華。外守龍游湯溪，左軍屢捷，待王遂負固不出。文襄乃借西江木壳銅心巨礮爲攻具，逾年癸亥正月，遂克龍游，獲洪軍巨酉李尙揚等。又劉克菴廉訪克蘭溪，蔣香泉方伯克湯溪，各軍並進，遂金克華。而紹興、台州，則已於先年經民團收復，浙東以清。方越州之既復也，德國兵將德克碑者，感文襄威德，願隨攻富陽，自視夷服服冠帶，文襄命寫條約，聽我節制，始許之。乃親赴嚴州拜受約。許瑤光洋兵行，所謂「老成謀國操勝算。德威威收互羈絆。昨赴嚴州謁大營。侏儻頓把冠裳換。」蓋紀實也。

同治元年甲子春，左師扎營西縣，攻餘杭，以斷杭州之援應。三年二月十八日，提督程學啓。方伯劉仲良。（乘璋）率蘇省兵克復嘉興，二十日左師克復杭州，二月十八，會忠襄克復金陵，時左公已定全浙矣。

先是杭城既陷，閩督奏請恪恭浙撫，刻木暫關防，遣員賫至營，恪培叱而退。事傳京師，嘗有謠云「左京卿不受木關防。」此事甚趣。左公自負爲老亮，稱郭意城爲新亮，又有「今亮何如古亮」之語。而京師偏稱之爲小諸葛，未審公肯膺此「小」之徽號否。

靈隱改楹聯

甲子重陽，文襄禮謁大士於天竺，夜宿靈隱，寺僧出冷泉亭舊聯語「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請公訂正。公謂聯語意未說竟；乃別撰付之云：「在本山本海，泉自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峯從天外飛來。」探本立論，且具化機矣。又據許太守瑤光詩集自註：公由浙督師入閩，係同治三年十月廿八日啓節，太守送行，公遂改撰冷泉亭聯語之意曰：「余以孝廉受特知，今得專征伐。非朝廷破格不至如此，真天外飛來也。余家寒素，幼即以耿介自持，此源頭冷起也。凡人立身以過遭逢，不自潔而關說遇，吾輩恥之！」觀此數語，可表見公個性之強毅矣。

入閩之原由

初文襄既定全浙，清廷方資其撫綏，不欲公即赴閩督任。值洪楊餘股，由江擾粵，從大埔踰山竄閩南之龍巖漳州，陷之。廉訪張忠毅親敵陣亡。文襄得報馳奏，自請入閩，恩閩無勁旅，恐省城震動，乃檄提督高聯陞由甬口乘輪船以達福州，爲根本計。時江西席寶田觀察一軍，于九月廿五，在廣昌石城荒谷中，搜獲洪福瑣蓋金陵克復後，堵王黃金金等尙堅守湖州。福瑣遂乘依之。至七月廿七日，江浙諸軍合攻克之，走廣德入寧國山中。蘇軍追至廣德，浙軍由淳安昌化諸山中追至江西。及廣信肅清，逆黨俱散，席寶田遂獲之石城。清廷大功垂成，晉文襄一等伯。文襄銳意討賊，表辭不受，優詔愈加。其奏請入閩也；云逆賊入閩之害，誠於入粵，能於閩中了之，未始非不幸之幸，促新中丞馬殿山赴浙撫任，得旨仍令兼顧浙。殿山，

即後升江督之馬新貽也。

璠光受知遇

杭州寄估聚文堂額。爲文襄題字。又嘉興之駕湖書院，修於清康熙五十四年，知府吳永芳，奉陸潤庠粟主於內以式士。許璠光知府事時，增陸宣公暨張揚國先生爲三賢堂，并乞左公書匾，文襄題「景行維賢」四字，由閩郵至。且云閩中開正誼書院，并刻正誼全書，已將楊國書增入。

璠光於文襄撫浙時，受知最深，其「上元初集」中有送左恪靖伯督師入閩詩，序文中述事最爲詳贖。文云：

「璠自仕浙以來，歷更當軸，雖類獲獎叙，究其間不過循例相許耳。逮遭逢淪陷，瀕死得生，裹創泛海，輾轉達營，於元年七月，調恪靖於衢州潭石汪之江岸，自分失城瀕職，縱能以受傷援例，可冀免罪，亦應備職歸矣。乃恪靖訪詢浙民，知璠在官無惡劣狀，遂特奏璠歷任均著賢聲，請留營村辦營務。旋以克復金華龍陽蘭谿與職有功，請復原銜。又以查辦諸變土匪，并復原官。越郡初復，法夷以會復功，索錢十萬於紹紳，紹紳之劣者，擅許之，而無以酬，乃總購賊遺物，仍不足，將拆民房以濟之，其勢橫甚。四月，恪靖撤赴紹，多方緩之，仍籌給其所索，紹民以安。秋末，大軍攻杭乏粟，璠爲籌米五萬石以濟之。三年二月，蘇兵復嘉興，我兵亦復杭州，時湖逆負固，浙西未遑解嚴，嘉屬向多桀黠，皆無賴聚博所，平時爲盜抗官，賊至助賊，克復又疏爲先驅，恪靖恐貽後

患，欲乘兵威除之，乃撤余募勇守嘉興，至則擒其魁，戮七八十人，收槍砲千餘桿。時杭州蘇河游兵肆掠，惟嘉郡七屬晏如。九月，特保浙守政績卓著者三人，璠光與焉。奉旨以「廉幹樸勳與情愛戴」相褒獎，又與以生殺權，則巨寇悉難創治也。末吏之能措施，皆由知遇所致，故朝廷信羅吏，則天下治；羅吏能信守令，則一方治，理固然也。恪靖既揚余于廷，時贊余於僚屬前，同僚顧妬，造謠語相傾軋，而恪靖不信也。嘗謂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進賢讓上賞，行吾是非之心而已。」

又故太守「書事詩」有句云：「君不見今日湘陰少保馬初下。命工梓經梁長價，又不見湘鄉相國六月收南京。偃武修文歌鹿鳴。江南桂樹欣冬榮。」

時文襄刻五經於浙，曾文正奏舉江南於十一月鄉試，與試者萬人；詩題爲「桂樹冬榮」也。

西湖佳話

宋之問夜遊靈隱寺
宋之問，字之問，號大號，長安人。其詩名震一時。嘗夜遊靈隱寺，見月滿庭，其詩曰：「宿昔夢遊此，不知今復何處。一之問曰：『此詩之妙，在於『宿昔夢遊此，不知今復何處』一語。』」
白居易答元微之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嘗答元微之書，其詞曰：「白樂天曰：『元微之在會稽，以州宅落於樂天。』」

畫林兩軼事

鄭際雲

有清一代，畫師輩出，四王吳恽其尤著者也。卽同光間之任伯年，亦作英亦名垂墨林，至今猶稱絕弗衰。居停孫君子山，與任常有舊，一昨爲子述其軼事，饒有風趣，爰記之如左。

任伯年，諱頤，山陰人。其季不修邊幅，畫人物花卉，仿北宋人法，純以焦墨鈎骨，賦色極厚，頗近老蓮。後得八大山人畫冊，更悟片筆之法，雖極細之畫，必懸腕中鋒，自言作畫如彼，差足當一寫字。間作山水，沈思獨往，忽然有得，疾起捉筆，淋漓揮灑，氣象萬千。書法亦參畫意，奇警異常。寓滬上城內三牌樓家術口，鬻畫爲活。鄰有張紫雲者，善以紫砂礮爲雅片煙斗，時稱紫雲斗，價值絕高，伯年見之，忽有觸發，羅致佳質紫砂，作茗壺酒甌，以及種種器皿，鑄畫若畫款識於其上。更捏塑其像人一條，高三四尺，蹙眉衣褶，備極工緻。日日從事於此，畫事爲廢，

致斷輟無以爲炊，妻怒而盡索頭所有，悉擲於地，碎裂不復成器，僅克保存者，乃翁像一具耳。伯年徐徐曰：此足與曼生爭一席地，博利或竟勝於丹青也。聞其尊人像，今尙在其哲嗣董叔處。吳昌碩學畫於伯年，時昌碩年已五十矣，伯年爲寫梅竹，寥寥數筆以示之，昌碩畫歸，日夕臨摹，積若干紙，請伯年政定，觀之則竹差得形似，梅則臃腫大不類，伯年曰：子工畫，不妨以篆繡寫花，草書作幹，變化實通，不難得其奧訣也，昌碩從此作畫甚勤，每日必至伯年處談畫理，伯年固性懶，因此畫件益稠密，無暇再事揮毫，妻又大怪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勸止之始已。伯年客死滬寓，身後殊蕭條，幸其女蕙（兩華）傳家學，鬻畫以養母撫弟，且常署父名，以圖易售，伯年畫遂充斥於市，真贗爲之淆亂矣。今董叔有聲於時，霞則早殞，據傳聞云：霞年事既長，由父

執何研北作伐，得某氏子爲婿，某氏子美豐姿，擅佳盧文，霞私心自慰，愈努力於畫，積潤資以辦器具，于歸有期。不料某氏子留學西邦，別有所屬，霞大失望，日怨命薄，幾欲自殺。後嫁一寒士，伉儷恭篤，年餘，寒士又病死，無以爲殮，由戚某理其喪，霞感極而逝。戚某云：夫人能以畫幅見惠，則幸甚矣。霞大哭曰：先夫既歿，未亡人豈忍再以筆墨縈世，所受恩澤，當於來生犬馬爲報耳。言至此，嗚咽不成聲。尋以傷感過甚而死，聞者惜之。

蒲華，字作英，秀水人。善畫竹，心醉坡公，畫松能結頂，人以爲難。花卉在青藤白陽之間。精草書，自謂效呂洞賓白玉蟾筆意，奔放如天馬行空，時罕其匹。妻早物故，子然一身，寓滬數十年，鬻畫以自給。賃屋滬北，所居曰九琴十硯齋。左右四鄰，脂魅花妖，喧笑午後，此翁獨居中樓，臨池自若也。生平諱老不蓄鬚，詢其年，輒含糊不之對，蓋作英幼慧，居舅家，舅陶姓，有子曰模，字子方，爲作英表弟，質鈍荒嬉，異常訓斥，引作英爲比，模激而發奮，後

竟以科甲得官，開府兩廣，備極顯赫。作英落拓如故，深慚馬齒徒增，無所建白，遂隱諱其年，不之告人。其同鄉楊伯潤年愈七十，嘗言總角就傅時，已開作英名，與同人結鸞湖詩社，意興甚豪；以年歲之比例推之，則作英之年，當在九十左右也。作英貌不揚，如老嫗然，體又偏癯，衣服樸陋，絕無儀態。治畫餘暇，常在鸞湖心亭，吸茗為樂。晚年作畫，益極任意塗抹，人稱蒲羅羅，且不自矜重，有索輒應，與酒金多寡亦不計。甚至有與以十金，邀之來家，作竟日之畫者，直至黃昏燈上，見案頭尚有餘楮，乃作草書，必罄盡而後歸。作英以齒殘缺不便咀嚼，乃由西方牙醫為鑲金齒，詎意於某夕醉臥，金齒脫落，梗塞咽喉而死，時宣統三年也。既死，扶桑人購致其畫，聲價頓增，卒以流傳太多，不勝收羅而罷。生平善詩，吳昌碩當時曾有集資為之刊行之議，厥後未成事實，故其詩什散佚，無復得誦矣。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燕

星相命卜，其理甚微，雖言迷信，願有時奇中之奇驗，其所以有數千年之歷史而不散者，殆自有其故歟？往小同窗高德明，聰明活潑，秀美可愛，某日，其母歸寧，隨至舅家，其舅氏素備自衛手銃，時出擦弄，一日忘其實彈，誤觸機，彈發，德明方立其前，飲彈而倒。德明故單傳子，其母撫孤守節，至此痛不欲生，滬上有方天士者，目盲，精命理，他日其家人始以德明八字請其推算，天士方刻指間，舉案呼曰：可惜可惜！此龍（德命屬龍）必被生生捉去！此兒生得方面大耳，俊秀異常，是否？言畢又詢曰：今日其母來否？聞之恐傷心矣！其家人因問何謂生生捉去，天士曰：必見血，非汽車碾死，必跌死，生死，總之見血而已。真可謂「活龍活現」。定命論果可信耶？

又滬上吳鑑光，以課卜著，目亦盲。或傳某日清晨，有一衣御華貴之少婦踵門起課，鑑光口中喃喃有辭，既起出，不待其言，即曰：是為兒病來者，然否？少婦曰然，病如何，有救否？曰：今日重極，不必多問，可速歸家。婦固請作道場以禳之，鑑光曰：我已請不必多言矣，今日無可做，過今日，倘有轉機，二三日內可再來。婦嗒焉而退。時鑑光之至友在旁，頗驚其靈驗，而訝其言之必；因詢何以先知其為兒病而來，課中云何？鑑光笑曰：無他，以我數十年經驗得之，凡婦人大清早來，必為兒病，倘為其父母翁姑丈夫，滬人習晏起，亦決無肯如此早者。又詢然則何以生意回耶，曰：清早即來，病重可知，設做道場時而病者即死，人將謂我不靈；不如姑待二三日，使先求醫問藥，病稍轉機，則我為之自無患矣！蓋重來者，必病勢已減，鋒頭已過，不來者，病必已不可為，而我說不失謂靈驗也。其友嘆服。

訪陳武帝故宅下箸寺記

李鼎芳

下箸寺，實名應惠教寺，下箸其俗稱也，爲陳武帝故宅。長興縣志云：

廣惠教寺，在縣東九里，相傳陳武帝故宅。陳臨海王光大元年，詔立爲天居寺。唐初爲禪公祐所燬，止存尙書左僕射王績所撰碑，唐肅宗時重建，改爲崇光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末毀於兵火，明洪武四年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俗呼爲下箸寺。內有龍井，武帝時，井水湧出，卽以浴帝者。寺有銀杏一株，傳是陳朝物。

蓋已數經興廢矣。

嘗讀歸震川文集(卷二九)有碑井銘一文，則先生令長興時撰以刻石者也。縣志載「聖井銘，知縣歸有光撰，樹所惠寺。」而未及石之存否，予屢欲一訪古蹟，遂以無緣，今歲冬流，久旅歸來，息影家園，厭城市囂煩，恆汗漫郊郭，禽遊斯寺，初詢途而往，迨遙見金黃一片，蕭蕭在松柏之間者，銀杏樹也，乃知寺至。方丈安足，來此已四五年，寺門與前殿，昨歲經其化募新建，垣瓦燦然，既晤老僧，寒暄畢，卽詢聖井與碑石所在，安足導余至後殿之右廡，甫察麗人，卽聞淙淙之聲，蓋井在廡隔也。俯視其下，昏黑不可見，倘無水聲，必以爲智。環顧其所，卽歸氏銘叙中所謂「作亭於其上」者，亦迥非其舊狀矣。碑亦不見，因問卽僧，僧遙指屋後曰：在彼，已棄於斷垣之隅，蔓草叢生，無路可入，余乃披荆斬棘而至其所。碑爲長方

形，側立，高可二尺八寸，寬可四尺。烏囊吾蘇之屬，獨焉。余乃略拂之淨而覽其文曰：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箐以冤冤玉冊冊宋康王爲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爲中國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箸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水湧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尙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發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帝王之生，靈感幽贊，磅礴井泉，浴帝始誕。流虹瑞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岳，騷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湧。赫赫陳祖，大業光榮；寂冥沛鄉，吾茲感嘆。嗟後之王，荒陬厥緒，隨華辱井，建康所記。」

文爲楷書，隆慶元年，則先生宰長興之第三年也。余讀碑文者再，歸先生辭去蔽發而出井，余今復去蔽發而無其文，後先相映，良可慨已。

蔽殿銀杏，亦在新院。高可十數丈，其本半已死，枝葉則殊繁密，蒼古之氣，令人信千五百前年物。仰而望之，如見萬千金鈴，舞動於寒風中瑟瑟作響。

出寺門，則弁峯遠黛，箬水近流，兩岸桑畦，枯枝皆雨，間以松柏翠竹之屬。而雞犬之聲，復與梵鐘相應，令人滿然有世外之想。

湖上文苑

宴清都

和清江歌游杭州不果
春夜臨別寄高少秀

黃秋岳

夜閣沉更鼓。春聲碎。酒痕和夢低度。熏香對語。翻歌映步。峭寒朱戶。吳船舊唱闌干。算換得。南飛翠侶。聯共憶。泣柳千門。連昌宛入愁賦。
還思此際平湖。雪陰四捲。嵐色清苦。垂虹望眼。盟鷗暮影。載將君去。玉峯歌竹佳約。款蓬伴淹留甚處。念年時。水榭雙攜。飄燈憶否。

丹林命題觀瀑圖卷和陳簡齋觀江漲詩韻

易大卷

清時有味總忘憂。縹緲乾坤日夜浮。驟雨雲應成絕迹。出山泉已作名流。我生游屐無虛岳。畫在移禪似沃洲。指點滔滔永東注。可能容得一孤舟。

得石遺柳州書謂阻雨水陸路俱斷與君隔

三日程不得一至可恨也率賦寄懷兼申

後約

續衡

八十詩翁萬里舟。芒屨到處恣淹留。可堪三日天涯隔。不

共千峯眼底收。後約還期彌此恨。故人何處伴君遊。南遷二友吾逾念。便擬驅車訪柳州。(東坡以陶柳集為南遷二友)

蔬農柱和余乘機飛川之作登均奉酬

續衡

錦衣何似綠衣班。安得餘餘歲月還。一昨三蘇祠畔過。抗塵終覺愧眉山。(眉州城外有三蘇祠。此次匆匆車過。未及一謁也。)

題繞門山

袁美初

名山不在高。選勝來繞門。壁立千仞岡。參插天關。神光炫離合。形狀難具論。矯如游龍翔。怒如渴驥奔。翻如鷹隼下。斷如虎豹蹲。翕如羣真來。萬笏俯至尊。森如戰場立。大旗招歸魂。岩頂懸危柯。倒挂扶桑暎。雲隱自啓閉。洞府無晨昏。仰視愁天梯。星辰不可捫。飛舄想拔宅。豈有階級存。照影弄清池。滄溟玉女盆。仙源甫一勺。氣已雲夢吞。浴佛逢佳期。士女如雲屯。(是日適值佛日紹邑士女齊集於此開放生會)仁心在不殺。龜蚌咸感恩。安知放生魚。不有關南鮪。體教作風雨。擊水翻乾坤。

茗座澄吟眸。煙霞互網緜。蒼苔孰捺拄。動恐搖其根。剝
蘇尋摩屈。了無斧鑿痕。殷倭倘可作。用汝銘崑崙。

桐游小記

陶小琴

江樓

征衣初卸暮寒生。點點長廊玉繩輕。曉起卷簾剛一笑，梳
妝樓外大江橫。

桐江旅夜題壁

前人

秀色喜不斷。鵝州峯作城。君山分水色。(山下水分界清
濁副然而不和)夜雨助江聲。帆影榜樓黑。漁燈隔岸明。
長吟酌杯酒。疑有大魚聽。

江遠灘伸脚。峯迴路入雲。青山圍古縣。白屋見初民。水
市魚街窄。風燈客舍貧。小年湖海夢。升載此重溫。(予
兒時避亂平昌曾扁舟過此)

君山

前人

一鳥不鳴處。四山時吐雲。日光恣樹色。巖氣發苔紋。經
渭原難合。江流自此分。(江水濁分水清青黃異色終古不
相混合然分水至君山而止江流浩虛無窮乃嘆君子小人勢力
之不敵蓋君子東身自愛難進易退不如小人之肆無忌憚也)
飄然成獨往。長笑謝同羣。

釣山

前人

富貴非吾願。關河獨有情。插天青嶂色。到海大江聲。帆
遠疑飛鳥。灘低似臥鯨。登高千里出。雲割萬山平。

七里灘道中遇雨

前人

獨坐不知遠。雨絲吹亂烟。羣山雲霧裏。出沒若飛仙。萬
故幾高士。其名多不傳。唯留釣魚石。長在碧山巔。江水
日趨下。釣台今逾高。雲分浪滾樹。風戰去來潮。尙父思
投袂。許由方掛瓢。從來賢者意。出處自超超。

買雨遊富春二日雜記

前人

大江烟雨上層樓。天半風高玉笛遒。(予登樓吹笛歌大江
東去次弟和之其聲入雲)第一桐君山水。翩然溼潤不同
流。危橋千澗皺魚紋。處處青山吐亂雲。天子傳來呼
不起。醉眠猶恐動星辰。

讀龍川集題後

馮乃瞻

韓岳勳名骨已寒。誰令上將一登壇。編年有意歸三國。上
疏無心博一官。獨志自難迴衆議。小朝容易樂編安。偏心
欲建堂堂陣。垂老何能一據鞍。(一)
名世難逢劇可哀。徒教筆底(落一字)風雷。買生已動公卿
忌。石父還遭累係災。身亦難容緣細故。人皆欲殺定奇才。
解驂幸有朱元晦。尙有餘生意歸來。(二)
傾小王氣黯然沈。慷慨猶思忽即臨。老驥渴傷千里志。枯
桐頭死百年心。不成粟里歸田計。小學南陽抱膝吟。也似
信陵遲暮日。猶將醇酒(落一字)荒淫。(三)
儒林循吏兩無名。壯志分明在請纓。雅好縱橫奇策士。不
從釘飯老蒼生。心存開濟時何及。命不逢辰死也輕。差喜
東山龍再起。詎期銀羽又銷聲。(四)

志復明室乞師海外的張非文

王業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于景山，諸子皆爲流賊所執。待吳三桂乞降滿洲，借兵入關，李自成不敵敗走，其部下有毛貞生者，挾崇禎帝第三子定王慈烜遁。毛雖隸李部下，但良心未泯，深痛異族之入主華夏，志存光復，初投吳三桂，作反正計，嗣聞三桂甘心賣國，效力清庭，因而走託定王于巢湖葉五妾，隻身走陝西，謀舉事，後不復至。葉受毛託後，與廣州李立生二人，盡力保護定王，恐事洩，常攜定王遠遊，未幾葉遇害，李立生因將定王送至南京，依王俊公。嗣俊公雖降于清，然定王與其子伊其極相得，以師弟相稱，幸獲苟全。順治十六年，明諸遺臣大肆活動之役，鄭成功伐清抵南京，事敗乘成，四方洶洶，清廷搜求明室遺裔益亟。辛丑（順治十八年）王伊其乃獲送定王至張非文家。

張非文，名斐，非文爲其字；初名宗升，霞池，又號星客山人，浙江餘姚人，與其兄宗觀一字用賓，號朗屋，均以文名于時，而均爲抗清救國之志士，時人詩云「越國山川出奇才」，指張氏言也。宗觀後以爲救同志朱士稚之獄，爲清廷所殺。定王至非文家後，非文以餘姚居不穩，乃遷家蕭山，則遠遊四方，亡命江湖，結合有志之士，以圖大舉，二十餘年間，屢舉義旗，均遭失敗，同志遺害殆盡，掩亡之痛，乃與乞師日本之念。

康熙二十五年，朱舜水先生客死日本後之五年，非文由舜水先生之孫毓仁及其戚姚江（號虞山）之介紹，受日本

宰相水戶侯源光國之聘，七日抵長崎。姚江之介紹函云：

向承台論，延一人以爲王之左右，此誠好賢盛意也。然其事至難，大概有學問者，未必有曠然域外之想，而聞聲附影者，即其中又恐如榜腹之夫，徒以利動，則有負重委，未必有功，反以開罪。以是與天生（朱毓仁字）商之又商。既允而後，方報台命。張非文先生，與文恭公（水戶侯贈朱舜水先生之諡）同里，鄉黨間人咸重之，自號星客山人，周遊天下，足跡幾遍，抱不事之志，故不用于世。前海禁未弛，已欲遨遊海上。顧其人多不家居，四處遊之未得，今奉幸道遇吳興，述王求賢盛典，欣然就行，亦不歸一別妻孥兄弟，竟自同來，蓋其人豈常有古狂士風，不可物以常調。今已至長崎，專人奉聞，至其學問之淵源，一席之談，自能得其深淺，可不贊。仰祈詳述，臨書不勝翹企之至」（見關天彭著近代支那之專藝）

姚江介紹書所謂「周遊天下，足跡幾遍，抱不事之志，故不用于世」，又謂「豈常有古狂士風」，足見非文爲恢復明社，累年奔走，置自身利害于度外。此次遠涉萬里，甘冒風濤而往，其目的原非爲應水戶侯聘，蓋另有用心在也。抵長崎後，以日本海禁故，未能上陸，水戶侯知其入，欲試其才，命大串元善高尾龜兵二人（水戶侯之藩士朱舜水先生之門生）赴長崎晤非文，會晤後，三人歸隨投機，非文即以秘書告，欲求二人代白水戶侯，謂「……唯第

一人，遊覽天下，而陰結有志之士，然何有時而歸，至壬子（缺照十一年）辭家，迄今十餘年不歸矣，弟之欲至貴邦經營，蓋非一日，在未開海禁之前，已有其念，而數年來，又以奔馳道路，不遑寧處，雖有估船之往來，竟不能附，今歲五月，適自蕪湖至吳門，有純朱二君之便，不勝狂喜，初不意貴邦大禁煙燼，題首金足不能而王一言以吐我胸中之鬱，真如維谷之羶，進退傍徨，幸遇二公，與弟同心，千金之諾，想復可恃，總之我朝必有復興之一日，我朝之興，必有藉于貴邦，挺生尊王之好義，欲舍之而他適，其可得乎？……但其中有詳細委曲處，非逐事而問，則一時亦不能條對，且今日亦未敢盡言，統待見王之時而縷訴之，凡事惟二公為弟轉達，如得我之心，則他年

生死聊結之報，亦非筆墨所能罄矣……」（見張非文筆語）大出誇元謂其真意，為之一驚，表示滿腔敬意，直以此事具白于水戶侯，侯雖愛其才，欽其志，但所願終虛，非文快快去。臨別，大出誇元特自江戶來送行，非文頗感之，有詩賦別云：

我生歷險阻。車馬多傾折。竦身思俗外。行空總一葉。東國有賢侯。高張羅材傑。幸苦萬里來。關門阻隰。曲折赴知己。蹉跎守邊拙。流光沒西影。日殺無返轍。新年慘舊年。頭白徒卒卒。玉榮去國悲。依劉思漢業。誰知孟柯心。三宿行始決。與子執手交。臨岐悵咽鳴。子東我復西。相思共明月。

附葉先生來函

頃讀越風第十三期，朱舜水之海外因緣一文，采摭甚富。綜數年前曾得舜水犀杯一事，四周刻舜水自製銘，擬詳為考證；並徵題詠，卒之未暇。茲先將銘詞拓來，冀登入越風，以增觀感。再舜水遺集除排印本外，有無佳刻？并祈指示為荷。此布，敬頌公安

葉君滄上五月廿四日

朱舜水先生犀杯銘

葉退庵先生拓贈



論目集

弘一法師

歲在甲子，講學三衢，會弘一法師亦蒞斯土，相與晤對和平生教，蓋法師與不材同隸南社也。尋法師返甌，以近作錄成手卷贈，都文五，茲先錄寄。澤菴先生，以賀越風，并以示世之愛讀法師文字者。尚有備札跋語，當再續寄。論目者，法師號也。丙子夏東吳尤墨君謹識。

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

紹興開元寺建於梁天監中。當昔全盛之時，金刹梵宇，樓閣雲表，實惟爽塏樓心之所。開堂接衆，數逾千百，道風蔚盛，冠於東浙。二千年來，興衰之蹟，記載闕佚，末由詳攷；今所存者，有清乾隆四十五年宋明府撥田開元常住碑記，轉轉顧目，粗可悉其概末焉。清季以來，遂以零落。殿梁摧朽，金像頹覆；油楸之勝，崩榛引蔓。歲月驚過，芳流歇絕，不其惜乎！比者聞顯法師卓錫是間，將集善侶，重造殿堂；乃製緣冊，倡募資貨。余以夙慶，至德同時，預奉檢論，頂戴踴躍，輒泐緣起，爲并冊首，建立佛塔僧坊，福德之殊勝者，冀諸善侶銘佩仁誥，共加弘讚也。於得歲在昭陽假沙月。

汪居士傳

三衢北鄉蓮花寺，前臨溪流，上架石梁五虹，名勝甲東浙。右有村落，曰蓮華。南宋之時，市廛殷湊，康衢十里；邊壤實廣，可並馳五馬。咸同亂興，村市遂廢。比歲以

來，豫院商賈徙居者衆，殿肆十數，小復繁盛；然跬步而外，便有幽致。清流澹澹，林木蕭疎，高蹈之侶，樂是游居，遂其冲挹之性焉。庚甲秋中，余來三衢，居蓮華寺，始識馮君明之。君通釋典，博學窮研，能造其極，而無聞於世。蔬食長齋，棲貧自澹，以視榮利，泊如也。有言汪居士者，隱於村肆。慕其潛軌，致詞延召；適行買高家，未由有展。明發發春，歸臥僕塘，旋去溫嶺。居士書來，辭况冲美，欣若暫對。自是已往，數因行李，通致誠款。越三年癸亥九月，余以業緣，重來蓮華。未數日，居士與馮君明之，胡子嘉有過余精舍。容儀溫潤，不事外飾；從容語語，雅相知得，有若故交。爾後數數過談，常挈胡子。胡子名武紳，居士甥也。姿性不羣，潛心道味。余以梵典示居士，胡子輒伏案旁，殷勤尋覽；居士爲之釋其義，指事曲喻，靡導周至。居士通金剛心經，修習禪定；近見普陀印光法師文鈔，始歸信淨土，持佛名號，以爲常課，日理課事，逮及初夜，所事既辦，便退處間室，陳書覽卷，四鼓乃寢。如是者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輟也。於書無所不觀，經史而外，旁及漢宋諸論義理，三唐之文詞，下逮書

畫策刻諸術，靡不博涉而會其通。嘗與之論議，能舉其源
派別，歷歷若貫珠；不知者以為老師宿儒也。居士藏書甚
富，牀角案頭，積帙千卷。家無資蓄，時獲長財，必過書
肆；有舊刻善本，不惜重金求之，其好學契古類此。居士
既買高家，嘗過蓮華，為親舂佐治瓊曲。繁文細目，人畏
其難者，居士嘗之，措置綽然，以是人稱居士善賈；而雅
思淵才，知之者鮮矣。余與居士交久，誌其言行，述
而傳焉。居士名峻坡，字澄衷，一字夢空，南皖歙縣鯨
溪人。

贊曰：遠舉多隱君子。空谷幽澗，佳蕙生焉。若居士
者，涸跡市肆，而無改其夷曠之致，斯又難矣。古德謂處
動處靜，忘內忘外，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余撰汪居士傳，居士嘗為述其家世及以往事，頗極詳
委，於傳闕略，爰補記之。居士曰：吾家世業儒。咸同之
際，寇入皖，曾王父母，王父母，悉歿於難。曾王父，友
仁；母霞城吳。王父，協中；母，鴻飛馮。父鑑堂。兄弟
五人，父最幼。長理堂，清邑庠生。次，舜堂、映堂、麗
堂。既值變亂，家日裕，父乃買於衛。元聘滄山源吳，未
嫁早世；嗣配七賢胡，生二兄：長煥，二煥，悉幼歿。煥
九歲，嗣四子世竟，能通其義，遽爾天折，人皆惜之。余
生於光緒九年癸未十二月一日。增兄殤，余已五歲。翌年
，侍母來衛，質廩居焉。父日授方字十數，示其書義。八
歲始入塾，師信安陳玉其。逾年，師病，乃歸家承庭訓。
十一丁父喪。明年奉母及二妹返里，家無恆產，母為人鍼

帶，操作不怠，獲少資以給蓼菽。是歲，隨伯兄厚之讀；
後受學於師舅胡壽甫。見通理學，為南皖老宿。從游二年
，以貧憤學，習買於外。自是操觚握筆，往來高家蓮華間
，而婚嫁喪葬生死慶勞之事，二十年來，纏綿無已。妾於
鴻飛馮，早亡，繼妻邑城蕭。生子三，德鏗，勇；德鏘，
德錚。女一，負負。長妹嫁北岸吳，早寡。次嫁昌溪吳，
有子曰慶福。壬子九月，喪母。戊午冬，葬父及元聘吳於
鯨溪上鄭坑店清開塢日山下。

庖人陳阿林往生傳

陳阿林，名修量，瑞安下林鄉人。幼業燒瓦，後居城
寮堂齋廚。辛酉三月，余來溫城，始識阿林，面黃體削，
無福德相。入侍飲膳，常合掌致禮；食竟，撒盂盞，輒視
余面，目久不瞬，如童職。見余食少，愀爾改容，必窮其
故。有病肺喘咳喘不已？能操作勤苦，無異常人。夕殮後
，恆侍僧衆誦阿彌陀經持佛名號，抗聲淡絮，驚絕同侶。
新歲十日，櫻職。越二日，來寮檢取衣被，戀戀不忍去。
適有佛事，須人助治，乃暫止焉。留滯數日，未嘗言對。
十六日午，捧麵一器入余室。著新絮袍，冠履標帶，儼觀
至儼；相顧而喜，謂不復去矣。後聞人言，阿林於是夕歸
家，居無何，宿疾轉劇。二月初七晨，屬人淪湯，自濯中
沐浴已，臥牀念佛，泊然而化。閱世三十有一。

贊曰：阿林治庖城寮，先後二年，非勤修靜行者；然
觀其生死之際，脫焉無所累。人謂阿林愚，是其所以不以
及也夫！

記奇才李儵

金石壽

庚午年的春季，有一天偶然飯後無聊，小遊上海南市的豫園，在環龍橋畔的冷書攤上，買到一冊明末海虞周翰西先生（同谷）所著的霜猿集。只本書不是木刻及鉛石印本，是乾隆時崑山曹徐慆的手寫本，集中文字，都是七言絕詩，而且每首後面，周先生都有附記，載述詩中的本事，所記的情節，也都是明末和南都覆亡的事實，讀之令人低回感慨，悽然欲絕。可惜這本霜猿集我年來奔走台甬西冷，不知遺失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僅記得霜猿集的卷首，有在揚州殉難的史閣部（可法）的姬人李儵女士做的一篇序文，不但駢四儷六，文字卓絕，而且她的才識，以及忠于國家的思想，雖已相隔了幾百年，一觀此序，仍勃然活躍于紙上。在序文後面，又有她的幾行小傳，作者稱贊她是奇女子，這樣批述，李女士的確是當之無愧的。我現在把她這篇霜猿集序文，默寫在下面，介紹給越風讀者，不知諸君對於這位奇人清才的李空雲，作何感想？序文如下：

殷之亡也，朝中興秀之歌，周之衰也，行役起黍離之歎，乃若王神不返，流湘之悼何深，公子無歸，虞夏之思彌篤，或詩成而編甲子，或嘯罷而操廣陵。此皆值宗國之淪胥，故都之傾覆，嗚哀結怨，鬱為詩歌

者也。周官明季，寇亂深多，乃聖乃神，四海抱沉淵之痛，我君我后，千秋成殉國之香，此開闢未有之奇變，亦書史所無之稱事。同谷周先生賦才獨異，文章

軼邈乎南華，疑莊叟之再見，風雅追蹤于南楚，疑屈子之復來，爰作霜猿集一集，如聽月峽三聲，其志切，其音哀，方之少陵詩史，既多而衰少，比諸文中元經，彼略而此詳。儵名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見之符，遽爾家破人亡，素鏡無重圓之日，樓名燕子，與燕俱棲，院鎖落花，比花更碎。爰乃黃絕入道，素簡朝真，初上蒲團，即悟三生之果，不登法席，焉知衆妙之玄。方將長謝紅塵，安神寒齋，何意親沾紫綬，獲視瑤篇，以忘身忘世之心，生悲國悲君之念，微吟月下，悽悽風雨之忽臨，高咏燈前，冥冥神鬼之交泣。烏庫，先帝后之陟降非遙，應鑒孤臣之思衷，家相國之英靈如在，豈惜賤妾之多言。歲屬丙申，時維八月，廣陵李儵，緜筮道院空雲，于至靜軒中，用裁斯稿。

至于這篇序文後面的李儵小傳，茲也大略寫在後面，請讀者參閱。

李儵號空雲，母為廣陵名妓，後適某都司。儵年十五，歸史閣部為簪室。相國殉難，入緜筮道院為女冠，法名空雲，戒律精嚴，感南都魏元君下降，授以丹訣，後入王屋山，不知所終。作此序時丙申歲，蓋己三十五歲矣。

野史氏曰：明社既屋，以名妓而為女冠者，傳有卞玉京李香君二人，猶未可全信。獨空雲以閣部侍姬，滄桑之後，遁跡緜筮，卒以仙去，真奇女子哉。

一一 陵談薈

二 陵

張人駿在濟季督撫中，不矜奇，不立異，良足多也。其在漕督任，關山東巡撫；漕督自改海運後，漕督兼南河總督，每年霜降後，有一宗安瀾費，合銀四萬餘兩，霜降後由漕督奏報安瀾，在江甯江蘇兩藩庫分領；名爲工程費。其實歸漕督之私囊，相沿已久，幾成公開之秘密。人駿關山東巡撫時。距霜降不過十餘日，署中書吏，向人駿進言，曰：「大帥在任一年，距領安瀾費時爲時無幾，費辦等晝夜漏繕，尙可出度。後任到任，由前任出度，尙可前後任均分也。」人駿幾爲所動，謀之於幕友任君，任君曰：「大帥服官數省均取予不苟，此項規費，若裁之，使後任無以辦公，吾知大帥不爲；若提前辦理，所得者不過如此，大帥亦不必爲也。」人駿笑應之曰：「吾即不欲提前辦理，特謀之於君耳。」置而不辦。護理者爲淮陽道沈瑜慶；時陳夔龍由河南藩司升漕督，因歸路事經手，至十二月始到任，安瀾費由瑜慶領出。瑜慶在任未及三月，而全年之精華到手，誠幸運哉。後人駿升總督，因二辰九交涉與外部主張各異。一時頗見風骨。迨調任兩江，正值籌備立憲之際，各督撫幕中，均羅致一二留學生地製講義，通電各省，討論憲法，國會內閣權限，時所謂時勢督撫，爲滇督李經羲，粵督張鳴岐，東撫孫寶琦，每月必有一長電登諸公報。詢徵各督撫意見，一次人駿覆以再吏但略飭吏

治，體恤民艱，較之終日曉曉空談，收實効較多。况人在政界，古有明訓。當時雖不爲談新政者所喜，然其言切實不欺，較之揣摩時尙，好出風頭者，誠加人一等矣。又當時督撫中最有聲色者，爲雲貴總督李經羲，兩廣總督張鳴岐，湖廣總督瑞澂，山東巡撫孫寶琦，平陵無奇者：爲直督陳夔龍江督張人駿，閩督松壽。其實所謂出色者，不過幕中諳一二留生，多抄講義，多打幾個通電而已。鼎革以後，松壽墜閩中，其二人均杜門不出，若爾人者，具事績在人耳目，可以誦人矣。

僕二十歲前，攻舉業，金陳章羅外，不知文章；高頭講章外，無書籍。已亥冬，應童子試，蒙仲忞先生文梯，被置第一，補博士弟子，後謁先生於河南府署，蒙出示其在諫院時之封章，首勸雲貴總督松壽，彈章內樓列多款。有納賄營私，任用羣宵等條，並帶巡捕某認伊妻爲義母，某縣令與門丁聯盟等劣迹。時下走朱曾涉世，以爲當世之劣員，無有逾於松壽者矣。迨光緒三十三年法曹，歷山東維縣曹中丞鴻勛（時由陝撫開缺充資政院協理大臣）談松壽佚事二則，其令人佩服，良足多也。一趙爾巽由御史建言醇親王不宜參預朝政，有「貴既不可謂又不忍」等語，爲一時所傳誦。旋外簡貴州貴陽府遺缺知府，時閩署貴陽

府者為吳壽齡字梅卿，保石阡知府，由給事中外簡，崧蕃即對壽齡言曰：「此次開省，故翁可以退讓，直言之臣，不容於內。至邊省再不為之設法，益無以作直言之氣，遂以爾巽補貴陽府知府，此其一也。又光緒辛卯，王人文方為涪縣知縣，原配夫人於夏間物故，是年鄉試調罷，人文預焉。時趙爾巽為貴陽府知府，代為之請曰：「王令新賦悼亡，中饋無主，通省內現任候補正途多矣，何必王令！」崧蕃曰：「吾正為其新賦悼亡也。王令邊才也，聞其近日心緒惡劣，以酒解悶，使其至省，朋友衆多，為之勸解，毋過戚戚，以為異日効用之需。」此又其一也。二事一為曾路優直臣，一為邊疆儲人才，其器量曠見，誠加人一等矣，而當時尙不免為言路所彈劾。伊時之朝政，與仲恭先生之風骨，至今猶可想見。迨至辛亥，老成彫謝，查駿收，振臂一呼，而海內瓦解。湘南羅正鈞挽劉坤一聯附記云：「公歿而南北督撫皆鄙夫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有以夫！」

張耀由廣西巡撫調任山東，在任三年餘，對於工賑，實心經營，惠及及民。光緒辛卯七月，卒於位。長子端本，在安徽徽州府知府任，諸子均幼，頗有擾亂之象。夫人劉氏，處理一切，頗為當時所稱道。艱病篤時，即遣人飛請首府，時魯琪光為濟南府，毛激為歷城縣，福潤為濟甯，到齊後，即對衆宣言曰：「官保病危時，言不及私，惟瞻念山東海防吃緊，工賑重要，藩司福少農服官東省有年，情形熟悉，遺摺內力保藩司云云。言後即屬釋察起草。福潤聞言後，祇有概前行禮拜門而已。行禮後，夫人遂不客氣，對福潤即云：「汝師由軍功起家，淳厚曠奇，不事生產，因工賑動用款項，在公私之間者，為數當不在少，

「因出其房地契及衣服細軟各物曰：『均交君備抵可也。』福潤惶悚者再，曰：「師母萬安，門生如蒙天恩，為老師之繼人，必設法彌補。」旋福潤坐升東撫，權挪用各款，均設法為之報銷。當時召其無子之侍姬多人曰：「官保已去世，嗣後旋里，不能如在任時矣。汝等均青年，如有遺腹，可以成服，否則由福大人處每人代給銀三千兩回母家，不必成服矣。」即日遣散數人。以上三事，一處公事，一處家事，絲毫不能，各如其分，求之讀書明理者何不多觀，況在中樞！其亦天授非人力歟！」

劉莊拒客

倪樞異

西湖故多別墅，以劉莊為甲，經營有度，陳設精雅，熱費匠心。粵香山劉問鶴所築也。漚清之季，吾邑洪潛園先生自金陵觀南洋勸業會返，便道杭垣，游踪小駐，一日，偕二三友好，為劉莊遊，至則門者拒，不內，索刺焉，先生婉告以不遠千里而來，適未懷刺，幸為我告主人，一審目，價所願焉。門者怒曰：「惡！是何言也，此為海內名園，冠蓋之所往來，吾主豈輕見者曹哉！速去，毋思乃公事也。先生知不可理喻，遂相將它往。返寓後賦詩三章，藉郵投寄，詩云：會聞靈圃與靈臺，雉兔舞雩任往來。何事湖濱僑寓客，名園不為主人開。水軒月榭盡欄干，問道來遊盡貴官。我邑人情渾不似，龍湫雁蕩任人看。令嚴遊客知奴輩，未必先生有是心，我昨金陵城下過，六朝臺榭草深深。劉得詩，大加款賞，欲題門道款仄，詢門者以先生寓所，答云不知，乃嚴加斥責，誠以後有樂清人士來遊者，宜接之以禮，不得再開罪於人，重吾不德也。今觀潛園之詩，婉而諷，曲而有直體，宜劉氏為之心折。是亦湖山之一段佳話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社 務

發行者 越 風 社

社 址 杭州 章營弄 孝豐路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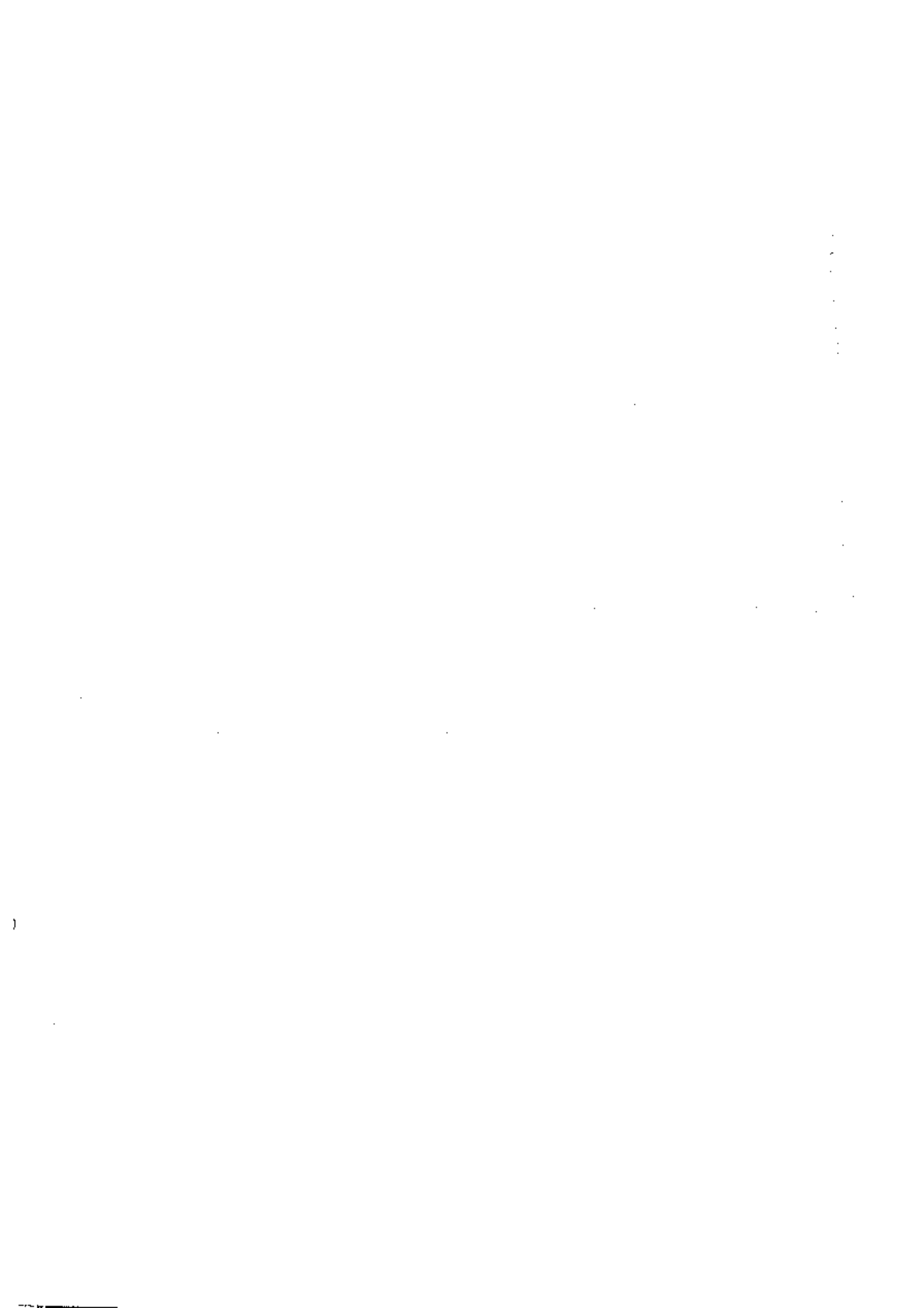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浙江 省立圖書館 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越風

半月刊

第十八期



本期目錄

宋朝的傀儡戲	張天麟
章太炎與曼殊和尚	冬 蕪
沈子陵	蘇子涵
明末諸王興替紀略	黃 華
嶺雲梅日樓詩鈔	馬小進
西湖佳話(四則)	洛 麟
徐樹銘與俞樾(附墨跡)	徐一士
通刻錄	陳友琴
談左文襄	曾士莪
知過軒隨錄	故文廷式
兩浙結社考	陳 廉
唐玉潛選葬宋六陵的故事	汪民持
譚劉譚	錢時言
介紹碧血錢	忍 廬
二陵談薈	二 陵

本刊一

月五月

兩特大

號原售

每本一

角五分

現減售

一角(

外埠加

郵費一

分)存

書無多

欲購從

速

一月特號

目錄

封面(明偉元籌墨蹟)

成立以前的南社(我和南社之關係的

第一章)

越中文獻雜錄

南宋時之忠義軍與水滸傳

中法戰役中之丁槐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

月泉吟社及其他

侯承祖父子金山衛抗清記

浙江的今古

明末的燈市

談徐世昌

湖

上

苑

記明末鄭五君子之禍

西湖梅品

湖上散記

春池館詩話

四山一研齋隨筆

調南社補記後

月明華屋聯語(胡長風)文壇(慧)

柳亞子

周作人

謝興堯

童振藻

黃華

胡懷琛

陸丹林

郁遼夫

張天麟

徐一士

曹鍾衡

葉恭綽

胡聚長

董世楨

許寶駒

陳小蝶

唐玉虬

白蕉

柳亞子

五月特號(再版)

目錄

不入目錄篇

史事檢討

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

五月史話

恭讀辯論記

明代種亡時上海的變動

「不肯剃頭」之下的犧牲者

讀激昂慷慨悲壯慶遠之作

金兵渡江屠明州

四明萬民之民族精神

朱舜水之海外因緣

清初文字獄與沈近思

記明末殉節之王思任

王鼎翁生祭文文山

南宋時高斯得的氣節及其作品

歸玄恭先生薨辭詩

張蒼水抗清始末

惜福習勞持戒自辱

關於蓮二樹

記富陽周云昇先生

贊頌之子與宏光之妻

記避洞庭西山

黃璋揀

白蕉

謝興堯

味辛

凌釋懷閣

徐蔚南

張慧劍

章文甸

王和之

陳訓慈

胡行之

徐一士

黃華

陸丹林

張天麟

董貞柯

弘一法師

周作人

郁遼夫

忍廬

葉聖陶

宋代的傀儡戲

張天疇

宋宣和間，韓離不率金兵入寇，陷京師，徽欽二帝被擄，元祐皇后和康王逃走，廊廡無主，金人想利用一個漢奸來君臨天下，藉以籠絡人心；漢奸的嚙嚙吳其莫倚自金營中持書來，令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以趙氏爲請，金人怒，復遣吳其莫倚促之，却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其時適尙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金人奉冊寶至，邦昌拜舞受冊，卽僞位，僞號大楚。雖然這位漢奸僅做了三十六日的假皇帝，但在宋代全民族的整體上是印烙了一個莫大的羞恥！就是到了現在，偶而閑話漢奸的時候，一提起張邦昌的名字，覺得他的那幕滑稽惡劣醜把戲，似乎至今猶在我們面前搬演下去。

談到這位漢奸他和金人發生關係是在欽宗時代兩次的陪質，第一次是陪了康王去的，第二次是陪了肅王去的，這兩次陪質的期間留金頗久，大概他受了金人的利誘，便泯沒良知，甘心鬻國，不惜以祖宗廬墓所在之地的國土，主張割讓于人以媚外，如他爲河北路割地使時，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幾割地議，不許；又請以贖書付河北。雖則屢請不許，可是他爲什麼要這樣做，給當時的上書者罵爲社稷之賊而不顧，這自然有他的鬼心鬼見在。

因爲有過兩次陪質的機會，只知道爲自己升官發財打

算，而忘了整個民族受恥辱的張邦昌，却被金人變成了一個漢奸型的傀儡，故而每次金人威脅宋室的時候，他便伴爲保全大局，而暗中則處處予敵方以便利，這就是漢奸們酬報他們主子的唯一辦法，今古如出一轍。

邦昌既卽僞位，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以表示謙遜；但是那班漢奸的嚙嚙吳其莫倚王時雍等却率百官欣然舞拜，自以爲有佐命功。假皇帝卽位以後，自然要登庸一批狐狗來做左右手，于是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尙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侍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並下令曰：「比緣朝庭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台覺察以聞。」雖然他在僞位時，不許百官朝拜，不出呼，不敢坐紫宸拱垂殿聽朝政，改手詔曰手書，可是他藉金人惡勢力的羽翼來爲虎作倀，出賣祖國的勾當是罪不容誅的。——無論他後來怎樣的取巧而洗刷。

當金人冊立邦昌之際，不但那篇冊文很滑稽，而其事的印象亦頗醜惡，據「三朝北盟會編」云：「無德者亡，故天命假于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于爾躬。」在金人筆下的意思是徽欽宗而在天下者非這位漢奸莫屬。又：金人之用事人，邦昌在軍前鞠躬俯事之不暇，至是列拜于階下，邦昌避退，則曰：陛下不受，臣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卽昔日南朝天子也。邦昌僞立，拜呼迎引皆金人爲之，初

拜邦昌爲禮，一僉人提其領，請京城人曰：「看此一官家，一似前來底，有衛士曰：『平日見伶官假裝官人，今日張太宰却裝假官家。這種動態，我們試閉了眼睛想想，一位皇帝即位，一個番將來提挈其衣領而游行于市，這真是在那裏做傀儡戲！』」

那真使我們料想不到的事；當金人派吳玠傳持照表來冊立邦昌時，孫傳張叔夜等不肯署狀，致被金人執置于軍中，那知後來通和金國害死岳飛的秦檜在這時也不肯簽署，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在上皇時事譟游，黨附奸，避國亂政，傾危社稷，實由張邦昌一人所致。這來，金人怒，執檜至軍前。若照那時的秦檜而論，其忠直之氣質不下于孫傳張叔夜，可是到了晚年的罪惡，却與張邦昌無分軒輊；由此可知先聖賢而後盜跖者，世固大有人在！看來也不單是秦檜。

未幾，金人將拔營去，這位假皇帝親自御臨金營去行別禮，服赭色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并侍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憤！迨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逃辭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如比頰面事仇，眼看君父生入敵境做俘虜，而自己呢，猶儼然以皇帝自居，稍有心肝者，豈忍出此！

金師退後自然那批社鼠城狐失所憑藉，這位漢奸的現境也非常狼狽，于是他的策士呂好問持他劉策曰：「人情歸公者規于金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而監察御史馬伸亦頗贊同其議。但是漢奸噴囉王時雍和徐秉哲却反對此舉，謂既已

騎在虎背上，險勢也豈可復下，如果把政權仍讓趙氏，恐將來噬臍無及，在邦昌面前堅持不可。然而這位假皇帝鑒于金人已去失了背景，不聽王徐之言，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于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爲權宜一時而紓國難也，實非有潛位之意。大凡善於飾其過者，他的言詞是多麼的冠冕而漂亮，所以這位金人的傀儡也何能例外。

過此，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康王即王位，以李綱爲相，徙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自以爲可以兩售其計矣，奈李綱上書攻之，書曰：「邦昌久典機政，權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推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朝市，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書上，倭臣黃潛善猶左右之，李綱又力言邦昌已濫位，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于是高宗乃降御批改授邦昌爲昭化軍節度使，把他安置到潭州去，而御批裏猶說他這次僭位的原因，是出於金人的迫脅，論國法則理合誅夷，論心跡則可特與免貨，這樣，這位過去的假皇帝算是暫能保全了他的腦袋。

然而天下事終于沒有那樣便宜的，過了不久，他與華國靖公夫人通款曲的事發，便坐實其罪。事實是如此的，初邦昌既竊居宮禁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菓實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歸府第，攜陳氏出，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御藥院于內東門推治，上宣諭曰：「邦昌政居宮禁，私養宮人，遣侍御史馬伸齎旨赴潭州賜死；並降旨決李氏脊，降配軍營爲妻。」

初邦昌既抵貶所，寓居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朝廷遣使賜死，贊詔畢，他猶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之登樓，他仰首瞻三字，始長嘆就縊，時在建炎二年。而他的嘖嘖王時雍亦遭誅，只有吳并莫倚等却早已開風遠竄了。

其他關於邦昌僭位的軼聞，在「程史」，「鐵圍山叢談」，「夷堅志」裏有着幾則荒唐的記載，姑寫在後面，以資談屑。如「程史」云：崇寧間望氣者言泉州阜城縣有天于氣甚明，有詔斷支隴以洩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圓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歲月而釋位。又「鐵圍山叢談」載：張邦昌始為中書舍人，夢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山間，居轎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後自燕山來，受僞封冊，乃藉乘輿服御，回顧二馬

章太炎與曼殊和尚

章太炎對人絕所許可，獨與蘇曼殊魚雁頻傳，頗為相得。卅九歲時，曾以小影題贈曼殊，有「自三十後便懷出世之念」句，足見交非泛泛。旋又去函介紹粵僧東渡往見，曼殊，此一題一函，為太炎文錄及章氏從書所不載者，且又甚少人知，茲錄如后。

余自三十歲後，便懷出世之念，宿障所纏，未得自在。既遭王賊之難，幸免橫天，復為人事牽引，濁世昌披，人懷慄慄。莊生云，陰陽錯行，天地大絀，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非速引去，有歐血死耳。當於戊申孟夏，披髮入山，舊好有曼殊師者，蓋懷厭世離俗之志，名利悉敬，視之蔑如。雖與俗僂仰，餐喫無禁，庶幾虛飽之在羶羶，亦猶誌公之茹魚胎，視披身在蘭閣，情態櫻蕪者，乃相去遠矣。因以三十九歲所造影像寄之；蓋未得法身，雖大士猶互存相見，而况其凡乎！

曼殊師法座：有羅浮山寶積寺沙門名婆羅者，航海來日本，特訪師於民報社。蓋婆羅在廣東見警告書，故不遠萬里，求善知識。師本意欲往羅浮，又譯婆羅海濱遊迹記，今皆廢驗，所謂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者歟？婆羅素學禪觀，與啜羊豕大異，在橫濱會講經一月，今寓鎌倉建長寺，彼寺則日本臨濟宗第一招提，其僧亦尙少真宗臭味也。末底近方託印度友人轉購波爾尼八部書，其書到後，當就師講解。所著梵文典，婆羅亦有意付梓，是一大快，我亞洲語言文字，漢文而外，梵文及亞拉伯文最為成就，而梵文尤微妙，若得輸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於亞洲和親之局，亦多關係，望師留意此事，斯為至幸！手此敬頌神悅末底伴陀南。

則如夢。至「夷堅志」裏面還要說得荒唐，如：張邦昌以靖康之年為少宰，奉使虜營，留頗久，夢一術士為作卦影，書書六字曰：六六三三六，陽數自然足，二二二，不墜地；明年受虜命為楚帝，僭居宮闈者三十六日，及請長沙自盡，正建炎二年；日月又有兩二字，梁于樞，所謂不墜地也。如其這位漢奸真的要應了夢兆而僭位稱帝，自棄于國人，卒至懸樑自盡，那真有些見得不償失，而其愚蠢則可以想見！

人生的歲數祇多也不過百年耳，况值國難臨頭之際的，我們以為在這個時代做人，縱然不能毀家碎身以紓國難，但至少的限皮亦當獨善其身，何必要如張邦昌之流一樣，不但自身得不到好死；且還貽子孫以無窮的恥辱！

沈子凌

蘇子適

在國家衰亡的時候，縱然有才幹的人，也得不到重用，有本事也得不到施展，終歸抱着滿肚皮的才幹死掉。沈子凌就是這樣的。

沈子凌，名雲祚，江蘇太倉人，明朝崇禎時候的進士，做四川華陽縣令。

那時明朝的天下已經亂得不成樣子，到處都是流寇，到處都是殺人放火。那位殺人不眨眼的張獻忠，已經有了很大的聲勢，在湖北四川兩省邊界的地方，亂來竄去，如入無人之境，誰也堵不住，誰也不敢來堵他。

這樣亂的世道，誰還願意離開家鄉，到萬里迢迢的四川去做官？然而沈子凌并不怕這些，他仍然帶了家眷，雇了一隻船來，逆流而上，到四川上任去了。從湖北四川兩交界的地方，總算沒有遇見張獻忠這一夥強盜，沒有出亂子，平平安安的走到華陽了。

原來四川也有一股強盜，叫做搖黃賊，到處騷擾，並且在各地方都伏得有限線。石砬土司秦良玉的族人秦繼勳，也是搖黃賊的眼線。已經被前任華陽縣令捉着了，關在大牢裏。等到沈子凌接任以後，他突然殺了牢子，跑掉了。大半裏出了江洋大盜殺人反獄的事，這是多嚴重，於是，捕廳就上來稟說：「只好把城門關了，挨家搜去，沒有搜不出的。」但是沈子凌不准，說：「秦繼勳既然殺人反獄，難道還躲在城裏不成？決不會的。挨家搜索，不但搜

不着，反轉把百姓擾擾不寧。我自自有道理。」

於是，沈子凌發了一封密信給秦良玉，不久，秦良玉就把秦繼勳捉着送來了。全衙門都詫異了，但是又都想不到這個道理，便跑去問沈子凌：「大老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沈子凌說：「這事是很容易猜的。秦繼勳越獄走了，一定是跑回石砬去。現在秦夫人正在出力勸匪，幹功立業的時候，那裏能爲了秦繼勳這一個強盜，把自己的前途毀了，自己忠義的名聲毀了呢？所以，我的信一去，她就繼續送來了。」

大家都佩服沈子凌的料事如神。秦繼勳也在這個料事如神的沈子凌的手裏，袋騰回脖子分了家。

沈子凌到任後，第三年的正月，張獻忠攻破了夔門，聲勢浩大，整個的四川都震動了，官員們天天都是驚慌惶惶，百姓們也是天天驚慌惶惶。沈子凌知道事情緊急了，不能不先把一切預備好，便去進見蜀王，想把則匪守城的計劃向蜀王說，誰知道去了好幾回，都沒有見着蜀王。沈子凌急得不得了，恰好這時內江王在成都，內江王是很佩服，很信任沈子凌的，沈子凌便去見內江王，想借着內江王的嘴，把攻守大計傳到蜀王的耳朵裏去。

沈子凌到了內江王的行宮，名帖傳進去，內江王馬上便接見了。兩個人寒暄過後，沈子凌就說：「現在獻賊已

既攻破了夔門，不管是誰，全知道賊人的聲勢浩大，如果不加防備，成都免不了要被賊人攻破的。四川的地勢，山多路險，處處都是用兵的好地方，并且能夠打仗的兵有的是，只是沒有錢，甚麼都辦不動。現在蜀王府裏的金珠，堆集得同山一樣，沒有用處，頂好在這時化無用作有用，把這些金珠拿出來，召募勇士，發軍餉，一方面拿忠義激勵人心，人心不死，一定可以練成一支不怕死的好軍隊。就是臣，雖然是文官，也可以到軍隊裏去的。那時，仗着朝廷的威靈，將士的奮勇，一定可以打敗賊人，保國全家的。如果不這樣做，軍心渙散，人人怕死，人人不想打仗，一旦賊兵來了，大家都跑了，誰還替蜀王保守這些金珠，這不是雙手送給賊人。不但聲名不好聽，連性命也保不了。大王只看周王楚王的事，便知道了。從前圍賊圍着大梁的時候，周王下令，無論誰，能夠殺得一個賊，賞五十兩銀子，於是人人奮勇，圍賊把大梁沒奈何，只好各自去了。獻賊破武昌，看見楚王府內藏着那樣的金珠，就笑着說：『這樣伙有這樣多的錢，却不知道怎樣去用牠。如果他用錢，會用人，咱老子也進不了武昌城了。』臣請大王去勸蜀王，這是學周王的好，不要去學楚王，把金珠送給賊人了，還被賊人笑一場。大王意下如何？

內江王覺得沈子凌的話頗有理，便決定去向蜀王說。誰知道蜀王還看見張獻忠離得遠，料想一時到不了成都，仍然愛惜錢，捨不得拿出來。

這時成都的情形很不好，蜀王有錢，但是他慳吝得很，隨便局勢怎樣緊急，也不拿出來。一些大官雖然拿着兵權，手下有不少的兵，但又都是束手無策，等張獻忠到處

攻城掠寨，殺人放火。沈子凌一個縣令，官卑職小，又沒有權，又沒有錢，幹得甚事。想打罷，想守罷，那裏去找兵？想召募忠義之士罷，那裏去找餉？張看一張空手，隨你怎樣呼號，口喊乾了，嗓子喊啞了，誰也不理。拿着一支筆，紙寫滿了，筆寫禿了，還是誰個也不理。像這樣赤手空拳，如何能把偌大一個成都府城保得了。沈子凌雖然知道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但是却不能把事情放下不做。仍然盡一個縣令的能力，做縣令分內應該做的事，早已把生死擲之度外了。

當年三月，圍賊李自成把京師打破了，崇禎帝看見事情沒有辦法弄好，便在煤山上吊死了，張獻忠攻破重慶，把巡撫殺了，聲勢越發浩大，他就乘勝帶着大隊人馬，殺向成都來。一路上既沒有強兵勇將，又沒有堅固的城池，把賊兵抵擋得着。於是張獻忠這支賊兵，便過州搶州，過縣搶縣，殺得屍骸滿地，血流成河，火光日裏夜裏都照得上下通紅，幾百里地燒成一逼白地。

事那麼湊巧，成都火藥局無緣無故失了火，火藥爆發了，毀壞了多少房屋，死傷了多少軍民。成都的人心更驚惶了，日裏做不成事，晚上睡不穩覺，總疑感到處都是賊兵。到這時，蜀王才驚慌了，早不聽沈子凌的話，真是追悔不及。又才把府裏的用不了的金珠拿出來，召募忠義之。但是來不及了，張獻忠的人馬，分成水陸兩路，已經到了成都城下了。

八月五日，御史劉之縉，領兵劉佳胤，帶領人馬，一個個負責守城的責任，一個個出城打仗。無奈賊兵聲勢浩大，劉總兵帶出城的兵馬又是幾月沒有拿到餉的兵，誰也不願意

拚命。所以，剛一交鋒，官兵便大敗下來，丟掉的兵器不知其數。劉總兵只好收集敗殘人馬，退進城去。賊兵乘勝攻城，官兵纔打了敗仗，那裏抵敵得住，不上三天，城就攻破了，賊兵如潮湧一般，殺進城來。

城既然破了，大事已去，蜀王追悔不及，只得同着王妃，跳御河死了。劉總兵突出重圍，死到南門外浣花溪邊，殺得力盡筋疲，自己知道不能再戰，又怕被賊兵捉去，便拔佩刀自刎死了。沈子凌，劉御史，理刑劉士年，成都縣令吳繼善，都被賊兵捉着了，囚在大慈寺裏。

這時張獻忠手下的賊將賊兵已經有百多萬，現在又得了成都，四川大半都是他的了，便覺得取天下易如反掌，要想登基，做皇帝玩玩，也好過過皇帝癮。就叫人到太慈寺去，勸這些被捉的官兒們降他，在他「恕下」為臣，也才像個皇帝的樣兒。

張獻忠的賊將到了大慈寺，備下酒店，一方面又陳列着武士，想拿刀恨着大家吃，拿刀恨着大家降。他們注重的是那些大官，到也沒有注意到這小小縣令沈子凌身上。

賊將們正在那裏威逼大家的時候，誰知道位不曾被人注意的小小縣令沈子凌已怒氣衝倒了斗牛宮，突然從人羣裏跳了起來，拍着桌子大罵道：「張獻忠逆賊，你這不忠不義不仁不孝的東西，你擾亂了天下，毀壞了多少生命財產，把你碎屍萬段，也不能解心頭之恨！你們這些人，跟着獻賊鬼混，也是不忠不義不仁不孝的東西，以後也得不到好死！」又指着嘴說：「我們嘴是拿來咬賊肉的，誰吃你賊人的酒食。」

沈子凌本來是好個身材，態度平常也就很莊嚴，今天

盛怒之下，兩目睜圓，目光炯炯，鬍子都似乎立起來了；並且聲如洪鐘，罵起來把房子也震動了。誰見了也怕。

賊將們那裏看見這樣不怕死的人，真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一時驚呆了。過了一歇，才一窩蜂跑到張獻忠那裏去，彼此長短的告訴了。張獻忠也詫異，便叫把沈子凌弄了過去。

沈子凌見了張獻忠，立而不跪，張獻忠也把他沒有辦法，便問他道：「你是個甚麼官兒？姓甚名誰？」

沈子凌說：「我是華陽縣令沈子凌。」

張獻忠說：「哈哈！你一個小小的知縣官兒，放在背後罵孤家是賊！」

沈子凌說：「罵了你怎樣？還要罵你。張獻忠，你這不忠不義不仁不孝，千刀萬剮的逆賊，殺了你也解不了我心頭之恨，也報不了千千萬萬百姓們的仇！」

張獻忠氣呼呼的說：「罵得好！罵得好！你會罵，我就會殺！」

沈子凌冷笑了一聲，說：「要殺便請殺，我死了比你活着還名聲好。我死了做鬼也要把你碎屍萬段！」

張獻忠氣極了，掙了半晌，才掙出話來：「好鬼崽子，罵得好，罵得好！要殺便殺。我希望你這崽子！」

於是，張獻忠把手一揮，兩旁的賊將一擁而上，刀槍並舉，一陣亂刺亂割，沈子凌的身軀便變成一團肉醬，血流遍地，一般忠義之氣，便還給太空了。

同時，劉御史同理刑二人，因為不降賊，也被殺了。正是：一沈二劉，義不降賊，身體雖死，千古重烈！

明末諸王興替紀略下

黃華

初，思宗殉國，潯王與福王並在淮上，衆議尊奉，人望皆在潯王，以馬士英必欲立福王，事遂未果。泊南都覆亡，潯王方居杭州，杭人仍擁戴爲監國。乙酉六月，遣陳洪範爲使，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陰與清通，嗾令疾趨武林，王度力不能拒，不忍殘民，遂身詣營，以勿殺害人民爲請，清員勒博洛許之，按兵入杭，市不易肆。後潯王與福王北行，俱傳凶問。按洪範初與左慈弟奉安光命，使北通好，已與敵通款，至是復賣主求榮，賊漢奸之尤者也。

魯王以海，爲太祖十世孫，甲申六月，避難台州，宏光既亡，熊汝霖孫嘉績起義餘姚，迎王監國，即日移紹興，以張國維爲大學士，督師江上時，兵馬雲集，各治一軍，不相統一，無曲騷然。王加國維太傅，賜尙方劍，以統諸軍。唐王聿鍵者，太祖九世孫，封于南陽，性率直，喜文翰，有河間獻王風。初以統兵勤王，擅離藩屬，錮鳳陽高牆。宏光立，赦出，避亂至浙，值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遂奉王至福州，與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閏六月十五日，卽皇帝位，以福州爲天興府，改元隆武，頗詔於兩浙兩粵，越中胥臣慕富貴者，爭欲歸順，魯王不悅，下令欲返台州，國維聞之，星馳至紹興，上啓監國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神詔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魯王爲唐王姪），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

爲勞，一旦南拜正朔，恐懷長不及，猝然有變，辱亡齒寒，悔莫可返。」疏出，文武諸臣議始定。自是浙閩對峙，不相爲謀，分道揚鱗，各爲其主，勢分力弱，此半壁山河，遂無復瓦全之望矣。

浙東將士，與清兵踰錢塘江相拒，自丙戌春屢戰不勝，武甯伯王之仁上疏魯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爲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是歲三月朔，清兵開堰入江，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東南風大起，揚帆奮擊，碎敵舟無數。國維督諸軍渡江，清兵爲之少卻。隆武遣使陸清源齎詔至江甯師，時馬士英遠巡浙東，不敢入紹興，倚方國安於嚴州；因峻國安斬之，且出檄隆武罪。國維聞之，嘆曰：「禍在此矣！」同年六月，魯王使都督陳謙行人至閩，啓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唐王大怒，下廷議，二人俱被殺。蓋國臣饒邦世所疏請，用示報復云。論者謂清兵下江南，勢如破竹，戰國之秦，不足以喻其強；而魯之弱，猶未及韓魏。隆武縱以小節不歡，但同舟唇齒之官，不可不思，姑大度優容，連兵共拒，俟勢稍定，大小自分，不此之計，轉自相誣仇，宗社覆亡，不亦宜乎。

唐王之稱帝也，凡百設施，與南之政，可謂「一邱之貉」。初以閩餉不足，大加搜括，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

錢糧，不足又需官費，諸曰：「敵兵如蟹，遲遲其來」。人心如此，國運可知。已而會后發閩，大興工作，擴構宮殿，庭廡之屬，皆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而南來無賴之徒，上疏諫兵，片言合，賞寶錠，賜官爵，部曹幾及千人。丙戌春，駐蹕劍津，兵贏餉絀，行止猶豫，羣臣召對，會議欠伸而已。當事無談及兵事，舉朝如夢如醉，不待識者而知其必敗。時東南民望，漸屬魯王，盡錢築爲界，烽火相望，與清共拒于七里灘者十餘月。自閩浙水火，有識之士，怒焉憂之，以謂時值玄黃，正宜枕戈待旦，戮力一心，乃處桑卵之危，而修筆舌之怨，忘救天之憤，而操同室之戈。親痛讎快，悔將奚及。果焉江上師潰，唐王卒亦未能獨存，此誠自取其咎，不容諉卸者也。

自閩浙相繼陷落，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羅式相、等，會議監國，永明王由柳方自衡移桂，式相首言王賢，太妃王氏曰：「吾兒仁柔，恐不勝任，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於十月初十日監國，十四日即皇帝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改肇慶府署爲行宮，頒請楚、滇、黔、蜀、軍士謳吟，皆以爲再親神京也。時內外局由魁楚主裁，元勳大老，惟當擇腹是務。至於守禦之策，不暇顧及，亦無人過問，而舊臣之有野心者，羣黨爲開國元勳，各戴其主，復蹈唐覆轍，擁立紹武。先是唐王第車鶴浮海南來福建，舊輔蘇觀生何吾驥亦道廣東，貽書魁楚，欲預擁戴功，魁楚拒之。十一月癸卯，觀生等乃擁車鶴入廣州城，立爲帝，年號紹武，以抗肇慶；或諍之曰：「二百里立兩帝，自樹內讎，人披其葉，而我刈其根矣。」觀生不聽，故大學士陳子壯移書式相，請與師東向，以靖唐藩。式相以聞，永曆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也。」因遣

彭燧往廣州，泣諭觀生曰：「強敵日逼，勢已劍所，公不協心戮力，爲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於曹瞞也。公受國家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何如人乎？」觀生怒，殺燧於市，遣督師陳泰歐陽關等，軍於三水城西，將犯行在。清將佟養甲，李成棟方乘間窺潮惠，鶴蚌之爭，無異予敵人以可乘之機。成棟等令游擊龐超龍僞爲援兵，入廣州城，城有內應，遂陷，唐王被獲自盡，觀生自縊死，永曆帝聞之，亟幸梧州。翌年三月，又幸桂林，論者謂局勢至此，合各路兵力，外禦其侮，猶慮弗及，乃以禮觸之爭，各不相下，漁人之利，清實收之，時窮勢促，同歸於盡，可勝慨哉！

清兵南犯，奉天告陷（永曆建都於武崗州改名爲奉天府），乘輿播遷，不進音耗，督師大學士堵胤錫等，別議擁戴，隆武閣臣熊開元曰：「今日所急在討賊，不在立君，乘輿所向未卜，萬一或有參差，魯唐近轍，何可再尋。」廷臣聽之，遂不果行。俄而清廣東提督李成棟，江西提督金聲桓先後內附，聲勢漸振，百爾有司，粉飾太平，日傳四方好音，自欺欺人，如夢如痴，妄相猜測，聲色犬馬之好，卜晝卜夜，離國勢危岌，不可終日，兵臨城下，重若泰山，皆已度外置之。君昏臣庸，乃爾夢夢，中興之業，識者早知無望。及成棟聲桓殺王事，永曆四年，禮式相又殉節桂林，五日之內，兩廣俱陷。永曆帝自南甯移貴州安龍府，尋遁入緬甸，吳三桂脅緬人遠烈出降，永曆及太后皇后太子公主以次皆被俘。明年夏，太后不食崩，帝亦遇害。計嗣統十六年，較福魯唐諸王爲久；而卒不免覆滅，則人謀之不臧，所不能辭其咎者也。

嶺雲海日樓詩鈔

馬小進

嶺雲海日樓詩鈔，共十二卷，邱倉海先生遺著也。此書爲先生同懷弟輯輔，兆甲兩君所輯，門生張雲龍、黃達堯、林商翼、饒景華、王獅靈、黃夢松、丘濬華、丘心榮、謝逸橋、丘漢濱、李時造、王伍梅、丘倫才、林風人、李兆書、丘光漢等十六人校印。以民國二年秋，由廣州之粵東編譯公司用鉛字刊行，凡四冊，爲之署端者，則李翰芬、饒美裳二先生也。無敘文，僅在卷十二之後，附有乃弟編輔一跋而已。

倉海先生之尊人曰潛齋，能詩，故先生詩學淵源，乃出自庭訓。而先生資質穎異，八歲即能爲詩，韻作弗輟，積各體詩，達數萬首，惜甲午之役，與臺灣俱亡。今詩鈔所存者，僅千餘首，起自乙未（清光緒廿一年）內渡，迄辛亥（清宣統三年）革命，中間酬應之作，多無存稿。近人羅香林君評論先生詩云：

「逢甲少既耽詩，寢倚李杜蘇黃，去其腐而擷其英，卓然大家。」

柳亞子先生論詩六絕句之五則曰：

「時流說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血戰臺澎心未死，寒笳殘角海東雲。」

而海內人士，或推許先生爲詩界革命鍾子者，固揚恰當，非過譽也。乙未內渡，有背時事者，先生爲詩題其卷端云。化碧三年血有痕，當年哀感滿乾坤；執維剪後天方醉

，無路排雲叫九關。此局全輸莫認真，東南風急海揚塵；世間倘有虬髯客，未必扶餘別馬人。殘山剩水冷斜暉，獨向西風淚滿衣；皂帽蓑鞋成底事，全家遯鶴管寧歸。人間成敗論英雄，野史荒唐恐未公；古柳斜陽圍坐聽，一時談笑付盲翁。

吾人讀此，可覩先生常存光復臺澎之志也。至其答臺中友人三首，語尤沉痛。

極目風濤憶夢思，故山迢遞雁書遲；渡江文士成僧父，歸國降人謗義師。老淚縱橫同甫策，雄心消耗稼軒詞；月明海上勞相憶，悽絕天涯共此時。

抱石中脣劇可憐（原注：臺人有賈于泉者，聞臺亂家亡，投萬安橋下而死。）；一庵待死伴枯禪（原注：內渡有諸生爲僧。）；漢身難訴遺民苦，殉義誰彰故部賢（原注：謂部下吳徐吳邱諸將領。）。碧血縱埋非漢土，赤心不死尚唐年（原注：臺中義士，尙奉中國正朔。）；扁舟但益飄零感，過海何曾便是仙。

歸來誰與話酸辛，滿目茫茫劫後塵；末俗習凌欺客戶，長官尊重薄流民。本無曠土容安插，難恃高文濟困貧；冷守平生心迹在，朝衫零落泣孤臣。

先生此三首詩，可補臺澎史料之闕也。

先生名逢甲，字仙根，一字仲閩，別字熱仙，晚年號倉海君，又號南武山人。詩鈔署名曰「南武山人邱逢甲倉

海著」，從先生晚年之志也。其先居粵之梅州鎮平縣，清康熙間渡海徙臺，遂為臺灣彰化翁仔社人。清光緒廿一年乙未三月，日軍破澎湖，旋清廷與日和議，割臺灣。臺之舉子會試于北京者，上書都察院，請勿割臺和日，不聽。臺民聞變，羣憤激，先生與諸紳士，出謀挽救，電奏力爭，情詞婉切，亦不報，惟命撤回守官而已。先生長嘆息曰：「予固知必有今日也，然臺灣乃臺人所有，豈得任人私相授受？」乃奔走呼號，倡自主建國，促唐景崧電劉永

福，詢去就。蓋其時唐以臺灣道擔任巡撫，劉以南澳總兵奉命率師籌防也。劉復曰：「與臺存亡」。遂決計獨立。衆推先生起草法制，建臺灣為民主國。五月初二日，先生率臺人上總統印推景崧為總統，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藍地黃虎，檄告中外。以先生為副總統，兼義勇軍總領。是則先生以文人而知兵者。梁輯五光祿國瑞贈先生聯，有「李樂師不為章句小儒」語，誠雅論也。

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女，日費千金，時人目為銷金鍋，其說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云：

「銷金鍋扮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刺春羅。」
詞旨幽默可玩，近唯寶徽塔天然閣杜序一聯深愜予意，其語曰：「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與銷金鍋同意。

西湖產土步（魚名），邵聞秀邵斯貞竹枝詞云：

「未到清明土餅肥，寺前新釀白醪微；沽得酒來釀正熟，月到湖心蕩棹歸。」

輿慶錄言東坡在杭，每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午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至一二鼓，列燭以歸，士女觀者夾道。清陳若述西湖雜詠曰：

「並攜紅袖傍湖行，日晚停棹葉葉輕；列炬歸來人夾道，爭看老守入春城。其語誠庶而詠焉。」

張樞言龍圖守杭，一日宴湖上，張命卽席填詞，劉溼巨濟倡曰：

「憑誰好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鏡塘湖上圖。」僧仲殊應聲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以上概摘西湖雜詠註）

西 湖 佳 話

—— 講 廊 落 ——

徐樹銘與俞樾

一士

丁酉樾以六十年前老湖榜，不得與重宴鹿鳴之榮，和樹銘詩，與「不容濫附鹿鳴筵」之嘆。至壬寅（光緒二十八年），獲以道光甲辰（二十四年）舉人，奉旨翌年（癸卯）重赴鹿鳴筵宴，賞還翰林院編修原官，蓋足酬其夙矣。至章服一節，則罷官後早以封翁資格得贈二品。其「與彭雪琴侍郎」書有云：自與公別後，即遭先兄福甯太守之變，馳赴福甯，奉母北歸。……歸來仍寓吳中，自謂向來山野之服，可以傲公卿，不可以奉老母，適兒子紹業去年在大名署任內由道銜為請二品封，遂慨然受之。六月初三，山妻生日，即服其服。戲為小詩云：「頻年草布謝簪纓，忽荷推恩意轉驚。此日承歡當彩服，將來借重到銘旌。蓬瀛舊籍三朝道，雲水閒身二品榮。聊與山妻作生日，并期重為換釵荆。」千里寄知，博故人撫掌。「蓬瀛舊籍」二句，頗可作擅聯，得暇能為書之，以頌蓬壁乎？」此約為光緒初元事。蓋章服虛榮，樾亦頗重視之，至舊官職苑，尤其所念念不忘者耳。「春在堂隨筆」卷一有云：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為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名，人皆疑焉。後知其由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於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

。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飯不敢忘也。時題為「溪烟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愧矣。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勛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譏矣。然比來杜門賦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填站，萬不敢留，而窮愁筆墨，倘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手。此則無聊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為書此三字也。」

余于子散館後，未引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證舊盟。好向玉堂稱絕客，重煩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却笑隨園老居士，落花詩句太關情。」跋其後云：「散館改官，口占一律。」隔年慎廷青健林見之而笑。及引見後，蒙恩授編修；廷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廷青曰：「吾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然余不久即免官，回首昔玉堂，真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瀛」，斯言驗矣。

其對翰林之極爲重視，可以概見。罷官之後，雖不謀再仕，而對茲固未嘗忘情，且津津道之也。科舉時代，所謂玉堂金馬，最足款動一時，讀書人多以此爲簡的，得失之際，儼若有仙凡之判。總之態度如此，亦無足怪。其門人章炳麟，作「俞先生傳」，遂有「不能忘名位」之語。

總著書講學，蔚爲儒宗，及門者甚衆，知名者亦不乏；其中尤以章炳麟號爲欽奇之士，今歲卒於蘇州，海內同以喪茲國學大師爲惜焉。炳麟受業俞門，獲益匪尠，而後來所謂之獨至者，有突過本師之處。以政治上主張不同，師生間曾發生抵牾，炳麟乃作「謝本師」一文，謂：「頃之，以事游臺灣，臺灣則既隸日本。歸，復謁先生。先生遽曰：『聞而游臺灣。爾好隱，不事科舉；好隱則爲梁鴻韓康可也，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詭言口口之禍，毒教諸夏，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不忠，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蓋先生與人交，辭氣陵厲，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經，又素博覽，戎狄豺狼之說，豈其未喻，而以唇舌銜扞之！將以替仕口口，食其腹臆耶？昔戴君與全紹衣並汙口口，先生亦授職爲口口編修，非有士子民之吏，不爲謀主，與全戴同，何恩於口口，而懇懇蔽遮其惡！如先生之棟通故訓，不改全戴所操；以誨承學，雖楊雄孔穎達，何以加焉？」此文「章氏遺書」文錄內未收，茲據清末國學扶輪社所印「章太炎文鈔」文中之口口，爲當時以其詆斥清室而不放印出之詞。炳麟排滿革命之主張，總所深不謂然也。「春在堂隨筆」卷二有云：

余前視學河南時，香嚴制府英桂，方爲河南巡撫；今一別十五年矣。庚午歲，重見於閩中，公爲言。咸豐九年，自豫入閩，蒙文宗顯皇帝召見，語次及總，有「俞總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論。是時臣總去官已一年有餘矣。何意蠱蠱微臣，尙在眷注之中！昔蘇軾

聞神宗有奇才之歎，痛哭失聲。總之才，固不足以比蘇軾，而以天涯殘客，重聆先帝玉音，亦不禁涕淚之橫集也。

總被文宗詆斥，而於文宗對之稍有稱許之詞，感激涕零者是，雖亦昔日人臣對君之常，其在野而神榮感稜之情緒，自昭然若揭矣。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指斥乘輿」，其爲總所痛責，宜哉。或謂炳麟「謝本師」之作，意別有在，蓋恐總因已事受累，故特撰此文宣之，明示師生宗旨大相異，俾其安全耳。揆之當時事理，此說亦頗可信。總卒後，炳麟文中及之，每稱「先師」，或稱「俞先生」而不名，師生之誼固不廢云。（炳麟「定經師」，列總於第一流，謂：「吾生所見，凡有五第。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人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若總清俞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詒讓，此其上也。」又一「校文士」有云：「俞先生文竄盜，不稱其學。」蓋重其學而不滿其文。）

孫詒讓與總後先卒，均晚清浙中名儒也。炳麟（時在日本）作「俞先生傳」及「孫詒讓傳」。其門人饒玄同見其稿，曰：「師於孫傳，推崇甚至，而於俞傳，則稱美中殆不無微詞焉。」曰：「子何所見而云然？」玄同因指文中數處證之。炳麟笑曰：「豈可以金聖歎批水滸傳之法論吾文乎？」然俞傳實有謬語，玄同之言匪誣；炳麟之重詒讓，固尤過於本師也。（此與政治思想亦有關係。）

樹銘之學，自不能比專家潛修者總者，惟在並時大臣中，亦有嗜學好文之目。「清史稿」樹銘傳云：「樹銘幼穎異，問學於何桂珍，曾國藩，倭仁，唐鑑諸人，生平無私蓄，惟嗜鍾鼎書畫，藏書數十萬卷，雖老猶勤學不倦云。」斯亦可云儒臣已。（居朝列，以守舊大臣稱。據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載：嘗戊戌政變，樹銘聞太后訓政之旨下，又聞命步軍統領領抄南海館（捕康有爲），急肅衣冠北嚮頓

首，每一頓首，輒呼「女中變舞」者一；九呼九頓首，始起。頭腦多烘，亦殊可笑。）

總丁酉和樹銘詩，謂「已識瀛洲推老輩（聞近科認啓章無在公前者矣）」，又徐致祥和詩，謂「玉堂老輩冠承明（翰林前輩，公現居首）」，似當時樹銘已無翰林前輩矣，然在

野者實尚有一
三科以前之翰
林前輩在，孫
鏞是也。（曲
詒讓之叔）。

鏞鳴道光乙未
舉人，辛丑翰
林，官至翰林
侍讀學士，同
治間緣事罷歸

，光緒甲午重
宴鹿鳴，加三
品卿銜，庚子
以聖年例得重

宴鹿鳴，加侍
郎銜，旋卒，壽八十四。丁酉年八十一，尚健在而為浙江

大老也。樹庚子以詩賀之云：「墨頰恩命下彤輝，盛事流
傳到浙西。昔歲鹿鳴會再賦，此時雁塔又重題。青雲千疊
皆居後，（近科翰林認啓章，共一千餘人，而公為之冠。）
黃閣三公孰與齊？（朝中大學士，皆公後輩矣。）更有
隨滙元老在，同將山斗拜昌黎。（李少荃傳相，為公會試

分校所得士。）頭銜一世似冰清，今日欣逢異數榮。二品
官階新拜命，（加侍郎銜。）四朝聲望舊登瀛。卻符故事
黃鸞圖，（本朝重宴恩榮，自乾隆辛未黃叔琳始，以詹事
加侍郎銜。）為湖遺聞張杲卿。（宋張昇，字杲卿，大中
祥符歲在乙卯登科，至熙寧八年乙卯，歷六十年，屬元英

錄」載之
，以為佳
語。按此
乃重宴恩
榮之權輿
也。）。

只惜未留
莘老在，
令人回首
不勝情。
（宋孫覺
孫覽兄弟
同傳，覺
字莘老。

今謂令兄琴西太僕同年。）丙戌，鏞鳴七十生日，樹贈聯
云：「天下科林皆榜輩。」「一朝將相兩門生。」所謂「兩門
生」，指樹在道光丁未同年李鴻章與沈葆楨，一宰相，一
總督，均是科鏞鳴襄校會試所得士。

（完）

青來館丈車覽函

空函於詩今孫育

吟心又訪四首古博

一笑如人區善右台仙能事記尚少

卷如首異向

事不數別為荷此語

閣祺 恩元初稿

過 剡 谿

陳友琴

浙東山水，在我的印象中，有八個大字：「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本來，這是古人贊美浙東山水的成語，不是我造出來的，可是經過一次遊覽以後，我對於它的印象特別新鮮，自然也就生出特別的好感了。

青蓮詩：「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剡中到底在那裏嗎？我姑且知道有一個剡縣，可是剡縣的縣治早已廢了（即今嵊縣），現在只剩了九曲繁迥的剡溪之水了。

從浙江奉化縣到新昌縣，現在汽車可以直達了，很便捷，我竟有路過九曲剡溪的好機會，但是，也很惆悵，我竟沒有細細遊覽的時間，只是匆匆一過罷了。既「愛名山」而「入剡中」矣，乃又「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不能在剡溪住上數月，享一箇清幽之福，甚至不能有數日或數小時的勾留，大概我的福分太淺的緣故吧？不過，如其說福分太淺，爲什麼又給我「一面之緣」呢？「翻若驚鴻，燒若遊龍」

，這是形容在倉卒之間看見美人的一剎間的情態，我坐在汽車上看九曲剡溪的山水之美，似乎也可以拿這兩句話來形容它哩。「司空見慣」，便覺等閒，遠不如「一現曇花，值得留戀。」這是我聊以自慰的話。

雖然我所見的，並不是九曲剡溪的全景，只是其中的一個段落，但，即此一個段落，也就大可以因「因得窺一斑而懸知全豹」了。原來剡溪之水源有二，一源出于天台山，一源出于婺州武義縣。我所見的，只是源出于天台山的那一個段落。

澗灣曲曲的水，丁丁東東的泉，夾在兩山之間，溪中滿積着崩崖裂石，溪外堆積了綠竹黃沙。水色是一清到底，澄綠可愛；山容是自然俯仰，移步換形。車中左顧右盼，甚是高興，打開袖珍日記簿，在震盪得顛頭播播的汽車窗口上，畫成二絕。

乘輿而來王子猷，剡溪九曲水悠悠；山中何物令人喜？步步崩崖

處處流。沙明澗曲亂雲低，聽水看山過剡谿；修竹一叢花怒發，幽人應住板橋西。

本來，我並沒有像戴逵（安道）那樣的朋友住在剡谿，爲什麼要說「乘輿而來王子猷」呢？原來王子猷的訪戴，也並不是真的要訪戴，也不過是要乘輿去看看剡谿罷了。我很愛像王子猷那樣的風格的人，他那「雪夜訪戴」的故事，所以出名，實在並非無因，據世說新語上所載的一段小文字，也就頗爲可喜。任誕篇：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樣的人，這樣的行徑，大概完全是以趣味爲中心的，吾人雖則有許多不爲我私心所許可，像王子猷却是例外。又如我詩裏所說到的竹，也就是王子猷生平最愛的一樣東西，剡溪的竹特別的多，王子猷雪夜想到剡谿，也許全不爲的戴安道，而實是爲了孤竹

君。「雪壓竹梢」，是最美的一幅畫圖，一個愛竹已成癖的人，那能不為之神往？我們知道「看竹何須問主人」和「何可一日無此君」兩個佳話，都是王子猷與竹的故事。那末，我們簡直就可以說王子猷之到剡縣，實在爲了要看竹，要看剡縣中雪夜之竹！

說到剡縣之竹，我順便要提起在剡縣裏所見的竹筏了。平常我們所常見的筏，大都是木頭做成功的，而剡縣中的筏，幾乎沒有一片不是竹子的。最奇怪的，是那筏頭都翹起來了，擱得高高的，從遠處望著，活像我們鄉下的婦女所著的翹頭翻底鞋。在竹筏上面，可以裝運柴草，可以渡人過溪。看它的樣子，輕飄飄的，順流而下，看實有趣。有時在筏中又看見兩頭都翹起的竹筏，像古代書家所用的手枕倒放在水面上似的，我們坐慣了輪船的人，對於這種或通器具，轉覺得有些羨慕。

此外，橫當在淺澗水面上的長板橋，也特別多，像許多放大的木棧連接起來似的，假如沒有走慣這樣窄橋的人，走在上面，是要心驚胆怕的。

關於剡縣的古蹟，幾乎可以說沒

有什麼遺留了。只是于過公棠村時，看見一塊大橫匾上，寫着「剡縣第九曲」五字，過康嶺村時，看見一個祠堂，懸着「剡源先正祠」的匾額，不知裏面所謂「先正」是供些什麼人？此外沒有看見什麼遺跡了。汽車所停之站，還有「坵坑」「三石」「鄒世」「棠家洲」「紹周」「東塢嶺」等。路上還看見兩條小瀑布，假若我後來不到天台，這樣的瀑布也將認爲是奇觀了。

汽車在陸路上，越走越高，俯看溪裏的流水，越發向下瀉去了，一高一下，恰巧相反。等到過一個小小的岡嶺時，水分兩條，一條是流注甬江的，一條便是出曹娥江去的了。那個小嶺，名叫剡界嶺，剡縣之水，到此分界，所以有「剡界」的名稱。過這道，前面便是新昌的縣境。剡縣所給我的「一瞥」，如此而已，是「驚鴻」呢？還是「遊龍」呢？以後怕只有向夢魂中去求的分見了。

後來從天台歸來，係取道于嵯縣紹興蕭山那一條新運的汽車路，沒有再打從剡縣經過了。雖然所謂「山陰道上」，也自有另外一段旖旎的風光，可是還不及「九曲剡縣」的清幽奇趣，這是我事後深引爲憾的，爲什麼不趁着歸途再過一次剡縣呢？

西嶺佳話 曹妙清卅不嫁

洛柳輯

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錢塘人，善鼓琴，工詞章，三十不嫁，而風操尚可，觀其所賦西湖竹枝詞，可識其爲人焉；其詩曰：

「美人絕似董嬌娘，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妙清元時人，與楊維禎同時，楊稱其行書點畫俱有法度（見楊維禎西湖竹枝詞註）嘗寫詩寄楊，答之云：「紅牙管帶紫羅襪，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雪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按彤管玉帶袍者，曹之名硯，萱草帖者，狀其孝也。

談左文襄 (下)

曾士義

文襄規復閩浙，固其一生建樹之所在，而平定關陝，開關回疆，尤為不世出之奇勳。初公奉命西征，廷訓相期以五年，而公於三年間，竟奏犁庭之效，非精於戎機，豈克臻此。其入關也：以涇州平涼為中路根本，乃分兵北入甫及，以搗金和堡。該堡為馬化澂所踞，本靈武西夏形勢之地，化澂又引黃河秦漢二渠為濠，三匝以自固，公悉督金劉董張等軍挾土木填濠，復掘水灌之，始拔。西南下河州，敗西甯，其悍匪均京肅州死守，遂以大軍合圍，久乃克之。白彥虎由西南大通關外，過肅州，馬四招之不赴，語其黨曰：肅州孤懸，勢難久距也。初定秦疆，馬化澂擁衆陸持陝豫，以求撫為名，統兵大員借之，廷意亦頗為所動，公洞燭其奸，以勳為撫，逆謀遂著，及關陝肅清，因西域阻遠，族類龐雜，兵力難以包舉，又恐鄰邦干預，頗有主持閉關之議者。蓋不知天山南北，關係西北全局；故力主用兵，卒竟全功。昔人論馬班優劣，謂馬遷高於孟堅，不在卒而在識，僕謂左公之平定西垂，亦不在勇而在謀矣。

考文襄於癸酉九月十五日，以陝甘總督克復肅州，關內肅清，督協辦大學士，朝廷發部庫銀百萬以犒軍，諸將士策功有差，廷命將軍金順，會景廉以勳古城，穆圖善進堵安西玉門敦煌，張曜宋慶會文麟明春以解哈密之圍，西域戎機，從茲大轉。許瑤光太守「上元集」辛未年雜感詩，贊癸酉誌喜詩，寫左公用兵西域事，亦非如繪，詩史也，爰摘錄如下：

客云甘州軍。已戡金積堡。聞官向西笑。萬里春浩浩。格靖西征初。慈宮訓垂寶。相期以五年。三年果竟掃。而此三年中。艱難惡遠道。協餉鄰封嫌。危地幕客憐。撫臣劉蔣更。宿將高(連陞)馬(德順)例。兵久士藏奸(中有老哥會之變)。張順馬嚙草。戰久民靡遺。膏原春不草。盈筐理莽棘。伊誰結成纜。而公乘浩然。鐵石心天造。西事與終始(入關奏中語)。自命長城保。大志堅竟詩。耿耿丹心抱。頗聞袖手人。切責出手蹇。仰賴帝昇隆。依倚振天討。……公今年六旬。苦戰難應皓。涼州葡萄航。飽飲潤吻燥。

此一首五古敘事實實，可算淋漓盡致；又癸酉關西域底定，詩以誌喜，四律之一云：

伊犁歲歲事倚承平。盡爾擒酋冠四城。茲定東南轉西北。直扶江漢洗滄溟。賢豪幾登推棋險。朝野多年望戍成。積甲天山千萬丈。海洲島國定神驚。

此詩精警研練，頗揚文襄顧得體；而是時以一詩獲大用者，則有楊石泉制軍。楊公初以撫浙挂吏議，文襄奏請起用，賞四品頂戴，襄辦陝甘軍務，至營時獻詩云：

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徧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文襄兩賞之，未幾復大用，文字之因緣，關係豈淺鮮哉。楊名昌詩，羅羅山弟子。後任浙江巡撫，因楊乃武案被劾他調。

文襄之經略陝西也：初以平涼大營爲根本，力攻金積堡、
河州、西甯、統其巢，各頭目多降者，遂以回攻回，再復
肅州。此後出關，勢如破竹，不戰而服。其得力全在步步
爲營，立於不敗之地。故關陝清而西域復，則公之自負
爲老亮，允非誇也。霍邱袁伯謙先生，所著「河海崑崙錄」
有一則云：

酒泉之西，有白塔五，乃左相攻城時陣亡將士忠骸也。
肅州爲回會所據，死守，屢挫我師，左侯西征，惟
金積堡、肅州、力戰最久，精銳喪過半，兵家以攻堅
爲戒，信矣。然自有辨，若賊勢尙盛，失陷猶多，又
爲敵所盤踞必爭之地，在我得之亦無補大局，儘可緩
以圖之，聲東擊西，以孤其勢；若窮寇無歸，蹙而走
險，不得不出死力以相抗，聚而殲之，便于犁庭掃穴
。此雖堅城，在所必攻，只在度緩急，布虛勢以困之
，時至則克。如左相拔肅州，曾忠襄下金陵，同一勢
也。肅州復後，從此出關，望風納款，皆攻堅之力。自
古用兵集大勳者，不外攻堅納降二義；二者均有流弊
，神而明之存乎人，非攻堅不能納降，惟納降乃可攻
堅，左侯于金積堡肅州二役，皆用董字三營，精善五
旗爲前驅，而以大兵督之，故收效速。白彥虎出塞，
劉襄勤遣師追玉賽里河（原注即蒲犂通判地），僅十餘
騎，已爲前隊所獲，白曰：爾等與我皆有舊，我爲爾
等立大功，致富貴，似亦不薄，何相逼之甚也，衆乃
縱之去，而以迷道歸報。

論公平西規畫，卓然可見。而白彥虎卒以善於辭令得免脫
，亦云狡矣。河海崑崙錄又云：

「文襄駐軍肅州，將出關，一日董軍步卒某，伏輿前

，喃喃若癡，曰：老統領語我，彼將出關打前敵，奈
無饑，無寒衣，求中堂多焚其銀楮衣，以備分布軍士
。文襄從之，後襄勤出關，軍所至處，必有烏鴉數萬
噪集，若前導者，軍中謂之烏鴉兵。
曾忠壯英魂魂魄，猶殺敵歎！此事已見公致劉克庵書內，
神道設教，殆藉此以鼓動軍心也。

新疆之哈密，有回漢二城，漢城西門內，有左文襄祠
，後堂三楹，前爲禮廊，庭中供文襄塑像，高尺餘，障以
玻璃匣，爲公將薨前五日製也。據袁伯謙先生云：「光緒
九年，家君官昭文，公時督兩江，至福山閱兵，余從武帳
中瞻仰，如泰山喬嶽，楹柱乾坤，不僅皮頭燕頤也。哈密
之塑像，已稍帶病容，固應浩氣還太虛，堂前裝楮，左右
各四扇，刻公道光中禮閣下第後冰懷詩八首，公不以詩名
，而即時可以見偉抱」云云。又謂：「左相于迪化置行省
，是一生經濟，人亦以此多之；惟乾隆中已綏西域，極盛
之世，累葉相承，一時滿蒙大臣，無不講求邊務；而嘉道
年間，頗有創此議者，亦存而不論，何哉？封建郡縣，得
失利害，前人言之詳矣，柳子厚始暢發其旨，而後世不能
易也。左相胸有成竹，決然行之，變藩封爲州縣，易將帥
爲守令，施之新疆可也；若內外蒙，前後藏，時尙未至，
未可強也。果能使其族類化爲蟲沙，其佛祖賤如牛羊，其
牛羊珍如麒麟，而後治道遂以移民，相阡陌以開耕，天地
之所限，以人力爭之，庶幾其可乎」云云。此論推崇文襄
備至。惟論蒙古西藏，建省非時，未免養生之見耳。

新疆之新餉所。文襄原定餉章程，應協省分：陝西
、山西、河南、河東道、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兩淮
、江蘇、閩海關，每年九月以前，應將本年餉餉解足。自

九月至年尾，再提前將次年之餉解足三成，播教者獎勵甚優，延欠者處分亦重。初定協餉四百八十萬，後減去四十萬，每年甘肅防營餉支一百十六萬，滿營則夏、涼州、莊浪、青海衙門，共支二十萬，其餘二百九十萬，均解歸新贛。自後各省統算，僅解至八成以上，能撥數者僅秦、晉、滯、皖、湘、楚等省。每年核明實解到若干，即盡數撥支各營，如解到四萬，甘留一萬，以三萬解新省，此大概情形也。

蘭州之督署後園，即明肅王府花園，中有拂雲樓，峙於北城垣上，垣外即黃河，迤城東去，背北山，面五泉，極河山之形勝，左相篆書「大河前橫」額。復題聯云：「積石導流趨大海，崆峒倚劍上重霄。」雄壯足稱是樓。園門聯云「閉門種菜，開闢延賓。」至今園中菜畦縱橫，皆公手闢。甘省所有南邊小菜，均公攜種而來，教人栽植。又肅州東園另有酒泉，其他亭台，亦公所建，前為清柳樓，樓額公書也。樓上南符懸聯云：「中興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畫，以名吾亭。」灑欄遠眺，南山晴翠，盈胸撲臆。樓上伸兩翼，立柱架板為閣道，通東西兩墩，西墩古木二三株，寒鴉鈞咽，樓後為方廳，題額曰「大地醒獅。」聯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有即學佛，無即學仙。」廳後向北為明廊，可窺酒泉後池。廊外為涼蓬，東西粉壁，大書「龍飛忠孝」四字。蓬外繞以短垣，垣外數武有方池，甃以文甃窳甃，甃淪鑿形，細鱗可數。酒泉也：掬飲之，味甘冽，泉北有三大池，中池路小，夾堤植楊柳，通池北，一亭翬然，東西二池，綠水平潭，灌叢蔚補，沿波涉

然，殘雪掩映，夏月柳暗荷明，乘暇彌留，清趣可想；此均文襄當時經營佈置，藹為勝地。曾幾何時，無復昔日盛概矣！按河海崑崙錄云：酒泉湖鑿於左文襄，郡人仿白隄蘇隄故事，號曰左湖，壁間題詠，猶有存者。

安西之西南有哈拉淖爾，距岸二里，有龍王廟，文襄篆書「翰海波清」匾額。嘉峪關在肅州西七十里，書額曰：「天下第一雄關」，字大逾斗，神采洸湧。乾州以西，山洞深處，土橋有高數十丈者，均文襄命營勇修築。平涼城東十里外，大路寬三十餘丈，植柳四五層，路并行，參天合抱，想見文襄經營西陲，同於召伯甘棠，而遠路尤過之矣。植柳由涇州以西，直達關外，夾道楊柳，連陰三千餘里，凡苦滴不毛之地，旋植旋萎，沃土則蔚蒼千霄逾數抱，楊柳三五株，間以白楊一株，觀所植之盛衰，而知土地之肥瘠。奈守土之官，不知告戒愛惜，山阿荒僻，剪伐日多。考有清季年，自入隴後，沿途破房，有立榜禁盜伐者曰：「崑崙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羅穆情刺史晚公聯云：「食性我龍語，白菜蒲團供祭饌；澆陰公所友，綠楊夾道逐靈旗。」昔賢經營萬端，洪纖悉寓精心，十年培之而不足，一日覆之而有餘。宋麻城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莖行人，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三四，東坡傷來者之不顧其意也，作萬松亭詩，有「爲問幾株能合抱」之句。文襄所植楊柳，豈第萬株，旋亦剪伐大半，嗚呼！建設難而摧毀易，今昔之感，豈爲此依依者耶！

知過軒隨錄

文廷式遺稿

曾沅圃入覲時召見，痛詆徐延旭之不可用，用必倚事，且乞卸與罷斥，請毋庸與軍機大臣商酌，慈聖動容許之。曾既退而高陽奏對，遂反其說矣。而曾遂爲延旭奏劾矣。執政非人，疆臣憤事，千古如一，可恨之至。

張靖遠深知徐延旭之不可用，而慮有與援，不敢遽劾，以電達之北洋大臣；覆電云：已轉致幼穉制憲矣。

徐被逮至，擬猶告人云：朝廷輕舉妄動，若再由我經營一月，越南之東京必爲我有；且直取西貢不難也。

癸未之殿試也：讀卷者有張佩綸周家相，先是周見閣敬銘，詢其子學何書，閣曰：隨願帖也，懸腕作小楷也。及讀卷日，有一卷子體諸曲，每溢格外，周詫曰：此必閩道竹也（即敬銘之子）。張佩綸途力與高陽言，得費第四，及折卷則朱祖謀；而閩固未嘗作韻字也。張周以之相聞，而其後置之死地者，實閩之力居多。

左侯之初次入都也：陳寶琛張佩綸皆終日詣其門，而實廷獨不與。其出任兩江也：則實廷鄂承修實留之；而佩綸則深詆之。左故重實而輕張。及福州敗後，張爲閩人公劾，命左查辦，時沈應奎在幕，張慄慄危懼，而左顧持公論，佩綸得以薄議，其致書謝之，以叔向祁奚爲比云。

譚宗浚者；素不諳洋務之人也，一日於許庚身座中，忽遇閩敬銘，談及今時洋務人才消乏，非設科不足鼓舞之。譚退，遂奏，請潘衍桐上之，潘猶豫，譚告以實曰：非

此不足以得閩之心也。潘大喜，遂奏；而終爲會議所格，時人咸鄙笑之。

張佩綸於光緒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奏請醇邸兼管總理衙門。

陳士杰辦理黃金滿一事，初則揚厲備張，欲爲事平時保舉之地，其後遷延不獲，兩奉嚴旨，懼無所出，乃重賄得調山東。劉秉璋接其任，又不能獲，乃勉強以一撫了結，侍讀盛昱勸其將爲楊昌昌，嚴旨督資，劉乃奏覲，願以身保其不反。迨九年冬，彭玉麟調赴廣東，余觀其人，乃一極庸猥之子耳，乃費一尙書兩巡撫竭力經營而不能誅之，可笑也。

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數萬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賄通其家人，以極毒之藥，研末入之蠟燭中，文忠閱公牘每至四更，毒煙浸淫，入於臟腑，遂不十日而卒。

瑞麟爲兩廣總督，貪劣無比，其死後十年，爲鄂承修所糾，命彭玉麟查辦，乃獲爲洗刷，遂逃法網。此公頗負重望，其實好諛惡直，不學無術處甚多，取其大端可矣，必謂韓岳之流，則去之何啻天壤。十年之春：海防甫急，朝旨命彭督師駐瓊，彭急極，請督撫將軍會銜留之，督撫又恐朝廷責其擁兵自衛，未取輒請。彭次日與張靖遠手書云：朝命赴瓊，玉麟本當遵旨即往，而無如粵中紳士，自卯至酉，糾難不消，不得已躬親不去。余時在靖遠幕中，

閱墨怒不可忍。此人負海內重名，余亦素重之，然此一節之謬，不可掩也。

岑毓英初極抵李鴻章，後乃認爲師生，其赴雲南也；遣其子往合肥見李，請授心法，李云：越南非中國所急。又朝廷方重用唐炯，爾可讓之。故岑初到，兩奏言救越南之非計，迨奉嚴旨督責，始惶悚請視師，而不知前此爲李所欺久矣。岑本邊徼人，於中朝無一相熟，以謂李之言處處可用，遂入其彀中，固其識之不足，亦可哀也。

乙酉夏上幸南海，小修工程銀十三萬兩，而任其事者僅折後牆以培前牆，塗飾一時。

外蒙古生計以牛馬爲大，近日欠俄羅斯債近數百萬，無以爲償，有議地者，而理藩院置之不問。又京都中六部書吏，以戶部爲最多財，而理藩院過之，蓋其承襲之時，得以上下其手，故索賄尤鉅，致富亦較易。

閩敬銘字丹初，張之萬字子青，同入軍機，張七十四，閩年六十八，人以杜句詠之云「丹青不知老將至」。時孫毓汶烏拉布查辦贖院豫各案，經年不返，孫字萊山，烏字少雲，人遂以「雲山况是客中過」爲對句，亦頗巧也。余謂唐彥所云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於此時亦略似之，惜其不能馳譽耳。又張之萬一無所長，惟作畫頗得家法，爲數十年來顯官所未有。

王文韶回鄉之時，通省若狂，可道以下，日候其門。迨見降闕之旨，氣憤乃稍息矣。然人以爲近日權臣之有才者，尙推此人云。

諒山之失也；蘇元春敗於十二月廿七日，探報甫到，潘鼎新即於二十八日早逃入鐵南關，蘇軍午後退到諒山，

見其無人，亦遂退。二十九日，法人始入城，而潘電報云「打仗受傷」，欺妄如此，不正國法，真不足以快人心。惟楊玉科力守觀音橋，其地在諒山之前，至正月初十日乃以戰殞命，可謂好男子。卹典未稱其忠，殆爲潘鼎新張之洞所蒙蔽矣。

徐承祖文理不通，情人代作一條陳，閩敬銘遂發勳，以之出使日本，恐爲敵人所笑。

何璟督閩，最能諛佞紳士，故以八年總督，貽誤封疆，而償事之後，勅之者猶有恕詞，孟子所謂不得罪於巨室，效至此乎。

國史二百年來無后妃列傳，此大闕事。

岑毓英巡撫福建，譚鍾麟巡撫浙江，皆加兵部尚書銜。蓋近日巡撫有頭品頂戴者，移撫他處，皆照例請，其加尚書銜者，則優容也。若李鶴年撫河南，劉錦棠撫新疆，皆加尚書銜。一則以曾經總督，一則以萬壽盛典賞之，不在此例。

孝貞文皇后聖德徽顯，溥海所仰，尤崇儉樸，宮中器用，一切用銀，起居飲食，皆有常節，內豎不過七十餘人。穆宗賓天時，哀痛過於所生，尤盛德不可及者。

大學士額勒和布姓野羅額，覺羅額者，宗室與人私生子，不入屬籍，列爲此姓，猶言非正支也。

盛宣懷者；電局之總辦也，當軍務急時，恆洩機事於敵，以邀厚利，蓋各處密電碼子，伊皆私置一副本也。而事定之後，轉以電線之故，記名海關道，公論爲之不平。

李鴻章保奏電線學生謝某云：有民胞物與之量，體國經野之才，劍入邱鈔，人人駭怪。

藩州新寇扣兵餉，貽誤事機，天下所知。楊叔瀝爲余言，其間諒山失守之際，猶於營中提銀八千寄家，可謂天良喪盡。又於敵撲鎮南關時，密電報之朝廷，謂賊勢浩大，勢難抵禦，不如任其深入，無所撓掠，則和議易成云云。謬妄至此，而迄今未聞拿問，國威於是替矣。

李鴻章欲設銀行，閱敬銘亦頗謂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鴻章云：若不用洋人，人却不信你戶部，其言好駭如此，事已垂成，幸崇尙書以去就爭之，遂得中止。聞崇尙書請見醇邸云：宣宗成皇帝所以與夷人啓勞者，以紋銀流入洋，使中國貧弱故也；今若設銀行使洋人理之，則不啻求外其出矣！爺爲宣宗成皇帝之子，何忍爲此。詞氣侃侃，幾於流淚，可謂有心肝者。又聞惇邸請對奏事，至一時之久，亦力阻此議也。其後文海貴賢亦交章攻之，戶部復專遞封奏，遂得不辦。

吳大澂乘黑頂子於俄，查覆後竟得無事，此時事之不可解者？比聞又電促之矣。

海軍省之設，採於一時之論，惟請親信親王督辦，則與大澂條奏耳。及大澂爲河督，果明目張膽而爲小人矣。

太監李雙喜隨醇王視師天津，余與志伯恩（即）商，欲得人言之，伯恩未覓人，而自作書與其姊夫謨貝子云：君何不以口舌爭之，挽回體制不少。謨貝子以伯恩原書示醇王，王云：此我自誤，我自請之，今時不能爭也。余遂作書勸盛祭酒（即）言之，祭酒曰：余嘗云所事創聞，豈謂語耶？余後問之周蒼生妹夫，蒼生云，伊殆知之；然此事太后本意，故未敢爭也。當太后命醇邸攜行時，王不甚願，奏謂此李太監係三品頂戴，職分較大，大似不便。太后曰

，可令以六品頂戴隨行也。旋晤李仲約（文思）聯士，亦謂此說爲然；然則醇王對謨貝子之言，乃不可言而自引爲過也，此事亦大可虛矣。

光緒十四年，王先謙密摺劾李太監，不發。十五年，屠仁守以言事罷。仁守本具三摺，一請醇王不必與政，將以次上。醇知之，及其未上而去之，太后亦蓄怒於其劾宮監諫游幸也，嘗榮其摺於一篋，將以事誦之者久矣，至是遂先開缺。

國家二百年來，宰臣媚內監者，以福錕爲最，福錕本二十四門簿字行，其祖名奔溥；故特改名福，宣宗所錫也。按世祖諱不避，故用唐人名錫之例矣。

鐵路之議，張之洞一摺爲醇王所贊，然亦文字華美而已。其質所謂土貨者，不知何指。去年河南通省釐金僅五萬金，貨之無多可見。先造路，而後求貨，恐西人亦無此辦法也。

奕漢門於西人，會紀澤一人主之，可恨。

己丑盛伯希告余，言今春在琉璃廠見順治十九年御筆畫，始知高宗內禪後，宮中仍用乾隆年號，卽此例也。

李瀚章面劾陳彝，可謂敢言，陳任巡撫，固無他長；而李劾之則私也。合肥縣知縣不畏強禦，固自可取，李氏之子弟殺人，曾氏之子弟亦殺人；曾氏子弟好貨，李氏子弟亦好貨，其劣跡殆不可擻髮數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不儂哉。

閱敬銘辦山西荒務，舉山西之荒田而有其半，可謂無私，此與張英所云：荒年止宜買田，同一用心也。國家幸相相傳之法如此，可慨哉！

朱容生示我以勦李連英摺，詞甚允，引唐豎軍之禍亦切當，其附片請開言路，則尤觸怒之甚也。戊子之冬，上書房某臣公摺內，亦有一條指近時之待言官，謂千古閉塞言路，莫此爲甚；故醇邸大怒，專摺勦之，謂狡黠者攘袂而乘筆，愚儒者附會而聯銜也。

王先謙以勦李連英去，其摺則淡淡二百字耳，蓋欲俟明白回奏時，列款繼上也，及摺入，則留中不發，聞歸政之意，蓋決於此，未知賢否。或云，王先謙得李太監之益，未知果信然否？亦足見人貴立身於早也。

成孚由河督革職遣戍，赦歸，以六萬金報効海軍，欲復原官，邸意許之矣，適屠仁守盛呈奏至，海軍報効遂停。成孚窺意旨，具呈言情願報効，不願擊回原銀，上意嘉之，特賞按察司候補，次日左子雲朱琛劾之，故閱二年未實授也。

張蔭桓辦華備事，私受美國之賄，華人欲得而食之，故其歸時，不敢由舊金山，而朝廷則用爲總理大臣矣。

俄國太子之來也，李瀚章爲粵督，親登舟自呈名帖，次日又導引而來，護送而去，粵民憤歎。

曾沅浦晚年爲江督，賄賂公行，女眷用事，一營之兵，不過五十人，分棧一港，應酬督署乾修，每年萬二千兩，昏德如比，而日事鬼神，吾以高駉比之。

臺灣之用劉銘傳，醉邸一人之意也，經年累月，而不能獲一生番，幕府上功版，欺朝廷而已，至於剝民虐民，又其次也，不伏法而引病以去，天道果可信歟？

邵友濂爲臺灣布政，與劉銘傳不協，將劾之矣，乃稱

疾渡臺，急以十萬金賄內監，遂得湖南巡撫，中外駭異。而孫毓榮者，方由試用郎中捐道入京，踴躍惟喜，遂以八萬金託孫毓榮，又以一萬金買會國基保舉，亦竟得上海道矣。乳臭未乾，驟任監司，近日除授之怪異，無過此者。余見孫質之云，君可謂扶搖直上，蓋隱諷其費去九萬也。

梅小巖河督爲余言，張汝祥刺馬端感一案，查奏之言，無不實，有不盡。張佩緒知府云，余少依端感在浙時，時張汝祥同居一屋，熟識其人，此事余知之甚詳，不能言也。又云，此事牽涉李世忠，張汝祥實爲人報讎，非己之讎也。佩緒豐潤人，佩綸之弟，其父乃馬新貽之師云。

彭剛直不及揚厚菴遠甚，厚菴樸直忠篤，有大臣之風，余在湘時，與之晤諒四五日，蓋李西平一流人，未易求之晚近也。厚菴六十喪母，舉動必依於禮，廢墓三年，非祭祀之日，不歸城市，訪余於旅店，多徒步而來，談及渡臺一役，惟引咎自言無功而已。

按文芸關於簡端題曰，此冊雜錄時事，字字從實，或偶有傳聞之過，則不敢必。若有一毫私惠私怨於其間，則幽有鬼責，明有三光，所斷斷不敢出也。附錄於茲，以見溫公通鑑，不撓筆於黃衣，希文碑銘，及貴人之陰事，罔兩鑄於禹鼎，姦佞指於堯庭，敢借仲尼獲麟之筆，猶稱庶幾免記惡之碑，而國家之敗，實由官邪，履霜之漸，至於堅冰。今日草木將移不殖之野，戎狄思逞薦食之心，豈非昔之暴君汗吏，散散明德，此厲階也耶。民國廿五八月，鐵崖老人記於應雨樓，應澤蓀先生之廡也。

兩浙結社考 (三)

陳豪楚

讀書社本于小築，小築社之名，起于餘杭隱氏之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自此始。

嘉慶餘杭縣志嚴武順傳：兄弟自相師友，力追正始，擇郡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計東上吳梅村書：應社之木于柳水山房，浙中讀書之本于小築，各二十餘年矣。

其後開子將啓祥倡讀書社于武林，餘杭三嚴與之併合，人才鼎盛，以文章氣節相期許，文必六朝，詩必三唐，有嘉靖七子之風。崇禎初年，台于復社。

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杭州先有讀書社，倡自開孝廉子將，張文學天生，馮公子千秋，餘杭三嚴，後乃入于復社，而登樓社又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

黃宗羲南雷續文案卷四鄭玄子先生述：君諱鉞，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唐人，孔眉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許，如張秀如之力學，江道開之潔淨，虞大赤仲鶴之孝友，馮儼公之深沈，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開子將嚴印持，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

厲樊謝東城雜記：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開孝廉子將啓祥，張文學天生元，馮公子千秋延年、暨嚴印

持調御、忍公武順、無救，救後乃合于吳中復社。餘姚黃梨洲先生嘗友讀書社諸子，然對之頗有微辭。

黃屋炳黃梨洲先生年譜：崇禎六年癸酉，公二十四歲，讀書武林南屏山下，與江道開浩、張秀初岐然同學。沈徵君眉生返自海外，訪公于竹浦，不遇而去。秋眉生暨蕪湖沈崑銅士柱至武林，與公同寓孤山，讀書社諸子皆來相就。三峯（即江道開）開堂于淨慈寺，一時龍象之盛，前此未有。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陳夔獻墓誌銘：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

近人朱倭撰有明季杭州讀書社考，頗稱詳覈，讀者可瑣接之，惟亦多所闕佚耳。

朱倭「明季杭州讀書社考」，刊于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卷二號。朱氏就黃梨洲張仁庵墓誌銘，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康熙錢塘縣志、光緒杭州府志等所載，考定讀書社杭州府社員爲開啓祥（附弟啓順）、張元、馮延年、嚴調御、嚴武順、嚴敏（附子津）、嚴渡、嚴沈、（附弟勳）、張歧然、張芬、虞宗致、虞宗瑞、丁奇遇、馮儼、邵洽、江浩、江道信（字）、顧有斐、卓人月、鄭質士、鄭叔夏（字）、鄭鉞等二十二人。毋按全謝山歸琦亭集卷十三沈甸華先生墓誌銘稱：「沈先生諱開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朝思，浙之仁和人，……」

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尙，先生亦與焉。」又厲樊榭東城雜記載「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麻院，天啓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諫之受益碑記云：余與開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中。卽讀書社舊地也。」是沈開先錢謙之二人固皆爲讀書社社員而籍貫杭州者也。

又武林掌故叢編，有讀書社約及社啓，皆丁奇遇所撰，（丁奇遇爲讀書社祭酒，見郭西小志）述結社之旨趣頗詳，而朱氏讀書社考未載，似朱氏未見此書者，茲爲節錄其社約如下：「社曷不以文名而以讀書名。子輿氏所稱文會，正讀書也。今人止以操觚爲會，是猶獵社田而忘簡賦，食社飯而忘桑棗，本之不治，其能興乎？……故特結爲讀書之社。今當申約，二三士其明聽焉。約曰，一定讀書之志。記曰，背雅肆三官其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徒懷貪慕，非爲有志，今須如求養殮，毋或暫忘，如守舊書，毋爲虛望，廂月樂聲，溪壑自出，中有潛通之者，吾黨助之。二嚴讀書之功。記曰，入學鼓箠，孫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宛如樂正授教，司成待說。凡進一篇，須強半辭三者應口在心，方可釋手。不得託言大意，待存恍惚。日須有計，月須有要，可聽稽查，不得隨意逍遙散亂無軌。三微讀書之香。有實者必有文，若筆枯心澀，漫言長卿制作，語難意僻，自待桓譚賞鑒，二者不獨遠時，于己何當，卽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簷閒適，卽不必借聲佛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燭之罰，載簡之策，當共策成。四治讀書之心，譬彼

秀田，嘉苗難立，世路維秀，奪我書苗。絕世之根，在節與澹，節高神表，古人來儀，欲微意明，心珠自現，此羣書之府，文采之源也。故願吾黨人，不可一步踏入世中，亦不可令世俗一點滲入身中。要其大端，曰養節氣，審心地，凡在社中，互相攻治。……」先是嚴武順開啓祥等又嘗有月會之約，參與者有鄭氏嚴氏開氏諸兄弟輩，皆在家人團圍，聞及吟詠，頗有當於古行章伐木之誼。而嚴氏開氏諸兄弟後又爲讀書社諸子之魁，則讀書社或卽脫胎於此，其關係較小築社爲密切也。

嚴武順月會約（武林掌故叢編本），……比者各按起居，不免離索，晤因冗散，集以貪禱，必公衆始俱而私憤不再。每相視而散，既如水中偶值之魚，或趁隙而譁，復似野外忽羣之鹿，我輩業已若是，子孫更當何如。向子將兄有意振衰，欲以一月一會，第諸君無人削首，不知何日何年。今長至後偶集文似堂，祇我同盟，空諸別侶，都無應酬之態，遠極家人之憤。就此初緣，可理舊議，願從茲以往，皆不速而來，豈似借他人酒杯，政爾親自家骨肉，方且資文析義，可延益于神明，卽使撰杖酬觥，亦抒情於晤覩。……又通序條：迭爲賓主，莫如兄弟，人共四姓，會作九班，三節三會，三嚴三會，三開并議西共三會。相問兩岸，相續不斷，政于迹有往來，更見心無人我，且使母妻各熟其聲咳，亦令童僕交致其殷勤。右所稱三節三嚴三開者，嚴印持關御，嚴忍公武順，嚴無收效，是爲三嚴。開子將啓祥，開子有啓順。開子與，是爲三開。至三節則無考。鄭氏之見于吳應箕

復社姓氏者，僅鄒質士（字孝直）一人，朱倭讀書社考以爲質士之弟爲鄒叔夏（逸其名）。信然，則所謂三鄒者，鄒孝直及其弟叔夏必爲其中之二無疑。

至登樓社則爲錢塘陸圻所創，繼讀書社之後于崇禎十五年合於復社。情其事蹟不可得詳矣。

結琦亭集卷二十六陸麗京先生事略：講山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爲長……大行舉庚寅進士。嘗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陵體。

案登樓社人物無考，陸麗京而外，海甯朱近修一是，仁和沈何華蘭生，皆社中人也。又登樓社于崇禎十五年會復社大會于虎丘，而與之合，事見杜登春復社紀略。又有礪祿社者，仁和高克臨鄒質士等所結，則以清談爲尚者。

南雷文定卷二高古處墓表：府君諱克臨，字敬可，號古處……還仁和……初道開刺染爲僧，玄子觀姓名去，大赤仲儒亦齋志以歿，覆行將盡，名理幾熄。把茅河渚，與鄒孝直劉雲符兄弟結礪祿社，逍遙琴樽杖席之間，名談勢語，終夕不及。

啓前以降，海昌詩社特盛。浙水東西詩人名士，多寓于此，結社吟詠，有詩數之稱。語其著者，則有萍社，唱和之子十九人，皆有聲當世。

甬上續香齋詩卷五十二：張嘉尚字石渠，一字陶菴，知甯國府錢公敬思婿也……先生家之居嘉興之硤中。時硤中名士極盛，相聚爲詩曰萍社，山陰王遂東、天台陳木叔洩其盟，凡十九人。海甯則周庭青、郭澹深、

查繼佐方舟、吳維修余常、鄒鼎予大。嘉興則李明猷、青來、王錫介人、王庭言遠、鄭雪舫溼師、秀水則陸仰章公、蔣子翹楚輝、崇德則周九段公訪。鄒則錢忠介公肅樂、忠介之從弟光緒登菴、即寧國長子，與先生並豫焉。沁水則張都道澹深之、莆田則劉復公來、吳中則浮屠大福枯雪、浮屠林壁竹整，共十九人，唱和極盛。亂後吟伴，蕭然無餘，亦多散而之四方。

海昌藝文志卷二十三引崇禎館費語：萍社詩選一冊，係刊本，樂府古今體詩并詩餘計八卷。前有王遂東陳陳木叔兩先生序，刊于崇禎丁丑。詩以體分，人以齒序。萍社爲寧國太守錢登慶先生寓居于硤，其長君鼇菴執牛耳者。其凡例有云，尙擬舉一大社，以花朝重陽爲期，一日專課帖括，一日兼試詩古文詞，一日搜習駢射，亦足見其情興之盛矣。

次則觀社十二子，亦嘗主東南壇站。

海昌藝文志卷六：國初海昌文社最盛。丹六等爲觀社十二子，實主東南壇站，今無能舉其名矣。因備錄之：葛定遠辰嬰、葛定象大儀、葛定辰愛三、朱嘉徵眠左、朱昇方菴、朱一是近修、朱永康石磐、范驥文白、袁株丹六，查詩繼二兩、梁次辰天署、張華書乘、其時龍山徐逸思沈開大亦有曉社之選，與觀社稍有異同，朱近修爲合二社之文而歸于一，以平意見，名曰旦社。

沈起查東山（繼佐）年譜：崇禎己卯（十二年），海昌諸君子稍稍有異同，在邑則范文白朱近修選觀社，龍山則徐逸思沈開天亦有曉社之選，先生自吳門歸，欲平意見，乃合諸公之文而歸于一，名曰旦社，而兩社之刻遂止。（未完）

唐玉潛遷葬宋六陵的故事

汪民持

唐義士名珏，字玉潛，宋末會稽人，少孤，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進真伽，利宋攬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掘之，義士憤憤，乃貸家具，召里中少年收他骨，易遺骸，瘞園亭山後，而樹冬青樹護焉。其人其事，雜見宋遺民錄續耕錄諸書，忠義之氣，浩然長存，千載下名望不朽矣。又東園友聞亦有記唐義士事云：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至元戊寅，楊進真伽發掘皇族諸陵，至斷殘支體，攫珠玉匣，焚其骸，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貸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醴，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歎諾。一少年曰：「事難奈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置以易，誰其知之。」乃刷文木爲棖，紮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蕞地以藏，爲文而告，諸旦事訖，復出白金酬之，戒勿泄也。越七日，下令真陵骨，雜置牛馬枯骨中，造塔饒塘，名塔曰鐵南，杭民恐不忍視，了不知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始有人傳唐之高義，由是玉潛義風震動。

噫！義士高風足千古！而亡國之痛，尤有令人不忍聞者。今杭縣塘棲鎮，一名唐樓；據傳經堂主人卓氏家乘唐樓致；以義士嘗流寓此地，人義之，因名唐樓。俞墩伯店

樓行詩序，亦記其事，且有句曰：

余嘗覽宋室遺史，至冬青花，不可折，霹靂一聲天地裂之詞，未嘗不唏噓流涕，恨今世更無唐公其人！今何幸得誌其避難處耶？吾聞嚴陵高蹈，郡以姓稱，烏程，兩酒僂耳，竟以名縣；况唐公大節炳霄壤，其不堪獨名一鎮乎？

而何東甫唐樓志略，亦云：

按余友宋孝廉茗香塘西致：有塘西唐栖棠鄭唐西等名，孝廉，其里人也，博雅好古，所引諸書，明晰詳贖，似可據依。然鄙意地以人重，仍作唐樓，蓋重義士之所棲止也。

又其馮公志曾列義士，并謂義士嘗隱居樓鎮永清寺側。

嘗閱王同伯編唐樓志，以唐樓古碣致，彙錄前人筆述，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然樓之名始著于南宋，當時以隣近京畿，故其地並多趙家遺跡。何氏所謂地以人重，似屬定論。際此民族迫于危急淪亡之秋，吾人景仰義士高風，記者亦深以塘樓仍名唐樓之爲然也。

據唐樓志略：義士隱居之永清寺側，今屬塘北鄉，舊名三分村，在鎮之西北，比時桑麻遍野，遺跡已渺不可尋。至永清寺，一名永清廟院，始建于宋紹興間，即今三分村廟，祀陳禹二神，故老相傳，蓋亦宋福王時死於國事者也。

義士之與唐樓，既如上述。唐樓人義之，據志乘：舊

有祠在紅粉溝口；架屋爲樓，後因市黨，移謝思古橋玄壇廟中。里人吳旭堂，當時曾慨義士無專祠，有詩云：

兜徒流毒遍東南，草莽全忠事較難；掩骼功同扶宗社，潔身死不慕元官。里名久倚先生重，神像新依丈室寬，莫把冬青庭畔植，恐教觸眼動悽酸。

寥寥五十六字，義士義行，溢于紙上矣！述清光緒五年春，里人汪道生、夏同聲、及義士裔孫思復諸先登，擇鎮南東小河畔流水長者闢北隅放生池上，立石柱，建屋三間，樓一間，中楹奉義士粟主，題曰宋寓賢唐玉潛先生，樓外畧冬青義士祠之額。此時并集資延師，設立冬青義塾。汪夏諸先輩，又嘗創呂祖壇，有傳守壇神卽義士者，故鎮人士至今有稱義士爲唐玉祖師焉。冬青義塾，旋卽移至晚步弄呂祖壇，易名毓川書塾，爲當時著名之義學；而義士祠亦移至馬鞍山將軍殿，復建亭曰仰止。自杭塘汽車道通，仰止亭碼頭被毀，義士粟主，今日乃在海雲洞乾无觀受供奉矣。

世傳義士所作冬青行云：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鳥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義士又有夢中詩四首云：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轅雷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屐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越暮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兒玉雁又成埃，斑竹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大家一騎捧香來。

東國友聞，又有記其冬青行一首云：

馬箠問憐形，南風欲起語，野鴉尙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總飄蕩。白日衰后土，蛟龍掛茅亭；老天陰區區，千載護風雨。

至元初西僧楊髡發南宋高孝光帝陵事，如東周辰開所記，其慘酷令人髮指。據四水潛夫周公謹發辛雜識，中有楊髡既獲諸陵金寶無算，理宗之首，至爲番僧取作飲器之語。真令人生黍離麥秀之痛也。雜識又云：「楊髡于至元十三年八月，發前理度三陵，十一月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實則徽欽二陵，據史載：紹興十三年八月，金人歸徽宗帝后及高宗后節懿皇后之表，帝易總服至臨平迎之，章安於君德宮。然其後不知載葬于何所，故浙江通志，紹興府志，山陰會稽縣志，均未載有徽宗陵葬所在。又史載紹興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三十一年五月，金主亮遣使求兩淮之地，始開靖康帝之喪。孝宗乾道七年，金人葬欽宗于寧洛之原，以一品禮，迎欽宗之柩且未嘗歸也。癸辛雜識所記，清人筆記庭窟述奇中亦嘗辨正之。惟據王阮亭分甘餘話，記楊髡發陵所得寶器事，亦有徽宗陵得走花鳥玉篋箱云云。如云：

「近偶閱李材解醒語：記楊髡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徽宗陵走花鳥玉篋箱，又銅涼潑綉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案，理宗陵伏虎枕采雲琴，度宗陵五色簾籠影，魯黃瓊扇柄。其餘不可盡舉。」阮亭博洽重賞時，亦未加考證，是或徽宗陵雖典籍未載于何所，但亦不免耳。嗟乎，異族凌侵，痛已！

談劇襲

錢時言

韓昌黎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文章之當自出機杼，不可落人窠臼，或拾人牙慧，此為文人戒律。但自古以來，剽、竊、抄、襲者，稍一留心，比比皆是，不亦奇哉。如章實齋文史通義說林篇：「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鍾嶸詩品：「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劉勰文心雕龍：「唯賈誼顯賦，始用編冠之說。」（漢書藝文志：編冠于一篇）相如上林，提引亭斯之費。（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鸞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璽之鼓。」）及楊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徹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明張燧千百年眼：「蘭亭絲竹管弦，本出前漢張禹傳……莊子云：『吾無益，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量』。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復矣。」明徐禎卿談藝錄：

錄：「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援之，古人不諱重複。」綜觀上述，於人則獲魏六朝已開剽襲之先路，於人則馬班賈王均係竊賊。誠哉，文章之不蹈襲者幾稀！

茲乘暇，爰輯藝文，投諸越風，以為今之論剽襲者作一資考，若以唐突古人視我，則余豈敢。至於所輯，舉凡效古奪字，勦襲陳文，增減前人之作，均得屬之。茲臚舉古來文人之患剽襲者，條陳於後，佐證附焉。

曹操 短歌行「賜與爛醉，命無下拜」，直用詩經鴛鴦句。又對酒「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載」，用左傳及孟子成文。

曹植 升天行「蘭桂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琳巖戲其巔」，抄自董道行「但見芝草，落葉紛紛」；由限紛繪麟解耶？其端秦雞聲鶴。」仙人篇「湘娥附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出鯉魚」等語，抄自妍歌「

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玉樹扶道生，白虎挾門樞，颯風遊四海，東過王母路」等語，抄自步出夏門行「過關王父母，乃在太山隅；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跂。」遊仙「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抄自西門行「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五遊詠「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抄自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五遊詠「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抄自長歌行「主人服此藥，延年壽良長。」中陵東「東上蓬萊采靈芝，靈芝采之可服食」，抄自長歌行「瑤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桂之樹行「要道甚省不煩」抄自善哉行「要道不煩。」飛龍篇「乘彼白鹿」，抄自陵子喬「參駕白鹿」，及長歌行「仙人騎白鹿。」（參閱詩史）

徐幹 「室思」六首之一：「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抄自古詩「相去日已遠，思君令人老，人生寄一世，忽如遼行客。」（見詩史）

陶潛 歸園田居「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剽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吳正傳詩話）四時

詩十首襲詩經者，如「悠悠我祖」「於赫懋侯」「專征南國」「於皇仁考」「瞻望弗及」「溫恭朝夕」「人亦有言」「日居月諸。」見詩史。

謝靈運 九日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用莊子「開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及「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二段。富春渚「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用周易「洊至習坎」及「兼山貞止」良其止，止其所也「石壁立招提精舍」四城有頌讚，三世無極已「用因果經」故辭父王，出四城門，「及維摩經」三世菩薩，不思議道（見詩史）

陳後主 入隋侍宴應詔詩「日月光天德」取得傅長庚贈何劭王濟詩「日月光太清」上三字同，下三字義同。（釋皎然詩式）

王勃 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脫胎於庾信華林射馬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蕪一色」（鸞頤齋隱筆記）

王維 雜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取之於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其說凡三見：（一）周紫芝竹坡詩話載：「水田

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此李嘉祐詩也。

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二）葉少蘊石林詩話載：「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為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李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三）葛立方韻語陽秋載：「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愆之為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其間輾轉變論屢矣。他如「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本於謝康樂之「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之「何必遊春草，王孫自不歸。」（王漁洋池北偶談）

孟浩然「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偶談）

崔國輔「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階行」用庾肩吾詩「全因履迹少，併欲上階行」

（偶談） 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詩「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偶談）

沈佺期「偷意詩例如沈佺期酌蘇味道：「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詩式）

王昌齡「偷勢意例如王昌齡獨遊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絃」取韋康送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元」（詩式）

李白「白之」朝別凌烟樓，既投永華寺」及「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諸句。脫胎於木蘭辭「朝辭爺娘去，暮宿邊」或得之於南北朝釋曇（公元一八六一二四五）之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杜甫 池北偶談杜詩古本諸條載：「漢桓帝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種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隨胡。」杜大麥行，全襲其語，兵車行句調亦本此。」他如陳師道後山詩話亦

織：「摩詰王云：九天宮殿開四凶，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四凶開黃道，衣冠拜冕旒」至於丹青引中「富貴於我如浮雲」則偷論語「富貴於我，如浮雲也。」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襲於荆叔題慈恩寺塔「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木深」杜之「一酌散千憂」取之於陶淵明之「酒能消百慮」。

韋應物 「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廿三百者。比見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後山詩話）

杜牧 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脫胎於陸倕長城賦：「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至若「明星粲粲，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鏡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闥也；雷震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各句，則脫胎於楊敬之華山賦「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橫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台九層矣；蜂窠聯聯

，起阿房矣；小星粲粲，焚咸陽矣！」（瑞桂堂暇錄）

韓愈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魏人章疏云：「福不盈骨，網將蓋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符責塞兩儀」。（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蘇軾 竹坡詩話載：「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誘篋一點月窺人，故枕銀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東坡用此詩作洞仙歌。蓋此詩為花蕊夫人仿效王建宮詞而成，後山詩話已有所載。今不憚辭費，全錄東坡洞仙歌，以資對照。原詞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霧縠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故枕銀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他如杜甫觀安西過兵詩而東坡則竊為「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參見韻語陽秋又見文史通義云：「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

下即綴錦詩。」

黃山谷 山谷之「不可惜當湖山面，銀山堆裏看青山」本之於劉禹錫「遙望洞庭湖山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空響管弦」脫胎於孔稚圭白苧歌「山虛響管微」；「小山當朋友，香草當姬妾」實即是廣全之「草石是親情」；白樂天之「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宵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謂「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宵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之「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時宴，物皆復本原」，山谷則為「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時宴，昆蟲皆閉關」樂天之「渴人多飲，饑人多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山」山谷則為「病人多夢寐，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社鄰社」。（俱見韻語陽秋）

劉永錫 明詩別裁劉永錫行路難一詩，中有「雲漫漫兮白日寒」一句，或得之於史記荆軻傳「風蕭蕭兮易水寒」，或國策語「風蕭蕭兮白日寒」。以上所輯者，僅就韻語方面檢舉之。至於散文方面，則益篇累牘，不一而足之以對照矣，

介紹碧血錄

忍 疏

家藏光緒八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
大本碧血錄一部，凡五卷；卷首有著
者莊仲方——字芝階嘉興人——的序
言一篇。云：

「語云：願為良臣，毋為忠臣。
夫忠良之跡雖殊，忠良之心則
一，特遭遇使之然耳。歷史所載
異國者，有死征戰者，有死暴君
者。其死皆烈，然當時壯之，後
世仰之，固無憾也。惟君德不明
，讒人交構。君力不制，姦逆橫
行，身死而志不伸，事冤而衆皆
傷。其於死忠最慘，專待後人之
表揚焉。第史冊浩如，未必盡人
能觀，因為摘錄其行事，並圖其
形冠於前，而以讒人踞於下，使
賢愚共睹，觸目驚心。誅姦諛於
既死，抒忠藎之不平，亦激揚之
一助乎。凡正史不載者，皆不錄
，示信也。秀水莊仲方序。」
看了這一篇序言，便知著者的用
心，是：「誅姦諛於既死，抒忠藎之

不平，」所以把讒人畫着跪在忠良的
下面。全書有圖一百二十一，由夏懋
翔——字紫笙杭州人——所繪，頗為
工細。所舉忠良凡二百三十二人，計
秦二人，漢八人，後漢二十八人，晉
十七人，南朝十八人，北朝十九人，
唐四十七人，五代五人，宋十六人，
元十三人，明五十九人。每人有圖。
如秦二人，一個是內史蒙恬，一個是
上卿蒙毅，而下面跪着的是趙高。圖
後附論，說兩人的冤死，並加論贊。
試以岳武穆為例，便在宋史十六人中
之一。圖面當中繪着樞密副使岳飛，
左邊立着圓州觀察使張憲，右邊立着
忠州防禦使岳雲。下面跪着万俟卨、
張俊、秦檜、何錡、羅汝楫等五人，
這篇論贊便說：

「余嘗謂漢之淮陰，晉之士雅
，宋之忠武，皆才足以一天下者
也。信功成而冤死，邀功未成而
遇刑憤死，飛功將而姦阻且不得
死，豈真才有優劣哉？漢高英武
，故秦檜。晉元柔，宋高閻，

續用不成。飛既遇閻主而復輔以
巨姦，義子上將，皆不保身，尤
為百世痛惜云。」

此外二百餘人，均有傳有論。在
這廉恥喪盡，漢奸充斥的今日，培養
士氣，獎勵氣節，是學校教育社會教
育上不可忽視的一端。提倡崇拜民族
英雄，不過在對外方面下工夫。要是
一班民衆不知廉恥，不講氣節，人人
都會做漢奸，做賣國的勾當，真是最
危險的一樁事。據碧血錄卷末的跋上
說：「魏謙升作——莊先生以「貴介劬
勞，家藏萬卷，逼隨之皆能融合貫
通，」可見莊先生也不是個平凡人。
甚願有人把這部書複印起來，作為高
初中學生課外閱讀之書，灌輸忠孝氣
節，功德真是無量。」

二陵談薈

二陵

光緒二年丙子河南大疫，因隱民不報，經河南京官交章彈劾，交直督李鴻章查辦，以屯膏殃民獲咎者為巡撫李慶昫；慶昫為山東滕縣人，世居城內大布政司衙，與河南人之經商在濟南者多因比鄰而素稔。其在山西河東任丁母憂回籍，與未第時相識之河南商人，仍時相往來。迨由河南罷官後，則與河南人之在濟南者概不謀面。一日與一河南老商人鄭同文相遇與公共處所，同文戲語之曰：李大人曾任敵省大公祖，即不屑與吾輩商人晤面耶！慶昫嗚呼應之曰：是何言也？吾讀書十餘年，服官半生，若以無才罷斥，尙覺無愧，今以殃民去官，實無顏見貴省人，太息者久之。嗚呼若慶昫者在當時督撫中不過碌碌無所短長者耳，罷官家居，尙曉曉以國計民生為念，伊時之官常風尙可見一斑。較之因一己之私，而殘民以逞，禍國殃鄰，造力絀勢窮而狼狽以去，復巧為說解，亂居高位者，相去奚可以道里計，於此可以瞻世變矣。

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因籌備立憲，改大理寺為大理院，刑部改為法部。時各級審判尙未設立，以前五城刑部所辦之現審，均劃歸大理院，迨三十三京師始設地方審判廳暨高等審判廳。然奏交案件，仍遞交大理院，不經地方高等審理，宗室與宗室訴訟，暨宗室與旗漢人民訴訟，逕赴高等，不經地方一審，凡以前之會府府會均行停止。緣舊制宗室與宗室訴訟，由宗人府理事官審理，其他若如原告係宗室，被告係旗漢人，由宗人府審理，刑部派一司員至宗人府會審，謂之會府。若原告係旗漢人，被告係宗室，

則由刑部審理，宗人府派一理事官至刑部會審，謂之府會。改革伊始，遇有宗室訴訟，往往有恃其天潢貴胄，不守法庭秩序情事，一時人言喧嘩；而御史俾毒於斯時，奏請於京師高等審判廳設宗室專缺，以便審理宗室與旗漢人民訴訟。大意謂無會府府會之名，而收會府府會之實，與推行新政之中，仍寓不背章之意。官之未嘗不處理，其實按之法理，毫無根據。伊時法部尙書戴鴻慈左侍郎紹昌署右侍郎王坊俾奏，交法部核議。鴻慈頗不為然，紹昌保覺難，意在購准；王坊俾依違其間，而傾向議準方面，鴻慈不得已，令編查處司員，與丞參題各具說帖，直抒所見。時下走充編查處分纂，所具之說帖，力主駁議，主要數語：為立憲國家，最重平等，無論公權私權，人民皆當一體享受，歐美各國無論矣；而君主之日本，優待皇族，為各國之冠，然遇有訴訟，皆歸各級裁判所，官內省概不過問。且所以改良法律之本義，原以收回治外法權為歸宿，若因有宗室訴訟，而設宗室專缺，顯示人以不廣，難保不為外人所借口云云。設專缺之議因以作罷，此亦中國司法初設之大略也。

中國改良法律之始，設訂脩法律館，以伍廷芳時外務部右侍郎，沈家本刑部左侍郎為訂脩法律大臣，首先改訂者，為刪除極刑；如凌遲梟市，戮尸賭條，其餘逐漸改良。時為實華為刑部尙書，在刑部堂上，對司官呈稿者言曰：國家改良法律，當實惠者，厥惟窮兒極惡之人，實隱護家本也。迨廷芳於三十四年乞休，時英瑞由湖南藩升任大理正卿，派為訂脩法律大臣，而以定成署大理院正卿。英瑞旋病故，以定成署大理院正卿，另派俞連三開缺湖南巡撫以侍郎候補，充訂脩法律大臣。至宣統二年所成者為現行律，暨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其餘各法未及訂妥，而遜國之詔下矣。

越風

半月刊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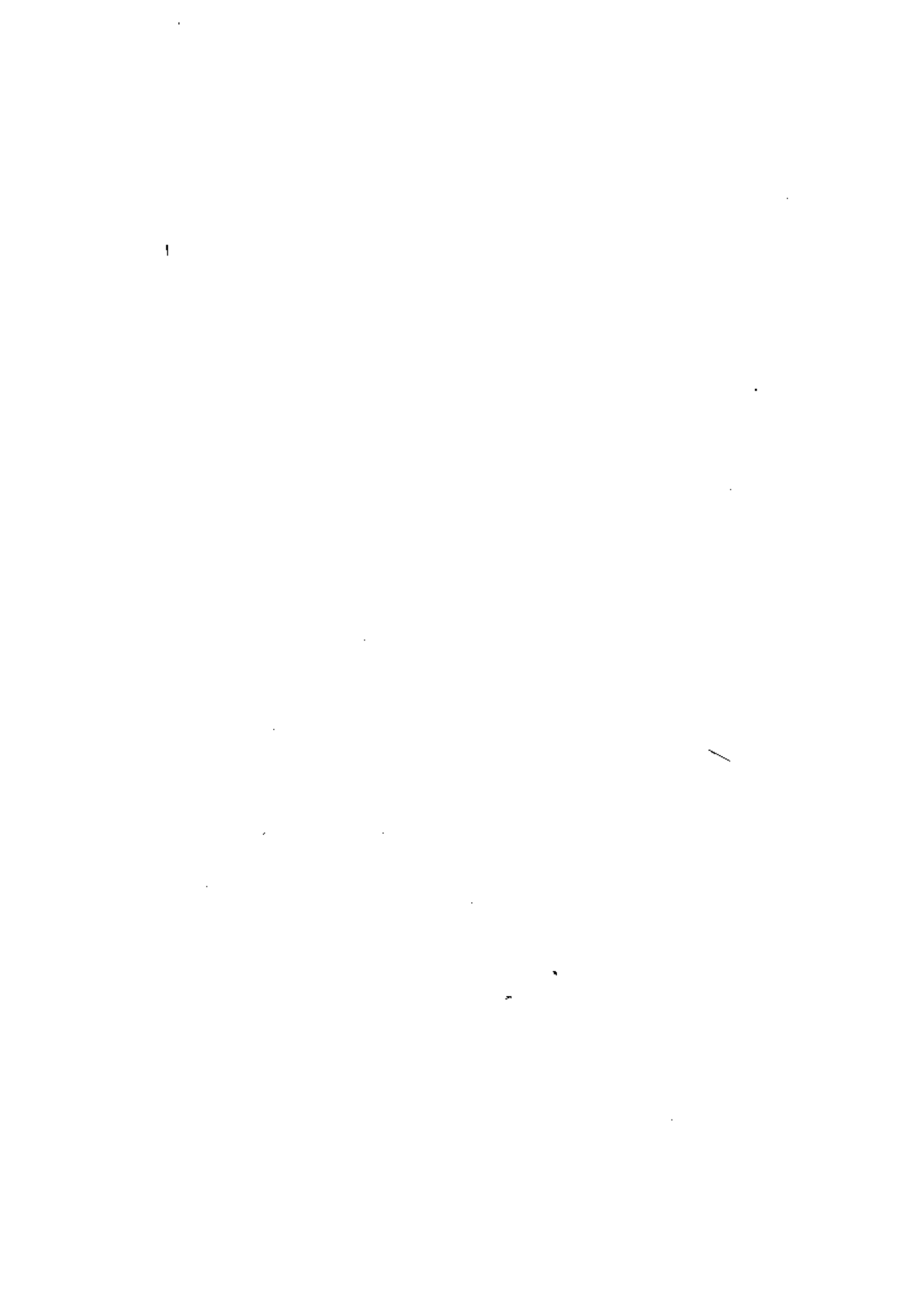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越 風

社 址 杭州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草營弄孝豐路五號
社 址 杭州
社 址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社 址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城

風

辛
月
刊

第
十
九
期

本期目錄

袁爽秋致龍松岑書(遺稿).....	袁爽
談段祺瑞.....	徐一士
論目集.....	弘一法師
紀晚清權臣榮祿.....	錢時言
關於邵無恙.....	周作人
周元吃肥皂的來源.....	蔣大沂
讀倪文正公詩有感.....	童振藻
湖上.....	許疑盒 曹增陶 榮萊翼 金松岑
文苑.....	徐曙岑 白集 劉宣閣 張默君
嘉定屠城中的兩個民族英雄.....	黃布衣
兩浙結社考.....	陳豪楚
再談蘇小小.....	陸費逵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蕉
二陵談舊.....	二陵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藻
 發行者 越 風 社
 社 址 杭州 宣魯弄 李豐路五號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袁爽秋致龍松琴書

鐵崖山館藏稿

一 日久未詣起居，敬維台履罄宜為頌，高齋多竹樹蔚映之勝，又布竄奇石，盡側視橫看之勢，清興所及，有新句見示不？

二 得公詩讀之；但覺泓渟蕭瑟，可憐長安熟客之病。然吟至深藏月空鏗煙故事，則又傲然於高才巷遇之艱。今之取士，與昔之取士異；山谷治平丁未之策試文，未必使勝夫君也，慨歎慨歎，任運而已。卷尾倚壁，使瀟鄉微物增光，可入續圖經也。

三 昨夜讀大箸樂府二冊，讀至江烈女事，不勝髮指臂裂。烈女得據筆副揚，超出三界，定可從前嶽魏夫人遊。而所謂劣紳者，安得借紅綠利匕首，一取其頭，以為飲器，方為大快。大筆生氣凜然，可泣可歌，弟異日擬援退之義元侍御表旌頌濟例，為文記之，先敬侍右。日內匆匆，不及走別，賤文外篇二冊，收到，蒙潤綴朽鈍，彌自愧耳。

附註按：江烈女，新寧人，父樂農，幼守公氏，未嫁。同族醜賊，乘隙色，利誘其父母欲強污之，烈女不得已，夜奔夫家，隱於樓上，未幾，忠淑又以巨金囑其夫與醜賊，烈女憤絕，遂先自縊，鄉黨無敢言者，松琴時居新寧，聞之憤甚，為請烈女祀以傳其事。書中結自讀者，即指忠淑也。

鐵崖山館藏稿 袁爽秋致龍松琴書

四 相鄰只隔一堦，雖不相見，然思君如思山水勝絕處也，伏惟台候有相，珍攝萬福。下走迂謬寡當，不學已甚，敬禮小文，尙乞大正之才，賜以抨彈，終為定之。歲暮同為鶉客，年華逝水，春夢未醒，無懷若此，其何以堪？又弟謬登赤紫，風雪欺人，全失生人之樂，并欲覓一塊冷甌，為來年生計事而不能得。雖欲蕭然物外，而不覺終為形役也。但吟一紙，自託末座之契，批橫揚前，益增其陋。然孤踪迷罔，失其故次，亦謬附於蜀桐之叩耳。

五 前委詢之梓泉，云已奉復，託幼霞寄矣。弟又面破筱珊同年，據云：先丈係於儒林中特立一傳，並有兩人言古韻之學者附入傳尾。筱珊舉其姓名見告，弟忘之矣。伏思先丈天挺異才，忠節奮發遭逢定陵知遇，聞關兵火，扞忠救災，陳力未畢，齋志入冥，知與不知，皆以先丈直步師魯柳道傳一輩人，過時矣。而志業不遂，良可惋也！適命運與湘鄉同，豈止區區儒林已哉。以是知古今志士仁人或就大小，蓋有天焉，不可強也。國朝鼎甲第一人能稱其名者有數：彭海時、金輔之、姚秋農、先丈，落落晨星，後先輝映而已。今列於國史，名實不刊，足以慰孝思矣。兄去年匆匆一見，氣靜神歛，學道似進於十年前，六經師服鄭，百行法程朱，半農先生遺誠，必誠必敬，博學房守，

一

吾曹不可忘也。近日湖南王壬秋來此，頗係桓桓日，此天下辯士，閱歷極深，亦足發人意思。弟附以歪詩有云：指畫雪山連北城，巖丹器付西行。蓋此君熱於青海西藏邊事，而文筆又茂美也。春寒，惟攝術為要，弟困於吏役奔走，近多小極，早衰，且廢書，穆王之志竟矣，不足有為也。

按先文和松年之交始於方伯

六

兩日宿城內兼三更即起，不覺疲病，頃傍黑始出城，灰沙迷目，倦不可支，不復能走送，甚憐也。弟竊觀我兄自律過於刻苦，此亦非宜，記云：危且為之安矢，安且為之危矢，處順境要收斂，處僻營之境，勿太苦以勞志，自以完養精神為主。完養則氣充然有餘，願先生仍挾其薄日月烈風簫之氣以避世，勿過自抑損也。闕為面別，敢以蠶曾自効，賜蒙各件，如已蒙賜酒，乞付小介帶回，明日准成行否，願頤衛珍重！

七

不通問者二年，玉桂鄉中，碌碌與雞爭食，蓋無一稱心事，可以上告故人，內慰平生者。浮沉澆墟，汨沒真性，不如公選讀蒼書之樂。然每念及處上苦寒，賜環納待，則又不禁歎秋終日矣。聞近致力於輿地小學，為功甚勤，昔祜翁泉石屋伯先生皆於謫居後反獲專精厥志，擬樂成書，亦之於彼，予之於此，冰天雪窖，乃反足以厚吾之生矣。與春卿語云，足下長公子其悲讚、家世康貧，固宜報以賢子孫，此尤足欣慰。

按松年請時著十三經地理全釋

八

春間一再致書，入夏炎涼鬱蒸，不遑通問，惟北來者

，其傳學老同年郡將有常衮之治，執事有王彥方之教，而未能言其詳，珠光劍氣，瀾映一方矣。敬維松琴先生，以家學教導，好深湛之思，堅苦自力，不負平素之志，嘗於遇而成其業，既已甘之若飴矣，亦孰能以彼而易此哉。弟夙嗜九流之術，雖者妄思刺取六藝之誼，發其野言，而存其指要，然一向不得靜，工夫則入理不深，以是苦心而不敢妄發。吾兄之業能成，則道術有所發明，亦不必區區盡勞自為之，蓋斯道乃天下之公器也。年過四十，久厭仕途，然為妻子人事所困，無一適志獨往之趣。仲修已刻集，位真願在壘晉聊固，同時之人，不易得也。尊客於學多通，吾輩並世居游之人，已成塵角，數此兩君而已。紛紛客氣之士，到願半字不相救也。

九

別後記曾往返有書，及執事至嶺南，未悉定居，遂難通問。近知板輿迎養，及羸脊皆在秣陵；秣陵山水高勝，弟雅為之心醉，水土亦適，魚稻易給，今以高流得所栖汲，雖為公亦樂也。昨忽承枉札，益慰飢飢，想獲述多勝，上有賢母太君，下有都前文度，人倫至性之樂。三公何以易，宗行原願，彌殷企羨。弟強顏適俗，世慮却其頗然，久謀引去，又以故鄉無田廬，煉製不決。去冬蒙恩考用御史，今年二月，府主叙勞，以道員薦用。弟自分性迂才拙，於世上為時輩之人，方寸雖未變遷，筋力已不堪用，或蒙光陰三五年內，得有弦歌三徑之資，便謀拂衣辭去，計此時可訪公於雲水宿之區，邂逅人外，倘然孤往，此乃夙心。然事變如此，身世之故，正難卜諸司馬季主也。去冬友人為取活字版印拙詩，已得一半，先以郵呈方家改正。弟早衰而學退，年長不聞大道，常用此為恨恨，先生何

以教之！浮名終歸煙火消滅，未曾錄得一腔真精神，經不得金流石爛，始悟平生所學者脆而無濟，有遠成枯落之憂，何以教之！

十

連奉手教，敬悉起居近狀，快慰無伯。鏡山冷城，琴尊久駐，詩得江山之助，社結宗雷之契，敲門草思，述造必多，近峴帥以石渠秘冊賜閱，雲為替校，理而董之，非公不可。不但為此席得人之慶，且將來黃綾呈進，怡悅天顏，亦絃方來，彈冠可慶，此所私心結祝者也。開辦此書，係於六月十四奏准，十五電峴帥即行開辦，廿五又電催帆深樞使，想現在鉛葉紛披，劉氏寫官，雁愁排列，皆仰成受治於穆治祭酒，正復慶少少暇也。第十六年疲吏，玉桂國中，支離頓挫，皮骨僅存，細弱累人，生事逼迫，本乏儲俗之材，徒以世緣自縛，不能決去，久滯元曹，非夙願所及也。學殖將落，語窮無涯，仁者何以收我？終日披牛嚼月，傍夕歸來，勞筋稍息，匆匆奉問，未及縷詳。惟希教察，不獲欲言。

十一

與公頽流慨述，離合不自意，濕上得相見，頽然兩鬢翁矣，樽酒龍招，夜闌促膝，歡娛既飽，蕭瑟兼之。蓋身世之故，有不能無慨於中者！弟在海上，俗塵三斗，竟不獲一與令季弟黃冠君相把臂，一傾海鶴風姿。弟有三胞兒名松喬，年已十三，自云慕哲弟居士之為人，如黃山九華間，得一杜治赤華之舍，松兒願奉居士君主之，已執巾拂洒掃之役，其本志如此，殆志在不婚宦也。不幸松兒途中積病，到蕪湖，才兩月，即惠逝，竟未遂其從師之志，根器不深故耶？紙牘之痛，不能齊癸彭為一致，此兒入世未

久，遂欲出世，亦可懲也。此地方外人多劣俗，前屬為惠連兒一佳廟，竟未可得，無以副命，良媿良媿！春卿兄弟門皆列戟，真時來望若仙也，暑熱入秋，惟慎攝為宜。

十二

連日無謂酬應，憊精勞神，混混與世相濁，反致欲眼賊求見高齋而不可得，俗吏之偽，真積生所云不堪也。第出門二十許日，急於募辭言歸，奉上洋蚊四十番，薄佐賃屨之資，乞勿斥為盜泉而拒之，幸甚！

西湖佳話 伍子胥廟

落卿輯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魏宗辛卯，廟遭回祿，後賜銀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記，其略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之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為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讎，去國千里，榜槓江上，漁父不受萬鍾之祿，以損其軀，激女不吝千金之身，為效其死；故能識吳王之勇，萬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諸侯於漢水，功亦偉矣！反天差復復，踴躍用兵，食懷東齊，受階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為池沼，蘇秦之遊糜鹿，遂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為疾風，甚雨奔雷，激電震蕩，于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為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魏宗賜額「忠清」，又建閣于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詩詞。寶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不存矣。謂金石之終久不磨，亦無是理也。（錢塘遺事）

談段祺瑞(一)

一士

清光緒十七年，張裕釗七十生日，其門人范當世爲撰「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先以稿寄吳汝綸（與張范均爲友）商訂。汝綸以文中以合肥稱李鴻章瑞黃特芳不合古法爲疑，答書謂：「承下問懸至，謹貢鄙見，以爲合肥瑞安等字，卽所居縣爲稱，似非古法，大率起於明代。古人就所官之地爲稱則有之，似未嘗以籍貫爲號，」當世遂不以瑞安稱瑞芳，而對鴻章則仍曰合肥相國，蓋「合肥」爲鴻章之稱，「約定俗成」已久，言之順口，聽之順耳，書之順筆，縱違古法，亦可無礙矣。當晚清同、光、宣之際，一言合肥，皆知所指爲鴻章，且大有地以人重之概焉。自入民國，其鄉後輩段祺瑞乃代之而興，專「合肥」之稱，一時聲譽駭與鴻章和頡頏。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段氏亦足自豪於同時輩流也。

段於清末卽在軍界有名，辛亥督師，回戈向闕，兩電促成清廷退位，故論功爲創造民國元勳之一人，遂以上將官陸軍總長，後督揆席，任執政，其間復會聘參戰督辦之重寄，時進時退，事業頗多，在民國史上應有相當之地位。其長處，論者多以「剛毅木訥，廉公有威」八字推之；其短處，則每以「剛愎」「負氣」見少焉。（聞其老友王士珍嘗以「剛愎自用，氣令智昏」規之。）褒貶雙方，均占得一「剛」字，可見其性行實近於剛勁一流矣。

今欲對段氏之人物及事蹟，略作漫談，特先介紹其自道生平之一篇文字，爲研究者之一助。段氏爲臨時執政時

，自輯其詩文「有關世道人心者」，印爲一冊，名曰「正道居集」，弁以自序云：

潮余鬱鬱就傅，歷十餘載，探討聖賢之精蘊，欲有所建白，不負先人期許而光大之也。環顧域中，富庶甲列強，國勢不振，外患侵陵，弱冠投筆，跋涉津門，肄業武備，三年學成，更習操縱於旅順，建設要塞於大連，期月載事，遊學歐西，兩越寒暑，迨返北洋，備員械局，旋充兵學教習於威海，忽忽十年，年已立矣。乙未中日稱和。是年冬，隨項城練兵小站，統帶戰隊，兵種不一，規設各校，廣儲軍材。己亥夏，調山東，兼辦全省營務及各學校。次年，移軍保定，靖拳匪之亂，統制第三鎮，領參謀處，督辦陸軍各校。武衛右軍改編第六鎮，余復承乏。四年之間，三六兩鎮，迴翔者再。練兵處成立，兼任軍令司正使，分配各省軍官學額，舉國一致，以立強國之基礎。旋授汀州鎮，調副都統。庚戌督江北，臨年督兩湖。武昌事變，民意洶洶，勢莫能遏，仰觀孔子「祖述堯舜」，孟子亦云「民爲貴，社稷次之」，順應人心，籲請遷政。宮廷法唐虞之揖讓，改國體爲共和，邦基肇造，氣象一新。入長軍都，迭秉鈞衡。柄政諸公，果能公忠謀國，邦治之隆，猶反手也。民七，元首已四易，不才龍力索，退處散地；悉我者日伺其旁。紀綱大防，潰於庚申，不自度量，警挽狂瀾，未克制止，

遷流至今，攫取爲能，權力是視，仁義不講，廉恥盡喪，此等被奪，年復一年，「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癸亥歲，五易之元首，選非其道，浙遼軍興，國無政府，人可自由，影響國際，關係甚重。海內環瞻，未忍膜視，遂就臨時執政。適遊士風靡，侈談新奇，人心澆漓，將無底止，念非孔孟之道不足以挽頹風，欲述斯旨，難已於言，凡有關世道人心者，漸積成帙，友好聚促，一再刊行，尙冀并世通人，弗吝商榷，庶幾垂經賢傳，精意煥發，莫安海內，極於四遠，治世界於一轍，咸沐大同之化云爾。

此爲一篇自傳體之序文，其略歷及學術、見解、志尙，蓋於茲略具輪廓焉。

段氏以直隸武備學堂畢業生，赴德留學陸軍，遂於新式軍事學有根柢，歸國後以軍事人才見稱於當時。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改稱武衛右軍）於小站，段氏隸麾下，甚見器賞，爲大用之張本。以沈默寡言，於同人不好爲世故周旋，故其時或戲加以「大梁子」之稱，藉彰傲骨，亦可見其風采之一斑焉。世凱厚遇之，段亦竭誠效忠，甚爲相得。世凱撫魯時，段隨往任差。（聞段妻張，爲世凱妻于之義女。張父係世凱舊友，既卒，世凱屬于撫養其女，爲之擇婿，會段悼亡，遂以適段爲繼室。事卽在世凱爲魯撫之時。此節乃從聞諸友人所談者，其詳待考。）未幾，世凱擢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上承孝欽后之殊眷，地位益高，聲勢益著，權力益大，尤致力於練兵；一時小站舊部咸欣欣向榮。若段者，自更膺軍事要職，其官階亦由候補府而候補道，旋授總兵官，改副都統矣。練兵處之設，朝命慶親王奕劻管理，而以世凱兼任會辦大臣。奕劻奉世凱

爲總主，處中要員，多由世凱推薦。除徐世昌以世凱之援充提調之外，處凡三司，劉永慶充軍政司正使，段充軍令司正使，王士珍充軍學司正使，皆號爲北洋系重要人物者也。三正使後來均官江北提督（永慶爲此官之第一任。）

雷震春繼王士珍官江北提督，因事被參革職，段遂拜命繼雷振春之任。江北提督者，開府清江浦，爲新設之官，與尋常提督不同，除掌統兵符之外，兼節制淮揚海暨徐州甯道，特加侍郎銜，體制略同巡撫焉。段居此官，以廉靜坐鎮，並小治園亭之勝，藉供遊息，自撰一聯，懸諸壁間，中有「好一派肅殺情形」之句，見者頗笑其不工，然言爲心聲，亦其個性之流露耳。時世凱已由樞垣罷斥而歸，居彭德道上村，陽託致隱，陰伺時機，與段及其他有關係者蓋常通消息，作再起之準備云。

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事，全國震動。段正官江北提督，卽離任赴彭德謁世凱，（過徐州，徐州道林開榮贈以詩，有句云：「舉棋早覺空餘子，借箸誰能副盛名？」）請示機宜。說者謂世凱再起後，段氏督師而電促清室遷政，斯其伏線。（段離任後，係由淮揚海道爽良護理江北提督印務。新軍譚變，與良督防營與戰，以器械不敵而敗。）

論月集

弘一法師

中大祥符朗月照禪師塔銘

吳嘉禾間，將軍鄧平捨宅，建大中祥符禪寺，勝境標絕，爲三衢諸刹之冠。師世冠蓋，盛衰之蹟，靡得詳攷。清道光中葉，住持僧某，重葺寺宇，敷揚洪業；與繼之功，有足多焉。百年已來，法門日衰，殿堂廢圯。其有嗣徽緒於前哲，穆道俗以歸懷；崇振頹流，開固法道，若朗月照師者，誠末葉之芬陀，昏途之寶炬矣。師諱能照，字朗月，一字天心。家浙江江山，族周氏。碧齋之歲，投詣祥符，出家披髮；長夏具足戒於錢塘長慶律寺。二十三任副寺，作務勤勤，行業貞簡。後十五年，調法住持。嚴勒清規，增置寺田，繕治祖堂丈室十數楹。自奉儉約，未嘗虛糜僧物。性耽寂靜，晨燈夕香，晏坐斗室，披尋羣典，以自娛適。老儒吳子弓，汪翰如輩時叩禪寮，師便延召，談笑竟夕；宰官指紳，數數往訪者，輒屏不納。抗行峻節，與世寡和，有古德之遺風焉。宣統二年，僧衆集會興學，延師長其事；固辭不就，而稽定章則，購置典籍，則力任之。海賑濟會募資於衢，師爲倡緣；不足，自捐巨金實其數。愛人之周類如此。師於徒衆，督課勤肅。再傳弟子永祚，根性聰利，師得器許，提獎道趣，接誘無倦。寺役猥更，人至模質，侍師日久，啓教念佛，注心西極；今猶傳誦遺德，稱道不衰。夙志參學，寺務稱調，未遂其願。今歲三月，師壽五十，屏除慶祝之文，先期子身如錢塘，將欲臨舟天目，以盜亂未寧，旋歸三衢。五月四日示微疾，自知不起，詔命弟子，承嗣寺業。假臥三月，漸就緇微。再傳

祚師，日夜侍側，瞻護周至。彌留之夕，神志清徹，遺囑脩葺大殿，改建齋廚，乃吉祥臥，泊然遷化。時十二年，歲在癸亥，七月十八日也。師住世時，博覽內外玄籍，於大慈禪林實訓尤所心折。病臥之暇，披檢研味，常不釋卷。既而病瘳，乃舉寶訓，供置靈右，慰其幽魄焉。世壽五十，法臘十有二年。弟子妙玄；再傳永祚，永仁等。是歲十一月十二日，嚴霜之晨，葬於鹿鳴山登高亭下。余以夙緣，承侍之禮。眺昭陽之頽景，悼至人之殞化；輒從眷徒，略承遺德，深心追往，寄懷菴素。乃爲銘曰：

住持之道，實訓其責。亦既末運，大法陵遲。至人示生，紹承法位。不務榮名，不干時貴。卓哉師德，季葉之賢；淳心獨得，唯宗是。標舉一行，以該萬德。旌彼幽光，百世昭式。

右文，合第十七期本刊所載：得文五，皆錄自法師手寫手卷中者。汪居士傳實二文，一其補遺也。手卷通體作小行楷。古媚之氣，盎然紙上，蓋法師書法原從張猛龍碑陰出。卷末附以短跋，字小如蠅頭，淒婉可誦。跋云：「歲陽關逢，冉冉春暮，將退隱林邱，埋名長逝，手寫近作，以付玄扈士。」按太歲在甲日關逢，是年甲子，爲建國十三年。玄父則爲不材別業。猶憶今春晤陳伯衡先生於古越，以所藏法師各種手蹟示之，先生歎爲至寶。題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跋，稱法師書法可俯視隋唐，洵非過譽。手卷亦正在情先生加題中。法師尙有致俗宗兄紹蓮居士書，擬附論月集後；又有晚晴寐語及題跋簡札，當陸續鈔付越風發刊，以饜讀者。建國二十五年，歲陽柔兆，孟秋之月東吳尤墨君再識。

記晚清權臣榮祿

錢時言

晚清權臣，旗人得其二：一爲乾隆時之和珅，一爲光緒時之榮祿。前者本刊已有文爲之詳述，不復贅，今就耳目間見，爲草「記晚清權臣榮祿」一文，以求正於治博之士焉。

榮祿字仲華，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歷官大學士直隸總督等，甚得慈禧太后之信任。戊戌政變時，以兵力協助太后復出臨政；幽囚皇上，捕戮譚嗣同林旭等六人，進爲軍機大臣。庚子之役，榮祿時爲總統武衛全軍，阻擊拳匪，且密令董福祥率甘軍圍攻使館；遣聯軍入京，隨兩宮走西安，事平，任督辦政務大臣，至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薨，諡文忠。是爲渠之簡史，下分述之：

(一)榮祿與戊戌政變

光緒帝載湉，英明好學，常欲變法自強，及二十四年戊戌，由康有爲及乃師翁同龢之慫恿，此心益堅，日與翁等謀改革之事。太后此時因推其不肖之心，以度載湉，反疑載湉與諸臣之欲廢己也，即以先發制人之手腕，與榮祿商廢立之舉。是年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詔暫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詔命康有爲等於二十八日覲見，詎知二十七日，太后忽出一硃諭，強令載湉宣布，其諭云：「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屢次經人奏參；且於召對時，出言不遜，漸露擅權狂悖情形。本當從重懲辦，姑念在毓慶宮（宮爲載湉讀書處）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開缺回籍，以示

保全，欽此。」載湉見此，莫如之何！乃將翁同龢卸職。實則此計，係出於榮祿個人，此論亦爲榮祿私人李盛鐸所擬。李，原爲保國會會員，與康有爲等相善，後爲榮祿所收買也，及翁同龢出京之際，榮祿故意賂之以千金，且執其手嗚咽而泣，詢其何由開罪皇上。口蜜腹劍，論者謂爲李林甫第二。翁之出京，如取載湉股腋，蓋非如此，不能爲所欲爲也。同日詔下，命原任直隸總督之王文韶晉京，而以榮祿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二)任直隸總督兼北洋三軍

榮祿爲太后第一親信人，然不入樞垣輔政，出而爲直隸總督何也？此則乃在節制北洋三軍耳。北洋三軍，即董福祥之甘軍，孫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之新建軍，因此三人皆榮祿所拔擢，且均近在畿輔，今以榮祿爲統帥，可以左右自如，而作爲他日天津閱兵，以謀廢立之先期佈置耳！太后亦將天津閱兵意旨皇上。榮祿既就任，即將地方情形，匯陳太后，其目無皇上，於此可見。初二、三月間，榮祿嘗欲聯合六部九卿上表請太后復行垂簾，先謀之兵部尚書徐蔭桓，蔭曰：奈清議何事？乃沮。而榮之私人李盛鐸，又欲聯御史連署請垂簾，奔走數日，竟不果而中止。然榮祿既與太后設此羅網，親光緒帝，如釜底游魂，遂不復防閑，一聽所爲。未幾，載湉及有一二分主權，以行改革之事。當是時，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太后，乞

其禁止，太后笑而不答；有泣涕固請者，太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為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為言者。或問於榮祿，祿曰：「姑俟其胡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蓋彼等計劃早定，故不動聲色也。

(三) 謠傳皇帝患淋症

京師自四月以來，謠言甚盛，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繼患瀉腹，次又言患遺精，嗽喉症，云自內務府太醫院傳出之消息，或謂康有為進紅丸，言之鑿鑿。實則皇上猶健全如常，究此種謠言，亦係榮祿與太后之密計，預為他日廢立及捕戮康有為之張本也。七月初十日，上諭云：「近來朝廷整頓庶務如學堂商務鐵路礦務一切新政，迭經諭令各將軍督撫切實籌辦；並令將辦理經過先行具奏；該將軍等自應仰體朝廷孜孜求治之至意，內外一心，迅速辦理，方為不負委任；乃各省積習相沿，因循玩愒，雖經嚴旨敦促；猶復意存觀望，即如劉坤一……再藉詞宕延，定必予以懲處。直隸距京咫尺，榮祿於奉旨交辦各件，尤當上緊趕辦，陸續奏陳，其餘各省督撫亦當……毋得通玩，致干咎戾，欽此。」此中所云直隸距京咫尺，下之引各省督撫，而云通玩，致干咎戾，固為榮祿說法，詞不惡而嚴，溢於言表。榮祿見之，遂畏皇上英明，頓起形將不能自保，而恨皇上之念益切。其時適值軍機處六堂官如懷塔布立山等，擢軍機四京卿如王照為四品京官之際，守舊黨側目相視，自屬意中。而懷塔布立三等七人革職之後，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協商之事，無非廢立等項。榮祿即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陘店（距北京彭義

門四十里）令袁世凱之軍駐去天津七十里之某小站，排佈既定，待時發動。距七月二十九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袁即超擢為侍郎。次日御史楊崇伊張仲忻等詣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參衛開戰，現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袁世凱即于初四日請訓出京，而皇上却命其初五乃行。初五復召見袁世凱，乘命後即出。是晚袁抵津，榮祿即留袁於天津，令護理直隸總督，不令回小站。蓋前英俄開戰，實乃謀事耳。且由此而奪袁之兵權，以煞皇上之勢。並使聶士成之兵監之，以此圍禁袁世凱，而榮祿則於次日（六日）帶總督及北洋印信入京，遂有太后垂簾，康南海通入使館，譚嗣同等斬于市，光緒囚于瀛台之事。而榮祿則因此而擢為軍機大臣矣。

(四) 榮祿與庚子之役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起事北方，引八國聯軍入京，圍城下盟，賠款喪權，痛不忍言。榮祿初雖不信義和團之所為，但為諸事太后計，竟阿附其說。而太后因前在成戊政變時，黨人遁逃，外人庇之，已覺可恨，今義和團既已扶掖滅洋為主，且法術神奇，不畏刀鎗，自樂予撫用。是年五月初八日義和團焚黃村鐵路，聶士成軍一小隊救之，團民迎擊，傷數十人，於是聶軍沿途剿殺，落塗一役，殺戮尤多。團民大憾，乞其首領訴於朝，太后痛斥，榮祿亦致書於聶，以誡之，聶固不信義和團者，不聽戰死。董福祥原係榮祿屬下，時奉榮召入京，駐南苑，備攻使館。榮祿致函於董云：「星五（福祥字）仁弟：得書已悉，具見忠憤，各夷欺凌我國甚矣。近來尤多干預挾制，令吾辦內事不便，尤可憤恨，義和團法術神奇，不畏刀鎗，極熱

心嫉惡洋人，冀天助也。彼族醜類，在此無多，誓當盡屠送之。弟以忠勇將才命世，所部精銳，素抱屠滅諸夷之志。今有義民相助，可善撫用，助以軍械，俾之拒敵，建不世之功，毋失機會也。」于是遂得任意圍攻使館，鑄成奇恥大辱。及至天津失守，敗報至京，榮祿始入告孝欽，終至君臣對泣，請降諭將端王等斬首以謝外人。二十日榮祿下令，不准攻使館。二十二日某使攜榮祿函，請商和議事。太后同日降諭云：着各將軍督撫查明各國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縣署，按照條約，一體認真保護，不得稍有疎虞。上月日本書記杉山彬被殺，正深駭異。乃未幾復有德國公使被害之事。該公使駐京辦理交涉，遽遭傷害，惋惜尤深，應仍嚴飭勒拿兇手務獲究辦。所有此次天津開戰後，除因戰事外，其因亂無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損失物產，着順天府府尹總督（時直督督爲李鴻章）防屬分別查明，聽候彙案核辦云云。此旨出榮祿之惡。七月初八日，榮祿奉降諭，預行遣派安實文武大員，候各國使臣出京之期，妥爲護送，但無以應者。七月二十日通州陷，劫日慶太后扮農婦出走，載滯榮祿隨行，八月十七日抵太原，駐蹕撫署，於馮下罪己之詔下剋匪之詔，向各國求和。李鴻章於天津陷時，調補榮祿之缺（直隸總督），繼復授爲全權大臣，時命李與慶親王奔助辦理和議，旋因李請派王大臣會議，乃派榮祿會同辦理，而各使謂榮祿曾遣董福祥圍攻使館，不願招接，遂返行在，由此可知榮祿之兩不討好焉。回鑾後，榮祿就督辦政務大臣。

（五）與袁世凱林旭的關係

袁世凱之爲人，勇敢任氣，且深知太后之殘橫，願以忠於皇上自命，雖爲榮祿所拔用；然亦常寓不滿之意。觀

譚嗣同與渠等之談話可知。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開兵之舉，足下及董福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福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開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之後，竭死力以補救。」譚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對之？」袁笑而不答。其幕府某曰：「榮祿並非推心待慰帥（稱袁）者，昔某公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戊戌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勸帥而已，查辦昭雪以市恩，既而胡即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譚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此段談話見梁任公譚嗣同傳）至榮祿之對袁，除見於上述外，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間，某御史曾參劾袁吞竊高位（時袁爲宮保），居心叵測，因拳匪之召亂，而挾外人以自重，知國庫之不充，而徒請增兵以自衛，朝廷宜預裁之，恐威權太盛，非袁之福，亦非國家之福云云。太后以示榮祿，榮祿力保其無他，遂留中不發，於此可知榮之對袁，蓋有心提攜也。

林旭字敏谷，閩候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林又係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婿（名靜儀），才名藉甚，故榮祿欲羅致之。戊戌五月，榮至天津，乃招林入爲幕府，林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資以大義，慎以時變，從容開其迷謬，暗中消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林乃決就榮聘，已而舉

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林於朝，乃不復爲榮之幕府，政變後，斬于市。梁任公論曰：「榮祿之愛吸谷，羅致吸谷，致敬蓋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對狼者，豈復有愛根耶？」

(六) 合李蓮英進聯俄之說

初俄使欲籠絡榮祿，而榮祿則若接若離，及俄使改賄李蓮英，且魯以若而勸服太后，則照前全權大臣李鴻章所議定之滿洲條約批准，俄當贈銀一千萬兩以酬其勞，以後每年當送銀一百萬兩以謝之，李蓮英固心有餘而力不足者，不敢驟允其說。迨至光緒二十八年榮祿李蓮英與華俄銀行總辦璞科第往來甚密，李則以聯俄爲唯一宗旨，榮祿因李之從旁游說，亦有聯俄意，故政府諸人，無不仰承主旨。六月中，「日本」報載北事特報：「駐北京俄使雷薩爾，屢以西藏一帶地方歸中俄兩國施行協同統治政體，與軍機大臣榮祿等密議，日前俄親王來遊北京時，經已數次交涉，促此問題之速成。俄使又于上月廿九日訪問榮祿，將密約條項提出，迫其決答，榮祿以事關重大，不能獨斷，當請命於太后，乃決可否爲詞。此事爲袁世凱所探知，目下極力斡旋，冀能挽救。且有駐北京某某兩國公使立于袁之背後以聲援。」後幸未成約，否則不知又須喪失幾許國土矣。

軍機大臣領班，向有王爺爲之，太后欲令禮親王任之，榮祿阻止；又以慶王無肩任之才，故軍機大臣領班，又舍榮祿莫屬。此光緒二十七年事也。斯事英公使曾請勸榮祿罷職，太后密遣袁世凱婉告英使，以榮祿並無不良之舉，該使儘可勿慮。英使雖堅持前議，但卒歸無效。越一年正月初旬，有刑部尚書榮慶者會同張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

諭，董客臘有浙江某御史封奏請派滿大員督學。此次添派榮慶之旨，都中無人與聞，僅太后商之榮祿而突有是命也。又有御史李灼華奏參閩浙總督許應鑾貪劣多款，并司道以下數人，武官鍾某，有旨交張之洞查辦。惟許督公子號雅賓者，任職政務處，且爲榮祿幕府，由榮祿撥款，不致搖動。又其某次患腹疾未痊，與王文韶鹿傳霖召對罷。榮首起，將作跌勢，太臣命羅鴻機曰：「榮祿新愈，汝宜助力。」羅起力扶之，榮始起。王鹿二人見榮起，然後起。聞鹿時欲乞歸休，又不審上意若何？遂以奏稿示榮後。祿曰：「公勿爾，國家多事之秋，公宜降心相助爲理；若再易一班少年喜事人，不特國家愈不可爲，而我先無術以應也。遂止。或云王文韶昔在西安時，亦屢向榮祿乞休，榮亦以此言挽留云。（據女敘附）榮祿女公子，由太后指婚爲醇王福晉，於廿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送奩，太后賞銀一萬爲之治奩。京內外各官之送禮物者，猶有門庭若市，應接不暇之概。京官少則千金，外官則動以千計，兩月之中，收入逾百萬。及十二月二十日于歸，更爲熱鬧云。

(七) 蓋棺論定

榮祿逝世後，新民報即有「嗚呼榮祿」一文，茲摘錄之，以爲吾文：「……榮祿固數年來爲我國政界中主動力之人也。戊戌之秋，幽囚皇上，推翻新政；……內則壓制國民，外則橫挑強敵。庚子之間，嗾使義和團之大變，以至損失國權，重負賠款；……然數年以來，彼獨攬大權，雖欲揚波，絕我中國之生機，速我中國之死期，以一人之力，乃至大局敗壞，不可收拾，今日雖死，死已晚矣……」云云

關於邵無恙

周作人

越邊堂日記光緒八年十月十七日條下云：

「光甫來，以近刻邵無恙夢餘詩鈔見贈。無恙名鳳，吾邑龍尾山人，乾隆□□舉人，知江蘇桃源阜甯等縣，以事落職歸。邵氏世以詩名，余家舊有無恙名媛雜詠，自皇娥至明秦良玉，詩皆七絕，各有小序，寫刻精工，詩亦甚佳，經亂失之。集向未刻，有手鈔八卷，在其門人常山梁鉞所，梁以嘉慶戊午舉人，官諸暨縣丞，至咸豐癸丑梁年已八十，以集付天津張鶴賢，至光緒丁丑，天津沈兆淇始刻爲兩卷，共五百五十餘首。以乾隆間越人更五朝而刻於燕沽，文字之傳，固有數也。其詩秀朗，多情至語，亦鄉邦風雅所系，故備述之。」又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條下云：

「閱吾鄉邵無恙夢餘詩鈔。其述懷五古三首，憶花樹五古三首，皆至性瀟然，詩亦清老，風篁嶺一首，龍井一首，秀鍊似岑嘉州，近體尤多明秀之作，最愛其出自門一絕，澹遠自然，可入唐賢三昧。邵氏世居龍尾山之發石湖，巖壑清疏，故其詩善言越中風景，如憶村居四首云云，一何清綺，足令人久旅增感，矚目暫娛。」

我很有運氣，邵氏的著作居然得到了三部。其一是歷代名媛雜詠三卷，乾隆壬子（一七九二）年刻本，其二是鏡西閣詩選八卷，道光庚寅（一八三〇）年蕪城仙館刻本。其

三是夢餘詩鈔稿本八卷，即李氏所說光緒丁丑刻二卷本的原底本也。三種之中雜詠較爲易得，雖然汪允莊女士在自然好學齋詩集卷八「書鏡西閣集後」之九注中已云：「先生著著名媛雜詠絕句三百首，今板已散佚。」數年前我曾從上海蒐得一部，旋贈給友人，後又在北平隆福寺買到一部白紙的，似世間尙多流傳。鏡西閣詩選頗少見，李越縠云集向未刻，梁石川亦未知，稿本梁跋署咸豐癸丑（一八五三），距道光庚寅已二十三年後矣。是時梁石川已歸常山，唯從邵氏嗣君接到稿本時係在諸暨縣丞署，離杭州不遠，據云時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即庚寅後六年，乃竟不知鏡西閣之刻，殊不可解，豈當時消息不易通，抑或流傳之不廣耶，均未可知也。

鏡西閣詩選題云陳文述編，而竇蓋出其子婦汪允莊手，陳序述刻集的經過有云：

「君子醜余也，余子裴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結納世無一二知己，乃殘維斷簡一再散佚，而撥拾哀輯轉成於寒閨嫠婦之手，既請於余，復乞助於余內弟謝君縉山，端姪小米，及閩友席怡珊夫人，並質叙珥以資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內騷壇題品也。」蓋慨乎其言之，但天下事無獨有偶，刻夢餘詩鈔亦另有一段因緣，今越發發文字之傳固有數也之歎。梁跋云：

「師謝世後家計益窘，哲嗣一人援例得少尹，分發無資。詩稿二冊，吾師生平著作親筆自書者，少尹攜至諸暨丞署，欲湊辦分發，賦官卑祿薄，僅竭力致贖，而是詩遂留以授賦，時在道光內申丁酉之交。尊藏多年，幸未損傷，自嘆年屆八旬，風燭在即，無人付託，癸丑夏將此卷託於津門張鶴賓名賦芳，博雅端人，工書法，精鐵筆，有嗜古之癖，此詩得所依歸，不至湮沒。」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付刻時有梅賈璠序云：

「詩本藏常山梁石川先生賦手，先生為明府高足，久欲刊傳以報師德，詎奈妙手空空，（案梁梅二君古文均不甚佳，忍不住要批評一句。）年衰難待，不獲已寄託於津門張君鶴賓手，並綴跋語以誌原委。時鶴賓安視常山離館，咸豐癸丑秋粵逆北犯，遂避亂旋津，所遺書卷被人乾沒，餘物皆不惜，唯夢餘詩鈔以受梁公重託，恆惴惴不去諸懷，亂後訪求得耗，復出重資將此卷贖出，計今藏之又廿有餘年。鶴賓急欲報知己而爾先型，囑余代為運訂，冀鑄諸同志，先付手民。……篇中皆明府手訂，何忍擅自妄裁，特恐力有未周，謹於八卷中擇錄過半，計古近體四百七十首。世叔沈竹生先生兆祺，八十老人也，聞而羨之，披閱一過，慨然曰，是不可以久湮，願獨力刊傳，以副鶴賓殷殷不忘梁公重託之至意。」梁張沈三公都很有古道，可謂三難併矣。唯那無恙兩和詩集的刊行一樣的經過些波折，後來也一樣的少見，很有點奇怪。光緒丁丑年的天津刻本我在北京迄未遇見過，現在確看這部原稿固然亦復佳，却是價不廉，不佞未免有鄉曲之見平常喜藏蒐集一點越人著作，但出不起重資，而此在我的收藏裏要算是例外之

一了。

夢餘詩鈔全部共詩九百十首，鏡西閣詩選則有一千另九十首。但詩鈔有嘉慶己巳（一八〇九）自序，一至七卷平均每卷百二十首，第八卷只六十首，蓋確係自編本，又雖不編年而其詩似均按年代紀錄，是其長處，至於兩本異同頗尚未暇細較。這里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兩者的來源的問題。據陳雲伯序中云：

「乞得先生生平所作詩十餘冊，破十餘燈夜，錄十四五」。案此在嘉慶戊午之前，當為丁巳（一七九七）年。又云：

「方余之期君渡江也，（案時為己未年），舟中遺牘篋失其稿本，僅存罷官後數卷，後亦間有所作，均為公子民懷攜至中州，及民懷南歸卒於舟次，稿本又復散佚。外舅興快哉先生君內兄也，端乞求諸其家，就余借本校訛補缺，重為編輯，始成今本。」據這裏所說，稿本早已完全散佚了，雖然「其家」（當然不是他家而是那家吧？）似乎還有可據以校補的東西，不過沒有說得明白。但是詩鈔有自序，題嘉慶己巳正月，蓋邵氏物故的前一年，末云「編錄所存，概不特弟之交頤也。」可見這是他自己的編訂本。梁跋說明係親筆自書者，他們既是師弟關係，這自然不至於有錯，而其來源又很的確，所謂「舊編雖未脫出名號，必是民懷無疑，蓋據陳雲伯所作傳云：「子一，恩。」民懷即恩的台甫，邵氏只有這一個兒子，此外大約本來還有，但看詩中所記都已早蕩了。可是這裏就有了問題。梁石川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從少尹得到詩稿，事在鏡西閣詩選刻成後六七年，詩選的陳序裏却已說民懷南歸卒於舟次云云，事實便

不相合。我想陳雲伯對於邵家的事也是不見得會弄錯的，或者梁石川老年記錯了年月，原來是道光甲申乙酉之交吧？無論如何陳樂二君的話總合不起來，一個說稿本都已散佚，一個又明明藏着親筆的稿本，而在允莊乞艱快哉求諸其家的時候似乎也沒有掣出來，因為這裏邊有篇自序是很重要的，不然總當收到詩選裏去罷。道中間有什麼事情存在，我們現在是不得而知了。

邵無恙與袁子才的關係到底怎樣，這也是一個不易明白的問題。陳雲伯撰傳中云：

「時袁大令枚居金陵以詩文雄長海內，君以詩示之，所論不中肯綮，乃不復與談，亦不再示人。」又魏西閣詩選書後云：

「夢餘在江左嘗錄其精語一冊呈隨園，隨園所評不盡當，因以為世無知己，不復出以示人。」汪允莊題詩之一註云：

「先生存日嘗以詩謁隨園，鑒別無當，遂不復示人，故時罕知之。」程序伯在詩選序中亦云：

「山陰邵夢餘先生於詩致力甚深而名未著，時隨園爲海內龍門，先生以詩質之，論不合，遂秘所作，絕不示人，謂世無知己，不當復議此事。」以上所說大約是由於同一根源，雖然總是事出有因，實在却似乎未必完全如此。隨園詩話卷八云：

「戊申春余阻風燕子磯，見壁上題云，一夜山風歇，僧掃門前花。又云，夜聞楫棹聲，知有孤舟泊。喜其高淡，訪之乃知是邵明府作，未幾以詩見投，長篇不能盡錄，記竹枝云，送郎下揚州，留儂江上住，郎夢渡江來，儂夢

渡江去。若耶湖水似西冷，運葉波光一片青，郎唱吳歌儂唱越，大家花下並船聽。（案運葉詩選作月映，詩鈔作月色。）又夢中得句云，澗泉分石過，村樹接烟生，皆妙。邵名羸，字無恙，山陰人。」又補遺卷五云：

「顏鑑堂希源有百美新詠圖，邵無恙願亦有歷代宮闈雜詠圖，皆乞余爲序，余竊老才盡，作散駢兩體文以應之。」隨園的駢文序至今在雜詠卷首，就是在詩集裏也多提到隨園，似乎感情並不懷的樣子。詩選卷五有簡袁簡齋先生七律一首，（查詩鈔稿本無此詩，）末聯曰，「十載懷中藏一刺，愛才終向孔融投。」註云：

「余未識先生，先生見余題燕子磯永濟寺詩，極口推許，并錄入詩話。」又卷六有懷人感舊詩二十二首，其四卽袁簡齋，（詩鈔共有詩三十首，此爲第五，）頗致推崇，如云：「曾煩泮港聘三極，（詩鈔三作幽，有註云，余寓白下泮巷西偏。）不到隨園已五年。」則亦頗有交誼，固不僅集中詩酒唱酬可爲證據也。卷八讀小倉山房詩集後有云：「蓋棺新論多嫌刻，（註云，近有目以詩妖者。）量斗奇才少角雄。」態度殊爲公正，末云：「蘇門尙起橫流嘆，不請刪詩竟負公。」註云：

「荷塘曾以小倉山房全集囑余選其最勝者，於七千餘首中得百三十餘篇，荷塘嘆曰，今日乃見小倉真面目矣。余屢欲請先生自爲刪定全集，仍漁洋精華錄之例，卒卒未果也。」在這一節裏更明顯的看出他的態度，他與隨園論詩意見或者不合一，但是他承認隨園爲才與氣魄，說他沒有一點知己之感也並不然，即使他未曾承認隨園知詩，如自序中不說及是也。據我想這未必是「不復示人故時罕

知之。」但邵無著的詩的確時運險證，刊刻不易，流傳不廣，知道的也很少，真是奇怪。陶堯亭編全浙詩話五十四卷，邵無著只有一條，即是隨園詩話。商寶意選越風三十卷，並沒有邵無著，雖然他們原是相識，詩鈔稿本卷四有「戲和商寶意先生櫛陳園二首」，以前後年月考之當在乾隆壬子年，即名姣雜詠付梓時也。無著之祖廷鎬著有寶哇詩集六卷，邵氏詩中亦常提及，全浙詩話亦根據隨園記其味廿四堆的一條，却只題曰「邵寶哇，名未詳。」這寶哇詩集寒齋亦有收載，却如此不為世所知，殊不可解。邵氏世以

周元吃肥皂的來源

蔣大沂

小時會閱一舊小說，書名已忘，這是「演義」還是「類詞」一時也想不到來了。現在祇記得中間最滑稽的一段敘述，說：「有一鄉下看牛的小孩子，名叫周元，因為招待了一個私行出京的皇帝，皇帝為論功行賞起見，便給他做媒人，替他物色了一個鄉紳的女兒做妻子。當這位看牛小孩周元入贅到那鄉紳家裏去的時候，鄉紳便請他到裏邊去沐浴更衣。在沐浴的時候，周元却不知肥皂是用來淨身去垢的，看牠的形狀方方正正，很像一坨年糕，他以為這是富貴人家洗澡時候吃的點心，一張口便將這塊肥皂吃掉了。」用肥皂洗澡，算不了什麼回事；可是因為不識貨肥皂，而當他是塊點心吃掉了，却很襯託出鄉里看牛

小孩子的可憐。這在滑稽的敘述中，應當要算比較有回味的。所以吾自從看了那一部小說的時候起至今日，已足有二十個年頭，依然還能夠略有個影子。

頃閱世說新語第三十四「批漏」項下有一條云：「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菜，木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溲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婢莫不掩口而笑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亦轉載其事。乃悟那周元吃肥皂的故事，實在脫胎於此。不過因為風俗習慣，隨時而異，將乾菜和溲豆改變做肥皂，以符合做小說當時的情形而已。

王敦上毛坑吃乾菜下，毛坑吃溲

詩名，而祖孫文字之緣同一的像，豈亦數耶？

鏡西閣詩選陳雲伯序云：「夢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為今道光十年。」道光十年庚寅，計二十年前當為庚午，即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又傳云卒年六十一。查夢餘詩鈔自序云：「入此歲來，年六十矣。」時為嘉慶己巳（一八〇九），次年為庚午，正與上文所說相合。案推算其生年當在乾隆十五年庚午，即西曆一七五〇年也。

民國廿五年八月二十日，於北平知堂。

豆的笑話，不載於晉書本傳，疑係劉義慶就道聽塗說之詞，隨便摭拾以充篇幅者；不一定是事實。本傳載較上毛坑的一段故事：「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衣色，靛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必羞脫衣，而教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賊「是一個不十分「大雅」的名詞，也許因為王敦曾被石崇家的侍婢鞭撻過「賊」，後來遂傳說他有上毛坑吃乾菜，下毛坑吃溲豆的「大不雅」之事罷！

王敦以世家子弟，而乘利忍之資，不是什麼沒有見過世面的「怯小子」，一旦做了皇帝的女婿，便鬧出這樣奇奇怪怪的一「批漏」來，很難使人相信。現在將這故事一轉換到那位鄉里有牛小孩周元先生身上去，却便覺得入情入理了。做文章的技巧，似乎倒底後人要比前進步一點！

讀倪文正詩有感

宣統

可以與觀羣怨，詩韻乃與古合。若持以衡倪文正詩，庶幾無愧。余昔應試泮垣，假閱友藏唐九經刻文正遺稿二卷一冊，嗜之，摘錄三分二以上，與任漢皋購獲劉賀刻傅徵君箱中詩二冊，同壯行篋，凡之燕之滇，之粵之浙，未嘗不攜以行，遇暇亦未嘗不展而讀。緣文正遺稿，徵君箱紅龍詩鈔，皆奇奧足藥凡庸。而文正詩辭嚴義正，讀之尤能激發奮，發人深省。

況文正忠能殉明，徵君貞不臣清，大節嶙然，光爭日月，均堪歷千古而不磨滅，其人思想氣骨不平凡，故有所感觸，發而為詩，亦不平凡。余生平好奇，喜讀罕見書，故蒐得兩公詩集，什襲而藏，視同珍秘。但箱紅龍詩鈔，乾隆東晉劉氏刻本，雖不易得，尙有吳運洋傅青主合刻詩鈔本，見葉氏觀古堂詩錄于京集，又有清末烏程張氏適園叢書本，吾邑丁氏棠刻詩文全集本，不少流傳。文正遺稿，以余所見，僅有順治會稽唐氏刻本，此外訪尋未獲，即緩氏列朝詩集網羅宏富，未錄一首，朱氏明詩綜博采旁搜，僅錄皇朝門類曆作一首，徐氏上虞詩選，所輯鄉先正之詩，亦僅錄冒雨行樂陵道窺條非昔圃中使者索郵騎大諱感賦一首，非文正詩僅此兩首可傳也，恐錢朱徐三氏選詩時，懼清廷忌諱，故或屏之，或慎載也。蓋箱紅龍愴怛身世，語有含蓄，陽曲張氏初刻方成，尙因人猜忌而燬之，文正詩亦愴怛身世，語多刻露，當清代時猜忌者更多，故

鮮有翻刻而多傳本耳。

現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集部別集類二十五、載有倪文貞詩集四卷。文正係初盤，後定論文貞，明詩綜卷七十二所載文正小傳曾言之，故題為倪文貞詩集。又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四經籍考，集部別集六，載有倪文貞詩集二卷，與四庫總目所載之卷數不符。而上虞縣志校續卷三十九經籍門、叙明浙江採集遺書錄，作遺稿二卷，千頃堂書目，作憶草二卷，憶草即遺稿，遺稿即詩集也。觀此，則所謂詩集、遺稿、憶草，實係一書。惟唐刻遺稿，於卷一首頁注明係原名憶草，浙江採集遺書錄敘為遺稿，四庫總目又係根據浙江汪氏家藏本，著錄為詩集四卷，且其提要內叙明詩集頗多數佚，如開朝鮮墮一城七言律一首，同乘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一首，及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猶石魏公偏斌姬，輕烟呂相不糊塗等句，皆載在施男笥竹杖集中，俱未收入。余鈔唐刻遺稿，卷二七言律中，錄有開朝鮮墮一城賦一首，卷一七言古中錄有白下避暑湖亭集乘友范姬姬通嶺山劇飲至醉一首，又卷二七言律中初塞念守關將士詩，而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之句，而後行東阿道中詩，有猶石魏公偏斌姬，輕烟呂相不糊塗之句。執是以觀，四庫所錄詩卷雖四卷，較遺稿之二卷尙略。而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卷四集部，載有文貞詩集二卷，較四庫總目少二卷，究竟與遺稿是否相同，抑較遺稿為略，俟暇赴閣一檢校焉。

以上第考校文正詩集名稱、版本、卷數之概略，至吾謂其詩衡以可與可觀可羣可怨之律而無愧者，亦有所見而云然。茲將可與可觀可羣可怨之詩，擇尤臚左：

可與之詩，如遺稿卷一七言古有榆園從軍行云：

魏王赫怒開武功，驅騎蹙斧臨關東，樓旂高捲流雲隨，吳鉤試舉生溟風，煥煥勁士詫彪虎，一夫真可當百，當年將驍掩鉞錫，忠靈勃鬱凝長虹。今茲大呼皆作氣，旋蓬駭駭摧胡鋒，秦塘帶耳我皇斷，那堪羶羶爲蠻封。朝來試拍蓮花劍，清明萬里天漢空，只君一片燕然石，何以口前買盧龍。洗兵剩血鬼夜嘯，高牙有首標元凶，羽書夜達未央殿，送送豈敢延非庸。軍前賜飲十萬斛，勞歌迭詠分彤弓，丈夫壯志擬如此，麟閣應在咄嗟中。

又卷二七言絕有擬撰輔回調凱歌十二首，錄四首：

叱使軍中膽倍豪，怒刀光閃曙星高，人人截取天驕首，欲換黃金印整腰。(其二) 蕭蕭霖雨灑天山，洗淨胡服一笑間，古水波寒時帶吼，麟膠解勒不須禱。(其三) 一揮羽扇邊氛靖，再勒燕銘帶錦高，隨却神謀殺孫子，於今不數霍嫺媯。(其五) 捷書匝月已三來，元老能工九伐材，出既將令歸復相，鷹揚尚夫氣雄哉。

(其九)

右詩因明末滿勢日熾，激厲將士作氣，奮圖立功，讀之足以振奮民族精神，咸知雪恥報悔，此讀發意志之詩也，故謂可與。

可觀之詩，如道稿卷二七言古有開明神隨一城憤賦四首，錄二首：

開說東江一道墟，無衣知復賦如何，可無雀伺螻蟻後，況是奴依水母居，哆口矢能修肅慎，咬齧車欲及蒲，邊籌大約如風影，何以鳴弓笑陸贄。(其一) 一隊湖上十萬師，將軍無日不嘲屈，論文也合孫吳法，談武偏宜王謝姿，雷雅味如揚子水，英雄淚盡岳岳侯

調，想君欲弔周公瑾，白下豈標赤壁詩。(其二) 又卷二五言律有世事可憂歎者八，而東臨不與焉，作八化詩八首，錄三首：

錦繡亦難必，天機化靈絲，蕭何刀筆吏，鄭聚滑稽詩，河漢而無極，豆蓬則有司，幾言金吻耳，二典猶支離。(其三) 肉骨亦難必，羸肌化大楓，令言原儒將，王則自僧奴，大吏轉猶燕，名城擬似枯，波翻五六月，天下爲停輪。(其六) 車奔亦難必，香蕙化刺荆，耕田多賦稅，作賦有功名，北眺關東綠，南游翻潤影，但更名曰盜，即解殺官兵。(其七)

右詩因外患日深，文武皆疏於籌畫，而官庸賦燼，內顧亦岌岌殆哉，宜乎閱時未久，明社已墟，讀之可以考見得失，故謂可觀。

可羣之詩，如道稿卷一五言古戲徐九一疏草二首云：賈誼爭紛亂，韓歆坐不讓，漢如鐵必奮，人匪金胡絛，伯玉妻聞賦，豐干僧發謔，自因其好色，移獎及無鹽。三萬卷蟠腹，安能爲伏蟻，文心提氣骨，諱舌報微眉，俱笑李邵謔，雖教食息言，尋常推舉事，不幸後來奇。

又卷二七言律有出春明作一首云：

自疑驕家久塵埃，豈亦曾經慈市來，明是無人解鬼語，妄云此子不仙才，去從國借三更月，幻作龍拿一掃雷，天定未忘三債却，好煩鐵硯爲相催。

又七言律有留都以前撥發師，大司農憂餉甚一首，詩云：無過梅花最清明，不知折竹幾多驚，幻將太古尊山格，直以無塵曠物情，歎息行間表晉國，杳茫方外耿先生，諸君此日常投杖，莫學王恭被墜行。

卷一五言律位母遠病三上疏求歸不允却賦十詩錄二首：情

緒如春草，茸茸不可翦，魚次心是恙，刀折首無環，游士偃黃鶴，豪人閱白鷗，微臣非此意，亦不勸天顏。春明門湧蕩，我望是鴻溝，曲有公無渡，藥難王不留，身是背驛馬，手疏謝江州，只爲恩深重，無緣學沐猴。

觀右詩，具見文正當時，不違俗而亦不隨俗，風骨峻峻，有同中見異之概，可謂和而不流，故謂可羣。

可怨之詩如卷二七言律望廬山雲封其頂恨甚一首云：天風不下嶺雲蒸，欲說廬山竟未能，料是加冠延汲黯，誰爲被袂寫姜肱，見龍無首庸非吉，食馬至肝原不應，要已相逢通半面，莫教胸本漏嘉陵。

又病贈三不得許，在任調撥，既百日，病愈出門有作云：乍似飛穿出繭關，數人絲錦索癡頑，不開後閣主投轄，幾失藏舟天賜還，多事角蹄占黑白，罪言肘手訴朱殷，拚將神肉填鞍轡，耐看朝回馬上山。

觀右詩，具見文正當時，雖天爲雲蔽，遠難泥拔，但含怨諷而無怨憤之語，迥所開怨而不怨者非耶，故謂可怨。

余於古人詩，雖喜抄錄而未精研，本不當妄加評論，不過解人強作，臆見偶據而已。又因上錄之詩，與史乘所載文正之傳互勘，其事迹多可印證。并因論其詩兼論其世，方能洞見以上所作各詩之根柢。特將史乘所載文正之傳，節要錄後。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列傳，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典江南鄉試。雙復命，則莊烈帝踐阼，歷遷南京司業，進諭德，充日講官。上制實八策，制虛八策，選國子祭酒，帝意憐之

，深爲溫體仁所忌，餌孔昭攻元璐，落職。後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陳制敵機宜，起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先是屢遭科臣出督四方贖賦，元璐以爲擾民，罷之，吳傷獨免又多，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出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命以原官專值日講。李自成陷京師，元璐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本朝則謚文正。

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四人物志忠臣二，倪元璐授庶吉士時，魏園竊柄，朝臣多附之，元璐介然獨立。羣小忌正嫉賢，梓三朝要典，混淆是非，崇禎改元，元璐奏請焚之。又疏糾楊維垣等，骨鯁大著。陳十六策，制實制虛，所以濟時，上揭御屏，類爲省覽。壬午，流寇日熾，甲申聞寇將犯關，元璐請遣東宮急治金陵宮殿，上猶豫不果。寇圍京師，城陷，元璐遂投環死。上虞縣志較續卷十人物，倪元璐鴻寶，性奇敏，五六歲即能文詞。起兵部右侍郎，以母老疏解甚力，已開畿輔震蕩，徵兵入援，元璐遂毀家募士，號召義旅將三百騎，衝險出濟北，抵都，陳制敵機宜，起拜戶部尚書。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爲奸，元璐請合爲一，報可。賊逼畿輔，都城陷，取帛自縊而死。年五十二歲，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清溢文貞，順治八年特立祠京邸，曰旌忠，春秋祀焉。

上引史乘所載文正之傳，固可見其剛正之節，高遠之蹟，忠愛之忱，迥不猶人，宜乎發而爲詩，吐詞剛正，陳義高

遊，抒情忠愛，亦不猶人耳。然此第就文正之本身言之，若論其世，雖上引各傳，略見梗概，猶未詳盡。茲再就史書所載崇禎間史事，與上錄文正之詩有關係者節錄之：

明紀卷五十二莊烈紀，元年，陝西大饑，民苦加派。府谷賊王嘉允等分掠鄜州諸處，延綏缺餉，固原兵劫州庫與賊合。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

二年，袁崇煥誘斬居東江之毛文龍，島弁失主帥，有叛去者。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京師戒嚴。三年，諭德文震孟言，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

四年，築大凌城，清以十萬衆圍數周，左良玉戰香山杏山下，錄功第一。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法而鮮治人，貴外重而實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清兵游錦州，吳襄宋偉均走。

八年，清兵平察哈爾，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十年，清兵破江華，舍朝鮮世子李倬出降，遂與明絕。十一年，流賊既大熾，朝廷又有東顧憂，楊昌嗣陰主款賊。自毛文龍據東江，海疆賴之，後島中無帥，楊昌嗣盡徙其民東歸，諸島一空，於邊計亦左。

十二年，清兵圍松山，方一濬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楊振驤行。初張獻忠降，熊文燧及中外要人爲詩官請地歸國防。後獻忠反，耶陽諸屬城郭爲墟。

十五年，祖大弼以錦州降清，杏山塔山連失，京師大震。清兵自贛子口入塞，京師戒嚴，清兵陷薊州，趨曹溪，連下山東州縣，將吏或遁或降。勤王兵

集都下，剽掠公行，將婦人首報功。十七年，李自成陷滿安，攻代州。別將陷固關，犯畿南，陷大名。自成逼居庸，唐通等迎降，賊入關。賊遊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賊環攻九門，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外城陷，帝自縊於壽皇亭，遂崩。

觀右所叙各事，知當時外患日熾，屢危京師，亟盼有名將摧敵，藉紓國難，故文正對於攘寇奉凱之人，極端揄揚，以作其氣，又對於三韓城墮，痛撤屏藩，數愆前愆後，不得不痛加詆諆，又因畏敵膽怯，遠巡不前，欲激憤憤，故有留都聲援之詠，至內憂如朝多小人，閉聽塞明，官多墨吏，假公濟私，將士懦弱，名城迭陷，君子道消，見幾宜作，此憂歎、譏疏草、出春明、及憶母痊病、廬山雲封、病請至三詩之所由作也。是則援引史事，以爲上錄各詩之注脚，其詩旨特發，可渙然冰釋，不須索強傳會，另具別解，徒形辭費。而敵其詩尙論其世，知乾坤洞洞，環境惡劣，竊慕奇才，又遭抑塞，鬱成不平之氣，遂爲不平之鳴。不論其世而論其詩，以過於新奇少之，能相爲平允乎。

總之，上錄文正各詩，既有本傳及史事可證，固非無的放矢，憑空晉人。且詩中含有熱血正氣，故讀之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洵爲明末之愛國詩人。且能見義勇爲，見危授命，在民族中允堪作範。其人如是，而其詩又如是一班，苟越中士夫，蒐獲原刻遺稿，與四庫本詩集校勘，并闕者補之，編印流傳，俾當代詩人，資以矜式。若當道仿吾邑丁衡甫巡撫山右錄刻傅徵君全集之例，網羅文正全集刻之，表彰愛國先哲，爲民族奮興之劑，所裨益多。惟文正存詩無多，存文甚富，據上虞縣校續卷三十九經籍門所錄，有文正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應本十七卷，尺牘二本。欲刊全集，須無遺珠。而坊間文貞文集，係門人申佳育等原編，乾隆壬辰刻本，僅存十二卷，卷首一卷，諒非完帙，然亦可供編校之用云。

湖上文苑

由杭歸歙途中雜占 六十首之十八 許彙金

西子今爲時世妝。更添祠墓點湖光。雲棲大竹粗如臂。聞說新裝作戰場。江山如畫幾兒嬉。桂子荷花事事非。浪說錢王最英武。三千弩向海門飛。回峯塔已委榛蕪。塔礎遺經刻寶珠。一字難稱珠一串。不知世有晉人書。余欲自晉人書。一帶紅牆婉婉來。水唇山腹起層台。此中坐臥堪消夏。掬取錢塘作酒杯。水氣插山山影橫。市樓人語入江聲。夜中缺月窺雲出。逼得燈光分外青。舟行閒聽老才知。羨若看書事事宜。不羨長年抱孫子。抱成終恐化蛟螭。富陽人傍水濱居。岸尾沙頭占室廬。不數登盤足魚稻。最佳雲水日相濡。行行西上入桐江。江畔登羨鱸釣艖。一角斜陽萬堆碧。亂雲拖雨過蓬窗。一開一掩百重山。山遠如弓近似環。漸上漸登雲水瘦。稜稜石齒有懸灘。嚴陵志節峻於山。皋羽森空六月寒。水伴峯廉清到骨。故應拂袖絕人間。梅雨初過綠路晴。一樹一石儘知名。行人此福輪舟子。烟水光中過一生。呼燈買酒泊嚴州。楚楚螺螄宿雨收。二水如龍會城角。孤懸一月界中流。杳然一轉一幽深。水斷山回有畫心。奇絕將身畫中去。剝膚入骨苦追尋。櫓聲恬靜柁紋輕。深樹幽禽偶一鳴。傳語初聞李純客。一江蒼翠似能聽。聽客詩層林深源。遠山黯黑近山明。最遠

峯尖色愈清。爲有晴雲如翠絮。恍然舟在鏡中行。竹節灘邊方臘墳。溪雲漫似護山村。最憐赤薛無文字。酸骨嵯嶇尚偶聞。夜行舟似水中魚。游泳從容接太虛。靈樹如萍浮月動。恰疑老蚌吐明珠。逼仄危巒上切星。月來倒影愈沉冥。維舟今夕酒幽窟。令我蕭森徹夜醒。

荷花生日與勤士翁曙岑先強 曹培陶

惠清夜泛南湖

南湖縱比西湖小。風物清妍亦足誇。笑聽欸歌擗竹葉。喜攜水珮祝荷花。嫩晴明媚思煙雨。良夜浮沉愛李瓜。高點雲星撥夢味。幽香深處便爲家。

超山探梅

張默君

偶攜唐梅撫劫灰。玉潛宅傍水雲隈。丹心鐵骨人安在。地老天荒春又來。履穴漫驚蕪虎出。攀淵欲喚蠶龍回。下方宜識和羹意。輸爾孤芳冷處開。

乍浦

梁家真

馳道流塵接浪花。海雲街雨覆漁家。過車未敢吟詩句。恐有當年朱豆渣。朱種山下浦少除金豆渣賦詩得名。

秦蜀遊草

金松岑

遊噴臺

靜也殊佳士。云何醒眼看。鼓聲驚鳳鳴。身在白雲端。不
識無言旨。徒聽松吹寒。蘇門一孕石。誰改晉時觀。

題縣城外遊袁公子克定園林

園圃不有時奴賦。典論盡完亦俊人。離傾樂花供遊女。池
荒長葑失耕麟。及身榮悴天難避。放膽豪華世又新。上手
曾逢貴介弟。翠毗絃索款無倫。

遊入道園

度盡崎嶇谷。重停酒上車。地雄園扼虎。春老嶽生花。驛
館沾新臘。羅樓聽暮笳。山南盜賊橫。香燭詎能遮。

詩數日徐軍梅園
編以遊園五十里

數日徐東海匪逼近瀘關五十里

遊瀘橋

橋涉瀘橋故址乾度中作此

古來巧拙天成兩。棧車轉轉橋橋上。百年橋石碾成窪。羅
過牛羣馬鹿讓。麥頭風颯難成瀾。瀘橋楊柳枝枝殘。瀘水
微茫白日研。眼中依舊藍田山。

始建塚

敗塚何緣再發機。金甌銀雁夜南飛。牧奴未有重歸憾。火
入荒山熱寶衣。重寶俠奇化十洲。天傾銀海不交流。
關山腐盡諸儒骨。蓬頭淒涼斬一邱。

靜極

白蕉

靜極翻教有淚痕。浪尋詩怨伴銀尊。吳天咫尺分恩怨。會

有傷心未可論。 斷瓶荷葉落紅英。 腹覺春愁纏纏生。
一樹綠陰風未靜。 高樓長日不聞鶯。

我詩

前人

我詩往往非人力。 刻意為之不可得。 興來搖筆不欲眠。何
以寫之乾陸壘。 詩情酒思作龍門。 兩不相降似相避。
待說古人無我詩。 下士聞之笑而走。

眼兒媚

宜園

容姿出示所藏宋坑鈔錢硯背刻為文衡山梁蕉林舊物海
精翁題其硯曰星雲
摩挲古物忒關情。 閒見四朝驚。 山圍海岳。 星滿坡老。 同
惜溫瑩。
榮行雲氣較龍窟。 呵護水盈盈。 貞姿落落。 誰鑿螺黛。 來
伴玲瓏。

園居百卉經霜都盡獨交杏數株猶留疏葉
於枝上紅媚入骨非楓柏之屬得與爭妍也

爲紀短句

徐贈岑

先春爭寫杏花嬌。 圓葉誰將細細描。 三五枝頭紅蝶影。霜
醋猶向景文嬌。

夜

前人

天時夜氣淪鮮新。 無限生機待向晨。 著枕了知忘許事。明
更朝作力行人。

嘉定屠城中的兩個民族英雄

黃布衣

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守土之將、永矢勿忘！

讀本刊第七期黃華君大著：「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一文，對於吾邑屠城慘史，記載詳盡；讀之猶有餘痛！當時抗敵殉難之侯黃兩氏，烈烈忠風，至今猶得世人崇拜！浩然正氣，足與河山共垂千秋。至侯氏三公抗敵事實，史家筆不絕書，省縣志乘載載，惟各方所傳，每多異同之處，茲閱黃華君所記，與余所聞，亦略有出入；用將得諸侯公史集，及吾鎮（上海嘉定交界之諸翟鎮）鎮志所載，並侯氏後裔所見告者，略舉一二，旁及侯黃兩氏餘聞數則，藉資參證，而彰忠烈。

侯氏爲嘉定東南龍江（則今之諸翟鎮，古名龍江，約距嘉城三十華里。）之巨室，累世簪纓，至嗣會先生尤爲顯貴。先生字豫瞻，號廣成，明天啓五年進士。初授南京武選司主事，積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文名藉甚，與弟職會、岐會、子玄演、玄潔、玄滯、姪玄沔、玄泓、雅有六龍之目；大江以南，增站相望，風雅一門，傳爲佳話。崇禎末歲，胡虜侵中原，京師陷，金陵覆，相繼犯吾嘉定；先生與子玄演玄潔，爲忠義所激發，以文弱書生，投筆抵抗！當時偕同邑人黃淳耀淵耀兄弟，並張錫眉，錢用圖、馬元駒、唐昌全、夏雲蛟集合全鎮義師，誓死守城，共禦清兵，先生復領家資，以供給養，苦守二十餘日，每戰皆；敵援無奈，乃傾巢與淞太倉之衆，應圍夾攻，先生

等乞師於吳淞總兵官吳志葵援助，吳僅遣游擊蔡祥率兵七百人來助，祇經一戰，以衆寡不敵，即告失利，蔡乃棄甲遁，外投告絕；時城中已矢石俱盡。至七月三日，天復大雨，城隅忽崩，始猶架巨木支之，乃翌日雨益甚，城大崩圯，守卒逼體淋漓，更兼飢疲乏力，防範漸弛，清兵乃乘機入，勢若潮湧，城遂被陷。

當屠城（嘉城之別名）未破時，先生知大勢已去，事不可爲，但外示仍極鎮靜，危守如故，鄉兵爭欲挾之出，先生執勿許，誓以身殉；惟思及堂上老母，忠孝殊難兩全，爰遣兩子回家侍奉，已則仍力守孤城。然子各依依不捨，願共存亡，先生復怒叱連行，始揮淚而別。先生遣去兩子後，卽易紅袍紗帽，登朝靴，赴家廟泣辭畢，復向北拜曰：「臣報國力竭矣！」又賦詩云：「吾鎮儘可斷，吾節不可移！」遂從容自沉於居宅後池中。迨城破，尸爲清兵所獲，斷之刺骨，乃去首以洩憤。嗟夫！一代遺臣，殺身成仁，其悲壯爲何如乎！視死如歸，雖彈盡而不苟，眷戀明祚，終與社稷偕亡；大節凜然，至死不屈，足爲後人矜式；而異無窮之感慨焉！

兩子與父別後，歸途亦各懷死志，其玄演泣語弟曰：「余居長，則先死，強當從父果下。弟宜自愛。速歸侍親若母，保存宗祧一燭，趨去休，不行者，非人也！」玄

潔開語淒然曰：「兄爲家嗣，奈何可死，請速歸慰高堂；弟不足惜，應永訣矣！」雙方爭死良久，各不相捨，卒互抱入水，（或謂兩子跟踪乃父，至家池畔，先後入水，共同賦詩而終。）氣未絕，而敵騎至，尙有喘息，遂遇害焉。嗚呼！烈且義矣！

先生殉節後，遠近多爲流涕，雖敵人亦各嘆服。比類耗傳至故里，其太夫人鵬氏聞而太息曰：「吾有子矣！」復慰其夫人李氏曰：「爾亦有子」，各不悲慟。其深明大義，一門之忠耿明達有如是，求之季世，誠屬難能！

嚶城被陷之夕，敵兵羣集城中飲，隨喚一老叟至，以守城事相詰，叟以實告，敵兵相顧驚嘆曰：「侯老子能用兵，誠名將也！」彼輩尙不知先生實一文弱書生耳。既而縱掠城市，謂先生宅第中必多厚藏，結果乃僅圖書筆硯器服數事而已。由此可知先生一生澹樸，服官廉潔矣。鄰左蘇姓宅，敵羣居其中，及去，四壁題有哭侯通政詩殆遍；秘稜風骨，得敵人之感動又有如此。

城陷九日後，清兵相率去，先生遺體，始由家人在池上覓得收殮，玄演玄潔之戶，邇求不得。先生殮時，面目如生，鬚眉赫然，相與昇隕龍江安葬。劉其墓，尙在鎮文昌宮後之山池傍；衰艸白楊，殘邱已不可辨，聞之鄉里父老及侯氏後裔傳說，咸謂其間確係埋藏忠骨處。以年代久遠，墓碑字跡模糊，竟塚累累間，孰爲當年抗清民族英雄侯嗣曾先烈之佳城？已難致證。余歷年在鄉時，恆與二三友輩，在一抹斜陽中，閒步墓道，觸景生情，追仰先賢，輒爲之低徊不止也！

清室定鼎，禍亂卽平，殘殺亦止，收復民心，剽取漢族；卽假武修文，清明政治，生封死旌，磨礪一時，一般

殉難之忠臣義士，不分濃淡畛域，均紛紛追旌冊封，侯先賢嗣曾先生，謚爲「忠節公」其遺族並封贈「三忠世家」匾額，至今累世相傳，門第稱輝，凡遇婚嫁喪葬，其儀仗中旗牌燈轎，莫不綴有「三忠世家侯府」數字。

黃淳耀先生，字陶庵，吾邑進士，弟淵耀，爲茂才；與侯氏父子，困守嚶城，揮戈殺敵，慷慨激烈，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偉績，史乘亦詳載其事。余以所得遺聞，不若侯氏三忠之詳實，故不敢妄添浪墨。惟聞城破時，二黃先生俱自縊於僧舍中，比清兵解下時，兩屍直立不倒者良久，兵不敢犯，相與嘆服，遂禮葬之。嗣清室亦封爲「忠節」，其流芳後世，自足千秋。邑人崇景先賢，今在嚶城建有「二黃先生祠」，相率崇拜。其侯氏三公，亦建有「三忠祠」，廟堂尊嚴，屹然並峙，春秋佳日，各界公開祭祀，禮極隆重，俎豆馨香，令人肅然起敬。一二八後，邑中紳商異族之愚陵，國社之將覆，追念過去，策勵來茲起見，復在城中建築侯黃橋一座，以誌兩氏高風，寓景仰於無窮。

本文同時舉義之張錫眉孝廉，於城陷後，索筆書名於衣帶，亦赴水死。張用圓，亦孝廉，官秀水教諭，赴水死。馬元調，爲邑諸生，同時殉節。唐昌金，亦邑諸生，爲侯先生門人，夫婦爲敵兵槍斃死。夏雲蛟，亦邑諸生，自經不遂，高臥受刃而死。均一時忠烈。

黃氏遺族，現大都居嚶城西門一帶，侯氏後裔，則在嚶城居有一部份外，多數仍在吾鄉諸翟鎮，兩姓均極蕃殖，蔚成大族。惟侯氏正統已無，現有之東西兩族，實係就楊兩姓之傳統云。茲其後裔，以經商務農者較多，讀書致仕者，已寥寥無幾矣。

兩浙結社考 (續完)

陳豪堯

陳乾初先生以理學宿儒，於殘明之際，嘗結社黃山，與道士韓養元覆閉戶愁吟。

吳騫陳乾初先生年譜：崇禎八年，與友結社黃山許氏之枕齋莊。順治三年丙戌，春日與同志十餘人會于道士韓養元黃山崙閣，分韻各賦詩數章。

陳乾初黃山道士韓養元師弟傳：憶丙戌之春，扼江之兵未能，每每閉戶愁吟，或憂室家，或歎羈旅，多不聊之色。養元為煮蔬設醴，招致諸隱論十數字，登層巒，瞰大江，循覽竟日，飲酣分韻，各賦詩數章以見志。……自此招宴同人歲不絕。案時同遊集崙閣可考者，祝夢符、孫幼安、僧祖雲、養元弟子真覺，先生婿董典瑞、猶子爰立，餘不能盡憶。

時先生子姪輩本證人修身立行之法，作省過之社。

陳乾初年譜：順治六年己丑，四十六歲，八月避黃山，先生姪爰立集同志八人于東埭，為省過之社，大要本諸證人修身立行之法，為之箴戒約，相與砥礪廉隅，先生……為作省過錄序。案八人者為陳鼓濤梅世、查石丈嗣琪、陳潮生錫世、許大辛齋、陳爰立枚、許欲爾全可、陳棧光燭世、查二雅樂繼也。

先生旋亦參與其間而廣之為輪歲之會，有資善之要，有遠約之副，其旨趣蓋與省過社相彷彿。

陳乾初年譜：順治十一年甲午，與祝二陶許大辛諸人為輪歲之會，以贖貴池蔡沛來雲，作山中約。○山中約序：甲午春月，祝子二陶、許子大辛、欲爾、翩然僧過，欲勉不肖共訂千秋之業，某謝不敏，久之而不能遠，遂相與就太宰之翠嶺山房而有事焉。于是有山中之業，有司業之友，有資善之要，有共淑之學，有輪歲之次，有山居之叟，有供叟之米，有遠約之罰，因不能不申之約以定久要。案是時同會者為祝眉老洵文、蔡發吾遊、查封婁且、陳鼓濤梅世、查石丈嗣琪、陳潮生錫世、祝二陶沈、許大辛齋、吳仲木蕃昌、陳爰立枚、許欲爾全可、陳棧光燭世、查二雅樂繼、祝子霖淵、查逸遠道、吳謙收衰仲、及先生與子敬之翼。

他則硤中有濤鳴社、蘇社、龍山有經社、未能悉考其詳。姑埭亭集外編卷十一錢塾慈徽君述：硤中有濤鳴社、萍社、蘇社、海昌有觀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預焉。海昌藝文志卷二十三：吾邑地雖僻處，環山阻海，為浙東形勝之區，故名流勝士，樂為儔侶。自東晉以來，見于志乘，不乏其人……明則天台徐一雙客黃灣，授經關中，孫太初鶴田霞券海鹽，朱西村樸與許台仲

詩社龍山，皆卓然可紀者也。

而知其社者，每會聯舟數百艘，其盛况尤罕見。

陳乾初年：順治十二年，是時東南社集盛興，先生並辭不住。有演社者，每會聯舟數百艘，以書招先生，亦謝不赴，但一和其詩而已。

此外浙西社集，更有禾中之寫水詩社與廣敬社，

靜志居詩話卷二十：李彙亨字會嘉，嘉興人，太僕日非子。吾鄉歸巖壑之勝，然園亭之參錯，水木之明瑟，舟楫之沿洄，縱遊覽所如而不倦，萬歷以來，承平日久，士大夫留意圖否，討論競奔，以文會友，對酒當歌，贊社之集，即梁生僧曹嘉僧和之，先後賦詩者三十三人。事未百年而閭閻故老，已莫能舉其姓氏。又卷十九：王廷宰字毗翁，號鹿柴，松江華亭人，占籍嘉興，注名飲水詩社。乙酉之春，過余外舅馮翁少飲，余陪末座。

廣敬社名見于鮑培亭集外編卷十一。

平洲之忘機吟社，

楊純義雪橋詩話卷三：龍湫山人李潛夫（確）作忘機吟社，往來皆布衣有聲者。乍浦宋爾恆名誠，明季諸生，入社號覺非，嘗讀書陳山，有萬松菴觀易圖，潛夫爲之記。

以及湖州之徵齋社等。

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李令哲，字霜回，歸安人，……國亡歸里，徙居郡城宅後柳島益巷，號國名是山，以志不忘貽安也。因號培山石壩。與潘天行屠貞沈宋圻圻生李夏器不器諸人，詩篇酬唱，又分選同時郡人詩

爲同年集。仲子鈞燕，字宏士，負才馳聲氣，借莊廷鉞左黃費爾莊變一結徵書社，而莊費尤爲刎頸交。

三吳故詩人產地，詩社特多。然黃與洲先生嘗斥「浙西之詩吾看他好處不出，恐不待五百年後野狐身者，卽爲若輩」云云，（見續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八黃宗義傳）則又何也。豈浙西詩人，多流連光景，詩酒自娛，雖遭逢喪亂，而猶不傷于心也耶？然當明之季年，公安景陵派盛行，浙西之風，不盡移易（見靜志居詩話卷十八）則此猶爲差勝于彼耳。

北都既失，南都繼陷，魯王監國紹興，劃江以守，一時忠臣義士，冠蓋相從，甬上尤有忠義之邦之稱。及潯州（定海）既破，事無可爲，志士泣血，飲恨吞聲，則又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其故國舊君之思。甬上社集，盛于此時，蓋非偶然。方三吳社事大振之時，浙東猶甚閉塞，迫陘符文虎萬泰履安等出，與東林通聲息，慈水二碼（元顯元）又合浙東才彥與復社應，風氣始大開。

甬上文約卷一萬履安集志銘：予東變出遊，于浙河東所兄弟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闊達。詩壇文社，三吳與浙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二人爲重。浙河東風氣漸開實此二人。續甬上耆舊詩卷二十二萬履安傳：吾鄉爲魚鹽所厄，不與東林聲息相接。四先生（董守諭次公、陸符文虎、萬泰履安、董德稱天鑑）者出，夾輔慈水二碼而聯絡之，有疏導之功焉。

又卷三十八黃宗義傳：少從忠端公學于甬上。其時忠端授徒董氏，卽天鑑先生家。已而慈水二碼合浙東才

查與社復應，二馮之子弟希皇道濟元箸次啟躋仲刻瑞
當委顯恩，卽則董次公陸文虎萬履安天鑑兄弟三人，
姚江則先生兄弟也。

明社既廢，甬上遺民遂多結爲詩社。語其著者，則有西湖
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

結埼亭集外編卷六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有明
革命之後，甬上蠶遞之士，甲于天下，皆以蕪萃枯槁
之昔，追躡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
八子爲一社，故觀察續菴陸先生字燭、故樞部象來毛
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備、故侍御衷文紀先
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縝、溫公周先生昌時、
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
爲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
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堂、故舍人梅仙邱先
生子章、故評事游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竊車徐先生
鳳垣、廣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塾菴錢先生光緒、故
武部隱學高先生字泰、臬堂李先生文胤，其後復增以
故評事端卿倪先生愛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
爲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
菴宗先生隨、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字煥、曉
山董先生劍錫、天益葉先生謙、雪樓陸先生胤、而故
錦衣青神余先生奮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
。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
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鈺與曉山也。其餘社會
尙多，要當推此四集爲眉目云。

其他則有屠漢坡之結社。爲時較先。

續而上嗜舊詩卷十八：屠運使漢坡晚年與沈尙室元履
輩唱和，其同社多卒于改步以前，間有卒于改步以後
者，亦多見臬堂前集。今續錄者，臬紳則楊（南仲）陸
（敬身）二先生，臬布則張（庚星）管（覆）二山人。

次有榆林吟社，昌和者僅四人，而風節最高。
續甬上嗜舊詩卷二十五：榆林當明末爲諸道老避跡地
，而四先生最高。非其所許可者，雖有重名，皆在樹
席之列，故得與之唱和者共希。四先生一曰貞齋周先
生齊曾、一曰前太常博士王先生玉書、一曰節介陸先
生字燭、一曰監軍周先生元初。所唱和者曰霜聲集。
又卷七十二：國亡，周丈公唯王丈水功結社榆林，其
唱和甚矜重，不妄與人通。

更次則有鶴山七子之會，

光緒鄞縣志卷十四：林時躍字選舉號弼堂，雅負志節
，受業于劉宗周，又受業于黃道周，歸而與華夏王家
勤爲講社。所稱鶴山七子者也。

西原六子之集，

續甬上嗜舊詩倪元楷傳：字端木，一字端卿……已而
毛監軍象來爲西原六子之集，先生實爲之渠。

結埼亭集卷二十九毛戶部傳：先生（毛聚奎）于庚寅辛
卯間（順治七八年間）與吳于春管道復汪伯獻倪端木邢
上周雪山爲社。已而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
以沈冥而卒。

西村六子之約，

續甬上嗜舊詩卷六十五西村唱和六子：宗（正菴）董
（曉山）七子之社既散，復有六子之約。二老而外，聞

蕊泉(性道)張即園(立中)周殿靖(志嘉)，蕊泉乃即園之舅也。其一為周設山，入仕新朝，而即園以江上大將豫焉，又一奇也。

思齋館八子之集，

續甬上著舊詩卷六十一思齋館八子：先大父(全香聯)思齋館之集，惟先生(周嗣昇字長如)與柳堂先生(朱鏡字君賞)尚無恙。此外則李文書樓存十五，林文函石存十一，而略丈寒里間才峻伯竟不可得，即先儀都詩亦亡矣。

以及乘結社等，皆可稱。

鮑琦亭集外編卷八族祖葦翁先生墓誌：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衡，……國難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友巨室子弟為寒編社。於是顧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總管孫劍鋤，周氏則尙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字燭、李氏則尙書康先孫振瓊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字泰、吾家則族祖木千先生暨先會王父兄弟皆豫焉。

至會友唱和而未以名社者，猶比之自郢無譏焉。

姚江黃梨洲先生以一代大師，舉證人講席於甬上，羣友雲集，執轡稱弟子。甬上風氣之開，此實為第二次。其時遺民社集，如南湖秋水之集。

續甬上著舊詩卷八十三：南湖秋水之集，張蓉嶼司其事。遺民四人，隱學柳堂熱菴即園也。外此曰沈南郭廷嗣，曰趙樞嗣傳賢，愈菴嗣斌，如閩嗣萬，曰沈念

幼光瑞。後輩則謝春草為霖，恕齋為憲，朱靜軒洵，陸松塢鑿，雙水經，唱酬極盛。請紙會，

續甬上著舊詩卷九十八：陳明經赤夏字鑾村。……梨洲先生志其墓曰：丁未戊申間獻創為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一義未安，迭互鋒起。……數年之間，僅諸子亦皆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西園社，

續甬上著舊詩卷一百：陸澄字鈴侯，一字南湖秋水社中與族兄並有名，稱二陸，社亦以二陸為眉目。學于梨洲先生之門，以雙水之詩，正當衍堂懷齋一派盛行之日，時風衆勢，敦重沈厚，足稱中流砥柱，餘矣。

又卷百七：京兆(胡德邁)西園之會，曰苞容嶼，曰董衍堂，曰黃葵園，曰謝春草，如曰陸松塢，曰張蕙山，曰徐遜山，曰毛雉女謙，曰嘴堂和尙。

講社弟子，蓋亦多參與其間，可謂盛矣。大抵兩旨在結友以寄其抑鬱牢愁，初非刻意為詩，然要健本色(全謝山語)，此吾鄉時派所以與浙西殊別。原夫結社之初，旨在擇友會文，操德勵行，往往流於徒冒榮名，植黨營私，或則飲食宴樂，尤以明末為甚。楊雍問黃門奏疏卷上嚴禁社盟疏：如明季仕

門戶，意見橫生。其時社事孔熾，士子如狂，如復社之類，凡一盟會動輒數千人，標榜爲高，無不通名當事。而縉紳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廣樹聲援。朝野之間，人皆自爲。於是排擠報復之端起，國事不可問矣。南雷文約卷一劉瑞當墓誌銘：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德和德與之抱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韻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吳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

顧琦亭集外編卷二十五陸大行環堵集序：先生（陸大行）嘗言明季士習之壞以爲少讀書。吳中朋友親睨其刺曰友而止。未幾而概名以社，猶無乖于麗澤也。未幾而更益以盟。其後噉名者日多，題名曰首助，擯排異己，謂之屏放，狂惑至此，播爲亂氣。

清世祖際於斯弊，爰有禁結社盟之令。

楊雍建黃門奏疏卷上嚴禁社盟疏：臣聞明黨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漸中于朝宇，蓋在野既多類聚之私，而服官必有黨援之弊。……臣聞社盟之習，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爲尤甚。蓋其念始於好名，而其實因之植黨，於是家稱社長，人號盟翁，質鬼神以定交，假詩文以要譽。刻姓氏則盈千累百，訂

宴會則決日連旬。大抵涉筆成文，便爭誇乎壇坫；其成片言未合，思構譽于戈矛，彼此之見既分，朋比之念愈切，相習成風，漸不可長。……臣伏讀欽飭學政全書有云：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應提調官治罪。（按此爲順治九年臥碑第八款中語）煊煊功令，非不明晰，但恐學臣視爲故套，士子積習難更，若不力行嚴禁，何以防漸杜微。請飭該部再爲申嚴行該學道，實心奉行，約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來，亦不許仍用社盟字樣，違者治罪。

疏上，奉旨云：士習不端，結行社盟，把持衙門，闖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爲可惡，著嚴行禁止。以後有這等的事，各該學臣即行革職參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該部知道。（以上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引）

然士子之會文聚友，幾已相沿成習，雖有禁令，暫時斂跡，不幾何時，仍復盛行。故如康熙時查慎行有五老會，應鶴謙有狷社，乾隆間全謝山有真率社，厲樊榭杭蕙浦等於湖上社集，更無不參與。再次則道光時邵懿辰等結社湖上，光緒時薛懋農亦有湖舫文會。是可知兩浙結社之事，歷代勿替，至於今日而未已。關於清季以來之兩浙社集，擬別著爲篇，茲不贅。

本文多採錄於：于各府縣志及郡邑沿革，未能遍翻，掛漏頗多。明末社集盛興，與當時士風關係甚切（如遺文之習），茲付不克廣爲

論說，亦應疏略。如蒙讀者糾其誤謬，匡其不逮，實所感幸。又關於明季兩浙結社之事，謝國楨先生著有專書（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商務出版），讀者固可參閱也。二十四年二月，袁楚敏。

蘇小小墓究在何處

陸費鑾

蘇小小墓究在何處？前人已有多爭論。兩般秋雨盦隨筆引七修類稿出任調停，說，蘇小小有兩人，一南齊人墓在杭州，一宋人墓在嘉興，杭嘉各得其一。其苦心孤詣，息事甯人，善哉善哉！可惜嘉興的蘇小小墓早在唐時有了。隨筆又說，竹垞爲文力爭蘇小小墓在秀州（嘉興），我曾翻過臧書亭集，不見朱先生有這樣的文章（但有蘇小小墓詩詞）。後來經過了作者的一番考證，覺得在嘉興的是真，在杭州的是假。

越風第九期，戚鳳儀先生作「蘇小小」一文，第十二期上有拙作「蘇小小墓」發表，至第十六期，戚先生又有「再談蘇小小墓」的大作（其實戚先生前作的篇名爲「蘇小小」，似乎不合稱再談）戚先生的盛意，願和我有所商榷，諒如我很受欣幸，茲就戚先生所商榷各點談談：

（一）西湖蘇甚似見於宋後
戚君因拙作有「在宋時又一個蘇小小墓在錢塘突然出現」指這個論斷

爲突然，其實並不突然。戚君以李賀的歌詞證明我說的不確，他說，李賀有「蘇小小墓歌」，中有「……西陵下，風雨吹」之句，以證明唐時西陵已有此墓。但經我一翻四部叢刊（影印金刊本）李賀詩歌編，祇見有「蘇小小歌」而非「蘇小小墓歌」原文如下：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佩，油屏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雨晦。」

不知戚君所見是何本子，就其所引「蘇小小墓歌：西陵下，風雨吹」十一字中，多「墓」字又有「晦」作「吹」字的不同。

李賀此歌，歌句所云本出古樂府的「蘇小小歌」所歌的因是死去數百年的蘇小小，李賀作詩向有「就鬼一車」之說，故別有一種悽絕，單燈「西陵下，風雨晦」字樣，又何能據爲西陵有墓之證？况李賀短命而死，從其詩

歌編中，考其一生還找不出到過杭州的蹤跡（編中「還自會稽歌」非爲自己而作，有序說明。）

戚君又說，明（實清之誤）陳文述的西冷懷古集裏，有：「西林橋畔蘇娘墓，唐代詩人幾輩題」句用來證明唐代詩人有題咏西冷蘇小小墓的，查西冷懷古集成於清道光十一年，距今僅約百年，所說的「唐代詩人幾輩題」，可惜唯此李賀一人的歌詞且不能作證。但不要管牠，試一玩陳氏的詩意看。「西林橋畔蘇娘墓，唐代詩人幾輩題」譯成了語句，其意未必定是「蘇娘的墓，好幾個唐代詩人說過的，在西林橋畔」般意思；也許可譯成「西林橋畔有一個蘇娘墓，唐代詩人不是常有題咏的嗎？」或許，又可譯爲「西林橋畔有一蘇娘墓，蘇娘這人，唐代詩人不是常有題咏的嗎？」

這位陳詩人不過是詩以寄意罷了，未必一定經過了考證工夫；這位陳詩人是杭州人，和西湖的感情也許特別好，即使做西冷懷古集前曾見過許多多唐人題嘉興蘇小小墓的詩，但他不願驚風泉，幫幫忙，馬馬虎虎含糊說上句「唐代詩人幾輩題」也說不定

的，因他祇是清朝人，西湖之有蘇小小墓也，真是久矣哉了。

西湖蘇小小墓似宋以後才有，除唐人未有題及外，還有三點理由：

(一)樂史太平寰宇記成於宋初，只有嘉興蘇小小墓的記載；

(二)魂迷司馬才仲之說見宋人筆記，始說蘇小小墓在錢塘縣麻舍後章，或即宋以後人偽造蘇小小墓的根據；

(三)宋以後諸家才有吟咏西湖的蘇小小墓。

(二)西陵與宋錢塘城在何處
武林舊事一書裏雖有西陵橋又名西陵橋又名西泠橋，姑不論西陵與西泠橋有別，西湖夢尋的「或曰」也在懷疑，即孰能改齊漫錄說，西陵在錢塘江之西，西，地方多得很，精密些錢，西陵固在錢塘江之西，而錢塘江西如西泠者未必定為西陵。西泠之名始於何時？西泠是否西陵之別名？西陵究在何處？似尚可研究。

錢塘故城，我作前文之先，也曾翻閱過一統志。蘇小小墓在錢塘縣麻舍後章是春渚紀聞(宋何道潛)說的，所以，這個錢塘縣麻舍是宋朝的錢塘

縣麻舍，浙江通志所說，錢塘古城有四，其三可以不管，其一在紀家橋華嚴寺故址才是宋縣治，或即所謂「蘇小小墓在焉」之處。紀家橋華嚴寺故址，因我不熟杭州地理，書上也未查得，據一統志(清時刊)對錢塘舊縣已不可考；而兩般秋雨夜隨筆說，錢塘縣麻舍去西泠橋不遠，不遠是否可作據解，現在看看西湖蘇小小墓這地方可像做縣麻舍的後堂就明白了。

(三)白樂天與蘇小小

白堤為白樂天所築，幾乎婦孺咸知，雖白堤全稱為白公堤，拙作依俗簡去公字(蘇公堤今人均呼蘇堤)。白公築堤，一統志和杭州府志都有此說；西湖佳話有「白堤政績」一回，并有說明「白公堤與白沙堤異」；胡以梅廚詩賞珠，白詩錢塘湖春行末兩句為「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註云「自斷橋至孤山為公堤蓋房易築也」，又故說作詩時「西湖尚未中間築堤，故止言「孤山買亭與湖東沿邊堤上耳」，是拙作認白堤為樂天所築頗有根據。

關於白公堤原是另一問題，戚先生本可闢而不論；但我還在疑惑，無

論白公沿湖走也好，走白堤也好，必得有機會經過蘇小小墓的，要是那時已有蘇小小墓的話，這位麗姝小小，每每題咏小小的白公，為什麼沒有吟詩一首來傷感一下呢？雖然，就如戚君所言，白氏雖未說及蘇小小墓在杭州，但也未說不在西泠；可是，西泠沒有蘇小小墓叫他如何說法？難道他也曾做上一首「西湖無蘇小小墓」題的詩嗎？誰都知道萬無此理。

就現在各種證明，我且不想說得圓滑些像「我們不能斷定杭州的蘇小小墓是真實的蘇小小墓是偽」這種話，我寧願率直的說杭州的蘇小小墓是偽的，真實的蘇小小墓才是真的。本文所說的蘇小小係指南齊時人，其他我們不能說再無第二個蘇小小。宋蘇小小是詩妓，人以詩傳，故宋詩還有小小傳，商務人名字典也採入，小說有的純出編造，有的也有根據，不可一概而論。也許現在還有名蘇小小的，像夢得詩裏說「女妓聲聞名小小」也難說。假使我們再要說「蘇小小不知何時人，是傳說中的人物，故有幾處坟墓。」仍舊這樣糊糊塗塗，那末，我們的筆墨不是都白費了嗎？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蕉

兩鬢紫氣，聖人東來，事近譴妄難信。不圖近世亦有生氣之術，一如星相課卜之可資談助者。聞之高君定言，數年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東席鄭某，自言得異僧授，能望氣，決人一生休咎。某日，有某君約鄭與閔某等諸人共餐，既畢，同往半淞園望氣；情其頃者立日充下，相距約丈餘，並須着手嗅足。君定云，時適數日未洗足，脫襪時頗為踟躕。據鄭云，黃楚九頭上有紫氣，主大富，惟其勢甚曲，而浮動之甚，故不可靠。鄭軍界中人，後在張宗昌部下為旅長，卒被張槍斃者，殆未能自望其氣歟？

我國歷史，於天下多故，每記異事，以為不祥之兆；於天象尤言之瞭然，御史大臣，即亦以之為上天示警之諫疏資料。自今日言之，自覺可哂。然天聽天視，殆自古為使君上修省之一作用，不無意也。憶往年陳制老招飲覺林，席間有鍾老先生者，久居東北，歸自北平，為述其年東北妖孽：三月間，有鴟鵂（俗稱貓頭鷹）萬數，其飛蔽天，止於吉林某氏名園，數日，又止於黑龍江，漸向東北而奔。又偽國演傀儡登場劇時，瀋陽有烏龜升於高樹，又無數鼠狼搬場，及蝦蟆大如狗，與人爭道云云，真可謂異聞。

熱河承德失守前，湯玉麟徵軍用汽車百餘輛，載家私細軟，不戰而逃；漢奸密遣歡迎，隔十日，日軍始由間道

至，進城者只一百二十八名。國人聞之，皆大驚憤，然顧無紀綱久矣！自後宋哲元御敵於喜峯口，以大隊肉搏取勝；傳時有某將在平，聞訊大呼「真糊塗」！予感時詩所謂「義戰糊塗偏勝敵，密盟策定不屠鯨」者是也。今則宋氏已不糊塗矣。偶憶父老傳洪楊之役，上海遭兵燹時，薛中丞起議每聚花酒抽洋兩元，時人為聯云：長髮賊莫與爭鋒，遍地逃官皆妾婦；錢銀亦堪助餉，滿城流妓盡忠良。逃官遍地，不抵抗而禍烈，國事尙可問乎！

如皋冒廣生鶴亭，辟職後人。民國初年曾任海關監督兼交涉使，有才學，詩詞早享盛名。或傳其為人傲兀，官氣不可近，而所至輒訪名流。陳石遺在北京時，時召宴客，一日廣生往訪，作不速客。陳家向例，隨者與錢一吊，冒僕夫不知也，少之，爭鬩達於內，石遺聞之大怒，厲聲謂鶴亭曰：今日某賓客，本未及君，爾僕夫何得無禮？請出去！朋儕以為笑談。

武進錢振鏞名山，清季進士。變辦至今未去，性情孤癖，武之人皆目為怪。學問淵博，文章名海內。書法蘇東坡，而出入晉唐，自標風格。所著述已刻者多，計以數種見貽。其治經史子，多獨抒己見，發前人所未發。名詞中，余甚愛其仙頂海棠一首，仙頂蓋西天目絕頂也。詞云：巖壑傍青雲，莽莽松筠，忽逢絕巖照幽人，料得月明仙

頂夜，無限傷神。正是豔陽長，千里游春，人生何必便無
因，若到秋來紅蕖滿，何處尋君。

予友謝觀虞玉岑，爲錢名山快婿，悼亡後，遂不娶，
自署孤鸞。所與交游，皆文藝界一時知名士。所爲詩詞多
渾脫，篆書精能，偶作畫，學苦瓜，亦不凡。於去年作古
，年僅三十有七，才命相妨，聞者痛惜。憶往年有寄予燭
影搖紅清明詞云：「消受餘寒，征裘徒倚東園樹，故山陳
約舊東風，誤換新坏土。過了禁煙百五，暗紅消，燭痕淚
涸，畫屏孤望，一雨滄江，綠迷歸路。別久瑤華，哀弦
怎與殷勤訴，也拚倦眼不看花，花外爲還妒。多謝紅鸞翠
舞，守鸞塵，鏡台早許，鴛啼咫尺，莫誤因循，卷簾街鼓
。」詞故悼亡，下闕訴讀以後，亦自有故事；蓋有某女士
者，心儀玉岑，大有願侍君子之意，玉岑身弱多病，而伉
儷之情素篤，悼亡後，情張大千等寫天長地久圖，徵友好
題詠，本不作續膠計，蝶使蜂媒，皆婉謝之，所謂「守鸞塵
鏡台早許」，而於某女士則勸其「莫誤因循」也。予填玉浦
遲詞調云云：「翦紅裁綠處，雙飛蝴蝶，多情天付，淺草斜
陽。別意又還低訴。夢暖雕梁舊地，竊喜年年憐汝，楊柳
渡，呢喃燕子，未迷歸路。未應寂寞芳春。便雨打風吹，
亂愁無數，滿鬢成絲，只恐容顏非故。有念伊人遲暮，窺
宋玉，心期偏誤，鸞鳳阻，欲寄鮑情何所？又燭影搖紅一
詞，卽用其韻：「黑釐香丸，鸞箋那惜相思句，朝霞天情縷
烏雲，花證同心侶，早結微波寄語，踏瑰館，輕舟南浦，
無言有恨，燕子歸來，萋萋春樹，細雨黃昏，滿窗疑是愁

來路，蕉心難展怨芳華，恐被多情誤，誰道蓮心更苦？恨
東風，飛絮低訴，桃花紅了，柳眼青時，佳期重阻。玉岑
之死，初陸丹林以電告，而粵語不可解，及朱其石電至而
省，則不知涕之何從，爲之不歡者累日。後乃成七律二首
哭之；蓋距其死前二日，爲常州賑災會徵求書畫，尙有書
至，前一日，余復有書件寄去也。詩錄於此：猶爲哀鴻博
廣施，獨撐病骨憐憂思，仁心竟遣傷無救，淚眼終教苦費
詞，遲我報書容及見，問天何疾不能醫，哭君別有私情在
，後世誰能定我詩。清談莫憶西門路，絕藝難尋南園才，
儘有文章能壽世，已無笑語到深杯，却翻墨札添新淚，賸
覺庭除長綠苔，誰道麟鸞都化鶴，六年兩慟故人來。（宜
興蔣丹麟於庚午下世）

宜興山水既佳，名勝尤侈，予所至亦多處，惟善卷洞
未一至爲憾。蜀山潘稚亮之別墅木石居，前臨大河，遠過
青黛，風景絕勝。稚亮博學多能，孤高自負，收藏珍籍古
物甚富，工詞翰篆刻，願不輕爲人作。其室有白板對一湖
，未刻字，人詢之，曰：當世尙無能書者。蓋與徐悲鴻將
麟助之，適在客在外，未及晤言。又西泠之瀟雪堂爲老詩
丹翁程篋庵之別墅，乃其弟子儀齋所築以居詩翁者。其地
晴波千頃，遠山隱現，並植花木竹林之勝，予游宜時曾數
至。有集唐數叔倫宋蘇東坡句爲聯云：「醉歸花徑雲生履
，掛起西窗浪擲天」頗切其地其景，悲鴻書之。今錫宜公
路通車，往來迅捷，雖不能買用陽羨，頗擬重游作一月留
也。

二 陵 談 薈

二 陵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德宗、孝欽后，先後大行。德宗大喪，派禮親王世鐸等，為恭辦喪禮大臣，袁世凱亦預其列。迨宣統登極禮成，加恩王大臣，慶親王奕劻以親王世襲罔替，並會雙俸，載洵載瀾均加郡王銜，世績張之洞鹿傳霖等均官銜有差。世凱且晉太子太保銜，未幾即有開缺回籍之命。一時論者謂德宗有遺詔，又謂隆裕后而論監國攝政王載灃辦理者。然官書無徵，未可據為典要。見之官書者，為御史江春霖之彈章，謂之當日供職軍機章京者言，春霖之彈章，分三段：一離間兩宮，行先皇純孝性成，問安視膳之禮，無間寒暑，漢之孝文，宋之孝宗，何足方其萬一。戊戌之歲，胡為來此不韙之談，造彌天之恨，先皇在天之靈，有隱痛焉！是該樞臣之罪，雖寸磔之亦不足蔽辜等語。一養寇自資，大意謂義和拳匪，發源於山東，寇之初起，該樞臣身肩疆寄，手握重兵，果其嚴防潰竄，無難聚而殲旃；乃以鄰為壑，驅之出境，致令蔓延漫漶，此條未免周內。一為植黨營私。此條羅列多人，無甚深義。奏上暨國單召張之洞又軍召世績奔馳傳霖均未召，之洞召二次，再三接煩，始有開缺回籍之命，據易貞言時軍機漢二班領班章京，言之洞初次獨召時，暨國出一諭旨稿，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受先朝特達之知，謝御極後，亦優加擢用，宜如何感激圖報；乃該樞臣植黨營私，

擅權跋扈，本應予以嚴譴，始念其官力有年，著即行革職，交地方嚴加管束云云。之洞世績等一再懇乞，所持之理由：為袁世凱係大行太皇太后恩禮有加之人，驟予嚴譴，似覺未合，始改為不意現患足疾，難資任使，著即開缺回籍以示體恤，文義似不甚貶責。蓋倉階之間，去重就輕，文字有不暇俯飾之處云。命下後例有一謝恩摺，阮忠樞原稿，有此日閉門發矟，俱在高天厚地之中；他年邊事偶生，敢忘環甲執兵之役。經謝仲勳改為此日於金曲場，俱出高天厚地之恩。他年浩擊米城，或收陸露輕塵之報。兩相比較，一則鋒芒何露，雄心猶在，一則躍釋矜平，毫無他想。蓋處危疑之際，措詞不得不格外加以效慮也。

翌年為京察年，樞臣奕劻、世績、張之洞、那桐均交部從優議敘，大學士孫家鼐亦以老成厚重，乘與交孚交部議敘。謂史中直隸總督楊士驥、甯江總督端方、雲貴督總調任東三總督錫良、山東巡撫袁樹勛均交部議敘。民政侍郎趙秉鈞、則以姓名平常，原品休致。據軍機處人云，先期內定休致者，尚有學部侍郎慶恆、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嚴恪士琦均俸免，獨秉鈞預焉。有嚴恪士琦尚費一番疏通，秉鈞則聽其自然，以示與袁世凱同進退云說，理或然歟。

越風

半月刊

第二十期

辛亥革命紀念特號

葉恭綽題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吾人與滿洲民族搏鬥！為什麼？為爭取自由平等！

二十五年後的今日，吾人與列強帝國主義者搏鬥！為什麼？為爭取自由平等！

廿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總理首次赴鄂與黎元洪攝於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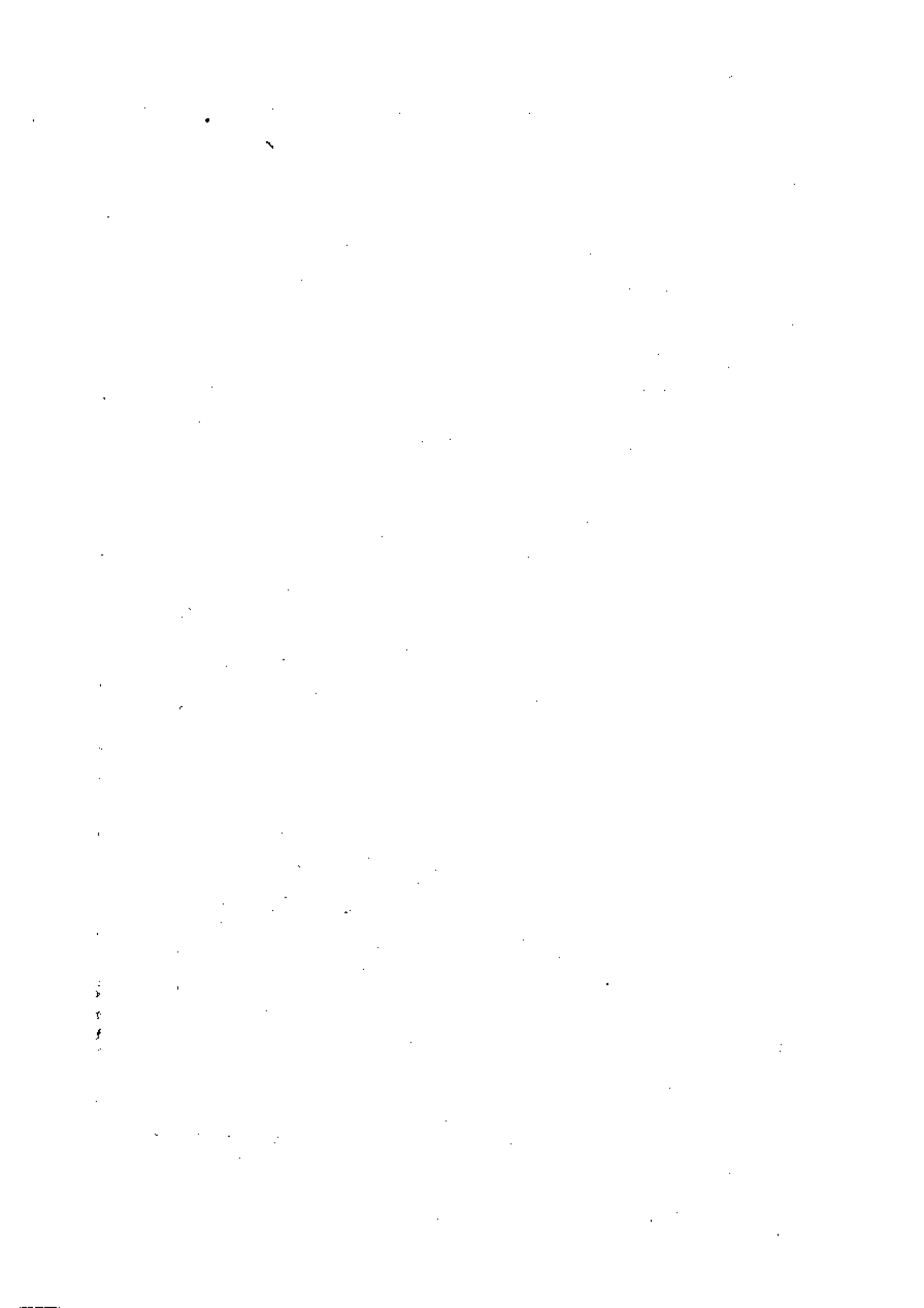
吳興棧攝

武漢首義門

武昌首義門
辛亥革命
時義
師由首
此城進
者
今已傾圮
不堪矣



(顯真樓藏)



不入目錄篇

黃薇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吾人與滿洲民族搏鬥！爲什麼？爲爭取自由平等；二十五年後的今日，吾人與列強帝國主義者搏鬥！爲什麼？爲爭取自由平等！足見二十五年來，吾人無日不在被壓迫下掙扎。雖然把大清皇帝趕跑了，仍然不得安閒快樂的日子；且國際間不平等的待遇和不自由的束縛，尤其往昔！是帝國主義者的手段狠于滿清者又不知增加了幾多倍。然而可珍貴的那班二十五年前的勇敢的戰士，却只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死的死了，活着的也精疲力竭，上了退伍年齡，再不能繼續奮鬥了。但這不要緊，並不可怕，所怕的是莫將過去那股熱情也隨年齡而老去，而消逝，所謂「哀莫大于心死」，這纔真可怕呢？是故本特號的編印，最大之鵠的即在「喚起過去之熱情，激發未來之壯志」；雖說從古紙堆中挑撥餘燼，難免被人譏爲「落伍」；然我以為一個民族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不得透氣，一旦翻過身來，重見天日，像這種偉大的節日，莫說僅只二十五年，便是二五十年後的今日，也還是應該有深刻之回憶的。因爲要「喚起過去之熱情，激發未來之壯志」所以我們徵稿之初，就想專請一班與當日那時代直接發生關係過的先生們執筆。我們的要求，即在請他們寫出「過去之熱情」的回憶，以作爲「激發未來之壯志」的星火。不想這當中竟有許多困難：因爲當時的人物大半存在，一經着手，必須涉及，這在我們這班二十五年後的人寫來原無所爲；而在二十五前的人則不得不有所顧慮，正如邵力子先

生來函謂：「……自辛亥至今，事隔二十餘年，過往一切，多不復記憶，勉強難湊，難成信史。且記述之難，古今一轍，置身其間，措詞尤爲不易；既虞忌諱，復慮自炫，進退皆非，誠不如其已也……」；黃任之先生亦說：「……辛壬間事，腦海雖有冰痕，都須打開書篋，費長時間之整理；亦當加以考慮，有若干部分，此時尙未便披露……」，而張溥泉先生則云：「……國難嚴重，四省淪亡，非有所挽救，即革命亦減色，撥事遺聞，徒增差炸。章太炎先生曾對邵人云：國家存亡爲大事；國如不存，則革命之過去是非，如秋風掃落葉耳……」特號稿件之不能踴躍，不能滿足理想，即斷裂在這「考慮」與「顧忌」之下。至如張溥泉先生的弦外餘音，提起當年，縱觀今日若不勝感慨系之似的，亦復不少。何況我們徵稿以至編印的時間又極匆促。

這裏幸而還有幾位二十五年前的戰士來爲我們這特號增光；如蔡子民、柳亞子、蔣維喬、葉寢菴、馮自由、鄭螺生、歐陽瑞驛、林庚白諸君，皆爲撥冗撰賜。且所記又都是親耳目視之事，尤覺難能可貴。如葉寢菴先生的一篇，寫當時舊京政聞及項城之應付命革神態，其歷歷如繪，不僅爲外間罕聞已也。其他以客觀的寫法來描述當日聞見之一的；則忍虛兌之小進伏園茅盾諸君的文章都極可觀；一士黃華儀曾三位，記人事均有特長；與蔡白蕪凌霄先生之用史的立場來綜述或剖解辛亥革命的內在含，每多獨到，聲情厚意，不勝感謝！只怨我們自己籌備不週，未能盡善，疏忽掛漏之處，不知有多少存在，尚祈讀者諸君原諒是幸。

本期目錄

（本期尚有附錄之類白致則登費之
附錄數篇不列入目錄者注意）

- 辛亥那一年
- 辛亥光復憶語
-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熱烈場聞
- 辛亥光復聞見
- 武昌起義前後之余與黃克強先生
- 辛亥開國時之張季夏先生
- 記逃督瑞澂
- 辛亥革命與碼頭
- 辛亥革命史回顧
- 辛亥革命在貴陽
- 武昌舉義與南洋黨人之行動
- 武昌首義的由來
- 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運動始末記
- 廣州光復與周劍公
- 清室滅亡前夕
- 從辛亥革命說到乾廬朝的倭辱漢人
- 辛亥革命時的青年服飾
- 辛亥年的光頭教員與剪辮運動
- 總城小記
- 半個月的民軍會長生活
- 亡國士大夫葉昌燾日記中所見
- 辛亥革命各省光復記略
- 辛亥革命在浙江
- 長沙城內
- 辛亥的迴憶
- 談段祺瑞（二）
- 敬候吳稚暉先生的文章

蔡元培 柳亞子 葉遐香 蔣維喬 馮自出 胡儀曾 黃一華 徐士 白一士 忍一士 鄭螺生 鄭福齋主 歐陽新 馬小進 二陵 徐伏霄 孫國 茅盾 宣開 甘霖 梓燕 謝翼 吳原 瞿之 林庚白 徐一士 編者

越風

半月刊

第二十期

【本報特大號零售每份兩角】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編輯人 曹 粹
 發行者 越 風 社
 社 址 杭州 葑草堂弄 孝豐路五號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辛亥那一年

孫元培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於丁未五月間經西伯里亞往德國，到柏林後，始知有徐伯孫先烈刺恩銘於安慶，及秋就還先烈等任紹興巡警之事。上海報載使到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別人指使麼？」駐德孫君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擬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龍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殺之舉。至於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烈刺恩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於基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我也於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羅斯多中學參觀。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說，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我寄住在該校教員宿舍中。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我必可成功，因為革命或能預備已久，我久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總往同會記不消了；

孫元培 辛亥那一年

辛亥光復憶語

辛亥武昌起義的時候，我在上海和朱少屏同住安瀾路大吉里。爲了宣傳前方勝利的消息，我們便辦了一個「警報」，地址在城內一家小印刷所。見方不到一丈的樓面，編輯、印刷、校對、却色色都全。同事的，除我和少屏外，還有胡寄塵與金慰農。少屏和慰農翻譯外報。方方的紙兒，一天出兩次，或是三次，批給報販子，據說銷路很不錯呢。少屏，慰農老早就穿西裝的，我還拖着辮子，長衫披髮（註一）。寄塵呢，他本來有一根綫香辮子的，一天，忽然剃了個和尚頭，跑進印刷所來。少屏很不滿意，埋怨他爲什麼要這樣齒弄，他也以一笑報之。原來這時候上海還是清朝的世界——尤其是城內，我們所做的工作頗有危險性，恐被他們識破機關。但當時的警察，混混沱沱，簡直不曉得革命黨是什麼東西，我們也就安全地過去了。

上海光復的事情，首功屬於英士，雖然在當時頗有異議，到現在是早經論定的了。我和英士認識，大概在辛亥前一年，他和陳泉卿、江頭整正辦着民聲月刊。一天，在雅聚園吃飯，喝了幾杯酒，大家有點醉意了。我說，「你姓陳，名字又叫英士，不如士字的上面加上一劃，變成了英王，不天然是個陳玉成嗎？」他笑道：「我是陳玉成，你又是誰呢？」我說：「姓柳的不會有過英雄，除非改姓楊，可以做一個東王，可是我喜歡這位大傻瓜呢。」後來英士做了巡軍都督，講句封建意識的話，不就是太平天國諸王

的地位嗎？只可憐我到如今半生落拓，一事無成。現在想起來，英士精熟的工夫真是很到家的。武昌起義後數天的晚上，我和少屏在鐵筆報館中間談（註二），英士倉倉皇皇地來了，手里拎了一個大帽籠。見館中還有幾個不相干的人，他就說：「亂黨真討厭，又在武昌造反了，不要說做買賣的人被他們把生意都攔掉，連我們聽着了這樣消息，也要心驚胆戰呢。」臨走時，把大帽籠放在火爐架上，到明天才來拿去。隔不了十幾天，上海革命就起來了，我對少屏講，英士真會做作，這大帽籠內怕還不是炸彈嗎？後來看見英士，也沒有時間去詢問他這件事情的究竟了。

魯迅先生說：「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他曾引南社做例子，關於南社，我想將來另外有詳細的解釋，不過我個人却確確實實是革命前抱着極大的希望，而革命一到，又完全失望了的。辛亥冬天，曾經寫過一首詩：

龍虎風雲大地秋。酸儒自判此生休。功名自昔蒼厓狗。人物於今笑沐猴。痛哭買生愁賦。飄零王粲倚危樓。不如歸去分湖好，煙水能容一釣舟。

所謂「情見乎辭」了。不過當時還有故鄉可以歸隱，現在呢，民國已滿二十五年，雙十節又看看將到，國內國外的形勢不必談，就是我的故鄉，分湖一水，早做了水路上弟兄們盤踞的窟穴，連歸隱都隱不成了，這又是如何的感慨呢

！萍萍兄還要我寫辛亥革命紀念特號的文章，叫我從何寫起？嗚呼嗚呼的這幾段隨筆，也算是白髮宮娥，涕泣而談天寶影了。

註一

我二十歲在健行公學教書一年，辮子早被沈道非剪去了。後來為適應環境起見，重新留起來，但頭是不肯剃的。前額留了長髮，不男不女。冬天披著大氅，人家更看不出雌雄撲朔來。南社第一次在虎丘開會的時候，我住在蘇州惠中旅館，賣花女子叫我做「大小姐」。又一次，和少屏去天錫報館找戴季陶，他也當我是個密

兩湖督署之前黨人血與同心協力

亡清末年，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及鐵路國有，親貴內閣二事發生，益增衆怒。故革命思潮，愈以蓬勃，秘密運動，幾遍各方。清廷知之，大懼，愛電諭各省督撫，嚴加防範。辛亥（即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七八兩日，兩湖總督瑞澂先後搜獲黨人，及印成之告示革命文件多種，乃亟提出被逮之彭楚藩、劉汝勝、楊宏勝三烈士，處以極刑。復於督署發現炸藥一箱，查有教練軍十二名，形跡可疑，訊明希圖炸毀督署不諱，亦即在署前斬首。黨人等因機關已破，同志被擒，又以黨人名冊，亦經搜去，悉按冊窮治，勢難漏網，為救死計，為革命前程計，遂有八月十九日之事。

八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清宣統三年舊曆八月十九日也。是日，工程營熊秉坤首先發動，而蔡濟民等亦揭孫中山之名義而起事，以「同心協力」為口號，懸下肩章，臂纏白布，號稱民軍。推吳兆麟為總指揮，攻楚望台，旗兵被殺者數十人，遂擁至火藥庫，劫取子彈，十五協兵士已

註二

可。直到上海光復，才正式把辮子剪去，前額的頭髮也剪短了。鐵筆報館是一個未曾出版而先行關門的報館，當時由伍秩庸發起，想和英文的大陸報做姊妹報的。我和少屏都擔任籌備的職務，預定計劃，是請景耀月做總主筆。他老人家躲在日本，橫也不來，野也不來，把出版的日期多錯過了。後來上海革命，南京建設政府，景耀月做了教育次長，少屏也去總統府當秘書，報館就此關門大吉。

同時齊集大操場，與工程營合，悉運子彈至蛇山下閱馬廠路議局旁，即大呼進攻督署；瑞澂、張彪遁。民軍推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長，宣布獨立，是為雙十節國慶紀念日所由生也。隨遣兵渡江克復漢陽漢口。各關領事團，公認民軍為對清兵之交戰團體，宣布中立，各省響應民軍宣告獨立者如湘、贛、蘇、皖、閩、滇、黔、魯、晉、陝、甘、粵、桂等省，更先後相繼。中國本部十八省中未宣告獨立者，僅有由北洋軍直接監視下之直隸、河南二省，大江以南，僅張勳因守南京一隅，以與民軍頑抗而已。

吾過此事既畢，嘗念及當時起義之革命同志，死者死而生者老矣，老而未死者，貧且病矣，烈士之孤兒寡婦，恐亦無有過問而撫恤之矣。至若當日慷慨赴死如彭楚藩、劉汝勝、楊宏勝諸烈士。首先起義之熊秉坤、蔡濟民、吳兆麟三同志，幾無人能知其名矣。（小遺）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幾段逸聞

葉昌菴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樞紐在袁項城，為衆所周知之事實。袁氏後雖為國人所棄，但當時兵不血刃而轉移大局，其中亦煞費經營。溯由八月十九（陰歷）至十二月廿五，中隔四個月，其中遺聞逸事甚多，願見諸記載者殊少。祇尙秉和之辛壬春秋，敘述頗詳；但係正史性質，茲篇所述，則不贅證小，賴乎筆記，聊供談助而已。

武昌變起，瑞澂逃，蔣昌督師而不甚負責，當時清廷即分兩派：一派主張嚴申軍令，用親貴督師，以張捷伐；一派主張起用袁世凱。爭不能決，乃奏請隆裕太后決定。太后主起用袁，議乃定。其後一切均由此發軔也。

當袁氏未入京以前，衆情惶惑，主張紛歧，政府已不復能加以統御。民政部尙書某，因有魏城內漢人之語，復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將陸續以代巡警之漢籍者。人心益恐，幾釀巨變。衆以趙秉鈞手創北京警察，須其來以弭此禍，密言于徐世昌及慶王，召秉鈞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並先日由余備火車星夜專開北上。秉鈞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實隆裕所獨斷。自項城入京後，隆裕即主以大權授之，一切由項城逐日入宮，而取進止。自項城遇險，遂不入朝，由趙秉鈞梁士詒二人代之。唐紹儀電陳情事，亦均由二人而奏。厥後總統優待條件，字斟句酌，隆裕意見甚多。猶記關於禁衛軍事，唐電云：民軍主張禁衛軍歸民國軍部編制，趙梁據以請旨，並謂並非解散該軍。隆裕云：既云歸民國陸軍部編制，則如何編制，將來係陸

軍部之自由，豈能擔保不解散，趙梁無以答。退朝後甚為焦灼，余云：即晨上奏，不妨主張加「額數俸餉仍如其舊」八字，表示為一種保證；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諒民軍亦無不允。二人次晨試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據以復民軍，此條遂告成立。時禁衛軍共四旅，均駐西郊，頗有不穩之慮；且此條不成立，其他無從議及，故隆裕之決斷，頗關重要也。又宗室親貴反對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嚴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單獨請起（即請見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見而告諭之，或竟不見。廿五日晨猶有數人擬而阻上諭之發布，隆裕告內閣全體云：「我們先辦了這事，我再見他們，免得又有耽擱。」遂將進位詔書，蓋印發出。逮各人入阻，已無及矣。足見隆裕之有決斷，實非尋常，宜乎逝世時全國哀悼之盛也。

武昌變起，盛宣懷去職，揚士琦繼之，命余以承政廳廳長兼任鐵路總局長（即各路督辦），余辭焉。李侍郎經芳笑曰：近日各地紛紛言光復，你亦可以光復。蓋指盛曾撤余鐵路總局之職也。揚未幾同唐南下議和，旋且辭職。梁士詒繼，以昕夕參與機務，從未到署。副大臣李經羲不就

，阮忠樞亦不到部，丞參星散，余以承政廳長遂總理全部之事。夕則自內閣官舍，（即馬大人胡同外務部建備招待德太子者後遂爲外務部衙門）助理一切。惟時項城北洋蔣幕多不在旁，余以素無淵源之人，承乏其間，且從不識政界之若干把戲，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勞怨均所不辭。時民軍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滯北京，頗怪余不肯幫忙，嗣知在北多所運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業之資相屬焉。

十二月初，南北意見已相接近，乃在京滿蒙王公忽生異議，故優待條件內復加入關於王公封爵各條；但仍未與貼。復經多人疏解，始克就範。時外蒙王公駐京頗視土爾扈特王伯勒塔之意見爲從違，余乃介梅顯雲向其說合焉。

北京其時有報紙數家，但無一與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漸轉移大衆心理，乃于十月中辦「光華報」，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漸露頭角，衆皆側目。然視南方各報，實溫和多矣。其時宗社黨有謀炸報館，殺館員者，幸未實現。民元初，報即停版。

新春兵變之夕，余在馬大人胡同內閣官舍，同數人方晚膳，忽聞槍聲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爲新年爆竹，乃空中人聲鼎沸，旋而紅光燭天，知必有變。因同出天井，則衛兵秩序紛亂，出入難還，項城神色頗慌，屢由電話問西城情形。蓋其時本有禁衛軍欲入城爲變之謠也。乃電話旋斷，電燈亦滅，衆益無措，項城乃與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將某處解來之餉，賞與衛隊每人數千元，時探報迭至，已知是兵變搶劫。項城色定，言「他們如此胡鬧，拿我的傢伙來——等我去打他們」！擾攘許久，天已微明，即接汪精衛等人由六國飯店送來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陳明項城拆視，知歡迎團（即歡迎總統南下就職者），

如蔡子民，魏注東諸君，皆已逃至六國飯店，且衣服均不備，餘尚多失蹤，希望趕緊訪尋云云。項城因命余速往賄汪，並爲籌購物品。余因步往京漢鐵路局，取得四千元，費許多事，覺得人力車，坐至交民巷東口，（因北口已嚴守不能入）爲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銜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車入。余身祇有一十元鈔票，即以與之。復步至六國飯店賄汪及同人，則狀甚狼狽，余因出資付之，待至將十二時，始陸續知各人下落，遂召開會議，決電南京，主項城改在北京就職焉。

遜位之詔，張金坡（錫鑾）早令人擬一稿，同人嫌其冗長，交與余修正。余以爲時尚早，密藏衣袋中（時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間收到解款數十萬匯單，余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後，方擬動筆，而南方已擬好一稿，電知北京（此稿關係張季直趙竹君二公所擬），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豈不懿歟」四字，關係某太史手筆，余甚佩之。蓋舍此四字，無可收煞也。

遜位之將定也，深慮者恐屆時有元后擲瓶之事，因擬不如先仿英內閣設掌璽大臣之制，以徐東海爲太保，令可蓋璽之職。徐之爲太保實以此。其後遜位之詔，亦相沿由徐手蓋御璽焉。

張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彈斃其頂馬，第二彈未中，第三彈斃其駕車之馬，又一彈斃其從騎。其間恰未中袁之座位，亦異事也。余方經東長安街以往馬大人胡同，親見炸斃之人馬。擲彈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時許，袁召之往，令往勸肅王不可堅持反對。良應命往肅府，歸家遂被害，余時在馬大人胡同，親見良由客廳出門，次展閱報始知其事。

濟廷覺袁有異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辭表乃吳廷燮所擬。

辛亥革命聞見

蔣維喬

余自癸卯以後，專心教育事業，在商務印書館，編輯教科書，若將終身，久不與聞革命之事。當辛亥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上海謠傳特盛。一日，余在電車中，遇一人，對余起立，呼余為先生！余則似曾相識，而不憶其姓名。彼云：「我乃陳英士（在當時，國人尙未知陳英士之名）。昔年中國教育會，辦理通事所，先生在彼教初級化學，我則在彼肄業者也。」然是時，我已將髮辮剪去，英士腦後，尙拖長辮。余問之曰：「君現在作何事？對曰：「任報館訪事耳。」不數日，而革命軍攻製造局，上海光復，而滬軍都督陳其美，乃赫然出現。蓋前數日在電車見面時，口稱報館訪事者，乃詭辭以對，而其不去髮辮，亦為秘密工作便利起見，非本意也。

是時滬南既光復，閩北亦有舉動，余居近閩北，往觀其動靜。突見警察局屋頂，舉起白旗。而報章乃用大號字，特載閩北光復消息。而南京猶在清軍之手。晚間，謠傳清兵東下，則即去其白旗；及數日，清兵不來，則又舉起白旗；其舉動之幼稚如此。

南京政府成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採美國制，不設總理，由總統任命閣員。而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蔡方自歐洲回國，既受命，遣余寓而詰曰：「久在國外，於國內教育情形，多已隔膜，煩君相助為理，部中事無大小，皆願為我計劃之。」余以國體共和，匹夫有責，慨然允

之。蔡曰：「今南北未統一，教育行政，將如何著手？」余曰：「現在軍事未定，實施教育，尙非其時。前清之奏定學堂章程，合乎帝制，不適於共和。今值變革，各省學校，無所適從。惟有先頒通令，對舊制之抵觸團體者去之，不抵觸者暫仍之。一面從速起草新學制，以為根本之改革。此即教育部當前之責任也。」蔡亦稱善。於是余即在商務書館，預擬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計十四條，懷之以赴南京。

赴南京時，祇蔡與我及會計員共三人，寓於旅館，謀組織教育部。其時各部多先成立，南京舊日之官署，皆已被佔用。蔡往見孫大總統，請撥房屋為教育部辦公之地。總統則云：「此須汝自己去覓。」蔡不得要領而歸。連日奔走，一無辦法。適與馬君湘伯遇。馬時為江蘇都督府之內務司長，其辦公處在碑亭巷。馬云：「內務司樓上，尙有空屋三間，可借與教育部。於是教育部即在此成立。啓川印信，通告就職。余所擬之通令十四條，亦於元年一月十九日，頒發。此通令如下：

民國既立，情政府之學制，有必須改革者。各省都督府或省議會，鑒於學校之急當恢復，發臨時學校令，以便推行。具見維持學務之苦心，本部深表同情。惟是省自為令，不免互有異同，將使全國統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至為可慮。本部特擬普通教育暫行辦法

若干條，爲各地方不難通行者，電告貴府，望即宣布施行。至於完全新學制，當徵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見，折衷至當，正式宣布。茲將辦法列下：

一、從前各項學堂，均改稱爲學校。監督、堂長、應一律通稱校長。

一、各州縣小學校，應於元年三月初五日（即陰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開學；中學校，初級師範學校，視地方財力，亦以能開學爲主。

一、在新學制未頒行以前，每年仍分二學期：陽曆二月開學，至暑假爲一學期。暑假後開學，至來年二月底爲第二學期。

一、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

一、特設之女學校章程，暫時照舊。

一、凡各種教科書，務令合乎共和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各種教科書，一律禁用。

一、凡民間通行之教科書，其中如有尊崇滿清朝廷，及舊時官制，軍制等課，並避諱抬頭字樣，應由各該書局，自行修改，呈送樣本於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總會存查。如學校教員，遇有教科書中不合共和國宗旨者，可隨時刪改；亦可指出，呈請民政司或教育會，通知該書局改正。

一、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

一、小學手工科，應加注重。

一、高等小學以上體操科，應注重兵式。

一、初等小學算術科，自第三學年起，兼課珠算。

一、中等學校爲普通教育，文質不必分科。

一、中學校，初級師範學校，均改爲四年畢業。惟現在修

業已逾一年以上，驟難照改者，得照舊辦理。

一、廢止舊時獎勵出身。初高等小學畢業者，稱初高等小學畢業生。中學校，師範學校畢業者，稱中學校及師範學校畢業生。

此區區十四條通令，革除前清學制之弊，爲新學制之先驅。於全國教育停頓辦法紛歧之時，賴此通令，得以維持，其影響實非淺鮮。

時值南北議和，北方袁世凱以唐紹儀爲代表；南方政府以伍廷芳爲代表。會議多次，不得解決。而唐紹儀實傾向共和，不能悉從袁氏之意，袁乃撤消代表，直接與南方政府電商。又製造輿論，騰諸南北報章，一時有「收拾大局，非袁莫屬」之說，不但全國人厭惡兵革者信之，即南方黨人中，老成持重熱心統一者，亦信之。議和時提出者以參議院舉袁氏爲臨時大總統，爲最要條件，南方已允。其次即正式政府開員之支配，袁派欲掌握陸軍、財政、內務、交通四部，而以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部予南方。總統府連日開國務會議，一一讓步，惟陸軍非以黃興長部不可。而袁氏則堅主段祺瑞。爭執之烈，至十餘日不能決。袁氏則謂若必用黃興，渠將北洋軍隊，全部交出，蓋明知南方無人敢出而負此重責，故藉爲要挾也。結果，南京政府，不勝輿論之攻擊，屈從袁氏，而和議告成，南北遂統一。

袁世凱被舉臨時大總統後，南京政府取消，正式政府成立於北京。唐紹儀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蔡元培仍任教育總長，范源廉任次長。余亦隨蔡北上，任部中參事之職。依照內閣制，凡大總統命令，須國務總理副署，方生效力。而袁氏毫不措意，唐氏在前清時代，本爲其舊屬，

辛亥武昌起義前後余與黃克強先生 馮自由

近越風此編輯辛亥革命紀念特號，徵文於余；余于辛亥八月十九武昌起義之前數月，先後得黃克強先生函電，囑向華僑同志籌措巨款，備長江沿岸各省發勤之需。故於是年七月下旬已由加拿大之溫哥華埠首途赴美國，沿途向各埠僑胞演說募餉，八月二十日至沙加緬都城，就當地致公堂之歡迎會，忽閱西報特別號外，標題曰「武昌中國革命黨人起事」，內言八月十九日晚中國湖北省武昌城有軍隊叛變，劇戰後已將全城佔領，宣佈改建民主政治。總督逃于兵艦中，聞此事乃孫逸仙先生所策勸云云。余聞舉大喜，知武昌為全國重鎮；且屬軍事上必爭之地，吾黨得之，大有成功之望。於是即晚赴舊金山，力促革命軍籌餉局悉舉存款匯國內機關濟急，并提議購致飛機回國為革命軍效力。時中山先生方在美東，復電極為贊成。九月下旬中國同盟會美支部及致公總堂中華革命籌餉局之三團體舉余返國充任參政代表，余至上海二日，中山先生亦由歐洲返此。不數日各省代表會在南京選舉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之中央政府由是誕生。余隨中山先生至川參加組織新政府事宜，而從事多年之革命工作始告一段落焉。查辛亥武昌起義一役之關係文件，以余所藏黃克強先生是年八月初九日及十四日致余二函為最有歷史價值，茲將原函抄錄，以饗讀者。

自由我兄鑒：廣州一役，弟質才德薄弱，不足以激發衆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遭此大敗。而閩蜀兩省英銳之同志，因此亦損失殆盡，弟之負國負友，雖萬

死無以蔽其事，自念惟有躬自殞辱此次最害之腐賊，以酬死事諸人，庶于心始安，亦以作勵吾黨之氣。故自四月初二返港，專意養傷，一面團集少數實行之士以為復仇之計；除與展堂兄同署佈告符之外，未嘗與一友通雙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擺脫一切糾纏，促其進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為同事人所阻止，不得遂行其志，悲憤交集，無可發洩，適得楊君篤生在倫敦自沈消息，感情所觸，幾欲自殺！嗚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并死亦不得自由，誠可哀矣！嗣得兄及中山先生並少年報致公堂各同志書，責備甚重，如以弟為繁華倫之望，則弟實不敢當。以弟在吾黨亦不過徒有虛名，自聞于黨事初未有如何之實益；若以弟一死為妖黨所藉口，致阻碍將來籌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則弟日來所躊躇於心而未決者也。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益急，私電均以成都為吾黨所得，然未得有確實消息。前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致中山先生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尚未得接。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得接晤，不能知其實在情形，故不能妄斷。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辦，儘可辦到，以去年已着手運動軍界會黨，皆有把握，有二三萬之款，即可發動。然此方面難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與外軍敵也。滇為蜀應，則有餘為自立計則不足，倘蜀敗亦同歸于消滅而已。是以弟等尚未能決其如何辦法，專待到事得有確信，方敢

爲之也。粵事弟已組織實行隊，先去其阻礙吾黨之最甚者，若得成功，再爲電告。前兄屬書各字，三月廿九以前均作好，聞皆存於令夫人處，不知刻已寄來否。其中有一長足紀念者，爲林時煥兄書贈吾兄之橫額，字勢飛舞生動，誠絕筆也。餘未及多叙……（下略）

又一函云：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其運動之進步甚速（廣州之役本請居君在鄂部經理其事以備響應也）；辦法以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中設有排長隊長管領之。平時以感情團結，互相救助，使其愛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間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關。現人數已得二千左右，此種人數多係官長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官長下士能發起，兵卒未有不從者，不必於平時使其習知；況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爲之操縱，似較粵爲善。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接近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勢。又胡經武君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去歲弟曾通函胡君，請其組織預備，以備響應，胡已擴張其範圍，開進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部下者，亦有擬於最近發動，兩部合而爲一，據此則人數已多。趁此路潮澎湃之時，尤易推廣。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從表面上視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力。而各同志尤憤外界譏評，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似此人心憤發，僑爲主動，實確有把握，誠不可得之機會。若強爲過抑，或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爲之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即以武漢之形勢論

，雖爲四戰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人何如？賊吏胡林翼於破敗之秋，收合餘燼，猶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處之。今漢陽之兵器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憂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利便；以言地利，亦足優爲。前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意於此者，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輸運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爲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軍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謀起者事半功倍；且於經濟問題，尤易解決。茲約計各處大略有二十萬左右，即足爲完全之預備，至少四五萬，亦可發起入鄂事。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即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細，亦必担任籌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得。吾人當體驗內地同志經營之艱苦，急爲設法籌餉救助之，使得有以資其準備，致艱困從事，不歸於失敗，徒傷元氣，不勝切禱之至。弟本以欲躬行刺毒之事，不願再爲多死同志之舉，其結果等於自殺而已。今以鄂部又爲破釜之計，是一死也。故許與效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先生，想我兄接閱，必爲竭力援助！前加屬爲廣州之役最爲出力，此純係我兄血誠所感，故能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擬得兄等復電後即行。或南洋之款須弟一親往，亦未可知？除俟續告……下略（黃克強先生原函之一與四兩頁已製版登本則頁）

辛亥開國時之張季直先生

儀曾

頃閱葉氏昌熾錄督廬日記，辛亥十月初一日記云：「小春朔，見夫已氏上項城書辭官慰使，農工商大臣，指斥乘輿，逼遷九鼎，侃侃而談，絕無顧瞻，若其理甚直，而其氣甚壯者。在從前固名士，固詞臣，固諸侯之上客，固鄉望之錚錚者，嗚乎、噫嘻！」所謂夫已氏，蓋指南浦張季直先生。在葉氏措辭如此，初不足怪，而季直先生之出處，當時固極光明磊落，其眼光遠大，尤非葉氏所能望其項背。即為清室計，要亦甚勤懇也。余在南通時，每見先生往往縱談辛亥往事。先生謂清室未亡，誰者固猶欲假其名義以求旦夕之安，及其將亡而不可救，則惟有謀其下場之安全，以消弭不可避免之禍。其手訂年譜有云：「四月」政府以海陸軍政權，及各部主要，均任親貴，復不更事，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趙發寬為醇邸舊人，適回京府其痛切密陳，勿以國為孤注，是時舉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雞心力百倍，可懼也。」又云：「八月」至蘇，巡撫程德全甚慰余，請速布憲法，開國會之議，屬為紳奏，倉卒晚膳，回旅館，約雷生喬，楊生廷棟二人同作，時余自蘇，時屬二生書，逾十二時脫稿。」又云：「九月」國民軍據上海、蘇州、杭州宣告獨立，蘇人迫程德全，杭人迫湯壽潛為都督，以安蘇市。一月之中，獨立之省已十有四，人心皇皇，亂象日劇。一國無可計，而非安寧一省，不能保一縣，安寧是非，可閉門而縮屋矣。蘇人組織臨時議會，保守秩

序，與湯壽潛，熊希齡，趙鳳昌合電張家口商會，轉內外蒙古，贊成共和。覆電照允。」先生自甲午後，知中國積弱之深，故從事地方本根之圖，凡可以培養國家之元氣，無不盡力為之。當時深恐戰禍之不免，故猶欲以立憲弭之。及全國人心趨向於民主，知清室已如墮網之偶象，故決然捨去，其致內閣電云：

報載二十三日諭旨：張謇派為江蘇宣慰使，廿日奉儉電，任謇為農工商大臣，無任惶悚。自庚子以後，全國怨歎，謇時奔走江鄂，條陳利害，未獲采陳，乃專意於實業教育二事，迭有陳說，十不行者五六。三年以來，內而樞密，外而疆吏，凡所為違拂輿情，摧抑士庶，剝奪實業，損失國防之事，專制且視前加劇。人民求護礦權路權無效，求保國體無効，求速開國會無效，甚至求救災振患亦無效！謇在江蘇忝列代表，瞠目稱舌，為社會詬責，無可解免。雖曰持國運非收拾人心無可挽回，人心非實行憲法無可收拾之說。達之疆吏而陳之樞密者，無濟也。諫行言聽之無期，而猶大聲疾呼之不已。誠恐且妄，今年入都，晤閣部臣，復進最後之忠告，謂實業須扶，國防須重，輿情非可壓迫；愈壓迫反激愈烈。士庶非可摧殘；愈摧殘變愈捷，一再披瀝，不留餘蓄。而川省之爭，趙爾豐之焰頓熾，寒復電端方，告瑞澂，進治本須疏通，治標

一

須撫慰之策；而鄂難作矣！曾幾何時，而邊疆已十三四省，人心決去，大勢可知，兵禍既開，郡縣瓦解，環觀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爲，和平之結果者，趨勢然也。且罪已之詔方下，而唐昌漢口軍隊於交綫之外，奸淫焚掠，屠戮居民，數萬於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於後尙有何情可慰，何誓可宜。無已，再進最後之忠告，與其參生靈以餘鏑交爭之慘，毋甯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爲皇族留百世禱祀之愛根，乃不爲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翻然降險，許認共和，使容懇借有辭，庶可竭誠寬慰。至於政體未改，大信已渝，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從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

又電云：

敬電敬悉，自武漢事起，即持非從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救亂之議。民主共和，最宜於國土寥廓，風俗各殊之民族。今共和主義之號召，甫及一月，而全國風靡，徵之人心，尤爲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爲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爲漢計，爲蒙藏回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爲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全國之大危，尙思保持君主立憲耳。然此等謬言，全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羣願，許認共和，推遜大位，公之國民，爲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機，爲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關係之鉅，榮譽之美，比諸堯舜，抑又過之。至於皇室之優待，滿人之保護，或閣臣提議國會贊成，立爲適宜

之辦法，揆之人道，無不同情。以上所陳，討論至悉，籌念至深，時機已迫，不及赴謁，懇求代奏，速降明諭，以安大局，而慰人心。

此即葉氏所謂上項城書也。

吾人今日觀之，只覺其立言懇至，用意深厚耳。然先生又有一密電致項城，爲人所不知者，大略謂：

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茲距停戰期止十餘小時矣。南勳北懷（勳謂張勳，懷謂張懷芝），未可得志，俄蒙英藏，聞我日彰，即公所處，亦日加危。久延不斷，殊與公平背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且夕之間，裁定大局。

此則近於惘惘，而迫項城以必行矣。使葉氏見之，不知議論何若。然先生之宜，只求大局得早日安定。彼時總理及先生皆知項城有大志，非推重之，北方一切，不易收拾也。至項城之有野心，先生早知之。始從吳武壯用兵朝鮮時，項城曾就先生臥榻，垂帳密語，欲去吳取韓王而代之，乞先生爲之策畫；先生力戒其勿妄動；且誓言不告他人，項城猶惘惘也。

立國之初，財政最爲困難，先生籌措尤力，曾有意見書，其略云：

今欲設臨時政府之目的，在能使各國承認共和。各國之能否承認，先視吾政府權力之鞏固與否以爲斷。政府權力；首在統一軍隊，次在支配財政；而軍隊之能否統一，尤視財力之強弱爲斷。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極少之數，核計須有一萬二千萬兩，今入款之僅可恃者海關稅三千萬兩，兩淮鹽務約可得一千萬兩，除此以外無可恃。此每年所短八千萬兩之數，於何所求

？將資之財長一人，將操何術以應。但有二問題可資研究：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請將以上約計數目，宣告各代表，詢問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萬兩，供給中央；一、孫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能否於政府成立後，担任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五千萬兩。以上兩問題如可立時解決，則無論何人皆可任臨時政府財政之責，不必下走也。」

其後先生命財政而就實業，任財政者乃陳瀾生，而實際負責款之責者，仍為先生。先生遺物館中，曾有代政府向日本三井銀行借款三十萬元之保證書一紙，書云：

茲因黃君克強為中華民國組織臨時政府之費用，向貴行借用上海通行銀元三十萬元，約定交款日起，一個月歸還，并無抵押物。如逾期不如約，惟保證人是問。除息率及匯水由黃君另定條件外，特定此書。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張謇具。」

此可見開國之艱，與先生維護之勤矣。追維時義，曷勝慨歎。而二十年後，乃有若鄧孝晉輩，中風狂走，甘為石敬瑭吳三桂之續，必欲使亡清餘孽，終受法俄皇室末路之慘禍！破東亞之和平，啓世界之戰爭，是誠何心哉？葉氏區區，如焚犬之吠堯，又不足資矣！

本刊一月五月兩特大號名作如林美不勝收

零售原定一角五分現為
普通起見減售一角存書
無多欲購從速

記逃督瑞澂

黃華

瑞澂，字心如，又字莘儒，滿洲正黃旗人，為道光帝權相耆英之孫。英初官杭州將軍，禁烟事起，英人寇江甯，耆赴蘇議和，訂五口通商及割讓香港之約，尋授粵督，以廣州紳民阻英入城，反對和約，不得已乞內召，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文宗即位，坐前事革職。英法軍佔天津，奉命前往議和未成，擅自回京，旋賜自盡。吾鄉陶七彪先生（在寬）民國元年三月寄趙渭清方伯（預彥）書，有云：「耆英奸賢嫉能，賈香港以媚敵國；瑞澂激變逃命，棄武昌而送黨人，祖孫昏愎，狐兔不若」，非苛論也。澂少無賴，藉先人餘蔭，應舉萬貫，漫遊蘇揚，既喪喪其貲，不得已返京，以貧生捐納為刑部員外郎，辦理協巡局事務，緝捕認真，凱斷明確，為宦官所識拔。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補授江西廣饒九南道，隨察劉珉撰「庚子西狩叢談」，述吳永（字漁川）浙江吳興人即庚子拳禍首先迎瀆之懷來縣知縣之言，謂「亡清根芽，已種於此」。然則數由前定，宜非無據。既履任，頗以整頓警政自命，所統常備軍，亦嘗躬親督練，期成勁旅。後此慶親王奕劻管理陸軍部尚書，遵旨保薦人才，首列其名，即基於此，亡何！調補蘇松太道，兼管海關，缺本著名，年久可入十萬金，而澂意猶未足，又串同奸商運米出洋，獲利無算，遂為御史江春霖所劾。初，陸元鼎撫蘇，嚴禁奸販偷運米糧。其時上海米價，每包不過值洋五元，陳夔龍履新伊始，亦尚無甚懸殊，及澂到任，驟漲至八元五角。江督周玉山（澂）年力就衰，不欲多

事，獲儲又不收立異，置若罔聞，任令激勾串米僧，爲所欲爲。自光緒三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出口達數十萬石之多。翌年夏秋之間，又偷運百餘萬石，樞府亦微聞其事，行文江督蘇撫，禁止出口。激又變計，將米囤積居奇，待價而沽，民食艱難，盜賊蠢起，而激猶復花天酒地，日夜作樂，滬人悲憤交集，函請春霖糾彈，疏上，留中不報。激自知怨毒叢於厥身，將成乘矢之的，爰破慳囊捐銀一萬一千兩，振濟江北水災。江督端方奏請獎敘，其長子候選同知國華以道員用，次子候補七品筆帖式桐華以郎中分部行走，一門仕宦，駸駸有濟美之望，躊躇滿志，從可知已。三十三年署理蘇臬，尋即真除。是年十二月擢蘇藩，會太湖鹽島滋事，勢甚猖獗，端方會同蘇撫陳啓泰浙撫馮汝驥聯名奏請，派激總理勦匪事宜，所有江浙皖贛軍隊，准其便宜調遣，激亦得意忘形，遽以儒將自命；而軍紀廢敗，閭閻騷擾不堪。有紹興人馮三和者，年逾七十，旅居嘉善，向務農業，克勤克儉，家已小康，三十四年正月，送其孫至上海入塾堂，歸途誤觸激所布緝私網，兵士喝令停船，昏黑之中，咫尺莫辨，三和驟遇匪，鼓棹欲遁，兵士阻之不聽，遽開槍射擊，頃刻之間，舟子二人立斃，舟亦停頓，兵士將三和拿獲，剝去衣服，白刃加頸，押赴隊部，欲置重典，三和情急，願出萬金求見家人一面，不許，各店保釋，嘉善縣令請發縣審訊，並斥不准。嘉興府知府楊士燮親謁激疏解，始許暫加羈押，稍緩正法，其草菅人命，遇事生風，爲無告小民所深疾類如此。時陶七彪先生膺特旨賞給郎中，考察歐美政治經濟返國，寄寓杭垣，猶未獲命，旅杭紹興同鄉會推爲會長，而越人之旅居嘉善者，亦組分會。會長何君，當仁不讓，見義勇爲，躬詣會垣

謁陶先生，爲三和請命。先生素曠直，聞之憤極，專函江督端方，告以顛末，其辭甚激，略云：「夫緝私所以除暴安良，今也不然，真民賊也！殺良民以矯勇，遇事寇必退怯矣！見微知著，不待著蔡。日俄之戰，在寬獨排衆議，預決勝負，（事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祀儲遊歷巴黎上軍機大臣鹿傳霖書大陸報十一號印行）吾恐不幸言之又中，敢請閣下札飭該司，速放三和，優卹屍親，否則必有以處之。寬雖羸弱，豈肯佞佞視睨，貽譏鄉鄰，直抒胸臆，諒不爲怪。」端方迫於清議，不敢左袒，卒放生卹死，革勇撤員了案。論者謂端方與瑞激皆爲滿人，狼狽爲奸，莫敢批逆，藉非陶先生之仗義直言，良懦不誤羅法網者幾希，嗚呼！彼何人哉。

雖然，激之爲人，不理於衆口，頗有自知之明，固亦矯枉過正，藉以盜名欺世。宣統元年二月，因公赴滬，有江蘇補用道李本森者，慕其權勢，初味平生，致書云將拜門執贄爲弟子，次日衣冠往謁，激以突如其來，拒而不見。數日後，忽遣人送信，並受業帖一紙，贖以贄敬千元。激惡其鹵莽，欲將來人扣住，詎已潛逃，激將原信及票據等件，稟請江督端方核辦，端方遂力爲激張目，附片奏請，略稱：「該司清介自持，風裁峻整，從無人敢以私干，今李本森竟敢以厚贄相投，實屬膽大無恥，除銀票飭由該司發充地方籌舉外，相應請旨，將李本森革職，以示懲戒。」得旨「查照所請」。此事在李固爲唐突，而激亦未必遽如端方所云「清介自持，風裁峻整」，意者厥數幾幾，不足邀其一盼乎。

激於宣統元年署理鄂督，翌年五月真除，當署任之初，即構長沙平糶之亂，奉命派遣軍隊入湘彈壓，始告

於負責，在部權力遠出同儕之上，頗有炙手可熱之勢，羣以段之靈魂目之，其爲段倚任之專，可想見矣。（樹錚以段之汲引，先爲陸軍部軍學處處長，旋調任軍馬司司長，兼管總務廳事務，其後即擢任陸軍次長，與並時之外交次長曹汝霖、財政次長張弧、交通次長葉恭綽，共稱政府最紅之四次長，而樹錚之鋒銜尤著。）段既居領袖諸將之地位，頗爲人望所歸，有剛正樸實之好評，世凱亦頗敬憚之焉。世凱之北洋舊屬，當時在要津者，皆護事世凱，遇事罕有能犯顏相諍者，惟趙秉鈞有時尙敢有所抗論，其次蓋卽段氏。

民國二年，宋教仁被戕於上海，於是有一「二次革命」之役。世凱以北洋武力奏功，因之勢力益大，段時以陸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亦自有贊襄之勢。段之陸軍總長，已歷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三期，是年能希齡組所謂「第一流內閣」，段任陸軍長如故。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旋即對國會下辣手，成獨裁之局，務以集權中央爲事。黎元洪以副總統領湖北都督，坐鎮武昌，負一時重望，世凱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心理，決意調之入京，元洪經世凱遣人遊說，知難相抗，允解符北上；惟代者必須以威望素隆之人，方足以鎮懾鄂軍，免交替時發生變故，世凱乃命段氏前往。元洪既北上，段遂以陸軍總長領湖北都督事。易帥之後，聲靈一新，江漢要區，自是亦入世凱勢力範圍矣。翌年，以「白狼」之亂熾，世凱命督師豫省剿匪。亂平，回京，仍理部務。

世凱對段，漸生畏忌之心，（其子克定尤與段不相能。）特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爲親裁軍政之機關，以奪陸軍部之權，（並組織模範團，直隸於已，不歸陸軍

部管轄。）袁段之間有裂痕矣。民國四年，中日交涉起，世凱委曲周旋，以避戰事。當召集政府各要人，會議和戰，段氏主戰甚力，並通電各省，申其主張。世凱謂其有意與己爲難，陰益銜之。未幾帝制之議發動，段不贊成，遂辭陸軍長之職，世凱以王士珍代之，（士珍與段暨馮國璋，素有「北洋三傑」之稱。）段惟仍領管理將軍府事務之名義，（先是，有將軍府之設，段以建威上將軍兼管府事，實開曹也。）杜門養靜，以待時局之變化。

世凱以民國五年元旦改元洪憲，而以各省反對（據聞陝西陳樹藩之逐督理陸建章而獨立，與段有關）及外交方面之勸告，不得不罷帝制，仍以民國大總統自居，起段爲參謀總長，懇其與國務卿徐世昌，共爲設法，以期保全。（民國三年世凱改內閣制爲總統制，以世昌爲國務卿；各部總長均以閣員降爲事務官。四年世昌以帝制繼作而引退，至是仍以國務卿界之。）徐段念舊誼，且爲保持北洋團體勢力計，代作相當之活動。世昌以段任事之心頗勇，旋以國務卿讓之。惟獨立各省，羣主世凱下野，徐段等調解無效，世凱乃憂恚而死，臨危以後事託徐段。傳聞世凱語段曰：「吾以家事託菊人，以國事託君矣。」後來段以北洋派首領自負，演出若干事件，斯蓋其張本歟。

辛亥革命與馮段

一七

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均嘗受知於袁世凱，著聲於北洋軍界，有「北洋三傑」之目。當辛亥革命軍起，三人咸膺清廷重任。士珍先奉署理湖廣總督之命，旋為袁內閣之陸軍大臣，迨清室遜政，即幡然歸里，不願再出。（至民國三年世凱始強起之，乃復與民國政局為緣，亦委蛇其間而已。）鄂督無任可到，僅領空名，入官本兵，清已垂亡，大政綜於世凱，士珍徒以宿望備員，無所展布，故論辛亥革命之成，士珍固可云無關係也。若馮段二人，則均於此役關係極大。清廷授世凱欽差大臣，命節制各軍，並即以國璋為第一軍總統，祺瑞第二軍總統，率師討伐革命軍。國璋軍先發，攻下漢陽，武昌（革命首義之地）大震，國璋退斂兵不進，使武昌危而復安。革命之成功，既者謂國璋之功亦匪淺焉。祺瑞則領銜兩電方陳不進再戰，宜布共和，並示兵諫之態度，於是清廷知軍心已去，不得不出於遜政之一途。革命之成功，祺瑞之功尤顯著於世。民國成立，世凱就臨時大總統職，馮段均授陸軍上將勳一位，祺瑞任陸軍總長，國璋旋亦任直隸都督。（二次革命之役之後，改督江蘇。）其時北洋大將，惟段與馮居首，聲名赫奕，士珍不在其列。

雖然，馮段有大不同者，當辛亥革命之際，祺瑞贊成共和，有志覆清，國璋則未嘗不欲為清廷建功，以圖撲滅革命，特為世凱所制，不獲進取，事已無可奈何，始俯

首相從也。茲考當時事迹而分述之：（本篤書北方宣布共和以前事，月日均仍按舊曆。）

【馮國璋】國璋在京任軍諮府軍諮使（軍諮大臣為郡王銜貝勒載濤及貝勒毓朗）、陸軍貴冑學堂監督、願白旗副都統等職，與親貴素有往來，於外廷亦通聲氣。辛亥九月，拜總統第一軍之命，親貴賜以戮力滅敵，國璋亦以報效皇室自任，率師銳進，督王占元等於十月初七日攻下漢陽，武昌全城陷於龜山砲火威脅之下。清室大喜，封國璋以二等男爵。國璋方欲進取武昌，更邀殊錫，時世凱已到京任內閣總理大臣，亟電國璋停攻，武昌遂以無恙。當是時，直隸總督陳夔龍曾致電世凱力爭不獲，而朝中大權已歸世凱，無如之何矣。夔龍甲子（民國十三年）所撰「夢蕉亭雜記」卷二追紀此事云：

當項城之由鄂北上也，行使內閣職權，前方軍事貴成馮都護國璋督辦。馮軍先占漢陽赫山，拊龜山之背，漢郡收復，指日問事。項城京寓電話處學生與津署電話學生本係素識，私電傳來，余喜甚，以正式電訪詢之項城，詎復電云未得鄂中確息，其志不在恢復，可為駭異。遲之又久，始悉漢陽業已克復。余急電馮都護，請其率得勝之軍直搗武昌。馮覆電謂：「漢口江岸缺少船隻，不能運送省城，且奉京電，已有英國公使出任調和，北軍暫在漢陽駐紮，不得越雷池一步。」

「余聞之憤甚，急電項城，略云：『所謂調和者，方居同等地位，始各有開議資格，現今革黨皆我臣民，作亂犯上，自取屠戮之威，我軍已得漢陽，與武昌僅一江之隔，黨人聞風喪膽，漢江沿岸船隻何止千艘，頃刻可飛渡，武昌若復，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遊各行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風而靡。即為應酬調人起見，何妨俟武昌收復後再行開議，聲勢既壯，折衝尊俎尤易為功。』項城無從假降，但云既經英使調處，不宜徑行用兵。事機一失，連江若轄若皖若蘇若寧若滬，紛紛獨立，遂至不可收拾。」

以清室遺臣之立場，敘述陳迹，於馮軍之既得漢陽而不取武昌，深致慨惋，而病世凱之無志恢復焉。（皖皖及蘇州上海之先後獨立，均九月事，在馮軍攻下漢陽之前，惟革命軍之攻下南京，後於馮下漢陽五日。變龍所言，不無記憶之失也。）世凱藉國璋之下漢陽，對革命軍示其威力，而以此攻武昌及不救南京，見好於革命軍，而促和局之成，俾己取得大總統之地位，蓋操縱自如，心跡昭然。國璋未得漢陽之前，曾奉世凱急攻之命，既得而格不聽前，（其電覆變龍，以缺乏船隻為言，自係託詞。）旋被召回京，改任禁衛軍總統官，前敵軍旅皆歸祺瑞統率，清運未幾即告移矣。據聞國璋初回京時，猶欲向世凱力陳可戰，迨見世凱，知其別有深心，乃不復強語，而密謁隆裕，自告奮勇，請發給內帑數百萬，以作軍餉，仍願督師前敵，並謂作戰確有把握，惟願隆裕獨斷獨行，勿使內閣與聞。隆裕為之動容，國璋更再三叮嚀而出。翌日世凱晤國璋，顧之微笑，國璋大驚失色，知所圖失敗，已固非世凱敵手也。時隆裕已入世凱轍中，其寵閹小德張為世凱收買，宮中一

事一。矣不洞悉，一聞此事，略施手段，稍費唇舌，立即打消矣。國璋無所施其技，然後勉從世凱所遣說客之勸告，贊成共和，不再言戰。清亡，國璋意頗快，世凱所以慰藉之者甚厚，且以直隸都督昇之，始庶稍舊誼，復為世凱用，（尙乘和「辛壬春秋」湖北篇有云：「袁內閣允民軍請，退兵漢陽百里外。馮國璋聞之，語曰：『我出萬死奪漢陽，今一旦拱手讓入，前者力戰為何矣！』袁內閣聞之，召與計事，不赴，電語，亦不答。久之，始見世凱，慰勞百端，然國璋終抑鬱不自得。民國成立，授直隸都督，始夙憾釋矣。』亦可參閱。）而對退位之清室，猶時表敬意。（民國六年張勳入京為復辟之舉，國璋以副總統在江蘇督軍任，不肯附和，則因知其必敗，且已有乘機代理大總統之希望也。）民國八年十二月，國璋卒於京寓，清室派員致祭，並有祭文，大致仍類昔日皇帝對臣工諭祭文之體裁，詞雖空洞不著邊際，要亦足見雙方之感情始終不薄耳。

【段祺瑞】 祺瑞在江北提督任，當革命軍起事於武昌，舉國震動，即由清江浦補任所赴彰德謁世凱，共商大計，蓋已贊成共和，別有謀畫，為後來電促清室退位之張本矣。迨與國璋拜總統第一二軍之命，國璋以第一軍當前敵，祺瑞未與戰事。未幾，國璋奉召還京，祺瑞總統館前敵軍務，乃銳意主和，與湖北革命軍要人，信使往來，其總參議官靳雲鵬曾就總參謀官徐樹錚等，紛紛活動，或接洽條件，或遊說諸將，羣努力於促促清室而助共和之成。朝中經世凱之經營佈置，隆裕對選政之議已頗有允意，而御前會議時，親貴如恭親王溥儀輔國公載澤等仍堅持反對，爭論甚烈，載澤且奏勸世凱，斥以「是何居心」，世凱日夜焦慮，

頗不自安，共和之宣布，遷延莫決；於是霹靂一聲，祺瑞領銜，諸將列名，於十二月初九日電內閣軍務府陸軍部並各王大臣，略謂：「傳聞宮廷俯鑒輿情，已定議立改共和政體，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聞爲輔國公載澤恭親王溥儀等一二親貴所尼，事遂中沮。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雖祺瑞等公忠自勵，死生可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持以爲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卽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祺瑞等受國厚恩，冒死陳言，懇請換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担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中國人民，實爲幸甚。請代奏。」力陳不堪再戰，堅主共和，並指出阻撓之親貴而加遣一矢，親貴爲之奪氣。此電之後，更於十九日續發一電，致近支王公諸豪古王公內閣各府部院大臣，迫切陳詞，語氣尤極激昂峻厲。其文云：

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穎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蔓延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之黨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數計，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

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祖宗有知，甯不恫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困於兵燹凍餒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鑒之！

揮淚登車，昧死上達！請代奏。

對親貴破口大罵，且作倒戈向關劍及履及之勢，不獨親貴驚怖異常，隆裕亦大爲悚然，知軍心劇變，大事全去，無徘徊觀望之餘地，不得不放棄其二百六十餘年之基業，而於二十五日以「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政體」等語，降「豈不懿歟！」之退位懿旨，蓋祺瑞與世凱內外相呼應積極覆清之效也。祺瑞嘗自言手造民國，雖若近夸，而其功固非無微耳。以視國賊之贊成共和，出于勉強者，自屬不侔。沃丘仲子（費行簡）「段祺瑞」有云：「辛亥光復之歷史，與段氏一身之歷史，同屬一種新紀元。」又云：「雖受清廷軍統之命，而與張勳馮國璋之志趣，絕不相侔。其贊成共和，殆出於本心。或謂其受袁氏意指者，雖事出有因，然不得謂其純然被動也。」又云：「袁世凱已爲內閣總理大臣，發給指示，規劃大計，漢口（按應作漢陽）既得，一面顧外人之趨向，陰飭馮軍停戰，一面授意段祺瑞，節制所部，待時而動，一面奏請清廷，雙方議和，解決時局。袁氏本無意與民軍應戰，故決圖之役，一讓諸馮，既受袁氏之意指，態度益鎮靜，作壁上觀，以規議和之趨勢。部下有所建議，段復曰：『待它保命』」

「又云：『段祺瑞聯電贊助共和，促滿清之覺悟，……當衆難察胸之際，而幡然變更，遂定退位之計者，非祺瑞一電之力，曷克臻此？則段氏向民國之功臣也！』亦盛推其功。世稱祺瑞之電爲退位詔之催生符，良然。包天笑『留芳記』第十三回，寫此事云：

……袁凱亭（按袁世凱也）那時也早已密電北洋諸鎮將，第一個就是段應瑞（按祺瑞也），……那時還駐紮在信陽州，便召集他手下一班人商議。……就中徐右任（按徐又錚也）的說話最多，極力主張宜變更國體。當時便公推曾雲沛（按曾雲沛也）主稿，……段應瑞道：「咱們既擬好了，我想到底還先請袁總理過一過目。他們那裏文人多，或者有什麼修改，也未必可知。」大家知道段應瑞的意思要請命於袁凱亭，便也贊成，說：「咱們把稿子磨磨了，派一個專差進京，先請袁總理過目，然後正式的再送到內閣，請他們代表便得咧。」當時大家又公推右任進京，把那奏稿呈袁凱亭過目。袁凱亭瞧了，也沒什麼說，不過內中有一段，說「停戰以來，議和兩月，傳聞宮廷俯察輿情，已議立改共和政體，……乃爲一二親貴所阻，專遂中沮，」云云。他們在「一二親貴」以上，加上「乃聞爲輔國公載澤（按載澤也）恭親王溥惠（按溥偉也）等一二親貴所阻」云云，也算是一口當日辱罵曹錕之氣，其餘也稍加修正，仍舊送還段應瑞，由北洋諸鎮將聯銜發表，第一個就是段應瑞領銜，……這一封北洋將領的哀的美頓書，到了清廷，好在親貴們差不多腳裏明白，只腹個隆裕太后，撫着七歲（按當作六歲）的小皇帝，一聲長歎，

數行珠淚，相對飲泣而已。……誰知第一本奏摺方上去，第二本奏摺又接着上來，（按實是電報。）裏面措詞，更加厲害。……可憐那個太保世績（按世績也），接到那個奏稿，跌跌撞撞的跑進宮來，氣喘吁吁的跪下來道：「太后，不好了，段應瑞等要殺進京城來了！」太后道：「那裏有這事！」世績道：「現有他們呈請代奏的摺子在此，請太后聖鑒。」隆裕太后把摺子看完，只氣得手足冰冷，……世績也飲泣道：「太后還須保重玉體。國勢大難，人心已去，看來非改革國體不可，這事還須與袁世凱（按書中以「姓袁名世慰號凱亭」（影指袁世凱）商量。」太后立命宣傳袁世凱進宮，商量優待條件。袁世凱知道大事已成，……就在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正是陰歷的十二月廿五日，民間正送了燈，預備過年的當兒，下了一道懿旨，頒布天下，……就是斷送大清國二百六十八年的一張證書。……那時候最得意的當然便是袁凱亭，……預算那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穩穩在袁凱亭的荷包中了。

此雖小說家言，于當時情事，似未嘗無可備參考處，亦足見祺瑞倒清兩電之威力與功效焉。

辛亥革命史的回顧

白 著

二〇

一、辛亥革命是可紀念的

把我國四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推翻，使國內諸民族完全平等，建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這便是辛亥革命。

公曆一九一一年，即民國紀元前一年。

從歷史上看，在辛亥革命以前，可稱為平民革命者，大概只有漢代的劉邦起於豐沛，明代的朱元璋起於濠泗，及清代的洪秀全起於金田村。但他們的革命無論成功與失敗，在政體一方面，還是萬古相承的君主專制；所以興亡得失，屬於一姓。辛亥革命便不同了，在這一點意義上，辛亥革命所以是空前！

二、辛亥革命事略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起，清總督瑞澂先逃，同盟會員迫黎元洪出爲都督，先後光復黃州，沔陽、宜昌、襄陽各地。不多時各省紛紛響應。這使清廷震駭了；於是起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水陸師進攻，北洋軍隊果然打下了漢陽，但同時民軍也光復了南京。而各省或獨立，或反正，事情萬分緊急；清廷遂想出一個緩和的辦法，一面下罪己詔，一面罷皇族內閣，以袁代之，並以憲政督辦。但是擊一紙空言想收拾人心，鞏固大統，本沒有這種便宜事，所謂屏除親貴執政，宣布憲法這齣戲，人民也早已不想信了，而且認定清廷是沒有希望的；因爲從光緒立憲詔下後，到了那時，內而樞密，外而疆吏，所作所爲，

違拂輿情，摧抑士論，剝奪實業，損失國防，種種專制的事實，視前益劇，無一不與立憲之旨相反！

到了十月，民清兩軍停戰，進行議和。清內閣派唐紹儀爲全權代表；民軍方面各省軍政府公舉伍廷芳爲代表。但袁內閣當時面子上所宣布的政見是主張「君主立憲」，欲「留存本朝皇帝」，暗底下心懷叵測，當然沒有甚麼誠意可言，停戰和議，屢次展期，毫無結果。到了十一月十日，江浙閩粵桂湘鄂贛皖粵魯豫陝蜀川滇暨奉天等十七省代表會於南京，建立共和政府，選舉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元年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正式成立。於時和議不絕如縷，清廷一面出內帑，更選親貴親軍需備戰，一面欲以開臨時國會，公決國體。革命黨人知袁世凱反覆，陰謀詭計，存操縱野心，實爲共和之梗，激烈者乃欲得而甘心，丁字街的一炸，使北京全城大震。不多時，清廷惟一有力的主戰軍人宗社黨魁良弼又被彭家珍炸斃，於是皇族的氣焰大沮。但時事雖漸有急轉之勢，而袁世凱正有所圖，局面還是陰晴無準。

如此兩方相持下去，內政外交沒有統一辦法，既有造成東周、晉、唐末造割據之亂的可能，又有招瓜分之禍的憂懼，時局可算是十二萬分的危險。民軍方面，爲了事勢的牽制，不得已退步，以讓與大總統爲條件，請袁主持共和；於是袁系的軍人段祺瑞等聯名通電，迫袁統退位。

元年二月十二日，宣統退位。十三日，孫中山先生向臨時參議院辭總統職。十五日參議院舉袁為臨時大總統。三月十日，袁在北京宣誓受任。四月一日，孫總統解任。這樣，辛亥革命總算告了結，民國政體暫得安定。

三、辛亥革命的革命意識

革命原是社會進化無可避免的一個過程，是社會對於阻礙進化的一種掃除工作，是一種渴望和要求的爆發。並非突然而來。那末辛亥革命的原因何在？一般人說辛亥革命是因為滿清政府的昏庸暴虐，和貪官污吏的橫征暴斂，這幾句話是不是骨子裏的原因？現在試把牠檢討一下。

辛亥革命時最重要的文件，如革命軍布告全國文，革命軍檄文，中華民國革命宣言書，鄂軍都督致滿清政府書，革命軍布告漢人之為滿洲將士者文，鄂軍號召各省文等幾篇可為代表。在那裏自然可以找到辛亥革命的原因。試舉如革命軍布告全國文中云：

粵維我祖軒轅，傑開疆土，奄有中夏，……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山河，……斷不容他族干其職姓！何物口口，敢亂大紀，挽弓介馬，竟履神輿。夫口口者非他，黑水之荷部，女真之口口，罔通人理。……

中華民國革命宣言書中云：

滿洲政府者，口口之遺孽，而素無文教之民也。……

鄂軍號召各省文中云：

滿洲以東胡之種，入主中原，殘德相沿，幾三百載，淫威靡政，未遑具論，然以神明華胄，而對此大羊遺孽，以為宗主，是曠世之奇羞，絕代之巨恥也！……神明貴胄，忍作胡奴？……

各篇中心相同而最顯著的一點，是滿、漢、夷、夏、之別

。如「建虜」、「建虜」、「異族」、「淫德醜類」、「腥膻胡虜」、「非我族類」等等，莫不與「華夏」、「漢族」、「漢室」、「神明貴胄」、「黃帝子孫」等等對舉。一篇之中，屢見不一。此外如「祖仇所在」，盡量發揮滿清入關後對漢人的殘暴，如揚州、嘉定等處的屠殺，並政治上種種不平等的罪惡，與清廷的昏憤。總之，文字間對於種族之見的地方，絕端暴露其仇惡的情感。而當時流行的一句激動情感的口號，亦便是「排滿」！所以革命意識的重心，便顯著出一個「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就臨時大總統布告各友邦書，明白地宣布滿清政府的虐政罪狀，與必須革命的理由，茲再節錄如下：

溯自滿清入主，據無上之威權，施非禮之抑勒，裁制民權，抗違公意，我中華民國之知識上、道德上、生計上種種之進步，坐是遲緩不前！識者謂非實行革命，不足以蕩滌舊污，振作新機。……滿清政府之政策，質言之，一嫉視異族，自私自便，百折不變之虐政而已！……滿清政府欲使多數之漢人，永遠屈服於其專制之下。……即民風習尚，滿漢之間，亦必嚴至峻之障防，用示區別。……又復徵苛細不法之賦稅，任意取求，迹鄰虜劫。……常稅不足，更徵釐金以取益。阻國內商務之發展，妨殖產工業之繁興！……至於用人行政，更無大公不易之常規，嚴刑峻制，慘無人理，任法吏之枉為，絲毫不加限制，人民呼吸，懸於法官之意旨，不問有罪無罪也！不依法律正當之行為，侵犯吾人神聖之權利，實官竊爵，政以賄成！……近年以還，人民不勝專制之苦，亦時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滿政府堅執領見，一再不許，即萬不得已，而暫

允所請，亦僅爲這心之舉，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願詔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於本國之光榮，視同秦越，未嘗有絲毫爲國盡力之意；是以歷年種種撓敗，不足激其羞恥之心，坐令吾國吾民，遭世界之輕視，而彼殆無動於中焉。

四、辛亥革命潛在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爆發原因的探求，我以歷史的眼光分析起來，覺得上節所述中答覆我人的並不完全——何以故？因爲有一個潛在的根本原因，在當時革命人物的意識中，自身還是非常模糊，未能說出！滿清政府的腐敗，民族的覺醒，這是顯明的原因，是容易知道的。那末潛在的不自覺的根本原因何在？曰外力之壓迫！

我國自南京條約以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在我國所獲得的商場，已有八十餘處，國際商品以此八十餘處的商場爲孔道，運銷全國，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國國際貿易，由出超而轉爲入超。那時（辛亥）外國工廠的開設在我國，紡織業已有八廠（日四、英三、德一），其他還有火柴、麥粉、電氣等各工業。金融方面，外國銀行已有匯豐、麥加利、有利、東方匯利、花旗、橫濱、橫濱正經、台灣、朝鮮、華比等十銀行，握我國經濟的命脈！這樣猛烈的經濟侵略的結果，使我國一掃而空自給自足的小康局面，宣告中止。手工業、農業，同時漸漸破產。我國舊式的國家經濟基礎，因之動搖，而滿清政府庚子前後的賠款，幾及千兆，其來源無非出於苛斂——人民生計的壓迫，益形緊張；於是有識商人、官僚、與智識階級，感到非舉辦實業，不足以資抵制；非推翻腐敗的封建制度，昏庸的滿清政府，不足以謀自強自救，於是辛亥革命不得不起來了！

再看革命的導火線，是爲鐵路國有問題；鐵路國有，至今早成公論，但當時有智識階級的極力反對，爭由商辦，正是因爲那時的所謂官辦，實在就是爲經濟侵略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辦！如滬杭甬鐵路，粵漢鐵路，是用英款，川漢鐵路，是用英法德款。契約的訂立，使國家主權受到非常的損害！

五、辛亥革命是失敗的話

何以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第一是因爲革命的對象認識不足，——止看見一個腐敗的滿清政府。第二是因爲那時領導革命的國民黨本身組織不健全，而且不能深入民間。試分別言之：

一、當時革命人物既不會自覺到革命的潛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參加革命時的心事，大都以爲只要滿清政府倒了，漢人執了政權以後，便一切都會好的。正是中山先生所謂：「辛亥之役，以爲在使清帝退位，則民國告成，謳歌太平，坐待共和幸福的降臨，此外無復餘事！」以此，辛亥的光復事業僅能在浮囂感憤的「排滿」口號之下，成功了極狹義的「民族革命」——國民黨中章炳麟、劉師培等宣言叛黨，便是只知推翻滿清政府無事其他的代表。至於民衆方面，在「排滿」口號之下，見清政府倒了，自己也以爲大功告成，革命的熱忱也頓在無形中消滅。結果，民國共和政體的招牌雖掛起了，而南京政府取消以後，繼起者正是滿清臣僕專制的餘孽袁世凱！孫中山先生雖想了各種方法，使他就範，而無奈他骨子裏不是一個革命家，而是反革命家！

二、國民黨是當時領導革命的中心組織，但他的本身組織不健全，革命的立場不一致，又多妥協性，那時更不會看見他們彰明地宣布黨的政治主張。黨員本身少訓練，

以致行動沒有紀律，一方面儘有知道袁世凱是靠不住的，而一方面還是蹣跚，急於想憑藉以求成功。然最關緊要的失着，尤其是在只知注意軍事，而不知深入民間，——把黨義普遍的宣傳——又過於迷信政治，而無民衆政治訓練與組織！且不知國民經濟的改造！

因爲沒有新國民經濟的建設，所以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無從抵制；因爲不去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所以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特權無從取締；因爲國民黨的多妥協性而不能深入民間，所以封建社會思想也根本沒有推翻——我們但看辛亥以後的局面，還是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勾結鬧禍，如英公使朱爾典和銀行團大借款援助袁氏推倒南方政府，消滅革命勢力，並使成洪憲帝制，可以證明。所以辛亥革命實近似於歷史上的「換朝代」，也絕不能與走上帝國資本主義的日本明治維新相比！

中山先生在他的中國革命史中曾說到失敗的原因，非常透澈。總括的一句，便是「不行革命方略之故」——「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即軍政、訓政、憲政——於是既沒有做到澈底蕩滌舊污的工作，却「粉飾舊污，以爲新治」；終至「發揚舊污，壓抑新治」！那便是說：「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假民治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第三則并民治之名而去之！」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又追述辛亥革命說：

今回想革命未成以前，黨人犧牲性命，爲國効勞，艱難冒險，努力奮鬥，故能成功。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革命之人，均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多於國民黨，何啻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一方破壞革命，故把革命事業弄壞！（見總理全集第二

集第三八六頁。）無疑的，那時的國民黨本具妥協性，何況再加進這一般投機份子！

六、二十五年後的今日

我人一檢查過去歷史，對辛亥革命勢力的脆弱，實在不勝感歎惋惜！當民國初成立，有一位美國人很冷峭的說：「使中國革命自此竟告成功，則吾美之共和，將無價值！」旁觀者清，這話實夠回味的。

此外使我注意的一點，便是當時對外簡直沒有甚麼表示，所有表示，只在絕對尊重列強條約權利。這當然也是由於革命勢力脆弱之故，但也不外我上文所說當時革命人物本身對於革命根本原因還沒有自覺吧？——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口號，實是又經過多年的革命經驗而驚覺的！

於此我又記起民五辛博森論中國退化之由來中一段話了，他說：

……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禍作以來，外人絕未嘗以明達眼光觀察中國，其待中國之殘漠殘刻，殆無與爲匹——迨中國共和成立，外人莞爾而笑。蓋非以推倒腐朽之滿清故，而實以中國抗禦外人侵略能力消滅故也！彼等屢示華人，苟中國得成立爲國家，實惟幸事……他當時議論的立場，蓋在指甲午庚子等賠款之重負，達到使我國艱蹙若干時日不能振拔之目的。然其間如何使我國革命成功的一半面，不是也很顯明的告訴我人麼？

二十餘年來的事變，給予我人多少實際的教訓？改造新中國的幾個重要原素何在？未來的途徑何在？

事在人爲，求其在己，我不願說悲觀短氣的話，但看歐戰後的德國怎樣！我國現在建設的進步，自非廿五年前可比；但外患侵逼，國際的危機尤遠非廿五年前可比！我人今日紀念辛亥革命，將怎樣努力使這四個字在國史上更有意義？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國人如何才算能負此艱巨？「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

辛亥革命在貴陽

莫說貴州遠在邊陲，三十多年前，因為留日學生的還鄉，也下了革命排滿的種子。到滿清光緒末年，談革命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了。在省會貴陽裏，也顯然的分了好幾派。第一派挂革命招牌的是西南日報社的一般同志，第二派是以促成立憲相號召的，是以貴州公報社為大本營。此外還有許多小組織，勢力不大，也談不上什麼表現。單講這兩派，因為辦得有報紙，開得有學堂；同時在各機關上也各有各的憑藉，久而久之，因為利害的衝突，言論的翻臉，漸漸就有伙併的形勢。等到辛亥革命時機一到，兩派便知兵相接，從宣統年間鬧到民國十五六年，恐怕免不了還有許多蛛絲馬跡是與這兩派有關係的。現在按下不表，且說說辛亥革命在貴陽。好在筆者不是貴陽人，離開那貴山富水的區域，近二十年，現在追憶當時革命情形，好像癡人說夢，對與不對，閱者且當夢話吧。

貴陽的交通，在二十多年前是十分閉塞。外省的報紙——例如上海報紙，非經過一個半月不能帶到。所以武昌起義的消息，一直到辛亥年陰曆九月初方才有點送到貴州。省城裏一般社會閒人，漸漸的有點驚慌起來。當時筆者看的是上海神州日報，同許多年青朋友，談起革命消息，都覺得十分可怕，好像大禍就要來臨，預備着逃難的樣子。到了九月初十左右，市面上雖不見得有什麼變化，其實富紳巨賈，早已把衣物箱奩都藏到鄉下，或秘密的所在。

大錠的銀元寶，有人也掘地埋藏起來——事後聽說。當時筆者年紀很輕，略為有點普通智識，祇曉得逃難是要走路的，所以預備了一張貴州地圖，當作逃難的法寶，心裏頭惶惶不安的過了幾天。到了十三日的夜裏，十點多鐘，來了一位和先嚴至好的朋友，同時又是貴陽城中第一個好管閒事的人，據他匆促的說：革命黨明天早上一定要起事了，新軍——新式陸軍駐紮在南門外營房，和巡防軍尚未說妥，可是沒有大問題。你們祇聽炮響，就起事了。說畢了匆匆而去，這是多麼一個可驚的消息，那裏還敢睡穩睡呢。

九月十四日，天方破曉的時候，並沒有聽見砲聲，祇聽見街上的人聲。筆者當時祇敢從門縫兒張了一下，看見許多兵士，持槍在巡邏。又見許多手執白旗，臂纏白布的學生，在喊口號，大膽開門一看，看見白旗上寫着軍政府令四個大字。聽他們口中喊着：「大漢貴州，宣佈獨立。軍政府令，各安生理。如有違犯，軍法從事。」大街上一班去了，一班又來。後來走到十字街口一看，貼着告示，也是上面所講的幾句話。這就稱革命成功了。撫台沈瑜慶，也不知幾時逃之夭夭。楊柏舟趙德全兩位，便做了軍政府都統。革命立憲兩派的要人，分據要津。以教徒而兼醫生的葉某，也担任起外交司來了。革命後的官僚，和革命前沒有重大的分別。不過把名稱換了一換，撫台衙門做了都統府。楊趙二位的軍帽上，多戴了一塊紅寶石，龍旗換

忍之厚

了一面白旗，當中寫了一個漢字，表示是漢人的勝利。後來聽說有幾家漢軍旗人，聽着革命，也嚇得屁滾屎流。其實貴州革命，又何嘗殺了一個漢人呢！

不剪髮不算革命，並且也不算時髦，走不進大衙門去說話，走不進學堂去讀書。所以革命不到幾時，年青的兒子們，早把髮辮剪了，向後一把梳，——當時不曉得刮分頭。筆者受了一位留東回來的老師勸告，一口氣剃成光和尙頭，受了親友們好多次的譏笑，還有許多趕時髦的鄉紳，既不肯剪髮，又不肯留辮。有些改學道士裝，有些把髮辮盤在帽子裏。那種怪象，現在講來，真是無人相信啊。戴西瓜皮的小帽不革命，第一要戴銅盆帽，第二要戴打鳥帽，可是這兩種帽子，從何得來呢？帽子店便把老式的鹿帽，來添上一個邊兒，勉強充作銅盆帽。又把各種布料，做皮打鳥帽，市面上便也風行一時。剃頭匠嘆口氣，無人請梳辮子了。當時還有某要人因為剪髮辮，他的夫人還和他相罵了好幾天。又有某紳士去見都統，一不留意，髮辮從帽邊兒逃出來。為大辮子鬧了許多笑話，真是青不勝青。

哥老會在貴州，本來是下等社會的秘密組織。在滿清時代，是絕對禁止的。什麼開山堂，什麼吃生雞血酒，都是大干例禁。等到革命以後，濫招新兵，招安土匪，有人就建議把哥老會開始組織起來，以作兵士的約束。那曉得此風一開，形勢大壞。因為許多小卒小兵，本來在會中的地位很高，所謂官長的資格，差得很遠。論起輩份，見着小兵，還要敬一個禮，試問如何統治呢？本來哥老會是個總名，等到開始組織，他們便稱為某某公。例如光漢公，復漢公，興漢公等等，當時都很時髦的。公中第一位是龍頭大爺，第二位是聖賢二爺，以下第三第四排下去，到末了一位叫老么。大爺不必說，權力最大，資格最老。可是二

爺也不容易玩，既名聖賢二爺，暗暗是指着桃園三結義的關雲長。所以當二爺的人，多半知書達禮，講究義氣。彼時各機關的文長官，多半都一步登天，做了二爺。講到三爺，是當家的。講到老么，可不容易，排行雖小，勢力很大。在哥老會中有許多法規，許多禁忌。會外來的人，和外碼頭的人，來見大爺，或會中人，要說許多內行話行規，種內行禮。說行話他們名叫刺瞎子，條子說得不對，便是外行，不能享受優待。筆者當時也玩了一下二爺，抄了不少條子，可惜都拋在字紙簍去了。照哥老會的例規，本來很嚴，犯了會規，要受着三刀六個眼的懲罰。但是一到開明組織，人人都可入會，會的精神便沒有了。何況烏合之衆，有什麼紀律可說。所以行不多時，便遭禁止。以後又遇消火滅，仍然變成秘密組織去了。

革命以後，貴州著名的匪首羅魁，受了招安，便大搖大擺的到了省城。軍政府的要人，也不敢小窺了他。三日小宴，在日大宴的招待，還是拘留不住他的野心。到了冬月十四的一天，便請他到北門外老川會館去看戲，等到時候一到，武兵四起，把一個匪首羅魁，也身首異處，可是小百姓也不免吃了一驚。還有黃菲清的被殺，也是滑稽。黃本是浙江人，在滿清時代，是一個小小文官，平常和革命派的西南報社中人多往來。因為革命，走了紅運，忽然帶起巡防兵來了。他想要抬高地位，所以自稱作總統。住的衙門，也叫總統府。——好像記得在貴陽城內一座很高的書院裏。這顯然是革命派據了兵權，壓迫憲政派的玩意。這位黃總統，每日騎着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好不威風。忽然到了臘月十五日的一天，東路巡防軍兵變了，把黃總統殺死，還砍下了他的一支手臂，用繩兒繫着，在大街上拖。聽說手臂上帶了一只好玉鐲，拿不下來，不如砍了手臂吧。那只連肉帶血的手臂影子好像還留在筆者的腦海裏，不覺匆匆又過了二十五年。還有故事，且待二十六年的雙十節，再來說罷。

武昌舉義與南洋黨人之行動

鄭耀生

庚戌年夏，廣州新軍敗後，黃興趙聲先後到檳榔嶼調

孫總理，謂內地各省機關連絡已有頭緒，請籌鉅款繼續進行，以免勢力渙散。總理乃假黃金慶君之小蘭亭，召集各埠同志代表會議，咸以同志多為中下執業者，且目下尚須招待安南出境之新軍及中興日報經費，更難籌措鉅款。總理以大義勸勉，百般解慰，於是衆以華僑對於革命表示同情者不少，請總理定期約邀各界，或有熱心贊助者。總理遂假清芳閣俱樂部，向各界演說籌款。詎保皇黨員林成輝當場起而為難，且向叻督控告，制止吾黨籌款。黃趙觀此情形，非常痛心，廢寢絕食，同志憂之。一再商議，請總理赴美洲暫避保皇黨之鋒，籌款事仍由此間同志負責進行，旋邀黃趙二君到怡保決醒園（園係螺生所建當時即為吾黨機關），並束約各埠同志共商籌款。於是鄧澤如（瓜勝庇臘會長）、譚揚（芙蓉會長）、陸秋露（叻埠副會長）、螺生（吡叻會長）、暨李源水黃怡益陳增坡朱赤霞、李孝章、郭應章等如期到齊。時胡漢民已入暹羅，謝良牧入荷屬，各負責籌募五萬元。英屬方面，由螺生負責，數亦五萬，商同各代表進行辦理，並即席由李源水黃怡益及螺生等概捐數千元。黃君大為感慰（是日趙聲心痛過甚未到會），發言此次返國，決捨身以報國家，以辭同志。是夜決定後，以與會諸君皆始終參加革命，不可不有紀念，乃于次

晨在園中攝影。

當時因東京派陶成章來叻向總理索款，總理轉函各埠同志籌募與之。陶又入荷屬，所募頗鉅。乃陶返叻後，在保皇黨機關報抨擊總理，另組所謂光復會，慫恿同志加入其會。意志薄弱者，多受惑惑，致同志間互相懷疑，灰心引去者不少，誠可慨也！厥後吾黨因遭此打擊，重行登記，英屬黨員僅得四萬九千餘人。

黃興趙聲返港，原定辛亥正月一日舉事，以運械發生誤會，一延再延，又值吡叻同志溫生財槍殺李崎，粵督更加嚴密防備。黃趙等恐機關被破獲，乃於三月廿六夜在廣州秘密會議，分配工作，尚欲另定日期發動。廿七日東京同志到者四十餘人，咸以定期為可慮，不如依期舉事，成敗在所弗計，惟期轟轟烈烈舉動，藉喚醒國人迷夢。而有名之七十二烈士殉國，卒於三月二十九日發生慘變矣。

三廿九日耗傳到南洋，僑民咸為震動，對於吾黨救國運動，表同情者益衆。黨內同志于清廷尤為憤恨。陳肇岳同志隻身入粵，謀刺漢奸李準。其他亦積極行動，籌款協助及返國參加者，不勝其數。

是年七月間，清廷用盛宣懷議，收鐵路歸國有，川人反對，復命趙爾豐入川嚴辦。吾黨同志趁此時機，入川活動。適調川新軍，次於武昌，新軍中固多吾黨同志，以失

武漢首義的由來

本幸福齋主

辛亥武昌的起義，是新軍中一般革命同志所發動。這些革命同志，在新軍中原也另有個秘密團體，那就是文學社。但文學社起初的時候，卻還不叫這個名字，所以這部歷史，應追溯到前清光緒三十三年。那時，湖北新式的陸軍，還只有一師和一混成旅，即陸軍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旅。鎮，就是現今的師，協，便是現今的旅。做第八鎮統制的是張之洞的丁姑爺張彪（丁姑爺者，丁頭的女婿也。）本是個庸庸碌碌毫無軍事學識的人，就是辦新軍，也絕不會做出什麼好事情來的。但第二十一混成旅的協統黎元洪，是由學海軍改到陸軍來的，卻還有一點新思想。這因為他曾經過甲午的中日海戰，在戰敗後落在海裏，逃出了性命，于中國的國恥，實有深切的感觸，所以他當了協統。自己雖賦性忠厚，卻其能援引新人才，常易勉勵屬愛護。尤其他部下第四十一標有一個標統，（即今之團長）名叫吳元澤，是一個很精幹的廣西人，由候補道幹營務，取得了這標統位置，好像是念著自己以文官資格來作新式武官，便極力想拉攏些有學識的文人志士來當軍人，實現他軍國民主義的理想。這位吳標統既特別歡迎一班文人志士前來投軍，特令飭各營隊官長，對於此項有價值的新兵，應一律好好的優待；於是老兵逐漸淘汰出伍，新文人們呼朋引類，一天比一天來得更多，他尤其是一律的往者不迫，來者不拒。如此經過了一年中，這四十

一標便成了當時的模範團，在各營隊中，新人物差不多已換上一半了。讀書有志之士，既來得很多，便有第一營左隊中四個具有革命思想的志士，私自組織了一個政治學社，想在本軍中吸引同志，擴大這團體組織，做革命的秘密運動。這四個人，在前後差不多時間來入伍當兵；雖都是新兵幹起，但他們仍肯埋頭苦幹，在學術科上也特別下苦功。其中有一位最幸運的潘康時，（湖北人）竟是在每班畢業中都考第一，由小兵連升四五級，直已做到這左隊中拖黑翎子的大隊官。（今連長職）第二位楊玉鵬，也升到本隊司書生，第三位鍾崎（即楊玉鵬俱是湖南人）在第三營也是一個什長。第四位章君，稍差一點，只在左隊當伍長。（如今在南京任國府參軍了）這團體由這四位發起，又仗著有一位潘隊官能給予本團體許多經濟上行動上的便利，各營隊的同志，加入的便越來越多。我那時恰在一營前隊當伍長兼司書筆寫，與左隊不無樓上下之分，（左隊在樓上，前隊在樓下），便也與第三營幾位湖南同鄉唐贊支一般人，全加入了這個團體。光緒三十四年，全軍赴安徽太湖與江南新軍會同作秋季大演習，在涼亭河鎮宿營的時候，忽聽得熊成基已在安慶發義，又聞西太后與光緒帝都已去世，正是革命發動的起好時候。我們團體中人，便在荒郊上召開了一個夜間秘密會議，商量如何響應安慶的義舉。但時間不容許我們有何

勤舉，軍中上級官早已防備我們搗亂，特下了一道臨時緊急命令，命全軍即晚拔營起程回鄂，來的時候，要分三天走的一百八十里旱道路程，晝夜連日的趕回，用急行軍的方法，于第二天下午日落前即趕到了小池口，又立刻渡過長江，上了對岸九江的江輪，一夜便回到湖北了。計劃全部失敗，我們一般同志，很遭了上司們的疑忌。吳元深已不啻本標的標統，新標統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湖南人易甲鵬，雖也還規規尊尊，仍看得起讀書人，可是他規矩很謹嚴，每限制士兵們平常交際的自由，也或者就是上舉所命令下來的嚴防革命黨在軍中活動的妙策。我因為在軍中還愛出風頭，常向漢口各報投稿，更被他細密注意，曾叫了我去當面警戒了一番。我看情形不對，就索興請求退伍，到漢口實行辦報去了。在漢口商務報社中遇著了劉堯澄，他是宋漁父的門弟子，到過日本，的確是同盟會的直系分子。又遇了蔣翊武，他也是湖南人，由同盟會派來武漢工作的。便跟他二位繼續投軍，入了四十一標，越發積極的繼續那羣治學社的活動。後來又出了大江報，詹大悲當經理兼總編輯，由我介紹他也與軍中這般同志相識，便由他提議，改羣治社為文學社，以避清吏耳目，并以大江報作文學社的宣傳機關，在各營隊中都有分銷處與特約通信員。這文學社便格外運展極速，由右旋的四十一標與三十一標，直侵入到左旋營盤的第八鎮二十九標三十標與馬炮工各營隊了。除在軍中活動以外，漢口有大江報，自也聯絡了不少外來同志。到了辛亥起義的那一年，海外的革命黨人集合武漢的，同盟會有譚人鳳劉公二人，共進會有孫武潘鼎新等人，均與文學社保持有很密切的聯絡。不想五月間大江報因一篇激烈的文章被封禁，詹大悲

和我全下了獄，孫堯卿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專做了一以房子製造炸彈，劉堯澄將翊武一般軍中同志，也另在武昌城中設了個文學社保存重要文件的秘密機關，由彭楚藩楊洪勝等在內看守，還有位胡耀武，早因因唐才常一案被禁在武昌府監內，也仍然與外間通消息，由一位有宋來岳文賢格的老獄吏，與他作聯絡通信員，不斷的計畫起義事項。後來因孫堯卿炸彈失慎，寶善里機關被抄，并由此使武昌文學社也一併洩漏，劉彭楊三烈士被擒，文學社名冊落入汪總督瑞澂手中，他要大事株連，一網打盡，激起軍中同志，只好冒險發動，由工兵營熊秉坤等以一枚實彈發難，率眾搶了楚王官軍械庫的新武器，才會同城外武泰關的砲兵營，一同圍攻督署，趕走了瑞澂，便創立了今日的中華民國。

但這都是軍中文學社同志們直接的功績，再論一些間接的，那時假武漢的民氣，以及民衆團體的力量，也都已暗中有所準備，達到了民氣沸揚的最高點。若仔細分析出來，武昌諸議局那些紳士們的立憲黨，自也有一點間接的幫助，而長樂團體的助動力，卻操之于漢口商界各團體聯合會。試到漢口商民團體，詹大悲倒真有些特別功勞，他在辦大江報的當兒，雖積極主張革命，卻與武昌諸議局的紳士們與漢口的商人們都有聯絡。他勸商家分別組織商團又勸各街巷發起救火會，集資購買新式水龍車，徵求團員，都與商團一樣，每人全副戎裝，聘定教師，早晚用軍事訓練，並于夜間另設商業補習學堂，再授與各團隊人員一些新的知識，暗中實為灌輸革命主義。及各團各隊各會都依次普遍成立以後，大悲又鼓勵他們，共同組織一個各團體聯合會，以前花樓小關帝廟為會址，並不時在小關帝廟

戲台上開各團體演講大會，演詞非常激烈，聽者無不動容。到了辛亥上半年，恰又有一個好機會，清廷欺騙國人，許了個籌備立憲的空願，不足以符各省民衆的要求，一般在籌備局活動的紳士政客們，都成了梁啓超一派的立憲黨，紛紛作憲政運動，擬要求清廷立刻宣布立憲。詹大悲和我雖并不贊成君主立憲，但他眼光尖銳，卻認為可以暫時附和立憲黨，藉這些紳士們鼓動號召一般民衆團體出來，我們好趁此混進去實行革命工作，使諮議局一派如湯化龍張海若等人拉攏，與漢口商界團體合作，定期在漢口滿春戲園開了個武漢立憲運動大會，由湯張等上台演說，說立憲非現時就立不可，擬召集各團體，會同武昌學界，擇日排隊集合，游行武漢三鎮，到制台衙門請願。我等立刻贊成這個主張，到期便把漢口所有的商團救火會，全批了隊伍，穿了很整齊的軍服，踏得很嚴肅威武的步子，浩浩蕩蕩地直到湖北制台衙門去。我那時還兼了漢口商業夜學國文教員一席，又出身行伍，懂得兵操，便臨時做了各商團請願游行的聯合總指揮，統率了這五里來長的長蛇隊，精神和紀律，比武昌學生界的隊伍還表現得整齊壯穆。到了制台衙門，分別站隊在大堂的廣場上，由張海若做總代表，手持了請願書，口口聲聲請總督出見。瑞澂胆子最小，猛聽說來了這許多學生與商團，聲勢非常浩大，嚇得抵死不放出來，由藩司高凌霨勉強出頭，問大家有何話說，我們一律高喊着請求實行立憲，他才接受了請願書，進去與瑞澂商量。我們因見不若瑞澂，得不着滿意答復，決不肯離去督署，瑞澂這纔由高凌霨張彪一般文武官保衛着，戰戰兢兢的出現在大堂之上，鐵青了面孔，嗚嗚說道：「大家請散吧，我立刻代你們轉奏皇上好了。」我們接著高喊

三聲立憲萬歲，聲震屋瓦。這一次我們給予瑞澂的印象很深，使他知道武漢民衆有了組織，表現力量很大，一直到新軍發難，他就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決不敢與革命軍和民意抵抗了。

黎元洪之被舉爲都督，他在初實沒有加入革命的意思，不過他平日治軍，比第八鎮統制張彪好得多，士兵對他感情還不壞。直隸革命勃然發動，軍中文學社當首領的劉鏡澄等是做了三烈士，蔣翊武本也被逮，因身上穿得破爛，像一名伙夫，竟得他逃脫。此外，共進會的孫堯卿也受傷匿跡，不及參加發動，譚人鳳劉公等也無非在外邊約急乾望而已。我與大悲則同在獄中。我于八月二十日即出了新卡，向各團體聯合會走了一轉，即渡江赴武昌請求發兵來漢，鎮定匪亂，及到了諮議局，已是夜間，大衆公舉我陪伴黎都督，勸他不要絕食，與我們一齊革命，做我們的領袖。好容易費了許多唇舌，才勸得他老人家毅然肯和我們這些小孩子排上一排，幹這新頭的大事了。便對付着陪他同吃了一頓晚餐，又熬了一個整夜，竟談不上漢口的事情來。及二十一早晨，大悲也到了，在漢陽門進不了城，因爲守城的軍中同志，不認得他，打一個電話與我，才由我回電遊其入城。便匆匆討了一連武裝兵士，共總不過一百多人，又陪着大悲回到漢口，克復了江漢關頭署，推他做了漢口軍政分府，我做了他的參謀長。但我第一天所辦的事，就只是抽出舊道標兵丁數千人，會合我由武昌帶來的半連隊伍，立刻打燈籠上街查夜，在各街巷足跑了一整晚，發了一個放火行槍的小青皮，壓伏了那些流氓，又到處向商民演說革命宗旨，總算保住了漢口的秩序，對得起商界那些老朋友。其事雖相隔二十餘年，但精神回憶，猶在目前，信筆寫來雖難免掛漏，大致總還不會差錯。

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運動始末記

歐陽瑞驊

清光緒甲辰夏，沔陽張難先，與桃源胡瑛等，組織科學補習所于武昌，名爲研究學術，實一革命機關也。先是難先親甲午庚子兩次之變，憤清廷查閱無爲，外禍日亟，知救國大計，惟在革命。至省，與明飛歐陽瑞驊、時功璧、許遠香、張品珊、傅楚材、晨夕談此事，愈謂宜從速運動軍隊入手，遂投八鎮工程營充兵士。工程營在湖北新軍中最有名，士人從軍者：有荊州朱元成、黃陂雷天北、陳嘉謨、桃源胡瑛、浙江毛復旦、安徽陳從新、先在、瑛肄業長沙明德學堂，爲黃克強弟子，因避事，持黃手書來，匿吳祿貞所，旋入營，難先與語大悅，兩人同說士兵，散發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等書。常于飯後坐沙上，講有關係之故事，以激厲之。瑛少年英挺，美豐儀，善詞說，聞者莫不感動。瑛後告難先，以黃克強在湘計劃云，將于十月十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起義。難先曰：吾等須速立機關，準備響應，瑛聽之。于是分途連絡軍學兩界同志，設科學補習所等，是爲武昌有革命運動機關之始。初在多寶寺附近，章程惟呂槐廷起草；槐廷者，武高等學堂高材生也，由難先與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審查通過。五月，開成立大會，舉槐廷爲所長，胡瑛、朱元成、任交際，軍營及各學堂，均置幹事，負責運動。武高等學堂，以劉照卿爲幹事，文普通學堂，以歐陽瑞驊爲幹事。其未悉文普通有所員四十餘人，最激進者，瑞驊及宋教仁、劉菊坡、盧啓賢、歐陽振聲。瑞驊于堂中散播「死法」革命，數百本，並爲

所訂大同書社章程，擬專集新書，作革命之宣傳。其它著名所員有朱元成、劉靜庵、毛復旦、雷天北、康建唐、何季達、王怒濤、李勝美、陳從新、陳嘉謨、趙光華、時功璧、馮特民諸人。所內經費，俱由所員捐助。時湘省亦有東方講習所，即黃克強、吳祿貞、張繼、劉揆一等所組華興會之秘密機關也。華興會主張在湘，以武備各校學生連絡新舊各軍，以洪會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爲指揮，推克強爲主帥，並分派同志連絡各有黨人，取同一步驟。鄂所聞訊，決議與湘省一致行動，即派宋教仁回湘接洽，而呂槐廷、朱元成、劉靜庵、及張難先担任運動新軍。後派呂槐廷、何季達、康建唐往鄂西連絡會黨。七月，所址移魏家巷。不料十月華興會會員朱某，洩其事于知紳王先謙；王先謙即告密于巡撫陸元鼎，圍其機關，逮捕黨人，并搜得文件，乃知湖北科學補習所，與湘東文講習所，實爲一氣，隨電知鄂督張之洞。于是鄂垣風聲浩大，其勢不可掩矣。先是克強密電本所云，湘事已壞，鄂機關須急戒備，于是胡瑛等將運來之槍枝，移埋于漢陽鸚鵡洲，張難先與劉靜庵悉燬所中文件，分途告同志走匿，當夜即有軍警圍所搜索，一無所得。逮其房主嚴鞠，則指爲歐陽瑞驊所租。粵人梁鼎芬主鄂學務，悉其情，雅不欲與大獄，以重已過，向張督緩頰，只除瑞驊教仁學籍，其餘亦無名冊可查，事遂已。

廣州光復與周劍公

馬小進

周劍公，原名宗洛，一字劍庵。雲南大理人也。其先世在明代爲羅族，國變後，族人死節者，實繁有徒。故累葉以來，隱懷世讎，種族觀念，儼若家寶，相傳勿替。至劍公，及乃弟宗榮、宗麟，生際亂離，尤深激刺。因是昆季父子，平居皆與世遠。迨武漢起義，咸奮發慷慨，各有建樹。宗榮宗麟，則力贊榆軍，光復大理，其季子毅軍，盡率革命，成仁廣西。劍公以皤然一老，當四郊烽火，粵垣人心徬徨之日，挺身而出，竭應叢智，弗憚艱險，卒令鎮防萬餘之猛將悍兵，解甲投誠，舉瓊瓏繁華之廣州，不遺一矢而獻諸民國，審機精密，規畫周密，故其成功也亦遠能穩決而無顛越。

劍公幼遭亂離，長于兵間，飽歷憂患，能任艱劬，少有嗜好，既壯，蒿目時艱，勵志彌苦，以吾國苟無宏遠沈毅之才，安足使方任艱鉅。故熱心教育，求才若渴，在本省及鄰封各地，創設男女學校多間，隱以開通民智，宣傳革命爲主旨，立論正大，故輒與有司及地方政類忤。其治學遠於輿地、政治二門，餘事爲詩，亦矯健可喜。嘗自題小影云：「斫地哀歌二十年，涓埃未補雪盈顛；風雲已劇鄉仍睡，一顧神州一涕漣。」又自稟云：「有懷常不釋，百慮苦繁思；日吹繁情熱，期將匏運持。千行憂國淚，五夜扣鐘時；於世果無補，我生亦何爲。」復曾自撰楹帖曰：「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期於天下事，略補涓埃。」吾

人讀此，亦可知劍公志之所持矣。

丙午（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在香港結識香山（今改中山）鄭貫公（時貫公與同志十餘人在港辦一小報曰「有所謂」，復願以「唯一週報」四字，提倡革命，持論甚烈。陳樹人先生及余，亦曾共事於此。）後與趙伯先（即趙聲先生）締交，思想益進。劍公在惠州陸路提督署主幕政時，兩廣總督岑春煊曾急電提督，謂據星嘉坡總領事左乘隆報稱，有革命黨鄧子瑜潛回博羅起事，亟密捕拿，毋使漏網倖脫。劍公閱電，即先秘函香港少年、循察等報，宣揚此事，使鄧君知機趨避，翌日方札知博羅防營。其在粵多年，維持黨人，大都類此；且於報界之主張革命者，保衛尤力。而當日提倡革命諸書如民報、人道、醒世良言、革命真理、猛回頭、救苦救難等集，莫不設法購寄，廣爲傳播。當潘君遂徵檢埋七十二烈士遺骸葬于黃花園時，劍公亦曾捐資交國民報主筆姚易三代轉潘君，爲彼時人士之難能僅有也。

辛亥九月初八日：劍公遷居光雅里（在廣州西關），是晚廣州之西關河南皆樹義旗，宣告獨立；惟粵督張鳴岐不允，飭統制龍濟光派隊捕人，將旗燈槍去，並出示禁止，嚴斥獨立之非。初九日，老城各門關閉，城內外全體罷市，居民數十萬，紛紛遷徙，巡警亦逃，街巷蕭條，問然無人。時水師提督李準駐虎門，與張鳴岐久生意見。但省垣

軍隊皆在龍濟光掌握，濟光雖狡猾，而識陋才疏，非鳴岐敵，故常為傀儡。且頑固特甚。

初十日，城門啓，劍公自歸德門入，經半通、朝觀、衛邊等街，皆未遇一人，至督署右統制行台，晤濟光，略談時事，濟光曰：自己受恩深重，時局如此，只有盡心竭力以報答聖主而已。且謂其兵精糧足，似這般烏合之匪，雖有十萬，亦不足畏。頗具自大倔強之意。劍公曰：「此番來者不盡是土匪，即是土匪，今以響應武漢推翻專制建立民國為名義，人民亦歡迎之。現在天下事，非得民意者不能有成；且其數不惟不止十萬，且亦不止百萬，戰端一啓，恐盡人皆與政府戰。若與戰，是甘為人民之公敵，矧現今之與廣東政府作戰者，不惟外來明來，居內而暗助者，可料也！君其思之。」而濟光麻木不仁，於所言全無感覺。

十一日，劍公復訪濟光，進言無效。又因賓客甚多，不暇再為詳說，日暮遂歸。

翌日，再至統制行台，指陳局勢，譬曉利害，百般解說，龍仍不悟；復勸將張鳴岐關禁看守，銷毀滿清印符，官告獨立，仍推舉張為都督，使秉專政；若不從，則將彼及家屬送港。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語未畢，龍震驚失措，不歡而去。

十三日，劍公仍詣龍處切切詳言，再四請求，亦不獲允；且飛檄至潯梧一帶，催調兵勇，每日皆到數百，晝夜修戰備弗懈。劍公因探悉張鳴岐曾對人言，謂我固無所不可，其決計主戰而誓死勿去者實龍軍門耳。時粵人皆恨龍刺骨，劍公借此諷之，龍慨歎淚下，因喻以代為作書，登報廣告，表明意見，以免惡感日深，後來無立足地，龍諾之。是晚軍隊有賓州義士二人謀刺龍，事洩被殺。龍以與

劍公初十日所云居內作應之言應合，極致疑于劍公。但劍公猶未知也。

十四日，劍公代龍作敬告廣東父老書，親自送交十八甫新街報界公會，請發通稿，廣為刊布，並即另錄一稿寄龍。龍閱後，亟以電話止報界公會，不得登載，旋將書中要語刪改，越一日始送會發刊。時國民報刊載此書，於其後加以批語云：此書與龍軍門同周劍庵先生十四日送來之稿大同小異，惟將「自今以後，但願諸君增加持重，毋涉孟浪，無論如何，總以保全吾粵三千萬同胞之生命財產為重」數語刪去，不知是何意見云云。觀此即可知龍彼時心理奚若。又因十三晚謀刺一事，憤甚，決作殊死戰。

十五日，劍公乘肩輿赴掉粉街訪梁節庵先生鼎芬，二次不見，至東門外路議局訪邱仙根先生逢甲，又不遇（時邱為廣東諮議局議長）。復至爾廣方言學堂，始獲與邱晤，勸其出任幹旋，顧全地方。邱以省中紳士盡逃往香港澳門，孤掌難鳴辭；並謂須有張鳴岐之召，方能出而任事云。劍公遂赴粵秀山上三君祠與張勝營。蓋此數日間，龍部各將領如李萬祥與張勝營子祥馬有發等二十餘人，皆被劍公說服，是晚復商定由李萬祥召集會議，再申意見，決定如三日內龍仍執迷不悟，十八日即舉起與抗。

十六日晨，劍公遣其子汝誠赴香港，查探消息，已仍詣龍寓，而龍猶以效死勿去為言。劍公慨然曰：公嘗言貴部諸將士與公皆一心一德生死不二者，但須知今日世界開通，共和專制，孰優孰劣，何去何從，雖婦孺亦通曉，軍人不盡愚昧，知此義者甚多，隨翹二指以示之曰：其心現在有如此者已不少矣，龍憤極，躍起，力握劍公之臂而厲聲曰：我全軍在此者不下萬人，爾言如是，其人為誰，爾

須指出。劍公笑而答之曰，公今日以此等舉動加之於我，予果即因是而畏懼，又何敢當此全城騷動之時，一人獨往獨來，不計艱危，預聞此大計耶？深念粵垣戶口百萬，爲南省都會首區，今當此千鈞一髮之際，謀之善則瓦全，不善則灰燼，現軍事全權在公掌握，自付予之獻議獨立，必能得公允許，使此邦億兆生靈，幸免塗炭。即爲公個人計；若眼前，若將來，皆屬有福利而無禍害也。時乎不再，千載罕逢，望公速決，勿更遲疑。語至是，龍懷然淚下，移座近前曰，可否稍緩數日，再行定議。劍公曰：事急矣，一刻不容緩也！龍曰，然則必如何而後可？劍公答以只是「從今天斷絕滿洲關係」九字而已。公果能公認否？龍曰，公認便可公認，只恐張不允何。劍公曰，最好由足下帶我去見他面言，我因無辨髮，衛兵不容進，並請公先搜檢吾身，可免却多方疑慮。龍不允，劍公索紙急書七箋，封函上張，遣家人沙某送往，至夜深一時三十分鐘，始得復命，云明日派員到龍軍門處定議。

十七日黎明，劍公之子汝誠自香港歸，言昨晚香港接上海電訊云「京陷帝奔」。全港華僑，歡聲雷動，舉市若狂，競燃爆竹，英國警察，不能制止。劍公喜極，即奔至龍處，報信稱慶，龍默然。膳後，黃培松，志琛承張鳴岐命先後至，交談無甚逸言，惟堅稱昨晚有電，報漢口官軍迭獲大勝，武昌收復在指顧間。劍公聞言大憤，折之曰，昨日京陷帝奔之電到香港，外人亦數呼稱慶，（東京陷帝奔之四字電，當時係出自熱軍宣傳並非實事。）自來官場輒以此類假技，僞傳捷報，欺騙民衆，時至今日，事已至此，不應再作僞，否則徒自欺取辱耳。在在亟宜籌定穩健之策，布置妥協，始能顧全地方，勿使有所破壞，才是正當

辦法。黃志二人，以此議復張，往返兩次，乃決定光復。十八日，張鳴岐派秘書胡銘盤代表，至總商會，早九時集劍公偕雲南李仲德赴會與議，約二百餘人，皆七十二行商人也。胡銘盤代張宣布意見畢，並謂張不願再負責任，即將廣東地方交還廣東人云云。劍公向胡曰，張爲此言，是否故作推辭，借此覬覦，抑或立意捨棄政權？胡曰，張公決意要去。劍公私計張去後龍氏決不能肩此重任，亟歸修書致陳炯明，促其選精兵三百，火速來省，大隊隨後而至。書成，派急足至惠州投遞。嗣接陳氏復書，始知石龍以上路阻，二十一日始達。但當寄書時，尙未推舉胡爲民爲都督也。

十九日，張鳴岐逃，民軍紛紛到省，夜八時，龍以電語約劍公，云要事相商。劍公因夜深未往，翌晨始晤龍，見面即曰，人人言反正獨立好，現在便被人驅逐，不容立足矣。劍公詳詢原委，得悉觀音山（即粵壽山）及軍械局，皆被民軍前往挑畔，意在奪械。劍公因即赴諮議局謁胡都督，陳述斯事，懇請強壓禁止，不行。二十一日又往謁，備言利害甚詳，仍無效。蓋當時民軍，毫無紀律，文化機關，亦多被其摧殘；不但對龍氏軍隊爲然也。番人讀黃晦聞（節）先生兼葭樓詩，壬子（民國元年）題廣雅書院之什有句云「曾見講堂屯馬隊」，可以知矣。劍公見民軍橫橫而政府又不能制止，斯夕痛恨，悲憤不已；故於執政諸公，日見疏遠，即其同鄉龍濟光，亦絕少往還，今更不知何處去矣？龍濟光于十年前曾死北京，無以爲殮；陳炯明埋骨西湖（惠州之西湖），墓木已拱；展堂又喪于棋下，其他諸氏，或存或亡，皆成過去人物。粵秀山亦闢作公園，惟三君祠猶屹立山右，若魯殿靈光也。

清室滅亡之前夜

二夜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義旗一舉，霹靂青天，震動全國，清廷之張皇失措，頗為國者所竊笑，知其國祚之不久矣。是年組織內閣，改銜書為大臣，均為國務大臣，親貴列據要津，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毓朗徐世昌為協理大臣，奕劻兼管外務部，載澤為財政，載洵為海軍，載瀉為軍諮府（即參謀部），溥倫為工商各大臣，善耆原民政部尚書以其接近民黨，改為理藩大臣（理藩部改民國後改為蒙藏院），而以桂春代之。一時論者謂桂春係奕劻之姪婿，雖無從證實，而以奕劻之納賄營私論之，或屬不誣。桂春之舉動輕率，毫無常識，舉具一二可見一斑：是年致試留學生，有載翼輝者，其籍貫不甚記憶，到京後甄錄試已過，在寓專候廷試；時學生分二試：一甄錄試；一廷試，忽被警廳捕去，送法部交地方審判廳審訊，謂其勾通亂黨，圖謀不軌云。經審判廳再三審問，毫無頭緒，經法部咨詢民政部，何所根據，民政部查復據江蘇海州知州郵呈，并將原呈咨該部，以備研訊。原呈所云，支離荒唐之句，不勝枚舉，即就其官銜而論，為「欽加四品銜賞戴花翎特授海州正堂某」，護呈部堂大閱人下，「相告示，又相小說，經地方訊明後，以案關奏交，尙需覆奏，摺尾有請旨飭下該部，嗣後逮捕人犯，需慎重將事，以免冤抑。隱含民政部辦理此案有輕率之遺。此摺係方同劍主筆，原稿措詞尙不如此之圓到，法部尙書紹昌不欲與桂春為難，故酌量改正云。又八

月十九日武昌警報到京，時已下午，時前門外戲園正演夜戲，下令停演，并停止夜市，次日各旗員之顯宦，紛紛屯米，有一宗購一千包者，向大清銀行，即現時中國銀行提款，秩序大亂，人心惶惶如大禍之將臨。迨袁世凱組織內閣，趙秉鈞繼桂春為民政大臣，一反其所為，人心始覺安定。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信然歟！

武昌事起後，清廷命蔭昌率師南下，並督飭薩鎮冰統率海軍，水陸並進，暨於其名曰湖北起事，其實實力所及，北不過大江，南不及橫山；號令所及，不出省城一步。瑞澂先逃至楚豫兵輪，沿江而上，到一處獨立一處，當時論者謂瑞澂之逃督，不啻革命軍之先鋒。迨蔭昌南下，清廷仍日在驚濤駭浪之中，於是起用袁世凱之議；而狂於戊申之罷斥，又未便實行。首先奏請者為御史履晉請起用袁世凱、岑春煊，同時侍郎寶麟亦有此奏，均留中。於是借重疆吏之議。為之奔走最力者，為升任湖南臬司尚任長蘆運司張鎮芳，初面懇直督陳夔龍請其領銜奏請，夔龍辭以項城若係監京卿監司，順理成章。伊督而在本人之前，且係樞府重臣，徵召宜由特旨。若疆吏奏請起用，反失項城身分。轉懇江督張人駿，人駿以姻姪辭，後由孫寶琦時山東巡撫奏請，始授湖廣總督，兼欽差大臣，旋授內閣下總理大臣。共和宣布後，以履晉為直隸勸業道，追改為實業司，遂另易人。一時論者，謂世凱之於履晉有始亂

終棄之嫌，未免諱矣。

伊時資政院。正值開院之際，因軍費無着，載澤為度支大臣，借英款一千萬兩，交院議。時院內議員分欽選民選各半，民選者大半不同意，同意者僅于邦華數人；欽選者大半同意，不意者僅陳懋鼎數人。又因事變之起，由盛宣懷之鐵路國有，時郵傳大臣，院議彈劾，幾於全院一致。不同意者僅胡嗣蔭一人。時郵傳部參議兼欽選議員。

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清廷初令蔭昌率二四兩鎮，南下監督饒鎮冰統率海軍。迨水陸並進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與欽差大臣，節制水陸各軍，召回蔭昌，以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段祺瑞為第二軍軍統，沿京漢鐵路進發。世凱入為內閣總理大臣，以魏光燾為湖廣總督，未到任前，段祺瑞獲理。斯時也，國璋復漢陽，占龜山，疑疑乎有渡江之勢，國璋飛電告捷，並知照北洋。時陳夔龍為直隸總督與北洋大臣，當即電奏，如何渡江，如何防堵防潰竄，並云臣督蒙二年，地理知之較詳等語。電奏後，即電知國璋請其查照，並由電話請世凱談話，云本月接華甫捷電，敵處已條奏進勦防堵方略，世凱復以華甫電尚未接到，尊處條奏已拜讀；但時局小有波浪，請尊處派員至京，面談一切。華甫者國璋之字也。變亂愕然，即派道員胡嗣瑗，沈銘昌赴京謁世凱。世凱一見即云筱帥電奏，切實可行，非躬其地者，不能道出隻字，佩服無既；惟渡江一節，尚須從長計議。緣外交已有問題發生，銘昌唯唯。嗣瑗詢以此係我國內政，外人何故干涉？世凱含糊應之，無結果而散。未幾停戰議和，清廷以唐紹儀代表，民軍以伍廷芳為代表，凡撤兵停戰諸條，紹儀一一承認。變亂嚴劫紹儀，並商致世凱斥紹儀之謬妄。世凱仍請變龍派員至京，面談

一切。變龍仍派嗣瑗銘昌。銘昌辭以疾，改派王克敏，時官直隸交涉使。世凱一見二人，而曰筱師坐鎮北門之功偉矣，某尚能在京發施令者，皆筱帥之力。遂出一摺，曰：此吾請於太后，為筱帥加官銜賞黃馬褂之奏摺也。煩二君轉達筱帥。惟吾為難之苦衷，筱帥有不甚了了者，亦煩二君代為解釋。言罷深深一揖，曰有勞二君。克敏唯唯，嗣瑗仍詢以為難者誰？時世凱始終吞吐其詞。嗣瑗再三詰之，世凱始應之曰，至萬不得已時，絕不拉筱帥下水。嗣瑗應之曰，總理云加恩一摺，當多事之秋，筱帥亦不希異恩與，惟非之愛，不能挽回，潔身而退，亦不幸中之幸也。世凱首肯者再，變龍遂乞體，以鈞鏡芳代無何選國之詔下，詔龍任天津留別議，所謂「挂冠猶及國門前」，言外有餘幸焉。

十一省宣慰使題名

冬 藏 老 人 一

辛亥秋，清廷日在崩潰中，各省革命黨起事之訊，無日無之，長沙太原等處，先後告警，滿漢大臣均惶惶然不知所措。清廷為謀挽救之計，遂以立憲籠絡人心，冀挽回劫運。當時除電各省推舉代表三五人赴京與政府會議外，復於九月廿六日簡放十一省宣慰使，其中多知名士，且皆姻長金石書畫詩詞歌賦者；為蘇張謇，浙湯壽潛，閩江春霖，贛謝遠涵，湘譚延闓，魯柯劭忞，粵梁鼎芬，桂趙炳麟，滇王人文，晉渠本翘，陝高增岱。上列諸人，均藉本省，實隱含自治之意。無如革命之勢，已若狂瀾，非宣慰所可挽矣。

從辛亥革命說到乾隆朝的侮辱漢人

徐復雪

辛亥命革，以武昌一炮，振大漢之雄風，開中華之新運，其為民族史金光一頁，為我同胞所當永誌弗諼，自不待論。語夫滿清之所以亡，蓋積弊因以成一果，如外交，如政治軍事，而甲午之戰，戊戌之變，庚子之禍，召外侮，廢紀綱，釀為土崩瓦解，其顯然者，種族之恨，應為衆因中之主因。以予個人所經歷者言之，當庚子以後，學校青年，悉在維新派革命派兩種思潮鼓盪之下，民報和新民叢報幾乎人手一編，報上的大政論家一邊是精衛漢民一邊是任公，舌劍唇槍，龍爭虎鬪。青年讀者們亦就被催動著議論不休。說到政治不良，就有人懷疑到「將來的政治是否改良？」說到前途福利，就有人擔心著「眼前的犧牲太巨」惟有提到種族之夙嫌，國民之自立，則人人都有「舉目河山」之感，所以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風從，異口同聲，「不管怎樣，非出出二百多年的惡氣不可了！」滿清竟被道無範圍的「心潮」所衝沒。

提到中華民族不甘被人統治的天性，是凡有歷史常識的都明瞭的，人說中國人常被外族屈服，這自然是不可諱的事實，但試問遠金元清那些強者而今安在哉？風伏是一時的，是申縮的，民族意識永久深藏，千餘萬代，不過有隱有顯而已。惟其受壓而伏，又乘機而興，再接再厲，愈見抵抗力之強而久。

說到滿清，平心而論，不但清初的武力極盛，就是二百多年的政治，實在比明朝的嚴嵩政治，魏忠賢政治，要高明些。但是「滿漢」二字無法消除，終究是地雷火藥，遇機而發。清代的君主如康熙如嘉慶，如道光，咸豐等未嘗不禮重漢人，且遇漢人與旗人互訟，有時特意偏向漢人，

如康熙詔斥鳴禮，維護張伯行播為美談，然即此已是「不能融洽無間」之反映，况又有所謂「文字獄」，所謂「旗員專制」，「旗兵世祿」及「駐防」等事予漢人以不良印象乎。

人謂章太炎之提倡革命，是因讀東華錄而「無名業火高千丈」拍案而起，其感情衝激，在乎文字獄。夫文字獄誠為苛政，然尚是歷代相沿之惡習，明漢武嘗以「殊」字為「歹」而殺人，又以「門」字有「鈞」以為阻其升堂而又殺人（人國子監之門也）皆無理之尤。以此而論，則清文字獄如「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奪朱非正色，異師亦稱王」固不得謂之無據矣。况當明清遞嬗之際，故國之思，流露行墨間，在漢人則為不忘本，在清室視之則為反動，此乃勢有必然，即果於殺戮，猶不失為明火強盜。其最不可忍者惟乾隆一朝中對於漢人妄殺之外，更用「辱」字詆。於用兵不曰「綠營怯懦」，即曰「八旗神兵」，而柴大紀以提督伯爵，百戰勳勞，因失禮於「御兒福康安」被毆冤死，楊天相以獲盜安良為總督，蘇凌阿所忌斬首海口。其妻弟傅恆，及發伴和坤專權納賄無惡不作，漢人仰其鼻息，趨承恐後，敢以賄成。六十餘年中殺官員二百餘人，漢人居十之七，滿蒙居十之三，多數以贖論死，而謂外賊者，則進獻太少耳。故乾隆一死，和坤為嘉慶所誅，抄沒家產佔有敵國之富，而官場習食習詐之風已不可救矣。乾隆之諷旨誅批於漢人不曰「腐儒」即曰「習氣」動以「我滿州」「我世僕」忠實要敢驕矜天下，此其令人憤鬱激昂，又何必顯然之文字獄而後動氣耶。至嘉慶之誅和坤，殺伊桑阿，魁倫而崇獎朱珪李長庚，咸豐之敬重杜受田，賞拔曾國藩，而於拍俊香英執法不少貸，故洪楊之役尚得挽回幾許之人心，延六十餘年之氣運，然無救於亡，皆乾隆一朝和因大惡之所致也。

辛亥革命時代的青年服飾

孫伏園

新世紀的曙光照臨中國，也和他

首先照臨歐美一樣，把前時代青年服飾上五光十色的刺繡、織錦、鏤花等等一掃而盡；代替的不是灰、便是白、或是黑、總之是人們都把他手邊的一具分光鏡收起，心甘情願的暫時做一下色盲了。

辛亥革命以前十年，我自己十歲上下，也就是庚子拳亂前後，我情清楚楚的記得，那時的青年是包裹在何等五光十色的錦繡之中：杏黃綉緞的長袍、天青綉緞的馬褂、雪青杭紡的汗巾、葵綠或棗紅挖花三套雲頭的粉底鞋、再加上甚麼套褲、紫腳帶、摺紙扇、眼鏡袋、瓜皮小帽綴上寶石、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真不知道他要幹麼！自然這些色彩和材料，是我隨口說的，但我相信這是個一般的例

，並不是個極端的例。男青年如此，女青年更甚。

庚子以後漸漸的不同了。庚子到辛亥這十來年，中國青年們的服飾，一天一天的由紅綠變成黑白。先從頭上看：搽油的漸漸少了；髮梢附着大帶各色或黑色絲線的也少了，只代以一條短短的黑色絲繩，那時叫作「混八股」；頭髮有的漸漸的往裏推去，把長頭髮只留圓圓的一小塊，作今日德俄式光頭的準備；有的蓄着極長極厚的劉海髮，把平常應推的一部分完全蓋起，往往整年的不推髮，作今日英法式分頭的準備；時髦的，或在日本的學校上學的，大抵把長髮也剪了，剪了以後便談不到甚麼頭髮上的裝飾了。

其次是全身的服飾。先討論質料

，從前或綢或緞或緞，這時完全不用了。最普通的是藍竹布長袍、黑呢馬褂，斜紋布直腳褲、白線織襪、黑羽緞面單紅皮底鞋。這些材料全是外國貨，那時青年的愛國思想並不表現在提倡國貨上。當前的問題是如何推翻異民族的統治權，辛亥革命以後的五族共和學說還沒有萌芽。一切外國的東西都是好東西，這一類思想正在這時開頭；所以全身服飾盡是外國貨，在青年們也絲毫不覺得可羞。

回想起那身服裝來，有幾點是立刻會想到的。

那時的長袍一面承前遺的餘緒，一面做西洋的外衣，大抵長度過膝半尺，既簡便，亦美觀。今日我國忽有若干統袴公子，既恥效西洋男子的立領便服和翻領便服，卻偏愛西洋女子的垂地長袍，影響唯恐不速，對於三十年前的前輩青年實在應該愧死。馮玉祥先生近有長袍應推去一尺之提議，我對於這些墮落青年所提倡的垂地長袍且有甚深的惡感。此其一。

那時青年對於小褂和褲子問題，並有多少考慮，褲子由綁腳改為直腳，小半模倣西洋，大半取其省事。這一個問題至今沒有解決。今日衣服論及

有大批的西式小褂(襯衣)發賣，青年取其價廉，大抵服用，但與舊日習慣大不相同，於是產生了所謂「西衣中服法」，——把襯衣拖在褲子外面！襯衣雖廉，袖鈕必須買舶來品，太不值得。而直脚褲畢竟在西洋也有許多人討厭，騎馬乘車，均特有設備，我們實在沒有模倣的必要。我以為至少長袍之內，絕對須服中式襯衣，褲子也必須綁腳，我們今日應比那時青年

辛亥年的光頭教員與剪辮運動

茅盾

辛亥年暑假後，我由浙江省立第三中學(在湖州)換到了省立第二中學(在嘉興)。進的是三年級。二中的算學程度比三中高得多，教師又頗頂真，我不得不「迎頭趕上去」。最初的一個月，我幾乎是「全身心浸在算學裏」了，——一面要自己補習沒有學過的，(那是因為換學校而得來的一段脫節的空白)一面又要接受新教的，我簡直除了算學以外不知有何物，

更簡便徹底些 此其二。

那時我們有雙重國難：國在他人手中而又遭難，好像家宅被強人佔據而火災忽起，主人卻站在街上看急。那時主人的一身服飾則如上面所舉。現在強人雖去，火災更甚，那麼主人爲便於救火起見，應該有甚麼樣的服飾最合式呢？有志的青年實在值得考慮一下。這便是我最後一點感想了。

或者說，不知「人間何世」罷？

二中和三中雖然同是「省立」，而且一在湖州，一在嘉興，學校所在地的風土人情也可以說完全一樣，可是校內的空氣頗有不同之處。算學的特殊注重與特別不注重，是一端；其次便是三中的教職員中只有一位新來的舍監是沒有辮子的，學生全有辮子，但二中却頗多「和尚頭」。校長是個假辮子，據說因為是校長，常常要見官

府，只好「假」將起來。但在學校中，也常常不裝假辮子。英文教員之一，「到過西洋」，自然沒有辮子。體育教員大概只到過南京或上海，可是也沒有辮子。兩位算學教員，也沒有辮子。國文教員中有三位(朱希祖、馬裕藻、朱蓬仙)，據老同志說，也都是校長的「同志」。但據我那時的實地觀察，有一位常常光頭上課，另一位雖然可不戴瓜皮小帽而垂辮，然「形跡可疑」。第三位如何，我記不清了。

有這麼多光頭教員，自然會教出光頭學生來。在我進校的上一學期，這省立二中發生過「剪辮運動」。結果是我進去的那一級裏，剪得最多。這些光頭主義者有幾位過了一個暑假從家裏出來，便也變成校長的「同志」。原因不一：有的是家庭不答應，有的是因爲出校去太惹人注意。然而徹底的頭主義者，在全校中也還有十多位，而我這一級裏的佔半數。記得三中裏也有一位同學沒有辮子，但他是大病一場不得不「犧牲」，身藏醫院醫費爲繼。二中的又一空氣是教員常到學生自修室——來閒談。這不足爲奇，假使從「封建關係」上來看。教員大多是嘉興府屬的人，教員和大多數學生中

間轉轉抹角都可以攀上
誼，或者鄉誼。我所在
裏，大概有二十位同學
係上，和兩位算學教員
這兩位老師便常來閒談
一份「光」，真是「常若」
者大概也想像得到：一
自修室來閒談，談着談
似的問你道：「幾何」
弄能？不要怕，不難，
學的。不過中間脫了一
的沒有弄熟，那就是神
」接着他就叮囑同班的
時教你。這時候，你會
上叫你出來「面試」還難
覺得倘不把算學弄好（
不夠），就好像太不幫
；我之所以不得不「逆
在也就爲此。

在辛亥年，「光頭」
幟。二中的校長和教員
，不用說總有點「那個」
過一位藏蘊烈烈的革命
但在那時候，陶煥卿早
興城裏住的，似乎有范
少幾個年紀大的學生知
到范府上去「聽講佛經」

飯以後幾何教員（他是計仰先）的「閒談」。他一跑進自修室，就朝裝假辮子的同學說「假辮子用不着了」然而那時他自己却例外地裝得有一根假辮子。於是在同學間，他回答的局面下，他說了許多話。也許是因爲無關於辮子，我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只記得他說話時頗氣促，而且臉都漲紅了。

這天下午功課完畢就有好幾位同學請假出校，到東門去買上海報。這大都是等候上海車來，上車去同車中旅客轉買的。晚上自修室裏最多的議論是剪辮子。但是第二天忽然全校的「光頭」都裝上了假辮子。據說是一位光頭的通學生早上來校在街上大受「愚民」注意，說他是上海來的革命黨，所以全校的「光頭」都臨時戒嚴。

接連幾天，沒有新發展。也照常上課。不過幾何教員請了假，由代教教員代課。也仍舊有學生到東門去買上海報，不過更難買到了。記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自在自修室，忽然那位體操教員跑了進來，一看人少，似乎很拘與，凝疑了一會，就叫我和他一同到東門去走走。我是新生，而且年紀最小（十五歲），妻來和教員沒有交際，一時竟回答不

來，可是被催促着，就跟了他去。

我那時還不認識嘉興城裏的路，也沒上東門去買過報，什麼都外行；而那位體操教員似乎也不在行，也沒有算好上海車到的鐘點，到了車站時，車剛剛過去，上海報自然買不到。他又一次掃興，便要在車站附近小酒店裏吃酒，自然是他請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說了不少話，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記得一句是：「這次，革命黨總不會打败仗了罷？」他說時是那麽正經，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有點「滑稽」。

以後是學校裏的空氣漸漸緊張起來。不爲別的，却爲了領不到款，有斷炊之慮。提前放假的呼聲也高起來了。上海光復後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實現。離校回家的早晨，我聽得同學們傳說，光復上海的「志士」中有我們那位幾何教員。

那時我家鄉的官是一個旗人，因而紳商們覺得不免要流點血。幸而那個武官，「深明大義」，加之商會裏也籌得出錢，于是平安無事就掛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護送」出境了事。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辮子的

「儀式」。有人主張先剪一半，有人主張四邊剪去，只留中間一把，依舊打辮子，盤起來，藏在帽子裏；更有人主張等過了年看個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快快變成和尚頭的。

學校裏却來信說開學了。我于是再上學，沒有辮子。好幾位老光頭教員都不來了，「另有高就」；只是那位生有「反骨」的體操教員仍在。有人說他曾去打杭州，不過半途而廢。他還是常到我們的自修室來閒談，似乎常常帶點牢騷。

新來了一位舍監。因爲舊校長當過軍政分府，此時事忙，只能掛名，所以這位新舍監是大權在握的。他的新政是巡視自修室，自修時間禁止學生往來或談笑。這在革命以後我們自然認爲太專制，於是報之以搗亂。他的回手是記過。終于，在大考完了那天，我們自修室裏幾位同學在外喝醉了酒。回校來質問他記過的理由。還動手了，打碎了佈告牌。打過後大家回家去了。不久就得了學校的通知：除名。我是一同去喝酒的一人，不會出手打，然而在大考以前我確曾把一隻死老鼠送給那位舍監，並且還在紅封套上面題了幾句莊子。因此，我也永別了省立第二中學。

雜城小記

宣 國

辛亥革命的那一天，我曾「躬逢其盛。」是日我從武昌法政學堂復試而歸，家人奔走相告：「現在真要反了！革命黨在城內，被制台殺了好多！」次日（陰曆八月十九日）雖然是個晴天，可是太陽是黯淡的黃，特殊地悽慘動人。廚子說：「今天許多菜，是買不到了！」男用人一會兒來說：「城門已經關閉，革命黨要打進來來了！」登時忽然聽見天空嘩啾之聲，鬧個不休。家人的惶駭，一小時比一小時來得個緊張。我們花園中，有一個小閣，登閣樓可以遠望蛇山，也不見得有什麼異人之處；不過鎗聲是繼續的不停。隔壁人家，——黃岡劉氏，平日是以多放炮竹出名的，在天井中拾了兩顆槍彈。我們聽了這個消息，嚇的非同小可。

薛團二叔，是住在蛇山的前面，比較是繁鬧的區域，隣近又有高貴的旗人居住，頗為不妙，祇好遷地為良。於是全家大小，連同自長沙趕來湊熱鬧的聲木三叔，一同湧到我們家裏

居住。晚上小弟們都是兩人一床，打破從前睡眠的紀錄。」

常晚人們紛紛議論，明天如何出城，如何逃難，城門都閉了，祇有繞城一法，比較切實可行。三叔說：「我的運氣太好，生平轎子車船都坐過，祇有繞城的風味，還沒有嘗過，明天要帶燭之武，好不開懷！」我父親雙井老人笑道：「你的眷屬在長沙，你不着急，還有這閒情逸致嗎？」

當夜各人就寢，一宿無話。次早我父親還想觀望幾天，母親吩咐廚子，將家中所有雞鴨，全行宰割，以便這頓大家庭餽饌一番。但是二叔因為他家人食指浩繁，不欲久住，急於離城而出。於是我們也準備出城。

我家靠近寶陽門，平日散學之後，往往隨同塾師，登城牆覽觀，看文華書院的軍操，有風則披襟當之，下瞰城闕，不免慷慨危懼。此次每人花了一二元銀幣，個個都被綁起來，便是平日登臨眺覽之地，我們總算與這段城牆共了甘苦呢。

繞城的經過，非常滿意，苦力們異常小心，徐徐下城，我們個個都感覺安全舒適、可是高厚的垣墉，多有荆棘叢生，有時不系刺手，可以說得是美中不足了。

一羣人物，都隨著二叔過江到漢口去息肩。我們三弟兄隨侍父母，帶了男女用人各一名，走到漢陽門，雇到子過江，言明單程二十元。（平日不過一元）走到江心的時候，刻船忽然停了，要我們照付船資。父親狠爽快的拿出官銀票二十元，交給舟子。舟子大怒，說「非現款不行。」父親說：「身邊無現款，到了漢口，自有籌現款的辦法。」舟子說：「你們沒有現款，我們就要推你們到江中喇。」大家面紅耳赤，急得非凡。幸而我們弟兄和用人，即出私囊，還有現款二十餘元，因此便安然渡江，否則真是不得交割了。

我們到了漢口之後，摒擋些私事，便上新濟輪，預備到蕪湖暫避。晚間又領略了焚燒洋關的火景，遠遠聽見隔峯武昌的砲聲，隆隆不絕。到了蕪湖之後，方纔知道二叔的家私什物，已被劫一空了。

半個月的民軍營長生活 甘霖

辛亥反正的那年，我雖然只有十六歲，但我讀書的學校，是北美長老會所設立，所受的教育，是美利堅共和國式的教育，對於民主主義，認識較先，思想也較自由，因之教職員與學生秘密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工作的有六十餘人，佔全校人數四分之一，靠着外人做護符，胡清的文武官吏，投鼠忌器，對於我們不敢干涉。於是我們的工作，除了向各方聯絡外，更製造炸彈，供給同志的需要，收藏軍械，準備舉義時的應用。

三月廿九之役，舉義的黨人，剪髮的居其多數，事後，粵督張鳴岐下令緝捕無辜市民，士兵殺得一無剩者首級，即得賞金二百元，風聲鶴唳，全城震動，冤柱死的不計其數。後由各教會學校校長合請美英駐廣州領事向粵督警告，其事乃寢。

武漢舉義，各地紛紛響應，廣東各地同志受了香港支部的命令，也紛紛的向內地活動，分三部進行，第一運動軍隊（包括新軍水陸師巡防營等

），第二運動各地鄉團民團，第三電勸各地幫會與土匪流氓地痞，尤注重股匪，因其有犀利的軍火。是以當時廣東的民軍首領，多是綠林好漢，如李福林、陸蘭清、陸領、袁帶、周康、何義、鄧江、胡新等等，無一不是綠林出身，其所統帶之民軍，是三合會員及土匪參半。分子雖稍複雜，但彼等仇視滿清之心，較一般商民來得深切，而且不怕死，肯打仗，平時只能夜行晝伏，不能在大路通衢往來，或者寄託在澳門過他嫖賭生活而已，現在既有黨人向他們運動，由土匪而變為軍隊，等於化臭腐為神奇，他們是樂於聽命組織揭竿而起了。

那時我會參加一股土匪反正的工作，統率了五百多人。記得起義的一天，是夏曆九月二十日，那時廣州已經在十八日易幟，風聲一播，全省歡然。我受了幹部的命令，在兩個星期前已經和土匪頭腦商洽妥當，臨到起義的前夜，我攜的款，只有五十多元，買了些白布做旗幟和襟章，又臨時

刻了一顆印，只賸得三十餘元，這三十餘元，又有什麼用，有位同事就向我獻計，軍餉即有辦法。

當我們五百多人旗幟招展，浩浩蕩蕩步入某鎮時，那鎮上的商會會長和紳耆們都逃出郊外一里多來迎接我們。我那時穿了一套學生的制服，佩了一把指揮刀，等於一個體操教員，前前後後擁着三十多個手槍隊（衛隊），由兩人吹喇叭前導，率領五百多人入鎮，經過的街道，男男女女多出來觀看，甚至有燃放爆竹表示歡迎，有些還說「你看這個革命黨首領，只有十多歲，真英偉啊！」其實我的職務是營長，說不到首領。

五百多人的槍械，說來也很滑稽，固然槍枝是非常複雜，新舊合併，不下三十餘種。最可笑的，炸彈十之八是假的，而用牛奶罐，香烟罐藏些砂泥，外用白手巾包着，誰都不敢鄙視他，真的假的，只有提着的人自己明白。軍服呢，更談不到了，營長副營長隊長等只穿了一套舊的學生制服，其他呢，盡是開襟的短衣，民軍和平民的分別，只有左襟上的一張三寸高二寸闊白地黑字蓋了一顆印在名字編號上的襟章而已。

到達鎮裏時，各商民送了許多食品，簞食囊糧般的歡迎，以為我們是拯救民衆於水火之中，脫離專制，得享共和民主的幸福，因此全鎮歡動。不到一小時，依着我們預定的計劃，就開始活動了；第一拿捕土豪劣紳，在三小時的短促光陰，竟拿到二十多個，他們的家人，嚇得魂不附體，多方託人來講情，於是分別情節的輕重，而定罰款的多寡，由五百至五千不等，還要他具結從此不反革命，安分做良民。如此一來在幾小時內即得了兩萬多元的軍餉了。於是真所謂「兵精糧足」，大家更勇敢百倍了。

第二，就是下令強迫民衆剪髮了，分派兵士拿了旗幟遊行，并帶了剪刀順便替商民剪髮，有些守舊的老學究和鄉民，爲保着辮髮，不敢出門。有些聯合幾個人一同去辯，舉行一次聚餐，并放爆竹，一面是慶祝，一面是誅除不祥，這種舉動，怪可笑的。

第三，是拆除偶像，所有鎮內外的廟宇大小偶像，一概由兵士們打毀，廟宇把來住軍隊，那時的民軍，權威最大，鄉民迷信，對於我們這種辦法，異常反對，但是誰敢挺身出來說話。事後半年，政治漸上軌道，才有

些廟宇恢復舊觀。而在當時，我却認爲是得意之舉。

當時的民軍，雖有統領（等於軍長），但因為沒有組織，自然談不到紀律，且分子複雜，管束極難，作奸犯科的軌外行動，不到幾天，便漸漸的腐化與惡化起來。因為他們多是土匪地痞流氓幫會的出身，思想行動，平時都沒有常軌，而今佩了襟章，帶了軍火，公然變爲軍隊，不用說，真是如虎添翼，暴戾恣睢的報仇雪恨，是意中事。因之社會秩序異常混亂；而且他們每天吃香煙上茶館零用的錢，平均要一元多，有時還要嫖妓，試問軍部既不發餉，錢從何處來。當初的幾天，得意洋洋，興高彩烈還有些紀律，後來便漸漸的越出範圍，勒索敲詐，甚至擄人勒贖，無所不爲了。長官要靠他們擁護，而且也是土匪首領，誰也不能管誰，沒有餉發，有什麼方法來管東士兵呢，只得半痴半傻的放任聽了。這差不多是起義前後兩星期內民軍的普遍現象。

我爲了環境惡劣，做了半個月的營長便離職，離職的原由，是因爲有兩個兵士拿了槍去搶鄉民，給鄉民捉獲，解到營部來，人賊并獲，身上還

帶了營部的襟章。我當時就依軍法辦理，把兩個犯法的兵士槍斃槍決。到法場看熱鬧的人，都說我軍法嚴明，商會還派了代表來說我們的軍紀很好。詎料當晚軍中便鼓噪起來，有幾十個不守紀律的兵士，到處煽惑其他隊伍，說我們是爲擁護某人，故來當兵，今因些小事情，便要打靶，真不值得，我們一同去和他（指營長）談判吧。那時我靠着近身的衛隊三十餘人，都是我的心腹，且有新式犀利的軍火，得着兵士協助的消息，馬上離開營部，把軍權交給副營長代理，而這一夜的風潮，才平息下來。我呢，帶了三十多名的衛隊，離開營部，向上級長官辭職，就此卸下戎衣，再返學校，重過我的學生生活了。

那時我是一個中學生，靠着一股熱氣，和同志出來組織民軍，怎知處理不善，而弄出這樣的結果，事後追想，非常好笑。其實說起來，我還是不幸事，當時民軍長官給部下殺死打傷的有好幾十個呢。因此這班烏合之衆的土匪民軍，不到數月，便給和督陸續解散，地方的秩序，才逐漸恢復。然而商民已受累不鮮了。

亡國士大夫葉昌熾日記中所見

萍· 蓀

近人所寫日記，值得一讀的當推吾鄉李尊客君「越縵

堂」，湘潭王壬秋的「湘綺樓」，其次便要算長洲葉昌熾的「綠簾廬」了。葉昌熾是個金石家，又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光緒二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侍講，督甘肅學政，以疾辭歸。當時跟他交往最密的有潘祖蔭、吳大澂、汪郎亭諸人。告歸以後，常住蘇州，閉戶著書。遺有藏書紀事、詩話，石邠州大佛寺題刻考等書。卒於民國五年底。

壬子辛亥之間，陪清政日非，輒悲憤交加，故日記中嘗痛斥當日秉政諸臣的不是。光復後，以亡國士大夫自居，對一班世受清恩而為民國官者，尤示無限痛恨。所以這兩年中的記載，多與時事相關。在他的筆下，雖然有些些地方不合時宜；但在我輩看來，那一种可笑而又可憐的見解，倒也別饒風趣，譬如辛亥九月廿四日那天，蘇州地方人民因畏張勳軍隊下潰，紛紛逃避，而葉氏則謂：「……張軍即無紀律，論逆順之理，總為王師，何以畏之如虎？引領以望者亦惴惴，恐玉石之同燼，豈非古今之大變，到此真無從措一詞矣……」張勳軍隊的機橫沒有紀律，是人盡皆知的，若說因是王師而硬要叫大家飽嘗其「奸淫掠略」之味，這又有是什麼話說呢？

葉昌熾雖是漢人，在滿清却正是耿耿忠臣，見愛新覺羅氏的江山失其半壁時，簡直有點痛不欲生的樣兒了，如同月廿九日日記云：「紫雲孝廉旁午來談，言此黑開世界，豈瓊嶽穢，正需桓侯之一怒，握拳透爪，義形於色。吾宗之健者亦吾黨之同志也。」諸如此類的記載很多。茲錄於

后，以博讀者一笑。

【八月廿一日】……送客後，案頭見報紙，驟然有武昌失守之信，駭甚！武漢為水陸通衢，江波騰沸，且夕聞耳。革黨屢起屢墮，非有新軍，終不得逞，我虎堂與，誰之咎歟？吾輩處危難之下，安能瓦全……

【廿二日】適送報人至，又見漢陽失守，革軍已渡江而北佔兵工廠，來福槍二萬枝，過山砲野砲皆為所有，虎堂出柙，不可制矣……為劉勳參議趙雙忽雷圖，作長歌一首，苦吟至深昏方睡。際此天地翻覆之時，白頭老翁，猶按檀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叔寶豈無心肝耶？

【廿三日】報述鄂亂勢益漲，閩鄂鈔，瑞激毫無防範，禍機猝發，省城失守，實屬辜恩瀾職，若即革職，暫署湖廣總督，以觀後效。並君軍諮府陸軍部派陸軍兩鎮，赴鄂剿辦；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迅速前往，所有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楚之荆宜，湘之長沙，蜀之重慶，嘉叙流言紛起，茫茫大地，如炸彈爆發，頃刻燎原。新政收效，固極神速，鐵路國有之政策，又足為導火線；夫已氏之肉，其足食乎！

【十月初二日】聞滬市有江甯新幣，風波稍定，此間金融仍無流通之望，機匠已什百成羣，挺險可慮。叔彥來，以道義切劘，章絃可佩，旋轉乾坤，惓惓於項城之一出，則未敢信為篤論也。伯英來，前兩日已有避地之說，人言整整，今始知為訛傳，一牛鳴地尚能造言生事，無怪漢埠

情開風潮也。閱邸鈔，發者欽顯皇后宮中遺幣二十萬兩交袁世凱賑貸災民。

【初七日】江防戒嚴，訛言紛起，廣州將軍鳳山赴粵履新，甯粵岸被炸。韓院湘到，遠至關中，皆有警耗。戡安嚴來，商辦同巷守望，言湖口軍變已確，九江岌岌，淪陷在即。湘蜀日來無安電，人心已去，大命將傾，吾儕小人，不知死所。寄申甫同年一函，和留別詩四章。傳聞武進（編者按：指盛宣懷）為諮議院所劾，革職永不敘用，禍天下者此人也，薄懲奚足以蔽辜。

【初十日】閱邸鈔，瑞澂不遵旨帶罪圖功，電奏兵艦煤盡而至九江，九江兵變而至上海，貪生喪恥，實堪痛恨，着張人駿派員迅解來京，交法部嚴訊治罪。

【十二日】朝廷下詔罪已，有云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川亂首發，鄂亂繼之，陝湘警報迭聞，廣贛變端又見，巨身鴻騰，人心動搖，……

【十三日】保定正定灤州皆有警耗傳聞。太原兵變，申甫同年不屈被戕，前函猶未達也。臨危授命，在疆臣中庶無愧色，吾同年為不死矣。

【十四日】早儀黎若皇皇然來，云上海去矣！今日黎明，介福網莊遣僕來報告，不得其詳。徐杏生旋趁早車來，言日略開北巡防局及城牆均白旗飄颺，獨貼軍政府佈告。革軍何自而來，官軍何以一無抗拒？耕市者勿止，芸者弗變，湯武所不能行者，何功德而至此？真不可思議，勢不得不出探之……接閱報紙，已宣言昨日八鐘革黨占領上海城，並藏「中華民國長官李」安民告示一通。李者，即李平書也。又軍政府示一通。滬道出避租界，田大令尙在城。九點半鐘道署火，十點鐘縣署亦火，嗟呼！上海果

棄如敝屣矣，浩然一歎，即忽忽歸……

【十七日】閱邸鈔，讀申甫同年死事，優詔予諡照總督例賜卹。但有褒忠之典，並無討叛之詞，太阿之柄已下移矣。又讀佈告天下臣民詔一通，其辭哀痛而迫切，不禁放聲一恸。

【十八日】攝政王引咎自退，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仍以醇親王歸藩邸，歲俸五萬兩，以世徐兩相為太保保衛，聖躬所有用人行政，內閣總理大臣各担責任，……則寡人之局已成。

【十一月十一日】閱邸鈔，奉皇太后懿旨，唐紹儀電奏人民志願改建共和政體，今日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以何者為宜，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著內閣迅將選舉法擬定施行，剋期召集，彼此先行罷兵，以奠羣生而弭大難。天乎！朝廷愛民如子，舍己從人，至德如天如地，忽唐虞而上之。草莽小臣讀之，尚泣數行下，彼受皇恩至深而反噬最先者，真窮奇變詐之不若。六十年來，絳冠之難，拳匪之難，幸逃浩劫，桑榆垂暮，猶遇此諸天之禍，不能稍効涓埃，以報君父，雖粉身碎骨，奚足贖哉！

【十三日】報載唐紹儀電奏，原稿有云：和議一敗，戰端復起，度支竭蹶可虞，民生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外裂心乘，宗社之存亡莫卜。以此惘惘之辭，施於君父，陳橋之變，匡山之禍，何一非欺人孤寡，天乎！噫嘻！

日記中所述，不僅以亡國大夫之立場來看辛亥革命，發許多忠君愛國而眼見國亡不得挽救的牢騷，其他記當日社會情形，人事變遷之處也極多，不失為參考之好資料也。

辛亥革命各省光復紀略

謝興堯

一、革命爆發的經過

辛亥革命之原動力，大部分是含着民族運動的，這種運動來源甚長，道咸時，洪楊所建的太平天國，便是民族運動的曇花一現。中間夾着英法聯軍外力的壓迫，這時滿清政府是應當完結，但憑持一部分漢人的努力效命，滿清的統治權，仍得維持下去，結果只演成楚人與粵人大殘殺的慘劇。自此以後，民族思想與革命運動，日益激烈，而滿清政府本身，後屢次喪權割地，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處處使人民痛心疾首，而刺激其愛國熱忱。至清朝末葉，因革命之潮日甚，雖心力日強，清廷為維持其統治體計，一面用拖延政策，宣布預備立憲，冀和緩人民排滿的空氣，一面則成立陸軍部，全國分設三十六鎮，責令各省剋期訓練新軍，以鞏固中央地位。當時政府為想敷衍人民改革政治的熱望，除由中央派員出洋考察政治外，並於各省創設諮議局及資政院，以代表民意。其實都不過是粉飾新潮的一種裝飾。當時最緊急的，便是鐵路問題，清廷的高壓政策畢露，所下各省的上諭，常常有「勸」字。時慶王孫勳為內閣總理大臣，盛宣懷為郵傳部部長，厲行鐵路國有，而川漢、粵漢兩鐵路，新由川湘鄂粵四省人民集資向美商贖回，忽聞政府又借外債作為收回鐵路基金，四省人民羣起反對，以四川為尤烈。川督王文韶，湘撫楊文鼎先後代人民奏請收回成命，均奉嚴旨申斥。無派趙爾巽督

川，嚴加整頓，於是鐵路問題便成革命爆發的導火線了。

二、湖北、湖南

宣統二年辛亥三月，革命軍起義於廣州，湖北受其影響，鄂督瑞澂急下戒嚴令，厥後寂然無事。到八月初旬，督署又接得粵督及外務民政二部電告，說革黨巨魁黃興，已率其黨人來鄂，定中秋夜晚起事，屆時又無事。謠言屢起未驗，人心稍安。但地方官吏，則疑懼日甚，極力窮治革命黨以祛亂源，甚至見「短服」、「洋裝」、「斷髮」者，均疑為革命黨人，而以莫須有治其罪。這時湖北官吏，除總督瑞澂外，統制張彪，統領陳得浦，巡警道王履康，軍事參議譚忠等，皆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之人，嚴行搜捕。但英俄兩租界，小朝街、黃土坡、千家街，湖廣總督署諸地，隨時發見革黨蹤跡，及彈藥手槍等物。乃戮其首要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人，捕其同志五十餘人。至八月十八日搜出革黨名冊，多係軍籍，瑞澂大駭。十九日，以槍彈發旗幟，使捕張廷輔，繫之於獄，於是軍界人皆自危，決計發難，至晚間，首由工程八營墜下肩章，臂綴白布，槍斃不從起義排長。城內外各營響應，駐城外之砲隊，更架砲於蛇山炮台二處，預備轟擊督署。張彪被擊走，參謀譚忠，藩司述申，先行潛匿，瑞澂則匿於楚豫兵艦，武昌全城，遂為革軍所佔。翌晨，分兵渡江，漢陽之兵工廠，漢口之巡防隊，皆一律服從，一夜之間，湖北竟獨立完成。

光緒庚子七月，北方即匪樂禍，京師不守之時，湘人唐才常欲舉義於兩湖，謀洩事敗而死。越六年丙午，瀏陽醴陵復謀舉事亦未成。蓋湖南民性最激烈，革命思想較他處尤重，至辛亥八月鄂省既獨立，都督黎元洪咨文至湘，謂：「湘鄂犬牙相錯，於勢為比鄰，於道屬一家，地居上游，足以壯鄂之聲援，累富倉實，足以濟鄂之糧糈。今四川下矣，廣東舉矣，江南凱旋文紛紛電告矣。」（按上三語非當時事實，為激刺人心計，故為此說。）素稱開通之湖南，誠不解徘徊觀望者何居？譚嗣同，唐才常諸公倡始於前，陳天華、姚洪業、禹之謨、楊篤生接踵於後，皆不惜一身，以救同胞，湘上同志，務宜激發義風，匡復漢業以清二百餘年之胡氛。」是時見者，多慷慨激昂，預備獨立。初湘撫楊文鼎，以湘人多反對鐵路國有，欲假格殺勿論之上諭以示威，頗受湘人攻擊。楊去余誠格至，派員婉勸紳民，一面嚴飭司道，禁止民間之活動，一面調新軍駐城外，以備萬一。時有瀏陽革命黨焦德峯，秘密運動新軍反正，九月初一日，新軍遂由兩路攻城，殺統領黃忠浩，巡撫余誠格開槍聲，亟逃出乘小輪遁，學使兼藩司黃以霖聞風逃匿，惟巡警道威朝卿，勸業道王曾毅，長沙令陳瀛等，不降被戕。湖南省垣遂為革命軍所佔領，衆欲舉諮議局長譚延闓為都督，譚辭不就，乃改舉焦德峯為都督，陳作新為副，另舉譚延闓為民政總長。未幾焦之用人行政，為軍民所不滿，未半月為民軍所殺，副都督陳作新亦被難，衆公推譚延闓為都督，獨立之局始定。旋成立湖南軍政府，發討滿洲檄文，與湖北所發之文告等，大致相同。

三、陝西、山西

西安聞湖北已豎獨立之旗，正蒙發難。忽聞謠傳，謂

溥儀母子將援庚子故事，避難於陝，陝人大懼，乃立建獨立，以為先發制人之計，因慈禧后前次之至西北，沿途供應，地方不堪其苦，陝人猶有餘痛。適河南大俠魁目王天縱，又密派黨人，赴陝鼓動；湖北軍人，亦同時抵陝。於是新軍先辭變，防軍應之，擁入省城，先劫藩庫，次據軍裝局。巡撫誠能聞警即逃，其他官吏，或逃或降，死難者甚鮮，公推張鳳翽為正都督，張益謙副之，商賈不驚，反正即告成功。出示安民，並宜告五族平等，一視同仁，因境內回民極多之故。按此次陝西之光復，全賴新軍之首義，然新軍人數實甚少，軍政府成立後，各處招募，始得一二萬人，可見辛亥革命之成功，大多數基於民心，軍事不過輔導而已。西安起義後，光復同州，次及潼關，時潼商道瑞清，即鄂督瑞澂之弟，隨民軍將至，遂先逃匿豫境。旋聞潼關實無重兵，乃隨豫軍西攻潼關，民軍不敵退去軍搶掠焚殺，擾亂極甚，不日民軍恢復潼關，以瑞清勾引豫軍，蹂躪地方，懸賞千金，以購其首，商民亦憤瑞清之擾害，遂將瑞清斬斷。故陝西之光復，只潼關一帶，遭受兵燹，他處皆安靜如常。又民軍反正曾出示命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當滿漢激戰之時，有教士一人在北關被害。有回民馬姓，欲傷郵政總理，於是外人頗有疑民軍為暴民者，後軍政府乃將殺害外人者一律斬決，外人始承認民軍為革命。軍政府成立後，照會河南官紳，進秦省獨立之宗旨，首謂：「此次秦省獨立，實為阻止胡兒奔走之計，已急遣代表赴武昌，會議聯邦要政。」足證當時所傳溥儀將避難秦中之謠，已為一般人所信。

山西省因僻處西北，四面天險，故風氣蔽塞，思想落後。晉省中之有革命思想者，僅少數之留學生，及新軍之

幹部。辛亥八月，鄂省起義，不數日秦省亦應之，秦督比麟，於是太原訛言四起，軍心逐漸搖動。巡撫陸鍾琦蒞任未久，不知所措，協統譚振德雖握兵權，然乏才略。鍾琦於九月初七日發子彈於新軍一二營，令防潼關。時二營營帶爲姚維藩，初，維藩欲援舊例，爲軍士領棉衣，不得，力爭無效。遂逃於士兵，痛言在上者之對餉肥已，兵士大憤。及得鍾琦命赴關之訊，即宣布反正，率師入城，先至總督署，鍾琦方欲出鎮壓，已爲新軍戕殺，城內無主，旋駐防滿營亦被擊破，太原獨立局面，因此大定。

新軍反正後，以省中無人主持，乃於舊諮議局內集會，公推閻錫山爲都督，溫壽泉爲副都督，成立軍政府。惟秩序未復，劫掠時起，忽又有清軍將入關（娘子關）之傳說，於是人心皇皇，幾有草木皆兵之勢。清政府得新軍叛變巡撫被殺之報，即命統制吳祿貞繼任巡撫，入關平亂。而祿貞於未奉命前，已與晉省民軍，聯合北上，至是由石家莊赴娘子關，與出關之晉軍相遇，時九月十六日也。不意祿貞於當晚被刺，石莊一帶，秩序大亂，晉軍遂得其餉精軍械，外患既除，內力益固，所屬各縣亦皆伏首聽命矣。

四、雲南、貴州

雲南雖僻處西南，而革命思想則甚濃厚，當光緒末年，聞同盟會舉義於河口，即欲響應，旋同盟黨即乘河口而走，血戰之功，廢於一旦。迨武昌起義，都督黎元洪寄檄文至，詞多慷慨激昂，略謂：「自永歷被禽，金馬碧雞之鄉，淪於異族，三桂圖復，中路喪亡，繼以世璠，又遭三路入滇之屠殺，嗚呼華胄，言之痛心。本都督篤念華宗，首義於鄂，白麾一指，皖甯湘豫毅然從風；長淮以北，巴蜀以西，不指顧間，大局告成。卓爾南滇，同屬炎黃貴胄

，緬維列祖，遺我羣黎，朱明不綱，致遭慘毒。今天方授楚，殄彼胡兒，時大可爲，機不可失。尙冀英雄奮起，戮力同仇。」滇中軍民，得此文後，莫不踴躍欲試，密圖革命。至九月初九日，本世欲所謂「登高節」，乘官吏未加注意，新軍即於是夜聯合起義，先由駐北校場之七十三標縱火焚營，以爲引號，復猛攻北門一帶，十時破城而入，首佔電報局，次攻軍械局，後攻學署，並焚之。再入巡警總署，收其軍械。初十日七十四標抵省，同時佔領東南城大部。七十三標遂據五華山憑高以攻督署，至午全城克復，時僅一日，大功告成，各省革命，未有如是之易者。總督李經羲及司道大員，均事發逃匿無跡，僅十九鎮統制鍾麟同，團防兵備處總辦唐爾崑，陸軍兵備處總辦王振傑等被殺。秩序恢復後，衆舉首義總師之三十七協協統蔡錫爲都督，成立軍政府。初設於江南會館，（時尙稱司令部）繼遷於督署，最後移於兩級師範學堂內，蓋以是校建於五華山上，屋宇寬敞，形勢亦扼要，足以鎮壓反側也。

軍政府成立後，出示安民，都督蔡錫，率統領李根源，羅佩金等，拜訪英法各國領事，聲明保護外人之責，惟要求其堅守中立。至對於滿清官吏之處置，因藩司世增爲旗人，搜索頗嚴，獲後爲民軍所殺，其妻孥亦被殺。蓋當時起義各省，對滿人均殺無赦也。提法司楊某，巡警道郭某，皆願投順，故未加害。總督李經羲，在滇時頗有政聲，與英人爭界一端，尤爲人民所欽崇。軍政府知其匿於遊巡捕家，以函勸降，李以約款三條復，即一、可殺不可辱二、護送其眷屬歸里三、亦願爲滇省盡職。軍政府概允之。且由都督蔡錫躬迎之住於諮議局內，加以保護，足見民軍之戰爭時道義，以善惡爲標準，非以凡滿清官吏，皆施

以殺害也。又軍政府以革命成功，在在需款，然不忍強加百姓負擔，乃發動捐軍費，使紳商自由捐助。故雲南雖爲蕞蕪之區，而其革命時之舉措，實較他省爲文明也。

貴州之獨立，實受雲南之影響，因爲比隣，唇齒相依，不得不具連帶之關係。貴陽獨立，爲九月十四日，其主幹爲新軍，防軍，及陸軍小學堂學生。於黎明時，排隊入城，先保守藩庫火藥局，因駐軍軍薄，兵不血刃，革命遂成。開會公推新軍教練官楊蔭誠爲正都督，除官趙德全副之，改諮議局爲軍政府。除巡撫沈瑜慶去職外，僚皆仍舊。旋出示安民，居民商賈，安堵如常，於各門首插大漢國民白旗，夜間懸燈，以示革命成功，百姓贊同。其異於他省者，組織極密，規則一切，並推郭子華，蔡衡武，任志清等十人負責，共同辦事。

五、江西、江蘇、浙江

江西革命，始於九江，當武漢警報傳至海也，砲台營官徐世法，運動新軍，預備應之。新軍五十三標恐總統馬毓寶不允，以衆力強迫之，毓寶始贊其議。遂議定於九月初二日起事，先由金雞坡砲台發砲三響，各營亦發三響以應，於是九江道保恆，九江府漢良閱變均逸去，道府兩署，新軍竟垂手而得。組駐津軍政府，即設於道署內，分軍務，政務兩部，仿湖北軍府辦理一切。公舉馬毓寶爲駐津都督，主持軍務，砲台則悉歸徐世法統轄。南昌聞九江改革之訊，新黨活躍，人心皇恐，於九月初十日，新軍與巡防水師各軍，概懸白旗，以示反正。駐津都督馬毓寶以省垣革命，恐起戰爭，即率義勇四百名於十二日至省，以高等學堂爲軍政府。時紳商軍學各界以巡撫馮汝駿人尙賢明，舉爲都督，誓死不就，乃改舉吳介璋繼，都督舉定，人

心遂安。而江西一省遂有二督焉。其所屬府縣，亦聞風歸附，未至流血而功告成。然一省而有二軍政府，於政治軍事之統一，殊多妨礙。按吳介璋之爲都督，本以陸軍協統陸充，到任後，有人挾嫌反對，並貽書吳氏，請其速退，否則將以鐵血驅逐。吳不得已當衆辭職，於是公推留日學生彭程萬爲都督，彭因局勢複雜亦力辭，衆乃以海督馬毓寶爲贛省大都督。馬以武漢戰事方亟，防守宜嚴，至十月十九始抵南昌，接都督事，至是江西始完全統一。毓寶復聘吳介璋，彭程萬爲軍府高等顧問，馬赴滬後，即以吳彭二人代理職務。

江蘇居長江下游，以安慶爲門戶，太平天國時，曾國藩欲恢復金陵，即先佔據安慶。辛亥八月廿日以後，武昌已起義，一般士大夫之議論時局，仍具舊日思想眼光，以爲安慶一有變動，則江蘇必受其影響，而不知江蘇之革命，反先於安慶。且其原因，實受上海之波瀾，蓋以上海雖江蘇屬地，以商埠故，華洋雜處，同盟黨早設機關於此，因慮外人干涉阻撓，極爲秘密。迨九月十三日振臂一呼，全部響應，先焚關道署，次攻製造廠，據火藥局，收吳淞砲台，不二日間，革命白幟已飛揚於華界租界。上海既定，乃分兵至蘇州運動新軍，而常、鎮、太、揚、海、通各州縣，亦先後反正，脫離清廷。只江甯一隅，因駐軍爲頑固派之張勳，遂起戰事，民軍竭二十餘日之力，始爲江浙聯軍所攻克。

是時蘇省大吏，甯江總督張人駿，老老昏庸，不直民軍所爲，江寧將軍鐵良，巡防統領張勳，一爲滿人，一爲效忠清室者，僅巡撫程德全，鑒於潮流之不可逆，聲明以保護人民爲主。上海光復後，民軍因見程德全傾向革命

，各界領袖，要求宣布獨立，並舉德全爲都督，德全不肯就，衆強迫之，始允就職。但人駿、鐵良、張勳皆鄙薄之。有人婉勸人駿效忠漢族，反正革命，人駿斥之，並謂余爲封疆大吏，當與城偕亡，張勳復挾人駿與鐵良於北極閣向民軍作戰。德全大憤，親率江浙聯軍以攻江寧，勳力不支，率餘衆北竄州，人駿鐵良，則先後逃往北京矣。

浙江省會杭州，江蘇省城江甯，因皆係東南重鎮，在滿清時，塘垣堅固，駐以滿軍。太平天國以後，清廷更重視兩地，杭寧將軍，均以滿人中謀勇俱備者充之。辛亥八月，鄂事起後，巡撫增韜，疑新軍將士，多抱革命思想，置而不用。特抽調各路防軍，齊集杭州，以資戒備。然自是新軍人人自危，各防營軍因受新軍煽動，遂謀聯合反正。及九月十三日夜間，諮議局副局長沈某，徵問事將發動，恐人民受害，往謁增韜，請將營艦拆除，及以滿人編入漢籍，宣告獨立，以免戰爭流血之慘，韜不之許。翌日，召集紳商，會議於巡撫署內，與會者多數消兵贊成獨立，並謂革命潮流，不可挽回，倘不應順時勢，則禍在眉睫，韜仍不允。至夜半時，城南北新軍，紛紛聲明獨立，率隊入城，時反正之將領，有八十二標統周承業，管帶顧子材，白劍等先至撫署，因衛隊未抵杭，僅用炸彈，焚燬撫署之頭二門。旋令新軍分頭佔踞軍械局及保護教堂等。當撫署之被焚也，增韜及其家屬，均爲民軍所拘，送於福建會館暫住，尋由公團送其出境。統制蕭星垣，及司道織造各官，先後逸去。杭州知府英霖，因與士紳友善，得避居西湖。將軍德濟，欲堅守滿城，增韜被拘時，兩次函告勸其歸順，濟皆不從。及後民軍下戰令，命漢人之居滿城者，從速遷出，以便攻擊。德濟是時，知寡衆不敵，恐

難頑抗，竟願降順。於是民軍都督下令，將駐防旗人，一律編入民籍，並通告大衆，滿漢一家，不准仇視。而軍政府並負保護之責。

浙江軍政府成立後，都督爲湯壽潛，因湯以昔年爭回蘇杭路綫，歸於商辦，有聲海內，識者多敬佩其人，衆遂舉壽潛爲都督，任職僅一月，以環境困難，曾辭職兩次，不獲士民之允。至十一月間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壽潛又被任爲交通總長，乃辭都督職。浙人初屬意於陶成章，（按成章爲洪門中之重要份子，研究中國秘密社會之組織及歷史甚精，著有「救會源流考」書，言簡義賅，爲世稱道。）後有人擁護蔣尊簋，開會選舉，尊簋當選，成章亦即於是時被人刺殺於上海廣慈醫院。

六、安徽、福建

滿清末葉，因鑒於偽綠營之腐敗，不堪戰鬪，乃另練新軍以保衛國家，詎料辛亥革命之成功，其時間之速與範圍之廣，實得於新軍之反正。且新軍將校，思想激進，實不啻爲革命培植勢力，此清廷磨刀自殺，自速其亡，無可諱言者也。安徽新軍，自受徐錫麟刺案之影響後，早不願擁戴清廷。惟鑒於諸役之失敗，故漸審慎從事。迨鄂中亂作，都督黎元洪馳檄至皖，謂：「皖省當南北之衝，江淮戰爭，常集於此，故多驍悍勇敢之士，前明之亡，義師屢起，泊乎近代，則有徐錫麟，熊成基等，前仆後繼。今武昌克復，近在接壤，復仇起義，時不可失。」新軍得檄後，即醞釀反正，巡撫朱家寶，聞其消息，乃將所發新軍子彈收回後又知其將異動，遂飭營官，勒令解散，如繳軍裝，按人發銀六元，十一二標，全體遣散。諮議局聞之，大爲鼓噪，提三問題，請朱答復，家寶云軍心如此，民心亦如

此，各省相繼而行，令人束手無策，諸公若有籌畫，當採擇進行。諮議局於十七日開會，所議決者：一、將散兵招回爲民軍。二、巡道已告退，當由諮議局辦理。三、請將江防營撤回，以保治安。四、取消督練公所。五、財政請藩司移交諮議局，各衙門支款，即日停止。會議將畢，時有革命黨數人，自場中出，謂吾等奉鄂軍政府令，先運炸藥槍械來皖，大軍不日亦到，今諸公慨然舉義，予等即回鄂復命矣。各界聞之，羣聲雷動，相約俟江防撤回，即行獨立。十八日即宣布反正，商家一律懸掛白旗，諮議局則懸興漢保民旗，公舉巡撫朱家寶爲都督，各官廳停止辦公，到督署候諭。當朱家寶之被舉爲皖督也，有王天培者，自稱奉湖北軍政府命，爲皖都督而來，遂向朱索印信。家寶乃以印信發還諮議局，王後至局索取，並一面委派同黨爲職員，士民不服，驅逐王天培及其黨羽，仍請朱家寶爲都督，而以印信致之。於是皖爭都督之風潮遂起。時有潯軍至安慶，向總司令黃煥章索餉不得，擁至都督府，勢將叛變，家寶聞訊，緹城而逃。潯軍竟與督署之衛隊聯合，焚都督府，奪軍械局，攻諮議局，劫庫藏金銀。至晚，巡防營兵既地方流痞，復搶掠紳富，及商賈典當，秩序大亂，此九月廿四日也。時九江軍政府派兵到來，始平亂安民，士民以家寶既去，乃請李烈鈞暫攝皖督事，一面公選大通軍政分府黎宗嶽爲都督。宗嶽本已出師，東征金陵，聞信折回大通，就大通軍政分府，並組織全省都督府。將欲就任，而安慶人士，忽又改舉孫毓筠爲都督，毓筠自蕪湖赴安慶，先至大通，宗嶽見之，心不能平，後經人調和，始歸於好，仍以毓筠爲皖督。蓋皖省改革，不血刃而功成，中國兵變，大遭焚殺劫掠，殊爲一般人士所不及料也。

福建將軍撲得，自湖北起義後，對於新軍，加意防範，火藥子彈，悉運入旗界。並訓練旗人，凡十三歲以上男子，均給洋槍一支，子彈三百，婦人則給小刀一柄，以備異動時，與漢民決戰。因當時革命口號，以殺盡胡虜爲目的，故有少數漢人，受此激動，不惜頑抗死拒。撲得並於旗界內，安設大砲，埋伏地雷，居民聞之，無不惶懼。九月十七日，忽傳謠言，云旗兵將圍攻第十鎮統制孫道仁公館，及搶奪陸軍小學堂軍械，以去亂源而先發制人。新軍不能忍耐，即舉二十協統領許崇智爲總司令，督師與旗營宣戰，旗兵不支，張廣乞和，總督於壽，聞而自殺，此九月十九日事也。旗兵雖降，心實未服，翌日即叛變，向漢界攻擊，又爲民軍擊破，將軍撲得，都統勝恩，先後就擒。民軍以撲得降而復叛，罪無可赦，即予誅戮。勝恩及蔣司尙其卒，則派人護送出境。至是人心始安，秩序亦復，遂公舉孫道仁爲大都督，組織軍政府，至廿二日，軍政府成立，道仁亦入府視事。福建之通商要地爲廈門，自道光廿年鴉片之役後，開爲商埠，外人商業多集於此。然因此居民之思想較他處爲前進，故福建軍政府成立，都督孫道仁檄告各州縣之公文一至，即傳檄而定。廈門道章拱北，廈門應王子章，均逃匿無跡，乃由紳商設立保安會暫維秩序，因廈門本爲秘密社會之大本營，同盟會員亦多，對於改革，實較他處爲順利也。

七、廣東、廣西

辛亥革命，實以廣東爲源泉，因自鴉片戰爭前後，廣東爲中外通商之地，思想得風氣之先，凡兩粵人士，無不具革命精神。故廣東之謀獨立運動，實較他省爲早。及見湖北起義，九月十八日，各界開聯合大會於諮議局內，議

決組織新政府脫離清廷。分議事機關與行政機關，議事機關由諮議局之議長，議員負之，行政機關，則推蔣督張鳴岐為臨時都督，以提督龍濟光為副都督。並請張出示安民，略謂：「國勢日危，大局岌岌，多數人民，主張獨立，現正籌議。官紳商民，同心協力，不日議妥，宣布在即，定期豎旗，以昭正式。凡我軍民，同心愛國，切勿暴動，共保大局。」因是時廣州居民，聞民軍將至，異常驚疑，及見此示，衆皆欣然。衆議決候旗幟製備，印信鑄成，擬九月十九日宣布獨立，及期士民奉督印於張鳴岐，而張已前一日走香港矣。因鳴岐對紳民之革命運動，知不可阻，乃陽為贊同，陰實觀望，且聞旅港粵人，反對其為軍政府都督，遂決意舍去。衆急避之間，擬以龍濟光為都督，濟光固辭，復推李準，有人謂其三月革命，皆大戮黨人。結果乃舉民黨首領胡漢民為臨時都督，而以陸軍統領陳炯明副之，又陸軍統領黃士龍，在軍界中資望亦高，復任為參都督，於是一省而三都督矣。未幾，胡漢民偕孫中山至上海，黃士龍亦志切北伐，且以參都督之義名不當，辭職離省，都督職務，始由陳炯明代理焉。

廣西與滇黔為隣，迭聞獨立之聲，由官方宣布，不待士民要求，羨其和平革命，不戰爭而功成。時桂撫沈秉堃，亦一思想開明智勇兼備者，與士民商酌，譴滇黔後，宣告獨立，士民欣然。乃於九月十七日公舉沈秉堃為都督，惟軍界與沈有隙，乘機而起，廿日晚，巡防營譚變，謀劫藩庫，不得入，轉而攻諮議局，又攻電報局，乘船避之。事稍平，秉堃即萌退志，因托北伐之名，辭職而去，士民挽留不獲，乃舉陸榮廷為大都督，王芝祥為副都督。當軍政府成立之時，由王芝祥通告梧州、柳州、龍州、南寧

各屬文武官吏，沈秉堃通告廣西全省官紳軍民，屬各界安心營業，一體仍舊，沈辭後，其留別父老各界者，詞尤懇切，讀者下淚。由上三文，即可見當時改革之情形。

八、四川

辛亥革命，雖發源於廣州，奠基於武漢，而其發動，則始於四川之爭路風潮。初鐵路之收歸國有也，湘鄂粵三省人士皆爭之，而對人爭之尤烈。七月十五日，川督趙爾豐見散布之自保商榷書，指為意圖獨立，遂拘代表蒲殿俊，羅倫、鄧孝可等數人，激動公憤，識者早知其禍發不遠。無何武昌起義，衆料川省必為首起響應者，然七月以後，爾豐對於新黨肆其淫威，（按川人稱趙為「屠子」，喻其嗜殺也。）阻止郵電，以至東南各省獨立之情形，川人皆無從知悉。及爭路各代表，於九月間，為清廷諭令釋放，得外省友人函告東南現狀，於是川人思發動矣。

四川黨人將獨立時，其願慮有三，一為趙爾豐擁巡防營勇數千，設起兵戎，則成都將被戰禍；二為新軍統制朱慶瀾，為爾豐親信，不受運動，新軍難以聽命；三為黨人子彈器械缺乏，難假武力肅清反動。有此三事，不能味然從事，乃派同志潛至資州，聯合鄂軍，殺清欽差端方，先以重慶獨立。復囑將軍玉崑，使繳械投誠，歸民軍保護。革黨既得重慶重鎮，方與爾豐訂約，俾其自釋兵柄，至十月初七日，而成都已宣告獨立矣。

成都反正後，衆推蒲殿俊為大都督，朱慶瀾副之，設軍政府以綜其事。至十月十八日各軍因恩餉未發譁變，縱火焚燒，肆行搶掠，錦繡成都，竟變焦土，誠百餘年最大之劫也。亂事起後，蒲殿俊避入同志會，朱慶瀾亦不知所往，全城主持無人，擾亂竟達一晝夜之久。時陸軍小學總

辦尹昌衡，見亂勢熾熾，不可收拾，急入鳳凰山兵營，激厲將士，率之入城，次日督師，以掃除亂兵為自任，兵民遂推昌衡為都督，羅倫為副，軍政府重立，安撫士卒，召集散亡，大局復定。

當蒲殿俊與趙爾豐訂立協約，重慶軍政府大加詰責，謂為失計。實則不明省垣實情，因爾豐兵權在握，城堅砲利，故與訂約，以免危險，並可俟其由川赴藏，於中途要擊殺之，庶不糜爛人民。不意成都變亂未息，爾豐於十九日，乘軍政府無主之際，出示招安，猶用總督名義，且欲徵調邊兵，為久踞成都之計。於是昌衡與同志多人籌畫，一面遣散其死黨，一面曉兵士以大義，十一月初三日，嚴密布置，圍攻爾豐，不移時，將爾豐禽獲，戮之於明遠樓側，所有器械，均經查抄。並將爾豐首級，傳示各街，人心大快，川省改革，於焉告成。

九、山東、河南、甘肅

方武昌之舉義旗也，以山東毗連直隸，為清政府畿輔之區，如彼邦人士，亦能反正，則傾覆清廷，易如反掌。乃由都督黎元洪檄告以文，勸其早日改革，時濟南人士，聞清廷以軍餉浩繁，借款三百萬，以山東全省土地作抵。遂於諮議局議決八條，要求巡撫孫寶琦電告政府，其八條要旨，不外反對借款，及容納民黨，清廷覆電，頗皆允許。並聲明無以土地抵借外債之事。未幾，東省見江浙相繼光復，由周樹標等，聯合軍界於九月廿一日特開大會，質問孫寶琦，如贊成獨立，即舉為都督，否則當另舉，寶琦見勢乘允之。遂舉寶琦為臨時都督，第五鎮統制賈德懋為副都督，山東亦以革命開矣。濟南改革後，寶琦又電奏清廷，請接濟軍餉，政府見而大駭。慶親王亦勸，寶琦之兒

女親也。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又寶琦之舊僚友也。皆函電交馳，責其鹵莽，寶琦因之大恚。遂電奏請罪，並取消獨立名義，仍受清廷命令，清廷且下嚴諭切責之。自是局面又變。既而清廷且撤寶琦任，以胡建樞為山東巡撫。至十一月底，滬軍北伐隊先鋒司令劉基炎由海道至魯，山東半島略定，十二月五日，魯軍都督胡瑛到煙臺，設立軍政府。此後民黨與清軍互有勝負，相持不下，直至民國元年二月，胡建樞始與民軍議和。

武漢起義後，響應最晚者，則為河南，甘肅兩省。河南民黨雖屢謀獨立，迄未成功，嗣又欲從外府州縣運動，亦告失敗。因開封為柴得貴所統巡防四營，張錫元所統陸軍五十八標第三營，皆頑固黨，以效忠清室為職志者。其餘陸軍，人數甚少，不足有為，且當時寶琦已去，齊耀琳甫來，南北又已議和，學界多望和平了結，不願輕舉妄動，事遂中止。然清軍對於民黨之殘殺，實較他省慘烈云。

至甘肅至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始宣布獨立，甘陝總督長庚被囚，公推黃鐵為民軍都督。是數省因與清廷接近，地方人士，復多頑固，不知革命為何物，迨民國成立，以大勢所趨，不得不然，然其環境，實較他省困難，此則吾人所應知也。

十、結論

新史氏曰：辛亥革命，一夫倡議，全國響應，不數月而清帝退位，民國建立，歷來改朝易代，未有如此之速且易也。此中動力，一在民黨之努力犧牲，一在全國人心之齊一，由此即可證明精神之力量，實較槍械等物質之力量為大。且辛亥以前及辛亥時之從事革命者，或謀刺殺，或舉義旗，其目的純然為國為民，無絲毫私念存乎其間，故有如此之績，此亦中國有史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革命在浙江

吳原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是陰曆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浙江光復是九月十四日（陽曆十一月五日）。雖相隔二十多天，不是緊接着武昌起義，然而浙江的地位，在辛亥革命一役，關係非常重要。因為武昌義旗一舉，滿清政府立刻起用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統大軍南下。九月初六日漢口一役，革命軍一敗塗地，幾乎不能再振。並且各獨立省份，內部糾紛無法解決，保全本省尚無力量，要出兵北伐當然談不到。因此形勢岌岌，非常危險。幸得九月十三日上海宣佈獨立，下一天浙江又宣佈獨立，風聲一播，才轉移全國人心。

孫中山先生初則革命，目的地注重西南各省，但參加革命工作的人，却全國各省的志士都有。浙江素稱文化進步的省份，民族革命的思潮，從宋末明末迄近代，都比各省發達。所以孫先生的革命主義，久已深入兩浙人民的腦筋中，浙江的志士，為革命而犧牲者，真是指不勝屈。

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後，孫中山先生知道要發動革命，應當對於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同樣注重。因此派陳英士先生來往長江流域，聯絡同志，運動新軍。

當時陳英士的發動計劃，是預定在上海發難。但要得上海，必須先佔滬南的製造局。滿清政府對於製造局的防守，非常嚴密，不是輕易可以進攻。所以要攻佔製造局，必須佔領浙江。浙江既得，可以由鐵路運兵從龍華夾攻

，製造局可以穩得。因為這樣，陳英士先生和許多志士，經營浙江，不遺餘力。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一役失敗後，陳英士已決定攻取浙江的計劃。當年七月，恰巧起了浙路風潮，黨人以爲時不可失，力圖進行，聯絡各方，運動軍隊，已經粗具眉目。等到武昌起義，進行更是緊張，因為陳英士先生在上海主持，一時不能回浙。到了廢曆九月初，陳先生率領同志回杭主持，在華化試館設立交通機關，招待上海和各地來浙的黨人。並推定朱瑞、俞焯、（新軍八十一標代表）顧乃斌、吳思豫、馮斌中、傅孟（新軍八十二標代表）、徐士鏞、魯保仕、（砲隊代表）奚駿聲（工程營代表）韓紹基（輔重營代表）黃鳳之（督練公所代表）、盧保暄、傅其永（憲兵營代表）、褚輔成（諮議局代表）、雷家駒（警察局代表）等人參加發動會議；又指定吳山、西湖、江干等處爲開會地點。俞焯又派人分別運動新軍各官佐，及廣濟醫學生。部署既定，陳英士又離杭回滬。

不久，陳英士先生派蔣中正、黃郛、陳泉卿等同志到杭，在顧乃斌家舉行會議。經陳先生前此指定的各代表，都親自參加。當時重要的決議案是：

- 一、推戴保暄爲臨時司令。
- 二、葛敬恩等爲參謀。
- 三、朱瑞爲一標司令。
- 四、顧乃斌爲二標司令。
- 五、定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爲舉義期間。（何日發動，視環

境由臨時司令決定。)

下一天，又在臨時司令董保暄家開會，分配工作：

(甲)由新軍八十一標(朱瑞倫標領)爲主力部隊，馬隊砲隊也歸指揮，擔任下列職務：一、攻佔旗營；二、攻佔軍裝局；三、保護清泰門至湧金門一帶教堂。

(乙)由八十標(顧乃斌吳思豫領)及輜重隊工程隊等，擔任下列職務：一、焚攻撫署；二、攻佔各衙署局所；三、佔領及保護金融機關；四、破壞有利於敵方之交通工程。

會議之後，蔣中正先生回上海報告一切。到了九月十二日，甯家駒運動游擊隊執事官吳茂林，約他在起事時派兵進駐拱埠，保護洋關商場，並防止淺水炮艦的反抗。十三日，蔣中正先生和王逸等率領敢死隊百餘人抵杭。就在當天晚上，上海光復，消息得到杭州，立刻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十三日晚上起事。當夜在清泰門設立臨時司令部。是日早上，臨時司令處，派人採辦糧食，遮斷交通，運輸械彈。

這是一個偉大的晚上——辛亥九月十四日，就是民國紀元前一年十一月五日的晚上。革命軍第一路分兩途進城：第一標由笕橋出發，第二標由南星橋進，每一個兵士都在左手纏了白布，以「獨立」兩字爲口號，長驅直入，向軍裝局及滿營(旗營)進攻。

其他二三兩路，依照預定計劃，分別佔領各官署及金融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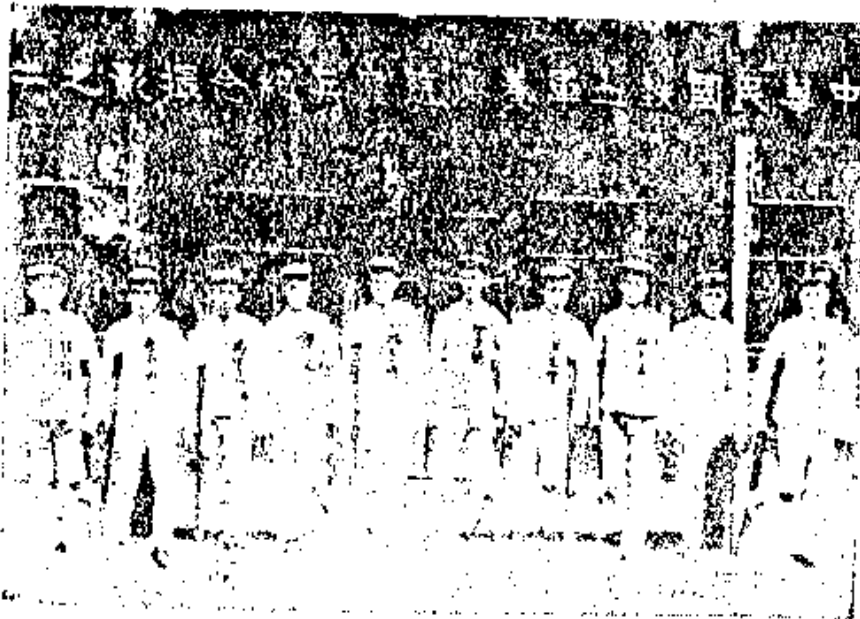
蔣中正先生率領女志士尹維俊尹銳志及敢死隊攻進撫署，把滿清政府的浙江撫台增韜生擒。

十五日早上，滿營克復，杭州全城光復。當日在諮議

局開會，舉湯壽潛爲浙江都督。浙東各地，也兵不血刃次第光復。

這便是辛亥革命光復浙江的簡略情形。

武漢首義傷兵之一部



長沙城內

羅兌之

辛亥之年，余方十八，家居長沙，自爾流傳，陰雨紀，常日踰居，少小時事長在心頭，偶檢舊日記，回憶彌切，聊錄數段，以當溫夢。

【庚戌三月】先是長沙米奇貴，石至八千五百文，而奸商他運者猶不絕，大府弗之恤，民怨誹謗久騰矣。是月丁未，南門外慈山廟有貧婦持錢買米，米坊中少其錢不願，婦憤抱幼子沉水死，其夫歸見痛甚，亦自經。於是衆論譁不向米坊，亡賴乘之煽，聚數千人，坊中連執其一送官，衆益怒。長沙善化兩令馳說勸諭，至於流涕。衆將散矣，適巡警道賴承裕繼至，則宣言必斬以徇，或聞之，遽前操其挾緊樹下，痛毆幾絕。賴之從人陽言宜糾送巡撫，始得扶入城，衆從而擁擁至撫署，以要求減價平糶爲名，環而譟者以萬數，斧轅門而入，勢洶洶不可遏。巡撫岑春煊出示減價，每升售五十四文，猶不爲已；再示減至四十三文，示出輒擾。當時巡撫司道以次概於其勢，莫敢倡議撤兵捕治

羅兌之 長沙城內

一人，亦不能溫語耐藉，徒倉皇伏匿，而亂民益得有所挾持矣。其夜居民羣以賤價奪米肆門索米，或不償一錢。市肆苦之，相索閉門，街衢幾絕交。明日戊申，衙前衆殊未散，衛兵忽傳令開空槍，不意機發彈出，傷數十人，衆愈憤，遂引油焚署，凡三次始焚盡，一時濃煙漲空，見于數十里外，日光映之，赤如血色。巡撫大懼，即以印委藩司莊庶良，而上奏自劾。藩司擬印而出，萬衆隨呼，莊出示亦直用巡撫部院銜以悅衆。巡撫既自謂卸事不問，藩司以下幸以免禍，不暇他顧，奸民焚掠仍未肯已也。凡外國領事署教堂公司稅關碼頭以至學堂次第被火，火光絕天，比明不息。又明日乃稍率兵捕斬數人，而城內街坊亦自結團練譏奸宄，人心始少安。而他郡縣聞風相亂告警者必數至，患未可也。（初十日記）

爭稍定，官紳與聞此事者皆遭嚴譴，亦不無稍枉者。楊撫新到，所乘淺水兵艦，余在樓頭望見之。余家向

來皆閉戶不問外事，苟非此樓益昏然矣。真東坡所謂「賴有高樓能聚遠，一聞收拾與閑人。也聞中偶聞有論此大之事，因戲寫一聯者云：「衆楚人味，引而置之莊獄；一與羽重，可使高於岑樓；」又曾假安作一詩云：

南海蛟方翻，得臺鹿不馴。如何蘭世國。又看芝蕙焚。至葉嗟庚癸。金樓厄卯辰。肉糜飢不食。魚包凶及寶。誰念恨諸迫。忍行焦爛助。負乘終見及。道失賊斯民。衛國難頭燕。楚城池底鱗。存亡在出令。天意竟何云；

一藩一莊皆可爾。（二十五日記）

按庚戌三月長沙民變一事，亦爲次年革命張本，易曰履霜變冰至，又曰幾者動之微，識者有以知清廷之不綱矣。

以下辛亥日記

連日報紙所載湖北四川事，其駭心目，平昔傳聞多不審，此殆無可疑矣。（八月下旬）

秋清桂始花，坐樹下讀報紙，目迷五色，恐亂象已成，美景良辰對之亦索然寡歡。（同上）

是日突聞城中衙署懸白旗，兵士以白糖臂，出示用黃帝紀元，頗有倭

辛亥的迴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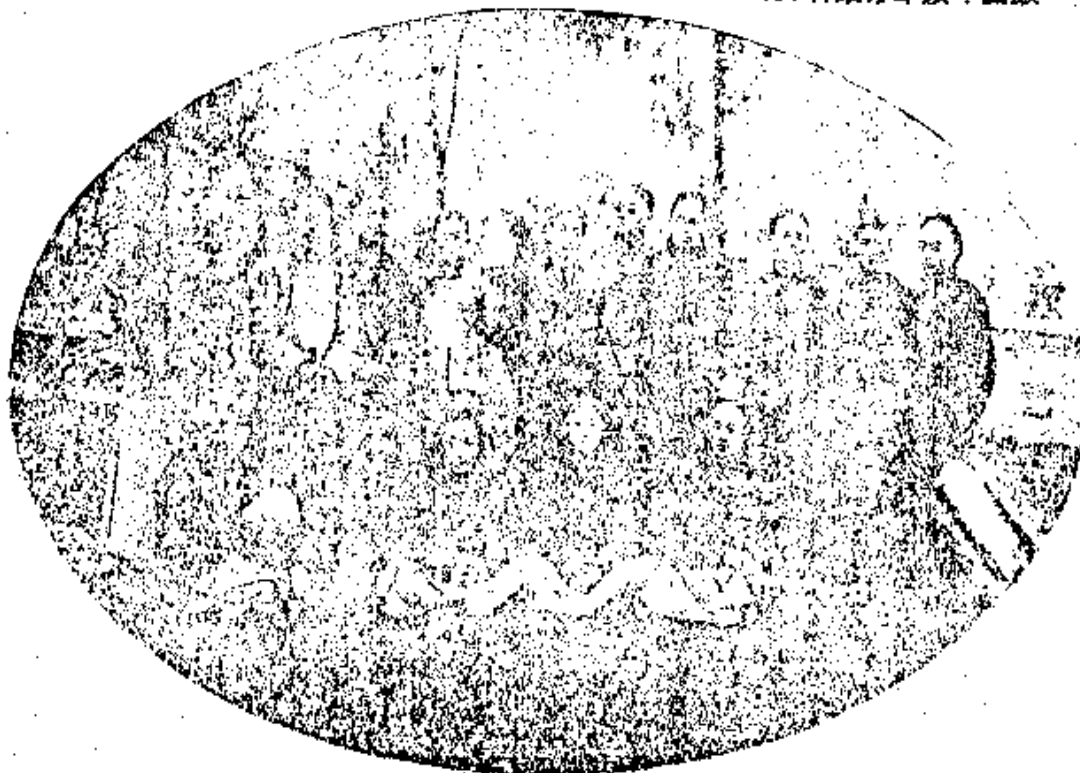
林庚白

越風的編者，要我寫點關於辛亥革命的文字，在雙十節的紀念特刊發表，我義無可辭，因為我於辛亥那年的革命，確是局中之一人，雖然不會有多少貢獻，但我的第一次走進人生的實際，也就是辛亥的秋冬間，辛亥所給予我的印象，確是太深刻了，那末我不能不來寫幾句話。記得辛亥的八月十九武昌起義以後，我還在北大讀書，一方面却和同學孫炳文、甄亮甫、張競生秘密參預北方革命的工作，後來汪精衛先生出獄，北方的同志們擁護他，成立了「京津同盟會」，為策進北方革命的大本營，會長便是汪先生，副會長是李石曾先生，我和孫炳文主持「文事部」。同時東南半壁先後地光復，北方震動，學校停課，我們三人「孫、張、我」更努力於宣傳的工作，而且運動軍隊和進行暗殺，灤州之役，我的一位先生白稚魚，竟以身殉，白先生是在天津的「客籍學堂」教過我地理這一門功課的，性格很沈著，平常我還笑他謹慎太過，而「成仁取義」，慷慨如歸，使我們意外的驚嘆，真是「大勇若怯」啊！有一次汪先生約了王亮疇先生去找英國公使朱爾典，告訴他京津一帶的革命就要爆發，請他們外交團贊助，朱爾典居然說中國人的程度，不夠革命，不能做共和國的國民，經汪王倆反覆駁斥，他才勉強的表示同情，後來朱爾典教唆袁世凱稱帝的動機，可以說是在那時已經潛伏下了。接着灤州的失敗，清室遜位，南北議和，我也就南下。到上

海的那一天，剛剛是民國紀元的第一日，住在老垃圾橋的開封路正修里一位親戚的家裏，那時黃浦灘的車燈影中，活躍著的人們，除了革命的青年以外，就是若干的遺老遺少，恰成了新舊對立的兩個士大夫階級。上海是帝國主義東方的市場，這些的帝國主義國家，又都是由封建政治蜕化出來的資本主義者，對於中國的革命，並不完全像朱爾典那樣「保守黨」的見解，當然也有不少贊同中國革命的人，尤其是美國人。至於他們贊同的心理，不見得真的希望中國解放，我雖不敢肯定他們一定要幻想着中國從此成為國際的資本主義集團下的附庸，但他們至少以為你從此跟着他跑了。關於這一個觀察，似乎那時很少人能夠了解，那時爭持最熱烈的大問題，唯一是遷都南京問題，袁世凱派人四出運動，據說章太炎先生，也是被運動而出來堅決反對南都，這事實之可信與否待攷，可是太炎的確以此為攻擊革命黨的第一砲，到最近還有人恭維，說他老先生話，畢竟是「老成謀國」，你看東南四省的淪陷，不是強有力的證明嗎？現在為篇幅所限，恕我暫不批判他們的幼稚，只談那時的史實。那時反對南都最利害的革命幹部人物，太炎以外，好像宋遜初先生也有同一的主張，江蘇都督莊蘊寬，首先倡議，反對南都，有一天總理氣起來，大聲說莊蘊寬這人真該槍斃，然而受了這許多名流學者和實力派的牽掣，只好讓步，總理曾說過「這樣一來，革命要

「運成功三十年」。由今想去，倒是總理真有「先見之明」呢！另外在那時有一件事，值得紀載，就是南京政府成立的前夜，頗有一派的黨人，提議採用內閣制，設六部九卿，又據說這就是宋遜初先生的政見，他自己想做國務總理，而且他主張把各黨各派的人才集中，所以預定六部九卿的名單：「研究系」的湯化龍、林長民都在內，因幹部裏面的大多數意見，不能通過，這建議很快就打消了，宋遜初先生屈居於法制院院長，這又是後來「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的機關，很少人知道。就因著那時革命的高潮，漸次低落，烈十陳子範先生就和現在的林主席，還有陳英士先生，帶許江先生秘密籌商，設立了一個暗殺團體，名做「鐵血刺除團」，嚴密監視變節的黨人，以及貪污的官僚，軍閥，政客。這組織的中堅，自然具林陳張三位領袖我們，此外子範先生和魏子杞林知淵方聯濟方君瑛曾醒郭榮邱干密林亭嘉陳銘樞葉夏聲連我自己也都是埋頭苦幹的同志，後來徐寶山的死鄒汝成的死，全是我們的組織裏面同志，直接間接齊聞而來，只可惜介紹陳銘樞參加的林瑞珍先生，「誓志以終」，更有不幸的就是這裏面的同志，竟有因為生活而叛變，甚至於反來殺害同志，陳英士先生的被刺，也就有這裏面的叛徒參加，這使我們最是痛心！末了，我很慚愧我們在那時，實實在在，只是憑著熱情和勇氣，一住直前，對於總理偉大的主義，沒有多少體驗，但我們相信總理，比任何偶像，都要強些。辛亥革命之成功，由於狹義的民族意識激發以外，這個也有很大的影響。拉雜寫了這許多僅於表現我個人在辛亥革命過程中的迴憶，不能算是文字，或者可以供給研究革命歷史的人們以一些的材料，這就是我寫這一篇的意思了。

（莊唐湖西州杭在）影攝集雅次二第社南一 體團學文的力有最命革亥辛動激



前排坐地者五人中為柳亞子右拍擊者為龍游處廣瑞後左一為許中陳魯得中明通者為李長少屏其右四個認圖快

生馬銀倫時在宣統二年三月朔日到會者共十七人時宴
聖德閣月柳亞子清南社大亦如我本印亦九期第一頁

談段祺瑞 (二)

一士

段氏以清政不綱，日趨危殆，武昌起義，舉國震動，政府尤甚。黃天浩，替亂可笑，知其大勢已去，不願從井救人，故贊成共和，蓄意倒清，在彭德麟袁世凱深謀後，宗旨已大致決定。世凱起授湖廣總督，旋拜欽差大臣節制各軍之命，段氏亦奉派第二軍總統，第一軍總統則馮國璋任之；馮段均號為北洋宿將者也。清廷不顧舊嫌，重用世凱，冀為挽回頹勢，而世凱機謀默運，適成清廷自掘墳墓之局焉。國璋先至前敵督師作戰，祺瑞從容部署，暫作壁上觀。世凱奉命組織內閣，王士珍署湖廣總督，袁內閣成，士珍充參謀大臣，遂以段氏署湖廣總督，領空名而已。國璋攻下漢陽，世凱命敵兵停進，旋內召為禁衛軍總統官，而令前敵軍事悉由段氏統率，於是段有舉足重輕之勢，南北均屬目矣。其時靳雲鵬吳光新曾統帥以總參謀官，徐樹錚以總參謀官，在段氏戎幕，參與機要，贊襄大計，與南軍方面，時有接洽。茲數人者，後均為舉世共知之段派要人。段與世凱，內外相維，共策覆清改政之進行。清室遜政之局將定，而親貴尚有阻撓其間者，以致延宕；段乃領銜先後發兩電，以兵燹之意味，誓倒戈之威聲，清室駭怖，退位詔書於以速降，共和遂告成焉。雖清室頻年「幽絢團亂，發憤自戕」，至此應食其報，大勢所趨，已在必亡之數，無段氏此舉，亦難倖存，而段氏順應潮流，毅然決然，以前敵總帥之資格，表示鮮明而嚴厲之態度，俾其毫

無猶豫餘地，而促共和之實現，「正道居集」自序所謂「邦其肇造，氣象一新」，其功在民國，亦甚足稱也。（電促清室退位，其情事可參閱拙稿「辛亥革命與馮段」，沃丘仲子「我行簡」段祺瑞）叙此有云：「段祺瑞者，本主張革新之人也；其任江北提督時，每以改進政治之意，從容汎論於賓朋燕侍之時。當此乘難交奉之秋，袁氏有反側之嫌，大局有飄飄之患，段氏於是慨國體之久懸，憤貴族之牽掣，乃於紀元之一月二十六日，聯合統兵大員四十二人，以贊成共和之電，忠告清廷。電中大意，謂人民心理，傾向共和，應請早日退位，宣布共和，以定大局，而免生靈塗炭云云，並附以最後之警告曰，如各親貴尚懷疑懼，或以共和為不利，祺瑞當即帶全隊入京，與各親貴割陳利害等語，於是各貴族王公，皆倉皇失措，不敢更執私見，清隆裕太后，遂以決大計之權，授之內閣袁氏。……民國得以完全成立，段其功首歟。」亦可與「辛亥革命與馮段」中所引者合看，惟段氏將兩次電報誤為一次。第二次電報，列名者僅段祺瑞王占元何豐林李純王金鏡純費卿李厚基馬繼增周符麟等九人，始有舉全軍入京云云也。）

共和甫建，袁世凱就職臨時大總統，錄補遺新邦之勳，授段以勳一位，並以宿將授陸軍上將，任為陸軍總長，俾主戎政，以資輔助；開國伊始，本兵之任甚重也。段於部務，最倚任徐樹錚，要政諮而後行。樹錚才氣發揚，勇

於負責，在部權力遠出出諸之上，頗有炙手可熱之勢，尋以段之靈魂目之，其為段倚在之專門可想見矣。（樹錚以段之汲引，先為陸軍部軍學處處長，旋調任軍馬司司長，兼管總務廳事務，其後即擢任陸軍次長，與並時之外交次長曹汝霖、財政次長張弧、交通次長葉恭綽，共稱政府最紅之四次長，而樹錚之銜尤註。）段既居領袖諸將之地位，頗為人所歸，有剛正樸實之好評，世凱亦頗敬憚之焉。世凱之北洋舊屬，當時有要津者，皆謀事世凱，遇事罕有能犯顏相諍者，惟趙秉鈞有時尙敢有所抗論，其次蓋即段氏。

民國二年，宋教仁被戕於上海，於是有一「二次革命」之役。世凱以北洋武力奏功，因之勢力益大，段時以陸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亦自有贊襄之勞。段之陸軍總長，已歷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三閣，是年熊希齡組所謂「第一流內閣」，段任陸軍總長如故。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旋即對國會下辣手，成獨裁之局，形以集權中央為事。黎元洪以副總統領湖北都督，坐鎮武昌，負一時重望，世凱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心理，決意調之入京，元洪經世凱遣人遊說，知難相抗，允解符北上；惟代者必須以威望素隆之人，方足以鎮懾鄂軍，免交臂時發生變故，世凱乃命段氏前往。元洪既北上，段遂以陸軍總長領湖北都督事。易帥之後，壁壘一新，江漢要區，自是亦入世凱勢力範圍矣。翌年，以「白狼」之亂熾，世凱命督師豫省剿匪。亂平，回京，仍理部事務。

世凱對段，漸生畏忌之心，（其子克定尤與段不相能。）特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為親裁軍政之機關，以奪陸軍部之權，（並組織模範範圍，直隸於已，不歸陸軍

部管轄。）袁段之間有裂痕矣。民國四年，中日交涉起，世凱委曲周旋，以避戰事。當召集政府各要人，會議和戰，段氏主戰甚力，並通電各省，申其主張。世凱謂其有意與己為難，陰益荷之。未幾帝制之議發動，段不贊成，遂辭陸軍之職，世凱以王士珍代之，（士珍與段暨馮國璋，素有「北洋三傑」之稱。）段推仍領管理將軍兼管府事，實聞曹也。（杜門養靜，以待時局之變化。）

世凱以民國五年元旦改元洪憲，而以各省反對（據聞陝西陳樹藩之遂督理陸建章而獨立，與段有關）及外交方面之勸告，不得不能帝制，仍以民國大總統自居，起段為參謀總長，懇其與國務卿徐世昌，共為設法，以期保全。（民國二年世凱改內閣制為總統制，以世昌為國務卿；各部總長均以閣員降為事務官。四年世昌以帝制議事引退，至是仍以國務卿昇之。）徐段念舊誼，且為保持北洋團體勢力計，代作相當之活動。世昌以段任事之心頗勇，旋以國務卿讓之。惟獨立各省，羣主世凱下野，徐段等調解無效，世凱乃憂患而死，臨危以後事託徐段。傳聞世凱語段曰：「吾以家事託君人，以國事託君矣。」後來段以北洋派首領自負，演出若干事件，斯蓋其張本歟。

本 廿 六 起 快
刊 四 個 碼 預
自 期 特 加 定
明 中 大 一 不
歲 預 號 倍 致
起 備 另 請 吃
每 出 售 趨 虧

敬候吳稚暉先生的文章

編者

吳稚暉先生的文章，寓深意於嘻笑怒罵之中，寫他心裏的事，說他口中的話，無掩飾虛偽之弊，有真情熱感之誠。至暴露正人君子，學者紳士的醜態，把過去中國文人所有傳統惡習加以無情的掃射，舍此老誰屬。先生尤好與

吳稚暉先生手札

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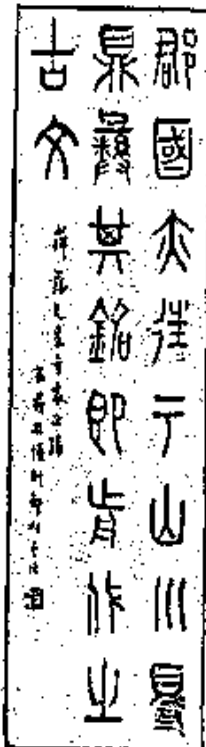
此手札係借致函加，實一思想
欲一直接也。且自意大下不至
難且近來氣市惶惶，以爲難
更老能修或有所愛陳
終報成內不... 吳稚暉

人筆戰，雖年屆古稀，對仗時依舊精神勃勃，絲毫不懈，即名手若汪精衛先生，也有點奈何他不得。陳公博部長更弗論矣，連招架的功夫都沒有！此老風趣，足見一斑。吳先生雖爲黨國元老，照理應當榮幾分官氣，打幾句官話，而他却從不來這一套。他依然是學者本色，恭謹，謙和，談天的時候，總是那麼一副使任何人看了都覺得肅然可親的神氣，數十年來如一日，真難得。今年春天，先生蒞杭

編者 敬候吳稚暉先生的文章

，與編者會一兩卷中；但見他足登套鞋，手執小傘，緩步而來，云適在兩高峯觀兩景，甚快。時冷雨紛紛，沾人衣頸，對立雨中，談頗久。最後先生允我之請，說回上海後一定有文章可寄，豈知一月兩月，三月四月，使人望穿秋水。連去快信數封，也如石沉大海。原來老先生遊興甚濃，一會黃山，一會衡山，一會見入蜀，一會見又上……及至本刊辛亥特號徵稿函發後半月，始獲復書。當啓封時，我暗暗心裏，以爲有好消息，拜讀後，纔知是一張空頭支票，祇好嘆口冷氣，送走先前那熱望。不過我早已向一般相熟的讀者許下了大願，告訴他們已拉到吳先生的文章一篇，不日即可共賞，如今日久未見所許，既無顏面人，且還被人譏爲「瞎說」，無已，惟有將老先生的來函書法，（寫篆書，吳先生是高手，國內雖無敢與頡頏者，却不以此自傲，來信說：拙書奉上一案，閱後棄諸紙笈可也。製版公諸，算是了却一筆心事。不知讀者能恕我的罪過否？

吳稚暉先生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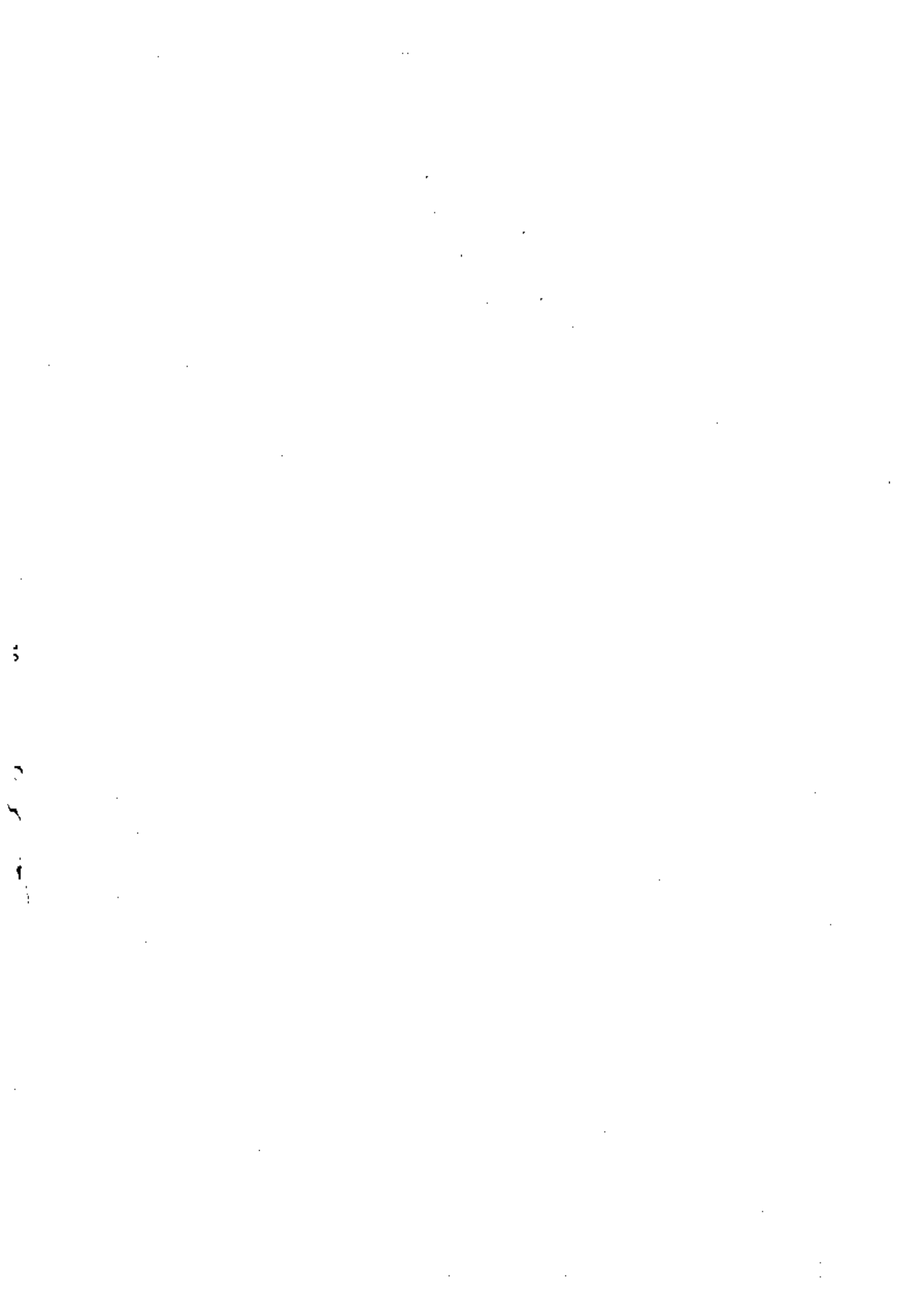




城 風

半月刊
第廿一期

禹域多飛將
錫虜騰
逸民夜激潭
底影空
酒頌
望仁



本期目錄

魯迅是怎樣一個人

魯迅雜文選（談所謂「大內檔案」）

論月集

平話家柳敬亭考證錄

撒豆成兵

記樂登「二臣傳」乙編之錢謙益

讀不共書

戊戌政變中之劉慶村

入蜀記

談徐國卿先生

憶西縣

湖上
文苑

經頤嫻

許疑金

陳樹人

冒鶴亭

曹培崗

余十眉

李壽堪

夏暉禪

二陵談蒼

記述督瑞徵

黃萍蓀

故魯迅

弘一法師

張破淚

蔣大沂

右升

蔣慎吾

莊民持

高越天

馬小進

叔純

汪精衛

二陵

黃華

錢風

半月刊

第廿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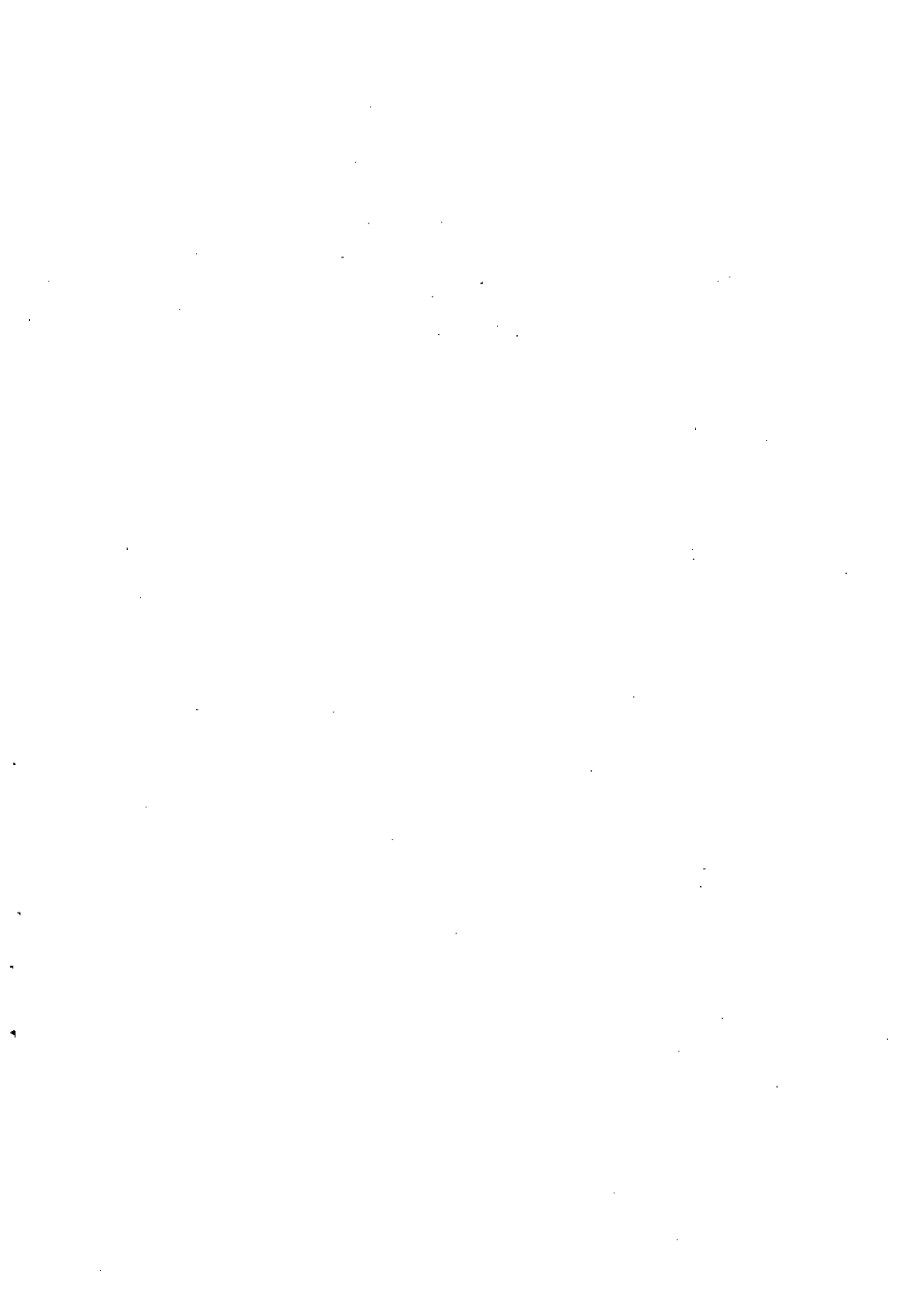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編輯人 黃華 蔣蓀

發行者 越風社

社址 杭州西大街華豐路五號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魯迅是怎樣一個人

黃萍蓀

萬國殞儀館裏陳列着魯迅的尸體，說有五千青年去瞻仰道容？據此，則魯迅之思想影響於中國青年界者不可謂不大。但這老人生前，社會對他的批評，毀譽不一，很難使人認識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譽之者每以其爲了不得，毀之者則曰「不過如此」，實則魯迅自有「人不可及」與「不可及人」的地方在；他的長處決不曾被毀之者掩沒，同時他的短處也決不是譽之者能給洗刷得掉的。本篇雖不是死者的解剖刀，而不能不叫這兩月來聞得迅死訊的人明白魯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魯迅是浙江省紹興縣人，世居紹興城內履益橋，祖父，父親都爲縣中優秀的士流階級。祖周福清，字介甫，翰林出身，曾宰湖南某縣，旋充內閣中書，以爲人讒下獄，繫三年，纔得赦，家道遂中落。時魯迅年方十三，就是常在雜感中所提起的「家遭大故」。不久，他父親也爲受這樁事情的刺激，累及科名，感前途絕望，鬱鬱而終。此不幸之遭際，正是使魯迅思想趨於偏激的種子。他和封建社會搏鬥，和正人君子搏鬥，和禮教搏鬥，無一非爲家庭之影響而起。這種仇恨，憤激，怨怒的積聚，一直在他神經中佔據着，直至其呼吸休止之日。

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做學生的時候，課餘愛觀電影，有一次看映一張中國風氣片，當中有許多不知從什麼地方搜羅得來的一班下層社會間的中國人，其時一部份日本觀衆，都拍掌稱快，並齊聲叫「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斷定中國必亡」（時適日俄之役以後），氏聞此語，不勝憤慨，歸後語同學，說要組織一個文學社，以文學的力量，來啓發中國民智。這是魯迅的一位老同學錢均夫先生對記者說的。可知他學生從事文學工作的志願，是爲了此事而起，正與章太炎之鼓明史而倡種族革命同出一轍。出發點由於民族主義，當無疑義。

辛壬之際，徐伯璜刺恩銘，秋競雄殺身成仁，革命的思潮，流遍在中國的青年界，魯迅在東京，甚感興奮，「朝華夕拾」收「范愛農」一篇，其中有一節謂：

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了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旗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璜的家屬去。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弔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衆即劃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着起來：——「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階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這時纔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

麼冷！認識的人就告訴我：他叫范愛農，是徐伯孫的學生，我非常怒憤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從此我總覺得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個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如果說魯迅是革命者的話，則此日正是其萌芽之時，從文字的描寫上，且還可想見他常日的激烈之態。

誰都知道，魯迅是有脾氣的人，只要一言不合，他便會拂袖而起的，雖說年齡已半百有餘，也仍然會跟一班毛頭小夥子鬪氣，好勝和倔強是其本色；且每遇一敵人，常念念不忘。惟倦不忘，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要帶起一筆。起先和章士釗戰，繼和陳西滢，長虹，劍波社諸人戰，沒有一次不喜歡把人家罵得狗血噴頭，一次又一次，若不勝其與奮似的。別人平下去了，其至於忘掉了，而他還不時要提及，要加以冷不防的襲擊，譬如說章士釗罷！這是魯迅生平最痛惡之一人，在他那許多雜文中，中篇有六篇要拉出章士釗其人，如「這句東西在章士釗是譯作x x的」，即在這種小地方，也不肯輕輕放過。和章士釗過不去，自然是章在教育總長任時撤去他「董事」之職的原故，實則骨子裏魯迅所恨的，乃因章是「名流」，「學者」，「官僚」……之故。

中國的老人，大抵不愛人家說老，尤其是女人，而不是女人的魯迅，也犯了這個毛病，他最恨人謂其老，彷彿老便是「落伍」，便是有被擠向時代進化之輪下的危險，這幾年來的魯迅，中國的所謂新文壇上已似乎一致公認此老是新進的，革命的，其實文人總是文人，前進也者，革命也者，無非都是文章裏面的裝璜，也可說是洋場出版界中的廣告哲學，殊不知七八年前，今日一致被青年公認為前進作家的魯迅，正是昔日為青年所譏為落伍的文人，此與魯迅固無損，只可憐讀者們的淺薄。當時魯迅有「我的氣量和年紀一文」在「語絲」發表，可見其不服氣之一斑，茲節錄數段於下。

……他們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鑄貫，家法，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至於我是老頭子，却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有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牛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托爾斯泰，克羅池特金，馬克斯，雖然有言「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鬥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鬍子，因為我一個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

以托爾斯泰，克羅池特金，馬克斯來襯托出世界的大偉人「全有大鬍子」，訓斥與已為敵之後生，此老也太自負了。

其實此等文字，雙方所據住的觀點，皆甚淺薄，近於孩子們鬪嘴，在後生原不足怪，而老人也會與若輩一般見識，但有人說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可愛之處；惟其老，而不知老始可貴。

魯迅之能得到一般青年學生的信仰，就在於他「不老」這一點之上。紳士學者正人君子之流，書痛斥青年們放浪不羈

的思想行爲爲不是，惟魯迅則表同情，用尖辣犀利的說話以暴發爲青年們所看不來的正人君子們的醜態，許多在青年人達不出的話，惟魯迅能之。這好像是幫了子姪輩去反抗與自己同輩的弟兄，於是就爲同輩弟兄們不歡了。「北京」是出正人君子，紳士學者的勝地，也是禮教之城，好古之邦，怎能容這個偏護和縱放青年的人呢，於是，魯迅在「四面碰壁」之下，終於惘惘然離開了「北京」城，「而已集」所收「華蓋集」一篇，自己說得很清楚。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晒的樓上，滿身瘡子，有如荔枝、兢兢業業，一絲不響，以爲可以免於罪戾了罷，啊呀，這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預先叫我不要走，在這里以俟開審哩！

據報載，魯迅的喪儀十分熱鬧，有唱歌的，有喊口號的，有揮其巨幅之遺像，在行列中說：「這是大衆的導師」的……熱鬧原也應該，魯迅自有其「人不可及」的地方在。我們所引爲遺憾的，祇是這班愛魯迅的人，並沒有真正認識魯迅，看他們的表示，似乎硬把死者當作列寧一流人物待遇，要將「革命者」的虛銜給老人戴上，殊不知此等做作，適足以彰魯迅之短。且魯迅生前，也最惡這些世俗所流行的排場。我們覺得魯迅始終是個執筆的文人，他沒有離開書室一步，如果因其作品中對現在國家所處環境抱有憤慨氣息，即指爲「領導大衆」，「革命」，那末，這個革命者，充其量也不過是「空頭革命家」而已！

魯迅爲文，自阿「Q」時代迄最近，作風是一貫的，他對於中國的民族，中國的社會的一切，只取了嘲罵的方式。他雖然想做醫生，可是只做到開藥案的一步。病人身上所有的惡菌，腐象，固已爲其暴露無遺；但只暴露而不下藥，於病者又有何補？「革命者」，若專說空話，不實幹，就談不上「革命」。我們這樣說魯迅，非不敬於死者，實在是對他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至不切實際的歌頌，誇大的口號，恐只能「風光」於一時。

我以爲「天真」是魯迅的本性，他今年雖五十有六，却還不會看透中國的社會相，以及社會中的形形色色。這些東西，在二十五六歲人的眼中，原覺有點氣憤，但一過了三十，氣自會平下去，會感似似的暗告心頭：「呵，這一切我所看不慣的現象，原爲社會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細胞」。這樣一想，罷了！罷了！把先前所認爲不行的一切，皆付之一笑，這也就是所謂「世故」。所以「世故」深的人，心緒總極其冷淡。中國有許多在少年時很有寶貴歷史的人，一過了四十，便漸漸推翻過去的信仰，甚至會自斥其非了。心裏并抱了極度的不安，想痛改前非，懺悔已往，於是，學佛了，出家了。魯迅不但不學佛，連「世故」都無，還是跟那班二十三、四歲的小夥子一樣見識，此即爲「人不可及」之處。

魯迅因猶存赤子之心，天真未泯，所以今日之下，有五千青年去憑弔他的遺容，然而這中間，爲什麼沒有中年，老年人呢？爲什麼屠格涅夫，托爾斯太他有更廣大的讀者羣呢？此點，我想把明說是哀悼魯迅，實則想利用死者來作自己廣告的人，應當加以縝密之考慮的。

青年人入世未深，一碰着社會間的陰影，即易沮氣，想嘆，可是缺乏力量，惟魯迅專在此中用銳利的眼去搜集，一

有所得，即予以無盡的痛擊，難怪青年讀之，拍案稱快。其實魯迅所進攻的對象，在一般入世稍深的人看來，已司空見慣，決不若青年之易於感觸，如是而讀魯迅之文，縱其筆如利匕，也無動於衷了。這就是魯迅未曾普遍獲得「大眾的同情」的原故。但他那一股生氣勃勃，不屈不撓的精神，自為大眾所公認的。

在魯迅的眼睛裏看來，中國的一切，都是無可救藥的，他永遠地抱着憤激的心情，他不論走到那裏，好像隨處都有敵人潛伏着；有用閃電打他的，有放冷箭射他的，在他自北京至廣州的時候，說：「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獨先生，弄得四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言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忘記了這個『學棍』，哈哈，並沒有……」（見而已集「辭大義」篇）足見魯迅先生的敵人很廣，不單是正人君子與紳士學者，最奇怪的，就是班同是以「新文學」家馳名的人，也會跟他談不攏來，如死去的徐志摩，活着的梁實秋、高長虹、成仿吾、郭沫若、陳西滢等，這批人的頭腦都很新，都喜得一手漂亮的白話文；而他為什麼亦不引以為同志，反和他們死作對頭呢？原來魯迅先生見了有新名士氣的也討厭；而且又看不慣別人那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套，他又憎惡別人談主義，可是別人却偏愛拿主義去壓倒他，創造此便是這一類。

魯迅對於各種主義的表示，在「熱風」五十六，五十九兩節裏，說得很有趣，他說：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什麼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義？我們何嘗會同別人打仗，無抵抗主義麼？我們却是主戰參戰的，自由主義麼？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人道主義麼，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

魯迅的自信力很強，新的東西他看不來，新的東西因為惡心許得太過，他又不相信，他只說他要說的話，罵他所要罵的人，他執筆為文，自由自在，不受別人的拘束，不受什麼族類的哄騙，然而今日之下，竟有人硬要死人的思想，硬將他摺成爲某一類主義的信徒，在其靈機前後大吹大擂起來，倘死者有靈，我想一定睜以眼目。

魯迅的精神使人欽佩，魯迅的節操值得人們師法，魯迅的文筆的流暢與雖然研究西洋文字而不為其同化的地方，尤為難得，他在「熱風」第四十一節中有一段話，是對青年發的，他說：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們還更想起了魯迅氏的遺言：不要紀念我，不要因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莫作空頭文學家。他先前曾和一班空頭文學家戰鬪過，當時雖各有千秋，長篇累牘的巨幅嚇得人不敢拜讀，但今天呢？畢竟分明了，章士釗做官，現代派的唐有壬被刺而死，徐志摩葬身雲霧間，高長虹、李初黎、成仿吾等則不知去向；而他們的作品，也早被賣花生米的老闆搜得無影無蹤，這便是所謂「空頭文學家」的下場。唯魯迅，猶存一線之光，猶能在吾人筆下回憶其往事，記述其生平。

魯迅雜文選

魯迅的文章，似乎總是與青年特別有緣，中年人以及老年人，對這位作家，很少關心；所以平常就不容易和他的作品接近。現在人過去了，大家對他好像也不無翹慕之感；故趁介紹其爲人之餘，特在他那十餘本雜感集中，選出本篇。這雖不能算是魯迅的傑作；但因其內容有關史料拿故者頗多，與本刊性質相符，特錄於此。其他縱多精品，亦祇得割愛了。

編者

談所謂「大內檔案」

所謂「大內檔案」這東西，在清朝的内閣裏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裏塞了十多年，雖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咷之聲，彷彿國寶已失，國恥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麟潛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爲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書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云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歌唱，却往廿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其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 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爲他老

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只因爲 Sentimental 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麼？

那麼，這不是好東西麼？不好，怎麼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裏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爲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爲是敗落大戶家裏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孔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裏面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着竹籃的人，從那裏面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麼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只要在「大內」裏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或是說也不錯，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掌故的錢澹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裏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纔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

到北京的時候，他們已經被裝爲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裏了，的確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裏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先生。「籌備處」云者，即裏面並無「歷史博物館」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他們的升沈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面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做出我所目覩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爲牽涉着的關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只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爲罵了叭兒狗，這纔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於有關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只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爲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觀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顯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麼，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却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裏，就很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胡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爲什麼呢

？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讀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裏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映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遷移，或整理，或銷燬的辦法。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可長夏有佑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檢案罷，任其自然，懶掉、釋掉、註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入爲，一「辦」，那就與輪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爲衆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張「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下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爲麻袋裏定有好處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麼紀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即日

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貴，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稀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寶錄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歸櫛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爲「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數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

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干。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干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着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跽跽，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裏——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覩。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羣破紙廢窠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着，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使不管了，接着，他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纔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

平話家柳敬亭致證錄

張破浪

余對於平話家始知柳敬亭先生，早想擬成一籍本末全備的史述，祇以參考煩繁，需時不少，俗塵鞅羈，遲遲至今，已四載矣，茲將明季以來，書傳中關於柳先生尊故者，用有統系的摭入，篇幅甚長，在所不計，只恐能詳詳細細，不遺一事為原則，參考之費。寫入特幅，藉供稽考而已。

讀「桃花扇」梁溪夢鶴居士序曰：

「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于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藉鼎餽而窮于室安，扼腕時難者，徒屬之帶帽奇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伎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是知明末忠義之士甚多，而死節者亦不少，祇以樵好習小，互相傾擠，置國事于不顧，其有激昂慷慨，心憤當世，串口伎以發紆忠義，猶極身皇，如柳先生者，大可哀也。柳之為人，以吳梅村氏傳記為最詳，茲分段誌述之。

一、敬亭之易姓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曹姓，年十五，曠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其則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燖條泔然，已撫其樹，願同行數十人曰：「噫！我今姓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

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管接殼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幾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吳梅）

敬亭原姓曹，其易姓之由，一因名在捕中，二因偃蹇不偶，三因好奇心動，遂以柳為姓也。但以敬亭之易姓，而世遂不知其世系，自明末迄今，且三百年，曹姓世系均不知，余因訪南通錢嘯秋之報告詞，得考其詳如後。

二、敬亭之世系 柳敬亭，本宋曹彬後，自彬至九世孫珪，（珪名廷玉，原官侍衛親軍兼都指揮使）均世居真定府靈壽縣，宋南渡後，珪官兩浙常鎮等路宣撫使，始卜居于江蘇常熟之笠山，至第十二世名鏡齋者，因避兀亂，攜弟變名，渡江至通州之餘西場，遂家焉。通州曹氏族譜，以堯卿父崇壽為遷通一世祖（崇壽，字嵩年，任宣徽院副使）堯卿兄弟為二世祖，其真崇壽並未載通也。敬亭原名永昌，字斐宇，與其父堯發，弟永祥，曾播遷于泰州，世遂誤以敬亭為秦人，梅村亦遂以入之傳記，世以敬亭易姓，遂更不知其即曹永昌也。敬亭配龐氏，生子二，長名復祖，次名正祖，遞傳三世，通之族譜詳焉。通譜以永昌為十三世，若上溯之彬，則敬亭為二十三世矣。破浪按：通州曹氏子孫有名鉉恩者，與錢嘯秋為友，鉉恩，依譜為二十二世，即敬亭之九世孫裔也，鉉恩既與嘯秋交，故遂揚譜以示之，因嘯秋為文以表張

，而世遂知敬亭之原世系焉。

三、敬亭之得師 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潮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我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曾曰，夫演義雖小道，以其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夫斯，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未也，則子以若溫哈臨，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之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孱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竊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足之所踐，言未發而哀樂具夫其前，此說之全矣，于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恍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吳傳)

此言說書之工夫不易，揣摩萬類，盡態極妍，百尺樓頭，終焉達到，又知當時之業此者，有張潮、有陳思、有吳逸，俱兩人，固不備敬亭一人也，以敬亭之智慧，勤業、盡善盡美，卒以此而享天下大名，世果無不智不勤而能成功者也。敬亭之師，爲吾松先哲，莫君後光，有莫君爲明末雲門大族，有莫方作如忠，莫君轉秋水，是能對名家，爲其昌之師友。莫氏世代書香，詩文前輩，世傳崇德館集，即其文集與到抄也，家居城南，現傳莫府前三字，亦即莫氏之府第也。後光爲方伯一族之人，固有行而能文者，平生富藝稱，知音樂，敬亭得名師指授，故雖其少年嶺嶽，卒能一藝以成名傳後，世但知有柳敬亭而向未知其師莫後

光也，幸賴梅村一文，始知莫光爲柳生之師。

四、敬亭爲相門之上客 柳生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接，人人暇就之，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敷衍無所耻，與人談，初不其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半傾瀉，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可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士，相國吳文端閣門避追隨，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事，乃公故善聽耳，孰謂今日不幸親見之乎，生聽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快憤傷懷，凡北人新離石者，聞之無不流涕。(吳傳)

人生不幸，際此離離之秋，耳聞目見，無非傷心之事，斯時也，大俠亡命，叱叱風雲，鼓消其平生懷抱，

「孰謂今日不幸親見之乎」一語，閱悲局極。此節敘敬亭之酬應，與其談吐，自有一種異人處，對卑賤者折節下之，通顯者故爲敷衍，胸中抱負，的是不凡，斯乃英雄之異于常人也。下段言其說技之精，如余澹心板橋雜誌曰：「敬亭游於金陵，吳橋桐城，引爲上客，嘗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以歌曲彈詞顯，往往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與吳傳同，又云：「丁繼之扮張魁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均妙絕一時，丁張二老，壽九十餘。」又云：「十七八女郎，歌揚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可知張燕筑與

沈公憲，在當時亦屬戲曲大家，頗能傾動時人。

又云：曲中有張卯官善笛，張魁官善簫，管五官善管，于吳章甫能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張燕筑丁繼之善串戲，柳敬亭長說書，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言當時諸人擅長之伎，或簫，或笛，或串戲，或說書。二李者，即李貞題與李香君也，眉樓者顧媚也，李貞題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君為雪苑侯方域所愛，顧媚後煢龔定山，所稱眉樓夫人者是，三女子均輕財好俠，南北馳名，名士美人，均屬翩翩年少，以敬亭騎士，雜于其間，撫時感事，亦傷心之極致矣。

五、敬亭之膽識 甯南伯左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待發，時守皖者杜將軍弘域，與柳生為故人，良玉常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睦，念非柳生莫解，杜乃檄生至，進之左，左以為此辨士耳，欲觀其能，因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食，一時座客，均振矜失色，而柳生拜訖，索酒歡笑若無人，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諒杜將軍不敢擅也，請卿命入杜將軍幕，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中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而口講便宜輒合，左起走卒，與母相失，請鮑封，不得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屬姓事乎，此我說書中故事也，大喜，立奏。阮司馬大誠，柳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適南中，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生歸對如良玉言，且約結遺報。及聞板磯築城，生頓足曰，此示西偏，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

百萬軍中，應對自如，柳生之膽識宏矣，軍人想陋，因封母而用說書故事，柳生之智慧備矣，左阮之不睦，柳生早已窺見，及南下而報如言，聞築城而起疑，柳生之平日見識與知軍國大事，固非泛泛者所可比，斯皆豈一說書人所能哉。明史，左良玉傳云：「馬士英阮大誠用事，慮東林，倚良玉為難，因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防，殆防我耳。」可見當時馬阮之恨東林黨人，兼懼良玉，所以築城西防，柳生知其然也，故有起疑之歎。柳生雖不通文，但亦出身華貴，為故將軍之裔孫，故膽識兼備，惟以遭逢世亂，事不可為，故隱身于說書，以謀衣食耳，清榮吉甫題桃花扇曰：

激成黨禍國隨淪，如此清流亦未純，看到末流能赴義，讀書人愧說書人。

此即指柳生而言，且可為此段注脚，益慨當時之讀書人也。

六、敬亭之機智與劫官 左良玉病多肅怒，愛將陳秀，適犯重罪，且必死，柳知之，而真得樁樞，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觀之，良玉乃出其所畫己像二，指其一曰：「此關關破賊國也。」且攬鏡自照曰：「良玉天下健兒，而今也衰。」又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柄而枚者，數童子從其後，即陳秀之像也，柳伴不解，而脫為誰，左謂之，且告其罪，柳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故令之入山自從，今殺之，此圖為不全矣。」左頓之，遂免陳秀罪。左爽，過龍江關，柳生伺而哭，已有迎且拜，拜而不肯起者，即其愛將陳秀也。（吳梅村曰：予從金陵

隨柳生，同時有楊生學術，故與也，亦客于左，使攝武昌守，朝廷拜為其，左佩攝柳生以官，柳生笑，勿肯受也。為人排難解紛，俱在談笑中，柳生之善用其機智如此。柳生惟賈良玉之性，故能事事合其意，自來武夫多粗暴，鮮機詐，柳生知其然，所以能合其意也。生見世事如劇場，官吏若舞客，况當叔季亂離之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因之甘為說書以終老，斯其人品為何如哉。

七、敬亭之垂老苦况 江上之變，生所繼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氣度自如，而問之曰：吾在肝胎市上時，寒夜和東稿臥屏，那陣決行兩雪中，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吾有技在，前集憂貧困乎？酒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左傳南故事，則歡歡灑灑。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為書，故晚節尤進。(吳德)

柳生說神官以終老，老且困，乃曰：「吾有技在」此語可以勵世俗，語云「精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生之謂矣，柳自左死，復居江甯，後赴吳，一度入馬逢知幕，時馬攝江南提督，駐松江，因之柳常往來太倉松江間，年已八十餘，殊鬱鬱不自得，吳梅村復作楚雨生行，序曰：「柳生近客于雲間帥，識其必敗，苦無以自脫，浮沉敷衍，在軍政一無所聞，其禍也幸以免，……余因作楚雨生行以挽之」，詩曰：……「一生挾頗商談妙，君聊唇舌淳于笑，啼哭管因感舊恩，故情尚足陪年少，途窮重走伏波軍，短衣縛袴非吾好」云云，即敘柳生重入馬逢知軍一事也。查馬事有松江唐綱庵「雲間雜錄」記載甚詳。

案「馬逢知，清順治間鎮雲間，本降賊也，性暴戾異常，殺人如戲，常于歲暮，訪諸大戶，拘其人至，幽之密室，索銀，謂之探份子，其他不法事甚多，後因刑殺妻事，又謀逆，為上殺之。」由此以知柳之入馬幕，其以年老無所依，不得已而出此，在軍事一無所聞，故得免死，柳之老境不堪，于此益見。

八、錢蒙夏為敬亭撰文墓實 敬亭，今之何孟也：嘗以登王侯卿相之座，往往于刀山血路，骨揮肉拋之時，一言誤殺，片語解頤，為人排難解紛，生死骨肉。今老且衰矣，然猶掉三寸舌開口四方，負薪之子，斃死逆旅，旅櫬蕭然，不能返葬，傷哉貧也。優孟之後，更無陽孟，敬亭之後，寧有敬亭，此吾所以深為天下士大夫愧也。三山居士，吳門之異人也，獨引為己賈，謀下地以葬其子，并為敬亭營兆域焉，敬亭曰：此非三山隻手所能辦也，士大夫之賢者，吾侍遊焉，章甫韋章之有聞者，吾交焉友焉，聞春之輕快，裘馬之少年，輕死重義，骨騰肉飛者，吾兄事焉，弟畜焉，生數椽而死一坏，終不令敬亭為鵠無依，而烏為得食也。某不願開口向人，惟朋公以一言先之。此後收齊為敬亭墓實營兆文也。敬亭以垂老之年，為頭老之柳生作啓，措辭與利勸人，其前段引太史公滑稽傳優孟，陪出敬亭(以為長不健)。敬亭之子，客死吳門，是則其子之死，先于敬亭。謂敬亭有二子，意客死之子，為長子復祖，抑為次子，敬亭未道其名，莫能知也。敬亭與敬亭，似極相厚，故讀其啓之後段，益覺措辭之鋒利而肅殺，爰再錄之以顯其意，其詞曰：……生之所稱引者，治遊則六博蹴鞠之流，豪放則

推埋臂鷹之侶，富厚則趾馳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顧饒聞者，兩手據一錢惟恐失者，要離專諸，春秋時，吳市兒也，豈可與哀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以吾言說于吳市，吳之人，有能投袂奮臂而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次第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稽焉。」

常人爲人作集資啓，決無似此罵人，而敢齎爲敬亭作啓，竟如斯嚴厲而噉殺，推其胸中一段牢騷不平之氣，顯著于字裏行間，抑豈更自己之借酒自澆，而當時之爲士大夫者，更可知矣。

九、敬亭之狀貌 陳其年題敬亭軍中說劍圖云：「辨士者誰老無齒，魁顏獨脊醜且鄙，得非齊馴通，乃是柳麻子，此翁滑稽真有神。」吳梅村柳敬亭贊曰：「頤而立黔而黑，視若營，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如伯楚，爲諧給，醜而婉者其貌，佞而忠者其德，初卽之也如驚，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爲此柳可愛，而吾笑爲麻中之直，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也歟。」錢牧齋曰：「敬亭之狀：長身疏髯，談笑風生，插齒牙，樹頤頰。」

陳其年三人之題狀如畫，總言其貌，不外黑醜、面麻、魁顏、獨脊、頤長、鼻一不塌之俗夫，惟其德足以蔽貌，智足以動人，才足以濟事，雖醜其貌而不醜其心者也，今觀遺容，大足以慨世之不德不智不才者。

十、當時名人之題贈 其友如吳梅村錢牧齋陳其年外，若王獻定，梁玉立，顧佛南，顧景星，王懋麟，俱鼎舉，張山來諸人，均有題贈，爲錄于下。(一)王于一

……謝書云：「百萬軍中託死生，孫吳知此笑談兵，千金散盡尋常事，不換肝胎市上名。」英雄頭肯向人低，長把

山河當滑稽，一曲梁陽岡上事，門前曲水夕陽西。」此則述其說武松打虎事也。(二)梁玉立贈柳敬亭南歸白下云：「三十年來說柳生，留髯此日絕冠纓，指揮客事如圖畫，對汝堪移萬古情。」聞靈桑田一布衣，治遊深處指柴扉，春來數醉荆卿酒，風起揚花送客歸。」軍中執事語如新，磊落軍南百戰身，爲問信陵當日客，侯門誰是報恩人。」齊魯志怪詭荒唐，抵掌風雲起座旁，天寶尙有遺老在，何堪白首說興亡。」斯時明已亡矣，尙在說天寶遺事也。(三)顧佛南贈柳生歌云：「廣陵柳生能好奇，千年野史口說之，……諧談一笑映滿堂，長風天末涼如水……此翁自是儒者授，悲歡離合搜經營。」其小序曰：「柳生所至輒傾諸豪，其時南中士大夫，避寇卜居者多嘔柳生，與之遊，爲僕發故小吏宋江軼事一則，縱橫據助，弊指瓦屋，俯仰離合，皆出已意，使聽者悲泣喜笑」云云，此與吳傳同也。

(四)顧黃公贈梅村王郎曲難書絕句志云：「尋常賓客誰驚座，不是王郎卽柳生。」原註：「敬亭老義士，平生豪俠，善平話，」此說書之稱平話，所由來也。(五)汪季冉贈柳敬亭說書行云：「吳陵有老年八十，白髮數莖而已矣，兩眼未暗耳未聾，猶見搖唇利牙齒，十時抵掌公卿前，談奇說鬼皆虛爾，開論抵死要驚人。聽者如癡維誌苦：英雄盜賊傳最神，形模出奇真怪誕，耳邊悅聞金鐵聲。舞劍橫戈疾如矢，聲嘶力竭時一呼，霹靂迸裂空山轟，剪燈爲我說齊諧，救如銀筑歌燕市。」此則言敬亭暮年說書之狀也。(六)熊鼎舉有詞三首、一賀新郎詞贈柳敬亭，二、贈柳敬亭向面子限韻，三、贈說書柳叟沁園春云：「惘然塵上跌諸博，黃精新詞七步才，……相攜手，儘山川六代，蕭歌千杯。」定山堂老人之重視柳生可謂至矣

「淞隱漫錄」，而「瀟湘雜志」所記曰：平話始于柳敬亭，然皆鬚眉男子爲之，近時如曹春江、馬如飛，皆其矯矯傑出者，道咸以來，始尚女子，能令聽者魂消。「說書閒評」云：自敬亭說武松打店，酒瓶有聲，爲四公子所稱道，於是世遂盛行說書。吳人黃士周，曾在乾隆行在，彈唱白蛇傳，與人業此者大盛，所到之地，浙西之嘉湖，江蘇之蘇松常太等，而大江以北，則盛行淮書，杭州以東，盛行鼓兒書，至說書之「說白」有平說，掛口，引子，賦贊等類別，而總名曰官私白。插科打諢襯托等屬之私白，寒喧敘事感懷等，屬之官白。前四大名家，爲陳××、毛旭秋、俞遇乾、陸××、除唱以外，完全表白，無一句入口氣語；後四大名家，即馬如飛、趙湘舟、姚士章、王石泉，唱則初分毛調俞調，毛即旭初，收音類東鄉調，後馬如飛做其大略而刪去其秀，自成一派，名曰馬調，俞調即俞遇乾，在清嘉道時說白蛇傳，專就腔調委宛，動人聽聞，類于三環調，馬如飛字吉卿，馬調唱工中，祇有鳳點頭，俞調唱工中，舍鳳點頭外，又有龍飛尾之名目。

觀以上諸家談論，評話即平話，源始于宋，有陶真，即女彈詞家也，厥後有柳敬亭等大暢其旨，世遂聞名，清初尤著。道咸以來，先後四名家出，現在各大書場所唱者，不外「俞」「馬」二氏之聲調，吳門之光裕社潤餘社，追其始祖，固已將柳敬亭氏爲其先師，推敬亭之名所重，先爲一般名士所推許，實亦曾與左甯南之戎幕，而甯南之敗，更爲當時東南成敗所繫，天寶遺聞，即爲甯南都軼事，藉斯人而一溯故侯家世，益重其人。而敬亭之技藝與道德，又足爲評話家之楷模；因而尙論其人矣。

撒豆成兵

蔣大沂

晉書卷七十二郭璞傳云：「璞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兩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撒小豆三斗，便能變成赤衣人數千，非「撒豆成兵」而何？誰要以爲正史上萬不會有這種希奇古怪的事情，真是上了一個大當。今人往往以爲小說多荒唐之辭，足以影響讀者的心理，有主張將神怪小說氣息濃重的小說，戲劇及連環畫加以禁止的；然而却沒有人主張對一般人所公認的「正經書」加以注意。其實若從研究「民俗學」的立場說，則無論其爲「正經書」，無論其爲小說，戲劇或連環畫，關於這一類的記載，都是極可寶貴的材料，全不能輕輕放過。若丟開了專們的研究不說，而光從一般社會的「世道人心」着想，則無論其爲「正經書」，無論其爲小說，戲劇或連環畫，關於這一類的記載，都應當舉行一個「潔本」運動，全部清除一下。若然不注意於小說，戲劇和連環畫，而忽略了公認的「正經書」，那却未免備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殊非澈底辦法也。

記榮登「二臣傳」乙編之錢謙益

右 升

謙益字牧齋，江蘇常熟人。博學多才，著述宏富，惜晚節不終，為貳臣以自玷，雖君子不以人廢言，而文章終不足以蓋氣節。此孔子教人，所以先孝弟忠信而後學文也。謙益中萬曆一甲三名進士。嘗殿試後，內廷小童報告，謂已定為狀元，於是賀者絡繹戶外，謙益亦過信而喜。比揭曉而狀元乃吳興韓敬，蓋敬賄巨璫，潛易之也。謙益恚甚。後韓敬以京察見繩，人謂謙益擠之，韓亦大恨。謙益遂與浙人水火。

謙益官編修時，閣黨御史崔呈秀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遂罷歸。崇禎元年，起原官；不數月，擢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力排體仁延儒，體仁乃追論謙益主試浙江時賄賈關節案，遂獲職、坐杖、論贖。後常熟人張漢儒又訐其貪肆不法，乃下刑部獄訊。獄急，謙益求救於太監曹化淳，事為溫體仁所知，密奏謙益交通內監狀。時曹化淳方為崇禎帝所信任，自請按治，刑斃漢儒，并揭發體仁他罪狀。體仁謝病罷，獄乃解，謙益削籍歸。

謙益既歸，佯係失志，遂絕意時事。吳江盛澤鎮有名妓曰徐佛，善畫琵琶，四方名士流連過訪。其妻女曰楊愛，色美於徐，而綺靡雅什，亦復過之。愛頗自負，嘗探博古好學為贗代佚才者從之。聞吳山有錢學士謙益者，實為當今李杜，欲一覲見其丰采，乃假扁舟為士人裝，造錢投

謁。易楊以柳，易愛以是，刺入，謙益辭以他往，蓋目為俗士也。柳於詩內已露色相，謙益得其詩，大驚，問開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開者曰：士人也。謙益愈疑，即訪之於舟中，則嫣然美姝也。柳出其近體七言歌正，謙益心賞之，相與絮語終日，臨別謂柳曰：此後以柳姓是名相往復，吾且字子以如是，為今日盟。柳嘗歸松江陳臥子，臥子不答，柳書；及遇謙益歸，乃昌言于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錢學士者不嫌。謙益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我非才如柳者不娶。時謙益喪偶，年已六十矣，遂娶柳，行結褵禮於美蓉坊中。簾鼓退雲，隔簾數岸；齊牢合卷，九十其儀。於是琴川紳士，沸騰騰議，輕薄子有揮磚石於鷓首以戲之者，謙益則吹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妝詩自若焉。

崇禎殉國，南都閉關，謙益議立潯王常滂，與馬士英議不合。及福王由松立，謙益懼得罪，卜疏頌士英功。士英乃引為禮部尚書。謙益復力薦閣黨，為阮大鍼等詆寃。大鍼為兵部侍郎。許謙益入閣，權謂須疏糾侯朝會及允彝乃可。謙益已具疏，會南都破，不果。當消兵之南下也，謙益與兵部侍郎梁雲構、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宋灝等五人，首先往迎，其餘文武各官遂相率迎降。諸臣各致禮幣，有至萬金者，謙益欲表其廉潔，致禮特薄，而執禮甚恭。東藩細香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巨鏡謙益百叩謹

啓上賈，禮品爲銀盞玉杯象箸官扇之類，末末曹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下仍具銜名。謙益捧帖入清豫王府，叩首擗下，致詞王前，王爲色動，接禮甚歡。王賜飲食，諸臣席地啜之；已而王命謙益梁雲構統兵千人搜宮。治山雄執弘光帝至南京，豫王幽之，令諸降臣一一上謁，惟不行君臣禮。諸臣往見一揖一叩首；謙益見故主，伏地痛哭不能起，豫王記室曾王佐扶出之。

謙益既降，一日游虎邱，衣一小領大袖之服。一士前揖，問此何服？謙益對曰：小領者遊時王之制；大袖者乃不忘先朝耳。士譏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又有題詩寺壁者，曰：「入洛紛紛意未澁，尊離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蓋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宏光時謙益請在家修史不許），昔日幸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是陳臥子作。

清順治三年正月，以謙益爲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馳罪回籍。五年有人告謙益從逆；清廷令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至金陵辭辨，謂曾供職內院，邀沐恩榮，圖報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一息，動履藉人扶掖，豈有他念。哀憫問官，乞爲開脫。會首告者避匿不赴，獄乃解。

謙益得釋歸，越十年卒於家。清高宗於國史立武臣傳，列謙益入乙編，乾隆三十四年詔曰：「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膺臚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游涉列郡，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謙益等之非，勸其詩不錄。實爲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尙以爲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荒蕪背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謙益果終爲明朝守死不變，卽以筆墨謗謗，尙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爲本朝臣

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爲可鄙可恥。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留傳，必當早爲銷燬。其令各督撫將初學有學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益廣爲曉諭，定限二年之內，盡行繳出，無使稍有存留。該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將全板一併送京，勿令留遺片簡。朕此旨爲世道人心起見，茲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通諭中外知之。」

清高宗蓋讀其詩而瀾怒其爲人也。謙益熱中功名，既不得志於清，乃益倖倖。晚年所作吾奕集，投筆集，觸犯忌諱尤多，藏此書者多秘之，未爲清廷所知也。投筆集爲謙益族子暹王所注，而吾奕集標遊王詩爲首。遊王博學好古，注初學有學兩集，謙益潤飾之。

柳夫人慕謙益名，以如花美眷，偶一黠顏韶背之六十老翁，此無他，蓋欲附驥尾以顯其名耳。當清兵渡江時，柳勸謙益曰：「是宜全大節以副盛名」。謙益有難色。柳奮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及謙益被逮入江甯獄，其子孫愛一籌莫展，柳獨隨之行。謙益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傷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益深德之也。謙益歿後，族人託言索欠聚於堂，柳立出千金授之，而喧集如故。柳乃密召謙益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家僕數輩，部署已定，出賭族人，約明日杯酌。次日，族人皆至，柳與列坐翌次，酒令僕局前扉，乃入室登樓，似將持物以出者。久之不出，家人入視，則已投環矣。大書於壁曰「井力釋冤黨，然後報官。」家人乃盡縛族人，無一脫者。嗚之官，窮治得實，悉置之法。謙益死而家不破者，柳之力也。柳一平康中人，而能彌明大義，始則規夫全節，繼復殉夫紆難，可謂不負知己者；而謙益則負柳多矣。

讀不共書

蔣偵者

雙十節前，接得萍萍先生的信，叫我寫一篇「辛亥革命時代上海的言論界」。正預備着手動筆，不料因為有旁的事情，就此耽擱下來。對於萍萍先生的美意，我雖然辜負，實在抱歉得很。不過，那篇文字的寫作材料我却已蒐集齊全，而在那些材料裏面，我倒發見一樁別的文獻，覺着值得在「越風」上發表。現在，就把它整理出來，寄給萍萍先生，以補我前次不能應徵之過。

辛亥十月初一日，在上海發刊的民國報第一號附錄裏面刊載「不共書」一宗文獻，頗有一讀的價值。

原書舊曾刊行，但民國報所載，却是鄧秋枚（實）先生珍藏的鈔本。作者的生平，據鄧氏跋文稱：

「計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詩文縱橫跌宕，務極其才力而後已，著有中州集，改亭集。此不共書成於崇禎十七年，為明亡之後一年。當時國號已改，而計子猶繁以明歷者，不忘正朔也。此書立論在先固東南以圖北伐，其於今日之形勢不謀而合。今者，鄂軍一起，長江上下游義聲響應，北京勢成孤立。義旗北指，計日可亡。改亭立論於二百六十年之前，一若洞知有今日之舉者。吾願愛國男兒，讀此益以堅其志，則指顧而中原大局定矣。此舊鈔本，余久珍藏，今始出世，天人相應，還我河山，以復此不共戴天之仇，而計子二百六十年未瞑之目可瞑矣。鄧實記。」

由書的內容看來，在清初當列為禁書無疑。鈔本原有署名

「忍庵」的附記，如下：

此書為勝國遺臣所著，故稱明太祖曰高皇帝，且於列宗洪武等處均標頭，於本朝則曰奴酋，曰虜騎，曰胡馬。近見先生改亭集中，各論已刪節不全，忌諱字亦多改易，非真面目矣。文集舊刻本已希如星鳳，况此原定之本，更不易得，安得不寶而藏之？忍庵記。

原書小引所叙，多提綱挈領之語，但渾含不露。原文云：「計子不共書，雖若先為東南半壁計，而於四瀕已舉其全，於九州且及其五，蓋上下二千年，縱橫一萬里，和盤打算，始末為此四卷之書，非志在偏安者所得聞也。古今人爭慕洛陽慷慨之風，然就買生之言，亦仍有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故凡少年而具老成之識者，必不肯輕於持論。計子此書，類皆引前鑑後，於以參畫時局，絕無一語虛懸空語，且每設為三策，又輒僅取其中。此其計慮，尤深遠矣，不獨工於揣摩，精於考證已也。年處弱冠，遂能貫通若此，則鄙夫雖復厚慚仲淹，不敢奏太平十二策，而計子已堪為房杜李魏，何不能若謀多功大，幼為奇童，終為名相之鄧侯乎？大唐中興頤，如次山者，可執筆以待矣。崇禎甲申歲秋分後三日，網絲老民周永年書。」

至於作者的自述，則慷慨淋漓，關於「不共書」著輯的山來，說得詳細無遺。茲特錄於後：

「不共書者何？浙西草莽臣計東約其壬午以來所輯之書而書，而更其名也。書作於壬午之十月，時值賊氛突臨楚洛間，竊疑金陵上游失險，外甸單露，乃取天下形勢要書，自唐之括地志明之一統，反覆究論，輯書幾十萬言。質之當時大人先生，咸曰可，綱將付之

劉氏矣，猝聞國變，痛絕焚書，身且不知所竟，遠及乎著作之事。繼開新主正極，一本高皇帝之舊跡，私念向爲金陵作壽南書者，竟爲杞人先見；乃復取其書，而約其言，變其旨，更其名，一與宋呂融所作東南防守利便書爲敵。蓋今日形勢，絕非南宋紹興時之跡，而今日建都之勝，亦非南宋所得備美。乃讀五月以來當事奏議，率皆本於呂融之書，則其謬甚矣。然成蜀之日，蜀尙安枕也，而竊竊然憂之，以爲蜀必不保。猛作第四卷書，質之邑中老成，皆謂孺子可與言，不意不兩月而變淪告陷，賜不幸而言中，尙忍以此書告天下，令天下疑爲事後之言哉？乃稿偶留水西寺若虛上人處，意欲乞其再錄一副，留饋中耳，不意竟慨然爲蕩其鉢中之資，一旦剽成而寄予，正其訛字，私心快之，遂不得不正之同人，然豈作書之懷哉？抑豈有獻書之妄念哉？夫譚形勢，至粗也，然陸中人草廬數語，不過瞭形勢於掌上，則此書之成効一得，未可知也。或曰：何不談兵食？何不講心術？則天下言之者多矣，臣又何言？時崇禎十七年十一月，記於枕戈草堂。」

不共書的目次，計共四卷：第一卷爲「先固東南要害總論」，「應天根本論」；第二卷爲「兩淮門戶論」；第三卷爲「全楚形勢論」；第四卷爲「四川要害論」。持論一切，猶如鄧氏所謂與辛亥革命時代環境不謀而合，即以現在國勢觀測，亦彷彿爲先灼之見。其「先固東南要害總論」中有謂：

「夫東南者，東盡於滙，西盡於漢，中盡於江，取天地四瀆之三以爲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足

應天書 不共書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窺中原，而有西北。……然臣據今日之大勢大時而熟計之，則非李綱之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以進中原，而有西北；固西北則不足以保東南，而何有於中原。自來立國於東南，而不能復中原西北者，若劉宋蕭梁之輩固無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實未有西北中原之志者也，焉得歸形勢之咎於東南？若果肯先固東南，以爲進取之局，則爲我太祖高皇帝之定鼎金陵十六年，然後出師伐北矣。晉有一祖述而不能用，有一王敦而不能殺，內難日尋，何暇外事？且謝安乘淝水大捷之後，而終身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於胸中，甯有拱手而取天下者哉。若宋高之溺任奸輔，自墮干城，忘親事仇，宴樂終世，則其老死臨安，已爲萬幸，豈可尙言西北哉？如我太祖起於淮西，將蕩濉胡氣，則當引兵北向，而反南渡江者，以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以淮甸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有六年，截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而元人坐困。故一旦北討，有取無戰。……」

我們讀了上文，真不知作何感慨。從來，在國防上，在經濟上，在人文上，南北之見，門戶極深，而所謂西北，東南之說，主張也各有不同。改亭先生以爲定鼎大計，應該先固東南，不啻和孫總理冀都南京用意暗合；而目前中國，自九一八以來，東北淪陷，華北告罄，則亦在政府努力準備抗戰而已。

翻閱前明遺民著錄，頗覺沉痛感人。不共書的作者，對於故主慘念之忱，尤足悲慨。但不知道晚近收藏禁書的名家曾經看到否也。

戊戌政變中之劉斐村

汪民持

筆者負笈求學時，嘗遇蜀人劉虛舟君，虛舟與斐村先生爲叔侄行，故于先生身世，備諸詳盡。風雨聯床，燈窗夜話，因而藉悉先生生前行狀。虛舟尊人，又嘗爲先生作外傳，筆者亦嘗見之。茲爲所述，皆系追憶虛舟所語及外傳文字，匆匆寫成，蓋亦欽仰前賢之意云爾。

二十五年八月風雨之夜，民持附記。

清季戊戌八月，以德宗銳意變法，召用新學之士，罷黜頑固舊臣，致親貴譏於蕪腐，垂簾重見，冤戮世稱六君子之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楊深秀林旭康廣仁諸人，康梁連逃海外，德宗受幽瀛臺；茲事近人多知梗概。是篇所記，則以劉光第斐村一人有所述焉。

斐村，光第字。四川富順縣人。其先世初居閬之武平，清初始遷蜀，家富順縣趙化鎮。祖名聯桂，父名宗準，皆業商。斐村生時，家已中落，故其幼隨時代頗刻苦；然敏慧異常兒。自七歲入學，三四年間，畢四子五經。十四歲，遭父喪，家貧至不能舉火，但苦讀不少輟。富順號稱大縣，歲試時，應考者四千人以上，而學額不足三十人；因有成某，憐其貧，勸之學賈，庶幾可博升斗，且屢請於斐村母王夫人，王夫人意動，亦以苦讀不能療飢，命俸贖。斐村不聽。嘗泣告其母曰：「吾知讀書之難，而成名之不易，然人不讀賈則焉，吾但求明理足耳，不敢希冀富貴。苟積至十八歲，不能有所成就，當學賈。」母嘉其志，始允其請。而戚以其言不入，俸俸然至新周濟，絕與往來。斐村晝夜勤奮，乃竟得自困苦艱難中奮闢出來。其幼年苦

讀之精神，於此可見一斑矣。

斐村年十八，果附永甯縣籍獲雋；弟因學費過鉅，棄不與覆。明年己卯，以縣試第一人冠軍。庚辰入縣學，壬午補廩膳，經學使朱鹵然闕入尊經書院，充高材生。是年舉于鄉，次年癸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分廣西司，年僅二十有五也。

斐村居官，以廉介清勤著聞。成進士後，即請假歸里，奉母家居，旋遭母喪，服闋，始于戊子春赴都供職，時年二十七歲。居都時破屋數間，敝車一輛，天寒僅一布襦，未嘗衣裘葛，外無應門之僕，內無執轡之夫，僅一婢供酒掃，餘則概由夫人任之。取與之間，尤一介不苟，卽後以新貨入軍機，有同鄉某官，以其馬馱，擬賄以健騾，亦卒不敢進。而外任大吏，有饋遺冰炭敬者，皆拒納。公車之存佩於胸中者，雖窮迫不憚分厘。其於義利之辨甚明，有如此也。刑部廣西司，案多推延不結，京師因有謠曰：「命運低，到廣西。」但斐村自主事時，每遇積案，必爲清理。審理詞訟，至同寅督散去，亦必將各案辦結始歸。或有疑難及奸盜重案，被告狡展，則從容與語，如道家

常。不得則又伏案看書，於有意無意之間，盡心研討，務得其情而後已；故案無遁飾。奸滑者咸畏其明察，不敢狡供。曾有宗室某，犯殺人案，差票不敢傳，裴村因自詣宗人府，請拘檢如法。清慎勤奮，執法如山，誠可風已。

徐尙書壽恆，嘗慕裴村之為人，以裴村在部多年，未嘗得一差暑，因使人觀之往見，意欲加以提拔。然裴村語人：有「彼堂官也，我部員也，彼禮賢當先我，我若私謁人，其謂我何？」之語，卒不見。而又不喜交遊，凡同鄉同年，大都不相結識，聞人不善則去之若浼。持躬尤謹，終身不二色，從不作狎邪遊。同寅宴會，有裴村在座，無敢招優侑酒，烟酒亦未嘗沾唇。性情之高潔狷介，非常人所能及。事親至孝，母死，哀毀畢至，為廬於墓，率子講學其側，晝夜恆守，三年如一日。凡此種種，求諸今日，有幾人哉？

戊戌政變，言者甚詳；然裴村之風度，尤足多焉。裴村官刑部主事時，德宗幼冲，慈前擅政，大權操于親貴，咸以奔走為能，有識者多有叱鷄司晨，太阿倒持之憾。裴村尤深憤朝政紛亂，仕途惡劣，慨無一人敢直言極諫，嘗有海忠介所謂：「舉世皆婦人，不圖於今日見之。」之嘆。曾繕諫書請慈前撤罷，但為部堂所阻，以其言忤，不予代奏。蓋其天生硬骨，真有所負來也。

變法之始，萌于中日甲午戰后，慈前因而退隱，德宗始獲親政。慈前退後，思有一二賢才以為之助，遂徵各大臣以舉賢任能之事。裴村經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舉，與楊旭等同登荐剡，當時陳舉裴村奏中，有「品學端粹，廉公有為」之語，惟崇備至。實則裴村未嘗與陳通聲氣，僅因鄂

督張之洞密辰，裴村曾代人製文稱祝，鄂見而奇之。後裴村赴閩修墓，嘗謁張於武昌，頗蒙賞識。又因同鄉喬栢生主事服闋赴京，道出長沙，陳與喬乃舊交，詢以當世人才，喬力舉裴村，以為今之人傑云云。

裴村召見之日，首言上下習為常，非大賞大罰，不足以勵人心。時德宗志在勵精圖治，頗有朝乾夕惕之致。得裴村，甚優遇之。會是日有禮部主事王照，以條陳請部堂代奏，尙書許應駘，以其語趨直尼之，不意為德宗知，立罷許官，及全部六堂之職。於是京師大譁，以為裴村奏對使然。而次日為戊戌七月二十一日，旨下，授裴村四品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事宜，人皆為裴村賀，而裴村初以不次之擢，智者所忌，辭不欲任。然鄉人之愛裴村者，咸往資備，始勉為供職。庸知患禍之來，在於俄頃間邪！

裴村任軍機章京時，未嘗自矜，且深知親貴權，母后聖肘，急則不達，意欲潛移默化，實穩健者流。故爾時德宗雖以新政諸奏章，概付四章京閱判，不與大軍機事，然裴村慮其不和而害政，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僭越大軍機之權。德宗至欲以大理太常兩缺，昇裴村與楊銳，高其位次，裴村復堅辭之。其苦心孤詣，蓋恐急則終亂耳。第不幸竟資志以歿，是或胡清氣數使然歟？

德宗初制于母后，萬事不能自主，王公大臣及閣官等輩，凡為慈前所素喜者，皆篤視之。及親政，則延及儒林，擠除宵小，與利除弊，惟恐不遑。如能禮部六堂，斷都御史懷塔布，查抄內務府員外慶寬，廷斥大軍機許庚身，順天府尹孫楫，風行雷厲，舉國震懾。黜涉之權，獨操一

己，雖大軍機不能知。而懷塔布之妻，常與慈醇近，因日以婉言進訴，語且及四章京。賢則裴村早以外間諸重，讒者多，固無時不諫德宗勿操之過急也。

六君子冤獄，世皆知誤於項城，項城之別具肺腑，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也。會譚嗣同林旭，以固原提督董福祥，正駐軍南苑，謀調董軍來京，彈壓阻撓變法者；但又以董武恐難操縱，因林旭曾應直督裕祿之聘，在北洋署中，與項城相善，時項城方練兵小站，頗著時名，遂擬結項城為腹心。故譚嗣同嘗與裴村謀，欲擴充項城兵額，且保以待郎銜，俾有權，免為裕祿所牽。然裴村則以擴充兵額固可，保侍郎則不可答譚。而翌日袁世凱賞加侍郎銜之旨下。至後此林譚奏請德宗給項城殊論，亦由譚代署楊銳及裴村名也。殊論所云：為令項城帶兵來京。然項城竟洩之于裕祿，為言彼等將以兵圍颐和園，圍禁太后，如秦始皇故事，實康梁暗中主持。禍遂作。

裴村與林旭楊銳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就義日，為戊戌八月十三，計以七月二十一日撤用，八月初九被逮，僅十九日；入獄亦僅五日，不待審訊，即遭駢首。在獄中時，猶日夜閱看朱子奎書。就義時，監刑為刑部尚書剛毅。嘗由獄提出之際，咸以為將付法司審問。惟裴村以其入系死門，知無生理。問剛曰：「余等所犯何罪，而就刑？」剛不應，及到西市，又問剛曰：「余等固死也！皇上何如？」剛為之凜然，不知是時德宗已幽居瀛台矣。裴村及後，顏色不變，臨刑亦洋洋如平時，學養深醇，臨危不亂，非可以矯強為也！年僅三十有八，於是年十二月，葬於富順趙化鎮普安岩。與裴村等同受逮者，尚有戶部侍郎張蔭桓，翰林學士徐致靖，張道成，徐定齋，而康梁則早鴻

飛海外矣。

裴村學識俱優。幼讀時，一日師以館屋頹廢，出一聯使風對；聯曰：「屋亦共高明，奈風雨飄搖，無方可禦。」裴村對以「水不在深淺，有魚龍變化，即此為靈。」居官秋曹日，可以京師高次，自署門聯曰：「四海誰知習藝？千秋吾師剛曼。」其抱負于此可見。未第日，好讀唐宋書文辭，及史記兩漢書文選脫文近思錄諸什，為學好獨居高樓，閉戶自修，不與同學往來。又會勸其乘詩古文詞小學諸書，專從事于八股者，以為取資索如拾芥也，但裴村漫應之，不可強。富順後進之龍賡古書，實自裴村開之。尤有買書癖，第以京官俸薄，無錢買書，輒就書肆借觀，或租以抄錄，好學之心，未嘗一倦。故公餘則點湯書籍，終日秋案。書法學錢南園，且精堪輿岐黃之學，能者多才，庶幾近焉。

裴村遺著，於詩有介白堂集。其五律如月喧穿石水，風折過橋烟。酒店風收旂，存時犬臥門。週世塵孤劍，圓窗坐萬山。水白棲雲樹，山紅抱石花。玉女青晶飯，枯僧白爪禪。燈花燈裏落，木葉酒中深。棟香在鳳窟，松黑老猿公。歲熟便幽夢，天開積遠心。神魚金石氣，仙蝶鳳凰孫。松聲涼作雨，雲氣曉成樓。又七律如北地有人耕陸海，西山終古送斜暉。山月犬聲寒似豹，荒江客夢淡於鷗。頰波橫影分明見，風露衣香有所思。苦悲銅馬憂王室，閒跨黃牛學地仙。日光射井生虹氣，風力飛人帶虎腥。三秦鳥適衣邊接，六韶蠶盡杖底來。齋船淡浮鏡底月，繩河斜拗竹梢波。諸聯清新俊逸，俱無絲毫塵俗氣。而其造句鍊字，亦異常精警，多未為前人適過。古體詩亦清雅賦麗。近人論詩，有謂可比美散原云。

入蜀記

高越天

在杭州住久了，覺得無聊。

本來，在「山堆翠黛，水瀉綠油」的杭州，住家是最好不過的地方，可是，杭州的環境太美化了，軟洋洋的湖波，淡盈盈的山色，使你留戀，使你沉醉，甚且留戀得使你老是像冬夜躺在天鵝絨的褥子裏，一點兒不想做事，這樣下去，對於現代的人生，似乎有點那個……。再則，生活之石的重疊，近來無情地在我頭上加增起來，因此我祇得跑出來了。

以上是我離開杭州的原因，算做是敘言。

夜半，黃浦江上

「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我登民權輪的一晚，是八月十九，也就是舊曆的七月初三，這天晚上，先有過一陣暴風雨，到十點多就停止了，平時熱鬧不堪的上海市，此夜却非常靜寂，祇有電車仍然往來，汽車人力車似乎是絕跡了，黃浦江上

的涼風，吹拂到人身上，覺得帶些兒秋意，二弟送我上船，已是十二點鐘，一鉤新月，從碎雲中隱隱約約的出來，「纖纖涼月窺人別，汨汨秋潮催夢聲」，這是我留別詩中的兩句，在這種夜景的下面話別，任何人恐都免覺得有點悵悵吧。終於，在一點鐘的時候，船開行了！一小時後，出了吳淞口，窺見了海洋的一角。許多帝國主義者的軍艦，像巨鯨一般浮在碧綠平靜的海面上，有時閃爍他發光的巨眼——探照燈，向天空和四方睨視，當他睨視吳淞的時候，我不禁惶惶地替我們殘廢的吳淞砲壘，喘了一口冷氣。

民權輪轉向了長江，夜已深了！玉鉤一樣的月亮，也消失了。夜幕沉下來籠罩了大地，祇有軍艦上的探照燈，還同電光一般在天空發閃。

到漢口途中

從吳淞到漢口的一段水道，走過

的人極多，用不到我來說明行程和形勢，不過在我目中，覺得長江實在是太偉大了；江面是這樣的寬，江身却又是這樣的深，江岸雖是這樣的曲折而不規則，忽然左岸突出來，忽然右岸削進去，輪船在一直的方向前進，可是有時幾乎和江岸離不到二尺，但並沒有淺沙等來阻碍她的行程。兩岸的風景，美麗得似水彩的圖畫，近水的沙灘上，蘆荻密得和竹林一般，可惜現在秋尚未深，不然，西風一起，蘆花如雪，不是更可玩味嗎！江波雖是滔滔地向東流着，却清激得很，微風輕輕地拂着江面，日光投射到波上，就像魚鱗一般閃閃爍爍幻出了金色的光芒，江上白帆的船很多，迎着風都像是很悠閒的，輪船過了，激起滾油似的浪花，帆船都遠遠地避開了。

八月二十二日的下午四時，民權輪到了漢口，一路經過的許多都市名勝，如南京，燕子磯，蕪湖，采石磯，小姑山，九江等，都忽忽過眼，不

及上去遊覽，可是，就在這僅僅一瞥的當中，却已使人認識了長江兩岸都市的殷富和名勝的雄奇，當我一腳踏上了漢口江岸的時候，夕陽已照在列排宏偉的建築物的金紅頂上，反射出各種眩目的色彩，天空像一個廣大無涯蔚藍色的穹廡，覆在我們的頭上，橫在我們面前的大江，浪花仍舊一陣陣浩浩地向東流去，隔岸的武昌，兀傲地似乎和漢口不肯相下的樣子，在晴霞暮靄中對峙着，在這一個優美的環境裏，我是陶醉了。啊，此地是曾經流過多少革命戰士的血，才洗出這一片乾淨的江山啊！「浪淘盡千古英雄。」「一江南北，銷磨多少豪傑。」我就在江岸上的綠樹叢中反覆地歌誦着。

赤壁，荊門與彝陵

在整潔的漢口市上徘徊了五小時的我，又繼續我的旅程了。漢口以上，可以說是江行的第二段，江身似乎比下游收束一點，但是曲折更多，左一灣，右一拐，很不規則的蜿蜒地伸展着，江流是依舊奔放，而且因為曲線太多的緣故，水勢反比較來得急了，過赤壁是在次日天方黎明時候，

「烏鵲南飛無魏土，大江東去有周郎。」歷史上虎搏龍爭的一幕偉大戰劇，給予了後人多麼的影響，赤壁經吳魏一戰而傳名，周郎真是可見。

輪船過了城陵磯，掠湖南邊境而過，僅僅在甲板上瞭望見了洞庭湖的一角，「玉界瓊田三萬頃，」真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廿四日的下午二時，經過了沙市，晚上，在新月煉星的下面，入了荊門，兩岸山石壁立，緊緊束住了江身，「山高月小，江流有聲」真有點兒詩意，怪不得杜少陵要呼出「羣山萬壑赴荊門」的句子，同時又聯想到千餘年前的美人，——「生長明妃尚有村」。英雄美人是有能力去點綴江山，詩人却是悠閒地歌詠他們，讚美他們，我想，假使沒有詩人，英雄美人也許都成爲平凡的男女，江山也許是要感覺到寂寞啊。

夜半，輪船到了彝陵——宜昌。停泊下來，長江中段的旅程，在四十八小時內完畢了。

不可思議的三峽

從宜昌再沿江上溯，山是漸漸地高起來，不多時，就入了西陵峽，江

面就束緊了，江水急得似瀑布一般，從石灘上傾瀉下來，輪船却迎頭衝上前去，忽左忽右，浪花就像雪球似的飛濺起來，兩岸的峽，高高地聳入天空，真可以「虧雲蔽日」。石壁生成又高又廣，平面似同刀削斧劈，排排聳峙在江岸上，上面重重疊疊的峯巒，却叢生着樹木，黑的岩石，像猛獸一般猙獰地向下睨視着，這樣綿互不絕地三十多海里，才出了西陵峽。歷來傳說中的黃牛、牛肝、馬肺、兵書、寶劍等峽，都在這一段中，一一經過，種種雄奇森嚴的姿態，可說是希有的奇蹟。過了林歸和巴東兩縣以後，就入了巫峽，她比西陵峽來得奇秀，長達二十五海里，巫山十二峯，亭亭玉立，秀削輕盈，好像十二個風流綽約的女神，在那裏爭妍鬪艷，那時候恰巧細雨霏霏，在船上仰望十二巫峯，籠罩在白雲和煙霧當中，更顯出輕盈嫵媚的姿態，「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神女入夢的詭譎，宋玉作賦的餘韻，自然而然地湧上我的腦筋。但是，千年前金碧輝煌，充滿細腰美人的楚宮，現已埋沒在蔓草荒烟的下面，剩了些零星瓦礫，神女有知，也許要慨歎人世太

短促了吧！

巫峽過完了，就入了瞿塘峽，看到了激瀾堆，這一段峽路雖比較短，可是風景更加來得雄奇，輪船左盤右旋，逆流上駛，偶然叫一聲汽笛，高山皆應，四面都是峭壁奇峯，團團圍住，使你前不見去路，後不見來路，真是生平奇觀。我從前看到許多描寫蜀道風景的詩歌，總疑他們是言過其實，現在身歷其境，才曉得三峽間脫的風景，却是非文字所能形容的。

出了三峽，就是白帝城，又過去一點，就到了夔府，孤寂而古老的城垣，在斜陽暮靄的當中，別有一種蒼涼的情調，輪船就在城邊停泊下來。

峽裏的風光

從夔府以西，山勢漸平，頗似吾浙過了嚴州七里瀧漸近桐廬的樣子，不過川人對於壘山的技能，却比我們浙江人好得多，山上都是梯田，一塊塊黃的是稻，綠的是菜，淡綠的是高粱，此外秀竹喬木，更是參差綿延不斷，上午經過雲陽縣，下午到了萬縣，遠望樓臺閣閣，氣象繁盛，確不愧為峽中一大碼頭。船停了三小時，

繼續前進，次日（二十七日）上午經過忠縣，下午經過酆都，在一般迷信的傳說當中，酆都是可怕的鬼城，却不知道他卻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城在天子山的山麓；這天子山好像鳳凰跟着兩翼，姿勢是秀麗極了，山上松篁競秀，真恐仙人的窟穴，鬼伯那裏配住，即使有的話，我想也必定是睡驪九歌中「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的山鬼，倒很值得和他做朋友。

當夜，船泊在涪陵縣的一個小村莊旁邊，此地江面特別開闊，四面都是山峯抱住，極像西湖，微風拂拂，江流無聲，月亮的銀光，漸漸地佈滿了這個恬靜的江山，我在甲板上徘徊，彷彿入了夢境，連白霧濕了我的衣服，也不覺得了。

徘徊在重慶市上

八月廿八的上午，民權輪到了重慶，在船裏蛰伏了十天的人，聽得到了終點可以上岸的消息，真是非常快樂！重慶原是一座山，却踞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叉點上，伸成一個半島形

，很像一個「巴」字，所以叫做巴郡，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唐朝人以長安為京都，兼以交通不便，怪不得有這種「鄉愁」，其實巴郡又何嘗遠呢？重慶市的建築很整齊，馬路也開闊，人口三十餘萬，大有追蹤申漢各埠的神氣。祇可惜因為地形關係，馬路都成傾斜形，對於交通上實多危險，將來還得參考香港的市政設計才好。重慶從前說是「烟」賭「娼」的盛地，現在却看不到，據說是中央政令到達了以後的成績。我住在一家叫做新金山飯店裏，設備也還不錯，吃了兩餐帶辣味的四川菜，覺得非常可口，在上海南京各地開的川菜館本來不少，但是他們總要帶上一點「下江的時樣」，那就無形中減少了川菜的風味，比較此地，差得多了。

重慶的一切，可以說是努力模仿上海，是一個十足商場氣的都市，看慣了洋房、馬路、汽車、電燈、市招……等等的我，絲毫引不起興趣，在市上徘徊了兩個鐘頭，回來關門休息，準備明天繼續我的行程。

汽車在雲海中奔跑

廿九的早晨，匆忙地上了汽車，在晨光熹微中向西駛行，出了重慶市以後，峯樹是高低起伏着，汽車在山徑中疾駛，兩旁的嘉木秀竹，怪石飛泉，幽深雄秀，使人欣賞不已。原來蜀中的山，山形非常挺拔，山頂都是尖形，所以多婀娜剛健的風致，山多巖土，因此竹樹茂密，偶有出土的大石，却又成了大斧劈畫派中瑰奇磊砢的樣子，非常雄奇好看，所以在四川道中的行旅，雖說是蜀道難行，可是美秀無比的山水，却給予人們不少的安慰，「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此時的放翁，在驢背上必定也是左顧右眺，欣然色喜，決不會因遠遊而銷魂的！我方在這樣想着，濃霧忽然襲來，幾陣涼風以後，化作霏霏的小雨（據說這種霧雨，對於山上的農作物是極有益的），汽車的頂破了，雨珠從裂縫裏點點滴滴的下來，濕了我半身衣服，幸虧氣候溫和，到不覺得什麼，汽車漸漸盤上山頂，我們迴頭外望，前後左右，百餘里中，濃霧已結成氤氳的一片，汪洋迷漫，

好像大海，幾座較遠的山，祇透著了一個頂，真同海中島嶼一般，汽車在雲海中奔跑，我們雖感覺得有點危險性，興趣却非常的好，後來太陽出來，濃霧漸漸消失，可是堆積在山谷當中的白雲，經日光一反照，却轉變成五色繽紛的綺霞，蒸散開來，烘托着青翠如沐的峯樹，我們都沉醉在大自然的畫圖中了。

傍晚渡過棹木鎮，到了內江縣城，市鎮非常繁盛，等於吾浙的紹興，出產很好的糖果，我就在一個旅社中宿了。

蜀漢名都夕照中

從內江再西去，一路蔗田橘林很多，頗有閩南的風味，經過資中簡陽等縣，都比較平坦，到了午後，汽車又曲折折折爬上了龍泉驛的高山，下了山就進入四川中心區的紅盆地，從龍泉驛到成都五十里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充分表現出繁富氣象，一切與江浙無異，所謂「沃野千里，良田綠錦」，確是名不虛傳，四川有如此好的天時和地利，假使二十幾年中，不是自相爭

鬥，能合力建設，這一省也許就可趕上德國一國啦。五點多一點，遠遠望見了成都，十八世紀式的雉堞，在夕照中返映着，高聳森嚴，使人起了不少懷古的幻覺。啊，「臥龍躍馬終黃土，」這偉大的蜀漢故都，經過了多少內亂的破壞毀滅，到現在勉強留下這面目俱非的軀壳（成都舊城，被張獻忠所毀，此係清初重建者），我却投入你的懷抱中來了！

成都的市街，都作井字形，街道店舖，頗為整齊，樹木種得很好，遠望祇見綠油油的一片，我就在綠油油的樹陰下面一家宿舍裏住下來，完成了我十二天的入蜀行程。

在成都的一切，下次通訊再談了，就此擱筆，祝朋友們都好！



談徐固卿先生

馬小進

徐固卿，名紹楨。先世爲浙江人，以遊幕來粵，寄籍番禺。公與吾粵名聲世家徐信符先生紹榮爲兄弟行，公行九，故人多稱之曰「徐老九」，或曰「九叔」。少負文名，應試中式後，留學日本，藝文習武，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歸國，治軍江南。年未三十，已著有四書質疑一十九卷。清光緒壬癸之間，客廣西恩恩府治時，復著三

國志質疑六卷。國府褒揚明令，謂公「才具文武器識開通」，良非溢美也。公治小學甚勤，嘗取說文九千餘字，依聲攝次爲說文韻聲攷一書。凡經傳子史與夫周秦漢魏金石異文，皆參攷之，以證明所謂「同聲相通」之義。（聞是書猶未告成），此外尙有道德經述義、大學述義、通介堂文集學書堂日記等作。且藏書甚富，多古本佳刻。南京玄武湖上，公有一書樓，辛亥革命之役，燬于兵燹，所存典籍，盡化灰燼，嘗與予談及斯事，惋惜弗

置。民國三年，居北京城西時，予與曹君君毅（今已故）常過公家，則復見公坐擁百城矣。予語公曰：「世之能藏書者，未必能讀書，能讀書者，未必能著書，如公則可稱爲三能矣。」公笑領曰：「君能知我，是解四能。」後以事出都，久關音問。今聞公竟於月之十有三日，遯歸道山，人琴與感，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國府褒揚明令謂「辛亥之役，嘗率新軍反正，又復金陵，厥功甚偉。」蓋光復之際，公適由江南蘇松鎮總兵，調任陸軍第九鎮統制，駐軍江北，響應革命，會師南京，被推爲江浙聯軍總司令也。克復南京後。公任衛戍總督兼參謀總長。小進識公，始於是時。未幾公釋兵權，調任臨時大總統府軍事顧問及臨時參政院參政，政府北遷後。移居北京，袁世凱任公爲大總府高等軍事顧問，陸軍部參議，等閒曹以編廢之。

民國七年，孫中山先生護法南來

，建大元帥府于廣州之士敏土廠。公南歸投效，中山先生委爲大本營衛戍總司令。後帥被逼改組，即返滬閉居。民國九年，粵軍回粵，中山先生再開府廣州，復任爲內政部長。十一年，粵軍叛變，離粵。十三年，滇桂軍軍下，遂陳（炯明）迎孫（中山先生），許（崇智）李（福林）回師（時許李等軍在福州），公受命爲廣東省長。未數月，改任廖仲凱，公遂悄然歸滬。故國府褒揚明令云：嗣後追隨總理，護法嶺南，迭膺軍政重任，盡忠黨國，險阻弗渝。皆紀實也。至云比年入贊樞務。當指現任國府委員而鳴之。

公不但涵深經學，小學。而治史亦極有心得嘗言：「昔人治乙部之書，厥有四家，錢、鄭、名訓，訓詁，名義，如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唐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此其一也；采拾遺文，裨補闕漏，如裴松之之於三國志，此其二也；評論是非，博陳得失，如徐衆之於三國，劉子元之於諸史，此其三也；辨定異同，校正字句，如三劄之於漢書，吳縝之於新唐書，五代史，此其四也。清代學術大昌，通儒輩出，

湖上文苑

二十五年中秋前四月發南京遊華山同行者
方介堪朱橫秋自西安又增李問渠胡公冕

適西安道中

極願備

中秋又至約西嶽。半宿徐州路車轡。牛馬紛耕隴海畔。江河共浪洛陽花。八荒香杏無松柏。一穴人稀宜室家。恨望關山碧未見。悠悠風月夢塵沙。

登南五台僧林少和

終南遙望若浮暉。雁塔嵯峨却不高。千古雲沈香積寺。一天風冷寶川窰。遙遙遺澤自湘窟。渺渺歸途指灊橋。曾到台巖下太乙。杜公留我度秋宵。

華清池

馬嵬人長恨。關山水自溫。一池留醉跡。千里弔香魂。明月無常照。枯荷有特根。夕佳樓上望。秋氣滿乾坤。

登太華宿南峯

正頂南峯入夢遊。金天宮裏讀中秋。首陽秦嶺如雙鬢。渭水黃河合一流。放眼雲收日月出。迴心雁落珊瑚愁。迴心石在

華嶽無憂亭無憂樹

再過玉泉院。華山僧此路。亭曰無憂亭。樹曰無憂樹。因樹以名亭。抑因亭名樹。亭曷曰無憂。壯哉勿却步。橫島

曰無憂。殘老不足繫。四遊者樹或早於亭。亭名早於樹。樹乃一古楡。楡錢多無數。以此解無憂。希夷不樂許。道人獻仙脫。名山倡誦語。無憂亭蔚然。迴心石則誤。吾攀千尺幢。鐵索霄風越。吾過蒼龍嶺。韓老哭何與。吾登摘星台。天空仍如故。遊山一鍛鍊。萬事慎斯裕。吾亦有所憂。周甲已老去。吾亦有所憂。歸馬在何處。

太華松

勝遊已到金天宮。輒首蓬陰看古松。太息摘星猶未及。再登橫頂復蒼龍。太華之松曾五絲。巋然巖密有奇姿。高寒如此仰天外。猶覺首陽日出遲。嘗道山高水不長。今遊華嶽得思量。參天無慮千年物。影到黃河城夕陽。香滿三峯金鎖關。高松矗立白雲間。恍然頭上有容處。厚土長存太華山。

枕上見月作

許疑金

隔窗忽如晝。良夜夢同時。簾幕濕清輝。冰玉寒漸漸。浮游入我室。虛白生幾絲。此境詫成賞。幽寂無人知。因思中野曠。當益澄而奇。欲遂起遊觀。安枕戀亦怡。四更看霜月。老懶情已移。假睡乃非真。太息鷄鳴遲。

中秋前一夕與若文茗話於平湖秋月夜深

未歸

陳後人

香霧雲盤合有詩。一甌清茗與羅支。平湖秋月中秋夜。占盡人間美景時。

舟泊安慶

賈錫亨

脫棹花樓鎖宛陵。倦惜老眼赤潮漲。漁人側網撈蝦蛤。稚子攜筐賣藕菱。坐久江痕看漲落。心閒天氣失炎蒸。縱然不是終南客。也愧安居塔院僧。

村居

汪精衛

芳樹綠溪澗復澗。靜聞幽鳥答潺湲。微風忽幻波間月。鷓鴣能勻雨後山。桑陌泥融行步緩。稻田水滿桔槔閒。彌望新綠非無謂。天使疲氓一破顏。

許疑盒文命題厲樊榭手寫宋詩

曹培陶

宋詩紀事三十本。字細如珠完未損。樊榭手鈔復家藏。宋詩紀事三十本。字細如珠完未損。樊榭手鈔復家藏。許疑盒文命題厲樊榭手寫宋詩。許疑盒文命題厲樊榭手寫宋詩。許疑盒文命題厲樊榭手寫宋詩。苦心愛護扇藏穩。如何尤物一朝飛。屬雜書城識者誰。疑更偶然游泥濘。恍如神禹逢瑤姬。徵君昔作維揚客。久向邸娘討彙籍。樓頭護草亦端妍。紙上筆花此遺迹。吾聞山舟小楮二千字。隨園見之猶心醉。矧茲墨妙蘊書香。謂翁精鑒親留讀。二百餘年兩知已。前讀後許相倫比。檀干夜讀雁作圖。略似西泠點雲水。

南社三哀

余十眉

百字令 王玄雅

江天向暝。倚西風。一笛亂愁吹起。細數詞流。空百輩兩字高華只爾。秋舫呼燈。春衫貫酒。儘事成彈指。吟踪若

向。舊時燕子能記。獨是慨念生平。素弦彈折。餘恨空流水。埋骨又嫌妨馬足。華表千秋休誌。劉峻裁書。茂陵求稿。淚眼應應理。大招歌闕。魂歸知甚人世。若曹劉亞有以得民終不當以明識我為遺笑千古矣維故其時有明亞明曹曹本不須明神馬馬馬句云云

心園春 歐去病

英靈如公。孤根崛起。豈不借哉。獻三千楮。叫開漢闕。隔一雙扉。關破胡埃。律闕秦儀。突梯方朔。典策高文枚叔才。雄心在。看韶關雲起。南海潮迴。草堂人去莓苔。問此後何年共酒杯。想顧高雉美。東林一叟。吳璠鼎峙。藹苑三材。陸賈新書。茂陵舊稿。一例蠶絲換劫灰。憑吊處。有斷腸詞客。咽淚斜暉。

木蘭花 懷張心齋

古人吾不見。君莫是漢東方。看結客平陵。醉歌燕市。熱淚千行。悠悠。應憐舊夢。想豪華跋扈少年場。桃葉已拼逝水。昔人先於桐華落盡斜陽。桐華小語君之警也。後復無路叩天關。註折賞香亡。算浮生消與尊彝。小閣茗酒幽坊。在茫茫。夜臺碎語。咽飄風騰遶九迴腸。一事平生敢負。傷心料理疎狂。

將之黃山陸丹林屬題觀瀑圖 李鶴坤

三疊琴心三疊泉。香鑪幽夢散如煙。行當振袂逐花頂。坐接飛龍落九天。

臨江仙

仙宋兄為子其宅在仙山時命名附陸作詞海之

夏履輝

萬卷三閩通十載。得歸不負辛勤。隣杯奉爵六朝人。草塘如有夢。詩筆可能神。招手留雲還獨唱。人間八表同昏。橫流欲到。看山身翻。憐江左展。未見海東塵。

二陵設會

元和陸文端公，爲有清一代狀元宰相之殿，溯自通籍以迄大拜，蔚爲帝師，未嘗一日棄大政，不離文學侍從之班。迨遜國後，仍事啓迪，效死不去，歲已卯卒於京師，長洲葉昌熾爲之銘墓，翔實扼要，無飾詞，無溢美，洵史筆也，錄之於後：

同治之初。削平大憝。朝著清明。海宇康晏。士大夫如朝陽初升。消禁暗髮。莫不以文章氣節相矜。數十年來考言觀行。奏牘爛然。聲滿錦殿。而卒之爲廟社所憑式。官府所寄託。天之方憤。屹然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在血氣之勇。而在行有蹤跡之士。羔羊之節。曰。自公退食。委蛇委蛇。鄭箋謂大臣有羔羊之節。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此其時在周家忠厚。事黃耆之日。而其人則閱類史佚之儔也。元和陸公當民勞板蕩之秋。而扶持顛危。巍然爲一代宗臣之殿。則其事更難。而其心爲益苦矣。公以道光辛丑五月生於潤州學舍。學有宋乾道二年熊克鳳石圖贊。故諱曰潤庠。而以鳳石爲字。皆其祖方山先生所肇錫也。公天資高明。若發穎豎。四歲而辨四聲。十歲九經皆卒業。同治癸酉以優貢知縣舉順天鄉試。甲戌聯捷成進士。臚傳第一。授修撰。先是公祖侍講公諱青堂。康熙乙丑會狀元。聯閣七世而繩其祖武。願侍講公未躋顯位。而公以詞林登拜爲帝師。世德作求。滋其益大。光緒八

二陵

年二月奉命值南齋。九年補左春坊左贊善。擢右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充日講起居注官。遞補翰林院侍講。出視山東學政。丁本父艱。服闋以原官擢右庶子。遂長成均。國學自宗室伯義祭酒開精舍以養士。邊隅英雋。偕計車而來者。觀光上國。絃誦相聞。公承其後。肅規曹隨。豈以通今學古爲教。南學得人爲盛。時朝廷以舊聞日盛。變法圖強。公謂舊章未可驟更。新法宜防流弊。既滿日時艱。又以太夫人年高。遂疏請終養。歸奉諫。三年而後出。公兩遭降服憂。皆如此。嘗曰。則而觀國家之制也。人子終天之恨。庸有窮乎。既免喪回京補原官。雖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歷署工部左右侍郎。公自通籍回翔坊局。循資平進。未嘗以觥觥嶽嶽著聞。而其受兩宮不次之知。諫登授榮。則在繼與西狩。天步艱難之日。當是時鄰寇實言。兵端幾伺。昌熾方守藏柱下。夜詣公爲進止。公毅然曰。君父方越在草莽。非臣子圖全之日也。翔且驅車出國門。間關三千里達在。麻鞋詣闕。即疏陳救時十策。大旨在練兵理財取士察吏。而其要歸於祛繁文而廢名實。抑新說而甚更張。嘉言縝論。納約自牖。公之純忠正學。見於此矣。行朝草創。百官星散。扈蹕而西。惟師武臣是賴。而求瘼采風。山川能說。非有文學侍從之臣。無以宜上德而通下情。公直

商齊久。請慶章故。蘇濟升遷。極折錫賚。代官應制。運籌如飛。往往朝受命而夕進御。爐烟宮漏如治朝時。朝廷譽公忠勤。而始知可大受。而惜用公之已遲也。是年冬在陝即升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辛丑九月擢掌西台。奉命告祭中嶽。登嵩高謁啓母廟。拓漳三關以歸。回鑾授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事。踰年進吏部。天篤降喪。國有大恤。德宗景皇帝。孝欽顯皇后龍馭先拔上賓。時南皮張文襄公在樞府。公在內廷同心協贊。繼綏中外。沖主嗣服。委孖委然。今上枚卜。環顧廷臣耆德術學。無如公者。遂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翰林院掌院學士。既正授席。由禮閣大學士轉東閣。充弼德院院長。奉旨在毓慶宮授讀。與閩縣陳伯璋侍郎並命講經。啓沃惟以法聖崇玉。遵養時晦。端基命之學。公休休有容。盈廷集議。不見廷岸。而大經大法。心所不可。亦未嘗翕訕附和。江淮分省之議。公與同鄉抗章力首其不可。下置臣議。事得寢。德宗升祔。禮官拘父子繼世之恆。謂兄弟宜同昭穆。公援朱子祖廟議。請祀程宗毅皇帝昭位。德宗皇帝祔位。皆如公議。其餘如學說之邪正。辭制之輕重。防微杜漸。洞若觀火。而停辦新政一疏。灸病得穴。擊鑿乎救時之要旨。而醫國之良劑也。惜其時海內士崩。雖有善者。亦無如天命人心何矣。三事大夫。昔之贊化源而操政柄者。相率戮以去。而公猶鶻偶儂。朝夕論思如平日。王室之事。苦衷關。宮府亦倚以為疆。訪予落止。有餘忠焉。公甫登第即充湖南鄉試副考官。典試關中者一。江右者一。分校會試者三。光緒壬寅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甲辰充

會試副總裁。自登脚貳。殿廷閱卷無役不從。以恩賜功賞黃馬褂。賜紫禁城騎馬。今上御極。賞穿戴龍紹褂。以德宗景皇帝寶錄稿本告成。授太保。又以題神主禮成。賞戴雙眼花翎。晉太傅銜。道疏開。附太傅。諡文端。公子宗振。誼公喪歸葬於吳興。騎龍山之祖塋。昌熾侍公最久。公十年以長。其始同在正領書院。事校邠馮先生。文字切劘。公為都講。假公登第。昌熾亦以公車踰往來禁下。游光揚聲。得公之提汲為多。度嗣之日。臨歧贈策。昌熾奉以周旋。幸無隕越。迨報政歸里居不出。猶以手書相教促。去年見公海上。神觀步履。雙瞳如昔。夏之巨靡。商之甘盤。庶幾近之。而不意公騎箕之速也。公文章與雅。學者傳誦。而不以學問名。三真六草。為天下寶。而不以書翰名。疾風勁草。晚節彌堅。而平居雅故往還。安詳和易。未嘗有訕訕之聲音。巖巖之氣象。人謂公自章逢登台後。笑談咳唾。數十年如一日。昌熾以躬所閱歷者為徵而其言益信。公為唐忠宣公三十六世孫。先世自吳興雙林鎮遷於吳。侍講公生弼書。康熙丙戌進士。歷官川東兵備道。按察使副使。歷署甘肅四川布政使。生山西應州知州諱元鼎。應州公生金曾早卒。妣韓氏長洲文懿公之女孫也。苦節撫景曾子為後諱文。公之曾祖也。祖諱紹嵩。江甯府學訓導。即所謂方山先生也。父紹栝。本生父懋愔。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三世皆以公貴追贈如公官。曾祖妣氏周。祖父妣兩世皆王氏。封一品夫人。配雲間吳氏。世為仕族。子二長家振。吳夫人出。有傳才早卒。昌熾亦適有墜子之痛。執手相弔。未嘗不流涕也。次宗振。庶



。嘉興府知府楊士燮親調激疏解，始許暫加編押，稍緩正法。其草菅人命，遇事生風，爲無告小民所深疾類如此。時陶七彪先生膺特旨賞給郎中，考察歐美政治經濟返國，寄寓杭垣，猶未覆命。旅杭紹興同鄉會推爲會長，而越人之旅居嘉善者，亦組分會。會長何君，當仁不讓，見義勇爲，躬詣會垣謁陶先生，爲三和辭命。先生素懸直，聞之憤極，專函江督端方，告以顛末，其辭甚激，略云：「夫私所以除暴安良，今也不然，異氏賊也！殺良民以矯勇，過草寇必退怯矣！見微知著，不待審察。日俄之戰，在寬獨排衆議，預決勝負，（事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亂寇延歷巴黎上軍機大臣鹿傳霖書大陸報十一號印行）吾恐不幸言之又中，敢請閣下札飭該司，速放三和，優卹屍親，否則必有以處之。寬雖弱，豈肯佞佞視，貽譏鄰，直抒胸臆，諒不爲怪。」端方迫於清議，不敢左袒，卒放生即死，革勇撤員了案。論者謂端方與瑞激皆爲捕人，狼狽爲奸，莫敢批逆，藉非陶先生之仗義直言，良備不誤權法細者幾希，嗚呼！彼何人哉。

雖然，激之爲人，不墮於衆口，頗有自知之明，間亦矯枉過正，藉以登名欺世。宣統元年二月，因公赴滬，有江蘇補用道李本森者，慕其權勢，初昧平生，致書云將拜門執贖爲弟子，次日衣冠往謁。激以突如其來，拒而不見。數日後，忽遣人送信，並受柬帖一紙，賸以贖銀千元。激惡其兩莽，欲將來人扣住，詎已潛逃。激將原信及柬據等件，稟請江督端方核辦。端方遂力爲激張目，附片奏聞，略稱：「該司清介自持，風裁峻整，從無人敢以私干，今李本森竟敢以厚贖相投，實屬胆大無恥，除稟稟飭由該司發充地方善舉外，相應請旨，將李本森革職，以示懲戒。」

「得旨」着照所請」。此事在李國爲唐突，而激亦未必盡如端方所云「清介自持，風裁峻整」。意者厥數幾幾，不足邀其一盼乎。

激於宣統元年署理鄂督，翌年五月真除，當署任之初，即擄長沙平糶之亂，奉命派遺軍隊入湘彈壓，始告平靖。原任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字益吾，長沙人，頗負鄉望，或盜其名電致瑞激，謂「攝臣拾獲良民，致激衆憤，請電奏速易委員。」事本尋常，而激遂遷怒及之，指爲罪魁禍首，專摺劾其挾私懷亂，略稱：「岑撫在湘，與紳士不甚融洽，本年二月間，官紳會議平糶，勸紳募捐，先謙首先梗議，事遂遲延，變起之後，先謙歸咎撫臣激發，電請易人，殊屬不知大體。聞該紳在籍，平日包攬詞訟，好利忘義，聲名狼籍，道路皆知，請交部從嚴議處。」尋得旨，王先謙着降五級調用。先謙以舉行著於時，請易撫臣之電，事先實不知情。厥後鄂傳部參議胡祖蔭等二十餘人，會爲奏辯，激內不自安，許爲昭雪。會武昌起義而罷。激督鄂凡二年，鑒於湖北綠營及操防練軍，胥不足恃，特奏請於辛亥六月底一律裁撤遣散。滇川省鐵路禍作，清廷趨端方爲督辦川漢鐵路大臣，抽調湖北新軍入川示威。時湖北有常備新軍一萬六七千人，隸第八鎮統制張彪部下，大都受革命洗禮，箭在弦上，有一觸即發之勢。八月初旬，盛傳革命黨黃興將於中秋起事，樞府聞之，密電瑞激防範，激商於張彪，嚴防軍警，分段巡邏，更番查察。一面調集長江艦隊及鄂省巡防各營，停泊江面，以備非常。張彪本爲前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家書僮，便辭結主款，妻以婢女，鄂省官場稱爲了姑爺而不名。其人貪黷好貨利，所部多懷怨望。彪亦知新軍不足恃，斬其頭藥，俾勿能爲

亂。是以將士觀合離，早有變志。是月十八日午後，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忽聞炸彈爆裂之聲，俄捕循聲而往，捕獲革黨二人，並起獲炸彈手槍旗幟印信鈔票甚多。同日晚間，省城小朝街楚樓等處，捕獲男女黨員七十三人，搜得黨員名冊一本，新軍將校，半與其列。激投鼠忌器，不敢窮究，召集各司道會議，徵示事甯人之宜。與伊通齊耀理（字照巖，民國六年曾官浙江省長）官漢黃德道，獨主按圖索驥，從嚴究辦，藩司連甲和之，激意遂決。新軍之名列黨人碑者，微聞其事，不得不挺而走險，原定二十五日起事，迫不及待，於十九日晚九時，即陽曆十月十日，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熊炳坤首先發難，舉下肩章，左右各繫白巾，改稱民軍。步隊第二十九三十兩標，殺管帶排長，繼之而起，合攻督署，激開耗，罔知所措。督署總文案張梅

生（紹興人）請飛檄關外縣勁旅入衛，堅守待援。惟激方寸已亂，不加可否。梅生有胆識，代為指揮，令督標親軍，架設巨砲，實彈轟擊，互戰一小時，督署左側屋宇，忽為黨人縱火，煙霧蔽天。督署馬隊，轉與民軍合，激知事已無望，攜其愛妾，自後園穴壁背遁。梅生猶欲背城借一，期同歸於盡，其僕強扶而出，從激奔至江邊，登堤同兵艦避難。民軍據城填開砲，彈中同泊之楚有兵艦舵尾，相距咫尺，間不容髮，激益懼，立命啓統東下，夜宿九江。翌晨，進赴上海，匿迹租界，不敢還京。九月初六日廷旨，革職拿辦，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清鼎既移，遂逃顯戮。追原禍始，在勝朝固為罪魁，而民國之肇造，徵斯人間接為助，成功當未必若是之速，讀者聞此君為革命功臣，其然豈其然乎！

徐二 孫伏 茅盾 宣 甘 萍 謝 吳 羅 林 徐 編
一 庚 兌 者 士 白 之 原 變 孫 霖 關 盾 國 符 慶

◎ 另 售 每 冊 二 角 ◎

越風

半月刊

第廿二三四期合刊

飛流凌倒景
送此子
陳玉
嗟嗟
美耳
楓
浩
上
湯
氣
朝
旭

二十四年春古李

法如同志

元中





本期目錄

西安事變與明代之覆亡

邵元冲先生絕筆詩

中國文社的性質

二百年前一篇排除天主教的要史

紀庚子西狩首先迎駕之吳永

清末民初上海的新聞界

姜澍園先生之死

宋詩人高菊圃

唐代越器專集引言

沈采的千金記

湖上

文苑

嚴既澄

葉譽虎

胡梁長

邵澤秋

徐曙岑

白燕

鄭孟特

陳无谷

易大凡

李仲乾

俞增實

吳其昌

談段祺瑞

說元室述開

二陵談卷

短編小品

我言紅豆 名流書翰 清以來浙江之學政主考

項士元

周季子

鐵犀山館

黃萍蓀

胡懷素

胡行之

秋宗章

蔣慎吾

王文萊

施叔純

陳萬星

趙景琛

一 魏士
二 魏夫

藝風

半月刊

第廿三、四期合刊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發行者 魏 風

社 址 杭州西大街孝豐路五號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因申請登記逾期，奉杭州市政府轉奉內政部令：應依出版法第二十二條行政法處分：停刊兩期！本社遵即將十一月卅日及十二月十五日應出之第二十二、二十三兩期，展至十二月廿五日出版，以重法令。并爲在本年內完成一卷起見，特將一月十五日出版之二十四期，亦合刊發行，至廿六年一月十六日，即開始出第二卷。又近來紙價飛漲，屢增一倍有餘；且內地各處，來源稀少，尤感有錢無貨之苦。本社因血本關係，於編輯自不得不酌量增減，惟力求實的方面加以充實，期無負於讀者，一俟市情創平，即行恢復，初非有意取巧，敬望讀者可比！茲請原諒！謹啓。

明代之覆亡

黃萍蓀

一般人把現在在中國的局面，比諸明末，這自然是為大家所不願意的。一個民族遭了那樣悲慘的運命，除了漢奸流賊，試問誰忍見此恐怖的帷幕在自己眼前出現？但此次西安變起，我們縱觀目前情勢，推測將來演變，不由惴惴而憶及前車之覆的轍跡。當凝神之際，回想三百年前，我族之亡，固由人迫，然半亦我自亡之。要知世間最慘之事，莫過自殘，這種愚蠢的行為，既見於故人，在今日，避免之不暇，又豈可從效！難道三百年後，我們的智慧識見，依然一點沒有長進，仍須受所謂「歷史循環」之說的支配，而不能加以控制。明代的覆亡，大家都曉得亡在流寇，但推源究根，實奉命剿寇的將帥不力致之，何以見？據通鑑輯覽卷一一四，四十頁之「明莊烈帝傳」所載：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泣，激以忠義。軍中膏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况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成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葡邊關南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棄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

看虛象昇的奏稿，足見崇禎朝對於剿滅流寇，既沒有整個的計劃，也沒有負有專責的主帥；因是事權號令，不能統一。而中央軍與省軍之間，又難作如肘指臂的聯絡，卒成互相觀望，坐視寇張，不可收拾。那時候，左良玉洪承疇輩都各擁大兵；但各人都想建不世之功，不願意讓二者分潤，如同書卷一一四，二七頁云：

夏六月，賊走陝西，總兵官曹文韶戰死。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舉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遼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韶聞信，急請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願吾兵分，無可策應者……

曹文詔只三千人，孤軍戰賊，賊有數萬，不敗有誰信之。洪承疇祇抱定賊不犯我，我不犯賊的主意，是豈但負文詔，實負明室也。其實當時剿寇諸將，也不止承疇一人有此等居心，大都如此。同書卷一一四，三五頁有云：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躪寧、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驄軍，殺固原道陸夢龍，圍蘭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會朝廷命豫楚督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寶，犯水，榮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渾池，坐甲自保。（註：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獲寇，亦不之應。）

又同書卷一一五、二二三頁云：

吳牲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不發一旅，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于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命兵部尙書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昇牲。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牲屢請，帝曰：徐之，俟撤備則兵自集，卿徃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啓行，蔣德璟等職牲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牲不得已，以五日辭朝。……

吳牲以大學士奉命辦流寇，論聲威，不得曰不隆，終因無力檄徵外兵扼腕。兵部尙書張國維，原來有權可以調遣各路將兵，可憐也到了「我官我自爲之」的地步。也不知是否有意與吳牲爲難？在如此情形之下，李自成與張獻忠的聲勢，自然日盛一日，橫行天下了。崇禎朝的那班統兵大員，既然都養成了擁兵自肥的惡習，莫說剿匪要看風色，專想幹漁翁得利的勾當，馴至外侮之臨，依然不能團結一致，同心以禦，仍舊爾爲爾，我爲我的坐視他人滅亡，自己保全。如督師侍郎盧象昇爲清軍所迫，呼援不應，敗于鉅鹿，憤而戰死之事，很可看出。據通鑑卷一一五、一一頁載：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收順；而一時列陣多陷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尙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惟大軍在前，又爲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苦，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忠不得死，不忠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官高起潛擁關甯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賈賁主

事楊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戰場，吾以一死報君，獨爲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率僅五十，行至瀟水橋，與大清兵遇，總兵王禎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勸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砲斃矢窮，大威騎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鬪，身中四矢三及，手格死數十人，乃死……

上述皆寫明代之亡，半由自亡的鐵證。流寇僅遠因已也。所以當李自成圍攻燕京之日，崇禎皇帝眼見廷臣戰慄惶恐，束手無策，齊勸南遷的那股畏死樣兒，不由得憤然喝道：「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爲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真是一針見的話。可惜他事前沒法制止。故雖能道穿亡國的癥結，也只是道穿罷了。

及思宗殉國，李自成據京師，自稱闖王。旋吳三桂導清兵入關，又趕走了自成，爲崇禎發喪，令天下舉哀，儼然以明朝的恩人自居，乘機卽位。這時候，朱明江山入胡清之手者，實僅冀魯一帶，大江以南，猶奉明朝；且明將左良玉、史可法、黃得功、高傑、劉良佐等方陳師江上，兵威尙盛。假定大家能夠覺悟，使內部團結，一致向「拒敵救亡」的路上走去，不難收復幽燕，掃蕩胡氛。無如故態復萌，重蹈爾爲爾我爲我的覆轍。致使江淮等地，在一個極短的時期之內，也劃入了滿清的版圖。

當宏光接位之初，諸大臣卽以爭擁立功互相排擠，文臣們鬧着要尙書、要學士、要侍郎、要都御史；帶兵的則爭地、爭餉、爭總督，全不思努力圖強，爲君父雪恥，爲國族延續生命。劉宗周乞休疏中所陳五事之五有云：

……一曰固邦本，毋以釁內憂，前者淮陽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類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乏餉……

江北四鎮的將兵合計有二十餘萬，其中尤以高傑所統的四萬人皆山陝勁卒，戰鬪力極強，然而都不肯用以却敵。史可法固是將才，且有大志，銳意復中原，怎奈事權不一，號令不行，到頭來雖以身殉國，落得個忠義之名，却也挽回不了民族的劫運。而南都也便在馬士

英，阮大鍼這一班倭臣手裏覆亡了。當時有「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之語流行民間。

清軍既掠取了江淮，就進窺閩浙，其時東南尚有張國維、朱大典、鄭遵謙、錢肅樂、鄭成功、何騰蛟、堵胤錫、瞿式耜、李成棟諸軍，合以山寨義師，將可用者不下百數，兵可戰者也有三五十萬，只要統率得人，駕馭有方，決不至完全絕望。也合是朱明之氣數已盡，東也立一監國，西也立一監國，如浙江的魯王、福建的唐王、廣東的桂王。此三王也，各受制于一大臣，志在爭正統，不在復中原。雖同屬朱姓，不但無共濟之意，反存敵視之心，致閩浙水火，手足自殘！小腆紀年卷一一，四四頁載：

多十月，明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題劄浙東，魯王不受。中藻題劄於浙，將吏惶惑，監國將避位。督師張國維，自江上馳還，令勿宣讀。議曰：唐魯同宗，無親疎之別，義兵同舉，無先後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命於閩，如王之號令何？彼汝霖亦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說迎詔未晚也。錢肅樂朱大典謂：宜權稱皇太姪報命。大敵在前，未可先降同姓，議大不合。然卒如國維指。國維上疏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人無所依。閩中糧長莫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者，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王覽疏，無如何，自是閩浙水火矣。

又西南紀事卷七之三，金堡密啓魯王一節謂：

……更始稱尊，劉縯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竊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即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唐王非湘陰，以賢事君，則唐王并非更始，即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為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戾，必至於散。使敵國得乘隙觀變，坐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觀侮之時，自啓鬩牆之罅，竊為殿下惜之……

閩浙不和的結果，終使東南半壁，盡易清轍。及桂王之守兩粵，已是暮景斜陽，不過朱明國運的迴光返照而已。

歷史的教訓原最容易使人警覺，我們看了上述種種，於明代覆亡之原因的最後歸納，不外下列二點：（一）對剿匪禦敵無整個計劃之決定；則應付乏術，步驟凌亂；（二）崇禎圖

治心切，用人不專，產生不出一個可以統御各路將兵的主帥；以至將士不肯用命，六軍無法駕馭，於是國賊興而寇盜長；雖外患不至，亦當死於肺肝自潰之病耳！

現在的中國，恰也處於內憂外患的時代；陝甘青等處的赤匪在負隅頑抗，浙閩贛皖一帶也還有散寇流竄其間；論外患，則對我眈眈而視的猶非明清之際那樣單純；且蒙匪漢奸，時寇疆圉，環境之危，甚於曩昔者奚止百倍。幸而我們對內對外，已決有整個的國策，統兵馭將，也產生一致共仰的領袖。所以縱說危機四伏，大家只要精誠團結，在一貫的政策之下聽命努力，則國勢雖弱，自會強盛。不料消息傳來，關中將有自稱闖王之李自成再世，劫持統帥，犯上作亂，以遂其賣國結匪之欲。昔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輩之絕滅天良，猶以國君殉難，故國無人自辯，張學良可用什麼話來解嘲呢？

吾人眼望這正在日趨復興之途的國運，方展露出一絲笑容，霹靂一聲，又使大家沉溺悲境，這個局面，若不得好轉，則敵寇夾攻，我四萬萬人說不定都要遭到像明恩宗景山自經那樣悲慘的命運了。我們是執筆的，我們要在這天日晦暝的遭遇中負起喚醒大眾的責任；除竭力援救領袖出險，還得請大家認清眼前的敵人是國賊！是盜匪！此二者不滅，國亡可期，那兒還談得上復興，禦侮，抗敵諸端呢！

但是，執筆者之中也出了不肖的漢奸，他們一面私通外邦，一面結歡盜寇，下筆每以煽惑暴動，鼓倡自殘為能，陷祖國於萬劫不覆之地。另有一幫，比較消極，喜歡站在不是中國人的地位上說風涼話，寫俏皮文章，那挑巧輕浮的作風，頗有當日阮大鍼輩寫桃花扇的風氣。若輩不是為虎作倀，就是使民氣趨于澆薄，其為惡與盜寇國賊，同著一例。

連朝天日晦暝，冷雨載途，全國人民，莫不奔相太息。他們是憤恨；恨不能手誅國賊；他們是憂慮，耽心于領袖的安全，也就是耽心于民族的前途，即至販夫走卒，婦人孺子，亦惶惶然大有「如天之覆兮」之概。數年來民氣之培育，民命之依歸，都在這一旦中表演出來，足證國族的運命繫於斯人之身者偉且大矣！

寫于領袖蒙難後五日——時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中國文社的性質

胡懷琛

中國文人結社，要確切的說是始於何時，這到也很難說。因為集了三五個人在一起，命題賦詩，已經有了文社的雛形，而沒有文社的名稱，這却不能算是文社，然也不能說後來的文社不是從此發展而成的。這樣，就很難確切的說是始於何時了。

比較近於確切的話，可以從北宋說起。然北宋時的所謂「詩社」，和後來的詩文社也有些不同。宋人吳可的藏海詩話和潘園耐翁的都城紀勝，都有說到詩社的事。我們從這兩本書中，可以看出北宋和南宋詩社的情形。

藏海詩話云：「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爲學館，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莊，字子溫。有送客一絕云：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王四十郎名松，字不測。有一聯云：舊菊離遊又開了，故人天末未歸來。」

今按：據藏海詩話所說，當時的當館朝奉，酒店夥計，和販賣角梳的陳二叔，一齊來參加詩社中，一方面固然可以見得當時的民衆愛好文學，一方面也可以見得榮天和所主持的詩社，對於社員毫無限制，真所謂一切皆預焉。照當時的習慣，在文人眼裏看起來是很特別的。該詩社又謂榮天和「爲學館」，又云：「質庫王四十郎……皆在席下」，似乎又是榮天和開館教人學詩的樣子。總之，這情形和後世詩人結社略有些不同，但已稱爲詩社。

都城紀勝（按：都城係指杭州。）云：「文社，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大夫及詩人，舊多出名士。」

今按：根據都城紀勝的話，可知南宋時杭州有西湖詩社，而這西湖詩社已經是和北宋的詩社有些不同了。南宋以後，詩社或文社便漸漸的多了。現在爲了便於稱謂起見，以下只稱「文社」，而在事實上，「文社」二字是包括詩社，及文人所結的其他集團。

本篇不是講文社的歷史，只是說明中國的文社的性質。關於幾個著名的文社的歷史，我已分期在本刊上敘述過了，不過全是敘述，而沒有說明他們的性質。而且是各個的敘述，沒有把他們總敘一下，沒有把他們的不同的性質比較一下。

現在本篇就是注意在說明各個文社的性質，而且把他們的性質比較比較。

現在試把中國的文社的性質分析一下。我們可以把牠分爲三類，而這三類都是因時代而決定的。我們就根據時代的不同，而把文社分爲了三個名稱：一個是治世（或盛世）的文社，一個是亂世（或衰世）的文社，一個是亡國遺民的文社。這三種性質不同的文社，可以簡單的來說明如下。

治世或盛世，「天下太平無事」，一般人的生活都很安定，而所謂有閒階級的文人，尤其是吃飽了飯，閒得難受

，不得不尋一點消遣之法，於是這消閒式的文社就由此而產生了。今天遊山，明天玩水，今天分韻，明天聯句。於是評甲乙，刻社集，弄得忙個不了。而他們的「過閒」的光陰，也就從此中消磨過去了。這一類的文社，可以明代的西湖八社為代表。而清代中年許多不著名的詩社都是屬於此類。

亂世或衰世，所謂「朝政不綱」，所謂「小人專權誤國」，於是就產生了在野者的「清議」，他們是以講學為名，以提倡氣節相號召，議論時事，批評人物，他們的文社，是指奸譏佞，聲色俱厲。「在朝者」心裏雖然恨他們，面子上却又不能不容忍他們。這時候，民衆直接或間接接受了在朝者的壓迫而不敢言，有了他們這班「代言者」，當然是一致的表同情於他們。於是他們的人數愈聚愈多，而聲勢也愈弄愈大。「在朝者」竟奈何他們不得。而「在朝者」中較為明白的，也肯暗中幫他們的忙。這一類的文社，不消說，明末的復社就是屬於這一類了。復社在明亡以後，社中出了許多烈士，節士，而在他們開始結社時，只是反抗當時的「朝政」，也想不到十幾年後就亡國。此種氣節固然是由復社提倡起來的，而復社之所以產生，則由於明末的「朝政不綱」，「小人專權誤國」有以造成的。

所謂亡國遺民的文社，則又和以前兩類不同。國已亡了，挽救已無及了；而前朝的遺民却不願做新朝的順民，反抗固然無力，而言論也不能自由。於是他們以文字從消極的方面以發其牢騷。首唱「薇蕨之歌」，「西都」，「黍黍之什」，都是這一類的亡國遺民之詩。他們有三五個同志，組成有形式的集團，就是亡國遺民的文社了。這一類的文社，

不消說，是以宋末元初的月泉吟社為代表。

中國千年來的文社，大大小小，不計其數，而他們的性質却不出此三類：（一）治世（或盛世）的文社，（二）亂世（或衰世）的文社，（三）亡國遺民的文社。雖然也有不在這三類之中的，却也是由這三類變化出來的。如清末到民初年的南社，就是兼有第二第三兩類的性質。又如自稱為前清遺老的諸公，於民國初年，在上海，在北平，也曾結過文社，或臨時文藝集會；在他們自己是認為屬於第三類。然他們的時代究竟和宋明遺民不同，於是他們的文社雖自認為第三類，而實際上到有些和第一類相似，就是變了有閒階級者的消遣光陰的玩意兒。

以上我既把中國的文社分為三大類，現在再把這三類比較一下，便很容易的看得出第二類最有力量，有價值，其次是第三類，再次是第一類。而他們所作的詩文，也自然以第二類為最好，第三類為最壞。

（附記）本篇所引吳可的藏海詩話，其初是根據茶香室叢鈔轉引來的。今檢藏海詩話原書（歷代詩話續編）見所記略有出入，而比較的更詳。但本文已經寫成，不及改編，因將今所見藏海詩話中的兩條附錄於此，更可以看出北宋時的詩社的情形。

藏海詩話的一條云：「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屠兒為蜘蛛詩，流傳海內。忘其全篇，但記其一句云：不知身在網羅中。亦足為佳句也。」

又一條云：「元祐間，晏天和先生客金陵，戲居清化市，為學館，賀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餘人不復能記。諸公多為平仄之學

二百年前一篇排除天主教的重要史料

胡行之

天主教之輸入於中國，迄今已四百餘年。其在明末清初之時，已有於各處建屋設教堂者。在杭州省城東北隅，亦曾設立教堂一所。爾時中國人民，頗有深信之者。但信之者衆，而反抗力亦大。不過當時信教之人，似多屬中流社會以下，智識階級較少，換言之，即凡有中國舊倫理為基礎之人，則外教不易相信。而一味震懾外人之技術者，則信之較易。

天主教之傳入於中國，原挾歐西之科學文明以俱來。以科學之技術為誘，隨而宣傳教義，結果遂得信者日衆。他們之傳教，原也有別種的用意存在者，說句亮話，則經濟侵略，政治侵略之先鋒也。

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突起，凡反科學及有侵略性之舉動，皆在掃除之列。因是天主耶穌，在中國幾無立足之地；但近年來又恢復了常態，雖然不如以前的得意，但已經穩定得多了。

杭之東北，舊有天主堂，在清雍正八年的時候，却被官廳改為天后宮。其改為天后宮時，不止是一紙明令，而却做有長篇的議論文章，把中國人之舊心理如何，天主教之如何騙人，天主教之如何不一貫之處，都羅列清楚，說得極為剴切明白。

這篇天主堂改為天后宮的碑記，實可說是二百年前排斥天主教最激烈的議論文字，不但是一篇宗教史上的重要史料，也可說是中國本位的衛士大夫階級的代表哲學。故

不嫌繁冗，特盡半日之力，任錄如后：

天主堂改為天后宮碑記

古昔佛人之言天者，理與教二者而已。大儒生兩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此言理也。日月星辰，綱度次舍，此言教也。至于蒼蒼者，則積氣為之，地之上即天，一言盡之矣。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天之功用如此其盛，非謂天之久復有施行此盛雨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無視聽，就羣黎百姓而寄此善惡是非之理，非謂天之上真有具耳目之質而司此視聽者。禮齊東之野人，都衍蒙莊之怪誕不經，亦未有指天所生之人以為蹈乎天之上，操之縱之于清虛廣漠之中，使天亦退處于無權而為之主者。

自明季萬曆年間，大西洋利瑪竇入中國，造為天主之名，而其教遂蔓延于愚夫愚婦之口，其徒之入中國者，遂大興土木營建居室于通都大邑之中。我朝定鼎以來，聖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長海外，遠來就化，恐為說不經，然皆具心思知識，未必不可教道。居之京師，使沐浴聖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改悟，歸以教其國中之人，咸知天經地義之正，此乾坤覆載之深恩，不遺一物之義也。豈知竟誕狂悖之見，固結而不可解，我皇上御極之初，洞燭其奸，黜其人，皆歸南漠，不得盤居內地，而直省之所為天主教者，將以次而改矣。

。顧其訓皆崇隆觀煥，非編戶之所可能，空之又日就傾圮。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爲天后宮之舉也。

雖然，自利瑪竇之入中國，迄今幾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有豁然之悟，即悞矣，觀如今日二氏之說，雖無當于聖賢道德之旨，不妨存而不論，以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此其得罪於天，而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卒未大白於天下也。

余既深居而熟悉焉，不申其罪，無以服附和之心，不陳其心，無以破奸詭之胆。

教稱天主，是風雨雷霜陰陽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將竟無有寒陰陽暑風雨雷霜乎？抑別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謬一也。

入其教者，必先將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與毀棄，以示歸教之誠，不知天主生於空桑乎，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縱生于空桑，亦不得率天下之人而盡棄其水源木本之誼。况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實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祖宗父母而棄絕之，不知尙何取于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謬二也。

棄絕父母祖宗者，欲專其敬於天主也。然開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而不絕，則何不盡舉而廢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專且篤，而獨父母祖宗，棄若敝屣，此其謬三也。

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務窮思方索，精其藝而後止，

設所得止及於半，而年不我與，則舉而授之其子，其子即就所受之半而接續以繼其思，猶有未達，則復舉其所得而授諸其孫，或一傳或三四傳，其藝始精，則藝然推而奉之，以爲此可以行教之人矣。今之入中國者，悉此類也。夫一技一能，原無當于生人日用之重，至於奇技淫巧，尤爲王法之所不容，今既不知有祖宗父母者，當亦不復以子孫視之，獨至奇技淫巧之事，父忽念其爲子，而不曾奪其授，子忽念其爲父，而不曾奪其承，此其謬四也。

藝既精矣，遂可出面設教行道矣，夫既祖宗父母之盡棄，其他莫不相識之人，復何關痛癢，而必窮數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此其謬五也。

然此雖足爲人心風俗之害，止及於惑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至於居心之險，則尤有大不可問者。西洋去中國數千萬里而遙，非經歲不得達，又有大海風濤之險，去故鄉，離妻子，跋涉而來，以人情論，必有所利，而爲之攜帶土物，造作器用，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數計。然吾聞入其教者，必有所資給，人有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仍給之中國地方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

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銀錢，以濟此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而用之中國，且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皆傾其貲以佐之用，所圖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教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收拾人心，則以幻術愚人，以貨財給人，其所設心，殆有在

矣。

或又爲之說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賺千乘之國，何難去故鄉，離妻子，蹈不測之大海，以博後世之名。夫好名之人，誠有捨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爲而國中之人，亦皆好名而傾資以佐之也？且絡繹而來，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是何好名者之多也？嗚呼！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于鳴爾巴矣，再見其技于呂宋矣，又幾肆其技于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止爲行教計耶？

愚夫愚婦未有不以禍福動其心者，今日本于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雕像，抵其國者，不蹈天主像，則罪至不赦。既爲天主之主，而受海外一小國如此蹂躪毀蔑，卒亦無可如何，其不能禍福人明矣。所精者儀器，琉璃玉衡，見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指南車，周公曾爲之矣；所奇者自鳴鐘，銅盞漏箭，漢時蚤有矣；所駭人者機巧，木牛流馬，諸葛武侯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有之，至今猶有傳流之者。其說不經，其所製造，亦中國之所素有，其爲術又不能禍福人，吾不知何爲而人之惑其說也！

西洋人之居武林者，避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兩之賜，此不過念其遠而撫卹之，彼遂建堂于省城之東北隅，顏其額曰「勸建」，夫曰「勸建」必奉特旨建進而後可。今以什受賜金，遂冒稱勸建之名。內外臣工受國家白金之賜者多矣，以之築室，遂可稱爲賜第乎？于國憲而冒王章，至矣盡矣，他復何可勝道耶？謹罔不經者宜去，則有功德人宜祠也；冒稱勸建之名者宜

毀，則列在祀典向無專建之廟宇者宜增也。

天后之神，姓氏顯末，見之于書者，雖亦未可盡信，然我朝歷聖相傳，海外諸國，獻琛受朔者，重譯而至，魚鱗廣賈，出入滄海駭浪之中，計日而去，姓期而還，如行江河浩汶之間，而天后之神，實司其任，神之靈應，呼吸可通，德功之及民，何其盛哉！荒誕不經者去，而崇德報功之典興。毀其居室之遠制者，改爲廟貌，徵其像塑之醜秘者，設以莊嚴。夫而後武林之人，目不見天主之居，耳不聞天主之名，二百年來深沈詭秘之術，將無所施其技。異端邪說，久且漸熄，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

時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九月口日。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官巡撫鹽政節制江南江蘇浙常鎮揚七府太倉海邵通徐五州督捕事務加六級紀錄一次又軍功紀錄一次在任守制李衛題。

按上二千數百字的長文碑記，原未分句讀，茲特加以新式標點，以便觀覽。其中得見許多關於天主教的史實，且對於其行動的批評，以及中國舊倫理之觀念，均闡發無遺，真是一個很好的對照！雖裏面有不盡合適輯之處，但究不失爲二百年前之一篇排除基督教的絕妙檄文也。雍正時之取締外教，與夫日本從前之更嚴厲的對付天主手段，均得于此文見之。怎能不說是宗教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獻呢？不獨有關於地方者也。

廿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于西湖。

紀庚子西狩首先迎駕之吳永

黃華

吳永，字池川。浙江吳興人。弱冠以詞翰受知於當代鉅公，書名文藻，照耀海內。外舅曾惠敏公介於合肥李文忠公，頗承器視。光緒二十一年，文忠奉命赴日議和，吳以試用知縣調充文案委員。翌年，文忠赴歐，賀英皇加冕，兼游歷各國，繼其任者，爲南海張樵野侍郎。年餘事竣，會朝旨命中外大僚薦舉賢能，侍郎密保吳堪薦方面，旋交部帶領引見，奉特旨仍留原省補用。丁酉，補懷來縣。戊戌九月到任，年力壯盛，頗銳意爲治，在任二年，於地方利弊，多所興革，除暴安良，紳民情感共洽。庚子，拳亂初起，吳力加禁押，而直隸臬司廷雍一意徇庇，團衆過懷來，臬署至爲發排單，飭縣供地，需索乾折至數萬金，廷雍猶以吳助團不力，銜之甚至，以縱盜殃民爲題，密委下縣查辦，將加之罪。是時吳正下鄉捕盜，迭破巨案，紳民交口稱頌，委員秉公查復，幸而獲解。拳餒既熾，京津浦極騷擾，波及懷來，愚氓傳述拳民神技，爭相炫飾，吳念歷代往事，遠如黃巾米賊，近如白蓮天方，決無異端邪術，能成大事，一經放任，必至汎濫橫決，不可復制，乃極口誡飭士紳，傳諭里保，多方開導，嚴切取締。懷來境內，無論何人何地，不得設有神團廟宇，及傳習布煽等事，違者以左道惑衆論，輕則笞責，重則正法。以故拳壇遍於鄰邑，獨懷來猶爲淨土。顧邑中紳耆，乃至署內行役，切切私語，頗不善其所爲，臬司廷雍尤憤憤，嘗爲漢奸，語人曰：「吳某設非曾氏婿，早當參劾。」邑紳數請弛禁，吳終

不可。俄而獎勵拳民之上諭，由省行縣，向日拘禁之人，不得不悉予省釋。自是拳首公然設壇，號召徒衆，從者雲集。吳屢漸於厄，頓急智辨飾，未遭其害。最後一次，因專遣勇入都，投遞函札，致總理衙門同文館東文教習陶大均（字杏南會稽人後官奉天交涉使調江西按察使），中途遇拳民搜檢行李，竟被發見，寄交懷來拳首，質之於吳，幾爲所害，吳堅不承，復以巧辯而免。時廷雍力摺藩司廷杰而代其位，忽徵吳與威縣令孫毓琇（係李秉衡之婿）對調，吳與拳民有宿憾，恐一旦卸篆，必爲所乘，烽火連天，荆棘遍地，威縣遼僻，勢不能往，苦於無法自全。正惶遑間，而七月二十三日兩宮已西狩人懷來境，吳接駕於榆林堡，亟亟籌備供應，悉索輒賦，煞費周張，幸無貽誤。孝欽后於頗沛流離之際，得此樂土，訖可小康，其爲獻館，自在意中。駐懷來三日啓蹕，命以知府留原省候補，先換頂戴，籍隸其庸。越日，剛毅奏保，改以道府交軍機處存記，遇有重大事宜，准專摺具奏；並令辦理前路糧台。吳奉命錯愕，赤手空拳，一無所有，騎兵悍將，已難應付，益以天潢貴冑，舊臣勳戚，無不苛索誅求，視爲衆矢之的，身無一文之餉，手無一旅之兵，來日方長，何堪受此騷擾，私計甘肅藩司岑春煊方護駕隨行，帶有重兵，且攜餉銀五萬兩，略可支應，爰請問獨對，懇降旨派岑督辦，願退居會辦，孝欽許之，明日旨下。而軍機處王大臣於岑都無好感，以吳事先胡再不謀，遂以上聞，咸尤吳之兩莽。岑城府深

沉，雖願爲其難，不欲吳之市恩，亦暗中排擠甚力。同時奉命會辦糧台之俞啓元（字夢丹山陰人相撫廉三之子），數爲雙方挑撥，往復唆弄，寢致惡感日深；又以前席獨對，日必三五次，陳奏公事畢，輒承命隨處陳述地方利弊，民間疾苦，每問一事，必根端竟委，往往至一二鐘之久，方始告退。孝欽深怨樞臣，於外間情形，無一語奏聞，直是障蔽耳目，誓加斥責，諸軍機相顧失色，咸不知所對。但相率免冠頓首謝罪。一日，在軍機房，王文韶正色語吳曰：「漁川，我與爾同鄉，不能不向爾正告，今日召對，乃至二點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陳何事？以後本等範圍，自可簡單明瞭，扼要陳奏，切勿東牽西曳，橫生枝節。天澤之分，奏事有體，非兒戲也！」吳深知爲前事而發，唯唯而退。諸大老之不憚於吳蓋此。春煊尤專橫，遇事不相關白，單銜陳奏，嘗於太原行宮門內，因細故齟齬，岑欲毆勦吳，慮有慈眷，恐不敵，向總管太監李蓮英泣訴曰：「老叔，我受吳某侮辱，必當參奏，乞爲我援助，沒齒感激。」蓋岑父毓英，與李有交誼，故以姪自居，句結甚密。李慰之曰：「老姪與吳永，皆老佛爺所眷注，自相攻擊，使老佛爺難以處置，必不喜款。僕們都是一起兒辦事的人，鬧成過節，惹外邊人議論，面子也不好，還是忍耐爲是。」岑快快中止，銜吳益甚。卒由樞臣合謀，派吳至兩湖催解京餉，以去眼中之釘。然孝欽后眷遇之隆，仍未少替。辛丑三月，吳事竣料量西上，行至荊門，忽接行在急電促返，有「無論行至何處，由所在地方，沿途探速投遞」之語。五月初，抵西安投命，溫語慰勞，且謂「吳與岑不和，排擠出外之事業，業已深悉」。賜於御筆

所畫摺扇，並賞銀三千兩，袍褂各物有差。仍命伺應宮門差使。銀兩衣物，賞費幾無虛日。鄂督張之洞，謝撫俞廉三先後密保，即日召見，以道員記名簡放。五月十五日，補廣東雷瓊道遺缺。詔密保引見之時，總及十日也，既又傳旨，緩赴新任，命督辦回鑾前站事，宜仍照舊承辦宮門事務。八月二十四日，隨恩自西安啓行，辦理前站，對於所過地方，承應官吏，多所幹旋，竟以此時累至數萬金。處膏不潤，人或笑爲大愚。吳自問於心無愧，轉覺天君泰然。惟樞臣銜其木強，不善逢迎，常謀去之爲快。果焉駐蹕開封，慶賀萬壽，啓鑾前二日，忽自內庭傳旨，着吳永迅赴新任，毋庸隨扈。吳固知受擠札，但念乘此脫累，計亦良得。陸辭時，孝欽意殊倦倦，頗以縶帕拭淚，賞以御筆福字，銀千兩，諭令候啓鑾後再行。蓋自庚子七月二十四日，在懷來榆林堡迎駕，至此已閱一周歲餘三月有一旬，中除奉命往湘楚催餉外，殆無一日不在馬車之列。眷遇之隆，罕與倫比。十一月初四日，遂親北上，越十日，乃掛榜南下履新，自漢口至上海，在輪中度歲。壬寅元旦抵滬，忽感病甚劇，以積勞經年，至是併發，淹殯不得速愈。直至五月初，始附輪抵粵，謁粵督陶文功公模，副補高廉欽遺缺。廣東各道，自張文襄裁撤規費後，瘡痍已甚，需項所入，歲不過一萬一千金，高廉惠潮等缺，僅七八千耳。駐在高州，與廣西接界，寇盜充斥，號稱難治，在任三年，調署雷瓊，旋即其除，未及一年，又調授惠潮嘉道。吳久任邊缺，安之若素，屬僚朋舊中，多極力縱吳，謂有此恩眷，若稍盡人事，封疆旌節，獎券可得，因循延誤，固非辜負。現在朝局已成互市，無價之物，終不可得，

公較之他人，定當事半功倍，小往而大來，倍稱之息，何樂不爲。吳謝以無貨，則羣願爲力。爾時各地殷實票號，喜作此等營幹，擇人而餉之，貸距本以圖厚息，視吳爲大主顧，最有希望之人物，挪移一二十萬金，咄嗟可辦，且有相兜攬者，吳皆婉謝之。在高廉年餘，岑春煊忽自川督移兩廣，冤家路窄，竟爾相逢，又無法規避，但能聽其自便。當調雷瓊之日，果以白簡相餉，適摺卷劾十一人，列吳於首，處分甚輕，僅請開缺送部引見。餘十人則情節重大，有革職，有永不敘用，甚至有查抄遺戍新疆者。蓋岑用意甚深，知太后對吳有恩眷，特與重咎諸員并劾；且列之於首，上意決不能越次而擢罪其餘，輕其處分，則易於曲從。適罷鴻禧當國，與岑頗通聲氣，於吳亦有宿憾，當吳隨感之際，榮祿待之甚厚，張局最褊狹，疑吳厚被薄此，蘊怒未發。開封啓蹕之日，凌晨，吳特撥完趙榮寓邸，申臨岐惜別之意。榮乘輿已起，匆促出見，詞意甚殷渥，且許以得閒卽爲設法內調，以歲暮或來春爲期，勿倦倦於小別。吳送之登輿後，出城至黃河渡口，勸視登道船渡，適鴻禧後至，於黃幄外相值，卽詢以晤榮相作何語，吳徑率直，不悟機詐，遂以曠事告之。鴻禧含笑點首曰：「好，既榮相面許，且晚堂有喜訊，年內准可在都相見也。」由此齟齬益甚。春煊參摺既上，孝欽后詢軍機有何意見，鴻禧進言曰：「向來親史參劾屬員，無不允准，此摺當照例辦理。」孝欽恍然曰：「吳永苦有良心，做官不致過

劣，此摺應留中。」鴻禧復爭之。孝欽愠曰：「我知吳永甚深，岑春煊向喜參人，豈果情真罪當，其言亦未必可靠。吳永既不壞，惟想餘人，恐亦多冤誣。」言次，以手拍案，曰：「留中，決計留中！」鴻禧不敢復語。乃將全摺一併留中不發。其餘十人，亦竟以無辜。此中經過，慶王奔動以告吳之隸友陶大均，轉以語吳，始悉原委。實則春煊於此事，亦姑先爲嘗試。如果得請，必尙有下文，置吳死地而後快。乃始終不能相厄，非孝欽后眷遇之深，幾何不遺其毒手矣。自是厥後，春煊見機，不敢復有舉動。未久，吳亦以憂去官，竟得安然無事。計此數年中，兩遇臬司出缺，孝欽后提及吳名，悉爲所阻。服闕起復，補堯沂曹濟道。終孝欽之世，竟不獲更進一階。論者謂猿臂數奇，豈其然乎。

民國八年，吳官山東膠東道尹。明年，直皖戰起，辭官去魯。民十七，潘復組閣，辟爲秘書。佗僚無聊，晚境殊蹇。爾際劉治襄（姓號號園壬寅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入詞垣。）民國八年，佐山東省長屈文六幕，會淄川以事晉省，屈觴之於省署西園，囑劉爲陪，叩以庚辛往事，語甫及半，忽來一武帥，嗒然中止。後此戰事驟起，終不得復職。民十七，吳任國務院秘書，同儕西廳，因得重中前說，錄之於簡，成庚子西狩叢談，得七萬言，釐爲四卷，付梓行世，於吳一生宦迹，敘述特詳；因攝其梗概，詮次成篇，用備故實云爾。

本刊歡迎三千字左右之短篇文稿

清末民初上海的新聞界

蔣慎吾

一 革命機關報的系統

清末以來上海的新聞界，談起來，真是「一言難盡」。

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行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以擴見聞，長志氣，滋懷安之耽毒，破摺額之謬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管筮之吏，烟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

所謂「純駁不一」，雖然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說話，但是「擴見聞，長志氣」，確是為那時上海新聞界的特徵。而其中最為聲有色，驚世駭俗的，當然是要算革命黨人的機關報了。

蘇報始刊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六），過了四個年頭，纔由陳範接辦，主張逐步前進，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先後請吳稚暉、汪闓皋、章行嚴等諸氏為該報主筆，發表排滿文字，毫無顧忌，後即因之而與起革命大獄。柳亞子氏的「陳說復先生傳」敘述得很詳細，他說：

（陳氏）創蘇報上海，昌言革命。會山陰蔡元培、陽湖吳敬恆、巴縣鄒容、餘杭章炳麟諸子，方建中國教育會，日夜圖光復，得先生振宗風，則大喜，時時為文張之。當是時，蘇報名震天下，虜廷驚駭，視之若一敵國，

遂命大吏案治。於是元培，敬恆出亡，容、炳麟就逮，先生亦航海去日本。

蘇報的封禁，時在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一九〇三，七，六。）但隔了三十一天，上海又有國民日日報出版，雖由外僑基密爾（A. Genell）出面，實際主持的還是蘇報中人。該報刊行後，又惹起官場疑忌，但清吏方面怕重蹈蘇報案覆轍，只消極的停止郵遞，意在不禁自絕。結果，此項辦法究竟無損於該報的銷行，而促斷該報生命的，還是自己內部問題。事後，上海坊間曾發行「國民日日報變編」一種，就是將該報刊載過的文字蒐輯起來的，那里面很多有關革命掌故的史料。

國民日日報既於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一九〇三，一，二，一）停刊，到了次年，又有「俄事警聞」，由蔡子民等諸氏發起，不久就改名「警鐘日報」，實繼承蘇報和國民日日報的系統。因為當時「俄滿風雲」甚亟，故起初名俄事警聞，期喚起國人共同對俄。後以對俄目標已去，而時局的既趨如故，所以有警鐘的改稱。該報銷行很廣，到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因登載「鐵良南下搜括」事，處封停刊。但鄒海濱氏在「中國國民黨史稿」里則稱因紀載王漢事，召清吏的忌憤，而出於斷然處置的一途。

二 于右任的登三民報

當時為中國革命團體鼻祖的興中會已改組為中國革命

同盟會，會員散佈海內外，聲勢廣大，而革命言論極呈澎湃的鉅觀，舊報雜誌的流傳，確已到了所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地步。

因著書排滿，不容於清吏，由陝西逃亡到上海的于右任氏，既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和楊篤生，汪彭年等諸氏發起「神州日報」，以鼓吹革命的職志，到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九，五，一五），又創辦了「民呼日報」，專以清末官場為攻擊的對象。結果，民呼日報僅有九十三天的生命，而于氏本人却在上海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押了四十多天。

事後，于氏東走日本，不久回國，又續辦「民呼日報」，當時曾有挾去清廷兩眼的笑語，原來，「呼」字去了兩筆，便成了「吁」字，他把那兩筆假想為兩隻眼，對於清廷的態度，也真是極盡嬉笑怒罵，無所不至的能事了。同年十一月初，駐滬日領事岡照會滬道，稱：「民呼日報連日所登論說不妥，有傷中日兩國感情，懇請傳訊；」接着，又面晤滬道，請求核辦。滬道乃商妥領事領事，札會華公廨查封，於是，出版了四十二天的民呼又告夭折。

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在「秋深，鳴蟬寂，草木漸搖落，重九之日，萬花環繞」那天，「民立報」又和上海人士相見。它完成了于氏「暨三民」的系統。當時執筆者，有宋教仁、呂志伊、范鴻仙、徐天復、葉楚傖、邵力子諸氏。凡所議論，均以學理為根據，反覆闡明清廷的腐化原因，深為全國知識份子所樂讀，日銷兩萬份，印機日夜不停。後來，辛亥革命事起，該報於宣傳方面，厥功尤偉。一時有革命機關報之稱。

三 清一色的南社社員

入民國後，上海新聞界可以說是南社社員的天下。胡漢安氏在「南社遺選」裏說：

民國元二年之間，南社同人主持上海報館筆政者頗多；天民、元冲、勉後在民國新聞；右任、鴻軒在民立；楚傖、亞子、叔同、一厂、人菊、寄塵、鷓鴣在太平洋；懷霜、布雷、亞雲在天鐸；太一、季剛在民聲；元生、朴存任神州；匪石、天仇、少衡在民權；孟頌；子實、善之、義華與余在中華民報。治事之暇，輒為詩酒之會，為極盛之時。

由此可見。除民立、神州已見前述外，民國新聞，太平洋、天鐸、民聲、民權和中華民報的略史茲分述如次：民國新聞創刊於民國元年（一九一〇）七月二十五日，創辦人為呂志伊氏；主筆政者為邵元冲氏。它和民權報，中華民報有「橫三民」之稱，和于右任氏的「暨三民」同為報人嘉話。

太平洋創刊於同年四月一日，創辦人為姚雨平氏；主筆為葉楚傖氏。當時，柳亞子、胡懷琛、姚鶴雛等諸氏，均係該報撰述者。現在，柳氏個人還藏有該報全份。

天鐸創刊於清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一九一〇，三，一一），經理為陳訓正；主筆為洪允祥和李懷霜。光復後，持論攻擊袁世凱，反對南北和議，頗以敢言著稱。

民聲創刊於民國元年（一九一〇）二月二十日，雖非民黨嫡系報紙，但主筆政者常調元却是極早獻身革命的一員。柳氏在「南社遺選」裏說：

元年春，民社成立於上海，創民聲日報，以君總其事。未旬，奉大母諱，奔喪旋里，及再來而局勢一變。初

，民社者，武漢起義諸案所倡導，據黎元洪為黨魁。民聲則其機關報。主張建都武昌，頗與同盟會及南京政府相齟齬。顧其擁護共和，保障民國，諸端極大端，未嘗稍殊焉。君既歸湘，曾人用事。繼君者，汪文瀾、楊德鄰成被擠斥，而民社亦竟合併為共和黨。君至則大恚，宣言脫黨，不復預民聲事。顧民聲議論益披猖，君夜被酒，直入報社，思擊毆其人，以洩憤憤，會不遇，乃已。民權報刊於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為戴季陶氏所發起。該報言論急進，為當局所不滿，戴氏因此被捕。事後，他出獄，就在報館編輯室兼辦大書道：「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

中華民報館刊於同年七月二十日，創辦人為鄧家彥氏；主筆為劉民畏氏。該報力持正誼，為袁系政客所側目，後即因此，鄧氏被解入獄。他寫有「獄中感事詩」三首，錄如后：

一角炊烟半眼中。四圍秋色夕陽紅。登樓有客非吾故，走馬何人傲乃公。草檄至今空急疾，書書對後總難處。

○名流遺著○ 龔自珍致鄧守之書

鐵崖山館藏書

守之足下：望吾弟之東廬，至於不可復見而後反。歸來恍若有失。轉一念曰，吾平生好奇，然未一壘塞，足下乃從名將至長城，書劍磊落，又足羨也。古來詩人文人之為記室參軍者多，然幾人有此英邁耶？重以公子之賢而好客，遠想兩君高調談鋒，頓出心腸，足令寒窗驚舞矣。兄枯寂本慣，足下及默深去後，更可城百裏脚，杜絕諸緣。待明年春抄，兩君並歸歸時，兄爾時當出定，一語竊上風景耳。見在終日，坐佛香澆邊中，翻經寫字，以遣殘年，亦無不樂也。足下處一切人，無論何時何地，總須聽得他好處，使其心多曲以受異，曰童之善，雖其非善也，而胸中有安放他處，則足下之福矣。負其門風之高，與其天姿之不俗，空腹高視，脣吻觸處皆營營，兄前所云能不能，能實而不能市者，危下道也，心所謂危不得不以告也。

天寒歲暮，足下旅廚，何以為懷，未卜年內能應試事否？兄冒三十三日之冰寒，踉蹌而歸，家嚴慈幸皆無大恙，家慈受疴不小，兒子等幾乎不救，痛定思痛，言之心骨猶慄。而奇災之後，萬事俱非，或者柳子厚所云黔其廬，藉其垣以示人，是亦祝融回祿之相我耶？此事頗有別情，忠難起於家庭，殊不忍言。然外間固有微聞之者，本下足下曾聞之否也？兄得依戀膝下，以度幾年，而試期又迫，正月月初旬，即須買糧北上，相見甚迫。兄此行尚有一輩交俗論，笑我辛苦於無益之地者，有謂我名場不進，反屬不孝者，兄皆聽之。要之吾輩行中，動輒為人笑，豈不所感而動哉。我辛家藏五萬卷，幾矣。而行我名場不進，反屬不孝者，兄皆聽之。要之吾輩行中，動輒為人笑，豈不所感而動哉。我辛為崇，實此盡殘，殊為不遂，苦惱之餘，彌復慚愧，吾弟願慎而笑之也。

却憐歸雁無消息，隔絕雲山十萬重。獨立蒼茫有所思。幾番憔悴到蛾眉。年華似水流何疾，身世如雲不自持。羞以文章遭鬼孽，敢將心事額天知。避秦只恐乾坤窄，為覓桃源日已遲。落落孤懷絮語誰。東南金粉夢耶非。蒼生無地藏香骨，赤帝橫天詭殺機。六月繁囚心未死，十年去國願俱違。沈沈浩理知何極，話到滄桑安所歸。原詩慷慨悲涼，今之報人讀此，不曉得有怎樣的感想沒有。

「清末民初上海的新聞界」題目實在太大，一時寫不了許多，只就最狹仄的範圍，勉力成篇。前者欲知詳情，請閱胡道靜先生編「上海的日報」，係上海市通志館期刊印本，考訂極為精詳。關於清末革命機關報，如蘇案等，請參看拙作「真中會時代上海革命黨人的活動」，載「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其他，散見時賢論著的極多，為地位所限不能一一介紹，讀者稍加留意，自可如願以償也。寫完後，補記。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廿六日，寫完。

姜湛園先生之死

王文素

清初慈谿姜宸英，字西溟，學者稱湛園先生。少工舉子業，兼詩古文辭，又擅書法，名震一時，與秀水朱彝尊，陽湖嚴繩孫，並稱爲江南三布衣。惜老而不過，年七十，始成進士，遭聖祖特知，授翰林院編修。未第時，翰林院侍讀學士葉方藹總裁明史，聞其名，薦之充纂修，分撰刑法志，極言如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廡衝之害。尙書羅山徐乾學罷官歸家，仍領一統志事，設局于洞庭東山，疏請宸英偕行；故聖祖稔聞其名。及第後二年，與副修撰李蟠同主己卯順天鄉試，以徇私舞弊，爲御史鹿祐奏參，與李蟠同下獄。蟠尋遣戍，宸英卒病死獄中。顧宸英此事，各家記載各有不同，大抵可分爲二派，一謂宸英實無罪，冤死，一謂其罪有應得。其本傳云：「康熙三十八年，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比揭榜，御史鹿祐以物論紛紜，糾其弊，命勘問，並覆試舉子于內廷，大學士九卿差次其第上奏。諭曰：諸生俱各成卷，尙屬可矜，落第者在外懲謫，世所必有，焉能杜絕。祇黜數人，餘仍令會試。蟠尋遣戍，宸英爲蟠牽累，人皆知其無罪，願事未白，先病卒獄中。」全樹山滿園姜先生墓表云：「己卯試事，同官不飭嚴監，卒速下獄，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願以其事逕瀆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此派可謂代爲洗刷無罪者。但無反證，足以證明其無辜。至漢上遺聞集則云：「與殿撰李蟠同主己卯北闈鄉試。先是同邑姚公觀，

以應北闈試赴京，嘗以文請致于先生，先生大激賞。比入闈閱卷，先生性坦率，得一卷喜甚，願其僕曰：此必姚相公文也。再閱益喜，又願其僕曰：此定姚相公文也。房考俱駭愕。及榜發，姚公果列魁選。于是御史鹿祐，遂奏參先生徇私舞弊。奉旨下先生及李蟠於獄。此己卯九月間事也。聖祖特召姚觀于乾清門面試，其文甚佳，於是始信先生之無私，而案尙未定，先生故在獄中也。會京師紛紛傳言將以明年正月赴北闈主試，先生聞而憂甚，適又傳旨，李某着發遣。先生自付事由於己，今李尙發遣，已必無生望矣，遂以庚辰正月日飲藥自殺。會事白，李發遣未數日即召回，而先生則竟死獄中矣。聖祖甚憐之」。按此所載較詳，作者係慈谿人，當有可信。更按方望溪記姜西溟遺言，謂「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怨，而未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捐陰而知恥者矣。觀此則宸英之死，非真由于病，本傳所謂病死者，特爲之掩飾而已。至于此次主考舞弊，各家記載，均隱約莫言究竟，未悉出于李蟠，抑宸英所爲。新城王士禛此時適長刑部，以二人之交密，而士禛竟不能教，李蟠得召還，而宸英死後竟默然無聞，是宸英之嫌疑較大也？再宸英之晚節頗爲人所非議，即其生前最自負而爲後人所稱述者，即在相國明珠家教讀其子性德時，拒其家寵僕安三事，以爲大節凜然，不附阿諛，顧近聞宸英致明珠書稿（稿存查澤霖先生處），中多卑詞，以其有累性德，未嘗列入全集中，觀此則宸英殆未能確確自守也。

宋詩人高菊澗 施叔純

浙東詩藝，盛於明清之交，而其淵源，實承南宋，黃岩戴復古，餘姚高菊澗，其著者也。試讀梨洲、西溟、樹山、樸伯諸集，覺有清氣幽韻，流溢其間；雖云諸公才由天成，而尋時沐浴石屏菊澗之流風，感移於無形，亦為必難盡免之事實。石屏遺集，今流印甚廣，沈吟之士，幾乎一卷；因以尙論其藝，贊歎備至，自可置而勿論。獨菊澗詩稿，自清初已散漫不全，近人李宜眼輯補之宋詩鈔，又復失收；更歷百年，後之學者，非徒無從讀其詩，澁且無以知其人。余少讀漁洋江湖集雜句，見先生詩，最愛其春懷隨平兩絕，其一：江南春盡向春寒，添盡征衣獨掩關，日暮酒醒聞謝豹，所歡多在水雲間。其二：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蓬窗看晚晴，梅子看花雪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於時撫卷神往，祇覺其吐語如不食烟火者然，猶未知為何許人也！嗣客鏡塘，閱翻厲翁宋詩紀事，中有：「高翁字九

萬，餘姚人，有菊澗集。」始悉先生為鄉先賢。自是返里，輒檢邑誌，凡先生游釣之處，無時不謀履歷其間，為之一一瞻弔也。所思匪遠，而卒未果，念一旦隨草木腐化，又誰繼我為此顛？今秋歸省，遂作計放棹上林梅棧間，一叩詩魂。先舉有關於先生故實之書乘，蒐證一二；不足，復乞諸於其族。荒燈雨宿，殘夢一痕，峯青湖白，遺址何在？然而其人其言，可得而傳焉。

菊澗人品

詩雖小道，而可傳與否，並不純繫乎治藝之淺深，坐行尚焉。昔浮溪鈐山諸集，不為人重，政坐此病。今論先生之詩，固已無可疵議。（詳見另節）而其行誼，尤足振立後來。蓋先生少承家學，得尹和靖之真傳，——菊澗父國佐，為尹門高弟，其學與紫陽象山，並重當時。——與經理於尋章摘句，已屬有異。壯復與賢士大夫周旋於山林朝市之間，不以榮利易

其操守。既老，一棹自蔽，物我兩忘，所謂超然世外者，非耶？方南宋之際，江湖游客，最盛奔競，方萬里嘗謂：「自慶元以來，詩人為講客者，相率成風，干求一二要路之書，副以詩篇，動幾千萬緡。」在當時，與之者不為傷惠，受之者亦視不知恥。而先生「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扁所居曰信天巢，而樂乎道；采菊英，酌澗水。……生平持崇志節，出乎人表。」——見元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序——甚至卒幾無以竣其葬，方諸輩賦之士，實何多讓？先生茹淡工夫，散見後人著述，原多可考；而同時行輩劉後村贈與之什，尤可作為證明先生清端高逸之信史。

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藻

諸人凋落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紫萸長拂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線，吾儕各勉旃！

菊澗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天公；世事年年異，詩人個個窮，築台并下榻，今豈乏英雄？

至先生詳述，宋史無載。惟孫德

之撰，買秋整家之墓誌銘，歷序生平，尙屬明細；以其距世未遠，見聞自較親切。茲錄於下，俾世之讀先生詩者，並得尙論其人焉。

菊圃高公，諱肅，字九萬，後以字行，菊圃其別號也。曾祖徽，祖隱，父材（即國佐學者稱石屏先生），世居越之餘姚石仁里，爲儒門。君幼有異質，其父兄教以科舉學，下筆輒異常兒，人謂必大高氏門戶。長乃卓越不羈，踏槐黃而不利，輒棄去，曰：此不足爲吾學也。遂專用力於詩，……尤善談論，辨繁如蚬毛，蓋奇男子也。與人處，呢呢無間，值莊語，則凜不可狎。所交皆一時名士，及其去爲大官，不肯下氣強附，獨與復齋陳公密，鍊庵許公復道，始終不替。二公遊宦，多攜與偕，益棄奇就質，退然儒生也。君年少氣銳，謂功名可邂逅致，得錢往往不吝愛惜，晚年落窳，至無一椽半畝。淳祐元年春，遊淮，得疾而歸，七月二十七日，卒於西湖之寓舍，年七十有二。孫交真金以葬，其家人

義不受，粥糲珥買山孤山後，二年五月十九日，奉檣窆焉，實歲家山也。君無子，一女適進士崔子直，將其妻母之命謁余銘。憶少日，侍先君官中都，始識君，俯仰後四十年，而余亦老矣。中薄宦於越，會君肩筆飛卷，予聞過之，常戲曰：君巾履蕭散，故與人異，今一就禮律，豈厭舊習耶？君笑而不答。噫！詎知其竟銘君也。銘曰：孤山相嶺，人如玉兮，酌彼寒泉，薦秋菊兮。（下闕）朝奉大夫賜金魚袋孫德之撰。東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許堪書。臨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實封一百戶賈似道篆。據墓誌所述，先生雖以布衣，獲當代公卿折節與交，而於陳許二公以外，獨少所許可，其取友之嚴，可知已。考陳密列傳，其自守爲「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其平居相互砥礪者如此，更足彰先生一生之大節。邵二雲學士傳先生有云：「北望中原，感慨賦詩。」蓋其忠愛根於天性，恬淡培自學問，猶鳳羽麟角之自爲一世珍也。

菊圃詩境

菊圃之詩，黃梨洲稱爲南宋詩人翹楚，或嫌過當。然卓然成一家，自屬定論。並時以詩名者，爲劉後村、周晉仙、敖器之，及江湖四靈輩，先生軒輊其間，雖所成就，未足上擬放翁，以方諸子，則莫敢連爲後先也。又以與戴復古同受句法於林雪巢，故其造境，清不傷苦，各爭上流，非如後村之一味趨於瘦淡者可比。姚燹評其詩謂：「氣象渾厚，不務險怪，頗深哀樂，皆適其中，醇氣則美流轉如彈丸。」雖不中，不遠矣。若病其無黃鐘大呂之音，鶻鷂曠之容，則苛已。蓋此爲南渡後之通弊，非可獨責之於先生者。顧其自勉，實無時不心存天寶以上也。其報友人論詩，有云：「古以漢魏爲至，律必開元以前，才有感，可勉而至，志之所盡，終焉而已。使蘇李苟安，必效瓦缶之奏，孟賈易轍，立發洪鐘之響。然匠心雖工，舉步滋醜，時賢崇尙杜詩，句抽字釋，神理索然，竊欲法其闕深，燕彼拙率，拙之漢魏，莫不皆然。若夫天寶以還，五季而上，但藉代燭云爾。」此與滄浪「立志須高，以漢魏晉

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行有未至，可加工力。」之說，不謀而合。以首所語，則未可同日而語。蘇先生受法師門，「雖工匠之心」，實醜學步，沉潛反覆，往往演為活法天機，故雪巢於陳無已後山，為五世傳；觀先生所作，絕未嘗胎其氣息；轉似遠法半山，近師放翁，「蘇彼拙率」，而更以新意幽酌出之者，可謂取法乎上，善於變化者矣。維約維清，佐以圓美，此其七絕一格，獨成神品，衣被詞人，至於無窮，凡後之以短章擅勝者，皆宛其鴻裁，拾其香草者也。浮屠圖至，嘗於先生遊吳門時，贈以序言，論極精微，不廢規勉，殆猶趙南塘之於後村，屏除世俗一切套語者然；想先生殆基忠益，維恥詬美；治藝謙和，而無驕傲；得力當亦不少？其序曰：「少陵得三百篇之旨歸，鼓吹漢魏六朝之作，遂集大成，離騷大雅，鏗然盈耳。晚唐聲益宏，和益衆，復還正始。厥後為之頹隤，未見氣力宏厚如此。疑駭未流，若工夫于風烟草木，爭妍取奇，自負能事盡矣；所謂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果安在哉？山陰剡湖高九萬，得句

法於雪巢林景思，于後山為第五世，嘗出唐律數十篇，活法天機，往往擅時名者，並驅爭先，加以數年，沉潛反覆，樹碑駭大雅之根，長漢魏六朝之幹，發少陵勁正之柯，垂晚唐婆娑之蔭，攝百氏餘芳，成瀟雨四十圍，俾因頓於草木者，息陰休影，方有事於吳門。吳門號多士，趙靜齋子野，盧蕭江申之，柄此館事；第往，必以吾言為然。」序中始則惟恐其着工夫於風烟草木之微，終則復期加以數年之功，所以勗先生者，謙言無隱。謙謙君子，匡以爭友，卒超天人境界，豈偶然哉。邑志載先生既師事林憲得句法，又與杜廉周晉仙過浮屠義結，益大進。意者圖至師若人耶！總先生之詩，絕為最，律次之，古體散失，缺而勿論。當其悵惘勿甘之際，悠悠花香，純出真宰，非可求之句法字眼者也。

遺稿散佚之原因

先生少年慷慨，以迄大耋，其間遊錢塘，越金陵，浮洞庭彭蠡，吊古今名山大川，當諸心胸，發於聲詩，計其篇章，自必宏富。黃梨洲姚江逸詩傳，載先生遺稿，有剡湖集十二

卷，當非虛語。然今考姚序：「其便鄉貢進士南仲甫，稱其文學分遺，十亡八九，殘編綴之，斷簡拾之，僅存者百七十章，成集而家傳焉。今會燕名師魯者，持其集歸余序。」則知其詩，在元元貞簡，已散佚殆盡。念元貞距先生之死，不過四十載，而又有賢子徑親為守傳，甚怪其泯滅而至於此也。嗣讀朱竹垞序，知先生之詩，及身已遭禁燬，故中有云：「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於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詠，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為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為言官，見之彈劾，於是劉克莊潘夫教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方諸君子游跡，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竹垞之言，雖未知所本，然攷宋史李知孝傳，實有其事：「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教之力少，而附和沽繳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毀扇搖之意勝。」疏中指為沽激詭譎者，大都係諸君子江頭澤畔之吟，忠良激發

，不無觸件當道處，於是先生之詩，同遭不幸矣！嗣後賴以垂遺者，僅仲家傳一集，較爲完整；其在宋本之江湖集中不過四十七首爾。至明代中葉，此僅傳家集，幾復燬替，清康熙間高士奇序其先刻刻集有云：「後樓五樓，藏當年諸勅書籍，舊刻刻南仲兩公詩稿。……自明嘉靖間，遭倭寇焚掠，散失殆盡，亦無從得其遺本補書之。」幸其時，士奇從崑山徐乾學所藏宋板書籍中，抄得一百零九首；嘉興朱竹垞復爲之於宋刻江湖集中，搜致四十首；合以就他集中檢得之三十三首，共五七言近體百八十九章，刊諸餘姚上林高氏家乘，總名之曰信天眞遺稿。寶弓大玉，得勿盡與！竊思高賢遺集，易代而無傳者；原難勝數；所惜先生叶名世之作，生前既遭焚廢，死後又迭經兵火，遂令一編流行，較侏儒之妄自災患者，猶且不若雖然，此豈真先生之不幸？實後來說詩者之羞也！

詩彈一刁

先生近體詩一百八十九首，大都係寄興之作；所謂北窗感慨諸什，想實慶以後，久已無存矣。然窺豹一斑

，可知體無不美。試讀其詩，而不爲之俯仰無盡，若清風白雲之流盪其持者，吾不信也。限於篇幅，姑舉其七絕如下：送別：老去情懷怕別離，年來不作送行詩，人前舉似移難信，問着垂楊便可知。春日，北山：插花吹笛兩山中，桃李尊前日日同，待得馬頭飛絮滿，更來沽酒看殘紅。孤山雪後：雪後騎驢行步遲，孤山何似灞橋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西湖春雪：小艇沿湖看雪飛，正當騎馬鬪春時，是誰乞與楊花舞？先占東風一月期。秋日二首：旋買扁舟載一翁，片帆吹下夕陽東，西風欲織江頭錦，催染秋林葉葉紅。其二：獨客飄然物外遊，江南江北總宜秋，芭蕉昨夜緣何事，和雨和風作許愁？秋興：數聲新雁夜初長，曉起開門衣袂涼，離菊穠黃秋興懶，瓦溝才試一痕霜。江村曉詠：家住清江江上村，江雲山影自平分，幾回早起開門看，不見青山見白雲。首夏：漾漾池塘碧染衣，陰陰草樹綠成圍，江村寂寞春歸後，一點楊花不見飛。晚春卽事：輕烟落日鎖樓台，細雨絲絲半濕苔，杜宇一聲青嶂外，溪流時送落花來。

冬日：江上凝冰約水痕，門前殘雪經溪壘，杖藜獨立梅梢月，成就清寒到十分。訪結樓翁不遇：亂花飛絮趁長巖，來訪西湖竹裏庵，行盡白雲三十里，詩人又在白雲南。其二：乘興尋僧入翠微，山中無限野薔薇，主人不見從誰賞？折得繁枝自插歸。聚景園口號：淺碧池塘連路口，淡黃楊柳護簷牙，荷時魚戲春風裏，長見君王出看花。其二：竹影參差臨斷岸，花陰寂歷浸清流，遊人難到闌干角，盡日垂楊盡御舟。恭跋思陵宸翰拓本：淡黃紙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時，白髮內人和淚讀，爲曾親見寫詩時。山行：落盡桐花春已休，過橋新竹綠初抽，山行步步黃泥滑，小立溪橋聽鷓鴣。其二：捲地東風晚更狂，櫻桃吹子落泥塘，溪雲自爲催詩黑，忙煞條桑窺窺娘。行滯：老翁八十鬢如絲，手縛黃盧作短籬，勸客莫噴無羸坐，去年今日是流移！廬山道中：沿路梅花管送迎，廬山初別雪初晴，若無急事相驅役，有酒人家便不行。過平原故相宅：拂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嬰武，猶向雕籠喚太師。春日雜興：簪鈴奏曲擣珊瑚

，發日重門不啓關，多插瓶花供宴座，爲渠消受一春閑。其二：春歸門巷靜深深，老去無情不強吟，風絮入簾晴盡水，自燒香餅試花沉。西湖：淺水搖船冷芡沙，平林暝色接栖鴉，湖邊老樹垂垂白，半是梅花半雪花。其二：老鶴無蹤野鴨飛，鳴琴聲裏畫船歸，傷心舊日經行地，不獨人非物亦非。秋夜：老去驚秋白髮添，不禁涼吹逼疎籬，樓高幸自登聲遠，爭那梧桐又傍簷。盤孤台：十年重上盤孤台，帶得江湖白髮來，滿眼青山舊相識，晚鳥聲噪莫驚猜。山堂卽事：杜鵑聲裏桐花落，山館無人畫掩扉，老去未能忘結習，白鷗浪墨寫黃庭。上舉諸詩，若與荆公劍南得意之絕而併讀之，正未易辨也。

憶天巢遺址

先生故居爲石仁里，今稱石人山。而晚年結巢實在上林湖內，舊誌或記在匡廬鎮者，誤也。蓋鎮距姚城東北，凡四十里，湖位鎮南，凡十里強；一則環舍栴比，一則林樾幽啓，以今推古，山川無恙，先生讀書就靜，未必舍彼虛聲，而樂此器市，可證明者一。再攷先生白題信天巢詩序，雖

未明指或湖或鎮，然觀其投老一章，即可瞭然。

投老纔營一把茅，前臨官路後林坳，最憐鷄犬無鄰舍，好放牛羊有近郊；春韭採來勝市食，秋鱸留取饋山肴，吾廬誰道難尋覓？古樹非門豈鶴巢。

詩中所稱「前臨官路後林坳」確爲今日上林湖口之情景，而不可移之於他處者。下接「勝市食」「饋山肴」，更足證明先生之投老營茅，決不在匡廬鎮矣。邵二雲學士姚江樓歌，亦有云：「菊圃殘寮倚綠波，巢痕猶指舊烟蘿，杜鵑花發清明近，爭唱江湖第一歌。」嘉慶間，其裔孫高步瀛處士且特撰巢址一夕，以辨正之，略曰：「信天巢爲菊圃公讀書處，舊在林湖，今失遺址。」基上而論，則舊誌相因之說，不攻自破。余既讀先生詩巢，在烟波淼水之間，遂以扁舟，發自下里，俯聽掛帆，黃昏紫燭，撲發山寮，卽以明朝所訪，成茫然莫答，念一代詩人，流澤若是其哲，恨惘不任。山月窺窗，荒燈如豆，所思寧止在水雲間哉？乃盡出行篋雜錄更細檢之，見高南仲詩，有「深夜獨步思兄

伯舉杯扣門則臥矣」一律：

綠柳橋邊古道橫，乾坤寂寂夜三更，月窺門處君高臥，露濕衣時夜獨行；杯酒孰同聊俗意？天風時下步虛聲，明朝世界應依舊，試挽銀河一洗清。

此詩舊註，謂步虛聲者「普濟寺僧也。」按南仲亦終老湖內，與先生分屬叔侄，性尤相習，則當時結果，嘗不外普濟寺附近也。一線初獲，心竊大慰！破且，越山農爲導，樹頭露茫，宿鳥初驚，沿湖隱款段，碧瓦滉開，萬蒲葦拂拭其間，蕭蕭作聲，味幽趣，如讀先生之詩。環湖，栴栳兩峯，東西秀峙，蜿蜒分馳者，狀雲氣自爲向背，涼吹助盪，鬚鬚浮白，流注到襟，覺肺腑毛髮，都不勝清寒，八荒以外，有此靈境，徵先生其孰堪居之？展瞻既甜，湖波生紫，霏以廣雲，滲滲濃豔；近岸處，雜映霜林黛松，天工妙造，不廢青黃，此則又若體示先生暮年詩心之化境也。數過舍舍，西陟禾塍，秋收既登，見兩三鳥鵲，倚籬角開開拂尾，至堪入畫。凡四里，達普濟寺竹徑，篋玕摩挲，清氣瀟空，約略似西湖韜光道上。詩建于唐

大中間，舊稱西山寺，亦號上林院；宋祥符間，改易今額，誌載「山勢迴抱，亞於四明之天臺」觀其形勢，遠藏曠啓，信然南望天半栲栳，遙挹餘青，而其東西北三面，莽然岡起伏抱之，中間廣隰，以爲叢林，惟詞客空王，能通隣好，七百年前之詩集，其在斯乎？入寺，先捫碑碣，則宋代古字，已無一存；僅壁間遺元至正間石刻一方，剔藓洗積，亦未嘗涉及先生掌故。覓寺僧，移時始得，古剎荒涼，不作鐘磬久矣。叩以傍寺有古蹟否？則曰：離寺南三里之琅玕山下，有莫狀元之讀書墩，外此無聞也。致莫

子純殿撰，宋慶元二年，唱名第一，卒於嘉定八年，徵時讀書上林，嘗就食普濟。一飯淵源，流傳到今，宜也。然論其世，尙早於先生，乃一則爛熟僧門，而一則竟無傳於野老，豈功名顯晦使之然耶？抑有幸不幸關於天耶？日午腹鳴，拾野粟爲食，憫恍南趨，姑一吊子純廢基；莽林四邁，汲井泓然，鷓鴣啜石，猶有存者。我思在彼，對荒墩秋草，益悽然而興感！暮陽在山，依戀何益？珍歸鴉聲，憶先生詩魂繼之來墜子耶？寄謝歌詠餘風，有關教化，浣溪不廢草堂，吼山尙留陳祠，將以啓示來哲，激發忠

純，非徒鄭重一邦文獻而已也。以例先生，今則何如？竊願謀諸邑之先進，及其族之賢者，相溯山佳處，爲拓一弓，樹之梅花，供以詩筵，庶後之來游斯地者，得所觀感。但自維寒賤，浪迹不迫，使假我數年，他時必當重來展拜於萬梅花間也。白水青山，共聞斯語！殿以兩絕，並誌來緣：

說詩茅屋已無存，鴉點荒寒示墨痕，不及秋林黃葉外，山僧遠說狀元墩。

自趁翻程撥水星，回明歷歷亂茶青，傷心虛結梅花願，香火東南讓四靈。

清以來之學政主考

(上)

國士項

清代學政主考，固爲掌管文衡之大員，學政稱督學都院，任期普通三年，分歲科兩試，浙省自順治二年舉行科試，至光緒三十一年停止，嗣後學政亦改稱提學使，並常川駐省，與學政按期蒞臨各屬異矣。省志及郡邑志，于學政一職，從未有系統記載，茲爲考列如后：李際期，河南孟津人，順治乙酉，丙戌，丁亥，戊子任。翟文貴，山東益都人，順治庚寅，辛卯任。張安茂，河南青浦人，順治癸巳，甲午任。谷應泰，直隸豐潤人，順治丙申，丁酉任。胡尙衡，江南溧陽人，順治戊戌任。王康侯，江南金壇人，順治庚子任。胡××，康熙壬寅任。李如桂，遼東人，康熙丙午任。金鏡，福建人，康熙己酉任。劉元琬，河南人，康熙壬子任。祖澤瀾，錦州人（浙江通志作遼東寧遠人），康熙乙卯，丙辰任。程汝瑛，徽州人，康熙丁巳，戊午任。劉××，直隸高陽人，康熙庚申，辛酉任。楊引旂，湖北沔陽人，康熙壬戌任。張衡，直隸景州人，康熙癸亥任。周清佩，康熙己巳，庚午任。鄭開極，福建侯官人，康熙辛未，壬申任。顏光毅，山東曲阜人，康熙甲戌，丙子任。張希良，新黃人，康熙戊寅，己卯任。姜樞，山西人，康熙庚辰，辛巳任。文志鯨，湖廣人，康熙癸未任。靳讓，河南人，康熙乙酉任。彭始搏，河南人，康熙丙戌，戊子任。吳坦，河南人，康熙己丑，庚寅任。宋志，河南人，康熙壬辰任。

唐代越器專集引言

陳萬里

唐瓷之在浙江而最負盛名的曰越，越瓷如玉，類冰而色青，就是陸羽茶經裏的話；至於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縵開，奪得千峯翠色來。」那是早已爲譚宗者所稱道了。可是究竟唐代的越器是怎樣的，誰都不能與以肯定的答覆——即使十之八九揣想起來，可以假定爲五代以前的東西，然而要拿出證據來，誰又沒法可以證明！

本來就上林湖瓷器的史底發達來觀察，天然在錢氏當國的時候，大量地生產，而且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換句話說，就是五代以前——唐——上林湖附近地方的造瓷，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可以斷言；不過這是一個假定的話，究竟缺少一個文字的證明。

前年在鶴鳴場出了一塊長慶三年的瓷墓誌，從此可以考定上林湖方面的造瓷底年代，至少可以看出長慶那時候出品的樣子，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據。祇是那塊墓誌的製作，還嫌粗，究竟那時候的瓷器，是否要較爲精良些，那又不敢斷定了。

最近紹興各縣發見古墳很多，鑄渣項里各處，並有黃龍太麻磚發現。在古城的一個墳裏，竟有一塊墓誌碑，證明是唐戶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叔文）夫人之墓，同時出土的物件，有越器——上林湖出品——小嘴長柄壺兩把，其一口部略損，盤二，一素一有花紋，圓盒小水池（？）各一，均完好，撇口花盞（？）一，上部已破碎，銅鏡一，製面爲二，

銅洗一，亦復破損。墓誌碑上有唐元和五年年號，本來唐墓誌碑是不爲一般鑑賞家所重視的，然而出土在南方，並因墓誌碑上的年號，足以證明墳裏所出土的物件底時代，自然就攷古學的見地說是極有價值的了。

元和五年早於長慶三年計十四年，瓷墓誌所表示的當時唐瓷底情形，現在證以元和五年墳裏的實物，曉得早於長慶三年十四年以前的元和五年，已有這樣優美的制作，那末長慶三年時的情形，就無須依據着那塊瓷墓誌來證明了。本來要是認定以瓷墓誌之瓷，才足以證實了當時造瓷的情狀，反以元和五年墳裏的實物，還不夠當作有力的證據，這實在是一句呆話。假使再要說墳裏的實物上面沒有年號，僅僅一塊墓誌碑之元和五年爲宋足，那更是宋掘得可笑。在張叔未消備開題說裏，曾經記載着發見唐周文遠墓誌的一段故事。他說：「海昌城中教場頭有人發古墓，墓前土中，先得瓷器數件，繼得一鐵版，磨版得一方額，額下又一額，即墓誌也。發時係夜間，鐵版誤墮，瓷盡碎，而墳則圍之不可破，慮止發云。」云云，可見唐代的墳裏有墓誌，有瓷器，瓷的實物，就以墓誌，額的年代而判明了造瓷的年代，這是最明顯的事。從這一點看來，自然古城墳裏的實物，有了這一塊元和五年的墓誌碑，而肯定了牠的時代。額與器，可謂相得益彰。再進一步說昔之致疑於長慶三年時的瓷底制作，今則可以恍然大悟，不復

再有什麼懷疑了。那末古城墳裏墓誌碑以及瓷器的發見，較之鶴鳴場一地盜版的發見，不是更顯得重要了麼。

至於墓誌碑的內容，亦顯着有相當的價值，因為王叔文在當時不是一個平凡的戶部侍郎，他是山陰人，先以待詔受知於太子，（貞元十九年）及至太子即位，（即順宗永貞元年）柳宗元，權傾一時，柳宗元，劉禹錫，都是他的死友。由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又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戶部侍郎，嗣後以母喪去位。太子監國（即憲宗）貶叔文為諫州司戶，後即賜死。（見通鑑新唐書）叔文在朝弄權，前後雖祇數年，然而「永貞之際，變亂天下。」（元稹上疏論諫職中語）可見他的確不是一個平凡的戶部侍郎了。他死於元和元年，他的夫人死於元和五年，已經相隔有四年了。墳中實物，因為是賜死的家庭，所以僅此寥寥數件。然而就此僅有的實物來研究當時造瓷的進展，新技巧上說，確乎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壺的式樣，在古樸拙素裏面，顯出一種玲瓏而優秀的作風，就是小小的一個嘴，也要制成多角的方式，有此裝飾，壺的全部就顯見得不平凡了，澗柄固然是唐代瓷器獨創的風格，然而不覺着粗笨，反而細勁得有力量。盤的花紋已由簡單的圖案漸漸趨於繁複，這裏是過渡到綉綉時代——「五代」的一個重要底前期。盤口上起一點凹點，以及盤的背面有幾條陷痕，這分明是代表着唐代的一種風尚。水池碟則是小品，而四角起四條凸起的脚，式樣新款。花插由銅器變為下木，撇口的制作，極優美而不涉於纖巧。再說到釉的話，品整潤形四守，可以概括了的。釉的地方，已經堅結黏着，不易剝蝕。吾們看到了永康太康墳裏的實物，同時看看五代時候精美的作品，就曉得在這時期形成了「架橋樑

的過渡產物，那就是現在元和墳裏所見到的物品。惟其有了元和五年的這一塊磚，方證實了這一個形成「架橋樑的過渡產物」底虛山真面目，否則僅能予以一個假定的說法，誰能確實以證明之呢。

古城墳的情形，我於十月二十日曾去調查過。古城離柯橋約十五里，船去須經湖塘，在七尺廟斜對面折入小港，約行一里即是。王叔文夫人之墓在山裏，離古城村約兩里來路，墓地面積不甚寬廣，至有花紋之殘磚尚多遺存，可以拾得。

今以墳裏所存各物，彙製影法，編成專集，印刷流傳，唐代越器之真相，從此為天下人所共見，這在考古學術方面算是一點小小兒底貢獻。

沈采的千金記

趙景深

沈采的千金記是本色的傳奇，曲文很少駢儷的堆砌，第二十四齣「漏賊」，即說之拜月琵琶中，也分辨不出。如其中香柳娘敘韓信妻征衣被劫云：「苦千針萬縷，苦千針萬縷，是奴親製，剗開牆壁皆偷去。恨賊人太毒，恨賊人太毒，九月披寒衣，教奴怎區區！嘆兒夫命蹇，嘆兒夫命蹇，不得穿寒衣，凍死在邊地。」

千金記是敘韓信受辱，後來在漢拜將滅楚，卒至封王事。劇名的由來當然是由於「千金」，但劇中提到千金之處甚多，有下列三點：

- (一)漢觀項羽賞賜千金 第四十一齣滅項云：「吾聞漢兵親我願者，賞賜千金。」
- (二)滅楚後漢高祖賜千金 第四十三齣封王云：「賜千金榮歸故里。」
- (三)漂母飯信信報以千金 第六齣糧食云：「小生倘有榮貴之日呵，願把千金贈。」第四十九齣報德云：「今我將千金在此，欲報老母之德。」

這三點其實也只是一點。項羽的頭是被韓元帥的部下陳豨取去的，當然仍交給韓信，所以漢王才賜韓信千金，而韓信也就拿這千金送給了漂母。千金只是光榮的象徵，其用意與蘇復之寫蘇秦題作金印記是一樣的。

此劇的結構和取材，呂天成曲品說是「闡幽處太寥落

，且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我也覺得在完全真實的故事中，硬要捏造一些「且」的故事來與「生」相配，未免有斧鑿痕。像第二十三、四齣「起盜」和「漏賊」敘韓信妻征衣被竊，第三十三、四十二齣「訛傳」和「佳音」敘韓信妻聽到丈夫被斬的消息，後來方知是訛傳，都是不必要的。青木正兒以為敘項羽過重，致有兩家門的弊病；我以為第四十六齣敘張良「遊仙」也是不必要的。

在後來的戲曲選本上，千金記被選的有下列十一齣：

- 4 腳兵(起霸)
- 13 會宴(鴻門)
- 14 夜宴(夜宴)
- 15 代謝(繳斗)
- 2 北追(追信)
- 62 登拜(拜將)
- 3685 歌楚(楚歌)
- 解散(探餐)
- 87 別姬(別姬)
- 4140 問津(問津)
- 4140 滅項(滅項)
- (跌霸)

除北追登拜外，幾乎都是以項羽為主腦的。除鴻門和追信見於六也曲譜，夜宴見於崑曲大全外，其餘均見綴白裘。他如納香擅曲譜和集曲譜都不曾出這些範圍。崑腔將楚歌中的楚歌填了兩曲罵玉郎，增出兩個歌姬合唱；又把楚歌中的倘秀才和滾絃珠移到探餐齣，並增出虞姬探餐，相問唱石榴花和山坡羊；把這兩齣道染得更為動人了。崑腔又把問津和滅項併為一齣，這也是很好的，因為千金記原書第四十齣問津就不曾有過下場詩，並且只唱山歌三曲款

作為一齣，未免只有徒歌的部分，沒有樂歌的部分了。六也曲譜追信全用北曲，棄去金索掛梧桐，隨事與，雙勝子等南曲；拜將全用南曲，棄去粉蝶兒，十二月等北曲；在曲關的統一上也是頗可稱讚的。

千金記登拜裏的粉蝶兒和十二月是襲用金仁傑的「道何追韓信」的。最可注意的是「北追」。冠以北字，就是表示這是北曲，實際上這一齣大部分是襲用「道何追韓信」的第二折。「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中有此劇的曲文，但沈采似不曾見到；他所以見到的許是雍熙樂府或詞林摘韻，試比較曲牌如此：

金仁傑道何追韓信	沈采千金記		
古今雜劇	雍熙樂府	六十種曲	六也曲譜
新水令	新水令	新水令	新水令
駐馬廳	駐馬廳	駐馬廳	駐馬廳
沉醉東風	沉醉東風	川撥掉	沉醉東風
水仙子	雁兒落	雁兒落	雁兒落
雁兒落	得勝令	得勝令	得勝令
得勝令	夜行船	掛玉鈎	掛玉鈎
掛玉鈎	掛玉鈎	掛玉鈎	掛玉鈎
川撥掉	川撥掉	七兄弟	七兄弟
七兄弟	七兄弟	改江南	七弟犯枚江
梅花酒	梅花酒	梅花酒	梅花酒
收江南	收江南	收江南	收江南
尾	尾聲	尾聲	尾聲

從上表看來，可知水仙子和夜行船兩曲為古今雜劇所

獨有，至為雍熙樂府所無。沈采千金記只是襲用了雍熙樂府所收此折的全部；且任意更改調名，合併三關為一調。前後六也曲譜稍加糾正，使梅花酒仍分拆為三，復於梅花酒後加上小仙子；大約原曲失傳，所以只好用集曲的方法來唱了；駐馬廳則被省略。古今雜劇雖是較古的本子，却也是較俗的本子，比雍熙樂府更俗的本子，所以錯誤甚多。即就此折與雍熙樂府比較起來，已可看出：

新水令	「虛幻」誤作「取幻」	音
雁兒落	「按不住」誤作「接不住」	形
七弟兄	「恰相逢」誤作「却相逢」	音
梅花酒	「腳踏着」誤作「脚踏眉」	形
尾	「掛起帆」錯作「對起帆」	形
	「太晚」誤作「太山」	音
	「半挽着」誤作「半晚着」	形

所謂「北追」就是用北曲來唱「追信」，並且還是襲用元曲的。大凡傳奇中有「北」的，總是：（一）必用北曲歌曲，（二）或襲用元曲。例如，綴白裘八集卷三中的安天會「北餞」就用北點絳脣來唱的，首句是「一來為帝王親送」，但與吳昌齡「西遊記雜劇」第五齣「詔饒西行」的點絳脣「梅綻南枝」完全不同；又如綴白裘五集卷一中的江梨配「北醉」北粉蝶兒「醉眼生花步離披」，亦與張壽卿的「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第三折粉蝶兒「則為我年老也甘貧」完全不同；所以北餞和北醉只是用北曲歌唱的「餞行」和「醉歸」而已。但金瓶記的「北詐」和爛柯山的「北繼」却是襲用元曲的。北詐（綴白裘二集卷二）襲用元楊梓「功臣宴敬德不伏老」第三折以圈為記無圈不會引用：

。鷓鴣。 紫花兒序。 小桃紅。

。金蕉葉。 調笑令。 禿廝兒。

聖藥五。 麻郎兒。 慶篇。

。絡絲娘。 翠三台。 尾聲。

聖藥五原本缺字甚多，無從抄起；大約因此不用。麻郎兒，慶篇、絡絲娘以及尾聲四曲被合稱為絡絲娘，其間遺省了好幾句。翠三台也被略去了。北機（綴白裘十二集卷二）襲用元無名氏「朱太守風雪漁樵記」第一折也以因為記，只是用得很少，不像北追和北詐那樣的全部採用，只像「登拜」似的採用一小部分：

-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 天下樂。 村裏逐鼓。 元和令。
- 上馬嬌。 勝葫蘆。 寄生草。
- 後庭花。 寄哥兒。 賺煞。

千金記寫得並不怎樣好。第四十一齣外的說白竟有「杜牧有詩云」的話，第四十四齣又有「藍關韓愈阻歸遲」的唱句，漢朝人竟會知道唐代的杜牧和韓愈，實是奇事！劇中引用唐詩（如第三十六齣的「烽火城西百尺樓」和第四十四齣的「勸君更進一杯酒」）的地方很多，因為不會擠出人名，每道無礙，南指姓名，就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了。用韻有時也很奇特，例如第二十四齣漏賊「淘金令」以「起、比、衣、非、披、賦」等字為韻，最末一句忽然來了一個遺字韻，頗為突兀，各句是「針指倦睡脫離道」，我疑心這是屬於下曲「金門厚」的，因為金門厚的唱句是：「忽聽得鄰雞聲喚，起將針線捻。」又第三十五齣楚歌，倘秀才「以爽、深、奏、賜為韻，最末忽然來了一句「猶征人未返

，」也是天外飛來。查綴白裘九集，原來此句缺了一個鄉字。此均校勘之失，當然怪不得沈采。

但有些說白却也可議。例如第二十七齣趙王說：「韓信明修棧道，」此固成語，却不該趙王說；趙王如果知棧道是「明」修，也不致中計了，所以「明修」應改為「修棧」或「大修」纔是。第二十九齣趙王被綁時說：「上覆你那懦夫小人」，既罵韓信是懦夫，還要客客氣氣的「上覆」，也是矛盾，應該改為「去對你那懦夫小人說。」第三十一齣：「將軍快要去軍令，急教齊王便了，」也欠通，應將「要去」二字刪去。

千金記第十齣「投關」對於臉譜頗有用處：

- （淨）「原來還是那黑臉老官說得明白。」
- 「虧了那黑臉的爺爺，他就跪下去。」
- （丑）「面花。略微。」
- （生）「身中面。亦微。」

黑臉是指項羽的，丑角開花臉，紅生開紅臉：這些在明萬曆以前已經是這樣了。

湖上文苑

聞國軍收復百靈廟賦贈

前敵將士

嚴既澄

我武維揚舉世驚。王庭大鳥始高鳴。從今洗淨新亭淚。記取平戎第一聲。恍見將符夜帶刀。說從捷報話英豪。黑人夢寐添遐想。悔不當年事六韜。雪夜旌旗入蔡時。江山含笑逐雄師。壯心不忘收遼海。小試鋒鏑示島夷。慣持堅銳恣兇殘。鐵鳥盤旋叩玉關。賴有奇兵成夜襲。天威長照大青山。長城飲馬氣如虹。整頓乾坤第一功。風雪漫天心血沸。衝冠齊唱滿江紅。

題畫詩

葉譽虎

短夢隨塵盡。深情與物留。應憐落際際。斥鴳得天游。瘁羽憐愁翠。疏花媚小紅。年來自開落。久不怨西風。二鳥感昌黎。餓鳴日向西。可憐花底活。猶得盡情啼。

南鄉子

泛舟西溪看荷花

胡粟長

溪上有高樓。好趁霜晴續舊游。紅柿丹楓光景麗。杭州。不信秋心合是愁。薄袖暖如裘。素手纖纖觸更柔。老去風懷誰省識。漂流。空對蓮花白了頭。

廣州雜興

邵價秋

海珠橋上夜生光。賤賤明燈燭遠檣。榕樹喧禽棲未定。游

湖歌女棹相將。山林路窮蠻夷長。水國儀開廣利王。曾是千戈化玉帛。千金誰飾陸生裝。

輪船通津人鼻音。輕裝短後意酸酸。乍聞乍落花爭笑。半露半陰暑易侵。群鴛翹頓舒眉眼。梳柳樹下結同心。參軍嶽府何爲者。自喜銀兩入僥吟。

來遲無奈劫支何。未看紅棉悵此過。春月難同韻楊柳。秋風從不上林柯。珠香戶戶分紅藥。潭碧家家養白鵝。越女多情還惜別。佗城東北是天河。

不遇主人猶看竹。莫憂水也但斟茶。網絲馳道多行馬。藤蘿園林盡伏蛇。國破君臣悲紹武。臺荒宮館亂昌華。中原一髮休言遠。嶺海從來屬漢家。

種樹不活

徐鼎霖

會心添得盆組土。冥想俄生滿徑風。鄰木陰疏疑有待。誰天春競獨無功。情深蔽物挑愁起。智竭魚書閩戶工。絕到塵流常伎倆。儼持或敗例英雄。

三十初度

白蕪

我生忽卅年。興衰難憂喜。高堂齒日尊。行役疚人子。劬勞倚閭心。所報竟何似。述志待詩成。徒恐笑言侈。本無虎豹文。是亦良可已。不然有未能。將留後日恥。昔賢多艱歌。慷慨忽滿紙。不樂問何如。但恐碌碌死。

僧王質園仇儂游西溪

鄭孟持

西溪秋好試揚舫，地迥荒蕪記再經。孤抱夙耽神悅味，澗香來拜草堂靈。風飄蘆蕩花雪白，雨洗桑林葉間青。攬勝兼憐懷古念，且憑吟檻聽空冥。

詩韻香火傍禪關。詞客神魂憶往還。水石妙合幽畫趣。鐘魚聲出屋梁間。看雲隱角心殊遠。覓句應疑意轉關。過眼風光同一味。最難拋却是駱山。

狀元紅樓

陳无咎

秋容漸老。月意徐寒，聽牆下琴寫。求皇思鳳。羅綺綺。想見魚桐尾緒。促織動機心。吳紵白麻多風雅。奏宮商。似羽衣詞客。弄笛穩罷。別有離筵茅舍。冷露珠溼。壁燈光射。靜倚梧桐。穿水榭。和歌曲。忘記長夜。瓦盆筠管伴。呼捉到梅花金蹀。關將軍，恐不負錢符。壇坫爭霸。

枯筆山水應隱峯

易大

山樓欲雨不雨晴。老松欲偃不偃平。遙峯欲日不日明。高人欲來不來行。天爲居士造此幀。澹澹二師之外唯吾抗叔能。

浣溪沙

西湖南陽小隱樓前

前人

秋是人間最可思。淡朱淺碧亦芳期。此中能自幾人知。飽露經霜方覺好。依梅近竹至相宜。不妨記取少回時。

蘇幕遮

張子丹舟中作

李仲乾

曉霞鮮。么鳳舞。如醉丹楓染作珊瑚樹。錦瑟凝魂安玉柱

。一曲清歌。不數黃金樓。倚瑤臺。凌洛浦。妙筆丹青。續出無雙譜。鸞鸞雲散仙袂舉。綉彩離離。絕勝閒情賦。

一萼紅

游香山園城乾院平

俞增青

策杖隨。訪先朝行殿。沙澗踏新晴。老話皺霜。盤松託月。蕭瑟。并作秋聲。膽三兩白頭戊卒。向過客樓臺。指殘營瘦塔雲縷。豐碑薛合。沒箇人行。峯際危欄錯峙。記秋高肄武變轅。曾經列帥設弓名王進炙。開邊九驛。威名莫重。向禪房話舊。恐殘納世外也傷情。
城神山 寺猶存 一片搖風 燕麥。綠遍荒城。

二十五年暑中舊京雜詩

吳其昌

行到廣溝賽角哀。貞元朝士我重來。無人解識還山恨。葵麥青青繞燕臺。
車道遺溝 車道中數見葵麥 車道遺溝 車道中數見葵麥

芳樹輕塵舊御街。夜深燈火似秦淮。人人盡道江南好。漫把神京投虎豺。
夜御河橋 交民巷北口見吳旗軍隊

寂寞瓊華峙露臺。秋風太液客魂驚。何人忽起瓊臺憶。恐見金駝臥棘荆。
游老梅 鳴華島園 有銅仙承露盤在臺

南朝誰復憶汴州。側帽馬行記昔遊。今日重來如一步。微雲澹月上梁樓。
東興地安飲 馬行街 亦在汴京東門外

慶雲樓高對夕曛。玉照宮裏秘遺文。縹緲碧軸連船去。酒醅俄空燕子雲。
北平兩舟船曾本南運 船址舊在慶雲樓今址則明玉照宮也

客去蓬場祇益悲。澹香密後坐移時。不知歸鶴腸堪斷。愁見鶯鶯舞柘枝。
友人邀飲醉非酒家 崇文門街及東長安街都非新戲園 綠林立筵並無境

談段祺瑞

(三)

一士

袁世凱未卒之前，爲緩和政治上之空氣，將總統制仍改爲內閣制，政事堂裁撤，復設國務院，段氏由國務卿而國務總理，惟袁氏地位，已成殘局，其間有震動全國之一事焉，中國交通兩銀行之以國務院令停止兌現是也。按之向例，國務院令，惟關於本院事務行之，大事均由大總統下令，內閣以前署明責任而已。時世凱勢已窮蹙，財政上無法支持，乃從「財神」(梁士詒)等之謀，停止兩行兌現，段氏亦以爲然，並以世凱威信已失，商定由國務院破例而下此令，段氏之勇於負責可見也。梁士詒時爲交通銀行總理，交行方面，固無問題，猶恐中國銀行當局持異議，遂預於中行增設督辦一職，位在原有之總裁以上，爲中行最高當局，以與士詒關係素深之周自齊任之，俾利進行。

時官財政總長者爲孫寶琦，不與其謀。(不用大總統令而用國務院令，或亦因恐寶琦反對之故，蓋大總統令之關於財政者，必須有財政總長副署，國務院令則惟國務總理署名也。)其一切辦法，係由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代表段氏，與士詒、自齊秘密會議於交通銀行。經政府與兩行當局之三頭會議商決種種，於是國務院停止兩行兌現之令於深夜公布，時民國五年五月十二日也。(財政部係銀行之主管機關，令中不能置之不提。如係大總統令，自可用「著由財政部」字樣，爲順理成章之事；國務院對財政部爲平行機關，不能用「著」，而又不能參以活動語氣，乃作「應

由財政部」云云。三頭會議於此蓋煞費推敲云。)翌日，寶琦始知之，大詫且憤，謂：「此何等事，我乃竟不與聞！」立即具呈辭職，並即離職赴津云。(寶琦委蛇班例，素有好好先生之目，此舉則頗有鋒銜。)

未幾，世凱卒於六月六日，黎元洪依法繼任，仍由段氏組閣。元洪爲起義元勳，素著仁厚之譽，段氏爲倒清健將，夙負剛正之名，而二人當世凱營帝制，均堅不附之，節概凜然，羣倫欽仰。今一爲元首，一居揆席，海內喁喁，想望太平焉。(國會前經袁世凱解散，至是恢復。)

新內閣人物，經黎段商定，明令發表如下：

國務總理段祺瑞 外交總長唐紹儀

內務總長許世英 財政總長陳錦濤

陸軍總長段祺瑞兼 海軍總長程璧光

司法總長張耀曾 教育總長孫洪伊

農商總長張國淦 交通總長汪大燮

發表之後，唐紹儀(本元洪主張)以北洋軍閥表示反對，不克就任，張國淦汪大燮亦因故請辭，遂改任伍廷芳長外交，許世英長交通，孫洪伊長內務，范源廉長教育，谷鍾秀長農商。閣員九人，均得國會通過。其國務秘書長一席，則仍爲段所最親信之徐樹錚也。(祺瑞前在陸軍總長任兼管理將軍府事務，樹錚即亦以陸軍次長兼將軍府事務廳長，旋因案被劾，解陸次之職，專任廳事，開曹也。段氏再

起，引為國務院秘書長。此次新聞，仍之。

國人方殷望黎段和衷，共濟國事，而不久即發生黎段交惡之事，樹錚實為個中重要脚色。段氏徇樹錚之言，以為既有責任內閣，大總統當高拱無為，不問一事，惟蓋印於國務院代辦之令稿而已。而元洪於要政亦每致詢，或表示可否，段已不憚，而內務總長孫洪伊又與樹錚爭於國務會議，致成爲府院之爭。院秘書長爲事務官，雖列席開議，無發言權，樹錚則因段之倚畀，多所主張，洪伊弗善也。閣議討論廣東李烈鈞與龍濟光之戰，閣員多主和解，樹錚則力主電令閩粵湘贛四省會剿烈鈞，於閣議散後運發出此項電令。迨四省覆電倒院，洪伊見而大怒，嚴斥樹錚之謬，樹錚亦惡聲報之，由是二人大大不睦，屢訶於輿席。元洪相洪伊，段相樹錚，遂生隙。段罕詣府，且由樹錚代車一呈上之，謂一切可由樹錚完全代表，樹錚所言即己之言，詞甚不遜。樹錚入府，每氣凌元首，元洪不能堪，總統府秘書長丁世燾則助元洪對抗樹錚，黎段交惡之事成矣。元洪謀去段，而段挾北洋軍閥之勢，難動搖，乃電邀高臥輝縣之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入京，擬以代段。世昌知段不肯去，乃對於所附府院之爭，躬任調人，勸元洪免洪伊之職，以示對段讓步，有屬段命樹錚辭去院秘書長（專任其兼任之將軍府事務廳長。）以示對黎讓步。府院交惡之第一幕，遂依世昌之調解，暫解僵局，而熾結仍在，以後更起大波焉。此事頭緒較繁，茲不過述其大略耳。翌年（民國六年）丁世燾辭總統府秘書長時發表辭職書有云：

……國務會議以前，無議事日程；會議以後，無報告。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人，總統不知其來歷。……廠家熾未經閣議，（財政總長亦聲明未

與聞。）而必以立時蓋印爲滿意。……國務總理便函旬不一晤總統，惟見有秘書長傳達于其間。有所詢，則以事經閣議內閣負責爲對抗。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爲盡職。……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務省早經奏明日皇，而我大總統至時尙未盡知其事。內閣與章公使，來往十餘電報，未一呈閱。……

所云廠家熾事，蓋國務院擬就任命家熾爲某省財政廳長之大總統令稿送府，元洪問其所以，樹錚曰：「事經國務會議通過，自有內閣負責，大總統不必問，惟蓋印其上可耳。」元洪曰：「財政總長知之否？」樹錚曰：「何得不知？」元洪即以電話詢諸財長陳錦濤，答謂並未與聞。元洪大怒，拒絕蓋印，並對樹錚申斥曰：「年輕的人，說話太荒唐！」亦府院交惡中一段趣聞也。至曹汝霖章宗祥一節，爲民國六年中國準備參加歐戰時之事。樹錚民國十年撰「建國陰真」一書爲發憤政見之作，第二章爲「憲旨」，其第二節曰平責任，所述涉及府院之爭，謂：

吾國府院權責，自約法制定大略後，惟民國三年大總統親斷庶政，行之歲餘，餘皆名曰責任內閣。職此之由，府院統攝，屢釀巨變，笑柄尤不一而足。吾數數目擊其事，思之痛心，述之徒資一嘆。府之言曰：「總統爲行政首領，凡事應取我進止。」院之言曰：「現行之制爲責任內閣，凡事應投負責，即應任我裁處。」總統之所恃曰閣制，總統之所恃曰蓋印，此與小兒女競爭花草復何異？其相持者何事，其事究否當辦，其事之或辦或否將有何利何病見之與與民，從未嘗須臾計及。院倡一議，府則曰：「非我允行，後

說元室述聞

魏夫

紀新祿

新祿者，乾隆初臨流農家子也。少悍勇無賴，酗酒縱博，好入山射獵，鄉人共疾之。一日射獵，追至山深處，忽聞女子哭聲，大疑，睇之，則羣盜六七八人，共劫一少女，將行非禮，勢危甚，祿固譴女，即其鄰村某富室幼女也。時歸寧，將返夫家，從者一老嫗一佃夫已被殺矣！急大呼曰：鼠輩何敢爾！抽佩刀徑前，盜出不意，亦舍女迎關，俄頃，皆披靡鳥獸散去。祿乃護送女返其家，女父母悲喜出迎，崩角頓首，延祿上座，出金粟為酬。祿大笑曰：吾豈報者耶，卒不顧而去。鄉人張赫士先生四科寶間堂集，有詩紀其事曰：南山道新雪，落日長林昏，有客逐羣至，遇盜方殺人；義憤一以激，乘寡寧所論，箭如餓鷄叫，始各鳥獸奔。惟餘一女子，泣拜不成言，自分遭剽劫，永與黃壤親，何緣鬼伯手，奪得未絕魂，却顧此身外，何以酬斯恩。黃者金滿竊，白者麥滿困，拂衣去弗應，歛越銅人原（臨瀋南山中地名）。歸來掩關臥，飢腸如轉輪。客固欲博徒，作橫鄉里噴，忽焉赴急難，猶謂血氣振；終乃不望報，此足媿精神。三老上其事，頌者萬口喧；縣令始亦喜，擬請旌其門。訪諸老博士，謂匪素行純，四境多推阻，況可使上聞。吾聞為政要，求備不一身，居上示所擇；厥下庶克循。殺一警且百，暴善遠不仁，俗吏乃罔識，安識惟搖唇，作詩待采風，質言存其真，此客曰新祿。

樸陽村中民。

臨瀋三異人

賈開堂集中又有詠里中三異人詩各一首，三異人者，一曰張風子，詩云：設福黃冠士，嘔方頰紫豪，施藥徧近縣，行歌皆古謠。道逢病臂者，起之如飛旆，武皇昔西幸，接引升煙霄。回首四老人，雲中苦相招，結屋大元洞，宛然異父巢。終歲踞石榻，當暑猶絮袍，有時空囊中，探得綬山桃。按武皇西幸，指藥祖西巡事，然則風子為康熙中人矣。其二曰新毛頭詩云：明經本遺民，披髮謂天醉，孫登恆自覆，袁闕久絕世。家傳伏臘，古人訝衣冠異，閒出只上冢，忍飢不拾穗。白帽與天梳，野處任狂恣，何以耗壯心，但作孽窳字。按既曰明經，則在明季，曾為貢生，陽狂學仙，蓋有託而逃者矣。其三曰楊姑姑，詩云：翩翩一佳人，日暮際空谷，玉女挂明星，終朝伴幽獨。自從避亂來，不省時代速，寒衣擗葉乾，晚飯藥苗蕪。樵客不相識，鷲見古裝束，謂是秦宮人，隔花倚蒼鹿。山深俄易曠，石室可止宿，中夜百獸號，塵夢何由熟。凌晨谷口別，姓字播流俗，翹首望仙山，白雲空滿目。按詩有避亂語，當亦是明末清初人。秦宮人句，或竟道其實也。

讀

詰士先生，嘗乾隆初，曾官廣陵，集中多與樊謝及馬秋玉兄弟唱酬之作，而與謝山交誼尤篤，其哭謝山一詩最

沈痛，而禮直嘗曰開全祖望死，願似師於弟子之辭。先生又有闕在維揚，名曰讓圃，嘗自爲之記曰：那北郭天寧寺側，隙地百餘畝，竹木森蔚。距城不數武，而甯然深遠，若山林間，蓋晉謝文靖公別墅也。以多無杏，故俗有杏園稱。乾隆庚辛間，馬嶠谷昆季，橫行庵於其中，旁有某氏廢圃，因從容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陞南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共宅意，顏之曰讓圃。入門，軒三楹，明僧庵階禪師退院所，舊名松月，今仍之。軒後一銀杏樹，大蔽牛，下累白石爲塔，卽藏簡公爪髮所。一碑爲姚少師所作塔銘。由軒右入，有小樓，登之樹色浮空，雲影在下，曰雲水相參樓。樓之右，蘿陰如幄，一徑出其下，曰蘿徑，徑盡，一小齋，曰黃楊館，其左由步廊達樓後，土闕起伏，悉植梅花，曰梅坪。循崗而右，一古井，曰遺泉，泉上有亭翫然，左右修竹數百竿，梧桐二三十株，曰碧梧竹之閒，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春秋佳日，還勝探幽，多在於此，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從遊於行庵讓圃間，賞其地之勝，而慶余輩之獲結鄰也。乃未幾而同人凋喪殆半，前年夏嶠谷亦歸道山，近南圻復移家金陵，惟余與半查，及二三知舊，消聲匿影，於荒林老屋之中，友朋文酒之樂，非復曩日矣。夫此地隱於幽僻，賴謝公輝映千古，歷千載，而始得余輩，徒以一廢一跡，流連往復於一時，無修遠之名，爲之增重；而又風流雲散，今昔頓殊，吁其亦可悲也已！不有所述，後之人將何以考諸？爰屬嘯城周牧山作圖，而余爲之記。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六日，臨漳張四科識。讀此記，

可想見承平時士大夫文酒觴詠之樂，百六十年來，未知尙有遺跡可尋否？亟錄於此，以徵吾鄉文獻遺聞耳。

地方官禁令彙紀

往時爲地方官吏者，欲博取風厲聽察之名，不知務其大者遠者，僅毛舉民間細故，申嚴禁令，爲種種不情舉動，自期能爲坊民正俗，耳貪者亦相與曹好而稱譽之。不知自識治者觀之，皆笑枋耳。爰憶舊時聞見，彙記於此。

貴筑譚序初中丞鈞培之爲蘇藩也，以蘇城民間婢女，及女僕，往往就茶肆飲茗，男女廝坐，履烏雜沓，惡之，因下令禁止。然民間婦女，已成習慣，雖厲禁不爲少戢，譚亦知之。一日乘輿出署，道逢一壯婢，貌頗風致，傳婢而前，至茶肆門口，升階將入，譚乃令駐輿，問從者曰：此何人？安往，從者以實對，譚怒曰：吾已數示禁矣，奈何明知故犯，呼婢至輿前，略詢數語，令去其雙履而歸。曰汝著履能行如此速，脫履當更速也，婢乃才于歸家，途人莫不大笑者。由是其風遂革。

江西邵某者，失其名，嘗官河南按察使，中州俗尙博衣，馬挂裏至寬尺有數寸，邵以爲奢，出示禁止，然已成者不能遽改作。邵不思，以爲民媿令也，每逢衣博衣者於途，斥之曰：汝曹何侈若是？立命從人以剪其衣曰：持此回家，尙可作一半臂也。於是豫人莫不小其衣者。

咸豐時，有張觀準者，知河南河南府，洛陽俗，婦女好入廟觀戲，張夙以道學自名者，抵任，卽下令嚴禁，城中人雖畏法暫戢，然皆去而移之城外。每四關廟廟有開神演劇者，城中婦女，至空城往觀。張聞之，大怒，一日西郭某廟又演劇，張卽微服而往，徑詣某廟，趨胡床坐廟門

外，命役杜其後門，凡男子悉驅出，乃令役告諸婦女曰，官謂汝曹胡愛遊廟，當是喜僧人耳，今將命一僧背負一婦人而出。諸婦女皆相持涕泣，無所爲計。那紳聞之，急相率出城，詣張提頰，持至半日，張始登車去。由是雖數十里外，窮鄉小市中，其婦人亦無敢入廟者矣。

道光時，郡中諸戲園演戲，婦女皆可往觀，唯男子坐樓下，婦人坐樓上，以此爲別。某官之巡視中城也，突其有傷風化，請旨厲禁。雖有旨如所請行，然僅平民之家，稍稍欲跡，而世族豪門，則依然如故。雖園門帖有御史示諭，視之若無睹也。某以令不行，憤甚，乃於一日探得婦女最多之處，往坐其樓梯下，使胥吏登樓諭曰，婦女觀劇，已奉旨明禁，果爲大家宅眷，必無不諳禁令之理，想爾輩皆係妓女，今本官來此，召爾等速下樓點名，勿延！諸家從人皆大怒，毆斥之。某則又使人上樓言曰：果是大家宅眷，則視聖旨如弁髦，治罪更當加等，速各自書明夫家母家姓名官職，以便指名稟參。諸人始大懼，各遣人歸家設法，某乃勒令各具不再觀劇甘結，而後縱之歸。

紀嘉文忠公肅除積弊事

嘉文忠公撫湘十載，其深明治體之政，無如劃清弊一舉。先是湖南地丁每期加五錢，漕米折色，每石收銀六兩，歷數十年無異。咸豐初年，穀價驟貴，穀一石，銀五六百文；錢一千，銀四錢五六分。民間穀百石者，除納糧外，不足敷入口一年之食。佃戶除納租外，收穫不足敷耕耘之費，以此生計日蹙，紛紛退佃。湘潭乃巨邑，每歲歷收錢糧四五萬兩，咸豐四年，僅收四千餘兩，五年已交七月，徵納者寂然無人。文忠聞而深憂之，開計於左文襄

，左曰，事勢至此，惟有裁汰漕規一策耳。漕規者，茲國病民，而屬吏之大利也，國家多難，公當爲國爲民計，不可爲屬吏計，不然，湖南之亂，想足可待也。文忠然之，時湘潭舉人周煥南等赴布政司，懇求嚴定徵收錢糧，被藩司文格押解回籍，而文忠不之知也。未幾，得報，又赴撫院遞呈，自願地丁每兩加四錢，漕米折色，照部議章程每石納銀一兩三錢，加納銀一兩三錢，助軍需，又加銀四錢作縣行政經費，文忠覽後，即批獎其好義急公，准其照自定章程完納，限本年內即將四五年所欠錢糧完清。於是湘潭人大悅，而善化縣紳民亦欲請照湘潭例完納，縣令謝廷榮者，貪吏也，聞之，派差役駐街，阻其去。一夜，善化紳十餘人潛至撫署遞呈，遞捕詢以不按卯期，曰，謝令派差攔阻，不能赴院，今幸冒死至此，惟中丞哀之。遞捕入告，文忠立即批准，翌日彙期，將廷榮撤任，而擬道謝煥者，猶力爭漕規不可減，謂即減少，人民亦不能完納，照湘潭章程，奈與部例不合何。文忠曰，減少尚不能完納，况不減少乎？若不掄時勢，仍照舊例，恐今年錢糧，分釐不能入庫，湘省兵餉，憑何處支發耶，煥語塞。時臬司爲煥愛器，文忠遂札煥專署臬司，而委道員徐某署糧道，於是官場肅然，無敢言者。長沙寧鄉益至衡山衡陽等縣，皆呈請請照湘潭例，均批准。是年冬，湘潭已報收錢糧十萬餘兩，各州縣亦皆紛紛報解，湖南財政大裕，尋以減糧情形入奏，詔報可。論者謂成國之際，督撫權大，不爲部制所限，實始於此。而周煥南者，處專制政體之下，毅然爲民請命，犯大忌而不顧，其剛直不撓，有足多者。然使非文忠，吾恐其爲石崇之類而已。

二陵設會

二陵

滿洲隆斌，以旗員起家，外擢荊州副都統。宣統元年署荊州將軍，浸浸乎將大用矣。以辭退封榮祿軍營副缺。隆斌本榮祿爲步軍統領時舊屬。榮祿充豫文監督時，並派伊爲十三門總稽查，一生之功名富貴，皆由榮祿成全，甫得專閫，思有以報知己，且值醇王載灃監國，以爲公私兩便，無慮此者。時康母舅胡慕圃公獨立，權荊州直牧，因公赴荊州府，晤隆斌，幕府諸公有知此事之不可者，而難於阻止，託慕圃公婉言勸阻。以慕圃公頗爲隆斌所器重也。迨爾時經慕圃再三勸阻，奈隆斌志意堅絕，拒而不納。竟用六百里入告，疏入卽奉旨開缺。隆斌益欽佩慕圃公有先見之明。隆斌回京時由慕圃公介紹，囑下走伊有榮祿事件，爲之料理，免致貽人笑柄。開缺三品以上大員，到京照例宮門請安，慣例召見者尙有起用希望，否則等於休致。隆斌請安，竟未召見。隆於醇邸左右頗多舊好，有爲之畫策者，上一條陳，若監國召見，卽可徐圖起用。謀之下走，正值籌畫八旗生計，爲之代擬一疏，所請借他人之杯酒，消胸中之塊壘也。條陳辦法，不外移民實邊，弛聚族而居之成例等語，拾前人之牙慧。然議論滿漢之不可歧視處，時會所趨，有爲前人所不敢言者。如國家優待世僕，設公中左領以待勳裔，設養育以育中庸，行之數百年，深仁厚澤，凡屬世僕決不隨俗，然祈其謀生之途，專俾荷戈

之任。行之既久，漢與滿分，兵與農賸，不待補旗之說與，而謀國之士，早已知其非計矣。又云增裕三代教育之規，近讀宣宗成皇帝訓飭八旗人士之諭，斷無有生而富貴之理。沃土不才，寒苦勵志，觀於故大學士倭仁，提臣塔齊布，皆起自駐防，險阻備嘗，卒成偉器，可知榮以膏粱之非福也。時宣統二年九月十三日也。疏入，交憲政編查館核議；並著隆斌於本月十六日預備召見。隆響極欲狂，訪余於寓所，並約小飲於廣和居，以爲行將起用矣。余卽傲告之曰，君此番召對，起用與否，但視奏對稱旨與不稱旨耳，應行奏對者，預備否邪？意在所上之條陳，如有不明瞭之處，預爲之計也。隆斌唯唯者再，余亦未便再爲進言。迨召對時，監國初尙以留心庶務相許，及問以伊條陳中所言之移民實邊等辦法，茫然真對，甚至不知倭仁塔齊布爲何如人。雖不至如韓崇之於玉銘，然已大煞風景矣。好在隆斌服官京外有年，奔走趨馳，尙敷衍得過，而起用之說，從此如石沈大海矣。旋據政府中人云，當隆斌召見時，正備辦化城將軍榮慶壽大臣瑞良乞休，隆斌若奏對稱旨，頗有爲瑞良繼人之希望。迨准瑞良開缺，而以信勤升署云。信勤時浙江布政司使。

俱當之待御府，宣統元年京察，雖以聲名平常，回原

衙門行走(見十六期)，然當醇邸監國伊始時，首先進呈孫嘉三漸一習疏，及袁鏡道光元年穿欲疏，并甘肅藩之敬陳聖德宜防流弊疏。夫進呈孫袁二疏，在咸豐元年工部尚書李鴻已為之在先，併又益之以會疏，在滿御史中頗為有數人物。旋奉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徒以道臺不飭，物議沸騰，致干察典。在倂固谷由西得，然亦由環境使然，傳曰大決小廉，又曰儉以養廉，有以夫！

又光緒壬寅年，夏同餘充湖南鄉試副考，尚未回京覆命，道出上海，為洋行買辦家點主，收程儀船社等件，經御史黃桂發彈交江蘇巡撫端方查辦，端方為之洗刷，以查無實據覆奏。然仍奉旨交宗院學士隨查看。翰林院定例，未開坊翰林凡因案交宗院查看者，未銷察種以前，停派各項差使。同餘未及銷查看，而清祚移矣，不然同餘未免有寂寞京華之歎也。

薛元升由咸豐內辰進士，用主事分刑部，精律例，明習部務，積資外擢知府，升至漕督，內用刑部侍郎。刑部相沿六堂中必有一由本部司員出身者，主稿，謂之查開堂稿，無論其為正堂左右堂也。慣例稱尚書為正堂，左右侍郎為左右堂，主稿一登，無論奏咨各稿，查諸後其餘五堂大率無異議矣。允升在侍郎任內，因太監崔三在前門外毆人致死一案，力主立決，覆奏至三次，卒得請而後已。一時有執法如山之概。未幾升刑部尚書，整飭部務，提拔人才，後之有聲法界者，滿員中英瑞、定成等；漢員中趙舒翹、沈家本、董康等；皆為薛允升所培植。著有韻律存疑，漢律考證等書。為該刑法者所宗。徒以晚年操守欠謹嚴

，致遭物議。歲丁酉伊姪薛濟因案牽連，由五城送部，允升未曾迴避，經官路張仲忻將式芬科參，並謂該尚書貪鄙素著：上年該尚書七十壽辰，司員中以百金為壽者，旋即提升為佈。奉旨派徐桐，剛毅查辦，覆奏大半為之洗刷。並云謂該尚書服官京外四十餘年，久在刑曹，值七十壽辰，且蒙恩賜壽，間有饋遺，亦人情酬酢之常，似非納賄行賄者比。至謂派為佈，向係六堂共同商酌，非該尚書一人所能專擅，所參各節，臣等考之案卷，證諸輿論，均係查無實據。惟於伊姪薛濟即薛汝舟因行賄關說一案，由五城送部，該尚書不知遠避，實屬咎由自取，請交部議處。旋部議降三級調用，補宗人府府丞。當徐桐、剛毅未覆奏時，趙舒翹由江蘇巡撫內用刑部侍郎，都下論者皆謂舒翹將為允升之替人矣。允升尋乞休，舒翹未幾升刑部尚書，並入軍機，兼管順天府尹。迨庚子拳禍起，京師淪陷，兩宮西幸，允升奔陝西長安縣人，以在籍紳士迎變，派充會辦陝西賑務大臣。舒翹以鄰邦責言獲咎，升署刑部尚書。歲辛丑冬過變，隨履至汴梁卒於途。次奉旨開復原官，照例例賜卹。時沈家本官直隸臬司，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署刑部右侍郎，旋補光祿寺正卿，升侍郎。允升之鄉人吉岡，鈞曾傳二人，深惜允升之老而務得，舒翹之不能運行已志。蓋庚子春夏之交，拳匪初起時，曾命剛毅趙舒翹查辦，覆命時而奏會言其不可靠；而章奏中仍稱之為張民云。至英瑞由湖南藩司升大理院正卿，光緒卅二年大理寺改升二品，兼訂修法律大臣，定成任大理院卿有年。董